

凡尔纳科幻精品集 新译插图本



儒勒·凡尔纳著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内容简介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是凡尔纳著名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它主要描写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跟随“邓肯号”船主战胜无数艰险；在太平洋一荒岛上寻找他们失踪的父亲的故事。

小说描写了游船“邓肯号”船主哥利纳帆从海中“漂流瓶”得到两年前遇难失踪的苏格兰航海家格兰特船长的线索，便出面请求英国政府派船前去寻救。由于对苏格兰人的歧视，官方竟拒绝了他的请求。哥利纳帆极为愤慨，毅然决定自己组织旅行队去寻救。他带着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穿越南洲的大草原、横贯澳洲内地和新西兰，环绕地球一周。一路上他们遭遇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险，终于在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找到了格兰特船长。

这部历险记歌颂了人类百折不挠的精神，对培养和启迪青少年的顽强意志和拼搏精神很有帮助，在阅读的同时，还能得到丰富的科学知识。

作家介绍

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是 19 世纪法国作家，被誉为“科学幻想小说的鼻祖”。

1828 年，凡尔纳生于南特，1848 年赴巴黎学习法律，写过短篇小说和剧本。

1863 年起，他开始发表科学幻想冒险小说，以总名称为《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中奇异的漫游》一举成名。代表作为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主要作品还有《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机器岛》、《漂逝的半岛》、《八十天环游地球》等 20 多部长篇科幻历险小说。

凡尔纳的作品形象夸张地反映了 19 世纪“机器时代”人们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意志和幻想，并成为西方和日本现代科幻小说的先河，我国的科幻小说大多也受到他作品的启发和影响。

凡尔纳的作品情节惊险，人物生动，熔知识性、趣味性、创造性于一炉，他提出自然科学方面的许多预言和假设，至今还启发着人们的想象力，他的作品被译成数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深受数亿读者的喜爱。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第一章

1. 酒瓶中的秘密

1864年7月26日，东北风呼呼地叫，一艘典雅丽华丽的游船使足了马力，在北爱尔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北海峡海面上航行。英国国旗在船尾桅杆的斜竿上飘动，大桅顶上垂挂着一面小蓝旗，旗上有金线绣成的“E.G.”两个字母（是船主姓名Edward Glenarvan（爱德华·哥利纳帆）这两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字的上面还有个公爵冕冠标记。这艘游船叫邓肯号，它属爱德华·哥利纳帆爵士所有。爵士是英国贵族院苏格兰十二元老之一，同时是驰名英国的皇家泰晤士河游船会最出色的会员。

哥利纳帆爵士和他年轻的妻子海伦夫人，以及他的一个表兄麦克那布斯少校都在船上。

邓肯号新近造成，它驶到克莱德湾外风海的地方试航，现在正要驶向格拉斯哥；在可以看到阿兰岛的时候，了望台上的水手忽然报告说：“有一条大鱼扑到船后浪槽里来。”船长约翰·门格尔立即叫人把这事告诉哥利纳帆爵士。爵士带着少校来到船尾楼顶上，问船长那是一条什么鱼。

“啊！爵士，”船长回答说。“我想那是一条老大的鲨鱼。”

“这一带会有鲨鱼吗？”爵士惊奇地问。

“是有的，”船长又说，“有一种鲨鱼，它的头象天秤，大家叫它‘天秤鱼’，在任何温度海洋里，都可以发现这种鲨鱼。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我们现在碰到的是那么一个坏蛋！假如您许可的话，只要夫人喜爱看一种古怪的钓鱼方法，我们很快地就可以知道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怪物。”

“而且，”船长又说，“这种可怕的有害的鱼杀不尽。我们抓住机会除掉一害吧，如果您高兴的话，我们把它钓起来，那么，这既是一幕动人的情景，又是一件有益于人们的好事。”

“那么，你就做吧。”爵士说。

爵士叫人通知海伦夫人。夫人也上到尾楼顶上来了，她兴致勃勃地来观赏这幕动人的钓鱼。

海面水天一色清楚明朗，鲨鱼在海面上自由而快速地游来游去，大家看得一清二楚。它忽而沉入海里，忽而飞身跃进，敏捷矫健惊人。门格尔船长分别发出命令。水手们把一条粗绳从右舷栏上扔下海去，末端系着一个大钩，钩上穿着一块厚腊肉。那鲨鱼虽然还远在45米以外，就闻到那块送给它解馋的香饵了。它迅速地逼近游船。大家看到它那灰黑色的双鳍猛烈地打着波浪，尾巴保持着身体的平衡，沿着笔直的一条路线前进。它一面向前游，一面瞪着两只突出的大眼睛，眼里仿佛燃烧着欲火，翻身时，张开的两腮显出四排白牙。它的头很宽，好象一把双头铁锤按在一个长柄上。门格尔船长未曾看错，它果然是鲨鱼中最贪吃的一种，美国人叫作“天秤鱼”，法国普罗旺斯省有人叫它作“犹太鱼”。

邓肯号上的乘客们和水手们都出神地看着鲨鱼的动作。一会儿那家伙就游到钩边来了，它打了一个滚，以便更容易吞食，那么大的一块香饵到它的粗大喉咙里就失踪了。它立刻拖着缆索猛烈地一摇，被钩上了。水手们赶快旋转帆架末端的轱辘，把那怪物吊了上来。

鲨鱼一看出了水，蹦得格外厉害。但是人们有法子制服它：又是一根绳

子，末端打了个活结，套住它的尾巴，叫它动弹不得。不一会儿，它就从舷栏上被吊上船来，摔到甲板上。这时，一个水手悄悄地走近它，狠命一斧头把它那可怕的尾巴砍断了。

钓鱼的一幕结束了，那怪物没有什么可怕了。水手们的报仇欲望得到了满足，但是好奇心还没有得到满足。是啊，任何船上都有这样一个习惯：杀了鲨鱼要在肚子里仔细找一下，水手们知道鲨鱼是什么都吃的，希望在它的肚子里找到点意外的收获，这种希望并不会总是落空的。

海伦夫人不愿参加这种腥臭的“搜索”，回尾楼去了，鲨鱼还在喘息哩；它有3米多长，600多斤重。这样的长度和重量一点也不稀奇，不过，天秤鱼虽不是鲨鱼中最大的一种，但至少也算是最凶猛的一种。

不一会儿，那大鱼被人们毫不客气地用大斧头剖开了肚子，鱼钩直吞到肚子里，但肚子却还是空空的；很明显，那家伙很久没吃东西了。水手们没精打采地正要把那残骸扔下海，这时，水手长的注意力被一件东西给吸引住了，在鲨鱼的肚脏里，有个粗糙的东西。

“呃！那是什么呀？”他叫了起来。

“那个呀，”一个水手回答说，“那是一块石头，那家伙吞下去为了平衡身体的。”

“去你的吧！”另一个水手说，“那明明是个连环弹，打进了这坏蛋的肚子，还没来得及消化呢。”

“你们都别胡说，”大副汤姆·奥斯丁驳斥道，“你们没看见这家伙是个酒鬼吗？它喝了酒不算，连瓶子都吞下去了。”

“怎么！”爵士也叫起来了，“鲨鱼肚里有只瓶子吗？”

“真是瓶子，”水手长回答，“不过，很明显，这瓶子不是从酒窖里拿出来的。”

“那么，奥斯丁，”爵士又说，“你细心地把那瓶子取出来，海上找到的瓶子常常是装着宝贵的文件的。”

“你相信这事吗？”少校问。

“我相信至少这是可能的事。”

“啊！我并不是不同意你的看法，”麦克那布斯少校回答，“也许那瓶子里有个秘密呢。”

“一会儿我们就知道了，”哥利纳帆爵士说，“怎么样，奥斯丁？”

“喏，”大副回答，指着他费了不少力气才从鲨鱼肚子里取出来的那个不成样儿的东西。

“好，”哥利纳帆说，“叫人把那个难看的東西洗干净，拿到尾楼里来。”

奥斯丁照办，他把这个离奇的瓶子送到方厅里，放在桌子上，爵士、少校、船长都围着桌子坐下，一般说，女人总是有点好奇的。海伦夫人当然也围了上来。

在海上，小事都是当作大事看待的。有一阵子，大家一声不响，眼巴巴地望着这只玻璃瓶子。这里面装的是船只出事的线索呢，还是一个航行者闲着无聊写了一封不相干的信丢到海浪里闹着玩的呢？

为了要知道其中的究竟，爵士立刻着手检查那个瓶子。他十分小心——好象一个英国检察官在侦查一件重要案件的案情。爵士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一件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无所谓的事，往往会发现重要的线索。

在检查瓶子内部之前，先检查外部。它有个细颈子，口部很坚实，还有

一节生了锈的铁丝，瓶身很厚，即使受不同程度的压力都不会破裂，一看就知道是法国香槟省制造的。卖酒商人常常拿这种瓶子敲击椅档子，椅档子敲断了，瓶子仍然安然无恙。这次发现的这只瓶子能够经过长期漂泊，不知被碰撞过多少次，而还能完整无损，可见它是多么的结实。

“是一只克里各酒厂的瓶子。”少校随便讲了一句。

正因为他是内行，所以他的判断并没有人提出异议。

“我亲爱的少校，”海伦回答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瓶子是从哪里来的，单知道是哪家酒厂出的，有什么用呢？”

“我们会知道从哪里来的呢，我亲爱的海伦，”爵士说，“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它是来自很远的地方。你看，瓶外面粘附着的这层凝固的杂质，可以说，在海水浸渍的影响下，都已经变成矿石了！这瓶子在钻进鲨鱼肚子之前，就已经在大洋里漂流了很久了。”

“我很赞同你的看法，”少校回答说，“这只玻璃瓶子外面有这么厚的一层杂质，可能是经过一个长途旅行。”

“究竟它从哪里来的呢？”海伦夫人问。

“你等着呀，我亲爱的海伦，等一等，研究这瓶子要耐心点。除非我完全推测错了，要不然，我们所提的问题，瓶子本身是会给我们答复的。”

哥利纳帆爵士一面说着，一面刮去护着瓶口的那层坚硬的物质，不一会儿，瓶塞子露出来了，但是已被海水侵蚀得很厉害。

“可怕啊！即使瓶里有文件，一定也保存得不好了。”爵士说。

“恐怕是吧。”少校附和着。

“我还有个推测，”爵士又说，“瓶口既塞得不紧，一丢到海里不久就要沉下去，幸而鲨鱼吞了下去，才把它送到邓肯号上来。”

“那是毫无疑问的，”约翰·门格尔回答。“然而，如果我们是在大海里捞起它，知道捞获的地方的经纬度，那就更好了。因为，我们一研究气流和海流的方向，就可以知道它漂泊的路程；现在它是由这种习惯逆风流的鲨鱼送到我们手里来的，我们就无法知道了。”

“我们看看再说吧。”爵士回答。

这时候他十分仔细地拨开瓶塞子，一股咸味充满了尾楼。

“怎么样？”海伦夫人急躁地问。

“是呀！我没有猜错！里面有文件！”爵士说。

“文件呀！是文件呀！”海伦夫人叫了起来。

爵士回答说：“不过，大概因为潮气侵蚀得很厉害，文件都沾在瓶上了，拿也拿不出来。”

“把瓶子打破吧。”少校说。

“我倒想不要把瓶子搞破。”爵士反驳说。

“我也希望如此。”少校跟着转了话。

“自然是不打破瓶子好。”海伦夫人说，“但是瓶里的东西比瓶子更重要呀，只好牺牲瓶子了。”

“只要把瓶颈子敲掉就好了，爵士。”船长说。

“就这样做吧！我亲爱的爱德华。”夫人叫道。

事实上也很难有别的办法，所以，哥利纳帆爵士虽然舍不得，但也只好下决心把宝贵的瓶子的颈子敲断。因为外面的一层杂质已经硬得和花岗岩一样，非用铁锤不可。不一会儿，瓶颈子的碎片落到桌子上，人们立即看见几

块纸沾在一起。爵士小心地把那些纸头抽出来，一张一张地揭开，摊在桌上。这时海伦夫人、少校和船长都挤在他的身边。

这几块纸头，由于海水的浸蚀，成行的字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不成句子模糊不清的字迹。爵士仔细地观察了几分钟，颠来倒去地看着，又摆在阳光下照照，海水没有浸蚀掉的字迹，最细微的一笔一划都观察到了，然后，他看了看那些用眼光盯住他，并且等得不耐烦的朋友们说：

“这里有三个不同的文件，很可能就是一个文件，不过是用三种文字写的：一份是英文，一份是法文，还有一份是德文。从没有蚀掉的那几个字看来，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

“至少，这几个字总有个意思吧？”海伦夫人问。

“很难说，我亲爱的海伦，这些文件上的字太不完整了。”

“也许三个文件上的字可以互相补充吧？”少校说。

“应该是可以的，”船长回答，“因为海水决不能把三个文件上同一行上的字一个个都浸蚀掉，我们把这些残字断句凑全起来，总可以有一个看得懂的意思。”

“我们正是要这样做，”爵士说，“不过，要一步一步来，先看这英文的。”

62 Bri gow
sink stra
aland
skipp Gr
that monit of long
and ssistance
lost

“这些字没有多大意思，”少校带着失望的表情说。

“不管怎样，”船长回答说，“那些字总是英文呀。”

“关于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爵士说，“sink(沉没)，aland(上陆)，that(此)，and(及)，lost(必死)，这些字都是很完整的，skipp很显然就是skiper(船长)，这里说的是一位名叫Gr.....(格.....)什么的，大约是一只遇难的海船的船长。”

“还有，monit和ssistance这两个字的意思也很明显。monit应该是monition(文件)，ssistance应该是assistance(援救)。”门格尔船长说

“这样一看，也就很有点意思了。”海伦夫人说。

“只可惜一点，”少校说，有些整行的字都缺了，失事的船叫什么，失事的地点在哪，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会找到的，”爵士说。

“不成问题，会找到的，”少校又说，他总是以大家的意见为意见。”但是怎么去找呢？”

“我们把三个文件彼此互相补足就会找到了。”

“我们就这样来找吧！”夫人又叫起来。

第二张纸比第一张损坏得更厉害，只剩下几个这样不相连的字：

7juni Glas
Z nei atrosen

graus
bringt ihnen

“这是德文，”船长一眼看到就说。

“你懂德文吧，门格尔？”爵士问船长。

“爵士，我懂。”

“你懂，请你讲讲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船长仔细看了看那文件，说道：

“首先，出事的日期确定了，7 Juni 就是 6 月 7 日，再把这日期和英文文件上的 62 凑合起来，我们就知道是‘1862 年 6 月 7 日’这样一个完整的日期了。”

“好得很！海伦夫人叫道，“再接下去！”

“同一行，还有 Glas 这个字，把第一个文件上的 gow 和它凑起来，就是 Glasgow（格拉斯哥）一词，显然是格拉斯哥港的一条船。”

“我的意见也是这样。”少校附和着说。

“文件上第二行全没有了。”门格尔又说，“但我看出第三行两个重要的字：z wei 的意思就是‘两个’，atrosen 应该是 matrosen，意思是‘水手’”。

“那就是说一个船长两个水手遇难了。”海伦夫人说。

“很可能就是这样。”爵士回答。

“我要老实向您承认，爵士，下面 graus 这一字很使我为难，”船长接着说，“我不知道怎样解释。也许第三个文件可以使我们懂这个字。至于最后两个字，不难解释：bringt it、ihnen 的意思就是‘给予’，如果我们把第一个文件第六行上的那个英文字凑上去，我是说把‘援救’这字接上去，就凑成‘给予援救’，这再明显不过啦。”

“是啊！给予援救！”爵士说，“但是那几个不幸的人在什么地方呢？直到现在，我们对于地点一点线索还没有呀！出事地点我们丝毫也不知道！”

“我们希望法文文件能说得更明白点。”海伦夫人说。

“我们再看法文文件吧，我们大家都懂法文，研究也就容易多了。”爵士说。

第三个文件这样写着：

troi ats tannia
gonie austral
abor
contin pr cruel indi
jete ongit
et 37° 11', lat

“这里有数目字，”海伦夫人大声叫道，“看啊！诸位，你们请看！……”

“我们还是依次序来研究，”哥利纳帆爵士说，“我们从头看起。请你们让我先把这些残缺不全的字一个一个提出来。头几个字我就看出是个‘三桅船’，把英法文两个文件凑起来，船名是完整的，叫做‘不列颠尼亚’。第二行后面的两个字 goine 和 austral，只有后面一个字有意义，大家都晓得这是‘南半球’。”

这已经是一点宝贵的启示了，”门格尔回答，“那只船是在南半球失事的。”

“还很不清楚。”少校说。

爵士说：“让我再接着讲下去，abor 这个字应该是 aborder，也就是‘到达’的意思。那几个不幸的人到达一个什么地方了。contin 是不是 contineht（大陆）呢？这 cruel！……”

“cruel 正好就是德文 graus……grausam 这个字啊！也就是‘野蛮的’的意思呀！”

“我们再看下去，再看下去！”爵士说，他看见那些残缺不全的字逐渐有了意思，他的兴趣也就自然而然地跟着提高了。“indi 是不是就是 inde，‘印度’这个字呢？那些海员被风浪打到印度去了吗？还有 ongite 这个字，一定就是 Longitude（经度）！下面说的是纬度：37 度 11 分，好了！我们有了正确的揭示了！”

“但是经度还是不晓得呀！”少校说。

“我们不能要求得这样完备呀，我亲爱的少校！”爵士回答说，“有正确的纬度已是很好的了。这张法文文件是三份文件中最完整的一份。而这三份文件又很显然地是彼此的译文，并且是逐字直译出来的，因为三张纸上的行数都是一样，因此，我们现在应当把三件并成一件，用一种文字译出来，然后再研究出它们最可能、最合理、最明白的意思。”

“你是拿法文、英文，还是德文来译呢？”少校问。

“拿法文译，既然有意思的字都是由法文保留下来的。”

“您说得对，法文我们大家都懂。”门格尔说。

“自然啦，我现在来把这文件写出来，把残字断句凑拢起来，字句之间的空白还照样保留着，把没有疑问的字句补充起来，然后我们再来比较，判断。”

爵士立刻拿起一支笔，过了一会儿，他就把一张纸递给大家，纸上这样写着：

7juin1862 trois-matsBritannia Glasgow
1862 年 6 月 7 日 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 格拉斯哥
sombre gone austral
沉没 戈尼 亚南半球
à terre deux matelots
上陆 两名水手
capitaine Gr abor
 船长 格 到达
contin pr cruel indi
大陆 被俘于 野蛮的 印第
jeté ce document de longitude
抛 此 文件 经度
et 37° 11' de latitude portez-leur secours
37 度 11 分纬度 乞予 援救
perdu
必死

这时一个水手来报告船长说：邓肯号已进入克莱德湾，请船长发命令。

“爵士，您的意思怎么样？”门格尔转过脸去问哥利纳帆爵士。

“赶快先开到丹巴顿，让海伦夫人回玛考姆府，然后我到伦敦去把这文

件送给海军部。”

船长就照这意思下命令，那水手把这命令传达给大副去了。

“现在，朋友们，”爵士说，“我们来继续研究。我们找到了一条大商船失事的线索了。好几个人的性命就靠我们的判断是否正确。因此，我们要绞尽脑汁来猜出这个哑谜。”

“我们都准备这样做，亲爱的。”海伦夫人说。

“首先，”爵士接着说，“我们要把这文件的内容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来处理：一、已经知道的部分；二、可以猜到的部分；三、尚未知道的部分。我们已经知道什么呢？我们已经知道：1862年6月7日格拉斯哥港的一只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沉没了，两个水手和船长将这个文件在纬度37度11分的地方丢下海里，请求救援。”

“十分正确。”少校说。

“我们还能够猜到什么呢？我想是：那只船失事地点是在南半球海面上，这里我要立刻引起你们对‘gonie’这个字的注意。这个字不是指一个地名吗？它是不是一个地名名字的一部分呢？”

“是patagonie（巴塔戈尼亚）呀！”海伦夫人叫道。

“没有问题吧。”

“但是巴塔戈尼亚是不是在南纬37度线上呢？”少校问。

“这个不难证实。”门格尔一面打开南美地图，一面回答，“正是这样！巴塔戈尼亚被南纬37度线穿过。南纬37度线先横截阿罗加尼亚，然后沿巴塔戈尼亚北部穿过草原，进入大西洋。”

“好！我们继续推测下去。abor就是aborder（到达）。两个水手和船长到达什么地方呢？contin……就是continent（大陆）。你们注意，是‘大陆’不是海岛。他们到达大陆后怎么样呢？有个象神签一般的字‘pr’说明他们的命运。这个字是说明那几个不幸者是‘被俘’（pris）了或者‘做了俘虏’（prisonniers）了。被谁俘虏去了呢？被野蛮的印第安人，（cruels indiens）俘虏去了。我这样解释，你们信服吗？空白里的字不是就一个个地自动跳出来了么？你们不觉得文件的意义是很明显了么？你们心里还有什么不明白吗？”

爵士说得斩钉截铁，眼光里充满着信心。他的全部热诚都灌注到大家的心里去了。他们都和他一样叫道：“再明白不过了！再明白不过了！”

爵士过了一会，又说：

“朋友们，所有这些假定，在我看来，都是非常可信的。我认为事情出在巴塔戈尼亚海岸附近。而且，我就要叫人在格拉斯哥港打听一下不列颠尼亚号当初开出是要到什么地方去的，然后我们就知道它是否有被迫驶到那一带海面的可能。”

“啊！我们不需要到那样远的地方打听，我这里有全份商船日报，可以给我们正确的答案。”船长说。

“赶快拿出来查一查，赶快查！”海伦夫说。

门格尔拿出一大捆1862年的报纸，开始很快地翻了翻。他找的时间并不长，一会他就用满意的声调说：

“1862年，5月，30日，秘鲁！卡亚俄（秘鲁西部一大商埠）！满载，驶往格拉斯哥港，船名不列颠尼亚号，船长格兰特。”

“格兰特！”爵士叫起来，“就是那位雄心壮志的苏格兰人，他曾想在

太平洋上建立一个新苏格兰呀！”

“是啊！就是他，在 1862 年乘不列颠尼亚号自格拉斯哥港出发，后来人们就听不到他的消息了。”

“再也不能怀疑了！再也不能怀疑了！”爵士说，“确实就是他。不列颠尼亚号 5 月 30 日离开卡亚俄，8 天后，6 月 7 日，就在巴塔戈厄亚海面出事了。它的全部历史都载在这些乍看似乎不能辨认的残余字迹里，你们该知道了吧，朋友们！我们推测到的事实已不算少了。至于我们不知道的，现在只有一点：就是经度的度数了。”

“既然地方的名称都知道了，经度知不知道就无所谓了。我只要知道纬度，就能保证一直航行到出事地点。”船长说。

“那么，我们不是全部都明白了吗？”海伦夫人说。

“全部都明白了，我亲爱的海伦，这文件上字与字之间的空白，我可以毫不费力地补充起来，仿佛格兰特船长亲口在讲，我要替他做笔录一样。”

爵士说着就立刻拿起笔，毫不迟疑地作了下列记录：

1862 年 6 月 7 日，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籍隶格拉斯哥港，沉没在靠近巴塔戈尼亚一带海岸的南半球海面，因急救上陆，两名水手和船长格兰特立即到达此大陆，将受俘于野蛮的印第安人。兹特抛下此文件于经……纬‘37°11’处，乞予救援，否则必死于此！

“好！好！我亲爱的！”海伦夫人说，“如果那些不幸的人们能够重新回到祖国，那都全亏了你呀！”

“他们一定能够重新回到祖国。这文件说得太明显，太清楚，太确实了。英国决不会把它的孩子们就这样丢在那荒凉偏僻的海岸上而不去营救，决不会的。它过去曾经营救过富兰克林（英国航海家，在北极探险遇难）和其他许多失事的船员，它今天也必然会营救不列颠尼亚号的遇难船员的！”

“这些不幸的人一定都有家庭，家里人一定都在因他们失踪而哭泣！也许格兰特还有妻子和儿女！……”

“你说得对，我亲爱的夫人，我负责通知他们，告诉他们并没有完全失望。现在，朋友们，我们回到楼顶上去，我们快要到港口了。”

果然，邓肯号使足马力，沿着比特岛的海岸航行，海司舍区和那座躺在肥沃山谷里的美丽的小城都已经落在右舷后面了；接着，它就驶进海湾狭窄的航道，在格里诺克城面前转了个弯，到了晚上六点钟，它就停泊在丹巴顿的那座雪花岩的脚下，岩顶上矗立着苏格兰英雄华来斯（13 世纪苏格兰解放战争中的人民领袖，后被英国人杀害）的那座著名的府第。

那里，一辆马车套好了马在等候着海伦夫人，准备把她和麦克那布斯少校一起送回玛考姆府。爵士和他的年轻夫人拥抱告别之后，就跳上了去格拉斯哥的快车。

但他动身前，先利用一个更迅速的交通工具发出一个重要启事。几分钟后，电报就把这启事送到《泰晤士报》和《每晨纪事报》了。启事内容如下：

“欲知格拉斯哥港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及其船长格兰特的消息者，请问哥利纳帆爵士。地址：苏格兰，凡巴顿郡，吕斯村，玛考姆府。”

2. 哥利纳帆夫人

玛考姆府是苏格兰南部颇富有诗意的一座住宅，它位于吕斯村附近，俯

瞰着吕斯村的那个美丽的小山谷。乐蒙湖的清波浸浴着高墙的石基，从很远的年代里，这座住宅就属于哥利纳帆家了。哥利纳帆住在罗布·罗伊与弗格斯·麦克格里高这些英雄的故乡，还保存着古代英雄的好客遗风。当社会革命在苏格兰爆发的时代，许多佃户都因为无力缴付过高的地租被领主赶走了。他们有的饿死了，有的做了渔夫，有的离开了家乡。整个社会都陷入了绝望的境界。在所有的贵族中，只有哥利纳帆这一家族认为信义约束贵族和约束平民是一样的。他们对佃户始终以信义相待。因此他们的佃户中没有一个人丢开他们的老家，没有一个离开他们的故乡，个个都继续做哥利纳帆氏的臣民。所以就是在那种思断义绝的乱世，哥利纳帆氏的玛考姆府始终只有苏格兰人住在里面，和现在邓肯号船上只有一色的苏格兰人一样。这些苏格兰人都是老领主麦克格里高，麦克法伦，麦克那布斯，麦克诺顿的庄户的子孙，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土生土长在斯特林和丹巴顿两郡的孩子们，他们都是些老实人，全心全意地忠于旧主，其中有些人还会古喀里多尼亚（苏格兰的古称）的话音呢。

哥利纳帆爵士家资极富，一向仗义疏财，他的仁慈还超过他的慷慨。因为慷慨还是有限度的，而仁慈可以是无边的。这位身为吕斯村绅士的玛考姆府的“主人”，是英国贵族的元老，代表着本郡。但是，由于他的雅各派（英国忠于英逊王詹姆士二世的一派）的思想，由于他不愿逢迎当时的王朝，他颇受英国政客们的歧视。再者，他始终继承着他先辈的传统，坚决抵抗英格兰人的政治侵略，这更是他被歧视的原因。

爵士虽然不是个胸襟狭窄、智慧平庸思想落后的人，不过，他尽管打开着他那一郡的大门，迎接一切进步的事物，可是他内心总是苏格兰第一，他在皇家泰晤士河游船会的竞赛中用他们的快速游船和人家较量，正是为着要替苏格兰争光。

哥利纳帆爵士现在 32 岁，身体高大，容貌有些严酸，但是眼光却无限的温和，他的整个仪表反映着高地（苏格兰南部地区的名称）的诗意。人们都知道他非常豪爽，敢作敢为，行侠仗义，有古代骑士的风度，确实是一位 19 世纪的弗格斯（中古时期的苏格兰君主，骑士的领袖和典型）。但是最突出的还是他那片仁爱心肠，他甚至比中世纪基督教圣人比圣，玛西还要仁爱，他恨不得把他穿的大衣整个都送给高地的贫民。

哥利纳帆爵士和海伦小姐，结婚才不过 3 个月，海伦小姐是有名的旅行家威廉·塔夫内尔的女儿，威廉是为了研究地理并热衷于勘查而牺牲生命的。

海伦小姐不是贵族出身，但她是纯粹的苏格兰人，这一点，在爵士看来，就抵得上任何一个贵族门第了，她是个妩媚、勇敢、热情奔放的少女，吕斯村的绅士就和这样的一个女郎结为终身伴侣了。当他初次遇见她时，她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差不多没有财产，独自住在她父亲的一所房子里。他知道这个可怜的少女会是一个贤惠妻子，所以他娶了她。海伦小姐才 22 岁，是个金发美人，眼睛蓝得和苏格兰春天早晨的湖水一样。她对丈夫的爱超过她对丈夫的感激。看她那样怜爱丈夫，就仿佛她自己是个富豪的继承人，而丈夫却是个无人过问的孤儿。至于她的佃户们和仆役们，他们都称她为“我们仁慈的吕斯夫人，”就是为她牺牲生命也是心甘情愿的。

哥利纳帆爵士和海伦夫人幸福地生活在玛考姆府里。府外湖边的幽径充满了枫树和栗树的深荫，湖岸上还有人唱着古朴的战歌。荒凉的山峡里还有许多古代建筑的遗迹，令人想起苏格兰历史上的光荣。他们夫妇俩就常在这

些美好的风景中散步。今天他们钻进白桦树或落叶松的林子里，在一望无际的霜叶初黄的灌木丛中消失了。明天，他们又去攀登乐蒙山的峻岭，或者骑着马在人迹罕见的幽谷里奔驰。他们观察着、体会着、欣赏着那富有诗情画意、直到今天还被称为“罗布·罗伊之乡”的胜境，以及沃尔特·司各特所歌颂的那些著名的景致。傍晚，当“麦克·法伦之灯”在天边放出光芒时，他们就去沿着府第外的小道徘徊。这种古老的回廊象是给玛考姆府套上一个象城堡样的项圈。在那儿，他们俩坐在一块孤立的石头上，沉思着，在大自然的沉寂中，在淡淡的月光下，仿佛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人；夜幕降临，他们俩陶醉在这神奇和胸襟开朗的境界里。只有两颗相爱的心灵才能领略到大地上的这种秘密和朦胧。

他们结婚后的头3个月就是这样过去了。但是爵士并没有忘记他的妻子是一个大旅行家的女儿！他想，夫人的心里一定还保存有他父亲生前的那些愿望。果然，他这种想法，一点也没有错，邓肯号造好了，它将载着他们夫妇到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去，经过地中海一直到希腊附近的一带群岛。当丈夫把邓肯号交给她使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海伦夫人是多么的快乐啊！是呀，到那风光明媚的希腊去度爱情生活，看着蜜月在那仙境一般的东方海岸上度过，世界上的幸福有比这个更大的更美的么？

然而，这时候哥利纳帆爵士已经到伦敦去了。当前的急务是要救援几个不幸的遇难船员，所以海伦夫人对这次短暂的分离，并不感到那么郁闷，只是悬挂着爵士，不知这件事能否办成。第二天，接到丈夫的一封电报，她估计丈夫很快就可以回来。晚上收到一封信说要延期，因为爵士的建议碰到了若干困难。第三天，又有一封信，信里爵士流露出对海军部的不满。

这一天，海伦夫人心中不安起来，晚上，她正一个人闷闷坐在房间里时，忽然总管家哈伯尔进来告诉她有一个少女和一个男孩，要求要和爵士说话，问她愿不愿去接见。

“是本地人吗？”夫人问。

“不是的，夫人。因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乘火车到巴乐支（一个地名），由巴乐支到吕斯村的，他们是步行来的。”管家回答说。

“请他们上来吧，哈伯尔。”夫人说。

管家出去了。一会儿，那少女和小孩被引到海伦夫人的房里来了。从他们的面孔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姐弟俩。姐姐十六岁，她那漂亮的面孔显得有些疲乏，那双眼睛似乎是哭肿的，那副表情又沉着又勇敢，那身装束又朴素又整洁。这一切叫人一见就对她发生好感。她搀着12岁的弟弟，这孩子态度坚决，好象是他姐姐的保镖。真的！谁要是冒犯了他的姐姐，这条小好汉就会立刻站出来的。姐姐乍到夫人面前，有些楞住了。海伦夫人赶快先开腔说：

“你们想找我说话吗？”她边问边用眼光鼓励着那女孩。

“不是，不是找你。我们要找哥利纳帆爵士本人。”那男孩用坚定的语气回答。

“请原谅他，夫人。”姐姐立刻说，用眼睛瞅着弟弟。

“哥利纳帆爵士不在家，”夫人又说，“我就是他的太太。如果我可以代替他的话……”

“您就是哥利纳帆夫人吗？”那少女说。

“是的，小姐。”

“就是关于不列颠尼亚号沉没的事在《泰晤士报》上登了一条启事的那

位玛考姆府的哥利纳帆爵士的夫人吗？”

“正是！正是！”海伦夫人赶快接着回答，“你们是什么人？……”

“我是格兰特小姐，夫人，这就是我的弟弟。”

“啊！格兰特小姐呀！格兰特小姐！”夫人叫了起来。一面把那少女拉到身边，拉住她的双手，同时又吻着那小好汉的小脸。

“夫人，关于我父亲沉船的事，您可知道些什么？他还活着吗？我们还可能见到他吗？我恳求您，请您说啊！”

“我亲爱的孩子，”海伦夫人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意给你们一个空欢喜……”

“您尽管说，夫人，您说吧！我是够坚强的，我不怕听见坏消息，痛苦我能忍受下来的。”

“我亲爱的孩子，希望是很渺茫的，不过，也可能有一天你们会跟你们的父亲重新见面的。”

“上帝呀！上帝！”格兰特小姐叫着，忍不住流下泪来，同时小罗伯尔抱住哥利纳帆夫人的双手直吻。

一阵悲喜交集的情绪过去了，那少女不由自主地提出了很多问题。海伦夫人对她说了捞获文件的经过，又根据文件说明了不列颠尼亚号怎样在巴塔戈尼亚附近沉没了。为什么只有船长和两个水手逃出了性命，后来可能爬上了大陆。他们是怎样用三种文字写了一个文件丢到海里，向全世界求援的。”

当海伦夫人这样叙述着的时候，小罗伯尔眼睁睁地望着她。他的生命仿佛就悬在海伦夫人的嘴唇上。他的想象力在他的脑子里刻划出他父亲必然会碰到的许多危险：他仿佛看见他父亲站在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上，看见他在海浪中挣扎，他仿佛和父亲在一起，扒住了海边的岩石，后来又气喘吁吁地在沙滩上爬着，离开了海上的狂澜。在海伦夫人叙述的时候，他有好几次嘴里不自觉地叫了出来：

“啊！爸爸！我们可怜的爸爸啊！”一面叫着，一面靠紧他的姐姐。

至于格兰特小姐呢，她双手合十，一声不响，仔细听着，直到叙述完了，她才说：“啊！夫人！那文件呢？那文件呢？”

“那文件不在我这儿，我亲爱的孩子。”夫人回答。

“不在您这儿吗？”

“不在，为了你父亲，爵士把那文件带到伦敦去了。但是文件里写的东西我都一字一字地告诉你们了，我们是怎样找出了文件的正确意义，我也告诉你们了。在那些几乎全部被海水浸蚀掉的残余字迹里，波浪还保全了几个数目字，只可惜经度……”

“不需要有经度呀！”小男孩叫道。

“是呀，罗伯尔。”夫人一面回答，一面看着他那副坚决的神情，不禁微笑起来，“因此，你看，格兰特小姐，连那文件最细的地方你都知道了，你知道得和我一样多呀！”

“是的，夫人。但是我倒想看看我父亲的笔迹。”

“那么，等明天吧，也许明天爵士就会回来。我的丈夫带着这个不可否认的文件，想把它拿给海军部的审计委员们看看，以便鼓动他们立即派船去寻找你父亲。”夫人说。

“是真的吗，夫人？您二位真为我们去与海军部交涉了吗？”那少女叫了起来，表示十分感激。

“是的，孩子，我们不该接受任何感激。随便什么人处在我们的位置，都会象我们这样做的。但愿我们使你们心里产生的希望能够实现！请你们就住在我们家里，等爵士回来……”

“夫人，您对我们这样的陌生人这么同情，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过分打扰您呀！”少女说。

“陌生人吗？！亲爱的孩子，你的弟弟和你在这屋里都不是陌生人呀，你们既然来了，我要爵士能够告诉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人家将要怎样设法去援救他们的父亲。”

这样热诚的邀请是不便拒绝的。于是，格兰特小姐同意和弟弟在玛考姆府里等候爵士回来。

在这一度谈话中，海伦夫人没有提到哥利纳帆爵士在来信中对海军部审计委员们的态度所表示出来的焦虑。也没有一字触及格兰特船长在南美洲可能被印第安人俘虏的事实。这些话，要是说出来，那肯定会使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为他们的父亲担忧，减少他们所抱的希望。那有什么好处呢？这是丝毫无益于事的呀。因此，这两点海伦夫人决计不提了。她回答了格兰特小姐的各项问题之后，反过来对格兰特小姐的生活和处境问长问短。她感到格兰特小姐仿佛是她弟弟在世界上唯一的保护人。

格兰特小姐的生活和处境是一段动人而简单的历史，这段历史更增加海伦夫人对她的同情。

玛丽·格兰特小姐和罗伯尔·格兰特是格兰特船长仅有的两个孩子。格兰特是他们的姓。船长的名字叫哈利。哈利·格兰特在罗伯尔出生的时候就死了妻子。每当他作远程航行的时候，他就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一位年老的慈祥的堂姐姐。船长是个精明能干的海员，他既善于航海，又善于经商，一身兼备着一般商船船长所难得的双重才干。他住在苏格兰珀思郡的敦提城。在此格兰特船长是本地人。他的父亲是圣·卡特琳教学的牧师，曾让他接受完全教育。因为他父亲认为受完全教育对任何人都永远是有利无害的，即使是对于一个远洋航行的船长，也是有好处的。

哈利·格兰特先做大副，后来做船长，在最初几次远洋航行中，业务颇有成就，到了罗伯尔出生后的几年，他已经积有一些资财了。

就是在那时期他想起一个伟大的计划，这使他的名字传遍了苏格兰。他和哥利纳帆氏的人们一样，也和低地（苏格兰中部）的若干世家大族一样，对于那些一直侵占欺凌的英格兰是不满的。在他看来，他的家乡——苏格兰的利益不可能是英格兰的利益。因此，他想以个人的力量促进苏格兰的发展，决心在澳大利亚一带找出一片陆地来使苏格兰能作大规模的移民。他是不是要争取苏格兰人脱离大英帝国而独立呢？也许他是这样想的。大概他曾把这个内心的想法泄漏出去了。因此，不难了解，政府是不会对他这种移民计划给予支持的。政府不但不支持，甚至还给他制造种种困难，而这种种困难，如果是在别的国家，也许把有这种计划的人的性命都送掉了。但哈利·格兰特并没有灰心。他号召同胞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他自己拿出全部家产来实现他的计划。他造了一只船，组成了一个船员队，全都精明能干。他把儿女托给那年老的堂姐，自己就出发到太平洋各大岛探险了。那是1861年的事。在头一年里，直到1862年5月，人们还不断地得到他的消息，但是自从六月里他离开卡亚俄以后，就没有人再听到关于不列颠尼亚号的情况了，商船日报对船长的命运也只字不提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哈利的堂姐死了。从此以后，这两个孩子成了举目无亲的孤儿。

那时，玛丽·格兰特才14岁，她勇敢坚毅，对这遭遇毫不畏惧，她把她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年幼的弟弟身上。弟弟不但要养，还要教呀。这多亏了她的节约、谨慎和聪明。她日夜劳作，为弟弟牺牲一切。这位年幼的姐姐居然把教养弟弟的工作承担下来。她沉着地履行了母亲的责任。这种处境是十分动人的，两个孩子就这样生活着，倔强地安贫吃苦，勇敢地和穷困作斗争。玛丽一心一意只想到弟弟，她为他梦想着幸福的前途。可怜啊！她一直认为不列颠尼亚号永远完事了，父亲是死了，死定了。当她偶然翻到《泰晤士报》上那条启事时，她突然又从绝望中跑了出来。她那种激动兴奋的心情实在是无法形容的。

她毫不迟疑，立刻决定来打听一下消息。哪怕这消息告诉她父亲的尸体在荒僻的海边的一只破船底里发现了，也要比那种受生死不明的痛苦好些，比半信半疑、牵肠挂肚的折磨好些。

因此她把这消息和她的决心告诉了弟弟，当天两个孩子就乘上去珀思的火车，晚上就到了玛考姆府，到了玛考姆府，玛丽又在长久的忧虑之后开始有了希望了。

这就是玛丽·格兰特对海伦夫人所讲的她的苦难历史。她简单地说着，丝毫没想到在这段历史里，在这漫长苦难的岁月里，她是一个英雄女郎。然而海伦夫人却想到这一点，有好几次她不住滴下了眼泪，把她姐弟俩紧紧地搂在怀里。

对于罗伯尔，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段故事，他睁着两只大眼睛，听着姐姐说，他现在才知道姐姐过去所做的一切，所忍受的一切。最后，他抱着姐姐叫道：

“啊！姐姐呀！你就是我的亲妈呀！”这是从他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发出来的。

大家谈着谈着，已经是深夜了。海伦夫人怕两个孩子过于疲乏，不愿意把话拉得太长，于是便把他们姐弟领到为他们准备好的卧室里去了。他们倒下就睡着了，梦想着美好的未来。他们走开之后，夫人就叫人把少校请来，把当晚和两个孩子的谈话全部告诉了他。

“好个小女孩啊，玛丽·格兰特！”少校听完后，赞叹地说。

“愿老天保佑我的丈夫交步成功吧！”海伦夫人说，“否则这两个孩子的处境更不堪设想了。”

“他会成功的，否则海军部那些老爷们的心肠真是比最硬的岩石还要硬。”

虽然少校这样保证，海伦夫人还是不放心，这一夜都没有睡好。

第二天天一亮，玛丽·格兰特和她的弟弟就起来了。他们正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这时忽然听见一阵马车声。哥利纳帆爵士快马加鞭地赶回来了。几乎就在这时候，海伦夫人由少校陪着也到了院子里，直向她丈夫奔去。爵士仿佛很忧郁，很失意，很愤慨。他拥抱着他的夫人，但没有说一句话。

“怎么啦，爱德华？”夫人急着问。

“怎么啦，我亲爱的海伦，那班人一点心肝都没有！”

“他们拒绝了？……”

“是呀！他们拒绝派船给我！他们说，为了寻找富兰克林，曾经白费了

几百万！他们声称文件太模糊，看不懂！又说，那些不幸的人已失踪两年了，很难再找到他们！他们既然落到印第安人的手里，必然被带到内陆去了，怎么能在这三个人——三个苏格兰人！——搜查整个巴塔戈尼亚呢！这样做既无益又危险，到时牺牲的人可能要比被救的人还多。总之，他们不愿意，什么理由都搬得出来。他们还记得格兰特船长的那个计划呢，这可怜的船长没救了！”

“我的父亲啊！我可怜的父亲啊！”玛丽·格兰特叫了起来，跪到爵士的跟前。

“你的父亲！怎么回事，小姐？……”爵士看到这个女孩跪在他面前，吃了一惊，问。

“是的，爱德华，这就是玛丽小姐和她的弟弟，格兰特船长的两个孩子。”海伦夫人说，“海军部这样一来，他们是注定要做孤儿了！”

“啊！小姐，”爵士一面说着，一面扶起这少女，“假使我早知道你们在这里……”

他的话说不下去了。院子里只听到断断续续地呜咽声，冲破着一片苦痛的沉寂。爵士，夫人，少校以及静悄悄围在主人旁边的仆从，谁都说不出话来，但是可以看出，这些苏格兰人没有一个不对英国政府这个决定表示愤愤不平。

过了一会儿，还是少校先开口，他问爵士说：

“这么说，就没有希望了？”

“没有希望了。”

“那么，好！”小罗伯尔高声叫道，“我出去找那班人，我们倒要看看……”

罗伯尔这句发狠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他的姐姐止住了。但是他两个小拳头握得紧紧的，显出一肚子的愤愤不平。

“不能这样，罗伯尔，不能这样！这些好心肠的大人们为我们尽了力了，我们要谢谢他们，我们永远感谢在心里，我们走吧。”玛丽说。

“玛丽！”夫人叫道。

“小姐，你要到哪里去呢？”爵士问。

“我要去跪到女王的面前，我们要看看女王是不是对我们这两个为父亲求救的孩子也装聋作哑。”

哥利纳帆爵士摇摇头。并不是他怀疑女王陛下的仁慈心肠，而是他料到玛丽·格兰特是见不到女王的。求恩的人很少能走到王座前面的石阶上。因为英国人在王宫的大门上和他们在轮船的舵盘上一样，都写着：

“请乘客勿与掌舵人说话。”

海伦夫人懂得丈夫的意思。她也晓得这个少女去求见女王是不会成功的。她眼看着这两个孩子就要过着绝望的生活了，这时，她心中起了一个伟大而慷慨的念头。

“玛丽·格兰特，你们等一等，我的孩子，现在听我说。”

玛丽本来已经搀着弟弟要走了，她停了下来。

海伦夫人眼泪汪汪地，但声音坚决而脸色兴奋地走向她的丈夫。

“爱德华，”她对他说，“格兰特船长写了这封信把它丢到海里的時候，他是把信托付给了上帝，是上帝把这封信交给我们的呀！无疑地，上帝要我们负责拯救那几个不幸的人。”

“你的意思怎样呢，海伦？”爵士问。

全场的人都静悄悄地听着。

“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结了婚以后能做一件好事，他应该是感到无限的幸福的。那么你，亲爱的爱德华，你要让我快乐，曾经订了一个游览旅行的计划。但是能拯救被国家遗弃的一些不幸的人，我想那是天下最快乐的事，更有价值的事呀！”

“海伦啊！”爵士叫了起来。

“是的，你懂我的意思了？爱德华，亲爱的！邓肯号是一条轻快牢固的好船，它经得起南半球海洋上风浪！如果需要的话，它可以作环球旅行，我们就出发吧，爱德华！我们去寻找格兰特船长。”

爵士听到这一番话，早就对他那年轻的夫人伸出两只胳膊了。他微笑着紧紧拥抱着她。这时，玛丽和罗伯尔也拉住她的双手直吻。在这动人的一幕中，所有仆从都感动了，兴奋了，不由自主地从内心发出了感激的呼声：

“乌拉！乌拉！！乌拉！！！拥护吕斯夫人！拥护哥利纳帆爵士和哥利纳帆夫人！”

第二章

3. 不速之客

我们已经说过，海伦夫人是一个慷慨豪爽的人。她刚才的那种表现就是一个证明。哥利纳帆爵士有这样一位贤惠的妻子，既能了解他，又能追随他，他也真足以自豪了。当他在伦敦看到他的请求被拒绝时，他就打算亲自出马去援救格兰特船长。但是他没有在海伦夫人面前说出，因为他想来想去，舍不得离开他的夫人。现在既然夫人先开了口，一切顾虑都没有了。全家的仆从都热烈拥护这个建议，因为主人要援救的都是苏格兰人，都和他们自己一样，是他们的同胞啊！当他们欢呼表示拥护吕斯夫人时，爵士也夹在里面衷心地为吕斯夫人喝彩。

航行既已决定，就是一分钟也不能浪费了。当天，爵士就吩咐门格尔，叫他把邓肯号开到格拉斯哥港，作出海航行的准备，并且说这次航行可能要环绕地球一周。应该说明，当海伦夫人提出她的建议时，她并没有过高估计邓肯号的质地，邓肯号确是具有坚固和轻快的优点，能够做一次远程航行。

邓肯号是一只式样美观装有蒸汽机的游船。载重 210 吨。我们知道，当初到新大陆探险的那几条船都比邓肯号的吨位小得多，如哥伦布的，威斯普顿的，品吞的，麦哲伦的。

邓肯号有两个主桅：前桅有主帆，梯形帆，小前帆，小顶帆，大桅带有纵帆、樯头帆；此外还有三角帆，大触帆，小触帆，以及许多辅帆。船上的帆是足够的，它可以和普通快帆船一样，利用各级风力，但是它主要还是靠内部机器的力量。它的机器是最新出品的，有 160 匹马力，并备有加汽机，那是具有高压性能的机器，可以加大汽压，推动着双螺旋桨。邓肯号使足了马力，可以达到一个高于当时所有轮船最高纪录的速度。可不是吗？在克莱德湾试航时，根据测程仪知道，他的最高速度每小时已达到 32 公里。有这样的速度，它足可以作环球旅行了。门格尔只要把舱房改装一下就行了。

他首先扩大煤舱，尽量多装煤，因为沿途补充燃料是不容易的。他同样地，也扩大了粮舱，装进两年的粮食，至于钱是不缺的，他甚至还买了一门有转轴的炮，安在船头甲板上，谁知道将来有无意外呢？能够发出一颗八磅重的炮弹打到 7 公里远，总是有备无患的。

我们还应该说明，门格尔对于业务是十分内行的，虽然他只指挥一只游船，但他是格拉斯哥港数一数二的优秀船长。他才 30 岁，面容虽然严肃，但也表现出勇敢和善良。他是在哥利纳帆家里长大的。哥利纳帆家里把他抚养成人，并把他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员。在以往的几次长途航行中，门格尔曾多次表现出他的灵敏、刚毅和沉着。当爵士请他当邓肯号船长时，他衷心乐意接受这个任务，因为他爱这位玛考姆府的主人，和弟弟爱哥哥一样，总就想替他效劳，只是一直还不曾找到机会。

大副汤姆·奥斯丁是个老水手，值得十二分信任。船上连船长大副在内一共是 25 人，组成了邓肯号上的船员队。他们都是丹巴顿郡的人，都是久经风浪的水手，都是哥利纳帆族的庄户子弟。他们在船上形成了一种诚实人的集团，集团里的人手齐全，连那传统的风笛手都不缺乏。哥利纳帆爵士有了这样一个船员队，就等于有了一支精兵。他们个个都满意自己的职业，个个都热诚，勇敢，善于使用武器和善于驾驶船只，他们都愿意追随主人作冒险

的远征。当邓肯号船队听到这次航行的目的时，个个都快活得不得了，“乌拉！”的欢呼声在丹巴顿的山谷中响起了一片回声。

门格尔虽然忙着修舱贮粮，然而没有忘记给爵士夫妇准备两个长途航行的房间，同时他还要替格兰特船长的两个孩子布置舱位，因为海伦夫人已经答应玛丽在邓肯号上随行。

至于小罗伯尔，你不叫他去，他会躲到货舱里瞒着人随同出发的。即使你要他和富兰克林与纳尔逊小时候一样，在船上过见习水手的生活，他也会毫不畏惧地爬上船来。象这样一条小好汉，你能拗得过他吗？大家都别想。他们甚至还要同意他不以乘客的身份上船，因为他不管做见习水手也好，做小水手也好，做大水手也好，他是要服务的，大家要求门格尔教给他海员业务。

“好！”罗伯尔说，“我学得不好，他说就拿皮鞭抽我。”

“这个，你倒不要怕，我的孩子。”哥利纳帆爵士用郑重其事的神气回答。用不着说，船上的“九尾猫”（由九条皮鞭做成，用于打见习水手）已经是一律禁用了，而且在邓肯号上也绝对没有用“九尾猫”的必要。

船上的乘客名单，再加上麦克那布斯少校，就算完全了。这少校是50岁的人，态度镇静，无可批评，又谦虚又沉默，又和气又温柔；不管对什么事，对什么人，他总是以人家的意见为意见，他从来不跟人家争辩，不跟人家吵，也从来不跟人家发脾气，他攀登敌人的堡垒和上寝室的楼梯一样的镇定，他任何事也不怕，就是炮弹落到他身边，他也不动一下，无疑地，他将来一直到死也不会找一个发怒的机会。如果一定要找到他的一个短处，那就是他从头到脚都只是一个地道的苏格兰人，纯血的苏格兰人，固执地遵守着故乡的旧风俗。所以他不愿为大英帝国服兵役，他这个少校军衔还是在高地黑卫队第42团里得来的，黑卫队是纯粹苏格兰贵族组成的队伍。麦克那布斯少校以表兄的身份住在玛考姆府，现在他觉得以少校资格住到邓肯号上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以上就是邓肯游船上的全部人员，这只船，由于一个意想不到的机缘，要做一次当代最惊人的航行去了。自从它开到格拉斯哥港的轮船码头以来，它抓住了整个社会人士的好奇心。每天都有大批人来参观，大家关心的是它，谈论的也是它，这使得停泊在港里的所有其他船舶的船长都红了眼，尤其是苏格提亚号的薄尔通船长，这苏格提亚号也是一只漂亮的游船，就靠在邓肯号的旁边，准备开加尔各答的。

论大小，苏格提亚号有权利把邓肯号看作是一只小艇。然而，人们的兴趣却只集中在哥利纳帆爵士的那只游船上，并且一天甚似一天。

是啊，启程的日子一天一天迫近了。门格尔真精明能干：克莱德湾试航后才一个月，邓肯号已经改装好了，煤粮都贮够了，一切都安排好了，就能够出发了。它定于8月25日启程，这样，未到初春，它就可以进入南纬地带。

爵士的计划一经公开之后，就有人劝阻他，说什么这种航行太疲劳呀，太危险呀；但是他却不屑一顾，准备离开玛考姆府。实际上许多批评他的人都是衷心赞叹他的人。而且整个舆论都明白表示拥护这位苏格兰爵士，所有的报纸，除了政府机关报，都一致地谴责了海军部审计委员们对这种事所抱的态度。再说，爵士的为人，素来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他只任劳任怨，尽职尽责。

8月24日，哥利纳帆夫妇，少校，格兰特姐弟，船上司务长奥比内先生，

以及随行服侍哥利纳帆夫人的奥比内太太，在全府仆从的热诚欢送下离开了玛考姆府。过了几个钟头，他们都在船上安顿下来了。格拉斯哥的居民都怀着十分敬佩的心情欢送海伦夫人，因为她是一个放弃安逸的豪华生活去援救受难同胞的年轻而勇敢的少妇呀！

爵士夫妇住在邓肯号船后的楼舱里。一共有：两个卧室，一个客厅，两个梳洗间。接着就是一个客厅，客厅的两边是六个房间，由格兰特姐弟，奥比内夫妇和少校分住着。至于门格尔和奥斯丁的房间是在客厅的另一端，背着客厅，面朝中甲板。船员们住在平舱里，也很宽敞舒适，因为船上除煤、粮、武器之外没有装载别的东西。所以，空地方有的是。门格尔船长曾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空间地方来进行内部的调置。

邓肯号决定在8月24日至25日夜间3点钟落潮的时候启航。但是开船前，格拉斯哥市民还看到一幕动人的仪式。晚上7点钟，爵士和他的旅伴们以及全体船员，从火夫一直到船长，凡是参加这次救难航行的人，都离开游船，到格拉斯哥古老的圣孟哥教堂去了。这是“改教运动”大破坏后巍然独存的一座古教堂，沃尔特·司各特曾用他的妙笔描写过它，现在它的大门正开着，迎接邓肯号的乘客和船员。无数人跟在他们后面。在这教堂里，在那古迹累累的圣堂前，摩尔顿牧师为他们祝福，求神明保佑这次远征。这时，玛丽·格兰特的声音在这古教堂里特别响亮。她在为她的恩人们祷告，在上帝面前振奋地流着惕快感激的眼泪。祷告之后，全体人员都怀着无限深情退出了教堂。11点钟，大家都回到了船上。门格尔和船员们忙着作最后的准备。

半夜，机器生火了。船长命令加足火力。不一会儿大股浓烟就混杂在黑夜的海雾里。邓肯号的帆全卷起来藏在帆罩里，以防受煤烟的污损，因为那时风正从西南吹来，不利于张帆行驶。

到了夜里两点，邓肯号在机器的震憾下开始颤动了。汽压表指到四级的压力，沸热的蒸汽在汽缸里兹兹地响着。潮正在平满的时候，曙光可以使人辨认出那条夹在浮标和石标之间的克莱德航道，而浮标和石标上的信号灯已经渐渐在晨曦中暗淡了。现在正好启航。

船长叫人通知爵士，爵士马上跑到甲板上来。

不一会儿，潮水在降落了。邓肯号的汽笛呜呜地鸣叫起来。它松下缆索，开动螺旋桨，离开了周围的船只，驶进克来德湾的航道。船长没有找领航人，他对这个湾的深浅曲折都十分清楚。任何领航人到他的船上来也不能比他指挥得更好。他的手动一动，船就转一转。因此，他右手操纵着机器，左手掌着舵，镇定而老练。过了一会儿，最后的几座工厂看不见了，河边上丘陵上出现了疏疏落落的别墅，城市的喧闹声愈来愈远，终于听不见了。

一小时后，邓肯号随着丹巴顿的峭岩行驶。又过了两个钟头，它进入克莱德湾了。早上六点钟，它绕过康太尔岬，出了北海峡，开始在大西洋上航行。

航行的第一天，海浪相当大，傍晚，风刮得更强了。邓肯号颠簸得很厉害。所以太太们没有到甲板上来，全在房间里，她们的情况都很好。

但是第二天风转了方向，船长扯起主帆、纵帆和小前帆。邓肯号强有力地压着波澜，不会颠簸那么厉害了。海伦夫人和玛丽·格兰特一清早就来到甲板上，和爵士、少校、船长聚在一起。日出的景象是壮丽的。太阳象一个金盘，从大海里上升起来。邓肯号在灿烂的光芒中滑行着，它的风帆好象是被太阳光线撑着鼓起来一样。

乘客们都在静静地，出神地欣赏着这辉煌的日出。

“好个美景啊！”夫人终于说话了，“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的开始，但愿风的方向不要转移，一直送邓肯号前进。”

“是的，这风向是再好没有了，我亲爱的海伦。”爵士回答说，“象这样一个旅行的顺利开始，我们是不能再强求老天爷什么了。”

“这一次航程需要很长时间吗，我亲爱的爱德华？”

“这要问船长，一切都好吧，门格尔？你对这条船满意吗？”

“满意极了，爵士，”船长回答，“这条船好极了，任何水手一上这条船肯定会感到高兴。船笛和机器配合得太好了。您看，船后的浪槽多么均匀，船是多么轻快地避着浪头。我们现在一小时走 30 公里。要是照这样下去，我们 10 天后就可以跨过赤道，不到五星期就可以绕过合恩角了。”

“你听见了吧，玛丽？”海伦夫人接着说，“不到五星期！”

“是的，夫人，我听见了，船长的话真叫我高兴。”玛丽说。

“这次航行你受得了吗，玛丽小姐？”爵士问。

“受得了，爵士，感觉还可以，而且，我不久也就习惯了。”

“你那小罗伯尔呢？”

“啊！您别问罗伯尔，他不是钻在机器间里，就是扒在桅顶上。我保证这孩子不懂得什么叫晕船。喏！您看。”

船长手一指，大家的眼睛都向前桅看去，罗伯尔吊在小顶帆的帆索上，在 30 米高的高空上悬着呢。玛丽看了不由地大吃一惊。

“啊！您放心，小姐，”门格尔说，“我保险，并且保证不久之后，我将给格兰特船长介绍一个了不起的小鬼头。这位可钦可敬的船长，我们不久就要找到他的！”

“但愿老天爷听到您的话，船长先生。”玛丽回答。

“我亲爱的孩子，这一切都是天意，会给你很大希望的。我们不是自己在走，而是有人在带领着我们走。我们不是乱找，是有人在指点着我们。为了响应这个义举而集合起来的这班精干的人员，你只要看看他们，就明白我们的事业不但可以成功，并且不会有什么困难。我曾经答应过夫人作游览旅行，我相信我这话是说对了。”

“爱德华，你真是最好的人。”夫人说。

“不是我最好，是我有一个最好的船员队，在最好的一只轮船上。你不赞美我们的邓肯号吗，玛丽小姐？”

“怎么不赞美呢，爵士！我赞美它，并且以内行的眼光赞美它。”

“啊！真的？”

“我从小就常在我父亲的船上玩，我父亲也许打算要把我培养成一个水手吧。必要时，调调帆面，编编帆索，我还不至于做不来吧。”

“嘿，小姐，您说的什么呀？”船长叫起来。

“这样说来，你就是门格尔的朋友了，门格尔船长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职业能比得上做水手，即便是女子，也只有做水手那才最好！我没说错吧，门格尔！”爵士说。

“当然啦，爵士。可是，我却认为格兰特小姐应该要在楼舱里做贵宾，这比在甲板上拉帆索更合乎她的身份。不过听她这话，我心里感到很高兴。”

“尤其是你听她赞美邓肯号，你更开心。”爵士又补了一句。

“邓肯号本身就值得赞扬的呀！”船长回答说。

“真的，我看你这样赞美这样喜欢你的船，我倒想跑到舱底下去参观一下，看看我们的水手们在中甲板下面住得怎么样。”夫人说。

“住得好极了，他们就和住在家里一样。”

“他们真正是住在家里呀，我亲爱的海伦。这游船是我们的苏格兰的一部分呀，它就是丹巴顿郡分出来的一块土地，不过它凭着特殊的天恩在海上漂荡罢了，因此，我们并没有离开我们的家乡！邓肯号是玛考姆府，大洋就是乐蒙湖。”

“那么，我亲爱的爱德华，请让我们参观一下您的贵府。”夫人回答说。

“请吧，夫人，不过，先让我通知一下奥比内。”

游船上那位司务长是个大公馆的好厨师，他虽是苏格兰人，却长得象法国人一样，而且又热诚又聪明。主人一唤，他就来了。

“奥比内，我们吃早饭之前要去溜达溜达，”爵士说，仿佛平时他要到塔尔白和卡特琳湖去散步一样，“我希望我们回来时早饭都摆好了。”

奥比内严肃地鞠了个躬。

“你也陪陪我们去看看吗，少校？”夫人问。

“如果你要我去，我就去。”少校回答。

“啊！”爵士说，“他已经钻到他的雪茄烟的云雾中去了，不应该把他从云雾里拉出来呀。现在，我来介绍一下，玛丽小姐，他是个了不得的抽烟专家，一天到晚抽，连睡觉也要抽呢。”

少校点点头，同意这句话。爵士和其他的客人都走到中甲板下面去了。

少校一人留下来，和平时一样，自思自想，却从不想不愉快的事。他喷出更浓的烟雾把自己包围住，他呆在那儿不动，看着船后的浪槽。这样默默地看了好几分钟，他又回过头来，突然发现一个陌生人站在面前。如果天下有使人吃惊的事，这应该是使他吃惊的了，因为这位乘客他不曾见过呀。

这人身材高大，颀长，大约40来岁，他活象一个大头钉。可不是吗，他的头又大又宽，高高的额角，长长的鼻子，大大的嘴，兜得很长的下巴。眼睛呢，罩着大而圆的眼镜，闪动不定的目光好象是夜视眼的样子。看样子他是个聪明而又愉快的人。世界上有这么一种庄重的人物，以不笑为原则，用严肃的面具掩盖着他们的卑鄙，这位生客却不象他们那样使人望而生畏。不但不使人望而生畏，而且他那种随随便便的样子，十分潇洒又可爱的样子，显得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对一切东西都晓得从好的一方面去看待。他还没有开口，人们就感到它很喜欢说话。尤其是看他那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神气，就知道他是个十分粗心大意的人。他头上戴着一顶旅行用的鸭舌帽，脚上穿着粗黄皮靴，靴上还有皮罩子，身上是栗绒裤，栗色绒茄克，无数的衣袋，仿佛都塞满记事的簿子，备忘册子、手折子，皮夹子以及种种杂七杂八的没用的东西，还加上一个大望远镜，斜持在腰间。

这陌生人的活泼好动与少校的安闲沉默恰好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他围绕着麦克那布斯走来走去，看着他，瞪着双眼打量着他，而少校却毫不在意也不想问问他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为什么上了邓肯号。

这位来历不明的客人看到他的一切挑引都引不起少校的关注，他只好拿起他那一拉可达到1.2米的大望远镜，叉开双腿，一动也不动，和公路上的路标一样，他把望远镜对准天边水天相接的地方，看了5分钟，他又把那望远镜放下来，拄在甲板上，用手按住上端，仿佛按着一把手杖。但是，忽然，镜子的活节一动，一节套进一节，镜子突然缩下去，那陌生人站不稳，几乎

直挺挺地跌倒在大桅脚下。

任何人看见了至少也要微微一笑，但是少校却连眉毛也不皱一皱，于是那陌生人开腔了。

“司务长！”他叫着，带着一种外国人的口音。

他等了一下，没有人出来。

“司务长！”他又叫了，提高了声音。

奥比内先生这时正从那里经过，向前甲板上的厨房走去。他忽然听见一个陌生的大个子叫他，他是多么惊讶啊！

“哪来这么一个人？”他心里想，“哥利纳帆爵士的朋友吗？不可能呀。”然而，他却爬上楼舱甲板，走近那陌生人。

“你是船上司务长吗？”那生客问。

“是的，先生，不过我还没向您请教过……”

“我是6号房乘客。”

“6号房？”司务长问。

“就是呀。你贵姓？……”

“奥比内。”

“好，奥比内，我的朋友，”那6号房乘客说，“要想到开早饭了，并且要越快越好，我已有36小时没吃东西了，或者不如说我已经足足睡了36小时了，一个从巴黎一口气跑到格拉斯哥的人，等着要吃，也是人之常情呀。请问你，几点开饭？”

“9点钟。”奥比内机械地回答。

那生客想看看表，但摸了很久，摸到第9只衣袋才摸到。

“好。现在才8点，那么，您先来一块饼干，一杯白葡萄酒，我饿得没劲了。”

奥比内听了真是莫名其妙。而且这生客还在东拉西扯的，说个不停。

“我还要问你，船长呢？船长还没有起来呀！大副呢？也还在睡觉吧？幸而天气好，顺风，船没人管也可以走。”

这时候，门格尔正走到楼舱的梯子上。

“这位就是船长。”奥比内说。

“啊！高兴极了，薄尔通船长，认识了您，我高兴极了。”

吃惊的显然是门格尔，他不但因为看到这生客而吃惊，他听到人家喊他“薄尔通船长”也一样地吃惊。

而那生客却打开了话匣子，继续说下去：

“请允许我跟您握握手，我前天晚上之所以没有找您握手，那是因为开船时不便打扰您。不过，今天，船长，我开始跟您结识，真是非常高兴。”

门格尔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奥比内，又看看那新来的客人。

“现在，我亲爱的船长，我们认识了，我们就是老朋友了。随便谈谈吧。请您告诉我，您对苏格提亚号满意吗？”

“什么苏格提亚号呀？”最后船长也开口了。

“哦，就是这载着我们的苏格提亚号呀，一只好船啊，人家曾向我夸奖说，船的物质条件好，热诚的薄尔通船长的照顾又好。有个在非洲旅行的大旅行家也姓薄尔通，和您是不是本家呢？多么有胆量的人啊！我羡慕您是他的本家！”

“先生，我非但不是旅行家薄尔通的本家，而且我根本就不是薄尔通船

长。”

“喔！那么，我现在是跟苏格提亚号上的大副薄内斯先生讲话？”

“薄内斯先生？”门格尔开始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他正待干干脆脆地给他个说明，这时候爵士和他的夫人、玛丽都走到楼舱甲板上来了，那陌生人一见他们就叫：

“啊，有男乘客！女乘客！妙极了。薄内斯先生，希望您给我介绍一下……”

说着，他就文雅地向前走去，不等门格尔开口，就对格兰特小姐说：“夫人，”向海伦夫人叫，“小姐，”又转身向哥利纳帆爵士补一声“先生。”

“这位是哥利纳帆爵士。”门格尔说。

“爵士，”陌生人跟着就改口，“请原谅我自己介绍一下。在船上不能那么太拘礼，我希望我们很快地熟悉起来，和这些夫人们在一起，我们在苏格提亚号上航行将会是十分惬意的，时间也会过得快些。”

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小姐回答不出一句话来。她们不知道如何在邓肯号的楼舱里会钻出一位这样的不速之客来。

“先生，”爵士开腔问，“我请教……”

“我是雅克·巴加内尔，巴黎地理学会秘书，柏林、孟买、达姆施塔特、莱比锡、伦敦、彼得堡、维也纳、纽约等地理学会的通讯员，东印度皇家地理人种学会的名誉会员，我在研究室里研究了二十年的地理，现在想做些实际考察，我是要到印度去，把许多大旅行家的事来继续下去。”

4. 雅克·巴加内尔

这个地理学会的秘书是个可爱的人物，他那一段自我介绍说得十分洒脱动听。而且，爵士明白他面前是什么样的人。雅克·巴加内尔的名字和声誉对他并不生疏。他的地理著作，他在地理学会会刊上发表的有关现代地理学上历次发现的报告，他和全世界地理学界的通讯，已经使他成为法兰西最卓越的学者之一。所以哥利纳帆爵士诚恳地向这位不速之客伸出手来，并且说：

“现在，我们彼此认识了，巴加内尔先生，您能容许我问您一个问题吗？”

“问 20 个问题都可以呀，爵士，和您谈话我认为永远是一件愉快的事。”

“您是前天晚上上这条船的吗？”

“是呀，爵士，前天晚上 8 点钟。我从喀里多尼亚火车上下来就跳上马车，由马车下来就跳上苏格提亚号，我是从巴黎预定了苏格提亚号上的六号房间的。夜黑得很，我在船上没有碰到一个人。我旅行了 30 小时，疲乏了，而且我知道要避免晕船，最好是一上船就睡下，头几天不要离开卧铺，所以我一到就睡下了，我不折不扣地睡了 36 个小时，请您相信我的话。”

现在大家听到巴加内尔的这番话，才知道他是怎样跑到这船上来的。这位法国的旅行家上错了船。当邓肯号上的船员在圣孟哥教堂参加仪式的时候，他上了这条船。大家都明白了，但是博学的地理学家还不明白。如果一下告诉他现在他乘的是什么船，要开到什么地方去，他怎么办呢？

“那末，巴加内尔先生，您是选定了加尔各答作为您将来在印度的研究旅行的出发点吗？”

“是呀，爵士。我平生的愿望就是游览印度。这是我平生最美妙的梦想，现在我就要在那个‘象国’里实现这梦想了。”

“那么，巴加内尔先生，换一个地方去游览就不成了吗？”

“那怎么成呀，爵士，换个地方太不好了。因为我还带着给驻印度总督慕塞爵士的介绍信呢，我还有地理学界的一个任务要完成呢。”

“啊！您还有任务？”

“是的，我还要试作一次有价值而又有趣的探险旅行，旅行计划是我一个博学的朋友菲维言·得·圣马丹先生替我订的。目的是要追随许许多多著名的旅行家之后，继续他们的探险事业。我要在克里克教士 1846 年不幸失败的地方完成的他的遗志。总之，一句话，我要勘查雅鲁藏布江的河道，这条江沿喜马拉雅山北麓，在西藏境内流了 1500 公里，我要知道这条河是不是在阿萨姆东北部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汇合。这是地理学上的一个大问题，哪个旅行家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爵士，一枚金奖章是拿稳了的。”

巴加内尔确实不凡，他说得津津有味，神气极了。他仿佛鼓动着想象的翅膀在飞行。他说得滔滔滚滚，象莱茵河在奔流一样。

“巴加内尔先生，”爵士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您那探险旅行的计划实在是高明极了，科学界会感谢您的。不过，我不愿让您再继续错下去，至目前您只好放弃游览印度的计划了。”

“放弃！为什么？”

“因为您正在背着印度半岛航行呀。”

“怎么，薄尔通船长……”

“我不是薄尔通船长。”门格尔回答。

“那么，苏格提亚号呢？”

“这条船不是苏格提亚号！”

巴加内尔先生的惊愕是无法形容的。他看看爵士——爵士始终一本正经的，又看看海伦夫人和玛丽——她们脸上表现出同情和惋惜的神色；又看看门格尔——他在微笑，又看看少校——他动也不动。然后，他耸耸肩，把眼镜往额上一推，叫起来：

“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时，他的目光忽然落到舵盘上，看见舵盘上写着两行大字：

邓肯号

格拉斯哥

“邓肯号！邓肯号！”他没命地喊了起来。

然后，他一溜烟地奔下楼梯，跑到他的房间里。

那倒霉的学者一走开，船上的人，除了少校，谁也保持不住严肃的面孔，连水手们都大笑起来了。要是搭错火车，也还罢了！比方要到丹巴顿郡去却爬上爱丁堡的火车，这也还说得过去。怎么连船都搭错了？！要到印度去却爬上开到智利去的船，岂不是粗心大意到极点吗？

“不过，这种事由巴加内尔做出来，我一点不奇怪，他这种粗心，被人家传为笑话的，太多了。有一次，他发表了一幅著名的美洲地图，竟把日本也画了进去，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卓越的学者，法兰西的一名优秀的地理学家。”爵士说。

“但是，我们现在叫这可怜的学者怎么办呢？我们总不能把他带到巴塔戈尼亚去呀。”海伦夫人不无忧虑地说。

“为什么不能够？”少校一本正经地说，“他粗心，我们不负责呀。假使他搭错了火车，火车能够为他停一停吗？”

“停是不能停的，不过我们到了一个停泊的港口，他就可以下去喽。”海伦夫人说。

“嗯，如果他高兴，他是可以这样做的。”爵士说，“等我们到了前面第一个停泊的地点，他就可以下去。”

这时候，巴加内尔查明他的行李都在船上之后，又难为情，又可怜巴巴的，回到舱顶甲板上来了。他嘴里不断地咕噜着这倒霉的名字：“邓肯号！邓肯号！”仿佛他只会说这句话。他走来走去，仔细看着游船的设备，看着海上那一条默默无言的水平线。最后他又走回到爵士面前：

“这邓肯号是到……？”他问。

“是到美洲，巴加内尔先生。”

“到美洲的……？”

“康塞普西翁（智利一个省的省会）。”

“啊！到智利呀！到智利呀！”这个不幸的地理学家叫起来。“我到印度的任务怎么办呢？地理学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加特法支先生该怎样怪我了！还有达弗萨先生，还有高丹伯先生，还有菲维言·得·圣马丹先生，都该怎样怪我了！我还有什么脸再出席学会的会议啊！”

“不要急，巴加内尔先生，并没有绝望，一切都还可以想法子，您不过迟到一些时候罢了。雅鲁藏布江总是在西藏的深山中等您呀。我们不久就要在马德拉停泊，您在那里可以再搭船回欧洲。”

“谢谢您，爵士，只好这样办了。但是，我们可以说，这真是个离奇的遭遇啊，也只有我才能碰到这种怪事。我在苏格提亚号上定的舱位怎么办呢？”

“哎，这对您只好放弃了。”

“喔！”巴加内尔重新细看了一下这只船后说，“这是只游船呀！”

“是的，先生，它就是属于哥利纳帆爵士的。”门格尔说。

“我请您宽心接受我的招待。”爵士说。

“多谢您，爵士，我实在感谢你的盛情，不过请允许我提个小意见：印度是个好地方呀，它会有许多神奇惊人的事情。这几位夫人一定还没到过印度吧……因此，只要舵盘一转，邓肯号转身回加尔各答航行不是很容易吗？既然是游览旅行……”

巴加内尔的建议，大家听了只摇头，他的嘴巴发挥不下去了。他立刻止住。

“先生，如果只为了游览，我一定会同意你的意见，爵士也会同意。无奈邓肯号也有它的任务，有几个遇难后被遗弃在巴塔戈尼亚海岸的航海人员，需要它去把他们运回到祖国。这样一个义举是不能变更的……”

不用几分钟，大家就把全部问题向那位法国旅行家说明了：自上天赐给的文件起，格兰特船长的历史，直到海伦夫人的慷慨建议，他知道了，心里非常感动。

“夫人，请允许我赞美你，毫无保留地赞美您在这件事中所做的一切。让您的船继续它的航程吧，我不愿使它有一天的耽搁。”

“那您愿不愿意和我们一块去寻访呢？”夫人问。

“那是不可能的，夫人，我也要完成我的任务。到了前面第一个停泊的地方，我就得下去。”

“那就是说在马德拉岛下去了。”门格尔说。

“在马德拉岛下罢。那岛离里斯本不过 800 公里，我就在那里等船再回到里斯本去。”

“好罢，随您的便，先生，能招待您在这船上住几天，我感到十分荣幸。希望我们在一起过得快活。”

“啊！爵士，我乘错船了，错出这样惬意的结果来，我是太幸运了！不过说起来真是个大笑话：一个要去印度的人，竟坐上了到美洲去的船。”

他想到这，心里总有点纳闷，但这是不得已的耽搁，也只好捺着性子住几天了。从此，他显得十分可爱，快乐，甚至有时也显出他的粗心。他的兴致特别好，使太太们都很高兴。这样，不到一天的工夫，他就跟每个人交上了朋友。由于他的要求，爵士把那文件也拿给他看。他仔细研究了很久，一点一点地分析，认为爵士他们的解释是正确的，没有别的解释了。他十分关心玛丽姐弟，他们对他们寄以很大的希望。他对前途的看法，以及他肯定邓肯号一定成功的预言，使那少女不禁发出了微笑。真的，如果他不是有任务在身，他也会一同去寻访格兰特船长啊！

对于海伦夫人，当他一听说她是威廉·塔夫内尔的女儿时，就连珠炮地叫起来，又是惊讶，又是赞美。他曾认识她的父亲呀。多么有胆量的学者啊！海伦夫人的父亲是巴黎地理学会的通讯员哪，他们彼此间不知通过多少次信啊！介绍塔夫内尔加入学会的就是他和另外一个会员马特伯朗先生呀！真是巧遇！和塔夫内尔的女儿同船旅行真是痛快极了！

最后，他要求吻一吻海伦夫人的额头，她允许了，虽然这在英国人看来似乎有点不合式。

非洲北部的海流帮助游船很快地驶近赤道。8月30日望见了马德拉群岛。爵士履行他对客人的诺言，建议停泊，让巴加内尔上岸。

“我亲爱的爵士，我不和您讲客套。我请问，在我上邓肯号之前，您是不是有意要在马德拉停泊？”

“不。”爵士说。

“那么，请让我利用这次不幸的错误吧。这个群岛已经被人研究得太详细了。对一个地理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可研究了。关于它，能说的人家都说尽了，能写的人家都写尽了，而且，它原来以种植葡萄出名的，现在葡萄的生产已是一落千丈了。您想想：1813年马德拉的酒产量达22000桶，1845年669桶。现在连500桶也不到了！真是伤心！如果您是无所谓的话，可不可以到加那利群岛停泊呢？”

“那就到那停泊好了，这也不会离开我们的原路线。”

“我知道，我亲爱的爵士。加利那群岛有三组岛可以研究，还有那特纳里夫峰是我一直想攀登的。这是一个机会，我要利用这次机会，在候船回欧洲时，攀登一下这座著名的高峰。”

“完全随您，我亲爱的巴加内尔。”爵士不禁微笑起来。

加那利群岛离马德拉群岛不远，不到460公里，象邓肯号这样的快船，简直是个无所谓的小距离。

8月31日下午2点时，门格尔和巴加内尔都在甲板上散步。那法国佬老是盯住门格尔谈智利的情形，问长问短。忽然船长打断了他的话头，指着南面地平线上的一点说：

“巴加内尔先生……”

“什么事，我亲爱的船长？”

“请您朝这边看看，您可看出什么来？”

“我什么也看不到。”

“您不要看地平线，看上面，看云彩里。”

“看云彩里？我来看去……”

“喏，现在，顺着触桅的辅帆架子看去。”

“我没看见什么。”

“您是不愿看见罢了。不管怎样，虽然相隔约75公里，特纳里夫山峰在地平线上看得清清楚楚，您该听懂我的话吧？”

巴加内尔愿看也好，不愿看也好，几小时后，那座高峰就摆在他的眼前了，除非承认自己是瞎子才能说看不见。

“您总该看见了吧？”船长问。

“看见了，清清楚楚的，那就是所谓的特纳里夫顶峰啊？”他带着不屑一顾的神气说。

“那就是呀。”

“并不怎么高呀。”

“可是，它海拔3300多米呢。”

“比不上勃朗峰（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呀。”

“也许吧，不过爬起来您会觉得它够高的。”

“啊！我亲爱的船长，爬上去，我请问，那有什么用呢？洪宝先生和彭

伯先生都在我之前爬过了。那洪宝先生真是个伟大的天才，他曾经爬过这座山峰，把它描写得毫无遗漏。他考察了这座山有五重地带：葡萄带，月桂带，松林带，阿尔卑斯系灌木带，最高的是荒瘠带。他一直爬到山顶上，山顶上连坐的地方都找不到。他从山顶上一眼就看到了面积相当于四分之一西班牙那么广阔的一片土地。此外他还游历了那座火山，钻到火山的腹地，直探到那熄灭了的喷火口的最深处。在这位大人物做过之后，我请问您，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这倒是的，做是没有可做的了。真可惜，无事可做，您呆在那等船是多么无聊啊！那儿不能希望有多少可散心的地方呀。”

“散心虽谈不上，粗心的机会倒常有，”巴加内尔笑着说。“但是，我亲爱的船长，佛得角群岛有没有停泊站呢？”

“有的。在那边搭船容易得很。”

“在那下船还有个便利，佛得角群岛离塞内加尔不远，在塞内加尔我可以遇到一些法国同胞。我知道一般人都说这一群岛没有多大意思，荒凉，卫生又差，但在一个地理学家看来，一切都有意思的。看，那就是学问。有许多人就不晓得看，他们旅行就像海螺和蛤蚌一样，蒙着头往前爬。您可以相信我不是那种人。”

“您爱怎样就怎样好了，先生，我深信您在佛得角群岛逗留对地理学是一定有贡献的。我们正要在那里停泊上煤，您下船并不耽搁我们的行程。”

这样说定了，船长就把船向加那利群岛西边开去。那著名的山峰落在左舷外面了。邓肯号继续急驶，于9月2日早晨5点驶过夏至线。自此，天气变了，是雨季的潮湿而又闷热的天气，西班牙人称为“水季”。这水季对旅客是艰苦的，但对非洲各岛的居民是有利的。因为岛上没有树木，缺少水，全靠雨水供给。这时海上浪头大，人们不敢站在甲板上了。于是大家坐在方厅里，谈得一样起劲。

9月3日，巴加内尔开始整理行李，准备下船了。邓肯号正在佛得角群岛之间曲折前行，它从盐岛前面驶过，那盐岛真是个大沙堆，十分贫瘠荒凉。它沿着大片珊瑚礁航行，然后由侧面驶过圣雅克岛，这岛由北到南有一条雪花岸的山脉纵贯着，两端是两座高山。过了圣雅克岛，门格尔把船驶进了微腊卜拉雅湾，不一会就停泊在微腊卜拉雅城前面，在12米深的海面上，天气坏极了，虽然海风吹不到湾内，但惊涛拍岸，异常猛烈。这时大雨倾盆，只隐约地看见一座城，建在平台一般的高原上。台基是90米高的火山岩撑着。这座岛，隔着密集的雨帘望去，十分悲凉。

海伦夫人原想到城里去看看，现在也只好放弃计划了。上煤的工作仍在进行，可是遇到了不少困难。邓肯号上的乘客只能躲在甲板下面，因为天上的雨水和海上的波浪交织成一片洪流。大家的谈话是集中到天气上了。每个人都有意见，除了少校，因为他纵然看到洪水滔天也是满不在乎的。巴加内尔踱来踱去，只是摇头。

“这是有意和我作对！”他说。

“一定是风雨波涛在向您宣战吧。”爵士说。

“可是我一定战胜它们。”

“这样大的雨，您不能去冒险哪。”夫人说。

“我吗？夫人，我绝对能冒这个险。我只怕我的行李和仪器，雨水一打就全完了。”

“也就是下船那会儿可怕，一到城里，您能住得不太坏，清洁是不够清洁，和猴子、猪住在一起，是不怎样惬意，但是对一位旅行家来说，他是不能讲究这些的。我们希望7~8个月后您能搭船回欧洲。”爵士说。

“7~8个月！”巴加内尔叫起来。

“至少7~8个月，这里在雨季没有什么船来往。不过您可以想法子利用您等船的时间。人家还不熟悉这一群岛，在地形学、气象学、人种学，测量技术等方面都还有不少工作可干。”

“有些大河您可以考察考察。”夫人说。

“根本就没有大河，夫人。”

“没有大河，总有小河吧？”

“也没有。”

“那么，只有小溪了？”

“连小溪都没有。”

“好罢，那您就到森林里去研究吧。”少校插上了嘴。

“可那儿连一棵树也没有呀！”

“好个漂亮地方啊！”少校说。

“不要失望，我亲爱的巴加内尔，至少有些高山你可以去考察考察一下呀。”爵士插上去说。

“啊！山，不仅不很高，又没什么意思，爵士，而且，这工作早有人做过了。”

“也有人做过了！？”爵士惊讶了。

“是啊，我就是这么倒霉，处处给人占了先。”

“不可能吧？”

“千真万确，”他可怜巴巴地说。

“真是可惜，那您下船后怎么办呢，巴加内尔先生？”夫人说。

巴加内尔沉默了一会。

“哎，您真不如那天在马德拉下船好，虽然那里不再出产葡萄酒了！”爵士惋惜地说。

他依然沉默着。

“要是我，我就在船上等候机会。”少校说，他的神情好象在说：“要是我，我就不打算下船了。”

“我亲爱的爵士，”巴加内尔终于说话了，“您今后还预备在哪里停泊？”

“今后，不到康塞普西翁不停了。”

“糟糕！我可离印度太远了。”

“并不啊，你一绕过合恩角不就一天天接近印度了吗？”

“我正是想到这一点。”

“而且，只要到印度，到东印度或是到西印度，都没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什么关系呢？”

“是的，巴塔戈尼亚草原上的居民不也是印第安人（亦称西印度人）吗？都是印度人呀。”

“啊！是呀！我的爵士，您不说起来，我绝不会想到这一点。”巴加内尔叫着。

“还有，巴加内尔，要得到金奖章，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呀。世界上到处有东西可以研究。到处有东西可以探求，到处有东西可以发现呀，在西

藏的丛山中不是和在安达斯山脉的丛山中一样吗？”

“那么雅鲁藏布江问题呢？”

“雅鲁藏布江，您就拿科罗拉多河代替好了！这条河人家知道的也不多，在地图上这条河流随地理学家高兴，爱怎么画就怎么画。”

“这个我知道，爵士。在地图上这条河道往往一差就差上好几度。啊！我深信：假如我要提出要求的话，地理学会也会派我到巴塔戈尼亚去，和派我到印度去一样。不过，我早没有想到呀。”

“您一辈子就是这样粗心大意，所以您没有想到啊。”

“言归正传罢，巴加内尔先生，您到底肯不肯陪我们一同去呢？”海伦夫人用最恳切的语气问。

“夫人，我的任务怎么办呢？”

“我要预先告诉您，我们还要过麦哲伦海峡哩。”爵士补充着说。

“爵士，您想来诱惑我？”

“我再加一句，我们还游历饥饿港呢！”

“饥饿港，”那法国人叫起来，他感到各方面都在围攻他，要他转念头，“这海港，许多地理书把它说得天花乱坠，太著名了！”

“您还要想想，巴加内尔先生，您参加我们这个事业，就有权把法兰西的名字和苏格兰的名字结合起来呀。”夫人说。

“是呀！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这次远征，有个地理学家参加是可以给我们帮很大的忙的，您拿科学来为人道服务，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光荣的事吗？”

“您说得太好了，夫人！”

“请您相信我，您还是将错就错吧，或者不如说，我们还是听从天意吧。请您学我们的样。天意把文件送到我们手里，我们就出发了，天意又把您送到邓肯号上来，您就不要离开邓肯号吧。”

“诸位要我说真话吗？我的好朋友们？”巴加内尔终于开始松口，“我看你们都很想要我留下来！”

“您自己呢？巴加内尔，我看您也非常想留下来。”爵士说。

“可不是吗？”那博学的地理学家叫了起来，“我是不敢开口，怕太冒昧啊！”

5. 小罗伯尔

大家一知道巴加内尔决心留下来，没有一个不快活。小罗伯尔跳起来一下抱住他的颈子，那种急躁的样子足以说明他的心情。那可敬的地理学家几乎被他撞到了。“好个小家伙！我要教他地理学。”

我们知道，门格尔已经负责要把小罗伯尔教成一个水手，哥利纳帆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勇敢的人，少校要把他训练成一个沉着的孩子，海伦夫人要把教育成一个仁慈慷慨的人，玛丽又要叫他成为一个不辜负这些热心的教师们的学生，这样，小罗伯尔将来必然会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君子”了。

邓肯号很快上足了煤，然后离开这凄黯的一带海面，向西进发，沿着巴西的海岸航行，9月7日一阵北风把它吹送过了赤道线，进入了南半球。

横渡大西洋的航行就这样顺利地进行着。每个人都怀着很大的希望。在这寻觅格兰特船长的远征中，成功的可能性似乎一天一天地在增加。最有信心的是船长。他的信心来自他的愿望，他的愿望就是全心全意要使玛丽小姐获得幸福和安慰。他对玛丽特别关怀，他想把这种心情极力隐藏起来，可是事实上只有玛丽和他两人自己不觉得，其余的人个个心里都明白。

至于那位渊博的地理学家，也许他是南半球上最幸福的人。他整天忙着研究地图，方厅的餐桌上都铺满了地图。因此，奥比内先生每天都因为不能布置餐桌而和他争吵。不过，楼舱里的人都支持巴加内尔，除了少校，因为少校对地理学上的问题不太感兴趣。还有，巴加内尔在大副的箱子里发现了一大堆破书，书里有几本西班牙文著作，他就决心学习西班牙的语言，这语言，船上没有一个人会说。他认为学会西班牙文，能使他在智利海滨地区的调查工作顺利进行。凭着他善学语言的本领，希望一到康塞普西翁就能流利地使用这种语言。所以他拼命读，人家一天到晚就听到他在咿咿呀呀地练习着复杂的语言。

他闲下就教小罗伯尔一些实用的科学知识，并把邓肯号路过的那一带海岸的历史讲给他听。

9月10日，船正驶在南纬5度73分，西经31度15分的地方。这一天，爵士听到了一个历史事实，这个事实也许那些富有学问的人都不知道。巴加内尔给大家讲美洲的发现史，他在未讲到邓肯号所追踪的那些大航海家之时，先讲哥伦布，讲到了末了，他说这位著名的热那亚人直到死还不知道他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哩。全体听众都惊叫起来，但巴加内尔却肯定到底。

“没有比这件事更确实的了，”他补充说，“我并不是想抹煞哥伦布的光荣，但事实总是事实。在15世纪末期，人们一心一意只想到一件：怎样找出一条到亚洲的更快捷的路，怎样由西方的路走到东方。总之一句话，怎样找出一条捷径到印度。这就是哥伦布试图解决的问题。他作了四次航行，他到达美洲，在库马纳，洪都拉斯，莫斯基托，尼加拉瓜，维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一带登陆。这一带海岸他只认为是日本和中国的地方。在到死他还不知道那新大陆的存在，死后连他的名字也不留给这新大陆作为纪念！”

“我很愿意相信您的话，我亲爱的巴加内尔，可是，我不能不感到吃惊，我到要请问你，对于哥伦布的发现，后来是哪些航海家查出了究竟的呢？”爵士问。

“那是哥伦布以后的一些人们：首先是跟哥伦布一道航行过的奥黑达，还有品吞，威斯普奇，门多萨，巴斯提达斯，加白拉尔，骚立斯，巴尔伯。

这些航海家都沿着美洲东海岸航行，他们由北向南探测美洲的海岸的界限，他们在 360 年前就和我们今天一样，被这股海流推着前进！你们晓得吗？朋友们，我们驶过赤道线的地方正是品吞在 15 世纪末驶过赤道线的地方。我们现在接近南纬八度了，品吞不是在南纬八度到达巴西陆地的？一年以后，葡萄牙人加白拉尔来到色居罗港。后来，威斯普奇在 1502 年第 3 次远征中，更向南推进。1508 年品吞和骚立斯联合航行，探查美洲沿岸各地，1514 年骚立斯发现拉巴拉他河口，也就是在那里，他被土人吃掉了。绕过美洲南端的任务只有留给麦哲伦去完成了。这位大航海家是 1519 年带着 5 只船出发的，他沿着巴塔戈尼亚的海岸南下，发现了得塞多港，圣朱立安港，他在圣朱立安港停泊了很久。然后航行到南纬 52 度，发现了 1100 峡，即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1520 年 11 月 28 日他穿过海峡，进入太平洋。他一看见天边有一片新的海面在太阳光下闪烁，那时他的心情是如何的激动、兴奋啊！”

“是呀，巴加内尔先生，我倒很想生活在那种环境里。”小罗伯尔激动地叫起来。

“我也是这样想啊，我的孩子。如果老天爷让我早出生 300 年，我事实上就不会失掉这么一个机会！”

“果真如此，对我们就是个憾事了，先生。”海伦夫人接下去又说，“因为如果您早出生 300 年，您怎么能来到这条船的楼舱上给我们讲这段故事呢？”

“这倒不妨事，夫人，那自然会有别人来代替我对你们讲呀。他还会告诉你们，西海岸的探险是皮萨尔兄弟的功劳。这两位大胆的冒险家是许多城市的伟大建立者：库斯科、基多利马、圣地亚哥、比利亚里卡，瓦尔帕来康以及邓肯号要到的康塞普翁都是他们的业绩。那个时代，他们兄弟的发现和麦哲伦的发现正好联系起来，地图上才有了美洲的海岸线，这使旧世界的学者们十分满意。”

“嗯！要是我的话，我还不满意呢。”罗伯尔说。

“为什么吗？”玛丽问，她瞪着眼睛看着他那爱听发现史的小弟弟。

“是呀，我的孩子，为什么您还不满意呢？”爵士带着十分兴奋的微笑问。

“因为要是我的话，我一定要看看麦哲伦海峡南部还有什么。”

“对极了，我的小朋友，就连我，我也要知道美洲大陆究竟是一直伸到南极呢，还是在它和南极之间，和德勒克所推测的一样，还有一道海呢……这位德勒克是你的同乡，爵士，……所以，如果罗伯尔·格兰特和雅克·巴加内尔是生在 17 世纪的话，他们一定会跟着束增和勒美尔出发，因为，这两位荷兰航海家正是想揭开这个地理学上的哑谜。”

“他们两位也是学者吗？”夫人问。

“不是，是两个大胆的商人，他们并没有想到探险旅行在科学上的意义。那时荷兰有个东印度公司，它对穿过麦哲伦海峡的一切贸易有绝对的控制权。大家知道，那时代西方国家到亚洲，只有穿过麦哲伦海峡这条路，因此这种特权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垄断。有些商人要和这垄断作斗争，他们想另找一个海峡。其中有一个名叫依萨克·勒美尔，是个聪明而受过教育的人。他出钱组织了一个远征队，他的侄儿雅各伯·勒美尔和一个优秀的海员领导，这海员原籍霍恩，名叫束增。这两个大胆的航海家于 1615 年 6 月出发，大约

比麦哲伦迟一百年，他们在炎地与斯达腾岛之间发现了勒美尔海峡，1616年2月16日他们绕过了那著名的合恩角，这个角称为“风暴角”，该比它的亲兄弟好望角更名副其实！”

“真是啊！我实在想到那地方去探险！”罗伯尔叫道。

“你要是到了那地方，我的孩子，你事实上会感到无限的高兴。”巴加内尔接着说，越说越起劲。你想想，一个航海家在他的航海地图上，一点一点地把他的新发现标出来，天下有比这更快乐的事吗？看着陆地渐渐出现在他的眼前，一个一个的小岛，一个一个海峡，都仿佛是从波涛中涌了出来！最初，划出的界线是模糊的，折断的，不连接的！这里一片隔离的土地，那是一个孤立的小港，更远点是一个偏僻的海湾。然后，历次发现的陆地互相补足着，线和线连起来了，地图上的虚线变成实线了，港湾显出确定的弓形海岸了，海角连接到确实的滨海陆地了，最后，一片新大陆，有湖，有河，有江，有山，有谷，有平原，有村落，有城镇，有都市，辉煌壮丽的，展开在地球上。啊！朋友们，新陆地的发现者是一个真正的发明家啊！他和发明家一样了不起！可惜现在这种事业和一个矿山一样，被人家开采尽了！新大陆，新世界，一切都被人们找到了，探测过了，发现过了，我们这些人在地理学上是迟到者，我们无用武之地了！”

“怎么没有用武之地啊，我亲爱的巴加内尔！”哥利纳帆说。

“哪里还有呢？”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我们的用武之地呀！”

这时候，邓肯号正以无比的速度在威斯普厅和麦哲伦等名人走过的航道上疾驶着。9月15日它越冬至线，船头转向那著名的麦哲伦海峡的入口。有好几次巴塔戈尼亚的南部海岸可以望见了，但是只象一条线，隐隐约约地在天边。船在6公里以外沿着这带海岸南下，就是用巴加内尔那具大望远镜望那美洲海岸，也只能叫人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轮廓。

9月25日，邓肯号航行到与麦哲伦海峡同纬度的地方。它毫不迟疑地驶进去了。一般说来，汽船都乐意由这条路线开到太平洋。海峡的正确长度不过700公里，到处是深水，最大吨位的船只，就是靠航行都可以。海底平坦，淡水站林立，内河很多，盛产鱼类，森林里也充满了猎品，安全而便利的停泊站到处都有。总之，这海峡具有很多优点，这些优点都是勒美尔海峡和合恩角所没有的。

进海峡航行的最初几小时，就是说在头110至148公里的航程中，直到抵达格利高里角以前，海岸都是平的，多沙的。雅克·巴加内尔的眼睛不放过海峡的任何一点。在海峡内要航行36小时，两岸移动的景色值得这位学者在南半球灿烂的阳光耐心观赏。北岸没有人烟，南边火地的光秃岩石上有几个可怜的火地人在游荡。巴加内尔并没有看到巴塔戈尼亚人，这使他大为失望，而他的同伴却很开心。

“巴塔戈尼亚没有巴塔戈尼亚人，就不是巴塔戈尼亚了。”他说。

“别着急呀，我敬爱的地理学家，我们总会见到巴塔戈尼亚人的。”爵士说。

“还说不定。”

“为什么呢？巴塔戈尼亚人是有的呀。”海伦夫人说。

“我很怀疑，夫人，因为我看不到他们。”

“至少，巴塔戈尼亚这名字是从西班牙文‘巴塔拱’（patagon）来的，

‘巴塔拱’的意思是‘大脚’！巴塔戈尼亚人既被称为大脚；总不会完全出于想象吧？”

“哎！名字是无关紧要的。”巴加内尔回答，他好象故意固执己见要引起争论，“而且人家不晓得这些人究竟应该叫什么名字！”

“岂有此理！”哥利纳帆叫了起来，“少校，你晓得吗？”

“我不晓得，我没有那么大兴趣要晓得的！”巴加内尔又说，“这地方的人被称为巴塔戈尼亚人，是麦哲伦给他们命名的，而火地人却称他们为提尔门人，智利人称他们为高卡惠人，卡门地方的移民称他们为提尔门人，阿罗加尼亚人称他们为惠立什人，旅行家波根维尔称他们为寿哈，法尔克纳称他们为特惠尔黑特！他们自己又以依纳肯自称，‘依纳肯’是‘人’的通名呀！我请问你们，这样多的名称我们怎么搞得清楚！而且一个民族有这样多的名称，是否真有这个民族还成问题！”

“好一套大议论！”夫人说。

“我们姑且承认他这套议论，不过，我想你总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巴塔戈尼亚人的名称应该有问题，他们的身材高矮至少是大家确认的吧！”爵士对地理学家说。

“这种错误的看法我永远不能承认。”巴加内尔回答。

“他们的身材是很高的呀。”爵士说。

“这我不知道。”

“你太那个了。”爵士叫了起来，“亲眼看见这些巴塔戈尼亚人的旅行家们……”

“亲眼看见这些巴塔戈尼亚人的旅行家们说法都不一致，麦哲伦说他的头还达不到巴塔戈尼亚人的腰带！”地理学家回答。

“这不是证明他们很高吗？！”

“是呀，但是德勒克认为普通的英国人比最高的巴塔戈尼亚人还高。”

“啊！拿英国人比是可能的。”少校用鄙视的口气反驳，“如果拿苏格兰人来比就不高了！”

“加文地施肯定他们又高大又强壮。”巴加内尔又说。“霍金斯说他们是巨人。勒美尔和束增说他们高3.3米。”

“这不就好了吗？这些人的话都靠得住的呀。”爵士说。

“是的，但是伍德、那波罗和法尔克纳的话也同样是靠住的啊，他们说巴塔戈尼亚人是中等身材，那位著名的地理学家拜伦·拉·吉罗德、波根维尔、瓦立斯和卡特来，都确认巴塔戈尼亚人高1.6米多。”

“那么，在这些互相矛盾的说法中，哪一个是真的呢？”海伦夫人问。

“真实么，夫人？”巴加内尔说，“真实应该是这样：巴塔戈尼亚人腿短，上身长。所以有人开玩笑说：那些巴塔戈尼亚人坐着有1.8米高，站着只有1.5米高。”

“好啊！我亲爱的学者，这话说得太妙了！”爵士说。

“更好的是他们这些人并不存在，这样，各种矛盾都统一起来了。现在为了结束这场论战，朋友们，我要补充一句使大家宽心的话：麦哲伦海峡漂亮极了，就是没有巴塔戈尼亚人也是够漂亮的！”

这时，邓肯号正环绕着不伦瑞克半岛航行，两边风景非常好。它绕过格利高里角后又行了130公里，把奔德，亚利拿大牢狱丢在右舷之外了。有一阵子，智利的国旗和教堂的钟楼出现在树林中。这时，海峡两边突起了花岗

石的峭岩，看了有些怕人。许多山的山脚在无边的森林中隐藏着，头上铺着常年不化的积雪，直伸到云霄里。西南面，塔匀恩峰高 2100 米，矗立在空中。夜幕降临了，黄昏的时间很长。阳光不知不觉地融化成多种柔和的色彩。天上布满了星星。南极的星座给航海者指示着道路。在这一片朦胧中，星光代替着文明海岸上的灯塔。游船没有在沿途的港湾里抛锚过，大胆地继续它的航程。有时，它的帆架掠过那俯临在波澜上的南极榉（一种落叶乔木）的枝梢；有时，它的螺旋桨拍着大河的水波，惊醒了雁鹅，鳧鸭，鸥鹬，以及那沼泽里的各种鸟类。不久，许多断墙残壁出现了，几座倒塌了的建筑物在夜景中望去显得格外庞大，这都是一片废弃了的殖民地残留下来的凄凉遗迹。这片殖民地的名字永远是向那一带肥沃的海岸和猎品丰富的森林表示抗议的。邓肯号这时正在饥饿港前面航行。

就在这地方，西班牙人萨蒙多于 1581 年带了 400 名移民到这里住下来。他在这里建立了圣腓浦城。过了几年，移民死了大半，加上闹荒，把熬过寒冬的人又饿死了。1587 年战船加文地施号来到这里，发现了那 400 条可怜虫中的最后一个，他在这具有 600 年历史的古城的废墟上挣扎了 6 年，当时正饿得要死呢。

邓肯号沿着这荒凉的海岸前进。日出时，它在这重要的峡中航行着，两岸是榉树、榛树、枫树等交错组成的森林，林间冒出许多青葱的圆岭、许多长着茂盛的金雀花的土丘和许多尖尖的山峰，其中还高高矗立着布克兰纪念塔。邓肯号又经过圣尼古拉湾口，这个湾原是由波根维尔命名为“法国人湾”的。远处，有大群的海豹和鲸鱼在游戏，鲸鱼似乎很巨大，因为 3 公里外就可以看到它们喷出的水柱。最后，船绕过佛罗瓦德角，在角上密布着尖尖的残冰，海峡的对岸，在火地上，耸立着 2000 米高的萨眠多峰，那是一片惊险的岩石，象带子一样的云层把它们分隔开了，看上去活象是空中群岛。美洲大陆到了佛罗瓦湾角真正是到了尽头，因为合恩角不过是南纬 56 度下荒海中的一座岩石而已。

这尖端一过，海峡就变窄了，一边是不伦瑞克半岛，另一边是德索拉西翁岛，这德索拉西翁岛是一个长形岛，两边有成千的小岛环抱着，就象一条大鲸鱼落在一片鹅卵石滩上一样。南美洲的末端是这样的支离破碎，与非洲大洋洲和印度那些整齐清晰的尖端相比，是多么不同啊！伸入大西洋之间的一个大土角，当年不知是一场什么天灾把它捣得这样破碎。

在这一片肥沃的土地之后，是连绵不断的光秃的海岸，看上去十分荒凉。海岸被许许多多支流啮成了月牙形。邓肯号就顺着那条任意曲折的航道转弯抹角地前进着，不犯一点错误，也不迟疑一下，沿途把一团团的浓烟掺杂到被冲破的海雾中间。这一带荒芜的海岸上，有些西班牙人的商行，邓肯号从那些商行前面经过，并没减低它的速度。过了塔马尔角，峡道转弯了，游船有旋转的余地了，它转过了那波罗群岛的陡峭海岸，靠近南岸航行，最后在入港航行 36 小时之后，它望见了皮拉尔角的峭岩突然崛起在德索拉西翁岛的最末端。一片波光鳞鳞的大海，展现船的面前。巴加内尔十分激动，挥动着手，热情地欢呼着，差点站不稳了。

6. 行动前的辩论

绕过波拉尔角后 8 天，船开足马力驶入塔尔卡瓦诺湾，这是一个 22 公里长 18 公里宽的绝妙的海湾。天气好极了。这地方从 11 月到第二年 3 月，天上朗净，整个海岸给安达斯山脉挡住了，所以经常起南风。门格尔曾依照爵士的命令，把船紧贴着济罗岛和美洲西岸的零星小岛航行。一片烂船板，一根断桅杆，一块经人手加工过的小木块，都会给人们提供不列颠尼亚号沉没的线索呀。然而，人们什么也没有发现。邓肯号只好继续航行，最后停泊在塔尔卡瓦诺港。这时它离开克莱德湾那多雾的海面已经 42 天了。

船一停下来，哥利纳帆爵士就叫人放下小艇，带同巴加内尔，直划到岸脚下上了岸。这位博学的地理学家想利用这机会说说他那苦学苦读过的西班牙语。但是他说的话，土人半个字也不懂，也使他惊讶极了。

“我说的音调不对。”他说。

“我们到海关去吧。”爵士说。

到了海关，人家用几个英文字，夹杂着带有表情的手势，告诉他们美国领事馆驻在康塞普西翁。骑马一小时就可以到达。爵士一下子就找来了两匹快马，不久他们俩就进了城。这是一座大城，是皮萨尔兄弟的勇敢的同伴，天才冒险家瓦第维亚建立起来的。

当初这座城市是多么繁华，现在却是如此萧条啊！它常被土人掠劫，1819 年又全城大火，烧掉了不少房屋，城墙还是被烟熏得漆黑的呢。它已经被塔尔卡瓦诺港淘汰了，城里居民现在已不满 8000 人了，居民的脚步又懒得很，以致街道变成了草地。没有商业，没有活动，贸易是不可能的。每个阳台上都响着曼陀林（一种类似琵琶的乐器）的声音，窗帘里传出娇柔的歌声，康塞普西翁原是一个男人的古城，现在已变成妇孺的村落了。

爵士无心研究它萧条的原因，即使巴加内尔怂恿他去做，他也不耽搁一点工夫，立刻找到美国领事彭托克。这位领事很客气地接待了爵士，他一听说格兰特船长遇难的事，就答应负责在沿海一带进行调查。

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是不是在智利或阿罗加尼亚海岸的 37 度线附近的失事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英国领事以及其他国家的领事都不曾接到过有关的或类似的报告。爵士并不灰心。他回到塔尔卡瓦诺，东交涉，西活动，不辞辛苦，不惜金钱，派人到各海岸去查访。这一切都是白费工夫。向沿海居民作了详细的调查都没有产生效果。最后只好肯定不列颠尼亚号在这里没有留下任何失事的痕迹。

于是，爵士把结果告诉了船上的伙伴们。玛丽和她的弟弟不由得表现出内心的痛苦。这是邓肯号抵达塔尔卡瓦诺六天后的事了。这时大家都聚在楼舱里。海伦夫人安慰着玛丽姐弟俩。不是用话来安慰，而是用怜爱来安慰，因为她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时，巴加内尔把那文件又拿了出来，集中注意力仔细审察，仿佛要逼那文件说出新的秘密。他这样审视着，整整一个钟头过去了，这时爵士喊了他一声，对他说：

“巴加内尔，凭你的智慧判断一下。我们对文件的解释难道错了吗？这些字的意义难道不合逻辑吗？”

巴加内尔不回答，他在想。

“难道我们把出事地点弄错了吗？”爵士又问，“就是最笨的人看来：巴塔戈尼亚这几个字不是再明白不过的吗？”

巴加内尔始终不响。

“最后，还有 indien（印第安人）这个还不是更支持我们的论断吗？”爵士又说。

“十分对呀，”少校也在搭腔。

“那么，那些遇难的船员，在写这文件的时候，就要做印第安人的俘虏，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这里我要打断你的话头，爵士。”巴加内尔终于回答了，“你的论断别的都正确，可就是这最后一点我觉得不很合理。”

“您的意思怎样？”海伦夫人问，同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地理学家。

“我的意思是：格兰特船长写文件时已经成为印第安人的俘虏了。而且，我还要补充一句，这件事对于这一点，不容许有任何怀疑。”巴加内尔特别强调了最后一句话。

“请您解释解释，先生！”格兰特小姐说。

“解释太容易了，我亲爱的玛丽。文件上的空白，我们不应该读成‘将被俘于’，而是应该读成‘已被俘于’，这样一切都明白了。”

“那是不可能的呀！”

“不可能！为什么，我的好朋友？”巴加内尔微笑着对爵士讲。

“因为瓶子只能在船触礁时扔进海里的呀。所以，文件上的经纬度必然是指出事地点。”

“你这一点毫无根据，”巴加内尔赶快反驳，“我就不懂为什么那些遇难的海员被印第安人掳到了内地之后，就不能想法丢下一个瓶子，叫人家知道他们被拘留的地点。”

“理由简单得很，亲爱的巴加内尔，要把瓶扔到海里，一定要有海才行。”

“没有海，就扔到入海的河里不可以吗？”巴加内尔回答。

一片惊诧的沉默接受了这个万想不到而又合情合理的回答。巴加内尔看见大家眼睛里射出的光芒，就知道每个人又抓住了一个新的希望。海伦夫人第一个开腔了：

“这真是个想法！”她叫着。

“真是绝妙的想法。”他自己天真地补了一句。

“那么，您的意思是……”爵士问。

“我的意思是要先测定南纬 37 度线穿过美洲海岸的地方，然后沿着这 37 度线向内地找，不要离开半岛，一直找到大西洋。也许在 37 度线上我们会找到不列颠尼亚号的船员。”

“希望不大！”少校说。

“不论希望大与小我们也不能忽视它。万一我推测对了，那瓶子确是由某一内河流到海里的，我们就必然会找到俘虏的线索。看看这地方的地图吧，朋友们，我要叫你们死心塌地地相信我的话。”

他说着，在桌上摊开一张智利和阿根廷各省的地图。

“你们看，”他说，“你们跟我作一次横贯美洲大陆的散步罢了。我们跨过这狭长的智利，越过安达斯山脉那一带高低岩后再下到草原中间。这些地区缺乏大江吗？缺乏大河吗？缺乏水道吗？不缺乏呀。这是内格罗河，这是科罗杜多河，这里是两条河的许多支流，都被南纬 37 度线穿过，都可以把文件送到海里。在这些地方，也许在一个土人部落手里，在一些定居的印第安人手里，在这些外界不明白情形的河岸上，在这些山坳里，格兰特船长他

们正在听凭天意等人来营救呢！我们能叫他们失望吗？沿着我此刻在地图上指出的这条直线去穿越这一带地区，你们赞成吗？万一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又是错了。我们不也有责任再沿着 37 度线找到底吗？如果为了要找到那些遇难的船员而有必要的话，我们不应该沿着 37 度线环绕地球一周吗？！”

多么慷慨激昂的话语，大家听了颇为感动，都站起来和他握手。

“是的，我的父亲就在那儿！”罗伯尔不停地叫着，眼睛恨不得把地图吞下去。

“你的父亲在哪儿，我们就会到哪儿去找他，我的孩子。”爵士说，“我们的朋友巴加内尔的解释是再正确不过了，现在应该毫不迟疑地循着他划的这条线走去。格兰特船长不是在大批的印第安人手里，就是在一个小部落手里。如果落在小部落手里，我们就直接把他救出来，如果在大批的印第安人手里，我们就侦察了情况之后，再走东海岸回到船上，我们到阿根廷的首都去招一班人，由少校组织起来，就足以对付阿根廷内地所有的印第安人。”

“好！爵士，就这样，好！”门格尔说，“我还可以补充一句，这个横跨美洲的旅行将会安全地完成。”

“安全，并且不太疲劳。”巴加内尔说，“有许多人的装备比不上我们，也没有象我们有这么伟大的事业在鼓励着我们，他们都已经作过了横贯大陆的旅行！1782 年不是有个叫维拉摩的从卡门走到高低岩吗？1806 年不是有个智利人，康塞普西翁省的法官董·路易，从安杜谷出发，越过安达斯山脉，走了 40 天，走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吗？最后还有卡西亚上校，多比尼先生，和我那可敬的同事穆西博士不是游遍了这个地区么？他们为了科学研究能够这样做，我们为了救人就不能这样做么？”

“先生！”玛丽用发抖的声音感动地说，“您这样仗义救人，不怕冒那么多的危险，我们应该感激您啊！”

“危险！谁说有‘危险’？”巴加内尔叫了起来。

“不是我！”罗伯尔回答，眼睛瞪得滴溜溜的，眼光显得十分坚决。

“危险！哪有危险啊？而且，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不过是做一次仅仅 648 公里的旅行罢了，我们是沿直线走去的呀，这旅行所遵循的纬度和在北半球西班牙、西西里岛、希腊等地的纬度一样的，而且气候大致相同。这旅行至多不超过一个月，我们等于散一回步啊！”

“巴加内尔先生，”海伦夫人插上话问，“您是相信那几名失事的船员落到印第安人手里之后，生命还是安全的吗？”

“还用问吗，夫人！印第安人又不是吃人的野人啊！他们绝对不是那样。我在地理学会认识一个法国人季纳尔先生，他曾被草原区的印第安人掳去了 3 年。他吃了不少苦头，曾受到虐待，但是他经得起这个考验，终于胜利归来了。一个欧洲人在这个地区里，象是一只有用的动物。印第安人知道他的价值，他们爱护他就和爱护值钱的牲畜一样。”

“既然如此，就别再犹豫了，我们应该去，并且赶快动身。我们应该走哪条路呢？”爵士问。

“一条既便当又惬意的路，开始有点山路，然后是安达斯山东面山脚的小斜坡，最后是一片细草平沙的原野，没有崎岖不平的地方，简直是一个大花园。”

“看看地图吧。”少校说。

“地图在这，我亲爱的少校。我们先从智利海岸鲁美那角与卡内罗湾之

间 37 度线的一端出发。我们穿过阿罗加尼亚首都后，就由安杜谷火山南面的小道横断那条高低岩儿，然后溜下这一带延绵的山坡，渡过内乌康河和科罗拉多河，我们就到达判帕草原区，经过盐湖，瓜米尼河，塔巴尔康山。那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边界。我们越过边界。爬上坦秋尔山，沿途寻找，直找到大西洋岸边的马达那斯角。”

巴加内尔一边说，一边数着这次远征路过的地方，摆在眼前的地图他连看都不看。他是用不着看地图的。他曾熟读佛勒雪、毛里那、洪宝、半艾尔、多比尼这些人的著作，他的记忆力很强，一点也没说错。他数完了这一连串的地名之后，又说：

“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这条路是笔直的。30 天就可以走完了。如果风稍微有点不顺的话，邓肯号会在我们之后到达东海岸呢。”

“依您说，邓肯号应该在哥莲德角与圣安托尼角之间巡航，是吗？”船长问。

“正是。”

“这一趟远征要哪些人去呢？”爵士问。

“越少越好。我们不过是要打探一下格兰特船长的境况，并不是要和印第安人打仗。我想哥利纳帆爵士当然是我们的领袖，少校也一定是当仁不让的，还有你们的忠实的服务者巴加内尔……”

“还有我！”小罗伯尔叫了起来。

“不要乱插嘴，弟弟！”玛丽说。

“为什么不让他去呢？”巴加内尔说，“旅行是青年最好的一种锻炼。因此，就是我们这四个人，再加上邓肯号上的三个水手……”

“怎么，”门格尔对他的主人说，“您就不给我提一提名？”

“我亲爱的船长，”爵士说，“我们把女客都丢在船上呀，就是说，我们最亲爱的人都留在船上呀！除了邓肯号热诚的船长，还有谁能来照料她们呢？”

“我们不能陪你们一同去吗？”海伦夫人说，看着爵士，显得不放心的样子。

“我亲爱的海伦，这次旅行想必很快就可以回来，我们不过是暂时的小别呀，而且……”

“是的，我了解你们，你们去吧，祝你们成功！”海伦夫人说。

“而且，这不算是旅行呀！”巴加内尔说。

“不算旅行又算是什么呢？”夫人问。

“走马观花地过一过就是了。我们一穿而过，就象一个善人打尘世间过一过那样，一面行走，一面行善。古人说：‘行着善事，走过尘世，’这就是我们的座右铭。”

巴加内尔说完了这句话，一场辩论结束了。严格地说，不是一场辩论，只是一席谈话，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当天，旅行的准备工作就开始进行了。大家决定保守秘密，以免印第安人知道了反而打草惊蛇。

动身的日期定在 10 月 14 日。当要挑选随行的水手时，个个都争着要去，反使爵士感到很为难。他只好叫他们抽签。抽签结果，大副汤姆·奥斯丁，水手威尔逊和穆拉地抽到了。威尔逊是一条好汉，穆拉地赛过伦敦拳击大王汤姆·塞约斯。他们 3 人都欢天喜地。

哥利纳帆爵士积极准备，他要求能按期出发。他实际上也做到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船长进行贮煤工作，以便立刻就能再启锚开航。他一心要做到在远征队之前到达阿根廷海岸。因此，在爵士和那青年船长之间简直可以说是在竞赛，这竞赛对大家都有利。

果然，10月14日，在预定的时间，大家都准备好了。出发时，全体乘客都聚集在方厅里。邓肯号已经张好篷帆，它的螺旋桨在打着塔尔卡瓦诺湾的清波。爵士、巴加内尔、少校、罗伯尔、奥斯丁、威尔逊、穆拉地都带着马枪和“高特”手枪准备离船。向导带着骡子在水栅那边等着。

“时间到了。”最后，哥利纳帆爵士说。

“你去吧，朋友！”海伦夫人力持镇定回答。

爵士紧抱着夫人，罗伯尔也跳过去搂着姐姐的颈子。

“现在，亲爱的伙伴们，最后一次拉拉手，直到大西洋岸上再见吧！”

巴加内尔说。

大家都到甲板上来了，7个旅行者离开了船。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码头，游船也在靠近岸边开着，离岸还不到百米。

海伦夫人在楼舱上最后一次高叫：

“朋友们，愿上帝保佑你们！”

“上帝一定会保佑我们的，夫人，请你相信吧，因为我们会互相帮助！”

巴加内尔回答。

“开船！”船长向机器师叫着。

“上路！”哥利纳帆附和道。

陆上的行人赶着坐骑沿着海岸进发，邓肯号开足了马力，向远洋驶去。

第三章

7. 阿罗加尼亚国

哥利纳帆组织的旅行队有3个大人和一个小孩。骡夫头子是一个在本地生活了20年的英国人。他的职业就是租骡子给旅客，并引导他们过高低岩儿的各个山隘。过了山隘，他就把旅客交给一个“巴加诺”，“巴加诺”是阿根廷熟悉草原路途的向导。这英国人里果整天和骡子、和印第安人在一起，但并没完全忘记祖国的语言，他还不至于不能和旅客们交谈。所以，爵士要表达意愿或要求对方执行命令，都获得许多方便。他乐于利用这种方便，因为巴加内尔的西班牙语还不能叫人听得懂。

骡夫头子智利语叫“卡塔巴”。这个原籍英国的“卡塔巴”用了两名当地的骡夫，土语称为“陪翁”，再加上一个12岁的孩子做助手。“陪翁”照应运行李的骡子，小孩骑着“马德铃娜”——挂着铃铛的小母马，在骡队前面走，后面跟着10匹骡子。10匹骡子中，7位旅客骑了7匹，“卡塔巴”骑了一匹，还有两匹运着行李和几捆布匹，这些布匹是为了交结平原地区酋长用的。“陪翁”照例还是步行。象这样的装备，横贯智利的旅行在安全和速度方面，应该是有保证的。

过安达斯山不是一个普通的旅行，没有这些强壮的骡子是不行的。这种爬山的骡子，最好的是阿根廷产的，它们在这地方获得了比原始品种更优良的发育。它们不讲究饲料，每天只喝一次水，8小时走48公里一点不成问题，运300多斤重的东西也不嫌重。

在这条连接两大洋的路程中没有一个旅社。路上吃的是干肉、辣椒拌饭和可能在途中打到的野味，喝的是山中的瀑布和平原上的溪水，加上几滴甜酒，这甜酒是每个人都带着的，装在牛角做成的“安缶儿”里面。不过要注意，含酒精的饮料不能喝得过多，在这种地区，人的神经系统特别容易受刺激，含酒精的饮料是不很合宜的。至于睡觉的铺盖，整个都装在鞍子里，用绣花的宽带子缚在马身上。鞍子是本地产的，名叫“勒加驮”，是用羊皮做的，这种羊皮叫“皮量”，一面割光，一面保留着原有的羊毛。旅客用这暖和的被褥裹着，不怕潮湿的夜晚，可以睡得很酣畅。

爵士是个懂得旅行并能适应各地方风俗习惯的人。他为自己和同伴准备了智利人的服装。巴加内尔和罗伯尔——两个都是孩子，不过一大一小，他俩把头一套进智利大斗篷，脚一插进那长皮靴，都感到乐不可支。那斗篷土名“篷罩”，是一大块格子花呢，中间穿了一个洞。靴子是小马的后腿皮做成的。还有他们乘的骡子也打扮得漂漂亮亮，嘴里衔的是阿拉伯式的嚼铁，嚼铁两端系着皮质的缰绳，可以当作鞭子用，头上是金碧辉煌的络头，还有那颜色鲜艳的搭连，装着当天的干粮。巴加内尔老是粗心大意的，上骡子时差点要挨上几脚。他一爬上鞍子，就漫不经心地坐着，腰里悬着大望远镜，脚踏着镫子，松着辔头让骡子自己走。骡子非常听话，他觉得十分满意。至于小罗伯尔，他一上骡背，就象一个未来的第一流骑手。

全队出发。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虽然是烈日高悬，空气被海风调节得非常凉爽，这一小队人马沿着塔尔卡瓦诺湾的曲折的海岸迅速前进，再南下48公里，就踏上37度线的末端。第一天大家在干滩地的芦苇丛中迅速穿行，彼此不多说话。临别的赠言在旅客的脑子里还留着强烈的印象。邓肯号冒出

的黑烟，渐渐消失在天边，但是还可以看得见。大家不说话，只有那好学的地理学家在练习西班牙语，用这新的语言自问自答。

不仅旅客不说话，那骡夫头子也是个相当沉默的人，他的职业并没有使他养成好说话的习惯。他连对“陪翁”说话时都讲得很少。这两个“陪翁”都是内行，非常懂得他们应该做的事。要是有匹骡子停了，他们就用喉咙叫一声来督促它，再不走，就扔个石子，石子扔得相当准，再执拗的骡子也会服从的。要是一根兜带散了，或是一条缰绳溜了，“陪翁”就脱下“篷罩”，蒙住骡子的头，兜带或缰绳整理好了，骡子立刻继续前进。

骡夫的习惯是早晨 8 时吃了早饭出发，直走到下午 4 点歇夜。爵士尊重这个习惯。这天，向导，即骡夫头子发出休息的信号时，旅客们正到了海湾南端的阿罗哥城，他们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离开过那泡沫飞溅的海岸。还要西行 32 公里，直到卡内罗湾，才到 37 度线的端点。爵士这一队人已经走遍了海滨地区，但是并没有找到任何沉船的痕迹。再跑下去也是白费，因而决定就以阿罗哥城为出发点。从这里向东循着一条笔直的路线进发。

这一队人马进了城，在一家十分简陋的旅社过夜。

阿罗哥城是阿罗加尼亚的首都。阿罗加尼亚人是智利族的分支，这一族的人高傲而强健，在南北美洲中没有受过外力统治的只有这一族了。阿罗哥城曾一度属于西班牙人，但是居民却从来没有屈服过。他们当时抵抗西班牙人和现在抵抗智利人一样，他们独立的旗帜——蓝底白星旗——始终飘扬在那座筑有护城工事的山顶上。

当别人在预备晚饭的时候，爵士、巴加内尔和向导在那些屋顶由茅草盖成的房子间散散步。除了一所教堂和一个圣芳济修道院的遗址外，阿罗哥城里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爵士试图打听点有关沉船的消息，但没有得到结果。巴加内尔说的西班牙语居民听不懂，他很失望。不过，阿罗哥城的人说的都是阿罗加尼亚文——一种土语，直到麦哲伦海峡都通用——巴加内尔的西班牙语说得再好也没用。他既不能和土人交谈，只好以目代耳，他还是感到十分愉快，因为阿罗加尼亚各种典型的人都呈现在他的眼前，任凭他观察。这里的男子都身材高大，面部扁平，皮肤呈古铜色，没有胡子，眼光闪疑，脑袋宽大，头上披着又黑又稠的头发。他们整天游手好闲，仿佛是太平盛世无所事事的战士。他们的女人都很能吃苦耐劳，终日忙着家务活，为主子刷马，擦武器，耕田，打猎，除此以外，她们还抽空来编织那种翠蓝色的“篷罩”，一件要织两年，最低价钱也要卖 300 美元。

总的来说，阿罗加尼亚人是一个不值得注意的民族，风俗相当粗野。人类所有的坏习惯他们几乎都有，他们只有一个美德，就是爱独立。

“真是些斯巴达（古希腊的一邦，居民以勇武著称）人啊！”巴加内尔散步后回来围坐着吃晚饭时，再三地赞扬着。

大家都觉得这位可敬的学者赞扬太过分了。后来他又说，他游览阿罗哥城的时候，他那颗法兰西人的心跳动得特别厉害，大家听了更觉莫名其妙。少校问他为什么他那颗心竟会这样出乎意料地跳动，他说他那阵心跳是自然不过的。因为不久以前，他有一个同乡人曾做过阿罗加尼亚国王。少校请教国王的姓名。他就很骄傲地说出那位诚实的脱楞斯先生。那是个地道的好人，满脸的络腮胡子，早年曾在法国的白里各城做过律师，后来当了阿罗加尼亚国王，又被那一班下台的国王斥为“臣属的忘恩负义的行为”把他从宝座上赶下来了。少校听到一个律师做了国王又被赶下宝座，不觉微微一笑，巴加

内尔却一本正经地说：“一个律师做一个好国王，也许比一个国王想做一个好律师要容易得多。”大家听了这话都笑起来，举起玉米酒，每人喝了几滴，为那阿罗加尼亚国王的健康干杯。几个钟头后，旅客们各自裹上“篷罩”酣然入梦了。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马德铃娜”在前，“陪翁”在后，那一小队人马又向东走上37度线的路了。他们穿过阿罗加尼亚的那片到处都是葡萄和羊群的肥沃的地区。但是，人烟渐渐稀少了。隔一里多路难得有了“拉斯特勒阿多”的茅棚——“拉斯特勒阿多”是美洲大陆闻名的印第安人的练马人。有时他们遇到一所废弃的驿站，这是被平原上游荡的土人用来做躲避风雨的地方。这一天有两条河——拉克河和杜巴尔河拦着路。好在向导发现了一个浅滩，大家安然渡过了。这时，安达斯山脉已经在天际展开，现出一个个的圆顶和向北延绵的尖峰。这条山脉是整个新世界的巨大脊梁，现在所见的还不过是那巨大脊梁的最低部分。

下午4时，已经一口气走了56公里路，大家就在旷野里一棵巨大的野石榴树下停歇了。骡子卸了缰，自由地跑去吃那草场上的嫩草。搭链里有的是干肉和辣饭。把“皮量”铺到地上就是枕席，大家在这临时枕席上安睡，恢复一天的疲劳，守夜工作由“陪翁”和向导轮流担任。

既然天气晴朗，全体人员，连罗伯尔在内，都身体健康，长途旅行开始得这样顺利，所以，大家认为应该和在赌场上一样，“牌风”顺了，就勇往直前。所以第3天走得更快。白尔河的急流也安然渡过了。晚上就在标河旁歇夜，这个地方是介于智利和土人国之间。爵士一行又前进了56公里。地理情况没有变化，依然是肥沃的土壤，盛产着宫人草，木本紫罗兰花，曼陀罗花，金花仙人掌、鹭鸶、鸱枭和逃避鸱鹰的一些黄雀和铁寨就是这地区仅有的鸟类。有些动物，如南美豹等都蹲伏在丛莽中。至于土人，看到的很少。难得遇上几个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儿，赤脚上拴着大马刺，骑着被刺得流血的马，在平原上奔驰着，象鬼影一般地走过去。路上找不到可以问话的人，因此绝对打听不到消息。哥利纳帆决定不做任何查访，因此，只好耐着性子，迅速前行。

17日，按往常的时间和习惯的次序出发。罗伯尔总是不遵守这次序，因为他一高兴起来就要走到那“马德铃娜”前面，他的骡子真是吃尽了苦头。只有爵士厉害呵止才能使这小家伙退回到原位。

道路比较崎岖些了，地面高低起伏，预示着前面要到山地了，河也多起来了，都随山坡的曲折汨汨地流着。巴加内尔不时看着他的地图。有些溪流地图上漏掉了，他看到某一条河在地图上没有，就十分生气，头上几乎冒出火花，那样子又可笑又可爱。

“一条河没有名字，就等于没有身份证！按地理学的法律上看来，它是不存在的。”

因此，他毫不客气地给那些没名字的河取个名字，在地图上记下来，他给每条河都加上西班牙语中一个最响亮的形容词。

“好个西班牙语啊！”他不断地说，“多么响亮的语言啊！这语言真是金属制成的，我深信它的成份是包含78%的铜，22%的锡，象铸钟的青铜一样！”

“这样好的文字，你学了总有些进步了吧？”爵士接着问他。

“当然有进步呀，亲爱的爵士！啊！要不是有音调问题的话！……只可

惜还要有适当的音调才能叫人家听得懂！”

巴加内尔希望能把音调说得更准确，一面走，一面努力克服发音的困难，嗓子都几乎叫破了。同时，他还没忘记提出地理学上的意见，在这一方面，他真是内行，全世界也找不出比他更高明的了。只要爵士问那向导一个问题，想知道当地的一个特点，他的博学的同伴总是抢在那向导前头把问题解答了，把特点说出来了，那向导瞪着眼睛看着他，惊愕极了。

这天近 10 点的时候，他们遇到一条路，横截着他们一直在遵循着的那条直线。哥利纳帆爵士自然要问问这路名，自然又是巴加内尔回答出来了：

“这是荣伯尔通到洛杉矶的路。”

爵士看看那向导。

“完全对。”向导回答。

接着，他又转向那地理学家，问道：

“您到这地方来过吗？”

“当然啦！”巴加内尔一本正经地说。

“骑着骡子来的？”

“不，坐在安乐椅子里来的。”

那向导一定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因为他耸了耸肩膀就回到了队伍前面去了。

傍晚 5 点，旅行团来到一个不很深的山坳里休歇，这山坳在那小罗哈城的北边几里的地方，当夜，他们就在山脚下野营，这些山已经是那条安达斯山的最低的阶梯了。

8. 安达斯山脉

直到这时为止，横贯智利的人们还没有遇到任何严重的意外。但是现在，爬山旅行难免要碰到的障碍和危险都同时来了。与自然界各种困难作斗争就要开始了。

有个重要的问题必须在出发前先解决：由哪条路可以越过安达斯山脉而离不开原定的路线呢？大家问向导。

“在这一带高低岩儿我只知道有两条路可走。”他回答。

“一定是过去曼多查发现的阿里卡那条路？”巴加内尔说。

“一点不错。”

“和维腊里卡岭以南的也就叫作维腊里卡的那条路？”

“正是。”

“那么，朋友，这两条路都有一个毛病，不是过于偏北就过于偏南。”

“你能提出另一条路吗？”少校问。

“有，那就是安杜谷小道，它的位置在火山的斜坡上，南纬 37 度 30 分的地方。就是说，离我们的预定路线只差半度。这条小道是以前查密雕·得·克鲁兹探出来的，高仅 2000 米差一点。”

“好，这条安杜谷小路，你认得吗？”爵士问向导。

“认是认得的，爵士，这条路我也走过，我所以没有提到它，是因为它是小径，最多也只能勉强通过牧群，是山东麓的印第安畜牧人走的。”

“那么，朋友，白环什人的牛马能走的地方，我们就能走。既然这条路仍旧在直线上，我们就走这条小路吧。”

立刻，动身的信号发出了，全队人马钻进了拉斯勒哈斯山谷，两边都是大丛的结晶石灰岩，路随着一个几乎感觉不到的斜坡逐渐升高。大约 11 点光景，要绕过一个小湖，这小湖是一个天然蓄水池，是附近所有小河的汇流点，风景极佳。河水汨汨地流到这里，便消失在一片恬静中。湖上是一层一层的高原，长满了林草，印第安人的牛羊群就在那里放牧。过了这里是一片南北横亘着的沼泽地，由于骡子有跨过沼泽地的本领，大家安然渡过了。午后 1 点，正从巴勒那堡旁边绕过。山坡已经逐渐陡起来，石头嶙嶙的，石子在骡脚下滚着，形成一种哗啦啦的碎石瀑布。快到 3 点钟的时候，又是许多 1770 年土人起义中毁掉的残壕废垒。这些遗迹充满了画意。

“真的，高山还不够把人们隔开，还要加上碉堡呀！”巴加内尔说。

从这地方起，路不但很难走，而且很险。山坡的坡度加大了，岩头的小路愈走愈窄，岸下的坑谷深得骇人。骡子谨慎地走着，鼻子贴着地，嗅着山路。人们一个一个排着前进。有时，拐了一个陡弯，“马德铃娜”不见了，旅行队就循着它从远处传来的铃声前进。也有些时候，任意曲折的山径把骡队折成平行的两行，领头的向导可以和压尾的“陪翁”谈话，其中隔着一条裂缝，宽不到 20 米，深达几百米以上，形成平行的两队人马中的不可跨越的鸿沟。

然而在这一带山地上，还有草本植物正与岩石作斗争，但是人们已经感觉到矿物界在向植物界侵略了。几块已经凝固的熔岩，呈着铁青色，耸起针状的黄色结晶，人们一看就知道离安杜谷火山不远了。岩石一层层地堆砌着，摇摇欲坠，不符合任何平衡定律，却还能互相支撑着攀附着，还不会崩倒下来。很明显地，只要有轻微的震动，这些岩石就会改变样子的，我们看到这

些倾斜的尖峰，歪倒的穹窿，偏颇的圆顶，就知道这些地区的山势还没有定型。

在这种条件下，是很难辨认的。安达斯山的巨大骨架几乎不断地在摇动，因此常常改变着通行的路线，昨天认路的标识点，今天可能就不在原位置了。所以向导常常搞不清楚。停下来看看四周，辨认岩壳的形状，在那些易碎的石头上找着印第安人走过的痕迹，因为要辨别方向是毫无办法的呀！

爵士一步一步地紧跟着向导。他了解并且感到向导的烦恼随着路径的困难在增加。他不敢问他，他想：骡夫应该和骡子一样，也有识路的本领，因此还是信任骡夫好，他这种想法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整整一个钟头，向导可以说是在彷徨着，但总是渐渐进入更高的地带。最后他不得不干脆下来。那时他们正走进一条不很宽的山谷，这种山谷是印第安人称为“格伯拉达”的那些窄山峡的一种。一堵云斑石的峭壁，呈尖峰状，拦住了出口。那向导找了一阵，找不出路来，于是下了骡子，交叉着胳膊，等候着。爵士向他走过来，问：

“迷了路吗？”

“不是，爵士。”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安杜谷那条路上了吧？”

“我们还是在安杜谷那条路上。”

“你没认错吧？”

“没有认错，您看这里是印第安人烧篝火留下的灰烬，那边是羊群马群走过的痕迹。”

“那么，这条路是人家走过的呀！”

“是的，但是现在走不过去了，最后一次地震把这条路堵死了……”

“堵住骡路却堵不住人路呀！”少校说。

“啊！这要看诸位怎么办了，我尽了我的力量了。如果诸位愿意往回走，再在这带高低岩儿里面找别的路的话，我的骡子和我，都准备一齐往回走。”

“那不是要耽搁了？……”

“至少3天。”

爵士听着向导的话，一声不响。向导当然是按照合同行事。他的骡子不能再往前走了。然而，当向导建议往回走的时候，爵士回头看着他的旅伴们问：

“你们愿意不顾一切地走这条路过去吗？”

“我们愿意跟您走。”奥斯丁回答。

“甚至于抄在你的前面走，”巴加内尔补充说，“我们说来说去，究竟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爬过一条山脉，而山那边的下坡路容易得不能和这边相比！我们过了山，就可以找到引导我们过山的阿根廷的‘巴加诺’和惯于在草原上奔驰的快马。不要迟疑，还是向前走吧。”

“好，向前走！”爵士的旅伴们都叫起来。

“你不能陪我们走了吗？”爵士转过头问那向导。

“我是赶骡子的呀！”

“那就随你的便吧。”

“我们用不着他陪，到了峭壁那边，我们就可以再找到安杜谷的小路，我保证把你们引到山脚下，不亚于这一带高低岩儿的一个最好的向导员。”巴加内尔说。

于是爵士和那向导结了帐，把他连他的“陪翁”和骡子一起都辞掉了。武器、工具和干粮由七个旅客分开背着。大家一致决定立刻再往上爬，必要时走一段夜路。在左边斜坡上有一条直上直下的小径蜿蜒着，骡子确实不能通行。困难的确很大，不过经过两小时的疲劳和周折，7个人又走到安杜谷那条路线上了。

这时他们已经到了真正叫安达斯山的部分，离那条巨大的高低岩儿的最高山脊不远了。但是，不论大路小路，都已无法辨认。最近的一次地震把这个地区搞得天翻地覆，只有从山腰上隆起的石壳上一步一步地往山脊上爬。巴加内尔找不到可走的路，一时也有点不知所措，只好拚命爬到安达斯山的顶点，山顶的海拔高度平均都在3300~3600米之间。很侥幸，天气很好，天空晴朗，这个季节对行人有利。如果是在冬天，在5月到10月之间，这样爬就不可能了：严寒的气候，一下子就会把行人冻死；就是冻不死，也逃不过当地特有的那种飓风，这飓风名叫“腾薄拉尔”，每年被它刮落到那带高低岩儿的深坑里的也不知有多少。

爵士一行人爬了一整夜。那些几乎无法攀登的层层岩石，大家都用手扒着爬上去，那些又宽又深的缝穴，大家都跳了过去，胳膊挽着胳膊就算是绳子，用肩膀一个掬一个就算是梯子，这样冒着危险和困难的好汉就仿佛是大马戏团里的一群丑角，表演着空中飞人。这正是健壮的穆拉地和灵巧的威尔逊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这两名诚实的苏格兰人奔来跑去，到处出力，有好几次要不是他们两个那样的热诚和勇敢，那一小队旅客就过不去了。爵士不断地看着小罗伯尔，为他年纪小，性格活泼，叫人提心，怕他冒失出事。巴加内尔呢，他带着法国人特有的那种狂热，不断地前进着。至于那少校，他该动的时候才动，不多不少，恰如其分，他若无其事，不慌不忙地慢慢向上爬着。几小时来，他自己说不定还不觉得一直在往上爬呢，也许他还以为在下山呢。

早晨五点钟，根据气压表测算，他们已经达到2300米的高度了。这时他们是在二级平顶上，这是乔木地带的尽头。有几只野兽在那里跳跃，如果猎人遇到它们的话，会欣喜若狂的，说不定会发大财呢。这些矫健的野兽似乎也知道猎人喜欢打它们，所以远远见到人就跑。在那些野兽中，首先是那山区特产的骆马，它可以代替羊、牛、马之用，生活在连骡子也能不生存的地方。还有一种大耳鼯鼠，是个啮齿类的小动物，温驯而胆小，长得一身好皮毛，形状又象野兔，又象野鼠，后腿特长，又类似袋鼠。看这种轻捷的小动物在树顶上象栗鼠一般跑来跑去，真是可爱。“它虽不是鸟儿，但是它已经不是四足动物了。”巴加内尔说。

然而，这些野兽还不是山上最高点的居民。在3000米高的地带，雪区的附近，还有成群美丽无比的反刍动物：一种是羊骆，披着丝绒一般的长毛，还有一种是无角的山羊，身段苗条，气宇轩昂，毛很细致，动物学家称为“未角羚”。不过这种小动物，你莫想靠近它，你连看也不容易看到它，它逃得和鸟儿展开翅膀一样，在白得眼花的雪层上无声无息地一溜就溜掉了。

在这破晓的时候，整个山区的面目完全变得虚幻不定。无数耀眼的大冰场，带点淡青色，在绝壁上耸立着，反射着黎明的曙光。这时爬山是很危险的。得先细心探测一下，摸到裂缝的时候，就不能冒险前进了。威尔逊已经跑到队伍的前面做先锋了，他用脚试探着冰面。同伴们都谨慎地踏着他的脚印子走，并且避免高声的谈话，因为声音稍微大点就会动荡空气把悬在头上

七、八十丈高的大雪团震落下来。

他们已经到达灌木地带了，再爬上 250 多米，灌木都要让位给禾本草类和仙人掌类了。到了 3300 米高度的时候，连这些东西也没有了，植物都完全绝迹。旅客们只在 8 点钟时歇了一次，简单地吃点东西恢复恢复体力，然后又鼓起勇气冒着更大的危险继续向上爬。又要跨过刀尖一般的冰棱，又要爬过那令人看也不敢向下看的深坑。好些地方路边都插满了木头做的十字架，这说明这地方不断发生不幸的事故。午后快到 2 点时，一片光秃、荒凉得象沙漠一般的平地展开在险峻的峰峦中间。空气是干燥的，天空是蓝色的。在这种高度上，雨从来没有过，水蒸气只会变成雪和冰雹。零零落落的云斑石或雪花岩的峰岭就象残骸的朽骨突破白色的裹尸布，有时候，硅石或片麻石的碎块，被风吃脱了，以深厚的声响滚下去，由于空气稀薄，几乎听不见。

然而，那一小队旅客，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爵士看到同伴们都已经精疲力竭，很后悔在深山里走得这样远。小罗伯尔拼命与疲劳作斗争，但是委实不能再走了。3 点钟的时候，爵士停了下来。

“要休息了，”他说，因为他看大家都不肯先提这个建议。

“休息吗？但是没有藏身之处呀！”巴加内尔说。

“然而，非休息不可了，对罗伯尔来说，更有这个需要！”

“我不要休息，爵士，”那勇敢的孩子回答，“我还能走……大家不要停下来……”

“让别人背你吧，我的孩子，”巴加内尔说，“无论如何非走到东面不可。到了山那边也许会找到个把茅棚子。我要求大家再走两个钟头。”

“大家都同意吗？”爵士问。

“同意。”旅伴们一致回答。

穆拉地补上一句：

“我负责背孩子。”

大家继续向东进发。又吃力地攀登了两个钟头。大家总归是往上爬，爬，直爬到最高峰。由于空气稀薄，大家呼吸困难，这种现象叫“缺氧”。血液因为失掉平衡，从牙龈和嘴唇上渗出来，也许雪地也是渗血的原因之一，因为在高空中，雪显然是败坏空气的。空气既然稀薄，就必须加劲呼吸，才能加速血液循环，这种器官活动使人疲惫，不亚于雪面上的阳光反射。无论那群勇士的意志如何坚强，在这时候，最勇敢的人都熬不住了，高山区那种可怕的病痛——昏眩——不仅削减了他们的体力，也削减了他们的毅力，和这种疲劳作斗争是免不了要吃亏的。不一会儿，摔跤的人越来越多了，一跌倒就站不起来，只有跪着爬。

这一程攀登的时间过长，弄得大家精疲力竭，眼看都支持不下去了。那一片茫茫雪海，那冻裂体肤的寒气，那逐渐吞噬着山峰的夜影，再加上找不到过夜的地方，这一切不由得爵士胆战心惊起来。这时少校忽然以镇静的语气叫道：

“那儿有一座小屋！”

9. 印地安人的“王宫”

要不是少校，任何别的人就是从那小屋旁边走了一百遍，乃至从那小屋顶上踏过去也不会发现那里有间小屋。因为那只是雪地上凸出的一点，和四周的岩石混杂在一起，几乎看不出来。那小屋埋在雪里了，非扒开不可。威尔逊和穆拉地拼命地扒了半小时才把那小屋的入口扒开了。全队的人都赶快挤了进去缩成一团。

这小屋是印第安人用土坯建成的，正方形，长宽各 3.3 米，矗立在一个雪花岩的顶上，只有一个小门，门前有一个石梯，门虽狭窄，一旦刮起那种飓风，雪花和冰雹依然钻得进去。

小屋里足可容纳 10 人，四壁虽然在雨季挡不住雨，此时却至少可以避一避零下 10 度的寒气。此外，屋内还有一个灶炉，土坯烟囱，砖缝用石灰糊严，生火取暖，抵抗外面的寒冷，还是可以的。

“总算有个栖身之处，虽然不很舒服，”哥利纳帆说。“我们要感谢老天爷把我们引到了这里。”

“还嫌不舒服吗？是一座王宫啊！只可惜没有禁卫军和朝臣。我们在这里算是舒服极了。”巴加内尔说。

“尤其是灶炉里烧起一把旺火。”奥斯丁说，“我觉得，大家饿固然是饿了，冻僵更是吃不消，以我个人来说，能找到一把柴比能打到一些野味还要开心些。”

“好呀，我们想法子去找点东西来烧烧。”巴加内尔说。

“在这高低岩儿的顶上想找东西来烧？”穆拉地带着怀疑的神色摇摇头，说。

“屋里既然有灶炉，外边就一定可以找到烧的东西。”少校回答。

“麦克那布斯说得对，你们布置一下，准备晚饭，我打柴去。”爵士说。

“我和威尔逊陪你去。”巴加内尔说。

“你们要不要我陪？”罗伯尔爬起来问。

“不用，你休息休息吧，我的孩子，你虽跟别人一样是小孩子的年龄，可你已成了大人了。”爵士说。

哥利纳帆，巴加内尔，威尔逊走出了那间小屋。这里是傍晚 6 点钟，虽然没有一丝风，但是，寒气却刺人肌骨。天已经转暗了，太阳已经以最后的光彩抚摸着高原上的峰峦。巴加内尔看了看气压表，水银柱指在零下 4 分过 95。这时他们是在 3600 米高的高空。这里比勃朗峰只低 910 米。如果这些山也象在瑞士高峰上有那许多困难，只要飓风或旋风来和他们捣乱一下，任何一个旅客也爬不过这新大陆的屋脊。

哥利纳帆和巴加内尔走上一个云班石的高岗，向四方的天边观看。他们这时正在峰峦叠嶂的最高峰上，一眼可以看到 65 平方公里。东面，山坡层层下迭，不算太陡，可以走入。远处是乱石堆砌成行，这都是冰山陨落时冲积出来的，科罗拉多河流域已经沉浸在黑幕中了。地面此起彼伏的皱纹，一切峰峦叠嶂，都在夕照中渐渐消失了，整个的安达斯山东麓都悄悄阴暗下来。在西面，那些支撑尖峰的嶙峋石壁依然被阳光沐浴着。看着那些沉浸在光海中的岩石和冰山，真叫人眼花缭乱。北边隐隐约约峰峦起伏，仿佛是用颤抖的手拿着铅笔划成的一条朦胧的而富有弹性的曲线。但是南边正相反，景象却是十分瑰丽壮观，愈近黄昏反而愈显灿烂。是的，你向荒野的尔比多河谷

望一望，就可以看到安杜谷火山，那大张着嘴的喷火口，就在离那儿 3 公里以外的地方。那火山怒吼着，象一只巨大的怪兽，象圣经里所说的长鲸，它喷出炽热的浓烟和奔流而出的褐色火焰。四周的峰峦都仿佛着了火；白热的石雹，暗红的烟光，火红的熔岩，交织成一个硕大无比的万花筒。一阵耀眼的闪光火焰不断加强，射得那一望无际的盆地到处是强烈的光环，而那时，夕阳的余辉也渐渐收敛，象一颗陨星在天边的暗影里缓缓隐匿。

巴加内尔和哥利纳帆看着这一幕天火与地火的壮丽的交斗，只是出神。这两位临时樵夫现在变成艺术鉴赏家了。不过威尔逊对此并不太感到兴趣，他提醒了他们要做的事。那地方没有树木可以当柴烧，幸而有一些干枯的苔藓巴在岩石上，他们采集了很多，还有一种植物叫做“拉勒苔”，根可以烧得着，他们也拔了一些。这些宝贵的燃料一拿回小屋里，就放进炉灶，堆起来。火很不容易生起来，更不容易维持不熄。因为空气太稀薄，不能供给足够的氧气了，这至少是少校的看法。

“在相反的一方面，”少校又补充说，“水沸也不需要 100 度，爱喝百度沸水煮咖啡的人也只好迁就点了，因为在这种高度，水不到九十度就开。”

少校果然没有说错，水沸时拿温度计插下去一试，只有 87 度。大家喝了几口热咖啡，舒服极了，至于干肉，似乎有点不够分配。这使巴加内尔起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念头。

“我想起来了，骆马肉烤起来吃倒不坏！人家说骆马可以代替牛羊，倒想试试骆马肉是不是能代替牛羊肉！”

“怎么！”少校说，“这样的晚饭你不满足吗，大学者？”

“满足极了，我的好少校，不过我承认，如果有盘野味，我更欢迎。”

“你真是好享受！”

“你给我扣的这顶帽子我接受，少校，不过，你自己又怎样呢？你嘴里尽管说得好听，心里也未尝不想烤他一块什么肉吃吃吧！”

“也许有这回事。”少校回答。

“如果有人请你去打猎，你能惧怕寒冷和黑夜，乖乖巧巧地去干吗？”

“那当然啦，你如果真这样想的话……”

大家还没来得及感谢他并劝阻他，已经听到一片吼声自远处传来了。吼声拖得很长，不是一只两只野兽，而是成群的野兽向他们这边跑来了。难道老天赐给一个小屋，还要赐给一顿晚饭吗？这是那地理学家的想法。但是哥利纳帆却抑制了他的兴头，对他说，在高低岩这样高的地带绝不会再有野兽出现的。

“没有野兽，这声音是哪里来的？”奥斯丁说，“你们不听见声音越来越近吗？”

“会不会是雪崩？”穆拉地问。

“不可能！明明是野兽的吼声。”巴加内尔反驳。

“我们去看看。”哥利纳帆说。

“我们以猎人的身份去看。”少校说着，同时拿起他的马枪。

大家都钻出了小屋，夜已经到了，阴森森的，满天星，月儿还没有出来。北面 and 东西的峰峦都消失在夜幕中，只能看得出几座最高的峭岩象幽灵一般的侧影。吼声——受了惊的野兽的吼声——愈来愈大，就从高低岩儿的那片黑暗中涌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忽然，一片东西排山倒海地崩落下来了，但不是雪崩，而是一群受惊的野兽。整个高山都仿佛在颤抖。涌来的野兽数

以万计，虽然空气稀薄，奔腾声、叫嚣声还是震耳欲聋。是草原的猛兽呢？还是这座山的骆马和未角羚呢？这一阵动物的旋风正从他们头上几尺高的地方卷过去，哥利纳帆、麦克那布斯、罗伯尔、奥斯丁和两个水手赶快伏倒在地上。巴加内尔是个夜瞎症，他站着，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结果一眨眼就被弄得四脚朝天。

这时，忽然砰地一声，少校摸黑放了一枪。他觉得有一只野兽倒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而整个兽群乘着不可抑制的势头奔去，响声更高，在那火山一带的山坡上消失了。

“啊！我找到了！”一个声音在说，那是巴加内尔的声音。

“你找到什么呀？”爵士问。

“找到眼镜呀！在这阵混乱中没丢一副眼镜，总算造化！”

“你没受伤吧？……”

“没有，只被踩了几脚。不晓得是什么东西踩的。”

“就是这东西踩的。”少校拖着他打死的野兽说。

大家赶快跑回小屋，借着炉火的红光仔细研究少校一枪的收获——那是一只漂亮的兽，象个无峰的小骆驼：细头、扁身、长腿，软毛，牛奶咖啡色，肚子下有白斑点。巴加内尔一看就叫了起来。

“一只原驼呀！”

“原驼是什么？”哥利纳帆问。

“能吃的兽。”巴加内尔回答。

“好吃吗？”

“味道好极了，一盘佳肴。我早就晓得晚上有好肉吃哩！多好的肉啊！谁剥皮呢？”

“我来剥。”威尔逊说。

“好，你剥我烤。”巴加内尔接着说。

“您还会做厨子吗，巴加内尔先生？”罗伯尔问。

“我是法国人，还能不会做厨子吗，我的孩子？法国人生来就是一双厨子手啊！”

5分钟后，巴加内尔就把大块的兽肉放在“拉勒苔”根烧成的炭火上。过了10分钟，他就把他的“原驼肋条肉”烤成开胃适口的样子，敬给旅伴们吃。大家都不客气地接了就满口大嚼。

但是，使地理学家非常惊讶的是：大家才吃了一口就哇地一声，做出鬼脸来。

“难吃呀！”这个说。

“吃不得啊！”那个说。

那可怜的学者虽然满肚子不高兴，也不得不承认他那烤肉连饿鬼也咽不下。大家开始嘲弄他，拿他那“佳肴”开玩笑。他当然懂得大家在嘲弄他。他只得找出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本来真正是好吃的人人赏识的原驼肉，一到他手里就变成这样的怪味道。他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理由：

“我想起来了，”他大叫着说，“是的，我想起来了，我找到原因了！”

“烤得太过火了吧！”少校镇定地问。

“不是烤得太过火，你这爱挑剔的少校啊！是跑得太过火了！我怎么就忘记了这一点呢？”

“怎么叫‘跑得太过’了呢，巴加内尔先生？”奥斯丁问。

“怎么叫‘跑得太过’吗？原驼在休息时打死的才好吃。赶它跑得这么快，肉就吃不得了。我根据它的肉味就可以断定它来得很远，因此那一群原驼都来得很远。”

“这是真的吗？”哥利纳帆问。

“绝对是真的。”

“那么，是什么事，是什么现象会把这群动物吓成那样子，在它们应该安安静静睡在窝里的时候逃了出来呢？”

“关于这一点，我亲爱的爵士，我无法回答。如果你相信我，你就去睡觉吧，别再追问了。我要打瞌睡了。我们睡吧，少校？”

说到这里，大家都裹上“篷罩”，添上火，各式各样的鼾声都来了，那地理学家的鼾声在唱着男低音，伴着全体的大合奏。

只有哥利纳帆睡不着。他内心的不安使他难以入睡。他不由自主地又想起那群野兽朝一个方向逃，又想到它们那种不可理解的惊骇。那些原驼不可能是被猛兽赶着的呀。像这样的高度，猛兽根本不多，要说猎人吧，更少了。是一种什么恐怖把它们赶向安杜谷的深坑呢？恐怖的原因何在呢？哥利纳帆预感到不久会有灾难到来。

然而，渐渐由于半睡眠的状态的影响，他的念头又转变了，希望代替了焦虑。他想象到明天在那安达斯山下的大平原上。想象着在那儿开始调查，也许离成功就不远了。他想象着格兰特船长和他的两个水手从苦难的奴隶生活中解放出来了。这些想象很快地从他的脑子里掠过。炭火的爆炸声，飞起的火花，那烧得红红的火焰，被火光照耀着的同伴们的睡脸和在墙壁上忽隐忽现的影子，这一切不时地打断他的思路。然后，他那种灾难的预感又来了，并且比以前更厉害。他模糊地听着外面的声响，那声响在这些寂静的山峰上怎么会产生呢？很难理解！

有时候，他仿佛听到一阵远远的、隆隆的、带有威胁性的响声。这种声音只有山腰上距山顶 1000 米以下起了暴风雨才会有的呀。哥利纳帆想要证实这一点，便走出了小屋。

这时月亮正在升起。空气清新而平静。上下都没有云彩。疏疏落落的，有几道安杜谷火山的活动回光。没有风雨，没有闪电。天空闪烁着千万颗星星。然而隆隆响声和那些原驼的逃跑可有什么关系呢？是因果关系吗？他看看表，正是凌晨两点。因为他不能确定立刻就有危险发生。所以他让他那些疲乏的同伴们甜睡着，不去叫醒他们，连自己也陷入了一种沉重的朦胧状态，这状态持续了几小时之久。

突然，哗啦啦猛裂声响把他惊醒了。那是一种震耳欲聋的冲撞声，象无数炮车在坚硬的地面上滚过去一样，轰冬！轰冬！哥利纳帆忽然觉得脚底下的地面在陷落，看见小屋在摇摆，在崩裂了。

“逃命啊！”他叫起来。

旅伴们都醒了，七颠八倒地滚作一团，落到一个陡坡上。天亮了起来，眼前景象真是骇人。群山的面貌都忽然变了：许多圆锥形的山顶被齐腰斩断了，尖峰摇摆摆地陷落下去，不见了，仿佛脚下的地面忽然开了门。由于在高低岩儿山区发生了这样一种特殊现象，整个的一座山，有几英里路宽，在移动，移动，向平原的那面涌过去。

“地震啊！”巴加内尔叫了一声。

他没说错，是地震。那是智利边区山地常发生的灾祸。正是在这个区域

里，可比亚坡城曾两度被毁，圣地亚哥城 14 年中就震倒了四次。这一部分的地壳经常被地下的烈火燃烧，这条晚期出现的山脉所有的火山不够排泄地下的热气，因此，常有这种震动。

这时候那 7 个旅客都用手攀着苔藓，拼命地扒住那座平顶山头的边缘，头晕眼花，惊慌失措，而那个大山头正以特别快车的速度，即每小时 90 公里的速度，向下驰行。叫也叫不出，动也不敢动，逃也无可逃，止也不能止。就是叫了，谁也听不见谁。地下的隆隆声，雪崩的霹雳声，花岗岩和雪花岩的冲击声，碎了的雪块旋舞的呜呜声，这一切使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打招呼。有时，那座山无阻滞、无碰撞地向下滑行着；有时，它颠簸起来，前仰后合，左顾右侧，和船在海浪里一样。它打那些无底深坑的旁边经过，大块的石头纷纷落到深坑里去。它沿途把千年古树都连根拔起。一切突出地面的部分都被铲平了，象一把巨大的铁锹一样，把安达斯山东麓铲成了一片光滑的斜面。

我们试想想：一块几万万吨重的物体，以 50 度角的斜度向下奔去。速率不断地增加，那是多么大的一种威力啊！

这一阵难以形容的陨落究竟要持续多久呢？谁也估计不出。要损落到哪个深渊里去呢？谁也不敢预言。7 个人是不是都还在原地方呢？是不是都还活着呢？有没有人已经被摔到旁边的深坑里去了呢？谁也不知道。他们都被奔驰的速度窒息了，被澈骨的寒气冻僵了，被旋在天边的雪花迷住眼了，个个都气喘嘘嘘地仿佛整个身体都毁灭了，几乎没有生气了，他们之所以还能扒住岩石，也只是求生的本能在作最后挣扎罢了。

突然，砰地一撞，无比猛烈，把他们震出了那巨大的滑车。他们被扔向前去，在山脚下的最后几层坡子上直滚。那座滑行的平顶大山轰然止住了。

过了好几分钟，没有一个人能动一动。最后，有一个人爬起来了，但是仍然头昏眼花的，不过身体还站得住，——那是少校。他拂了拂那迷眼的灰尘，向四周看了看。他的旅伴们都躺在一个小山窝里，和弹丸落在盘底一样，叠成一团。

少校点点人数：除了一人外，个个都在，都直条条地躺在地面上。那少了的一个人是罗伯尔·格兰特。

第四章

10. 失踪的孩子

安达斯山高低岩儿的东麓都是些长形坡，一条条伸展到平原上，渐渐消失了，新飞来的一座山就突然停止在这平原上。这片新地域铺满着深厚的牧草，耸立着茂盛的树木，还有数不清的苹果树，这大片苹果林，闪耀着金黄色的果实。这好象是法国富饶的诺曼底省截下一块，丢在这个高原地区。旅客们突然由沙漠转入绿洲，由雪峰落到草地，由寒冬进入炎夏，要是在平常的环境里，他们一定会对这种突变感到无限惊奇的。

这时，大地寂静无声了。地震已经平息了。地下的震力一定是移到更远的地方破坏去了。因为在安达斯山脉里经常总有个地方在摇撼或颤抖。这一次，旅客们所遇到的地震确实是太猛烈了。整个山形都变了样子。一眼望去。全都是些崭新的峰峦岭嶂显现在蓝天下。那些草原上的向导要想寻找旧路的标志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一个晴朗的日子开始了，太阳从大西洋中升起，光线溜到阿根廷的草原上，并进一步延伸到那边太平洋的波浪中了。那是早晨八点钟的时候。

哥利纳帆和旅伴们，在少校的急救下，渐渐地苏醒过来。好在他们不过是受了震动而昏厥过去的，没有其他的损伤。那条巨大的高低岩儿总算爬过来了，直爬到山脚下了。要不是少了一个人，少了年幼的旅伴罗伯尔，大家对于这种乘着自然力，不动脚就能下山的办法，一定都会鼓掌称快的。

这勇敢的孩子罗伯尔，大家都爱他呀，特别是巴加内尔是离开不了他的，少校虽然生性冷僻，也喜欢这孩子，西哥利纳帆更是爱之如命。哥利纳帆一听罗伯尔失踪，就急坏了，他想象着这可怜的孩子一定落到一个深坑里，正在声嘶力竭地叫着他的“第二慈父”。

“朋友们，我的朋友们。”哥利纳帆几乎声泪俱下地说，“我们非去找他不可，非找到他不可！我们不能就这样把他丢掉啊！所有的山谷，所有的悬崖，所有的深坑，我们都要找到底！你们把我捆在一条长绳上，把我缒下去，我一定要这样做，你们懂吗？我一定要这样做！老天爷保佑罗伯尔还活着吧！丢了他，我们还有脸见他的父亲吗？为援救格兰特船长而牺牲了他的儿子，这成什么话呢？！”

旅伴们听着他的话，都没有回答。他们感觉到哥利纳帆在望着他们，是想在他们眼光中找出一丝希望来，因而他们都把眼睛低下去了。

“到底怎样啦？！”哥利纳帆又说，“你们听见我的话了吗？你们为什么都不开口？你们都认为毫无希望了吗？毫无希望了吗？”

又是一阵沉默，后来，还是少校先开口。他问：

“朋友们，你们谁还记得罗伯尔是什么时候不见了的？”

这问题，没有一个人回答。

“至少，”少校又说，“你们总可以告诉我当这高低岩儿下崩的时候，那孩子在谁的身边？”

“在我的身边。”威尔逊回答。

“那么，好，直到什么时候你还觉得他在你的身边呢？仔细想想看。你说吧！”

“我只记得是这样：我们跟着山崩，最后不是一撞吗？一撞之前不足两

分钟的时候，罗伯尔·格兰特还在我的身边，两手还抓住苔藓呢。”

“不足两分钟！可要注意啊，威尔逊！那时每分钟都觉得是很长的！你没记错吧？”

“我想不会记错，……是的呀，……不足2分钟！”

“好！”少校说。“罗伯尔那时是在你的左边还是在右边呢？”

“在我的左边。我记得他的‘篷罩’还拍着我的脸。”

“你自己呢？你在我们的……”

“也在左边。”

“那么，罗伯尔只能是在这边失踪的，”少校一面说，一面脸朝着山，指着右边，“我还可以断定，就他失踪的时间而论，那孩子应该是掉在距地面3公里以内的这一部分山里。我们要找就应该在这一部分找，每人找一个地带，我们会在这一部分山里找到他。”

没有人再加上一句话。立刻，6个人都爬上高低岩儿山坡，分别站在不同的高度，开始寻找。他们始终在那下崩的践线的右边找，连最小的石缝也搜了搜，那些悬岩下的深坑已经部分地被迸落的碎石填起来了，他们直下到坑底下去寻找，不只一个人冒着生命的危险跑下去，撕破了衣服，刺破了手脚，再血淋淋地爬出来。安达斯山这整个一片地方，除了几个根本上不去的平顶之外，都仔仔细细地找遍了，并且找了很久，没有一个人想中途休息一下。但是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的。那孩子不但已经死在山里，并且一定被一座大岩石压住，永远葬在山里了。

下午快1点的时候，哥利纳帆和他的旅伴们都精疲力竭了，又回到原来的山谷中。哥利纳帆万分悲痛，他不说话，只是叹息着：“我不走了！不走了！”

每个人都懂得他的神经受了刺激，所以才有这样一种固执的想法。大家了解他，迁就他。

“我们等等吧。”巴加内尔对少校和奥斯丁说，“我们休息一下吧，恢复恢复体力。不论是再寻找下去还是继续走路，都有休息的必要。”

“是的，既然爱德华要这样，我们就留在这里吧！他还抱着希望呢。可是还有什么可希望的呢？！”

“天晓得！”奥斯丁说。

“可怜的罗伯尔！”巴加内尔应着，擦着泪。

山谷里的树很多。少校选了一丛高大的树，在底下搭了临时帐篷。他们剩下的东西只有几块盖布，全部武器，一点干肉和冷饭。不远的地方就是一条小河，有水可用，河水受了山崩的影响，还很浑浊。穆拉地就在草地上生了火，不久就送给他的主人一杯热水，让他喝了定定神，但是哥利纳帆不喝，非常沮丧地躺在“篷罩”上。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夜像昨夜一样，平静的，安宁的。当旅伴们躺着休息的时候，哥利纳帆又爬上了高低岩儿山坡。他侧耳倾听着，希望能听到呼唤声。他独自一个前探着，走得很远，很高，时时把耳朵贴着地，听着，听着，忍住心头的跳跃，并且用失望的声音呼唤着。

那可怜的爵士在山里徬徨了一整夜。有时是巴加内尔，有时是少校跟住他，因为他不顾一切地乱找，要防他从光滑的岩石上或峭壁的边沿上跌下去呀。但是仍然没有结果。千声万声的“罗伯尔！罗伯尔！”只引起一些重复这亲切的字的回声。

天又亮了，人们不得不跑到遥远的山岭上去找哥利纳帆，并且不由分说地把他拉回帐篷。他那失望的样子实在可怕。谁敢向他说出一个“走”字？谁敢向他提议离开这伤心的山谷？然而，干粮完了。过去那骡夫提到过的阿根廷向导和过草原所必需的马匹，在前面不远的地方该可以遇到了。现在能往回走吗？在回走比往前走困难更多。况且和邓肯号又约好了是在大西洋岸上聚齐的呀。任何理由都不容许再耽搁下去，为了全体的利益，出发的时间不能再往下拖了。

少校想要把爵士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他劝说了很久很久，哥利纳帆都仿佛没有听见，只是摇头。但有时他也挤出几个字来：

“走么？”他说。

“是的，走。”

“再等一个钟头！”

“好，再等一个钟头。”可敬的少校回答。

一个钟头过去了，爵士又恳求再给他一个钟头。看他那样子就仿佛是死囚在恳求再延长他一个钟头的生命一样。就这样，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约莫挨到正午了。这时少校根据全体的意见，不再迟疑，干脆告诉哥利纳帆说非走不可了，全体旅伴的生命都靠他的迅速决定。

“是！是！”哥利纳帆回答，“我们走罢！走罢！”

但是，一面说着，一面却把眼睛从少校那边转了过去。他的目光盯住天空中的一个黑点。突然，他把手举起来，指着，一动也不动，象中了风似的。

“那儿！在那儿，你们看！看！”他说。

大家都朝天上看去，顺着他那坚决指定的方向。这时，那黑点眼看着越来越大。原来是一只鸟在很高很高的天空中飞翔着。

“一只兀鹰。”巴加内尔说。

“是的，一只兀鹰，谁知道啊？它来了！它下来了！等一等！”哥利纳帆回答。

哥利纳帆希望什么呢？难道是神经错乱吗？他曾说：“谁知道啊？”巴加内尔看得不错，那兀鹰越来越看得清楚了。这种大鸟，过去曾被当地的酋长们奉为神明。它们在这区域里长得异乎寻常地庞大。它们的力量大得惊人，能把牛抓起来，丢到深谷里。它们常常袭击平原上的羊、马、小牛，用爪子把它们抓到很高的高空。飞上两万尺高的高空去盘旋，在它们算不了什么，而这种高度已经是人类不可逾越的界限了。所以，这空中之王，在那种高度上，人们最好的眼力也看不见它，而它却用锐利的眼光俯瞰着地面，辨得出最细微的物体，其视力的强大使所有的生物学家都惊叹。

这只兀鹰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一个死尸吗？就是看见了罗伯尔的死尸吗？“谁知道啊？”哥利纳帆老是这样说着，目光不离那兀鹰。那庞大的鸟越来越近，有时盘旋，有时象一个抛在空中的物体，急速下落，不一会儿，在离地不到200米高的地方绕了几个大圈了。人们看得再清楚不过了。它横飞在5.4米以上。矫健的两翼浮在空气中几乎不动，因为大鸟的特点就是飞时带着威风凛凛的安闲样子，而小鸟飞在空中必需每秒钟鼓翅无数次才能保持在空中。

少校和威尔逊都已经抓起他们的马枪了。哥利纳帆以手势制止了他们。那兀鹰在距他们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绕着山腰上一个不可攀登的平岭盘旋，快得令人看着头昏，铁爪忽而张开忽而捏紧，冠子摆动着。

“就在那儿！那儿！”哥利纳帆叫了起来。

然后，忽然转了一个念头，又惊叫一声，说：

“如果罗伯尔还是活着的呢！……这兀鹰会……开枪！朋友们！开枪！”

说时迟，那时快，兀鹰已经绕到高耸着的一排山峰后面去了。过了一秒钟——就好象有一百年那么久的一秒钟，兀鹰又飞了过来，带着重载，冉冉地上升。一片惊骇的叫声起来了，兀鹰的爪下是一个死尸，悬挂着，摆动着，那正是罗伯尔·格兰特！那兀鹰抓着他的衣服左一摆右一摆地飞到距帐篷不到45米高的上空，它也看见那些旅客了，激烈地鼓着翅，搏着风，想带着它那沉重的猎物扬长而去。

“啊！”哥利纳帆大声呼叫，“宁可让罗伯尔的尸体在岩石上摔碎，也不能让那兀鹰……”

他话没说完就抓起威尔逊的枪，想瞄准那只兀鹰。但是他的胳膊发抖，枪抓不稳，眼睛又发花了。

“让我来！”少校说。

立刻，他眼定手稳、全身不动地瞄准那只兀鹰。这时那只兀鹰已经离他150米远了。

但是他的手还没有扳动枪机，山谷里就砰地传来一声枪响。一道白烟从两座雪花岩之间冒出来，那只兀鹰，头中了枪，打着转慢慢下坠，张着大翅膀象个降落伞。它没有放下它的猎物，但是下落时却悠悠扬扬地，落到离河岸约10步远的地方。

“落到我们的手里了！落我们的手里了！”哥利纳帆说。

也不问这一枪是哪来的，他就奔到兀鹰那里，同伴们都跟着他跑。

他们跑到时，兀鹰已经死了。罗伯尔的身体被它的宽大翅膀掩盖着。哥利纳帆扑到孩子的尸体上，把他从鹰爪下拖了出来，放在草地上躺着，把耳朵贴到他的胸口上听。

从来没有过比这更响亮得惊人的欢叫声从他的口里发出来：

“还活着呢！他还活着呢！”

一会儿工夫，罗伯尔的衣服给剥掉，用冷水浇在他脸上。他动了一动，睁开眼，看了看，说出话来，他只是说：“啊！是您，爵士……我的父亲啊！……”

哥利纳帆不能回答，激动的感情把他噎住了。他跪下来，在孩子的身边哭着，这孩子得救真是一个奇迹啊！

11. 学错了西班牙语

小罗伯尔逃出兀鹰的馋吻，却得到同伴们的热吻：他们恨不得把他吞下去。虽然他还很虚弱，没有一个人不来把他拉到怀里紧抱一下。这种热爱的表现是不会累死病人的，恰好相反，对于病人只有好处。

孩子的命得救了，大家想到救命的恩人。自然又是那少校先想起来。他东张西望地在寻找。在离河 50 步的地方，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在山脚上的高岗上站着，一动不动。这人脚边放着一枝长枪，肩膀很宽，长头发用皮绳扎着，身材在 2 米以上。古铜色的脸，眼睛和嘴之间涂着红色，下眼皮涂着黑色，额头涂着白色。那是个当地土人，模仿边区的巴塔戈尼亚人的装束，披着一件漂亮的大衣，上面绣着红色的阿拉伯式花纹，大衣是拿原驼的颈皮和腿皮用鸵鸟筋缝起来的，细茸毛翻在外面。大衣里头是一件紧身的狐皮袄子，前襟向下成尖形。腰带上悬着一个小袋，装着涂脸用的颜料。靴子是牛皮做的，用皮带交叉绑在小腿上。

这巴塔戈尼亚人虽然脸上涂得五颜六色，却是很雄壮，并且显得实在聪明。他以十分尊严的姿态在那里等候着。看他在石岩上站着，一动也不动，那样庄重，人们简直要误认为那是一座“镇静之神”的塑像。

少校一瞥见他就指给爵士看。哥利纳帆立刻向那人跑过去，那人向前走了两步迎上来。哥利纳帆的两只手紧紧握着他的一只手。爵士的眼光里、笑容里和整个面部表情里都充满了感激的心情，因而那土人是不会有任何误会的。他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说了几句话，少校和哥利纳帆都听不懂。

那巴塔戈尼亚人仔细端详了那几个外国人之后，就换了一种语言。但是，不论他如何努力，这种新语言和开始时讲的那种语言一样，他们还是听不懂。然而那土人说的有几个词句引起了爵士的注意。哥利纳帆懂得几个西班牙常用的字，觉得那土人说的是西班牙语。

“是西班牙语吗？”他用西班牙语问。

那巴塔戈尼亚人点点头，这种一上一下的动作在任何民族都表示肯定的意思。

“好了，这是我们的朋友巴加内尔的事了。幸好他想起了学西班牙语！”

他们喊巴加内尔。巴加内尔立刻跑来，用法国人特有的那种高雅风度给那巴塔戈尼亚人打了个招呼，他那种风度说不定那巴塔戈尼亚人一点也领略不到。他一听说要他和人家说西班牙语，他就回答说：“这个不成问题。”

于是，他为发音清楚，特意把嘴张得大大地叫：

“呜斯——梭以思——翁——好门——得——奔！”（你是个好人！）

那土人侧耳听着，不回答。

“他不懂，”那地理学家说。

“也许你说的音调不对吧？”少校提醒他。

“是的，我吃亏了那个鬼音调啊！”

他重新把那句恭维话说了一遍，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

“我换一句来说吧。”他说，于是咬牙切舌地，一音一顿地，又叫出这几个字：

“孙木——独维大——翁——巴塔戈！”（无疑地，你是个巴塔戈尼亚人！）

对方仍旧保持沉默。

“狄则意买！”（回答呀！）巴加内尔又补充了一句。

那巴塔戈尼亚人还是不回答。

“呜斯——公卜里言得意思？”（你懂吗？）巴加内尔恨不得把嗓子都喊破了。

再明显不过了，那印第安人不懂，因为他用西班牙语答道：

“诺——公卜勒那奥。”（不懂。）

现在轮到巴加内尔诧异了。他把额上的眼镜向眼睛上一推，显出不耐烦的样子。

“他说的那种鬼话，我懂得一个字才怪呢！”他说，“那一定是阿罗加尼亚语！”

“不会的呀，这人一定是用西班牙语回答的。”哥利纳帆说着，又转向那巴塔戈尼亚人用西班牙语问：

“西班牙语吗？”

“西！西！”（是！是！）土人回答。

巴加内尔由诧异转为惊骇了。少校和哥利纳帆彼此斜瞟了一瞟。

“啊哈！我博学的朋友，”少校说，嘴唇上泛起一点微笑，“你是粗心专家，这次可不是你又粗心大意了？”

“嗯！”那地理学家侧耳听着，发出一个怀疑的声音。

“是啊！很明显地，这巴塔戈尼亚人说的是西班牙语……”

“他说的是西班牙语？！”

“是呀！你可不是学了另一种语言，还以为是学……”

少校的话没说完，那学者就耸耸肩，狠狠地“啊！”了一声，打断了他的话头。

“少校！你也说得太过火了！”巴加内尔相当不服气，说。

“不然，你怎么听不懂他的话呢？”少校反驳。

“我听不懂这土人的话，是因为他说得不好！”地理学家愈辩愈有些不耐烦。

“这就是说：他说得不好，是因为你听不懂。”少校又冷静地逼他一句。

“少校，”哥利纳帆出来打圆场，说，“您的假定说不过去。我们的朋友巴加内尔纵然再粗心，也不至于整个儿地学错了一国语言吧！”

“不是学错了语言，那么，我就请你，我亲爱的爱德华，……或者，我还是请你自己吧，我的好巴加内尔，我请你自己解释解释你和那土人彼此说话不懂，究竟是什么道理。”

“我不解释，”巴加内尔回答，“我来证实。这是我天天苦学西班牙的书本子！你瞧，少校，你还有什么话说！”

他说着，在衣袋里东摸西摸，摸了几分钟，摸出一本很破的书，心安理得地递给少校。

少校接着书，看了看：

“好啊，这是什么书？”他问。

“是卢夏歌，”巴加内尔回答，“一部美妙的史诗呀，它……”

“卢夏歌！”哥利纳帆叫起来。

“是啊，朋友，大诗人喀孟斯的卢夏歌，一点也不差！”

“喀孟斯，”哥利纳帆重复了一遍，“啊，我倒霉的朋友，喀孟斯是葡萄牙诗人呀！你六星期以来学的都是葡萄牙语呀！”

“喀孟斯！卢夏歌！葡萄牙语！……”

巴加内尔说不下去了，眼睛在大眼镜底下发花，同时耳朵里响起了一阵狂笑，因为所有的旅伴们，围在他的四周。

那巴塔戈尼亚人眉头皱也不皱一下，他绝对不能理解这另生枝节的一幕，只耐心地等候着说明。

“啊！我真是个傻子！我真是个疯子！”巴加内尔终于说出话来了，“怎么，会有这样一回事？这不是随意谄出来的笑话吗？我会做出这种事来？这简直是巴拜尔塔的故事，混淆了一切语言！啊！朋友们！朋友们！我往印度跑，却跑到智利来！我要学西班牙语，却学会了葡萄牙语！真太不成话了！老是这样下去，我会有一天向窗外扔烟头时，会把我自己也扔了出去的！”

任何人，听巴加内尔这样说，看他那副样子，谁也忍不住笑。首先他自己就大笑起来。

“笑吧，朋友们！”他说。“尽量笑！我笑自己，比你们笑我还要厉害！”

说着就“哈哈！”大笑一阵，从来一个学者没有这样笑过。

“笑是笑够了。我们可没有能于翻译的人了。”少校说。

“啊！你不要烦神，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太相近了，所以才把我弄得阴阳差错。但是这种相近的程度正好容许我很快地补偿过失。这位可敬的巴塔戈尼亚人的西班牙语说得太好了，我保证停一会儿就可以用西班牙语向他致谢。”

巴加内尔说得不错，停了一会儿他居然能和那土人交换了几句话，他并且知道了那巴塔戈尼亚人的名字叫塔卡夫，这个字在阿罗加尼亚文里就是“神枪手”之意。

塔卡夫显然是以善打枪得名的。

但是哥利纳帆最庆幸的就是听说那巴塔戈尼亚人是以导游为业，并且专门领旅客们在草原里旅行。这个巧遇太妙了，不能说没有天意。因此，这次探险的成功等于是个既成之事实了。谁也不再怀疑格兰特船长的安全了。这时，旅客们和那巴塔戈尼亚人都回到罗伯尔身边来了。罗伯尔向土人伸出两只胳膊，那土人一言不发，把手放到他的额头上。他检查了一下那孩子的身体，捏捏他那疼痛的四肢。然后，他微笑着跑到河边采了几把野芹菜，又用野芹菜擦了擦那小病人的全身。他擦得十分精细，那孩子一经按摩，就感到渐渐有了气力了。很显然，再休息几个小时就会完全恢复过来。

因而，大家决定当天和当夜都还留在这临时的帐篷里。不过粮食和交通工具这两大严重问题要解决。因为他们的干粮和骡子都没有了。幸而有塔卡夫在呢。他惯于沿巴塔戈尼亚的边境为旅客作向导，是当地最聪明的一个向导，他负责供给哥利纳帆一行人所需要的一切。他自告奋勇，要引哥利纳帆到相距至多四里的印第安人集市上去，旅行所需的一切都可以在那里找到。这建议是半用手势半用西班牙语表达出来的，巴加内尔终于懂了。哥利纳帆和他那博学的朋友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辞别了他们的旅伴，跟着那巴塔戈尼亚人，沿河向上游走去。

他们紧张地走了一个半钟头，跨着大步子才跟得上那巨人般的塔卡夫。安达斯山这一带地区不但风景宜人，而且土壤肥沃。丰饶的草地一片连一片，有10万头牛羊在这里也不愁吃的。罗列的池塘，纵横的沟渠，给这些平原提供了绿化的条件，黑头天鹅在池塘里嬉游，无数的鸵鸟在藤蔓中腾跃，它们分享着水国的风光。这里的鸟类十分美丽，同时也十分喧闹，其品种之多实

在惊人。有一种浅灰色带白条纹的班鸠，名叫“依萨卡”，十分玲珑可爱，它们和许多黄莺点缀在树枝上面，仿佛是个活跃的鲜花，野鸽子成群结队地掠过天空，无数的小麻雀，“深歌罗”雀，“喜格罗”雀，“蒙吉他”雀，展翅争飞，互相追逐，漫天是吱吱的叫声。

巴加内尔一路走去，欣赏不已，满口是赞叹的声音，这使那巴塔戈尼亚人有些惊诧。因为，在他看来，空中有鸟，池上有天鹅，平原上有草，是再自然不过的，何足赞叹！而那学者却越来越有劲，不嫌路长，他还以为才动身不久呢，而这时那些印第安人的帐篷已经出现在眼前了。

这集市位于两山扣住的葫芦谷深处。那里，在树枝搭成的棚子底下，住着30来个游牧的印第安人，放牧着大群的乳牛，牲牛，羊，马。它们从这片草场逛到那片草场，到处有丰盛的筵席款待着他们那一大群四条腿的客人。

这些印第安人名为安第斯秘鲁人，是阿罗加尼亚人、白环什人和奥卡人的混血种，橄榄色的皮肤，中等的身材，身段厚实，低低的额头，滚圆的脸，薄嘴唇，高颧骨，容貌带女人气，神色冷淡，人种学者一看就知道他们不是纯血种族。这些土人不能使人对他们发生多大兴趣。不过，哥利纳帆的目的不在牧人而在牧群。只要他们有牛马就成了。

塔卡夫负责交涉，很快地就成功了。哥利纳帆买了7匹阿根廷小马，鞍辔齐全，还买了百来斤干肉和几斛米，几个盛水用的皮桶。印第安人颇想以葡萄酒或“卢母酒”为交换，因为哥利纳帆没有酒，他们接受了20两黄金——黄金的价值他们是完全懂得的。哥利纳帆想再买一匹马给塔卡夫骑，但他表示用不着。

成交之后，哥利纳帆就辞别了巴加内尔所称为“供应商”的人们，不到半小时就回到他们的临时帐篷了。他一到，大家都欢呼起来，他知道这不是欢呼他而是欢呼他所带来的粮食和马匹。每个人都饱餐一顿。罗伯尔也进了一点饮食，他的体力差不多完全恢复了。

这天剩余的时间消闲在休息中。大家东拉西扯地谈天，什么人都谈到了：谈到亲爱的海伦夫人和玛丽，谈到约翰·门格尔船长和他的船员，又谈到哈利·格兰特——他大概距此不远了。

至于巴加内尔，全盯住那印第安人，寸步不离。他居然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巴塔戈尼亚人了！真是高兴极了。他和这巴塔戈尼亚人比起来简直成了个矮人，他认为塔卡夫足以和古罗马的马克西明皇帝和学者樊·德·伯罗克所见到的那位刚果黑人比美，因为这两个人都有2米多高的身材！此外他还用西班牙语不住地跟那庄重的印第安人罗嗦，那印第安人却能耐性地听着他说。我们的地理学家又在学习呀，不过这次不是在书本子里学习了。人们经常听他用嗓子，用舌头，用两颚叫出许多响亮的声音来。

“如果我将来掌握不住西班牙语的音调，不能怪我呀！”他常对少校说，“谁会料到有一天有个巴塔戈尼亚人教我西班牙语呢？”

12. 线索

第2天，10月22日8点钟，塔卡夫发出启程的信号。阿根廷的地形，在南纬22度与42度之间，一溜儿由西向东倾斜着。旅客们只有从这微微倾斜的下坡路一直走到海边了。

当巴塔戈尼亚人谢绝马匹时，哥利纳帆还以为他和许多向导一样，宁愿步行呢。果真如此的话，他那两条长腿一定也不难追得上马。然而，哥利纳帆估计错了。

在出发时，塔卡夫怪啸了一声。一匹又高又大的阿根廷种的好马，听到主人的呼唤，立刻从附近的小树林里跑了出来。这匹马十分俊美，棕红色的毛显示出它是一匹骄傲的、勇敢的、活泼的良马。头轻颈细，鼻孔大开，目光炯炯，腿弯宽阔，肩胛高耸，高胸脯，长脖胫，这就是说它具备了一切矫健的条件。少校是识马的行家，他对这匹阿根廷种的好马赞不绝口，认为与英国的“猎马”有若干相似之处。这匹好马叫作桃迦，“桃迦”在巴塔戈尼亚语里是“飞鸟”之意，这匹马真不愧有这个名称。

塔卡夫一跨上鞍，马就腾跃起来。这位巴塔戈尼亚人是骑马能手，在马上姿势十分好看。他的装备包括阿根廷平原里惯用的两种猎具：一种名为“跑拉”，另一种名为“拉索”。“跑拉”是皮条连起的3个球，挂在鞍前，印第安人能在百步之外扔出“跑拉”去打他所追的野兽或把敌人的腿裹住，立刻绊倒了。所以“跑拉”是印第安人手中的一件可怕的武器，他运用得灵巧惊人。“拉索”，则相反的，是用手挥动的武器，从不脱手。那只是一条10米长的绳子，用两条皮条编起来的，末端是个活结，串在一个铁环里。用时，右手扔出活结，左手拉住绳子，绳子这一端是系牢在鞍子上的。除上述两种武器外，还斜背着一支马枪，这就是那巴塔戈尼亚人的全副武装。

塔卡夫那种自然的健壮姿态，那样的灵活，那样的从容自在，大家都在赞美他，他却毫不在意，跑到队伍的前头去了。全队开始出发，有时奔驰，有时缓行，从来不用快步小跑，因为阿根廷的马仿佛根本就不知道这中等速度的步伐。罗伯尔骑得很大胆，他表现出他有控鞍的能力，因此哥利纳帆很快地就把心放下来了。

草原的平地就从那带高低岩儿的山脚下开始。它可以分为三带。第一带从安达斯山起一直延伸到400公里远，全区是不很高的根木和灌木丛。第二带有720公里宽，满铺着茂密的草，一直铺到距布宜诺斯艾利斯288公里的地方。自此，脚下践踏的全是大片的紫苜蓿和白术，就是草原的第三带。

一走出高低岩儿山区，哥利纳帆一行就遇到许多沙丘，当地人称为“迷荡落”，这些“迷荡落”就和波浪一样，每逢没有植物的根株把它们攀结在土地上的时候，它们就不断地随风飞扬。沙是极细的，因此，只要有一点点风。沙就和轻烟一样，一阵一阵地飘荡起来，或者涌起沙柱，旋转着直升到高空。看着这种景象，真令人又喜又怕：喜的是这些沙柱在平原上飘摇，忽聚忽散，忽分忽合，忽高忽低，忽起忽落，乱纷纷地无法形容，没有比这种形象更有趣的了，怕的是从这些“迷荡落”上扬起的沙尘细得不可捉摸，你眼睛闭得再紧它也会向你眼皮里钻。

这天刮的是北风，沙扬了大半天。虽然如此，大家还是走得很快，快到6点钟时，那高低岩儿已经被丢在背后40英里远，只呈现出一排队影，消失在黄昏的烟雾中了。

行人约摸走了 60 里路，有点疲乏了，所以看到宿夜的时间快到了，都很高兴。他们在内乌康河岸上搭起帐篷来。这是一条湍急的河流，水色浑浊，在赤色的悬崖中流着。内乌康河又叫拉密河或考磨河，发源于许多湖泊中间，这些湖泊的所在地只有印第安人知道。

当夜无话，次日照常赶路。旅行队走得迅速顺利。道路平坦，气候也还受得了，所以行路不感困难。然而快到中午的时候，太阳热起来了。傍晚，一片云彩点染着西南面的天边，这是天气要变化的预兆。那巴塔戈尼亚人不会看错的，他指着西边一带的天空给那地理学家看。

“好嘛！我知道了。”巴加内尔说，然后又转向他的旅伴们说：“天气要变了。我们要挨到一场‘奔北落’哩。”

接着他就解释，“奔北落”是阿根廷这些草原上常有的西南风，十分干燥。塔卡夫果然没看错，当晚那场“奔北落”强烈地刮起来了。只裹着一层“篷罩”的旅客是相当苦的，马都躺到地上，人就躺到马的旁边，挤得紧紧的。哥利纳帆发愁。如果这暴风不停息，就会耽误行程。但是巴加内尔看了看气压表以后，就向他保证不至于如此。

他说：“通常，如果气温下降，‘奔北落’就一定要带来三天暴风雨。如果和现在一样，水银柱上升，刮几小时的狂风就没事了。你尽管放心好了，我亲爱的朋友，天一亮，天空就要恢复晴朗，象平时一样。”

“你说得头头是道，就和书本子一样，巴加内尔。”哥利纳帆说。

“我本来就是书本子啊，你尽管翻着看好了。”

这书本子果然说对了。夜里一点钟，风忽然停了，大家都睡了个好觉。次日，个个都精神抖擞，特别是巴加内尔，他敲着关节，发出愉快的响声，又伸了个懒腰，活象一只小狗。

这天是 10 月 24 日，就是从塔尔卡瓦诺出发后的第十天。行人距科罗拉多河和 37 度线交叉处还有 150 公里，也就是说，还要走 3 天。沿途哥利纳帆集中注意力望着有无土人走到他们的附近来。他很想向土人打听格兰特船长的消息。现在巴加内尔已经能用西班牙语与那巴塔戈尼亚人交谈了，并且彼此足够了解了，如果要向土人打听消息的话，塔卡夫是可以担任翻译的。但是他们走的路线是印第安人所不常走的，因为草原上由阿根廷共和国到高低岩儿山区的大路都在这条路线的北边。

因此，游牧的印第安人和在酋长统治下定居的印第安人，在这里都不能遇到。偶然有个把骑马游牧的人在远处出现，但是他一看见他们一行就很快逃走了，他们不愿和生人接触。本来，他们这一行人，叫草原上任何单身行人看了都觉得形迹可疑：强盗看见他们八个人全副武器，骑着快马，就会溜之大吉；旅客们见了他们在这样荒野的草地中，又会误认他们是强盗。因此，不管他们想跟良民或强盗谈谈话都是绝对不可的。他们巴不得遇到一伙强盗，就是彼此打几枪，然后再和他们谈谈话也好。然而，要打听路线，却遇不到印第安人，是很可惜，但在另一方面，这荒凉的路线却引起了一个枝节问题，给文件的解释带来了一个意外的证明。

旅行队走的路线有几次横过草原的小路，其中有一条相当重要，是由卡门通到门多萨的。沿途是骡马牛羊的骨骼，被鸷鸟啄得七零八落的，又被空气剥蚀得白生生的，过一程就是一堆。那些骨头数以千计，其中难免也有人的骨头和牲畜的掺在一起，都化成了灰尘。

直到这时为止，塔卡夫看他们专沿着一条直线走，没有提出任何意见。

不过他晓得，这条直线既不和草原上任何一条路相衔接，又是不会走到任何一城镇、一个村落，或阿根廷任何一个垦殖区。他是个向导，他看见这班人不但不由向导领路，反而来向导他，因此，他自然不能不惊讶。然而，他虽然惊讶，却始终保持着印第安人固有的那种保留态度，关于那些被忽略过去的许多条小路，他一直不发一言。这一天，他直到上述的那条要道，勒住马，终于向巴加内尔说话了。

“这是通卡门的路。”他说。

“是呀，不错，我的好巴塔戈尼亚人。”巴加内尔用纯粹的西班牙语回答，“这是由卡门到门多萨的路。”

“我们不走这条路吗？”塔卡夫问。

“不。”

“我们是往……”

“一直往东。”

“一直往东没有地方可去呀。”

“谁晓得呢？”

塔卡夫不说话了，他看着那学者，显得深感惊讶的样子。然而，他不认为巴加内尔有丝毫开玩笑的意思。一个印第安人经常是一本正经的，他永远想象不到别人会不是一本正经地说话。

“你们不是到卡门去？”他沉默了一会又问。

“不是。”巴加内尔回答。

“也不是到门多萨？”

“也不是。”

这时候哥利纳帆赶上了巴加内尔，问塔卡夫在说什么，他为什么停下来。

“他问我，我们是到卡门还是到门多萨，我说都不是，他很惊讶。”

“事实上，我们走这条路是应该叫他感到很奇怪。”哥利纳帆说。

“我也相信是这样，因为他说我们没有地方可去了。”

“那么，巴加内尔，你能不能把我们这次远征的目的解释给他听听？你能不能给他说明一下我们一直往东走有什么意义？”

“这很难，一个印第安人不懂得什么地球经纬度，而且我们发现文件的经过，他听了会觉得是幻想的神奇故事呢。”

“我倒要问你，”少校郑重其事地说，“究竟是故事的本身他听不懂？还是讲故事的人说不清楚叫他听不懂呢？”

“啊！麦克那布斯，”巴加内尔回答说：“你还是疑心我的西班牙语说不好啊！”

“既说得好，就试试啊，我可敬的朋友。”

“就试试吧！”

巴加内尔又到巴塔戈尼亚人旁边，设法把那段故事原原本本说出来。有时因为找不到字，有时因为翻译不出某些细节，有时因为某些细节对一个半无知的人不容易懂，他那长篇的演讲常常被截断了。那学者的样子看来真有趣。他指手划脚，咬牙嚼舌地说着，费尽了心机，想尽了方法，大汗珠象瀑布一样，从额头上向胸口直流。最后，实在说不出了，他就用手来帮忙。他跳下马，在沙地上就画了一幅大地图：这是经线，那是纬线，交叉着；这里是太平洋，那里是大西洋；这里是卡门那条路，一直通到这里。从来一个地理教师没有感到这样的困难。塔卡夫看着这一场表演，态度始终安闲，不让

人家看出他是懂还是不懂。那地理学家讲了半个多小时，后来，他停住了，擦着满头大汗，看着那巴塔戈尼亚人。

“他懂了吗？”哥利纳帆问。

“我们看吧，如果他再不懂，我也无法说了。”

塔卡夫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不说，眼睛老盯着那逐渐被风吹平的沙上的地图。

“怎么样？”巴加内尔问他。

塔卡夫仿佛没有听见他问。巴加内尔已经看见一个讥嘲的微笑从少校的嘴唇上显出来了。为了要争这口气，他正要重新努力再作一翻地理说明，这时那巴塔戈尼亚人用手一挥，止住他。

“你们要找一个俘虏吗？”塔卡夫问。

“是的。”巴加内尔马上回答。

“就是在由太阳落山到太阳升起的这条路上吗？”塔卡夫又说，以印第安人的说法，确定着那条由西到东的路线。

“是，是，正是！”

“是上帝把那俘虏的秘密交付给那大海的波澜了？”

“就是上帝亲自交付的。”

“让上帝的旨意实现吧！”塔卡夫相当严肃地回答，“我们将一直往东走去，如果必要的话，一直走到太阳边！”

巴加内尔看见他的学生懂了，得意洋洋地，立刻把那印第安人的回答翻译给他的旅伴们听。

“多么聪明的种族啊！”他又补充说，“在我们本国，20个乡下人听我讲这一套，就有19个不会懂的哩！”

哥利纳帆请巴加内尔问那巴塔戈尼亚人：他可曾听到有外国人落到草原区的印第安人手里。

巴加内尔照样问了，并且静候回答。

“似乎听说过。”巴塔戈尼亚人说。

这句话翻译过来，7个人一齐围到塔卡夫身边来，用眼光问他。

巴加内尔心里十分激动，几乎说不出话来了，他继续对这样一个有意思的话头追问下去，眼睛盯住那庄重的印第安人，恨不得在他未开口之前就能把他的回答看出来。

那巴塔戈尼亚人每说出一个西班牙字，他就用英文同时说一遍，使他的旅伴们听着就仿佛塔卡夫在直接用英文说话。

“这俘虏是什么样的人呢？”巴加内尔问。

“是个外国人，是欧洲人。”

“你可看见过他？”

“没有，但是印第安人闲谈时曾讲到他。他是一个好汉啊！有一颗牯牛的心！”

“一颗牯牛的心！”巴加内尔惊叹着说，“啊！好个巴塔戈尼亚语言啊！你们懂吗，朋友们？！那意思是说一个勇敢的人！”

“那就是我父亲呀！”罗伯尔叫起来。

然后他转过脸来问巴加内尔：

“那就是我的父亲，这句话用西班牙语怎么说？”

“艾斯——米奥——巴特勒，”地理学家回答。

立刻，罗伯尔就拉住塔卡夫的手，柔声说道：

“ 艾斯——米奥——巴特勒！ ”

“ 苏奥——巴特勒！ ”（你的父亲！）塔卡夫应声说着，双目炯炯发光。

他一把搂住那孩子，把他抱下马鞍，带着一种非常好奇的同情心仔细端详着。他那聪明的面容表现出一种平静的感动。

但是巴加内尔还没有问完他的话。那俘虏当时在什么地方呢？他那时做什么事呢？塔卡夫什么时候听到人家说他呢？这许多问题同时涌到他的脑子里来了。

他提出的问题都迅速有了答复，因而他知道了那欧洲人当时是在一印第安人部落作奴隶，而这部落是在科罗拉多河与内格罗河之间游牧的部落。

“ 最近那欧洲人在什么地方呢？ ” 巴加内尔问。

“ 在卡夫古拉酋长家里。 ”

“ 是不是在我们一直遵循的这条路线上呢？ ”

“ 是在这路线上。 ”

“ 那酋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

“ 是印第安·包于什族的首领，是个两舌两心的人！ ”

“ 这就是说：他说话反复无常，做事也反复无常。 ” 巴加内尔翻译了那句巴塔戈尼亚俗语之后又这样解释说。

“ 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朋友解救出来吗？ ” 他又问。

“ 也许能够，如果他还在印第安人手里。 ”

“ 你什么时候听说的呢？ ”

“ 很久了，在我听说过之后，已经两年过去了。 ”

哥利纳帆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这个回答与文件上的日期正相符合呀！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塔卡夫。巴加内尔立刻以西班牙语提出：

“ 你说到一个俘虏，是不是同时有 3 个呢？ ”

“ 这个我就知道了。 ”

“ 那俘虏现在的情况你一点也不晓得吗？ ”

“ 一点也不晓得。 ”

这句话结束了全部的交谈。可能那 3 个俘虏早就分离开了。但是这巴塔戈尼亚人所提供的资料可以证实一点：印第安人过去常常谈到一个落到他们手里的欧洲人。他被俘的日期，乃至他被拘留地的地点，一切的一切，连那句描写他勇敢的巴塔戈尼亚话，都明显地指出那欧洲人就是哈利·格兰特。第二天，10 月 25 日，旅客们怀着一种新的兴奋的心情又启程向东。那一带草原经常是荒凉的、单调的，土语称为“特拉维西亚”的无边空地。陶土质的地面，久经风力刮磨，平坦极了，除了几条干沟里和印第安人挖的一些池沼有几块石头之外，别的地方连一个小石子也没有了。疏疏落落的一些矮树林，彼此都相距很远，林端呈淡黑色，零零星星地冒出几棵白色决明子树，树上结着荚，荚里长着一种有点糖味的果肉，清凉可口。此外，还有几丛笃唇香树、“沙纳尔”树、野金雀花树和各种荆棘，荆棘的瘦小就足以证明土壤的贫瘠程度了。

26 日是辛苦的一天，因为他们要赶到科罗拉多河畔过夜。马被鞭策着，跑得很快，所以，当晚，他们就到达西经 69 度 45 分的地方，草原区里那条美丽的大河了。这条河，印第安语称为“高比勒比”，就是“大河”之意，它经过很长的流程流入到大西洋里。在接近河口的那一段，有一种奇特的现

象：就是离海愈近，河里的水量愈少，也许因为河水被松土吸收去了，也许被蒸发掉了，到现在，这还是一个谜。

到了科罗拉多河，巴加内尔的第一件事就是跳到那陶土染红的河水里，“地理学式”地洗了个澡。他很惊讶，河水居然那么深！这完全是因为初夏的太阳融化了积雪的结果啊！而且，这河面相当宽，所以马不能游过去。幸而在上游几百米的地方有个木棚桥，桥板都是用皮条捆住吊于河上。那一小队人马由此过了河，就在左岸露营过夜。

巴加内尔在就寝前，要把科罗拉多河正确地测量一番，他在他那张地图上仔仔细细地把它画出来。因为他已经让雅鲁藏布江在西藏的山中自由地流着，现在只好来测绘科罗拉多河了。

27、28 两天，途中平安无事。到处是同样的单调和贫乏。风景极少变化，地形也很呆板。然而土壤却变得很潮湿。行人要越过许多渍水的洼地和许多沼泽。28 日晚上，人马歇在一个大湖的岸上。这湖水都是浓味的矿泉，湖的名字叫兰昆湖，在印第安语就是“苦湖”的意思，1862 年阿根廷军队曾在这里残酷地屠杀过土人。旅行队伍照例宿了营。如果不是有许多猴子和野狗，大家会很舒服地睡一觉的。只可惜那些猴子野狗叫器不休，它们奏着一种天然交响曲来欢迎这些外宾，而这些欧洲人的耳朵偏偏又领略不到那未来派音乐的风味。

13. 阿根廷“判帕”区

阿根廷的判帕区展延在南纬 34 度与 40 度之间。“判帕”是阿罗加尼亚语，意为“草原”。这区域以“草原”命名，是名副其实的。西部的含羞草类和东部的各种茂草，构成本地区的特殊面目。这些植物的根生在浅红色或黄色的泥沙土壤上层的浮土里。如果一个地质学家来考察一下这第三纪地层，收获一定非常丰富。那里有无数的洪水前期的兽骨，印第安人说是现已绝种的大犰狳的骨骼。在那些多得和沙尘一般的野草底下，蕴藏着这区域的整个原始时代的历史。

美洲的草原恰如北美合众国北部五大湖的“草野”，西伯利亚的“荒原”。这草原区的盛暑严寒都超过布宜诺斯艾利省，因为它是在内陆。据巴加内尔解释，夏天的热气被海洋吸收了，到冬天就慢慢地吐出来，于是，海岛上的气候，冬夏相差没有内陆那么大。所以西草原区的气候就没有东海岸一带那样均匀。西草原区的气候是突变的，忽而酷热，忽而严寒，不断地在寒暑表的水柱上下跳动，并且很快。秋天，也就是在 4 月 5 日，雨水多而急，但在十月前后，气候很干燥，气温很高。

每天早晨，哥利纳帆一行，在审定路线之后，天一亮出发，地面被无数的大小灌木的根攀结着，十分结实。没有沙丘了，也没有构成沙丘的那种细沙了，在空中也没有被风扬起的沙尘了。马在草丛中，大踏步前进。“帕佳·不拉伐”草是草原里特有的一种草，到处都是，印第安人行路遇到暴风雨就在这草下躲避。隔一个相当距离，还有一片潮湿的洼地，但是这种洼地愈来愈少了。洼地里长着柳树，还有一种植物叫做“阿根廷薄苇”，专喜欢生在淡水的附近。马匹遇到这种地方就拚命喝上一阵，这不但是抓住机会求一时的痛快，也是为着前途，以防前途水少。塔卡夫在队伍前面，边走边打着丛莽。这丛莽中有一种最毒的蛇叫做“韶力拿”，牛给它咬了，不出 1 小时就会死去。塔卡夫打着丛莽就把这种蛇惊走了。那匹矫健的桃迦马也在荆棘梢头腾跃着，协助主人为后来的马匹开路。

在这些平坦而径直的草原上旅行自然是容易的，迅速的。这片平原在性质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就是在周围 160 公里内也找不到一块石头，一粒石子。从来也遇不到象这样单调的地方，延展这么远。什么风景呀，事物变化呀，自然界奇观呀，你连影儿也别想看到！也只有象巴加内尔那样会无中生有、遇事都感兴奋的学者们才能对这条路上的一草一木发生兴趣。他为什么会发生兴趣呢？他自己也说不出。最多不过是遇到一个小树丛！也许只是遇到一根草！这就足够叫他打开话匣子，引起他滔滔不绝地讲给罗伯尔听，而罗伯尔就喜欢听他那一套。

10 月 29 日，在旅客面前展开的平原依然是那样的单调，午后，快到两点钟的时候，他们遇到很长的一片牲畜的遗迹。那是无数头牛的骨骼，在那里堆着、白生生的。这些遗骸并不是排成弯弯曲曲的一条线，表示牲畜因精疲力尽而沿途倒毙。所以谁也猜不出，连巴加内尔想来想去也猜不出，为什么这许多骨头会聚在一个相当狭窄的地方，因此，他又请教塔卡夫，塔卡夫很轻松地就给他解释了。

那学者叫道：“不可能的吧！”那巴塔戈尼亚人却点头表示是事实，这把旅伴们弄得更加莫名其妙了。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问。

“天火烧死的。”地理学家回答。

“怎么！雷火会造成这样大的一个灾难！”奥斯丁惊奇问，“五百头的一大群牛都会一齐卧到地上！”

“塔卡夫这样说，他是不会错的。而且我也相信他的话，因为这草原的风暴是以狂烈著名的。但愿我们不要有这么一天受到这种考验！”

“天气热得很。”威尔逊说。

“是的，温度计在阴凉处就有30度。”巴加内尔回答。

“这并不使我惊讶，我感到热气向我身上直站。希望不要这样热下去了。”哥利纳帆说。

“啊！啊”巴加内尔叫起来，“不要打算天气转变吧！你看天边连雾的影子也没有。”

“活该倒霉！”哥利纳帆又说，“我们的马已经热得受不了啦。你不太热吧，我的孩子？”他转向罗伯尔，问。

“不，爵士，我喜欢热，热点好。”

“特别是冬天热点好。”少校很正确地纠正了一句，说时向空中喷出一口雪茄烟。

晚上，他们歇在一个废弃的“栏舍”旁边，“栏舍”是树枝编成的，四壁涂着泥，顶上盖着草。这个草棚子和一个已烂了的木桩围成的院子相连，这种院子足够保护马匹过夜，它们不受狐狸攻击，马本来不怕狐狸，但是那些狡猾的野兽专咬马络头，络头一断，马就逃了。

离那“栏舍”几步远有个土坑，作炉灶用的，坑里还有灰烬。“栏舍”里有一张凳子、一张破了的牛皮床、一只锅、一条铁链子、一把煮“麻茶”的壶。“麻茶”是南美通行的饮料，是印第安人的茶。那是一种熔干的叶子，泡着水，用麦梗子吸，和美洲人喝其他饮料一样。由于巴加内尔的要求，塔卡夫煮了几杯“麻茶”，再加上日常的干粮，大家边吃边喝，很调和，都说这种茶味道好极了。

第二天，10月30日，太阳在热雾中升起，它把最热的光线倾泻到大地上。这一天一定非常热，苦的是平原里没有可蔽荫的地方。然而，大家依然鼓起勇气向东进发，他们有好几次遇到了巨大的牧群，牛羊在盛暑之下懒洋洋地躺着，连吃草的力气都没有。牧人根本不见影儿。只有那些口渴时习惯喝羊奶的狗在守护着那些大群的牝牛、牡牛和犊牛。好在这些牛都很驯，不象欧洲的牛见了红色就害怕。

“它们不怕红色，一定因为吃的是共和国的草（当时法国统治者最怕革命，提起“红色”都“谈虎色变”。）啊！”巴加内尔说，他这句打趣的话也许太法国式一点，然而他自己很得意。

傍晚，草原上的景物有了些变化，大家的眼睛看厌了单调的东西，所以一有变化就注意到了。禾本草类越来越少，牛蒡子越来越多，还有2米多高的大棵白木，全世界的驴子都想不到这种美味。许多矮小的“少纳尔”树和其他暗绿色的多刺的小树疏疏落落地生长着，这都是干燥土壤上易生的植物。直到这时以前，平原上的粘土还保存着相当的湿度，滋润着牧草，所以牧草都长得茂密丰厚，和地毯一般。现在这地毯仿佛是用旧了，有些地方大块地的毛都落掉了，显出麻线底子，暴露出贫瘠的土地。这都是地面愈来愈来干燥的征兆，前途的艰苦已摆在眼前。塔卡夫已经提起大家注意了。

“我到不讨厌这种变化，”奥斯丁说，“老是草，老是草，看得我头昏

脑胀了。”

“是呀，但是，老是看见草，也就是老是有水喝呀。”少校回答。

“啊！水到不愁，我们在路上总可以遇到一条小河。”

如果巴加内尔听了他这个回答，一定会告诉他，在科罗拉多河与阿根廷省是些山脉之间，河流是稀少的。但是那时巴加内尔正和哥利纳帆说话，哥利纳帆叫他注意一下奇特的现象，他正在进行解释。

原来，他们感到了大气中充满了一股烟味，而天边却看不到一点火，也没有一点烟表示远处有失火的地方。因此，对这充满烟味的现象找不出一个自然的原因来。不一会儿烧草的气味变得更浓厚了。除了巴加内尔和塔卡夫外，没有一个人不惊讶。那地理学家对任何问题的解释都不感到困难，此刻他们给旅伴们作出以下的回答：

“我们看不见火，却闻到烟。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无火不成烟’，这成语在欧洲是有例的。因此，一定有个地方有火。不过，这平原太平坦了，气流畅通无阻，常常近乎 120 公里以外的烧草，我们也能闻到气味。”

“可不是 120 公里以外？”少校用不很信服的语气问。

“可不是 120 公里以外吗？”巴加内尔肯定地说。“不过，我要补充一句：这些火是大规模地延烧，常常烧到一个极大的范围。”

“谁在草原上放火呢？”罗伯尔问。

“有时是雷火，有时如果草晒干了，印第安人也放火。”

“放火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认为——这种‘认为’究竟有多少根据，我可不知道，——他们认为草原区上烧了一次火，禾本草就长得茂盛些。果真如此的话，这应该就是用草灰肥田的办法。不过在我看来，我们宁可相信火烧草原的目的是灭虫，有一种寄生虫，叫做兽虱，对牲畜特别有害。一把火就把千千万万的兽虱烧死了。”

“但是这种猛烈的手段，不会把草原上放牧的一些牛羊群的命也送掉吗？”少校问。

“是呀，有时也烧死一些。但是牛羊群太多了，烧死一点，算什么？”

“我倒不是为牛羊群担忧，我管不到这些。我倒是为那些穿过这草原区的旅客们发愁。遇到烟火突然降临，就不会把他们包围起来吗？”

“你怎么怕起这件事来呢！”巴加内尔叫起来，显得对这种遭遇很满意的样子，“这种事件有时也会产生，就我来说，看看这样一个洋洋大观，我倒不讨厌。”

“这就是我们的学者，”哥利纳帆接上去说，“他研究学术要一直研究到活活烧死为止。”

“天晓得，我亲爱的博士啊，我不那么傻。我读过库柏（美国小说家）的游记。皮袜子（库柏小说中的人物的外号）曾告诉我们：野火来了，把四周的草拔掉，拔出一块直径几米的空地来就成。这办法再简单不过了。所以我不怕大火烧来，我到情愿能遭到一场大火。”

巴加内尔希望发生的事没有实现。如果他现在已经是烧到半焦，那只是因为太阳的强光倾出了热不可耐的烈焰。在这种热带的一般的气候下，马也喘个不停。荫凉的地方是想不到的。除非偶然飞来一片浮云把火球遮住，这时，就有一片阴影在平地上流动着，于是骑马的人赶快催着马儿，追着那被西风吹到他们前面的云影。但是，不一会，马落后了，又是赤裸的太阳在那

烧得发焦的草原下洒着火雨。

我们还记得，威尔逊曾说过不愁没有水，他那时就没有想到这一天大家都会这样渴得慌。他又说路上总可以遇到条小河，他也是说得太乐观了。事实上，不但沿途地面平坦，不容许任何水流能找到可以蓄水的河床，就连印第安人挖出的池塘也干涸了。巴加内尔看那干燥的情况一程甚似一程，便几度提起塔卡夫的关注，并问他在什么时候能找到水。

“要到盐湖，”那巴塔戈尼亚人回答。

“什么时候可以到呢？”

“明天晚上。”

通常，阿根廷人在草原区里旅行，都是临时掘井，掘下几米深就有水。但是我们的旅客们没有掘井工具，就没有办法了。只好就所带的一点水来定量分配。虽然大家不致于都渴得要命，但也没有一个人能完全喝够。

晚上，大家一口气走了48公里，歇下来了。每个人都想好好地睡一夜，以恢复一天的疲劳，哪晓得偏偏有乌云似的蚊群来扰乱他们。蚊群的来临表示着风向的转变：果然，风向改变了90度了：由西风转了北风。通常，起南风或西南风时，那些可恶的飞虫是不来的。

少校遇到生活上的各种小苦恼，还能一直保持镇静，而巴加内尔却相反，对命运的捉弄不耐烦起来了。他恨透了那些鬼蚊子，恨没有酸性水来擦他身上的无数的叮伤。虽然少校努力宽慰他，说博物学家统计世界上有30万种昆虫，他们现在只受到一万种昆虫的袭击，还算是幸事，但是巴加内尔早晨爬起来依然是满肚子的不高兴。

然而，他还是天亮就走，不用人家催促，因为当天要赶到盐湖呀。马是十分疲乏了，它们渴得要死，虽然骑马人尽量省水给它们喝，它们的配给量依然是很有限。这天，干燥得更厉害，判怕区的北风和非洲大沙漠里的那种著名的热风相似，它挟着灰尘刮了起来，同样地叫人受不了。

这天，旅途的单调气氛曾一度被打破：穆拉地在前面走着，忽然勒转马头，报告有一批印第安人走来。每人对这事看法都不同：哥利纳帆想到这些土人可能供给有关不列颠尼亚号失事船员的线索。塔卡夫颇不乐意在平原上遇到游牧的印第安人，他认为他们是盗匪，只想避开他们。在他的命令下，那个小旅行队集中起来，准备着武器，任何事情都是有备无患啊！

不一会儿，大家看见那队印第安人，不过是十来个人组成的一小队，这使塔卡夫放了心。那些印第安人走到相距百步的地方，面孔很容易看得清楚。他们都是土著，是1833年罗萨将军（阿根廷的独裁者）扫荡过的那个地区的种族。高额头向前突起，不是向后塌去，高大身材，橄榄色皮肤，这一切使他们成为印第安人中的健美的典型。他们披着原驼皮或臭鼬皮，除一支两丈长的长枪之外，还带着刀、弹弓、“跑拉”和“拉索”。从他们操纵坐骑的技巧来看，他们都是些好骑手。

他们在相距百步的地方停住了，你喊我叫，指手划脚地，仿佛在互相商量。哥利纳帆走向他们，但是还没有走到4米远，那队土人就掉转马头，一溜烟不见了，快得使人不敢相信。旅客们那疲乏的马绝对追不上他们。

“孬种！”巴加内尔骂。

“他们逃得太快，不是好人。”少校说。

“这些印第安人是什么人？”巴加内尔问塔卡夫。

“是些高卓人（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种）。”

“高卓人！”巴加内尔转向他的旅伴们说，“原来是些高卓人！我们刚才用不着那样大惊小怪的呀！没有什么可怕的！”

“为什么？”少校问。

“因为高卓人都是些和善的庄稼人。”

“你是这样想吗，巴加内尔？”

“自然啦。这几个高卓人把我们当作强盗，所以都跑了。”

“我倒以为他们是不敢袭击我们，”哥利纳帆说，他原想不管是什么人也要和他们谈谈话，现在他们逃了，十分懊恼。

“我也是这样想，”少校说，“因为，如果我看得不错的话，高卓人不但不善良，相反地，他们都是些不折不扣的可怕的匪徒。”

“这话从哪说起？”巴加内尔叫起来。

于是他开始大谈这一种族学上的问题，并且谈得十分热烈，竟能激动了少校的情绪，引起了破例的一个反驳。

“我想你说的不对，巴加内尔。”

“不对？”那学者否认。

“是呀，塔卡夫人本人就把这些印第安人当作强盗，塔卡夫是有根据的。”

“塔卡夫这次是弄错了。”巴加内尔反驳，多少带有一点气愤。“高卓人都是些农夫、牧人，其他什么都不懂，我就曾写过一本关于判帕区土人的小册子，很受人家欢迎。”

“那么，你错了，巴加内尔先生。”

“麦克那布斯先生，我错了？”

“就算粗心的错吧。”少校坚持说，“你的书再版时要更正一下。”

巴加内尔听到人家批评乃至嘲笑他的地理知识，就十分恼怒，于是脾气上来，抑制不住了。

“你要晓得，先生，我的书不需要这种更正！”

“还是需要的！至少，这次是需要的。”少校反驳说，他也固执起来了。

“先生，我看你今天专喜欢挖苦人。”

“我也觉得你今天火气特别大！”少校针锋相对。

我们可看出，讨论发展到意料以外的程度了，而问题本身是不值得这样的。哥利纳帆觉得应该出面干涉了：

“的确，你们一方面也是有些故意挖苦，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些火气，双方都使我惊讶。”

那巴塔戈尼亚人听不懂他们在吵什么事，却一看就知道那两个朋友在争吵。他开始微笑了，冷静地说：

“是北风不好。”

“北风不好！”巴加内尔叫起来，“北风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呀！”

“呃！正是北风不好呀，北风就是使你冲动的原因！我听说在南美洲北风特别刺激神经系统。”

“圣·巴特利克（苏格兰人特别崇拜的基督教圣人）知道，爱德华，你说得真对！”少校说着，一阵哈哈大笑。

但是巴加内尔真的动火了，还不肯罢休，他觉得哥利纳帆的干涉有点太开玩笑，就找上哥利纳帆。

“啊！你这话是哪里来的，爵士，我的神经受了刺激了吗？”

“是啊！巴加内尔，是北风刺激了你呀，这种风叫人在这草原区里犯了多少罪，正和阿尔卑斯山脉东部地区的风在罗马的乡间一样！”

“犯罪！”学者又说，“我象能犯罪的人吗？”

“我并不是说你犯罪呀。”

“你直截了当地说要我暗杀你好了！”

“呃！”哥利纳帆忍不住笑起来，“我真怕你暗杀我呀！幸好北风只吹了一天！”

大家听到这话都和哥利纳帆一起哈哈地笑起来。

于是巴加内尔两脚一夹，打着马，跑到前面独自消化他的脾气去了。一刻钟后，他把这一切都丢到九霄云外了。

就这样，那学者的好性格波动了一会儿。不过，哥利纳帆说得好，他这一次表现的小弱点完全由于外在的原因。到了晚上八点钟，塔卡夫赶在前面一点，指出那些通往盐湖的许多干沟。又走了一刻钟，全队人马跨下了盐湖堤。渴望已久的盐湖终于到了。但是失望却在那里等候他们：湖水完全干涸了！

14. 干涸的盐湖

一连串的湖沼从文塔拿和瓜和半尼两条山脉绵延到这里，以盐湖为终点。往日，许多远征队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到这里来取盐，因为湖水含有大量的氯化钠（食盐主要成份），但是现在水被炽热的气候蒸发完了，含的盐分全凝结在湖底。湖变成了一面巨大的反光镜子。

当塔卡夫预告盐湖有水可喝的时候，他指的是那许多入湖的淡水河流。谁知此刻那些河流都干涸得和湖一样：燥烈的太阳把所有的水都喝尽了。所以，那渴了的旅行队到达盐湖湖岸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惊愕万分。必须立刻作出一个决定。皮桶里仅存的一点水已经有点坏了，不能喝了。大家开始渴得难熬。饥饿与疲乏都在这紧急需要的面前消失了。他们找到一个土人遗弃的“鲁卡”——一种皮做的帐幕，支在一个土坑里，那些精疲力竭的旅客们就在这里住下来，他们的马躺在湖的泥岸上，带着嫌恶的心情嚼着咸草和枯芦苇。

大家在“鲁卡”里安定下来之后，巴加内尔就问塔卡夫有什么意见，大家应该怎样做。两人开始对话，谈得很快，哥利纳帆从旁边也听懂了几个字。塔卡夫始终镇定地说着，巴加内尔却手舞足蹈地，说了几分钟，塔卡夫就抱着膀子了。

“他说了些什么？”哥利纳帆问，“我仿佛听见他劝我们分开。”

“是的，分成两队，”巴加内尔回答“我们中间，谁的马又疲又渴，走不动了，就沿 37 度线这条路慢慢往前挨。马还能走的就赶到前头去，侦察那条瓜米尼河，这河是流入圣路加湖的，离这里 50 公里。如果河水够多，他们就在河岸上等候后面的人。如果水没有了，他们就赶回来迎后面的人，叫他不要再走冤枉路了。”

“水没有又怎么办呢？”奥奥丁问。

“水没有就只好往南下去 120 公里，直到文塔拿山脉最初的几条支脉，那里河流很多。”

“啊！爵士，也带我去。”罗伯尔说，就好象是要去玩一趟一样。”

“但是你哪能够赶得上我们呢，我的孩子？”

“赶得上！我的马好，它老是要向前赶。您肯带我吗，爵士？……求您带我去。”

“你就来吧，我的孩子。”哥利纳帆说，他也极不愿意离开他。“我们 3 个人，”他又接着说，“要是走不到一个清凉的蓄水场，那也就太笨了。”

“那么，我呢？”巴加内尔问。

“啊！你，我亲爱的巴加内尔，”少校说，“你还是跟后备军一起留在后面罢。你太了解 37 度线上的情况了，你知道瓜米尼河，你知道整个的判帕区，你不能离开我们。穆加拉、威尔逊和我都赶不上塔卡夫，都不能和他一起到达那约定的地点，我们只有在你的旗帜下，充满信心，慢慢地向前走。”

“我只好忍耐点了。”地理学家说，心里很高兴获得了领导权。

“不过，你不能粗大意呀！”少校又说，“不要把我们引到我们不要去的地方，比方罢，不要把我们引回太平洋的岸上去呀！”

“那才好呢，你这讨厌的少校。”巴加内尔笑着说，“可是，我亲爱的哥利纳帆，你怎么能懂得塔卡夫的话呢？”

“我想，他和我也没有什么可谈的。而且我用我能说的几个西班牙语，

在紧急情况下我可以叫他懂得我的意思，我也可以懂得他的意思。”

“那么，你就去吧，我可敬的朋友。”

“我们先吃晚饭吧。如果睡得着，就睡一睡，睡到出发的时候。”哥利纳帆说。

大家吃了一顿晚饭，没有喝水，都觉得不够爽口。然而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好睡觉了。巴加内尔梦见了许多急流、瀑布、大江、大河、池塘、小溪，甚至还梦见了许多凉水瓶，装满了凉水，总之，平常有水可喝的地方都梦到了。真是昏天黑地，乱梦一场。

第二天，早晨6点，塔卡夫、哥利纳帆、罗伯尔3人的马都准备好了。给它们喝了最后一份水，水发臭，它们没办法才喝了下去。然后，3个人跨上马鞍。

“再见！再见！”少校、奥斯丁、威尔逊、穆拉地一齐说。

“最要紧的，就是想法子找到水，不要再往前跑！”巴加内尔补充了一句。

不一会儿，那巴塔戈尼亚人和哥利纳帆、罗伯尔回头一望，已看不见地理学家带领的那批人马了，心里免不了有些纳闷。

他们穿过的那片盐湖还是一个陶土质的大平原，满生着1.8米高的卷缩的灌木，木本含羞草，富有苏打成分的被叫做“如木”的丛生灌木。疏疏落落的大片盐地反射着太阳光，光线强烈惊人。这种盐地叫做“巴勒罗”。乍看和冻结的水面一样，但是那炽热的太阳很快地就使人不致误认为那是坚冰。虽然如此，整片晒得发焦的瘠土和这些闪光的冰湖般的盐地相映成趣，使这片荒区有一副特殊的面孔。

前面说过，如果瓜米尼河也干涸了，行人就不得不往南下去130公里到文塔拿山区，这一区的面目却和盐湖荒区完全不同。这一区是1835年费兹·罗以船长领着探险船猎犬号前来探察过的，土壤极其肥沃，那儿生长着全印第安领域里最好的牧草，直铺到山脚下那些布满各种树木的森林里。那里有一种决明子树叫做“阿尔加罗坡”，果子晒干了，磨成粉，就可以做成印第安人爱吃的一种面包。还有白色的破斧树，木质永坚固。还有“诺杜伯”树，遇火就着，往往引起怪重的火灾。还有“维拉罗”树，一层一层的紫花垒成金字塔形状。最后还有“凡波”树，向空中撑起24米高的大伞，整群的牛羊都可以在下面乘凉。阿根廷人曾多次想移殖到这个地区来，但是他们不能战胜印第安人的仇视。

人们当然会猜想到这样一个肥沃的地区一定有大河从山腰中流出来供给足够的水量。这种猜想是不错的，那些大河连最早的时候也不会干涸。不过，要到达这些大河，还要往南走210公里。所以塔卡夫主张先到瓜米尼河去找水是对的，这样，既不开原定路线，又比到文塔拿山区近得多。

3匹马都跑得很起劲。这些聪明的牲口一定本能地知道了它们的主人要把它们带到什么地方去。特别是桃迦，它显出任何疲劳和饥渴都挫折不了的勇气，和飞鸟一样，跳过干涸的沼泽，跳进“勾拉妈飞东”树丛，发出乐观的嘶声。哥利纳帆和罗伯尔的马，脚步沉重些，但是受到桃迦的榜样鼓舞，也勇敢地跟在后面跑。塔卡夫在鞍上几乎不动，以自己的榜样鼓舞着他的旅伴，正和桃迦鼓舞着它的旅伴一样。

塔卡夫常常回头看着罗伯尔。

这孩子小小年纪，却在马上坐得稳妥坚定，腰部灵活，肩背斜侧，两脚

自然下垂，双膝据鞍。塔卡夫看了十分满意，喝起彩来。真的，罗伯尔已经成为第一流好骑手了，值得受他赞赏。

“好啊，罗伯尔，”哥利纳帆说，“看塔卡夫的神气是在赞美你哩！他在对你喝彩，我的孩子。”

“为什么喝彩呀，爵士！”

“因为你骑马的姿势好。”

“啊！我骑得踏实罢了。”他听到人家称赞，乐得脸红起来了。

“最主要的就是骑得踏实，罗伯尔，不过你过份谦虚了，我可以预告，你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绝好的运动家。”

“好嘛，爷爷要把我造就成一个水手，我却做了运动家，他该怎样说了？”罗伯尔笑着说。

“做运动家并不妨碍做水手呀，好骑手并不一定都能成为好水手，但是好水手都能变成好骑手。在帆架上骑惯了就能在马上骑得踏实。至于怎样勒马，怎样周游兜转，那都容易，再自然不过了。”

“我那可怜的父亲啊！”罗伯尔接着说，“啊！您救了他，爵士，他将来要多么感激你呀！”

“你很爱你的父亲吧，罗伯尔？”

“是的，爵士，他对姐姐和我都太好了。他一心一意只想到我们！每次旅行回来，凡是他所到的地方，都带回一点纪念品给我们，并且一到家就抚摸着我们，给我们讲很亲切的话。啊！您将来认识他，一定会喜欢他的！玛丽就象他。他说话的声音温柔得很，就象玛丽！一个当水手的，说话那么温柔，奇怪得很，是不是？”

“是的，奇怪得很，罗伯尔。”

“我现在还仿佛看见他在我的眼前。”那孩子仿佛在自言自语地说，“慈爱的爸爸啊！好爸爸啊！我小的时候，他把我抱在膝盖上摇我睡觉，他老是哼着一支苏格兰的歌曲，歌曲里是赞美我国的湖泊。我有时还记得起那调子哩，不过模模糊糊地。玛丽也记得。啊！爵士，我们是多么爱他啊！呃！我想一个人越小越爱父亲！”

“越大就越尊敬父亲，我的孩子。”哥利纳帆回答，他听了从这小心灵里流露出来的几句话，十分感动。

他们这样谈着的时候，马已经走慢了，改用缓步前进。

“我们一定找得着我的父亲，是不是？”罗伯尔沉默了一会，又说。

“是的，一定找得到他。塔卡夫供给了我们寻找的线索，我很信任他。”爵士回答。

“好个正直的印第安人啊，这个塔卡夫！”这孩子说。

“的确是。”

“还有件事，您晓得吗？爵士？”

“你先说出来我再回答你。”

“跟您在一起的人个个都好！海伦夫人，我真是爱他；那少校，态度老是镇定的；那门格尔船长；还有那巴加内尔先生；还有邓肯号上的全体水手，又勇敢，又热心！”

“是的，我知道，我的孩子。”

“你可还知道，您是好人中最好的人？”

“啊！这话从何说起，我还不知道呢！”

“那么，您应该知道呀，爵士。”他说着，拉着爵士的手放到嘴上吻一吻。

哥利纳帆轻轻摇摇头。谈话没有再继续下去，因为他们不知不觉地落后了，塔卡夫在前面招手催他们了。我们知道，那时候的时间是宝贵的，应该想到后面的那批人在度日如年啊！

3人又催马跑起来了。但是不一会儿，他们就明显地看到除桃迦外，其余两匹马都跑不动了。中午，必须让马歇一个钟头，它们实在太累了。大丛的紫苜蓿，被晒枯了，它们不肯吃。

哥利纳帆心里不安起来了：干燥的气候一直没变，要是再找不到水，后果真不堪设想。塔卡夫一言不发，假使一个印第安人的心也有失望的时候，他也许在想：如果瓜米尼河也干涸了，那时才真叫失望哩！

他们又出发了，不管好歹，又用马鞭，又用马刺，逼得马不得不上路，不过，只能缓步走着，再快是不可能的。

塔卡夫本可以跑到前头去，因为桃迦只消几个钟头就能把他送到瓜米尼河岸边。无疑地，他曾想到一点，但是他又想到不能把他的两个旅伴丢在这荒野里。所以，为了不抄在他们的前面，他紧紧勒住桃迦，迫使它把脚步放慢下来。

要桃迦经常用慢步走是不容易的，它又抵抗，又腾跃，又激烈地嘶叫。所以他的主人不但在用力勒住它，还要用好话安慰它。塔卡夫在和马谈话，桃迦虽然不会回答，至少懂得主人的意思。塔卡夫一定对他的马说了许多理由，所以“商量”了一些时候以后，桃迦终于接受了他的意见，慢步前行了，但是还不免咬着嚼铁，表示不耐烦。

桃迦了解塔卡夫，塔卡夫也同样了解它。这头聪明的牲口具有高度灵敏的嗅觉，已经感到了空中的湿气，它猛烈地吸着这湿气，鼓动着舌，咚咚作响，仿佛是在清凉的泉水里一样。塔卡夫不会看错，离水源已经不远了。

因而他把桃迦急躁的原因解释给哥利纳帆他们听，鼓励着他们，同时，别外的两匹马不久也懂得桃迦的心理了。大家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在塔卡夫后面奔驰着。快到3点时，一条白茫茫的线出现在地形的凹处。日光照着它在颤动。“是水！”哥利纳帆说。“是水！是的，是水！”罗伯尔叫着。

他们用不着催马，那3匹可怜的牲口感到浑身是劲，跑得连铁壁也挡不住。不消几分钟就跑到了瓜米尼河岸，连鞍带人，扑到那救命的河水里，直浸到胸脯上面。

它们的主人也不由分说地被驮到河里，洗了个冷水澡，虽然衣物都湿了，一点也不抱怨。

“啊！真好呀！”小孩子只是叫，一面在河心大喝特喝。

“喝慢点啊，孩子！”爵士告诫着他，但自己并不以身作则。

这时，只听到一片咕噜咕噜的喝水声了。

塔卡夫也在喝，不过他喝得很镇静，不慌不忙，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他喝个不休，恨不得把整条河都喝干了。

“好了，我们的朋友总不至于失望了。他们一到瓜米尼河就可以有水喝了，水又清又多，不过，但愿塔卡夫不要一口气把河都喝干了！”

“我们不能去迎他们吗？我们迎他们就可以减少他们几点钟的焦急和痛苦呀。”罗伯尔问。

“你说的倒不错，我的孩子，但是怎么能带水去呢？皮桶都在威尔逊手

里呀。还是去迎罢了。照原来的计划在这里等他们比较好。按需要的时间计算，按他们的马走的速度计算，他们夜里可以到。我们替他们准备一个好的住宿和一顿好的晚饭吧。”

塔卡夫没有等哥利纳帆开口就去找宿营地。他在河岸上很幸运地找到一所“拉马搭”——一种关牛马用的三面环墙的院落。只要不怕露天睡觉，这院落倒是个好住宿的地方。而塔卡夫的旅伴们并不强求在屋子里过夜。所以，他们就不用另找地方了，大家在太阳下晒晒湿透了的衣服。

“现在，住处既有了，想法子预备晚饭吧。我们必须让我们的朋友满意他们的先遣部队。我想，待会儿他们到了，不至于有什么可抱怨的。现在，我觉得打个把钟头猎总不是浪费时间。你准备好了吗，罗伯尔？”

“准备好了，爵士。”那孩子回答说，一骨碌爬起来，手拿着枪。

哥利纳帆想到打猎，是因为瓜米尼河两岸仿佛是附近各平原所有禽兽的聚集区。人们看到各种鸟儿成群地飞起来，有判帕区特产的一种红鹧鸪，叫作“啼纳木”。有黑鹧鸪；有叫做“得路得路”的一种雉鸡，有许多黄色秧鸡，有绿得可爱的松鸡。

兽类是看不见的。但是塔卡夫指了指那些深草和树丛，表示兽都在那里面藏着。我们的猎人只要走几步路就到了世界上最富饶的猎狩区。

他们开始打猎了。他们嫌飞禽不好，先打野兽，对判帕区的大兽的窝藏区放了几枪。立刻在他们面前突起成百只的鹿和原驼——这些原驼和那天夜在高低岸山锋上冲倒他们的一样。但是这些胆小的野兽跑得太快，没有办法赶上用枪打。他们只好降低要求，打跑得慢点的兽，这些兽拿来做菜还是绝妙的。十来只红鹧鸪和秧鸡打下来了，爵士还很巧妙地打到一只叫做“太特突尔”的野猪，这种厚皮兽肉味极佳，那一枪可真打得合算。

不到半个钟头差别，所需要的野味都有了，精神并不感到怎样疲乏。罗伯尔打到一只贫齿类的怪兽，叫做“阿尔马的罗”，是一种满生长着活动鳞甲的犰狳，有半米长，身子很胖，据巴塔戈尼亚人说，这种犰狳是一味好菜。罗伯尔对他的成绩感到自豪。至于塔卡夫，打了一只“南杜”给旅伴们看。“南杜”是判帕区特产的驼鸟，跑起来快得惊人。塔卡夫他并不转弯抹角地堵截这只快鸟，他纵着桃迦一奔就奔到它跟前，因为“南杜”原地兜圈子，一枪打不中，它就跟你兜上无数的圈子，弄得人疲马乏还打不到它。塔卡夫一到它的跟前，就狠命地抛出他的“跑拉”。他抛得那么巧，一下子就把那驼鸟的腿裹住了，叫它无法用力。几秒钟工夫，它就躺在地上了。

塔卡夫立刻捉住它，这不仅是为着射猎的娱乐，“南杜”也非常好吃，他要大请客人。

一大串鹧鸪和秧鸡、塔卡夫的驼鸟、哥利纳帆的野猪、罗伯尔的犰狳都带回到院落里来了。驼鸟和野猪都立刻被剥了皮，切成薄片。至于犰狳，原是名贵的野兽，它身上长着烤肉托子，所以就连壳放在热炭上烤。

3个猎人自己只把那些鹧鸪、秧鸡当作晚饭吃了，把大件头都留给后面的朋友。他们一边吃，一面喝着清水，觉得清水比世界上任何美酒都好，就连苏格兰高地所崇尚的那著名的威士忌酒也比不上它。

马也没有被忘记。院子里堆了大量的干藁草足以给它们吃饱之用。一切都准备好了，他们3人裹上“篷罩”，就在大堆柔软的紫花苜蓿草上躺下来，这种草是判帕区里猎人常睡的床席。

第五章

15. 夜遇狼群

夜到了，是月牙的黑夜，月亮一点影子也看不到。只有微弱的星光点照着平原。天边，黄道星隐没在深暗色的浓雾中。瓜米尼河静静地流着，象漫长的一片油从云母石的平面上滑下去。羽虫、毛虫和竹虫白天疲乏得够了，都在休息，荒漠的沉寂笼罩着无边无际的草原。

他们3个人都受共同规律的支配，直条条地躺在草堆上酣睡。马，已是疲惫不堪，也都倒在地上了，只有桃迦，它是纯种好马，还是站着睡，四腿笔直，休息和行动时一样的英俊，准备着主人一叫就到。院子里是一片宁静，炉里的火炭正渐渐熄灭，在静悄悄的黑夜中闪着最后的红光。

然而，快到10点时，塔卡夫才睡了一会就醒了。他皱着眉凝着神，耳朵在倾听着：他显然要听出一个细微的声响。不一会儿，他那经常没有表情的脸上隐约地泛起了一种不安的神情。是来了一批流窜的印第安人呢，还是来了一群河流区域盛产的黑班虎、水老虎或其他猛兽呢？他觉得最后一个假定的可能性最大，他向院子里的燃料看了一眼，更加显得不安。是啊，那一堆干苜蓿草很快就会烧完，不能持久地挡住那些大胆的野兽啊！

在这当儿，塔卡夫别无他法，只能静候事情的发展。因而他等待着，半躺在地上，双手支着地，两肘压在膝盖上，眼睛一动也不动，象一个人被突然的焦虑从梦中惊起来一样。

一个钟头过去了。要不是塔卡夫，任何人听到外面毫无声息，都会放心再睡下去。但是，外地人感觉不到丝毫危险的地方，那印第安人敏锐的感觉和他天生的本能却能预感到即将来临的危险。

当他细听着的时候，桃迦发出了隐隐地嘶声。它的鼻孔向院子的出口处伸着。塔卡夫突然挺起腰来。

“桃迦感到有敌了。”他说。

他站起来，走出来仔细看了看平原。

依然是沉寂，但已经不是宁静了。塔卡夫隐约看到许多黑影在苜蓿草丛那边不声不响地浮动。疏疏落落的流光在闪烁着，从各方面越来越多，一会明，一会暗，活象是许多磷火在琉璃般的大湖沼上跳舞。外地人一定会认为是判帕区常有的萤火虫在飞哩，但是他不会看错。他晓得是什么样的敌人来了。他装上枪弹，躲在柱旁注视着。

他等了不久，草原上就响起了狂吠和长号混杂而成的一片怪声。马枪的一响给了那怪声一个回答，立刻就是无数骇人的叫嚣。

哥利纳帆和罗伯尔惊醒了，一骨碌站起来。

“怎么一回事？”罗伯尔问。

“是印第安人吗？”爵士问。

“不是，是‘阿瓜拉’”。塔卡夫回答。

罗伯尔看着哥利纳帆。

“‘阿瓜拉’？”

“是的，是判帕区的红狼。”爵士回答。

两人都拿起了枪，跑到塔卡夫那边去了。塔卡夫用手势告诉他们，叫他们注意那一片平原，骇人的号叫声就是从那传来的。

罗伯尔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

“你不是怕狼吧，我的孩子？”

“不怕，爵士，”他用坚定的声音回答，“而且，和您在一起，我什么也不怕。”

“好极了。这些红狼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野兽，只要不是来得太多，我睬也不睬它们。”

“不管它！我们有的是枪，让它们来好了！”

“它们来了，就叫它们好好地吃吃苦头！”

爵士嘴里这么说着，为的是使孩子的心放宽些，其实，这一大群野兽在黑夜袭来，他心里也不禁胆寒。也许来的红狼有好几百头，三个人，不管武器多么厉害，和这样多的野兽格斗，也不容易占上风啊！

塔卡夫说“阿瓜拉”，哥利纳帆就知道是印第安人称呼红狼的名字。这种肉食动物，身材和大狗一样，头象狐狸，毛色是肉桂红，沿脊背飘动着一行黑色鬃毛，又矫捷，又健壮，惯住在沼泽区，常游着水捕食水生动物，夜里出洞，白天在洞里睡觉，养牲畜的牧场最怕它，因为它饿起来连牛马都敢攻击，给地方上造成极大损失。个别的红狼并不怎么可怕，但是成群的饿狼就不同了，人们宁愿打一只美洲豹、一只黑斑虎，也不愿打一群红狼，因为虎豹可以正面打，狼群却在前后左右，打不尽。

这次，哥利纳帆一听见判帕区里响起的那一片号叫声，一看见那许多黑影在平原上跳来跳去，就知道了瓜米尼河岸上聚集的红狼为数很多，没一个不想吃上几口才回窝。当时的情况可以说得惊险万分了。

这时候，群狼组成的包围圈在逐渐缩小。马也醒了，作出极端恐怖的表现。只有桃迦在用蹄子踹地，想挣断缰绳，冲到外面去。它的主人不断地打着胡哨，劝阻它，才使它安定下来。

爵士和罗伯尔守卫着院子的入口。他们的枪都上好了子弹，正待对那第一排红狼开火哩。忽然塔卡夫把他们已举起来瞄准的武器一把抓住了。

“他这是什么意思？”罗伯尔问。

“他不许我们开枪！”

“为什么呢？”

“也许因为他认为时机还没有到！”

塔卡夫不是为了时机问题而不叫他们射击啊，他还有个更重要的理由。当他托起他的子弹袋并把它翻转过来表示几乎是空的时候，爵士立刻会意了。

“怎么啦？”孩子问。

“怎么吗？我们必需节省弹药。我们今天打了一场猎，把弹药打得快光了。剩下的不到20发子弹！”

那孩子没有回答。

“你不怕吗，罗伯尔？”

“不怕，爵士。”

“好，我的孩子！”

这时，又是砰地一枪。一只狼胆子太大，冲上来，被塔卡夫打死了。其余的狼本来排成密集的队形前进，现在退下去了，挤在离院子100步远的地方。

立刻，塔卡夫向爵士招招手，哥利纳帆就去替了他的位置。塔卡夫跑去

把院子里所有能烧的东西都搬起来，堆在院子的入口处，并且丢了个还在燃烧着的火炭。不久，幽暗的天空中就拉起了一幅火焰的帘幕，透过这帘幕的缺口，可以看出那平原被火闪闪的回光照得雪亮。这时哥利纳帆才看清了眼前要抵抗的红狼是那么多：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的狼聚在一起，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凶狠的狼。塔卡夫烧起来对付它们的那处火网一下就把它们挡住了，但同时也加速了它们的愤怒。居然有几条狼直进到火坑边上，烧了前爪。

一阵一阵地，那叫着跳着的狼群冲上来，打枪不能把它们止住。一个钟头内已经大约有 15 只死狼倒在草地上了。

现在处境稍微好了一点。只要弹药不完，火网还布在院门口，狼群的冲锋是不怕的。但是一旦弹药打尽，火网一熄，抵抗狼群的方法就没有了，又怎么办呢？

哥利纳帆看着罗伯尔，心里感到难过。他忘掉了自己，只想到这可怜的孩子，觉得他表现的勇气超过他的年龄。罗伯尔的面孔显出灰白色，但是手还不丢下枪，他坚定地等着发怒的狼来袭击。

这时，哥利纳帆对当时的处境冷静地考虑了一番，决定来个彻底的办法。

“一个钟头后，我们就没有弹药、没有火了。我们不能等到那时候再下决心呀。”

因此，他回头看着塔卡夫，把他脑子所提供的几个西班牙语集合起来，开始和他谈话，一面谈，一面是时断时续的枪声打断了话头。

他们俩达到彼此了解的程度是比较困难的。很侥幸，哥利纳帆早知道了红狼的习惯，否则，塔卡夫说的话，做的手势，他会感到非常莫名其妙的。

虽然如此，他还费了一刻钟的工夫才能把塔卡夫的回答传达给罗伯尔。

“他怎样说？”罗伯尔问。

“他说无论如何要支持到天亮。红狼只在夜里出来，一到早晨就回窝去。它是夜狼，怕阳光，是野兽中的鸱枭！”

“那么，我们就抵抗到天亮好了！”

“是的，我的孩子，不过，没有弹药只能拿刀干了。”

这时，塔卡夫已经做出例子给他们看了：一只狼跑到火网边上，他的长胳膊握着刀，伸过火网，又把血淋淋的刀收回来。

火和弹药都快完了。快到早晨两点钟的时候，塔卡夫已经向火坑里投下最后的一捆柴草，弹药一共只剩下五发。

哥利纳帆向四周看了看，伤感万分。

他想到身边的孩子，想到他的同伴，想到一切他所爱的人，罗伯尔默默无言。也许，在他那天真的幻想里，他还不觉得死就在眼前哩。但是爵士已经替他想到了。他仿佛看到了那幅不可避免的悲惨画面：一个活生生的孩子，被饿狼吞咽下去！他抑制不住感情的冲动，把孩子拖到怀里，紧紧地抱在怀里，吻着他的额头，同时，两行眼泪不由自主地从眼睛里流出来。

罗伯尔还微笑地看着他。

“我不怕呀！”他说。

“不怕！我的孩子，不怕！”爵士回答，“你说得对，再过两个钟头，天就亮了，我们就得救了。打得好！塔卡夫，打得好！我的巴塔戈尼亚好汉啊！”他又叫着。这时塔卡夫正用枪托子打死两头想跳过火网的大狼。

但是，在即将熄灭的红光照耀下，他看见那大群红狼以密集的队形冲上来了。

这场血战已经接近最后关头，火焰渐渐低下去。原来照得雪亮的原野又渐渐回到黑暗中，同时黑暗中又出现了红狼那发着鳞光的眼睛。再过几分钟，整个狼群都要扑到院子里来了。塔卡夫放了最后的一枪，又打死了一只狼。弹药没有了，他交叉着膀子站着，头直低到胸前，仿佛在沉思。他是不是在想个冒险的、狂妄的办法来打退那疯狂的群狼呢？

这时，狼群的攻击起了变化。它们仿佛跑开了，原来一直震耳欲聋的号声忽然停止了。一种死沉沉的静寂笼罩着平原。

“它们走开了！”孩子说。

“也许。”哥利纳帆侧耳听着外面的声音。

但是塔卡夫猜到了他的意思，对他摇摇头。他知道那些野兽不会放弃到口的美味的，除非是阳光逼着它们不得不回巢。

在他们猜想的一刹那，敌人的策略显然已经改变了。

它们不再想正面冲进院子，但是它们的新战术给人们造成的危险更大、更紧急。那些红狼看见前门被火和刀顽强地保卫着，一齐绕过那院子，从背后进攻。

不一会儿，他们3个人就听到了它们的爪子在半朽的木桩上抓。从摇动的柱子缝里已经伸进了许多强健的腿和血盆大口。马惊骇极了，挣断缰绳，在院子里疯狂地跑着。哥利纳帆一把抱住孩子，以便保护他直到最后一息。也许，为了死里逃生，他正想冲出院门哩，这时，他的目光忽然落到塔卡夫身上。

塔卡夫象野兽在笼子里一样，在院子里兜了一个圈子，然后突然跑到他的马的跟前，马已急得不耐烦了。他给马戴上鞍辔，仔仔细细地，连一条皮带、一个钮扣也不忘记。咆哮声在继续增高，他仿佛毫不在乎。爵士看到他这样做，心里又悲痛又恐慌。

“他要丢下我们了！”他看见塔卡夫马上就要上马，便脱口叫起来。

“他吗！永远不会丢下我们！”罗伯尔说。

是啊！塔卡夫不但不肯丢下他的朋友，他正要想为了拯救他们而愿牺牲自己呢。

桃迦准备好了，它咬着嚼铁，又蹦又跳，眼里充满了怒火，发出闪闪的电光，它已经懂得主人的意思了。

当塔卡夫揪住马鬃的时候，哥利纳帆用急躁的手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你走吗？”他说，指点着当时无狼的那片原野。

“是的”塔卡夫回答。他懂了他的旅伴的手势，接着他又说了几句西班牙语，意思是：

“桃迦！好马，快。引着群狼追它去。”

“啊！塔卡夫啊！”哥利纳帆喊。

“快！快！”塔卡夫又说。这里，哥利纳帆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向罗伯尔解释说：

“罗伯尔！我的孩子！你晓得吗？！他要为我们牺牲自己！他要向别处奔去，引狼群追他！”

“塔卡夫啊！朋友！”孩子扑到塔卡夫脚前大叫，“好朋友，不要离开我们啊！”

“不！他不会离开我们的！”

哥利纳帆转过头来又对塔卡夫说：

“我们一同跑吧。”他一面说，一面指着那两匹惊得紧靠在柱边的马。

“不能，”塔卡夫会意，回答说，“不能。劣马，惊了。桃迦，好马。”

“既然如此，也好！”哥利纳帆说，“不要卡塔夫离开你，罗伯尔，他启发了我应该做的事了！我来骑马！让他留在你身边。”

他一把抓住桃迦的缰绳说：“让我来！”

“不能！”塔卡夫镇定地回答。

“我一定要去！”哥利纳帆夺过缰绳叫着，“让我去！你救这孩子！我把他托付给你，塔卡夫！”

哥利纳帆在激动的情绪中，把英语夹在西班牙语里一块说。但是语言有什么关系呢！在这紧急关头，手势就可表达一切，他们很快就互相了解了。哥利纳帆要去，塔卡夫不肯。两人的争执延长下去，危险一秒一秒地逼近。院后的树桩被狼又抓又咬，快要断了。

哥利纳帆和塔卡夫谁都没有让步的意思。塔卡夫把哥利纳帆拉到院口，指着无狼的那一片原野，用激动的语言使他了解到事不宜迟，骑马诱狼的计策万一不成功，留下的人危险更大；又说只有他懂桃迦的性情，可以利用它矫健迅速的特长来谋求大家的安全。哥利纳帆急糊涂了，硬是不听他的话，非要自己去不可。突然，他被猛烈地推了一下，推到旁边去了。桃迦蹦起来，前蹄悬空，急不可待地一跳就过了火线和一排狼尸，同时一个孩子的声音叫着。

“原谅我，爵士！”

说时迟，那时快，他们二人几乎望不到罗伯尔，他已经扒在马背上，抓住马鬃，消失在黑暗中。

“糊涂的孩子啊！罗伯尔！”哥利纳帆叫着。

但是这叫声，就是在他身边的塔卡夫也听不见。一片骇人的咆哮同时爆发起来了。原来红狼一窝蜂似地涌去追那匹马，全体一致向西跑去，快得如同鬼影一般。

塔卡夫和哥利纳帆赶快追出院子。这时平原又恢复平静了，他们只隐约望见一条黑色的曲线远远地在夜色中移动着。

哥利纳帆倒卧在地上，急煞了，绝望了，紧握着两手。他看着塔卡夫，他却在微笑，和平时一样地镇静。

“桃迦，好马！孩子，能干！一定得救！”他不断地说着，点头赞许。

“要是他掉下马来呢？”

“不会掉的！”

即使塔卡夫有这样的信心，那可伶的爵士还是急得要死，直急到天亮。他连自己脱下险也没有感觉到。他要去找罗伯尔。但是塔卡夫不让他去，他说别的马追不上桃迦，桃迦一定会把那群狼远远地丢在后面，而且要找罗伯尔，在黑夜里也寻不着，一定要等到天亮。

早晨四点钟，东方渐渐泛发白了。过了一会儿，天边的浓雾徐徐地染上了淡白的银光。清露洒遍了平原，蒿草在晨风中摆动着。

现在可以去寻找罗伯尔了。

“动身吧！”塔卡夫说。

哥利纳帆一言不语，跳上了罗伯尔原来骑的那匹马。不一会工夫儿，两人就向西驰去，循着他们的旅伴不会离开的直线往回奔。

他们飞快地跑了一个钟头，一面左右找罗伯尔，一面又怕发现他那血淋

淋的尸首。哥利纳帆用马刺催着马，几乎把马肚子都刺穿了。最后，他们听到了枪声，有规律地一声接一声，显然是信号枪。

“是他们到了！”哥利纳帆叫起来。

他俩把马催得更快，过了一会儿，他们就和巴加内尔带领的那一小队人马会师了。哥利纳帆不由自主地欢叫一声。罗伯尔也在一起，还是活的，活活泼泼的，骑在桃迦的背上，这马见着主人，也欢快地嘶叫起来。

“啊！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爵士喊起来，带着难以形容的慈爱的表情。

他和罗伯尔两人同时跳下马，奔去互相拥抱。然后，塔卡尔又把罗伯尔紧抱在怀里。

“他还活着啊！他还活着啊！”爵士不断地叫。

“是的，我还活着，完全亏了桃迦！”

塔卡夫没有等到罗伯尔说出这句感激的话就跑去谢他的马了。这时他正和马说话，抱着它的颈子吻它，好象那匹骏马的血管里也流着人的血流。

一阵亲热之后，他又转向巴加内尔，指着罗伯尔说：“好汉！”

又用印第安人表示“有勇气”的俗语夸奖罗伯尔，说：“他的马刺从来没有发抖过！”

这时，爵士搂着罗伯尔，问他：“你为什么，我的孩子！你为什么不让我或塔卡夫去冒那最后一次险来救你呢？”

“爵士，”那孩子用最感激的语气回答道，“那冒险牺牲的事不应该我去做吗？塔卡夫已经救了我的命了。您，您正要去救我的父亲的命呀！”

16. 走向坦狄尔

大家高兴了一阵之后，所有后到的人，也许少校要除外，都有一个共同感觉：就是渴得要死。幸好瓜米尼河就在不远。大家又上了路，早晨7点钟就到了那座小院落附近。一看到院子前后都摆满了死狼，就知道昨夜那一场防御战是多么地激烈。

过了一会，大家都喝够了，就在院子里大吃一顿异常丰富的早餐，“南杜”的肋条肉大家都说好吃，那连壳烤的犴猿更是无上的美味。

“吃少了就会对不起老天爷，该吃到胀破肚子才对。”巴加内尔说。

他吃得是太多了，但是肚子并没有胀破，因为他喝瓜米尼河的清水，觉得这水有意想不到的消化力。

哥利纳帆不愿意在这呆太久，早晨10点就发出前进的号令，皮桶装满了水，大家就上路了。马喝足、吃饱、歇够了，表现出高度的奋发精神，差不多经常保持打猎时的步伐。有点潮湿的土壤也变得肥沃了些，但是依然没有人烟。11月2、3日两天，一路平安无事。3日晚上，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已经很疲乏了，就歇在判帕区的尽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边界上。他们是10月14日离开塔尔卡瓦落湾的，现在已经过了22天，走了730公里，就是说，近三分之二的路程都已经幸运地走过了。

第二天早晨，他们跨过了阿根廷平原区和草原区的分界线。就是在这一带，塔卡夫希望能遇到扣留格兰特船长的印第安人酋长。

在阿根廷的14个省中，要数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最大、最富饶。这个省在东经64度和65度之间，跟南部的印第安人区域接壤。全省土地特别肥沃，气候特别宜人。遍地是禾本草类和高大的蔬菜类。地面平坦，一直到坦狄尔和塔巴尔康西山的山脚，几乎毫无凸凹。

我们的旅客自离开瓜米尼河以后，气温有了显著的改善，这使他们很满意。这里，由于巴塔戈尼亚的猛烈的寒风不断地搅动着空气中的气浪，平均温度经常不超过17摄氏度。因此，在给受过燥热之后，大家都感到十分爽快了。他们都怀着兴奋和信心前进着。但是，不论塔卡夫怎么说，这地区仿佛是完全没有人住过的，或者更正确的说，住的人都完全迁徙了。

这条向东的路线经过许多湖沼，有时掠过湖岸，有时横截湖心，有的湖水是咸的，有的是淡的。湖岸的树丛中有许多轻捷的鸟儿在跳跃，快乐的百灵鸟在欢唱，还有美丽的“唐迦拉”，它的羽毛象蜂鸟一样。这些美丽的莺类兴高彩烈地振羽，对那些披着红肩章，挺着红胸脯，在堤岸上大会唱的棕鸟毫不在意。荆棘丛中，“安奴比”鸟的悬窝摆动，就象住在殖民地的白种人所用的吊床一样。湖边有许多艳丽的朱鹭，迈着整齐的步伐走着，迎风扑飞着火红的双翅。人们看到它们的窝，有0.3米高，有点象椭圆形，成千地栖息在一块，象小城镇一般。旅客走近时，朱鹭并不惊飞，这颇使巴加内尔失望。

“很久我就想看看朱鹭怎样个飞法。”他对少校说。

“好呀！”少校说。

“现在既有了机会，我就要利用一下。”

“你利用吧，巴加内尔。”

“你跟我来，少校。你也来，罗伯尔，我需要见证人。”

说着，巴加内尔就让他其它旅伴先走，自己朝那群红翅膀的鸟走去，

后面跟着罗伯尔和少校。

走到枪弹能达到的地方，他就装上火药，砰地放了一枪，立刻所有的朱鹭都惊飞起来，巴加内尔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着。

“怎么样？”当鸟群飞到看不见的时候，他问少校，“你看见了它们飞吗？”

“当然啦，除非是瞎子，否则总会看见的。”

“你觉得它们飞的时候象羽箭吗？”

“一点也不象。”

“根本不能比。”罗伯尔补充了一句。

“我早就相信是不象的啊！”那学者又说，很满意的样子。“但是有一个人，可以说是谦虚的人中最骄傲的人，就是我的同乡，著名的夏朵布里昂（法国十九世纪初的作家），他居然拿羽箭来比喻朱鹭！啊！罗伯尔，你看，文学的比喻是最靠不住的呀！你一生不要轻信比喻，非万不得已时不要用它。”

“你这样实验了一下总该满意了吧？”少校问。

“太满意了。”

“我也满意了。赶快催马前进吧，因为你那著名的同乡，使我们落后了2公里路。”

巴加内尔赶上他的旅伴的时候，正遇到哥利纳帆在和塔卡夫高谈阔论而又苦于不懂西班牙语。塔卡夫曾几度停下来，观察远处的地平线，每观察一次，脸上就露出很惊讶的神情。哥利纳帆看见他的随从和翻译不在身边，就想直接问他，但是想尽了方法彼此还是不能了解。所以，他远远地一看见巴加内尔就招呼了：“快来呀，巴加内尔朋友！塔卡夫和我说话，我们彼此都听不懂！”

巴加内尔就和塔卡夫谈了几分钟，然后转向哥利纳帆说：“塔卡夫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很感惊讶。”

“什么现象？”

“就是在这些平原里，平常总是遇到许多印第安人成群结队地走来走去，或者赶着牧场里劫来的牲畜，或者一直跑到乌达斯山区去卖他们的鼬绒毯子和皮条编成的鞭子，现在不但遇不到印第安人，连他们过路的痕迹也没法找到了。”

“塔卡夫认为是什么原因叫他们不到这些平原上来的？”

“他说不出原因来，只是惊讶。”

“他原以为在这一带会遇到什么样的印第安人呢？”

“想遇到手里有过外国俘虏的那班印第安人，就是卡夫古拉·卡特利厄尔或者扬什特鲁兹等酋长率领的那班印第安人。”

“这些酋长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30年前是具有无上权威的部落首领，后来被赶到山这边来了。从此，他们驯服了，在印第安人可能驯服的程度上驯服了。他们在判帕平原上，同样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境内游荡来游荡去。他们专在这地区里做强盗，而现在却遇不到他们，我也和塔卡夫一样感到惊讶。”

“既然如此，我们又该怎样办呢？”哥利纳帆又问。

“我来问问看。”

巴加内尔和塔卡夫谈了一会儿又说：“他的意见我觉得很妥当，是这样：

我们还是继续往东走，一直走到独立堡——这是在我们的路线上的，到了那里，如果我们还得不到格兰特船长的消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阿根廷平原上的印第安人到哪里去了。”

“这独立堡很远吗？”哥利纳帆接着问。

“不远，在坦狄尔山里，离这里约莫有 90 公里。”

“我们什么时候到呢。”

“后天晚上。”

哥利纳帆因这件意外的事而感到很失望。在判帕区里遇不到一个印第安人真是万万想不到的。平时这里的印第安人太多了。一定有个什么特殊情况迫使他们离开这里。尤其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格兰特船长原在本地区的一个部落里做俘虏，现在他是被带到北方还是南方？这问题使哥利纳帆踌躇起来。他们无论如何要掌握格兰特船长移动的线索啊。想来想去，还是照塔卡夫的意见做为妙！先到坦狄尔村，到了坦狄尔村，至少可以找到可以说话的人了。

快到傍晚 4 点钟时，远远地望见一个丘陵在地平线上，丘陵相当高，在这样平坦的地区里可以算作一座山了。那就是塔巴尔康山，行人在这山脚下过了夜。次日，过山再容易不过了。沙地象波浪一样起伏着，坡路不陡。爬过安达斯那带高低岸的人实在不把这种小山当作一回事，这里的山路几乎没有减低马匹的急行速度。中午走过塔巴尔昆废堡，这就是山南一带的防备土人枪劫，筑起来的那条碉堡锁链的第一个堡垒。在这里还是没有遇到印第安人，这使塔卡夫越发惊奇。快到正午的时候，有 3 个人骑着马，带着枪在平原上跑着，他们观察了一下这个小旅行队。他们不让人家接近他们，用使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逃掉了。这使爵士十分恼怒。

“是些高卓人。”塔卡夫说，他对这些土人的这个称呼，曾经惹起少校和巴加内尔争执过。

“啊！高卓人。”少校应声说，“呃！巴加内尔，今天北风不吹了，你到底觉得这班家伙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的样子倒象大强盗。”

“我亲爱的学者，‘象强盗’和‘是强盗’有多少距离啊？”

“不过一步之差罢了，我亲爱的少校！”

巴加内尔这一承认，引得大家都笑起来了，他不但不生气，反而对印第安人提出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意见：

“我不记得在哪本书上看过：阿拉伯人的嘴有一种极凶恶的表情，而眼光却显得温和。现在看美洲的土人恰巧相反。这班人的眼睛特别凶恶。”一个职业的相面先生形容印第安人也不会比他说得正确了。

这时，按塔卡夫的命令，大家靠拢在一起前进着。不论这地方是怎样的荒野无人，也不能不谨防袭击。但是这种防备是多余的。当晚，大家就歇在一个废寨里，这废寨原是卡特利厄尔酋长的平时集合队伍的地方。塔卡夫看不出最近有人住过的痕迹。只好检查一下地面，他发现这所寨很久以来就没有人占据过了。

隔天，他们一行又进入平原。邻近坦狄尔山的最近的几个大牧场可以看到。但是塔卡夫决定不在那些地方停留，径奔独立堡去打听消息。他特别要知道为什么这片地区会没有人。

自从过了高低岩儿，树木很稀少。现在树木又出现了，大部分都是欧洲

人到了美洲以后才种起来的。那里有楝树，有桃树，有白杨，有柳树，有豆球花树，这些树都没有人管，却长得很快、很好。这些树通常都是环绕在牲畜栏的四周。牲畜栏里面饲养着牛、马、羊等。牲畜身上都打着代表主人的烙印。许多强壮精悍的狗守要栏的四周。山脚下的那片略带盐质的土壤生长着最好的刍草，极适宜于牧畜。所以人们特别选了这地方来建立牧场。每个牧场有一个总管一个工头，他们的手下每千头牲畜有四个帮工。

这班人过着圣经里那些大牧主的生活。他们的牲畜群比起牛羊布满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那些牧主所有的也许还要多。但是这里的牧人没有家庭生活，判帕区牧场的主人都是些贩卖牛马的大商人，一点也没有圣经里所说的那些多子多孙的老家长意味。

以上是巴加内尔解释给他的旅伴们听的话。关于这一点，他又大谈其人种学，对不同的种族作了些极有趣味的比较，连少校都感兴趣了。从表情上可以看得出来。

巴加内尔又有机会使同伴们看到一次海市蜃楼的奇观，这种幻景在这种平坦的原野里是常有的：许多牧场远远望去，仿佛是些岛屿，周围的白杨绿柳仿佛倒影在清水中，而这清水经常在行人前面随着行人的前进而后退。这幻影太逼真了，人的眼睛实在无法辨别出真的。

11月6日这天，遇到了好几个大牧场和一两处宰杀牲畜的地方，这种地方叫做“杀腊得罗”。正如它的名字所指出的，“杀”了就拿盐腌成“腊”肉。这种血腥工作在春季末开始。从“杀腊得罗”派人到牧场来带牧畜，用“拉索”套捕，套一个就捕获一个，技术高妙，套够了就成群地带到“杀腊得罗”，公牛、母牛、牯牛、羊，一杀就是几百头，杀了就剥皮，切肉。但是牯牛常常会抵抗的。在这种场合，屠夫就成了斗牛士。这种职业很危险，但是他们技术熟练，手段又异常残忍。总而言之，这种屠杀的情景是惨不忍睹的。没有地方能比这种地主的四周更使人毛骨悚然的了。空气里是臭气熏天，院子里传出的是屠夫的狞叫声、狗的狂吠声和临死牲畜的哀鸣声，同时，阿根廷平原的鸫鸟成千上万地从周围几十公里飞来，从屠夫手里抢着还在颤抖的残骸碎肉。不过，现在，这些屠场都是无声的，平静的，无人的，因为大规模屠宰时期尚未到来。

塔卡夫催着桃迦前进。他要当晚就赶到独立堡。马被主人鞭策着，学着桃迦的榜样，在高大的禾木草中飞奔。途中也遇到几座庄户，都是深沟高垒，正屋上有个阳台，庄里的居民都有武器，他们可以从阳台上射击平原里的盗匪。哥利纳帆也许可以在那些庄子里获得他所需要的一些消息。但是最妥当的办法还是到坦狄尔村里打听。因为，沿途不远，涉过洛惠索河，过了几公里又走过沙巴雷夫河。不一会儿，马蹄踏上坦狄尔山的最初的几重草坡了。一小时后，坦狄尔村已经看得见了，它深藏在一个狭窄的山坳里，上面是独立堡的重重城垛。

17. 独立堡的司令官

坦狄尔山海拔 300 多米，是一条最古的山脉。它是一连串的丘陵，盖着青草，排成半环形。这个区域就是一个县，县名叫坦狄尔，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整个南部，它以这一带山腰为界，这带山腰向北倾泻着许多自山城上发源的河流。

这县里约有 4000 名居民，县城就是坦狄尔村，建立在北部冈峦的脚下，由独立堡掩护着。它的位置很好，因为那里有沙巴雷夫河的一条相当重要的支流。还有一点，很特别，也很奇怪，不过巴加内尔是不会不知道的，那就是这村里住的全都是法国的巴斯克人和意大利移民。原因是：在拉巴拉他河下游这一片地区里最早的几个殖民地都是法国人建立起来的。1828 年，为了抵御印第安人的频频袭侵，这座独立堡在法国人巴尔沙浦的领导下建筑起来了。他在这个工程中获得第一流学者多比尼的协助，这多比尼是通晓、研究并描写南美各国情况最详实的一个人。

坦狄尔村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据点。它以当地的大牛车为交通工具，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交通往来，大牛车跑一趟只要 12 天的工夫，所以这里的商业贸易发达。村里运送到省城的货色有大牧场所养的牧畜，宰杀场所腌制的腊肉，还有印第安人手工工业品，如棉布、羊毛织物、由编皮匠编的各种难得货物等等。还有，这个村不仅有一些相当舒适的房屋，还有些学校和教堂。

巴加内尔给大家作了一番详尽的介绍之后，还补充了一句话说：这里是不会打听到一些消息的，而且这座城堡经常有军队驻守。于是哥利纳帆就选了一家相当漂亮的旅社住下来，把马牵到马房里。然后，他和巴加内尔、少校、罗伯尔，在塔卡夫的引导下，向独立堡走去。他们在山上爬了几分钟就到了堡门口，门口站着一个阿根廷哨兵，他吊儿郎当地守着。他们轻易地走过去了，这说明防卫十分松懈，不然就是这地方极度安全。

这时有几个士兵正在堡的空场地上操练。年纪最大的不过 20 岁，最小的不到七岁。说老实话，那只是十来个儿童少年，他们在舞枪弄刀，倒很象个模样。他们的制服是一种条子布做成的衬衫，用皮带贴身扎住。裤子呢，既没穿长裤，又没穿短裤，也没有穿苏格兰式的短便。巴加内尔看到一个政府不肯把钱花在漂漂亮亮的军服上，就有了一个好的初步印象。那些孩子军每人佩着一枝后膛枪，一把军刀，枪显得太重，刀也显得太长，因为他们实在太小。他们的脸都晒成焦黑，模样都差不多。指挥他们的那个教练排长也和他们的面孔长得一模一样。他们大概是 12 个弟兄在一个老大哥的指挥下进行大会操，后来问起事实，果真如此。

巴加内尔对这并不感到惊奇。他熟悉阿根廷的统计数学，知道阿根廷的每家儿童数目平均都超过 9 个。不过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些小兵都是在做法国式的操，分为 12 个节目的主要冲锋动作都做得十分准确，而且那教练的命令常常是用这地理学家的法国语言发出的。

“这才是奇怪哩！”他说。

但是哥利纳帆不是到独立堡来看孩子兵操练的，更不是来研究他们的国籍和出身的。因此他不让巴加内尔有时间呆在那儿惊愕下去，请他立刻去找驻军首长说话。巴加内尔照办了，于是一个小兵就向着一座做营盘用的小房子走去。

过了一会，司令亲自出来了。一个 50 岁左右的人，健壮的体格，军人

的风度，硬撅撅的八字胡，高颧骨，斑白的头发，炯炯有神的眼睛，从短筒烟斗里冒出一团一团的浓烟，隔着烟雾看去就是这个样子。他的举止很使巴加内尔回想起法国的老下级军官的那种自成一格的风度。

塔卡夫向司令介绍了哥利纳帆爵士一行。他说话的时候，那司令不住地看着巴加内尔，盯着看，叫人真难为情，弄得我们的学者摸不着头脑，不知道那老兵用意何在。他正待问他，那人已经不客气地抓住他的手，用法语以欣喜的音调问：

“ 法国人吧？ ”

“ 是呀！法国人！ ”

“ 啊！高兴极了！欢迎！欢迎！我也是法国人。 ” 司令重复地说着，摇着那学者的胳膊，不知用了多大的力气。

“ 是你的一个朋友吗？ ” 少校问巴加内尔说。

“ 可不是吗！ ” 他自豪地回答，“ 我们在五大洲都有朋友呀。 ”

巴加内尔的手几乎捏碎了，好不容易才把它从那活象老虎钳子的手中挣扎出来，然后开始和大力士司令正式谈话。哥利纳帆很想插进一两句话，问问他所要打听的事，但是那司令在背诵他的历史，看来很不愿意人家打断他的话头。从他的叙述中，人们知道这豪爽的军人离开法国已经很久了。祖国的语言已经不那么纯熟了，虽然字还没有忘记，但至少文法规则已经不大记得了。他说起法文来几乎和法国殖民地的黑人一样。原来这独立堡司令是法军的一个军曹，曾经是巴尔沙浦的伙伴，这一点，也是旅客们从他的口中得知的。

从 1838 年独立堡建成以后，他就没有离开过独立堡，现在他是经阿根廷政府核准指挥这座要塞的。他 50 岁了，是个巴斯克人，名字叫玛奴埃尔·伊法拉盖尔。尽管他不是西班牙人，他却有他的应付办法：他到这里一年后就入了阿根廷的国籍，在阿根廷军队里服役，并且娶了一个印第安人做老婆，这时这位印第安夫人正在奶着一双 6 个月大的双胞胎呢。自然，两个双胞胎都是男的，因为这夫人是决心不生女儿的。玛奴埃尔从来不知道除了当兵以外还有其他职业，他希望上帝保佑他将来能献给共和国一个连的青年士兵。

“ 你们看见了呀！ ” 他说，“ 个个可爱！好兵！若瑟！若望！米凯尔！倍倍！倍倍才 7 岁！已经会打枪了！ ”

那小孩听到父亲夸奖他，并起两只小脚，来个立正，举起枪，姿势十分好看。

“ 他有前途！总有一天，升上校，当师长！ ” 司令又说。

司令说得太开心了，军人的职业果然高于一切，将门之子的前途果然无可限量，谁也不能驳他。他快乐极了，正如歌德所说“ 使人快乐的一切，无非幻梦。 ”

这一连串的历史足足讲了一刻钟，这使塔卡夫非常惊讶：怎么一张口就能说出这么多话来！司令在说话时，没有人打断他的话头。但是一个军曹，纵然是一个法国军曹，说话总有个尽头，他终于停止了，在停止前还敬请客人跟他到他的寓所去。客人们觉得盛情难却，不得不去见一见司令夫人，这位夫人很有“ 大家风范 ”，如果这个名词能用来形容一个印第安女人的话。

大家接受了他的邀请之后，那司令就问贵宾们是什么风吹到“ 敝地 ” 来的。这正是言归正传的机会，否则恐怕永远也谈不上主题了。巴加内尔用法语叙述了这次横穿判帕区的旅行经过，最后问为什么印第安人都离开了这个

草原区。

“啊！……没有一个人了！……”司令回答，耸一耸肩，“实实在在地！……没有一个人了！……我们这班人只好抱着膀子……没有事做了！”

“究意是什么原因呢？”

“打仗呀。”

“打仗？”

“是啊！自家人打自家人……”

“自家人打自家人？……”巴加内尔重复着，不知不觉地也跟着说黑人的法语了。

“是的，巴拉圭人跟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打起来了。”

“打了以后呢？”

“打了以后，印第安人就都跑到北方去了，跟在佛劳来斯将军的屁股后头。印第安人，强盗。”

“那些酋长呢？”

“酋长和他们在一起。”

“怎么！卡特利厄尔酋长……”

“没有。”

“也没有。”

“还有扬什特鲁兹呢？”

“更没有了。”

这回答译给塔卡夫听了之后，他点点头，表示那司令说得不错。原来塔卡夫不知道或者忘记了此刻有一场内战。这场内战后来还引起了巴西的干涉，使阿根廷共和国的内战双方都死了许多人哩。这种自相残杀的战争，正是印地安人的好机会，他们不会放过这机会而不去趁火打劫的，所以，阿根廷北部各省在打内战，判帕区里没有人了。这两件事，一因一果，那军曹一点也没有说错。但是，这件国家大事却把哥利纳帆的计划整个推翻了，原来打算做的都做不成了。可不是吗？如果哈利·格兰特是在酋长们手里做俘虏，他一定被带到北方边区里去了。既如此，到哪里去找他呢？又怎样能找到他呢？该不该一直跑到草原北部边界去作一次危险的而又几乎无益的搜索呢？这种做法会有严重后果的，必须认真讨论一下。

这时候，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可以向那军曹提出，可惜大家都相对无言，竟把它忘记了，还是亏了少校想起来：

“这位军曹，可曾听说有欧洲人做了判帕区印第安人酋长的俘虏呢？”

玛奴埃尔想了一会儿，象一个人努力在回忆中搜索的样子。

“有的，”他终于回答说。

“啊！”哥利纳帆叫了一声，又抓住了一个新的希望。

哥利纳帆、巴加内尔、麦克那布斯、罗帕尔一齐围拢到那军曹的身边。

“请说！请说！”大家都催着他，用渴望的眼光瞅着他。

“那是几年以前的事了，”玛奴埃尔回答。“是呀，……不错……欧洲俘虏……但是没有见过……”

“几年以前，”哥利纳帆说，“你记错了是吗，你记错了……船失事的日期是准确的呀，那是1862年6月失踪的……因此还不到两年时间。”

“啊！不止两年，爵士。”

“不可能，”巴加内尔叫道。

“确实不止两年，那是倍倍出生的时候……有2个人。”

“不对，是3个人呀！”哥利纳帆说。

“2个人，”那军曹又以肯定的语气驳正。

“2个人！”哥利纳帆重复着，很惊讶。“2个英国人吗？”

“不是呀，”那军曹回答，“谁说是英国人？不是啊……一个法国人和一个意大利人。”

“一个意大利人被包于什人杀掉的，是吗？”巴加内尔叫起来。

“正是！我后来知道了……那法国人得救了。”

“得救了！”小罗伯尔叫起来，他的整个生命都仿佛悬在军曹这一句话上。

“是的，从印第安人手里得救了。”玛奴埃尔回答。

大家都在看着那学者，他拍一拍额头，显出失望的样子。

“啊！我懂了，”那学者终于说，“一切都明白了，一切都可以解释了！”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哥利纳帆问，又着急，又不安。

“朋友们，”巴加尔抓住罗伯尔的手回答着，“我们要耐心忍受这一次大倒霉！我们找错了线索了！这里被俘的不是格兰特船长，却是我的一个同胞，他的同伴叫作马可·瓦责罗，确实是被包于什人杀掉的。我的同胞跟了那些残酷的印第安人到科罗拉多河畔跑了几次，后来很幸运地从他们的手里逃了出来，重新回到法国了。我们原想追查哈利·格兰特的踪迹，现在却追到了那年青的季纳尔的踪迹。”

这一个说明引起了一阵深沉的静默。错误是极明显的：那军曹提供的细节、俘虏的国籍、同伴的被杀，从印第安人手里脱逃，这一切都互相符合，证明那错误是毫无疑问的。

哥利纳帆以失望的神气看着塔卡夫。于是那印地安人又开口问军曹：“你从来没有听过有3个英国人被俘吗？”

“从来没有，”玛奴埃尔回答，“如果有，坦狄尔这地方应该听说过……我一定会知道……不，没有这回事……”

哥利纳帆听了这干脆的答复之后，没有再在独立堡停留的必要了。他和他的朋友们都告辞了，他们谢那位军曹，并和他拉拉手。

哥利纳帆看到他的希望完全覆灭了，心里十分难过。罗伯尔在他的身边走着，默默无言，眼泪汪汪地要滴下来。哥利纳帆也找不出一句话来安慰他。巴加内尔在自言自语，指手划脚。少校的嘴唇一动也不动。至于塔卡夫，他觉得找错了线索，有损他那印地安人的自尊心，因而也显得不高兴。其实这种错误是完全可以原谅的，谁也没有想到要责怪他呀。

大家都回到旅馆里来了。

晚饭吃得没精打彩的。当然，这些人个个勇敢、热情，谁也不后悔吃了这么多毫无意义的辛苦，白冒了这么多的危险。但是每个人感到一切成功的希望都突然幻灭了。在坦狄山与海岸之间还能找到格兰特船长么？不可能的呀。万一有俘虏在大西洋岸上落到了印地安人手里，玛奴埃尔军曹不会得不到情报。那些经常往来于坦狄尔与卡门之间，经常到内罗河口做生意的印地安人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类事件。我们知道，凡在阿根廷平原上做生意的人，什么消息都互相转告，任何事情，任何做生意的人都会知道。现在既没有一点格兰特的音讯，就只有一件事可能：立即到梅达诺岬那约定的地点去和邓肯号会合。

然而，巴加内尔却又向哥利纳帆要出了那张不幸引起这次寻访错误的文件，他怀着一肚子不高兴重新研究着。他努力要找出一个新的解释。

“这文件倒是很明显的呀！”哥利纳帆再三地说，“关于格兰特船长的沉船经过的以及他的被俘地点，说的再确实不过了！”

“呃！未必！”那地理学家敲着桌子回答，“一百个未必！既然哈利·格兰特不在判帕区，他就不在美洲。究竟他在什么地方呢？这文件应该告诉我们，并且它一定会告诉我们；朋友们，我要是找不出来，我就不叫作雅克·巴加内尔了！”

18. 可怕的洪水泛滥

独立堡和大西洋相距约 240 公里。如无意外耽搁——这种耽搁的可能性确实不大，哥利纳帆一行 4 天后就可以和邓肯号会合了。但是，他的寻访就这样全部地失败了吗？没有找到格兰特船长而独自回到船上去吗？这样总是十分不甘心的。所以，第二天，哥利纳帆无意发出启程的命令。还是少校替他负起责任来：他备了马、办了干粮，定了行程计划。由于他的积极活动，那支小旅行队就在早晨 8 点钟走下了坦狄尔山的青草山坡了。

哥利纳帆把罗伯尔带到身边，策马跑着，一言不发。他那勇敢的性格不容许他平平静静地接受这种失败。他的心跳得几乎要迸出来，头上热得象火烧一样。巴加内尔被文件的困难激恼了，把文件上的字一个一个翻来复去地想着，企图找出一个新的解释。塔卡夫默默无言，放纵着桃迦去领头。少校始终怀着信心，坚定地做着应做的事，仿佛根本不知道失望灰心是怎么一回事。奥斯丁和他的两个水手都分担着主人的愁闷。有一次，一只胆小的野兔突然在山路上打他们的前面窜过去了，那两个迷信的苏格兰水手彼此看了一眼。

“坏兆头。”威尔逊说。

“是的，在高原，是坏兆头。”穆拉地回答。

“在高原是坏兆头，在这里也不是好兆头。”威尔逊象煞有介事地反驳。

傍晚，旅客们走过了坦狄尔山区，又进入直奔海岸的那片起伏如波的大平原里了。到处都遇到澄清的溪流，灌溉着肥沃的土壤，消失在高大的牧草中间。地面又显出平坦的形态了，和海洋在风浪后恢复了平静一样，阿根廷判帕区的最后一些岗峦走尽了，单调的草原又在马蹄下铺下了漫长的绿色毯子。

在此之前，天气一直很晴朗。但是，这一天，天色有些靠不住了。前几天的最高气温产生出来的大片水气都凝成了乌云，预示着随时可以变成倾盆大雨了。而且，地区邻近大西洋，西风经常地刮着，使气候特别潮湿。人们一到当地肥沃的土地，富裕的牧场和翠绿的牧草，就知道空气里湿度之高。不过，这一天，大片的乌云至少还没有变成倾盆大雨。晚上，马轻快地一口气跑了 65 公里之后，就在一些深的大小坑旁边歇下来。那地方没有任何掩蔽。各人的“篷罩”同时作帐篷和被褥之用。大家就在风雨欲来的天底下睡着了，幸而那风雨只是虚张声势，实际并没有降临。

第二天，平原渐渐地变低了，地下的水也渐渐地显露出来。土壤的每个毛孔都在渗出潮气。前进不久，就有大池沼，深的、浅的、或正在形成的拦住往东去的路。只要是边缘见得清楚而又无水草的沼泽，马匹还不难应付。但是一遇到那些叫做“盆荡荡”的流动泥窝，就困难了，深草盖住泥面，陷下去才发觉到危险。

这些泥窝已经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畜了。罗伯尔在前头半英里走着，忽然打马回来，叫着：

“巴加内尔先生！巴加内尔先生！有一片长满牛角的林子！”

“怎么？”那学者回答，“你看见一片林子长的是牛角？”

“是的，一片小丛栖。”

“一片小丛林，你在做梦啊，我的孩子。”巴加内尔驳斥着，耸耸肩。

“我才不是做梦哩，”罗伯尔又说，“您自己来看呀！真是怪地方！”

地里种牛角，牛角长得和麦一样！我倒想弄点种子带回去！”

“他说得倒是正正经经地。”少校说。

“是正经话呀，少校先生，您去看看就知道了。”

罗伯尔没有说错，走了不远大家就看见一大片牛角地，牛角种得很整齐，一眼望不到边，真是一片小丛林，又低又密，真是奇怪得很。

“该是真的吧？”

“真是怪事了。”巴加内尔说着，同时回头望着那印第安人，请教他。

“牛角伸出了地面，但是牛在底下。”塔卡夫解释。

“怎么？一群牛陷在这泥里？”巴加内尔惊叫起来。

“是呀。”塔卡夫回答。

果然是一大群牛踩动了这片土地，陷下去死掉了：好几百条牛闷死在这泥滩里。这种事情在阿根廷平原上有时会发生的，塔卡夫不会不知道，同时这也是对行人的一种警告，要加紧提防。大家绕过那片死牛滩。其中死牛之多，简直足以满足古代最苛求的神灵的一场盛大的百牛祭。走了一个钟头，那片牛角田丢在后面2公里远了。

塔卡夫观察着四周的情况，心里真有些着急，总觉得一切不比平常。他常常停下来，站在马背上，他的身材高大，可以望得很远。但是望又望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只好又继续前进。走了1公里多路，他又停下来，离开直着走的路线，一会向北，一会向南，走了好几公里，又回来领队，也不说什么。象这样他停了好几次，弄得巴加内尔莫名其妙，哥利纳帆满心不安。他请学者问问塔卡夫，巴加内尔照办了。

塔卡夫回答说，他看到平原渍透了水，很惊讶，他自当向导以来，从没有走过这样的湿地。就是在大雨季节，阿根廷的原野也还有旱路可走。

“那么，潮湿的程度不断地增加，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巴加内尔追问。

“这我就不晓得了，而且，就是我晓得的话……”

“那些山溪涨满了雨水，从来不泛滥吗？”

“有时也泛滥过。”

“现在也许是山溪在泛滥吧？”

“也许！”塔卡夫说。

巴加内尔只好满足于这个不肯定的回答，把谈话的结果告诉爵士。

“塔卡夫劝我们怎么办呢？”哥利纳帆问。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巴加内尔问塔卡夫。

“快快走。”

这句劝告，说来很容易，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马在软地上走，老是往下陷，很快地就疲乏了，而且地面越来越低，这一部分平原可以说是一片无边的洼地，越渗越多的水很快地就要聚得很深。因此，这片锅底平的平原一泛滥就要成为大湖，最要紧的就是要毫不迟延地跨过去。

大家都加紧脚步。但是，大滩大滩珠水一片一片地在马蹄下展开还不够，快到两点钟的时候，天上的飞瀑倾泻而下，热带的大雨倾盆倒泻到平原上。任何人想要显出所谓“烈风淫雨不迷”的修养，这是最好的机会了。在这种倾盆大雨下绝无掩蔽的地方，只好咬住牙任它淋。“篷罩”上都成了沟渠，帽子上的水好象屋檐边涨满了水的天沟一样，哗啦啦地往“篷罩”上直倒；鞍上的纓络都成了水网；马蹄一踩下去，就溅起了很大的水花，骑马的人就在这天上地下的两路大水的夹攻中奔跑着。

他们就是这样，冷透了，冻僵了，疲惫极了，傍晚走到了一所破“栏舍”。这“栏舍”，也只有毫不讲究舒适的人才把它称作住宿处，也只有落难的旅客们才愿意进去投宿。哥利纳帆一行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因此大家都钻到这座连判帕区最穷的印第安人也不愿住的废棚里去蜷伏着。好容易用草生着了一堆火，火的热量低不上冒出的湿烟。外面是一阵阵的大雨，它疯狂地下着，烂草的棚顶漏下大滴的水珠。火被水打湿，不知道灭了多少次，也不知道有多少次穆拉地和威尔逊两人又拼命把它点着了。晚饭既简单，又没有营养，吃得大家愁眉苦脸的。谁也没有好胃口。只有少校对得起那湿透了的干肉，一口也不饶。那不动声色的少校对任何环境的打击都满不在乎。至于巴加内尔，他是地道的法国人，这时还想说笑话哩。但是大家笑不起来。

“我今天的笑话受潮了，爆得不响！”他说。

因为在这种环境中最能宽怀的只有睡觉。所以大家都向梦乡找片刻安宁了。夜里的天气坏极了。“栏舍”的木板“劈拍劈拍”地响，仿佛要折断。整个“栏舍”被狂风吹得歪歪倒倒的，几乎要随风飞去。马；听凭风吹雨打，在外面呻吟，它们的主人虽有破屋遮身，也不比它们舒服。虽然如此，瞌睡终于战胜了大雨。罗伯尔先合上眼，头倒在哥利纳帆爵士的肩上。不一会儿，其他人也都在上帝的守护下睡着了。

仿佛上帝守护得很好，一夜平安无事。早晨，人们在桃迦的呼唤中醒来了。这匹马经常是清醒着的，它现在正在外面嘶叫，用蹄踢着棚壁。即使没有塔卡夫，它也会在必要时发出登程的信号。人们一向是很倚重它的，所以不会不依从它。它一叫，大家就上路了。雨已经下得小些了，但是不吸水的地面还保留着积水，处处是水渗不进去的黄泥，上面尽是水洼、沼泽和池塘，它们都漫出水来，形成大片的“巴纳多”，深浅莫测。巴加内尔看看他的地图，想起大河和未伐罗他河平时都是吸收这平原上的水的，现在一定是泛成一片，两条河床并起来该有几公里宽了。

现在必须以最大的速度前进。这是关系全体的安全。如果泛滥的水再往上涨，到哪里去栖身呢？望尽了四周的天边，也看不出点高地，这片平坦的原野，大水一侵袭进来，就会流得非常迅速的。

因此，马被催着拚命向前跑。桃迦领头，它比某些大鳍的两栖动物还厉害些，够资格称为海马，因为它在水里跳着，就仿佛一向是生活在水里的一条船。

忽然，快到早上10点的时候，桃迦表现得十分急躁。它常常把头转向南方那片无边的平坦地带，嘶声渐拖渐长，鼻孔使劲地吸着那激荡着的空气。它猛烈地腾跃起来，塔卡夫虽然不会被掀下鞍子，却也难于控制。桃迦嘴边的泡沫都带着血，因为嚼铁勒得太紧了，然而那烈马却还不肯安静下来，它的主人感觉到，万一放下缰绳让它跑，它会用尽全力朝北方逃去的。

“桃迦怎么啦？”巴加内尔问，“阿根廷的蚂蟥厉害，它可不是被蚂蟥咬了？”

“不是。”塔卡夫说。

“那么，它是感到什么危险，受惊了。”

“是的，它感到了危险。”

“什么危险呀？”

“不晓得呀。”

桃迦猜到危险，如果人眼还没能看到，至少耳朵已经听到了。果然，有

一种隐隐的澎湃声和涨潮一样，从天外飞来。湿风阵阵地吹着，夹着灰尘般的水沫。许多鸟儿从空中疾飞而过，似乎在逃避着某种莫名其妙的现象。马半截腿浸在水里，已经感到洪流最初的浪头了。不一会儿，一片骇人的叫嚣声，又是牛吼，又是马嘶，乱纷纷地连滚带爬，没命地向北奔窜，快得令人吃惊。溅起的浪就是有百条长鲸在大洋里翻腾，也不会掀起这么猛烈的浪头。

“快！快！”塔卡夫高声叫道。

“怎么回事？”巴加内尔问。

“洪水！洪水！”塔卡夫一面回答，一面刺着马，催着向北奔去。

“洪水泛滥了！”巴加内尔叫起来，所有的同伴由他带头，也追随着桃迦向北飞奔而去。

是飞奔的时候了。果然，在南面 8 公里路远，一片又高又宽的浪潮排山倒海地倾泻到这平原上来，平原立刻变成了汪洋大海。深草都不见了，象一切割掉了一样。浪头拔起的含羞草在水上漂荡着，构成许多流动的岛屿。这片洪流，劈头就是一排又高又厚的水帘，挟着不可抗拒的威力。显然地，判帕区的一些大河溃决了，也许就是北边的科罗拉多河和南边的内格罗河同时泛滥，汇成了一个巨大的河床。

塔卡夫告诉说：那白浪滔天的水头，正以快马的速度奔来。旅客们在前面逃跑，好似暴风赶着浮云，水头正以凶猛的势头追来。他用眼睛到处找，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躲避的地方。直到天边，都是天与水混成一片。马受了过度的惊吓，没命地狂奔，骑马的人好不容易扒住马鞍。哥利纳帆常常回头张望。

“水淹到我们身边来了。”他一直在想。

“快！快！”塔卡夫一直在叫。

可是大家又加紧催逼那可怜的坐骑。马刺擦着马肚子，流出来的血滴在水上，形成一条条的红线。那些马，踩到地上的裂缝几乎要摔跤。它们有时给水底的草绊住了，几乎走不动。马扑倒了，人立刻把它拉起来；又扑倒了，又拉起来。眼看着水在往上涨，漫长的浪条预示着那股洪流的水头就要侵袭过来了，相距不到 2~3 公里，雪似的浪花在水头上腾跃着。人避水，水迫人，人和这最可怕的灾难顽强地斗争着，相持至一刻钟之久。大家只顾逃，逃了多少路，谁也不知道。以速率估计，逃的路实在不少了。然而，马已经被水淹到胸脯，跑起来已经十分困难。哥利纳帆、巴加内尔、奥斯丁、个个都觉得没命了，好象在大海里沉了船一样，只有等死了。渐渐地，马蹄已经探不到底了，水要是深到近 2 米，马就会淹死了呀。水潮侵袭下的那 8 个人这时是怎样的焦急，怎样的悲痛，是无法形容的。他们面临着这等人力抵拒不了的自然灾害，感到自己太无力量了，太渺小了。他们的安全已经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

又过了五分钟，马已经浮了起来，在游水了。水流以无比的力量，以快马奔驰的速度拖带着马匹，一小时前进 32 公里。

在一切都似乎绝望的时候，忽然听到少校的声音。

“一棵树！”

“在哪？”哥利纳帆喊着问。

“那儿，那儿！”塔卡夫回答他同时用手指着北方 700~800 米远，孤立在水中的一棵高大的胡桃树。

旅伴们是不需要催促的。令人喜出望外的这棵树无论如何也得抓住。也

许马匹达不到那棵树，但人至少是可以得救的。急流冲着人和马不断地向前。这时奥斯丁的马忽然长叫一声不见了。奥斯丁急速摆脱马镫，矫健地开始游泳。

“抓住我的马鞍。”爵士向他叫着。

“谢谢，爵士，我的胳膊还结实。”

“你的马怎么样，罗伯尔？”爵士又转头问小格兰特。

“它还成，爵士！它还成！游得象鱼一样！”

“当心点！”少校高声嘱咐着。

这句话还没说完，洪水的大浪头已经到了。一个1米高的滔天巨浪，声如巨雷，扑到那几个逃难的人身上。一个个连人带马地都滚进了一个泡沫飞溅的大漩涡里，影儿也不见了。几百万吨的水以疯狂的波涛卷着他们翻来复去。浪头过了的时候，人都泛了上来，赶快互相数一数。但是马匹呢？除了桃迦还驮着主人之外，其余的都杳无踪了。

“勇敢点！勇敢点！”哥利纳帆喊着，一手支撑着巴加内尔，另一只手在划水。

“成！成！”那可敬的学者回答，“我倒不讨厌这……”

不讨厌什么呢？天晓得！这可怜虫喝了一大口泥水，连那半句话都咽下去了。少校却镇定地前进着。左一下右一下很规范地划着水，连游泳教练也比不上他。两个水手在水里游着，象海豚在海里一样。至于罗伯尔，他一把揪住了桃迦的鬃毛，让它拖着走。桃迦英勇地劈开狂澜，本能地随着那股向大树冲去的急浪，始终不离那棵树的方向。

离树只有20米了。一会儿工夫，大家都扒到了树边。真侥幸啊！因为，要不是有了这个栖身之地，大家就别想得救，非死在波心不可！

水正涨到树干的顶端，大树枝开始长出的地方，因此攀附是很容易的。塔卡夫撒下他的马，托着罗伯尔。首先爬上去，然后又用他那强有力的胳膊把那些十分疲劳的同伴都拉上了树，放在安全的地方。但是桃迦被急流冲着，已经很快地漂远了。它那聪明的头转向它的主人，振着他的长鬃毛，嘶叫着呼唤他。

“你把它丢了！”巴加内尔对塔卡夫说。

“我怎么能丢了它！”塔卡夫高声叫道。

“扑通”一声，他钻进洪流里去了，离树十米远才露出水面来。过了一会儿，他的胳膊在桃迦的颈子上了，连人带马向北面那一带茫茫的天边漂流而去。

第六章

19. 栖生之地

哥利纳帆一行逃来栖身的这棵树，象是明胡桃树。叶子发亮，树冠圆圆的，都和胡桃树一般。实际上它是一棵“翁比”树，在阿根廷平原上的“翁比”树总是孤独地生长着。这棵树的主干蜷曲而巨大，不但有粗大的根深入到土里，还有许多坚韧的支根把它攀附在地面上，非常牢固。所以它能抵抗住洪流的袭击，不至于被冲倒。

这棵“翁比”树大约有30多米高，浓荫覆盖着周围约120平方米的面积。重重叠叠的树叶都寄托在三个主枝的上面，这三个主枝从直径将近2米粗的主干的顶上分开。两个主枝差不多是竖直上去的，满载着枝叶，好象撑着一把巨大的伞，全部枝叶互相交错着，纠缠着，仿佛是经竹篾匠的手编织成的，构成一个不怕日晒雨淋的大屋顶。另一个主枝却不然，它差不多是横卧在潮湃的波涛上面的，最低的叶子已经浸在水里了。整棵树好象大洋中一座绿色的孤岛，而那个横枝就象一个海峡向前伸出来。在这棵大树里，空间有的是。伞形枝叶的圆周开了许多大缺口，和森林中的空隙一样，放进大量的空气，到处都是阴凉的。我们看到这三个大枝把无数的细枝撑起来，直入云霄，同时又有许多寄生藤把那些大大小小的枝子联系起来，阳光由许多空隙中零零落落钻进去，这一片树枝简直就由这棵“翁比”树的主干独立支撑着。

避难的人一到了树上，一群飞禽逃到上层枝叶里去了，唧唧喳喳地抗议着这暴力的侵占。

这就是哥利纳帆一行人获得的栖身之地。罗伯尔和那矫捷的威尔逊一爬上树就爬到最高的枝子上去了。他们的头钻出了那绿色的圆盖，在那最高点上，一眼望去，能望到很远的地方。洪水泛滥成的一片汪洋从四面包围着他们，凡目力所能达到的地方都是茫茫海洋，渺无边际。水面上没有任何其他树，只有这棵“翁比”树屹然孤立在洪流中，被冲得颤巍巍的。远处，有许多连根拔起的树干，蜷曲的树枝，倒塌的“栏舍”的草顶，从大牧场冲下来的棚柱，淹死的兽尸，血淋淋的兽皮，还有一棵摇摇晃晃的树，上面聚着一窝黑斑虎，用利爪扒在那脆弱的枝干上吼叫着，这一切都被急流拖着，由南向北，漂漂荡荡地飞奔而过。更远处有一个黑点，几乎看不见了，它吸引着威尔逊的注意。那里塔卡夫和他那忠实的桃迦逐渐消逝在天边。

“塔卡夫，塔卡夫朋友！”罗伯尔叫起来，向那英勇的塔卡夫远去的方向伸着手。

“他不会淹死的，罗伯尔。我们下去，跟爵士呆在一块儿吧。”威尔逊说。

一会儿工夫，罗伯尔和他就爬下了三重枝叶，到达了主木的顶端。哥利纳帆、巴加内尔、少校、奥斯丁、穆拉地都在那儿，或坐，或骑，或攀，各随各的例。威尔逊报告了他在树顶上所见的一切。大家都同意他的话：塔卡夫不会淹死，不过就不晓得将来是塔卡夫救起桃迦，还是桃迦救起塔卡夫。树上的人的处境，无疑地比塔卡夫还要可虑。当然，树也许不会被水冲倒，但是继续增高的洪流会淹到它最高的枝子上来的呀，因为这一带地面特别低，好象一个深的蓄水池。因此，哥利纳帆一来就拿小刀刻划树皮，以便测量水位。这时，水位稳住，泛滥似乎已经达到最高峰。这已经是使人宽心的

一件事了。

“现在，我们做什么呢？”哥利纳帆问。

“做窝呀，还用问吗？”巴加内尔快乐地回答。

“做窝吗？”罗伯尔惊叫。

“自然要做窝呀，我的孩子，既然我们不能过鱼的生活，就该过鸟的生活。”

“好啊！但是做了窝谁给我们喂食呢？”哥利纳帆问。

“我来喂食。”少校回答。

大家一听，都转去看着少校。那少校很舒适地坐在由两个柔软的枝子构成的一把天然交椅上，伸着一只手，递出他那湿透而泡满的搭链。

“啊！少校，你真是角色！你想得太周到了，就是一般人必然会忘记了的时候，你偏偏还能想到。”哥利纳帆叫起来。

“一个人既不愿意淹死，自然也就不愿意饿死啊！”少校回答。

“我也应该想到这点，只可惜我太粗心了！”巴加内尔天真地说。

“您那搭链里装的是什么？！”奥斯丁问。

“够7个人两天吃的。”少校回答。

“好！”哥利纳帆说，“我希望24小时内水退得差不多了。”

“或者是24小时内我们有法子回到陆地。”巴加内尔改正说。

“因此，我们现在第一个任务就是吃早饭。”哥利纳帆说。

“总要先把衣服烤干吧？”少校又提出意见。

“火呢？”威尔逊问。

“没有火就应该生火呀！”巴加内尔回答。

“在哪儿生火？”

“就在这树干的顶上！”

“用什么生呢？”

“用枯柴，我们到树上砍去。”

“有了柴，火又怎么能生得着呢？”哥利纳帆说，“我们的火绒湿得和海绵一样了！”

“用不着火绒！”巴加内尔回答，“只要有点干苔藓，有点太阳光，拿我的望远镜的镜头一照，你看罢，我的火就出来了。谁到树上打柴去？”

“我去！”罗伯尔叫起来。

他说着，就象小猫一样，钻到枝叶的深处去了，后面是他的朋友威尔逊跟着。他们走了之后，巴加内尔已经找到足够的干苔藓，他又找到一片太阳光，这是很容易的事，因为那时太阳光线正强。然后，他用望远镜把这些易燃物一点就点着了。他们把这些易燃物摆在“翁比”树干的分枝处，托在一层湿树叶上面。这就成了一个天然炉灶，不怕引起火灾。不一会儿，威尔逊和罗伯尔回来了，带着一大捆干柴，放到干苔藓上。巴加内尔为了扇火，就爬到炉灶上面，叉开他的两条长腿，和阿拉伯人一样，然后迅速地一蹲一起，利用他的“篷罩”扇起大风。柴烧着了，一会儿就是熊熊的大火苗从这临时炉灶上升起来。大家随意烤着，各人的“篷罩”都挂在树上，随风飘荡。然后开始吃早饭，每人接受定量分配的一份，因为还要想到明天啊！大水可能没有象爵士希望的退得那样快，而干粮是很有限的，“翁比”树又不结果子，幸而鲜鸟蛋很多，因为树枝上到处是鸟巢，除了鸟蛋之外，还有鸟也可以吃，更是不用说了。

这些生活资料还不算坏。

因此，现在，不能不作久居之计，设法安顿得舒服一些了。

“既然厨房和饭厅都在楼下，我们的卧室就设在楼上吧。”巴加内尔说，“房子很大，房租也不贵，不必住得太挤。我看见那上面有些天然的软兜子，只要我们把自己牢牢地绑在树上，就可以在天下最好的床上睡觉了。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且我们将轮流守夜，我们的人数足以打退印第安人的舰队和其他各种野兽。”

“我们缺少武器。”奥斯丁说。

“我还有手枪哩。”爵士说。

“我的也还在。”罗伯尔应声回答说。

“如果巴加内尔先生想不出制造弹药的法子来，手枪有什么用呢？”奥斯丁又说。

“用不着造。”少校回答着，拿出一个弹药袋来，还保存得好好的。

“你哪里来的弹药，少校？”巴加内尔问。

“塔卡夫的。他想这弹药可能对我们有用处，所以在跳下去救桃迦之前交给我了。”

“好个慷慨仗义的巴塔戈尼亚人！”爵士叫着。

“是的，”奥斯丁说，“如果所有的巴塔戈尼亚人都和他是同个模子印出来的，我真要佩服巴塔戈尼亚人了。”

“我要求大家不要忘记那匹马！”巴加内尔说，“它也是巴塔戈尼亚人的一部分呀！如果我推测得不错的话，我们还能看见他们，塔卡夫在马背上骑得好好的。”

“我们离大西洋还有多远？”少校问。

“至多还有 65 公里左右。现在，朋友们，既然大家都可以各自方便，我要向各位告辞了。我要上去找个观察台，拿我的望远镜看看，然后再把看到的情况报告你们。”

大家请这位学者自便了，他很灵巧地攀援而上，由这一枝到那一枝，在密叶的帘幕后不见了。于是他的旅伴们开始忙起来预备床铺。这事既不难，又不用花多少时间，因为根本没被可铺，没桌椅可搬。所以不一会儿各人都准备停当，又回到炉灶旁边坐下了。大家开始闲谈起来。不是谈当前的处境，因为当前的处境只有忍耐，别无他法。大家谈的还是那谈不完的话题：格兰特船长。水一退，不到三天旅客们就回到邓肯号上了。但是格兰特船长和他的两个水手——这几个不幸的遇难者竟不能和他们一齐上船。在这次失败之后，在这次横穿南美大陆白跑一趟之后，一切希望都仿佛毫无挽回地消失了。还要到哪里找去呢？海伦夫人和玛丽一听到前途没有任何希望，心里该是多么难过啊！

“我那可怜的姐姐啊！我们一切都完了！”罗伯尔说。

哥利纳帆找不到一句话来回答他，这是第一次。他还能给孩子什么希望呢？他不是已经严格遵从文件的指示找了一番么？

“可是，”他说，“这南纬 37 度线不是一个空洞的数字呀！不管是指哈利·格兰特的失事地点或被俘地点，这数字不是假的，不是推测的，不是瞎猜的！是我们亲眼看见写得明明白白的！”

“这都是真的，爵士，可是我们的寻访终于失败了。”奥斯丁回答。

“真是叫人苦恼而又叫人灰心的事啊！”哥利纳帆叫起来。

“苦恼当然是苦恼的，但灰心，那倒不必。”少校用安详的语气说，“正因为我们这一可靠的数字，我们应该根据它找到底。”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爵士问，“你觉得我们还有什么可做呢？”

“可做的还有最简单而又最合逻辑的一件事，我亲爱的爱德华。我们回船之后，就把船开着向东走，一直循着这条三十七度线，如果必要的话，直走到我们最初的出发点为止。”

“你以为，麦克那布斯，你以为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吗？我也不晓得想过多少遍了！但是有什么成功的希望呢？离开美洲大陆，不就是远离了哈利·格兰特亲自指出的地点巴塔戈尼亚了吗？文件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的吗？”

“你已经确实知道不列颠尼亚号失事地点既不在太平洋岸，又不在大西洋岸，你难道还想回到判帕区再找一趟不成？”

哥利纳帆不回答。

“而且这条纬线是他自己指出来的，我们循着这条线去找他，哪怕希望再小些，我们不也应该试一试吗？”

“我并不是说不应该……”哥利纳帆回答。

“朋友们，”少校转向水手们补充一句，“你们不赞成我的意见吗？”

“完全赞成。”他们都点头表示同意。

“朋友们，现在听我说。”爵士想了一下又说，“你也仔细听着，罗伯尔，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讨论。我要想出一切办法去找到格兰特船长，这是我已经承担下来的责任，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要花一生的精力来做这件事。这位好心人一直为苏格兰效忠，全苏格兰人都赞成我去援救他。我也认为，不论找到他的希望是多么渺小，我们都应该循着 37 度线绕地球一周，我现在决计这样做。不过要解决的问题不在这。有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立刻放弃在美洲大陆上找，并且以后不再回来了呢？”

这个问题提得这样斩钉截铁，没有引起任何回答。谁也不敢决定。

“你怎样说呢？”哥利纳帆特别问了少校一句。

“我亲爱的爱德华，立刻就用一个‘是’‘否’来答复你，未免责任太重了，这问题要好好地想一下。首先我想知道南纬三十七度线经过些什么地方。”

“这个，要问巴加内尔。”

“那就问问他看。”少校说。

那学者已经钻到树的遮荫里看不见了，必须从下面大声喊他。

“巴加内尔！巴加内尔！”哥利纳帆喊。

“在！”一个声音从半空中回答。

“你在哪儿？”

“我在观察台上。”

“做什么？”

“观察那望不到头的天边。”

“你可以下来一下吗？”

“你们需要我吗？”

“是的。”

“什么事？”

“要知道 37 度纬线经过些什么地方。”

“这个太容易了，”巴加内尔回答，“用不着我下去就可以告诉你们。”

“那么，你就说吧。”

“好，听着。南纬 37 度线离开了美洲就穿过大西洋。”

“嗯。”

“到透利斯探达昆雅群岛。”

“好。”

“然后在稍微下去两分的地方，经过好望角。”

“后来呢？”

“就穿过印度洋。”

“以后呢？”

“掠过阿姆斯特丹群岛中的圣彼得岛。”

“再往下说。”

“横截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省。”

“接着说下去。”

“出了澳大利亚……”

这句话没有说完。那地理学家在迟疑吗？他不知道了吗？不，忽然一声大叫，一个强烈的呼声从树的浓荫中传下来。哥利纳帆和他的朋友们都吓得脸色发白，面面相觑。难道又发生了什么灾难？还是那倒霉的巴加内尔掉下来了呢？威尔逊和穆拉地要奔上去救他了，忽然上面掉下一条大汉：巴加内尔从一支一支树枝上直滚下来。他两只手抓不住一点东西。是活的还是死的呢？不晓得。眼看他要滚到怒吼的狂澜中了，这时少校才用粗壮的胳膊把他一下拉住。

“谢谢你，麦克那布斯！”巴加内尔叫起来。

“你怎么了？”少校问，“你怎么滚下来了？又是吃了你那永远粗心的亏吧？”

“是的！是的！”他回答着，话都几乎说不出来，“是的！粗心……要开个新纪元，这一次。”

“怎么开个新纪元的粗心呢？”

“我们弄错了！我们又弄错了！我们老是弄错了！”

“怎么一回事？说呀！”

“爵士、少校、罗伯尔、朋友们，”巴加内尔喊嚷起来，“你们都听我说，我们专在格兰特船长不在的地方找他！”

“你说什么？”哥利纳帆惊奇地问。

“我们找的地方，不但格兰特不在那里，并且他从来也没有到过！”

这万万想不到的几句话引起了大家极大的惊讶。巴加内尔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神经错乱了吗？然而他说的倒象心里很有把握的样子呀，大家都眼睁睁地望着哥利纳帆，因为巴加内尔那种肯定的话是直接答复他所提出的问题的。但是爵士只是摇了摇头，不赞成巴加内尔的说法。

然而巴加内尔一阵兴奋过后，又开口了：

“的的确确是的呀！”他坚定的语气说，“的的确确我们找错了，文件上根本没有这样说。”

“你说明理由吧，巴加内尔。”少校比较镇定地说。

“很简单，少校。我原来也和你们一样，弄错了，我回答着你们的问题，说到‘澳大利亚’这个名字时，突然灵机一动，我明白了。”

“怎么？”哥利纳帆叫起来，“你以为格兰特船长……”

“我以为文件是 austral 这个字不是我们一向所想的，不是‘南半球’(austral) 这个字，而是‘澳大利亚’(Australie) 一词的前半个字。”

“这就奇怪了！”少校回答。

“岂但奇怪！”爵士耸耸肩，反驳着说，“简直是不可能。”

“你说不可能，在我们法国根本就不承认‘不可能’这个词。”巴加内尔辩论着。

“怎么？”爵士又以极不相信的口吻追问他，“你竟敢说不列颠尼亚号失事的地点是在澳大利亚海边？”

“我认为毫无问题。”

“不说假话，巴加内尔，你这个说法真使我惊讶，尤其从一个地理学会秘书的口中说出来。”

“你有什么理由惊讶？”巴加内尔问，听到人家不信任地理学会秘书，感到不自在。

“理由是：如果你说是澳大利亚，你就同时要承认大洋洲有印第安人，在大洋洲从来也没有见过印第安人呀。”

巴加内尔对哥利纳帆的“理由”毫不惊奇。他早料到了，只微微一笑。

“我亲爱的哥利纳帆”，他说，“不要以为你这‘理由’是个铁证。我要把你驳得哑口无言，叫你们英国人遭受一次空前未有的惨败，替我们法国在克勒西和达赞古尔打的那两次败仗报报仇。”

“但愿你能如此，巴加内尔。”

“你听啊。文件里根本没有‘印第安人’(indiens) 和‘巴塔戈尼亚’(Patagonie) 等字样！那几个不完整的字‘indi’不是‘印第安人’而是‘当地土人’(indigines)。那么，你承认不承认大洋洲有土人呢？”

“讲得好！巴加内尔。”少校说。

“你承认我的解释吗，亲爱的爵士？”

“我承认，”爵士回答，“只要你能证明那‘gonie’不是指‘巴塔戈尼亚’(Paeogonie) 或‘危险万分’(agonie)。”

“是‘危险万分’！”少校说。

“管它是什么字都没有关系，这些字是无关紧要的。我连解释都不想解释它。主要的一点就是：austral 是指澳大利亚，这样明显的一个解释，我们一看就该发现，只可惜有个错误在先，竟叫我们瞎了眼！如果是我先看到这个文件，如果不是你们的解释把我弄糊涂了，我一定早就不会解释错！”

这一次，大家对巴加内尔的话都喝起彩来了，恭维他了，佩服他了，奥斯丁、两个水手、少校，尤其罗伯尔，都感到了新的希望，十分快乐，祝贺那可敬的学者。爵士的眼睛也渐渐睁开了，从他的话中，也可以看出他快要向巴加内尔投降了。

“还有最后的一个问题，我亲爱的巴加内尔。你再能把它解决了，我对你的聪明才智就只有甘拜下风了。”

“你说，哥利纳帆。”

“你怎么照你的新解释把那些字联贯起来呢？那整个文件怎样读法呢？”

“太容易了。文件在这里。”巴加内尔说着，拿出他几天来细心研读的那张宝贵的纸。

当那地理学家集合着脑子里的概念，聚精会神地准备回答的时候，全场

都静寂无声。他的手指头指着那文件上零零落落的字，同时用坚定的声调，特别着重重复某一些字，宣读着：“‘1862年6月7日，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籍隶格拉斯哥港，沉没在……’这里随便你们说什么都可以，这几个字毫无关系。‘澳大利亚的海上。因急欲上陆，两水手和船长格兰特将到达’或者‘已到达这陆地’，‘将被俘’或者‘已被俘于野蛮的当地土人，兹特抛下此文件。’等等，等等，这文字不是很清楚了吗？”

“很清楚，不过澳大利亚只是个岛，‘大陆’这个名词怎么安得上呢？”

“你放心，我亲爱的爵士，第一流的地理学家都一致称这个岛为‘澳大利亚大陆’。”

“那么，我现在只有一句话可说了，朋友们，到大洋洲去！愿老天爷协助我们！”爵士叫着。

“到大洋洲去！”他的旅伴们异口同声地喊着。

“你可知道，巴加内尔”，爵士又补充一句，“你到了我们邓肯号船上，这是完全出于天意呀！”

“好罢，”巴加内尔回答，“就算是上天派我来的，不要再提了！”

这一席话就这样结束了，它起了多么大的影响啊！它把大家的情绪全都扭转过来了。他们原以为迷在宫里，永远不能出来，现在又抓住线索了。他们在这个破了产的计划中又建立起一个新的希望来了。他们可以干脆丢下美洲大陆，让心飞到大洋洲那片土地上去。他们回到邓肯号上的时候，也不会把失望带回去，不会使海伦夫人和玛丽为格兰特船长永远失踪而悲哀了！所以，他们忘掉了当时的处境的危险而兴高采烈起来，只觉得唯一的憾事就是不能立刻出发。

那是下午四点的时候。大家决定6点钟吃晚饭。巴加内尔要准备一席筵来庆祝这可喜的一日。可惜带的菜太少了，所以他邀罗伯尔“到附近的树林里”打猎去。罗伯尔鼓掌赞成。他们拿起塔卡夫留下的那弹药袋，擦了擦手枪，装上小粒子弹，就出发了。

“不要跑远了。”少校庄重地对这两个猎人说。

猎人去后，爵士和少校就去看看树上刻的水位标记，同时威尔逊和穆拉地去重新点起那炉灶里的炭火。

哥利纳帆下去到了那无边大湖的水面以后，没有看出任何退水的迹象。然而水似乎已经涨到最高峰了。不过由南向北还是流得很快，这证明阿根廷所有河流的水量还没有得到平衡。水在退潮之前一定先要稳定下来，和海面在涨潮停止，落潮开始的时候一样。因此，只要水还这样向北急流，就不能希望它立刻下落。

当哥利纳帆和少校观察水位的时候，树上的枪声响了，跟着就是一片欢呼声，和枪声一样响亮。罗伯尔的男高音在巴加内尔的男低音的基调上叫得象黄莺一般。别人听真不知道他们俩谁最孩子气。这猎一定打得好，这预告着大家将有野味下饭了。少校和哥利纳帆回到灶边，又发现威尔逊想出了一条妙计：这水手异想天开，利用一根针和一条线钓起鱼来。已经有好几十条小鱼摆在“篷罩”的折缝里了。是“摩查拉”鱼，嫩得和香鱼一样，还活蹦蹦跳跳的，又是一盘好菜！

这时，两个猎人从“翁比”树顶上下来了。巴加内尔很小心地捧着一些鸟蛋，提着一串小麻雀——他准备以百灵鸟的名称把它们献给大家吃。罗伯尔很灵巧地打到了几只“喜格罗”——这是一种黄绿相间的水鸟，肉味极美，

在乌拉圭一向是被认为名贵的。巴加内尔以蛋做菜可以有 72 变，但是这次只放到热灰里。虽然饭菜做法简单，晚饭的菜肴却又丰富又鲜美。干肉、硕蛋、烤麻雀、烤“喜格罗”、烧鱼，这些组成了一席盛筵，使参加的人永远不能忘记。

大家谈得非常起劲。都称赞巴加内尔是好猎手，又是好厨师。这学者接受了这些赞许，带着谦逊的神色，象一位确有真本事的人一样。赞叹之后，巴加内尔就大谈这棵给他们以栖身之地的树，他觉得这棵树真是广大无边。

“罗伯尔和我，”他开着玩笑说，“我们打猎时简直以为跑到了一个大树林里。竟有一个时候我以为钻不出来了。我找来找去找不到路，太阳又在下沉！想照原路回来，又看不见我来时的踪迹！肚子又饿得慌！昏暗的树丛中已经有猛兽在怒吼了……我是说……不是啊！没有猛兽，很可惜！”

“怎么！”爵士说，“你还可惜没有猛兽？”

“是呀！很可惜！”

“这洪水已经和猛兽一样，够凶恶了……”

“从科学上说，凶恶的说法是不存在的……”那学者回答。

“啊！你既这么说，巴加内尔，你总不能叫人家承认猛兽是有用的吧？猛兽有何用处呢？少校说。

“少校！”巴加内尔叫起来，“你怎么不知道猛兽是用于分门别类的呀！有了猛兽就可以把它们列为某门、某纲、某目、某科、某属、某种……”

“这就叫作用处么？”少校说，“我却用不着！如果古代洪水时期，我也在诺亚方舟上的话，我一定不让诺亚在他的船上装上一对狮、一对虎、一对豹、一对熊，以及其他一切有害无益的兽类。”

“你会这样做吗？”巴加内尔问。

“我一定这样做。”

“那么按动物学观点说，你犯了错误了。”

“但在人道观点上却不错。”少校回答。

“那真是可恼！要是我，恰好相反，我一定连那些大懒兽、翼手龙，以及洪水前期所有的生物都保存下来，真是可惜，我们现在没有这些生物了。”

“我告诉你，诺亚做错了，他保存了那些猛兽，应该世代代受到学者们的咒骂。”

大家听着这两个朋友为了诺亚在争执，不禁大笑起来。少校一辈子也没有跟人家辩驳过，现在却破例，天天和巴加内尔抬杠。当然是那学者故意刺激他。结果还是哥利纳帆出面调停，他说：

“没有猛兽这一个问题，你说可惜也好，不可惜也好，就科学观点说也好，就人道观点说也好，我们今天事实上总是没有猛兽的。不管怎样，在这‘空中的树林’里，巴加内尔总不可能希望遇到猛兽。”

“为什么不可能？”巴加内尔问。

“树上会有猛兽吗？”奥斯丁说。

“呃！当然有呀！那美洲虎，被猎人赶急了，不是往树上逃吗？一只虎猝然遇到洪水爬到这棵树上逃命是很有可能呀。”

“至少，你刚才没有遇到美洲虎吧，我想。”少校说。

“没有遇到，虽然我们在树林里搜索遍了。很可惜！否则，好一场围猎啊！美洲虎可真是猛兽！它一爪就可以把马颈子扭断！只要它吃过人肉，它就专喜欢吃人。它最爱吃的是印第安人，其次是黑人，再次是白人和黑人

混处的杂种人，最后才是白种人。”

“幸而我排在第四等呀！”少校回答。

“好呀！这只是证明你这人无味。”巴加内尔带着鄙夷的神气向他进攻。

“你让我无味吧！”少校反击。

“那么你也太可耻了！白种人一向以第一等人自居！美洲虎先生们，意见似乎并不如此！”这巴加内尔实是难以对付。

“不论如何，我的好巴加内尔啊，”爵士说，“现在我们这里既没有印第安人，又没有黑人，更没有杂种人，你那些亲爱的虎儿还是不来的好。我们的处境并不那么舒适哩……”

“怎么！舒适？”巴加内尔觉得这个字可以把谈话引到一个新的话题，便抓住这个字叫起来，“你还说运气不好吗，哥利纳帆？”

“自然啦，你在这些树上，既不方便，又不柔和，你觉得舒适吗？”

“我从来也没有这样舒适过，就是在我的书房里也没有这样舒适。我们过着鸟儿的生活，我们歌唱，我们飞舞！我开始相信人类生来就是应该生活在树上的。”

“只可惜少一对翅膀！”少校说。

“将来总有一天翅膀会生出呀！”

“在翅膀没有生出来之前，我亲爱的朋友，你还是让我不爱这空中楼阁，而去公园里的细沙地、房子里的地板或船上的甲板吧！”

“哥利纳帆，我们应该随遇而安呀！遇到好的，固然很好，遇到坏的，也不必介意。我看你是后悔离开了玛考姆府那个温柔乡了！”

“不是，不过……”

“我深信罗伯尔在这里是十分快活的。”巴加内尔赶快接上去说，希望至少找到一个拥护他的理论的人。

“是啊，巴加内尔先生！”罗伯尔用快活的语气叫道。

“这是因为这种生活正适合他的年龄。”爵士解释。

“也正适合我的年龄！”巴加内尔又反驳，“一个人，愈不讲究舒适，需要也就愈少，需要愈少，幸福也就愈多。”

“得了吧！”少校说，“你们看他要来对一切财富、一切华丽的建筑物下攻击令了。”

“并不是呀，少校，呃！说到这里，我正好想起一个阿拉伯的小故事，如果你们愿意，我就说出来给你们听听。”

“愿意！愿意！巴加内尔先生。”罗伯尔说。

“你那故事是要证明什么？”少校问。

“我的老伙伴，它证明一切故事所证明的东西。”

“那么，就是说不证明什么了。”少校接上去解释，“也好，你就说吧，你专会说故事，就讲个给我们听听吧。”

“从前，”巴加内尔开始讲，“那哈龙拉拾（第八世纪阿拉伯回教徒的著名教主）大教主有个儿子老是不快乐。他跑去请教一个老法师。这贤明的老人告诉他说，幸福是在这尘世里不容易找到的东西。不过，他又说，‘我有一个百试百验的方法，可以使你获得幸福。’‘什么方法呢？’那青年王子问。‘就是找到一个快乐的人，把他的衬衫披到你的身上。’那老法师回答。那王子当场吻谢了老法师，立刻去找他那件快乐的衣服。他出发了。他访遍了世界各国的京城！国王的衬衫，皇帝的衬衫，王子的衬衫，贵族的衬

衫他都试穿过。可都是白费力气。他还是不快乐！于是他又把艺术家的衬衫，战士的衬衫，商人的衬衫都拿来穿了穿。也不觉得好些。他就这样跑了许多路，却没有找到幸福。最后，因为试过这许多衬衫都没用，他感到失望了，愁眉不展地回到父亲的宫殿里去。恰巧有一天，他下乡去，在路上看到地里有个农夫，快快活活，一边唱着歌，一边在犁田。‘这总算是一个快乐的人了，’他心里想，‘如果说他不快乐，世界上就不会有快乐这回事。’他就走上前去打招呼：‘呃！你这汉子，你快乐吗？’‘我快乐。’那人回答。‘你心里不想再要点什么吗？’‘不想再要什么了！’那人又说。‘叫你不做农夫，做国王，干不干？’‘我一辈子也不干这事！’‘那么，把你的衬衫卖给我！’‘衬衫！我根本就没有衬衫啊！’”

20. 离别

巴加内尔的故事讲得很出色，大家都很赞赏，但是每人都保留自己的见解。我们的学者获得了一般讨论所通常达到的结果，就是说，没有说服任何人。然而，有一点大家却都同意，就是在艰苦的环境里决不灰心丧气，现在既无王宫或茅屋可住，就只好暂时忍耐着住在这棵树上。

大家东谈西谈，不觉天色已晚，只好以睡来结束这惊心动魄的一天。树上的客人不但因为遭了洪水，流离颠沛而感到疲惫不堪，而且这一天又特别热，他们在毒辣的太阳底下烤了一天，更感到支持不住。鸟儿已经去先休息了。号称“判帕之莺”的“喜格罗”鸟已经息止了它们甜美的吟唱，树上所有的鸟儿都已经消失在浓荫的深处了。最实际的办法就是向它们看齐，睡觉最好。

然而，大家在睡前，哥利纳帆、罗伯尔和巴加内尔都爬到那“观察台”上去，对那一片汪洋作最后一次观察。那是9点钟左右。太阳正在的闪烁的浓雾地平线上慢慢西斜（美洲下午的9点钟相当于我们的6点钟左右）那半边天，以天顶为界，都浸浴在蒸汽里。南半球的星座本来是晶莹的灿烂，现在仿佛都蒙上一层薄纱，依依朦胧。不过，人们还能隐约地辨认出，所以巴加内尔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南极圈里那些辉煌的星座指给罗伯尔看，哥利纳帆也在旁边领教。他特别指出那“南极十字架4个头号和2号的大星排成斜方形，差不多和南极点相平；还有那“人马星座”，里面照耀着那颗距地球最近的明星；还有那“麦哲伦星云”，两大片云，最大的一片看来比我们所看见的月亮还大200倍。

有一件事太可惜了：从两极都可以看到的那“猎户星座”还没有出来。但是巴加内尔却给他的两个学生讲述了巴塔戈尼亚人的星宿学中一个有趣的特点。这些充满诗情的印第安人认为，这“猎户星座”的四个星星一条大“拉素”和三个“跑拉”，从那奔驰在天上的猎人手里抛出来的。所有这许许多多的星座倒映在镜子一般的水面上，使人仿佛置身于双重的天空中，上下澄澈，蔚为奇观。

当那博学的巴加内尔这样谈天说地的时候，整个东边的地平线上起了暴雨的景象。一片又厚又黑的云，轮廓异常分明，渐渐升起来，把一颗颗的星明显掩盖住了。这片云显得阴森可怕，不久就占领了半边天，仿佛把这半个天空都遮住了。它的推动力应该是隐藏在自身内部的，因为外面并没有一点风在吹它。天空的气层保持着绝对的平静。树上没有一片叶子在颤动，水面没有一条波纹在皱起。连空气都仿佛没有了，就好象有个巨大的抽气机把天空里的空气都抽掉了似的。高压的电气充满了整个空间，一切生物都感到浑身通了电流似的。

哥利纳帆、巴加内尔和罗伯尔对这些电流都有同样明显的感觉。

“要起风暴了。”巴加内尔说。

“你怕打雷吗？”哥利纳帆问罗伯尔。

“怎么会怕打雷呢，爵士？”

“那就好了，一会儿就要起风暴。”

“根据天空的情况，我看这场风暴还不小哩。”巴加内尔又补充说。

“我倒不是怕风暴，我只怕那倾盆大雨跟着风暴下来，我们要淋透到骨髓里了。随便你怎么会说，巴加内尔，人住在鸟窝里总是不行的，你等一会

儿就会得到教训了。”

“啊！拿出一点哲学修养来好了！”那学者回答。

“哲学修养！哲学修养总不能叫人家浑身湿透呀！”

“这固然是不能，但是有了哲学修养，心里就温暖了。”

“好了，我们回到我们的朋友们那里去吧，我们要叫他们好好地用他们的哲学修养和他们的‘篷罩’把身子裹起来，裹得越紧越好，尤其要劝他们准备着最大的耐性，因为我们将会有这个必要。”

哥利纳帆对那虚张声势的天空看了最后一眼。这时密云把整个的天空几乎完全盖住了。两边勉强还有一条缺口，照着黄昏的暗光。水面盖上一层幽暗的色彩，仿佛是一片乌云就要跟天上沉沉的雾气会合。连夜影也都看不见了。声和光的感应力量都达不到人们的耳朵里来。静寂变得和黑暗一样的深沉。

“下去吧，就要打炸雷了！”哥利纳帆说。

他和他的两个朋友顺势溜下了那光滑的树枝。看见底下是一片惊人的微光，他们感到很惊讶。这微光是无数的水光点发出来的，那无数的小光点在水面上嗡嗡地浮动着，乱纷纷地交织着。

“是磷光吧？”哥利纳帆问。

“不是，是磷虫，象萤火虫，它们是些活的，不值钱的金刚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女太太们拿它们做成极漂亮的装饰品！”

“怎么？那是些昆虫，这样和火星子一样地飞？”罗伯尔叫起来。

“是呀，我的孩子。”

罗伯尔就捉了一个发光的昆虫。巴加内尔果然说得不错，那是一种大土蜂，有一寸长，印第安人称为“杜可杜可”。这种奇怪的甲虫在翅前有两个斑点，光就是从这斑点里发出来的，光度相当强，可以照着人在黑暗中看书。巴加内尔把那虫凑近他的表。居然看见了表针正指着夜里十点钟。

哥利纳帆回到少校和三个水手那里，嘱咐他们夜里应做的一切。有一场猛烈的风暴要来了，应该有所准备。雷声一响就必然要刮大风，这棵“翁比”树必然摇撼得厉害。因此他叫各人都把身子绑在用树枝做成的床上，要绑牢固。如果天上的雨水无法避免，至少要防地上的洪水，不要滚到那向树脚冲过来的急流中去。

大家彼此道了声“晚安”，心里却都不存在“安”的希望，然后各人钻进自己的空中卧室，用“篷罩”紧紧地裹着，等候瞌睡到来。

但是人非草木，自然界的剧变快要降临的时候，心里总感到一种模糊的不安，就是最坚强的人也再所难免。所以树上的贵宾们既烦躁，又郁闷，不能合上眼皮，第一声雷响的时候，他们都是清醒的，这是发生在11点差一点儿的时候，那雷声还是在远处轰轰地响着。哥利纳帆爬到横枝的末端，冒着险把头伸出树叶。

锅底般黑的夜空，零零乱乱地被划成许多道明亮的裂口，清晰地反映在湖面上。漫天的乌云有些地方仿佛撕破了，但是和软绵绵的布一样，没有碎裂的声音。哥利纳帆看看天顶，又看看天边。都是一团漆黑，然后他又回到树干的顶端上来了。

“怎么样，哥利纳帆？”巴加内尔问。

“来势很凶，这样发展下去，风暴可真不得了。”

“好得很，既然我逃避不了，就是看一场奇伟的景象也是好的。”他兴

奋地回答。

“你那种怪论又要劈哩啪啦地搬出一套来了！”少校说。

“少校。我和哥利纳帆的看法一样，这场风暴是惊人的大。刚才我尽快想睡着的时候，想起了几个事实，叫我盼望着能有那么一场惊人的大风暴，因为我们现在正是在大雷雨的地区里呀。我不记得在哪本书上看过，1793年，就在这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一场风暴就起了37次雷火。我的同事穆西先生数过，有一声连续不断地响了55分钟。”

“表拿在手里数的？”少校说。

“表拿在手里数的……不过，”巴加内尔又接着说，“如果叫人趋吉避凶的话，我倒有一个考虑。这片平原上的最高点正是我们所在的这棵‘翁比’树。这里来个避雷针倒是很有用处的，因为在判帕区的所有树木中，这棵树正是雷火所特别爱好的。而且，朋友们，你们也不是不知道，科学家都劝告人在风暴时别躲在树下。”

“好呀！”少校说，“这个劝来得及是时候呢！”

“不能不承认，巴加内尔，你说风凉话也要看看时候呀！”哥利纳帆也针对着他的话说。

“打什么紧！为了学点见识，什么时候都是好的。啊！响声雷来了！”

更猛烈的响雷打断了这一席不合时宜的谈话。雷的响声越来越大，威力也就越来越凶猛，此起彼伏，越来越紧。如果借音乐来比喻的话，正在由低音转入中音。一会儿雷声锐利起来了，大气团里仿佛有无数的管弦乐器在快速地震奏。空中净是火光，在这火海中辨不出雷声究竟是哪一条闪电发出来的，这些绵延不断的隆隆声彼此响应，一直窜上冥冥的高空。

不停的闪电变出不同的花样。有几条闪电垂直地射到地面，在原处重复5~6次。还有些闪电对研究这一门的人可以引起他们最有趣的统计里对叉形闪电只举了两个实例，而在这里发生的叉形闪电竟有百十来种花样。另外有几条闪电分成无数的各种各样的枝杆，开始时弯弯曲曲的，和珊瑚树一般，在那黝黑的天空上射出老树形的光条，复杂无比而万分有趣。

不一会儿，由东到北的那一片天蒙上起一大片磷光，十分耀眼。这一声天火渐渐蜿蜒燃烧着。它烧着云堆好象烧着一大堆炭一样，反映在琉璃般的水面上，构成一个巨大无比的火球。这棵‘翁比’树正在球的中心。

哥利纳帆和他的旅伴们默默无言地看着这骇人的景象。他们即使说话，也是彼此听不见的。大片的白光直泄到他们的身边，一闪一闪，忽隐忽现地，有时照出少校镇静的脸色，有时照出罗伯尔惊惶的模样，或者照出那几个一晃一晃象幽灵一般的水手们毫不在乎的面容。

这时，雨还没有下哩，风始终在屏息待发。但是不一会儿，天上的瀑布决口了，千万条雨柱从漆黑的天空上直垂下来，和织布的竖线一般。这些大雨点子打到湖面上，溅起一片泡沫，被电光照得雪亮。

这场雨是不是就预告着风暴要结束了呢？哥利纳帆一行人受了连续猛烈的淋浴是不是就算完事了呢？不啊！在那天火交战的最激烈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拳头大的火团子裹着黑烟，落到横伸着的那个主枝的末端上来。火团子落下，转了几秒钟，一声霹雳，轰地一声炸开了，和炸弹一样，一股硫磺气味弥漫在空中。接着是一刹那的沉寂，人们听到奥斯丁的声音在喊：

“树上起火了！”

奥斯丁没有看错。一眨眼，火焰就在树的西边部分延烧起来，枯枝、干

草做的鸟巢，还有那“翁比”树的全部疏松的白木，都给那火势助威。

风刮起来了，向火苗上吹着，风助火威，火苗在漫延着。大家非逃不可了。哥利纳帆一行人赶快避到树还没着火的东边一部分去。个个都说不出话来，手忙脚乱，慌慌张张，攀援的攀援，跌跤的跌跤，冒着险，直爬到那些摇摇欲坠的细枝上。这时西边的树枝正在火里由烧得发焦而喀喳喀喳地响，由喀喳喀喳地响而蜷曲缭绕，象许多活蛇在火里烧着一样，通红的灰烬落到洪水上，随波而去，边走边闪着褐色的亮火。树上的火焰，忽而升腾得极高，直透入那空中的火海，连成一片，忽而被一边风压下去，抱着“翁比”树打转。哥利纳帆、罗伯尔、少校、巴加内尔、三个水手，没有一个不惊骇万分：浓烟呛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热气熏得他们难受，大火正在向这边烧来，已经烧到这边下面的主枝了。既无法阻止，又无法扑灭，眼看着就要被活活烧死。树上不容许再呆下去了。烧死或淹死，反正是死，选择一个比较不太惨酷的死法吧。

“跳水！”爵士喊。

这时威尔逊被火焰烧到身上，已经跳下湖里了。他们忽然听到他以惊骇的声音没命地叫：

“救命呀！救命呀！”

奥斯丁奔过去，拉着他爬到树干上来：

“怎么一回事？”

“鳄鱼！鳄鱼！”他回答。

顿时大家发现树脚被那种最可怕的晰蜴类动物围满了。它们的鳞甲在火焰照耀下的大片亮光中闪烁着。纵扁的尾巴矛头一般尖的长头、突出的眼睛、直张到耳后的两颞，这一切特征都使巴加内尔不会看错。他认出了这些都是美洲特产的那种凶猛的“阿厉加鼉”，西班牙语区域的人称之为“介鳗”。那里有十几条，它们用可怕的尾巴拍着水，用下颞的长牙啃着树。

那些不幸的旅客一看，就感到没命了。无论如何都是要惨死的，不死在火舌下，就要死在鳄鱼的嘴里。连那镇静的少校也说了一句：

“很可能的一切的一切都完了。”

事情完全是这样，当人们对自然的某种元素无能为力的时候，而自然界的另一种元素却能够来制服它。哥利纳帆狠狠地看着水火夹攻，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风暴已经进入衰退的阶段了，但是它在空气中搅起了无限多的水汽，而雷电又赋予这水汽以极度的威力。因而南方渐渐形成了一般巨大的飓风，仿佛一团圆锥形的浓雾，锥顶朝下，锥底朝上，把沸腾的水和翻飞的云联结起来。这一团飓风旋转着前进，快得令人眼花，它卷起湖水，吸到圆锥的中心，形成一个水柱，并以它的自转所产生的强大的吸引力把四周的气流都吸引着向它飞奔。

不多时，那猛烈的飓风扑到“翁比”树上来，把这棵大树重重叠叠地裹住了。整棵，从根起，被摇撼着。哥利纳帆竟以为鳄鱼用它们强有力的两颞在咬着树，要把树拔起来呢。他和同伴们相互抱着，感到树已经在往下倒了，根朝上翻了。烧得熊熊的树枝子漫到汹涌的波涛里，发出可怕的嗤嗤声。这只是一秒钟的事情。飓风一卷而过，又到别的地方去肆虐了。它沿途吸收着湖水，所到之处仿佛只留下一条空槽。

这时“翁比”树已卧倒在水上了，随着风与水配合的双重力量向前漂流

着。那些鳄鱼都已经逃掉了，只剩下一只还在往翻起的树根上爬，向前伸着张开的小嘴。穆拉地抓起一根半焦的树枝，狠命地打了它一下，打折了它的腰。那鳄鱼被打翻了，沉入急流的漩涡里，临下去时它那可怕的尾巴还猛烈地打着水。

哥利纳帆和他的旅伴们摆脱了鳄鱼的危险，都爬到火势上风的枝子上去了，这时这根“翁比”树载着一团火焰在夜幕中漂流，火焰被飓风吹得越烧越旺，好象一只张着火帆冲锋的船。

“翁比”树在无边的大湖上漂流了两个钟头，碰不到陆地。吞噬它的那些火焰已经渐渐熄灭了。这次可怕的航行中的最主要的危险已经没有了。少校只轻巧地说了一句：“现在如果我们能得救，是不足为奇的事了。”

水流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方向，自西南方奔向东北方。天上只有残余的几条闪电疏疏落落地闪着，夜又变得深沉沉的。巴加内尔望着天边，却找不出一个目标来。风暴已经接近尾声了。大雨点子已经变成了雾一般的雨花，随风飘散着，大块的云好象瘪了一般，裂成一团一团的云片在高空中飞翔。

树在狂澜上奔得非常快，它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滑行着，好象树皮里装着一部强大的发动机。没有任何迹象足以证明它不会继续象这样漂流好几天。然而，快到早晨3点钟的时候，少校却使大家注意到树根有时掠到湖底了。奥斯丁折下一个长枝子细心地探测着，证实了水下的陆地是在渐渐增高。果然，20分钟后，“翁比”树一撞，就突然停止了。

“陆地！陆地！”巴加内尔用宏亮的声音叫起来。

烧焦了的树枝子的末端触到了一片高地上。从来航海家遇到陆地，也没有这样快乐过。这里，触礁就是着陆。罗伯尔和威尔逊已经蹦到那片高原上，欢呼起“乌拉”来了。这时，忽然传来一个很熟悉的胡哨声，接着就在平原上响起了马跑的声音，一会儿，塔卡夫高大的身材在夜色中挺立着出现了。

“塔卡夫！”罗伯尔叫了起来。

“塔卡夫！”所有的旅伴都异口同声地响应着。

“朋友们！”塔卡夫也在喊。他在那里迎着水头等候着这班旅客，他估计到他们一定要流到这里，因为他自己就是被水头冲到这里的。

这时，他两手把罗伯尔·格兰特抱起来，搂到怀里，没有想到巴加内尔也跑到他的背后抱住了他。立刻，哥利纳帆、少校和水手们又见到他们忠实的向导，都高兴至极，都来和他亲切地、使劲地握着手。然后，塔卡夫把他们引到了一个废弃的牧场的敞棚底下。那里正烧着一堆旺火，让他们取暖，火上烤着大块的猎物，滋味很好，大家吃得连碎屑也没有剩下。在他们精神镇定之后回想起来，没有一个人不惊讶，他们自己也不相信他们从那水火夹攻，又加上大鳄鱼来趁火打劫的重重险境中居然还能逃出性命来！

塔卡夫用简简单单的几句话给巴加内尔讲述了他的逃难经过，他之所以能够得救，完全要归功于他那匹英勇的马。巴加内尔把那文件的新解释和这新解释所能给予大家的新希望，也设法说给他听了。巴加内尔的许多精巧的推测，塔卡夫是不是都懂了呢？我们尽可怀疑，但是他看到他的朋友们都快乐，都满怀信心，他也就满意了。

我们可以容易地想象到，这些英勇的旅行家，在“翁比”树上休息了一天之后，不待催促就会立刻动身的。早晨八点钟，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出发了。那时他们所处的方位，太偏到许多大牧场和宰杀场的南边了，无法找到交通工具，因此大家非步行不可。好在只剩下60多公里路，而且谁走累了，

桃迦还可以驮他一下，必要时同时驮两个人走也可以。走 36 小时大家就会到达大西洋的沿岸。

出发的时间一到，向导就和他的伙伴们背朝着那依然一片汪洋的洼地，向较高的平原走去。阿根廷的领土又呈现出它那单调的面目。只有欧洲人种的几棵树仿佛冒着险在牧草场上疏疏落落地伸出来，其稀罕的情形，和在坦狄尔及塔巴尔康两山的附近一样。本地的树木，只有在这些漫长的草原的尽头快到哥连德角附近的地方才肯生长起来。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距海岸还有 24 公里路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靠近海洋了。那种经常在下半日和下半夜刮起来的叫作“维拉宗”的怪风，开始把高耸的草顺着一方吹下去。从贫瘠的地面上挺起了一些稀疏的树木，一些矮小的木本含羞草，一丛一丛的“亚克河”树和一簇簇的“勾拉妈波尔”。有些盐滩拦在路上，闪着光，象打碎的玻璃，使步行十分困难，行人必须从滩旁绕过。大家都加紧脚步，以便当天赶到大西洋岸上的萨拉多湖。到了晚上 8 点，旅客们相当疲乏了，这时，他们望见许多沙丘，约有四十米高，拦住一条泡沫飞溅的白线。不一会儿，涨潮的长号传到耳朵里来了。

“大洋！”巴加内尔叫起来。

“是的，大洋！”塔卡夫应声说。

这些步行的旅客们原已感到精力不继了，现在却相当矫健地爬上了沙丘。

但是夜已经很黑。大家的眼睛向那一片阴森的海上找着，却看不出什么来。他们想找邓肯号，找来找去找不到。

“无论如何，它是在这一带，紧靠着岸边荡来荡去，等待着我们呀！”哥利纳帆急躁地叫着。

“我们明天就能看见它了。”少校回答。

奥斯丁依估计的方向呼喊邓肯号，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音。这时风很大，浪也很高。云片从西边飞来。浪头的泡沫象灰尘一样，直飞到沙丘的顶上。因此，即使邓肯号是在约定的地方，了望的水手也听不到岸上的呼声，岸上也听不到他的回答。这带海岸没有任何可停泊的地方。既无湾，又无浦，更无港，连小支流也没有。沿岸尽是一条一条的长沙滩，直伸进海里，触到了这些沙滩，比触到和水面相平的礁石还要危险些。这些沙滩激着浪头，所以这一带的海涛特别汹涌，如果船被风打到这些毡毯一般的沙滩上来，就绝对没有获救的希望了。

邓肯号看到这一带的海岸险恶、毫无躲避风浪的地方，便开得离岸远远的，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门格尔船长一生谨慎，到这里必然更是加倍小心。奥斯丁这样估计着，并且他肯定那只邓肯号离岸决不能少于 8 公里。

因此，少校请爵士只好暂时忍耐下去。对那一带黑暗的天边，望来望去，白费眼力，有什么好处呢？

少校说了这番话之后，就以沙丘为掩蔽，建成一个野营。最后的一点干粮大家拿来做了旅途最后的一顿晚饭。然后，每人都学着少校，挖一个相当舒适的洞当作卧铺，把那片一望无际的细沙当作被褥，直盖到下巴，倒下去沉沉地入睡了。只有爵士还不睡，在守着。风依然又大又烈，波涛老是汹涌着，打到沙滩上，轰雷似地响。哥利纳帆总是不敢相信邓肯号就近在眼前。但是要假定它没有到达约定的地点呢，于理又不可能。哥利纳帆于 10 月 14 日离开了塔尔卡瓦诺湾，11 月 12 日到达大西洋岸。在他穿过智利、高低岩

儿、判帕区和阿根廷平原的三十天当中，邓肯号有足够的时间绕过合恩角，到达和塔尔卡瓦诺湾相对的东海岸了。象它那样一只快船，是不可能误期的。过去的这场风暴虽然猛烈，在大西洋的那片海洋上即使奔腾得厉害，但是，那只游船是好船，船长又是个好海员呀。因此，它既应该是到了这里，也就必然在这里了。

然而他尽管这样想着，却不能安下心来。当情感与理智矛盾的时候，理智不一定战胜情感。我们的玛考姆府的主人在这片黑暗中好象已见到了他所爱的人们，他的亲爱的海伦、玛丽、他的邓肯号上的船员队。海洋用它无数发着磷光的颗粒装饰了海岸，他就在这荒凉的海岸上彷徨。他望望，他听听。有时，他竟以为在海上看到了一个隐隐约约的亮光。

“不错呀，”他心里说，“我看见了船上的亮光，是‘邓肯号’上的亮光，啊！我的眼力怎么不能透过这片夜幕呢！”

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了：巴加内尔自己说他是夜视眼呀，黑暗里的东西，他可以看得见。于是去找巴加内尔。这学者正在他那沙窝里睡得象蛰虫冬眠一样，忽然一只强健的胳膊把他从沙窝里拖出来。

“谁呀？”他叫起来。

“是我，巴加内尔。”

“谁呀，你？”

“我是哥利纳帆。你来，我要你的眼睛用用。”

“我的眼睛？”巴加内尔使劲擦着眼睛说。

“是的，你的眼睛，为了要在这片黑暗中看出我们的邓肯号。快点，来！”

“有了夜视眼真倒霉！”他自言自语地说，可是心里觉得能为哥利纳帆帮个忙，倒很高兴。

他一骨碌爬起来，伸了伸懒腰，鼻子里还呼呼地和刚睡醒的人一样，跟着他的朋友到岸头上去了。

“哥利纳帆请你细看海上那一带幽暗的天边。”

巴加内尔认真地看了几分钟。

“怎么样？你没看见什么吗？”

“什么也没有！就是一只猫来也看不到两步远。”

“你找找看，有没有一个红灯或绿灯，就是说船上的左舷灯或右舷灯？”

“我看不见什么红灯绿灯！只是漆黑一团！”巴加内尔回答着，眼睛又不由自主地合上了。

他被他那急躁的朋友拖了半个钟头，机械地跟着他，头向胸前低下去，又突然抬起来。他不回答，也不说话了。他的脚步走不稳，东倒西歪的，和醉汉一般。哥利纳帆看着他，原来他在走着路睡觉呢。

于是哥利纳帆搀住他的胳膊，不叫醒他，直把他送回到他窝里，又把沙好好地给他埋起来。

天刚破晓，大家都被“邓肯号！邓肯号！”的叫声惊醒了。

“乌啦！乌啦！”所有的旅伴都响应着哥利纳帆，奔到岸上来。

果然，在海上，离岸约4公里远，游船的低帆都好好地裹在帆罩里，以最小的马力慢慢地在航行。船上的烟模糊地混入晨雾中。海浪很大，这样吨位的船决不能驶到沙滩的脚下，否则是会很危险的。

哥利纳帆拿着巴加内尔的望远镜，细细地观察着那只船的行动。门格尔一定还没有看到他们，因为船并没有掉头，还继续往前行，左舷扣着帆脚，

前帆张了一半。

但是这时塔卡夫把他的枪紧紧塞满了火药，对着游船那边放了一枪。

大家细心听着，特别细心着。塔卡夫的枪连响三次，引起了沙丘里的回声。

最后，游船的腰部冒出一股白烟。

“他们看见我们了！”哥利纳帆叫起来，“是邓肯号在放炮！”

接着，几秒钟后，隐隐的炮声果然传到岸上来了。立刻，邓肯号掉转帆篷，加强马力，摇摇摆摆，想尽量贴到岸边来。

不一会儿，用望远镜可以看到一只小艇从船上放下来了。

“海伦夫人不能来，浪太大了！”奥斯丁说。

“门格尔也不能来，他不能离开船。”少校接着说。

“我的姐姐！我的姐姐！”罗伯尔直叫嚷，伸起他的胳膊向着那激烈颠簸着的小船。

“啊！我立刻就上船！”爵士说。

“耐性点，爱德华，过两个钟头你就在船上了。”少校说。

2个钟头！是啊，小艇上6只桨划着，一来一往，非2个钟头不可！

于是，爵士转过头来找塔卡夫，他正交叉着膀子，带着桃迦在身边，安静地看着那波涛澎湃的海面。

哥利纳帆拉住他的手，指着游船，对他说：“跟我走吧。”

他轻轻地摇摇头。

“来吧，朋友！”哥利纳帆又说。

“不。”塔卡夫又温和地说，“这里是桃迦，那里是‘判帕’！”他补充这一句，同时以一个充满热爱的手势指着那片一望无际的草原。

哥利纳帆懂得他是永远不愿丢开那片埋着祖先白骨的草原。他知道这荒僻地区的儿女们，对于故乡是多么热爱。因此，他又握了握他的手，不再勉强他。当塔卡夫带着他那特有的微笑，用“完全为朋友帮忙”这句话来谢绝报酬的时候，他也没有勉强他接受报酬。

哥利纳帆对这句话没有法子回答。他很想给这个正直的朋友留下一点纪念。使他永远记起他的欧洲朋友。但是他手边还剩下什么呢？他的武器、他的马匹都在洪水的灾难中丢失了。他的同伴们也两手空空的和他差不多。

因此，他想知道怎样感谢这个热诚向导的盛情，这时，他忽然想起了一个办法：他从皮夹里掏出一个宝贵的小雕像框子，中间嵌着一个小画像。是劳伦斯的杰作，他把它送给塔卡夫。

“我的夫人。”他说。

塔卡夫看着画像，十分感动，简单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又贤慧又美丽呀！”

然后，罗伯尔、巴加内尔、少校、奥斯丁和那两个水手都来了，用动人的语句向塔卡夫告别。这班诚实的旅客们现在要离开这样一个英勇而热心的朋友了，他们心中都感到难受，而塔卡夫也用他的长胳膊把它们一齐搂到他那宽阔的胸脯前面，巴加内尔想起塔卡夫常常看他那张南美及两洋的地图，对它感兴趣，就把它送给他了，这地图是巴加内尔当时所保存的唯一宝贵的东西。至于罗伯尔，他没有什么东西可送，只有热吻。他热吻着他的救命恩人，同时也没有忘记热吻桃迦。

这时，邓肯号的小艇渐渐近岸，它钻进沙滩间的一条河汊，不一会儿就

停到岸边。

“我的夫人呢？”爵士问。

“我的姐姐呢？”罗伯尔叫着。

“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都在大船上等候你们。”那划船的人说。

“赶快走吧，爵士，一分钟也不能延迟，因为潮已经在落了。”

大家最后一次和塔卡夫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又是热吻。塔卡夫把他的朋友们直送到小艇旁边。小艇又被推到水上了。罗伯尔正要上船的时候，塔卡夫一把把他搂在怀里，慈祥地看着他。

“现在，你去吧，”他说，“你已经是大人了！”

“再见！朋友！再见！”爵士又喊了一次。

“我们就不能够再见了吗？”巴加内尔叫。

“谁知道呢？”塔卡夫回答，举起胳膊向着天。

塔卡夫的最后一句话在晨风中消失了。小艇进入了海面，被落潮拖着，越来越远。

很久，人们隔着浪花溅起的泡沫还看得见塔卡夫的身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那高大的身材渐渐缩小了。最后，在他那些萍水相逢的朋友们的视线中消逝了。一小时后，罗伯尔第一个跳上了邓肯号，奔上去抱住玛丽的颈子，同时全船的水手发出了一片“乌拉！”的欢呼声。

循着一条直线横穿南美的旅行就这样结束了。高山大河都不曾使这些旅行家们离开他们那条坚持不变的路线。他们没有遇到人情险恶的困难，但是自然界的力量常常阻挠他们，使他们的意志和勇敢受到了多次严峻的考验。

21. 相聚后的争议

回到船上以后，大家都陶醉在重逢的喜悦里。哥利纳帆爵士不愿意因为寻找失败而使大家扫兴，所以第一句话就是：“要有信心！朋友们，要有信心！虽然这次我们寻访失败，但是我们有把握找到格兰特船长。”

为了不使那两位女客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失望，这种保证是必要的。

的确，当那小艇慢慢划近大船的时候，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已经等得万分焦急了，她们在尾楼顶上仔细端详着回来的人们。玛丽小姐既高兴又绝望，好象看见了自己的父亲。她心跳得厉害，话也说不出，站也站不稳，幸亏海伦夫人用胳膊搂住了她。门格尔船长站在她身边，默默地注视着小艇。那双水手的眼睛锐利得很，即使远方的东西也能看得一清二楚，可是就是看不见格兰特船长的影子。

“他就在那儿！他来了！我的父亲！”玛丽小姐嘟哝着。

然而，小艇越来越近，欺骗自己的幻想成为泡影。那群归来的旅客离大船不足100米了。海伦夫人和船长看清了小艇里没有格兰特船长，玛丽自己也泪眼模糊地感到没有任何希望了。就在这时，哥利纳帆爵士到了他及时地给他们投下一颗定心丸，并用那句充满信心的话来宽慰他们。

大家一阵拥抱之后，他们把这次陆上探险碰到的若干意外的艰险告诉海伦夫人、玛丽小姐和门格尔船长。首先，哥利纳帆爵士提起巴加内尔凭他的敏锐的智慧给那个文件一个新的解释。接着，他夸奖小罗伯尔，说他既勇敢又热诚，不惧怕经历的危险，玛丽小姐有这样一位好弟弟，应感到自豪才是。爵士的话说得小罗伯尔难为情起来，不知躲到哪里才好，幸亏他姐姐张开两臂，把他没头没脑地搂在怀里。

“不要难为情吗，罗伯尔，”门格尔说，“你这才显得不愧为格兰特船长的儿子！”

他伸出两臂把罗伯尔拖起来，吻着他的小脸，小脸上还沾着玛丽小姐的泪花哩。

我们在这里略提一句：麦克那布斯和那位地理学家受到热烈的欢迎，那慷慨的塔卡夫也光荣地被谈到了。海伦夫人很遗憾不曾有机会和那位诚笃的印第安人握一握手。少校在一阵欢叙之后，就钻到自己的房间里，用他那宁静、稳定的手刮着胡子。至于巴加内尔，则象只蜜蜂，东跑西颠，寻这个、找那个，从各方面吸取着人们对他的赞美和微笑的蜜汁。他要吻遍邓肯号上全体船员，其中包括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在内。因而，他就从她们两个开始，一个个地吻过去，直吻到奥比尔先生。

奥比尔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答谢他的盛情，只好宣布开午饭。

“开午饭啦！”巴加内尔叫起来。

“是的，先生！”奥比尔回答。

“真正是一顿丰盛的午饭吗！真正是我一个人坐一张桌子吗？有餐具吗！有餐巾吗！”巴加内尔问个不停。

“当然有啦！”

“那么，今天不再吃干肉，吃灰煨蛋，吃鸵鸟肋条了吧？”

“先生，这话从哪里说起！”司务长不高兴了，感到他烹调的本领让人挖苦了。

“我不是在挖苦你啊，我的朋友，”巴加内尔微笑着说。“要知道，我

们一个月来一直吃这些东西，而且不是坐在桌子上吃，却是躺在地上吃，要不然就骑在树杈上吃。因此，你才宣布开饭，这对于我来说，仿佛在作梦，是在讲故事，或者是想入非非！”

“那么，我们就去证实一下这顿午饭的真假与否，巴内加尔先生，”海伦夫人回答说，不由得笑了起来。

“让我搀着您的胳膊，”那位殷勤的地理学家说。

“阁下对于邓肯号没有什么命令给我吗？”船长问。

“我亲爱的门格尔，”爵士回答说，“午饭后我们再从容讨论一下我们的探险计划罢。”

游船上的乘客和船长都到方厅里来了。门格尔吩咐机器师保持火力，以便一接到命令就开船。

麦克那布斯刮完脸，旅客们也很快梳洗了一下，全体围在餐桌上。

司务长预备的午饭，大家都吃得眉开眼笑，个个都说好吃，比幡帕斯草原那个地方的盛筵高明多了。巴加内尔每样菜都取两份，他说这是“由于粗心”。

提到粗心，海伦夫人就问那位可爱的法国人有没有犯过他这个毛病。少校和爵士互相看了一眼，彼此会意地笑着。而巴加内尔却大笑起来，笑得那么天真，并且以荣誉保证以后绝不再犯粗心大意的毛病，然后他津津有味地把苦读喀孟斯的作品和说话人家不懂的事讲了出来。

他最后又补充道：“总之，吃一亏，长一智，其实呢，那次错误，我并不吃亏。”

“我可敬的朋友，这话怎讲？”少校问。

“很简单呀！由于这次错误，我不但会说西班牙语，连葡萄牙语也会说了，真是一举两得。”

“原来如此，好一个一举两得啊！”少校回答说，“恭喜你，诚恳地祝贺你一学就会两种语言。”

大家都庆贺巴加内尔，他却在那里不住地吃着，嘴没有闲得工夫。他边吃边和人谈话。但是席间有个秘密他没有发现，却被爵士注意到了：那就是船长门格尔坐在玛丽小姐的身旁，对她极其地殷勤。海伦夫人对丈夫挤挤眼，表示“一向就是这样！”爵士带着一种慈爱的同情看着这对青年男女。他猛地叫了一声门格尔，不过他所问的并不是那回事。

“门格尔，你这次航行的情况如何？”

“很顺利。”船长回答，“不过，我们没有经过麦哲伦海峡。”

“好呀！”地理学家叫起来，“我不在船上，你们背着我绕过合恩角！”

“他别后悔没看见合恩角呀，伟大的地理学家，”爵士说，“除非你有分身法，否则你怎么能同时到几个地方呢？你已在幡帕斯草原跑过了，还能同时绕过合恩角吗？”

“尽管不能，毕竟是一次遗憾呀，”那学者反驳说。

大家不再逗他往下说，他的这句话成了这个枝节问题的结束语。船长继续叙述他们的航行经过。他们沿着美洲海岸走，观察了西边的所有岛屿，没有发现不列颠尼亚号的任何痕迹。到了皮拉尔角，靠近麦哲伦海峡的入口处，正赶上顺风，直向南驶去。邓肯号然后沿德索拉西翁那带岛屿航行，直抵南纬 67 度线，然后绕过合恩角，沿火地岛前进，穿过勒美尔海峡，再沿着巴塔戈尼亚海岸北上。当它驶到和哥连德角同纬度的地方遇到风暴，这场大风同

样也猛烈袭击了幡帕斯草原上考察的哥利纳帆一行人。但游船依然无恙，它靠近海岸航行了3天了，焦急地等待他们的归来，直到听到枪响为止。至于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如果门格尔船长不敬服她们，就太不公平了。因为她们在惊涛骇浪面前毫不畏惧，虽然有时表现出一点烦躁的样子，那是因为她们那善良的心在挂念着在阿根廷草原上旅行的朋友啊！

船长的叙述就这样结束了，哥利纳帆嘉奖了他一番。然后，又转向玛丽小姐说：

“我亲爱的小姐，我发现门格尔很赞成你的那些观点，我想，你在他船上一定不会着急吧。”

“怎么会呢？”小姐回答，眼睛望着海伦夫人，似乎同时也望着年青的船长。

“啊！我姐姐很喜欢你，船长先生，”玛丽的弟弟叫起来，“我也很喜欢你。”

“我亲爱的孩子，同样，我也很爱你们，”船长回答。这话说得这孩子有点窘迫，而玛丽小姐的脸上泛起一层红晕。

为转变话题，船长接着又说：“我把邓肯号的航行说完了，阁下能把横贯美洲大陆的旅行的详情和我们这位小英雄的事迹说一说吗？”

没有比这更使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爱听的了。因此，爵士赶快满足了她们的好奇心。他详详细细，一幕又一幕地，把两洋之间的旅行说出来。爬安第斯山，遇到地震，罗伯尔失踪，兀鹰把他抓起来，塔卡夫一枪，和红狼的一场恶战，那小孩的牺牲精神，马奴埃尔军曹，洪水，在“翁比”树上的避难，雷击枯树，树起大火，鳄鱼，飓风，大西洋岸上的一夜，所有这一切，不管是可乐的或是可怕的，都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使听众们忽而欣喜，忽而惊惧。叙述中有很多次使罗伯尔得到姐姐和海伦夫人的抚慰。从来没有哪个孩子象他此刻一样受到这么多热烈的拥抱和狂吻。

爵士叙述完了以后，又加了句话：

“现在，朋友们，要想到当前应做的事了；过去的过去了，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再谈谈我们要找的格兰特船长罢。”

午饭吃完了。大家都跑到海伦夫人的小客厅里来，围着一张桌子坐下。桌子上堆满了彩色地图，谈话立刻开始。

“我亲爱的海伦，”爵士说，“上船时，我告诉过你：不列颠尼亚号的失事的船员虽然没有和我们一同回来，但我们有足够的希望能找到他们。我们横穿美洲跑了一趟的结果，就是使人们有了这样一个信心，或者更恰当地说，有了这样一个把握：那只船只失事既不是太平洋沿岸，又不是在大西洋沿岸。总之，我们误解了文件的意思，关于对巴塔哥尼亚的解释完全是错误的。幸亏地理学家巴加内尔灵机一动，发现了错误，重新解释了那个文件，所以我们心里不应再有什么疑问了。他是拿那张法文文件来解释的。为了让大家更放心一些，我们再让他解释一番。

巴加内尔接受了这个请求，立刻就讲起来。他把 *gonie* 和 *incli* 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字讲得头头是道。巴加内尔有力地把“澳大利亚”（*Australie*）一词从 *austral* 这个字里解释出来，他证明格兰特船长离开秘鲁海岸回欧洲的时候，可能因为船上的机件失灵，被西风漂流打到大洋洲海岸。最后，他那些巧妙的假定和精细的推理，使性格执拗、不易受空想所蒙蔽的船长也完全赞同此观点。

地理学家讲完之后，爵士宣布邓肯号驶向大洋洲。

这时，少校麦克那布斯要求在命令掉头向东航行之前让他提出一个小小的意见。

“你说罢，”哥利纳帆说。

“我的目的不是要削弱我们的朋友巴加内尔的论断，更不是要推翻它，”麦克那布斯说，“我觉得他这些推断都很谨慎、锐敏，完全值得我们注意，但只能作为我们今后寻访的基础。所以，我希望诸位对这些文件再做最后一次推敲，以求达到无可非难并且无人非难的程度。”

大家不知那位谨慎的少校葫芦里卖得什么药，听他这番话都有些不安。

“接着说罢，少校，”地理学家说，“我准备答复你所提出的一切问题。”

“我的问题很简单，”麦克那布斯说，“5个月前，我们在克来德湾里研究这3个文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解释出来的意义非常清楚。除了巴塔戈尼亚的东海岸，就没有别的海岸可以假定作为沉船的地点了。关于这一点，我们甚至于连怀疑的影儿也没有。”

“你想得对呀，”爵士说。

“后来，”麦克那布斯又说，“巴加内尔象有鬼使神差一般，粗心大意地上了我们这条船，我们拿文件给他看，他毫不保留地附和我们在美洲海岸搜寻。”

“我同意你的话，先生！”地理学家回答。

“然而，我们却走错了方向，”麦克那布斯说。

“是呀，我们却走错了方向，”那位地理学家学他的口气说了一句。随后又嚷道：“但是，人总是免不了犯错误的，错了一直错下去，那才是十足的傻瓜哩。”

“等我说完，专家先生，”少校回答，“你别这样性急。我绝不是要求一直在美洲寻找。”

这时，爵士等不急了：“那么你是到底说什么呢？”

“没有别的，我只要你们承认一点。只要你们承认：现在大洋洲仿佛是不列颠尼亚号的出事地点，就和当初美洲仿佛是格兰特船长所率领的那条船的出事地点一样明显。”

“我们当然承认，”地理学家回答。

“既然承认这一点，”麦克那布斯又说，“我根据你这句话告诉你：你的想象力似乎太丰富了，今天看这个明显，明天看那个明显，今天的‘明显’否定了昨天，明天的‘明显’又会否定今天了。这样循环往复下去，谁敢保证在我们搜寻完大洋洲之后，又会发现‘新大陆’和美洲、大洋洲一样的明显呢？谁敢保证，假如我们在大洋洲搜寻失败后，你又觉得应该到‘明显’的要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呢？”

爵士和地理学家面面相觑，说不出一句话。麦克那布斯的办法太正确了，使他们十分吃惊。

接着，麦克那布斯说：“因此，我要求在启航去大洋洲之前，我们再作最后一次验证。这是文件和地图。把南纬37度纬线所穿过的各个地点再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在文件中标识出来。”

“这个太容易了，并不需要多长时间，”地理学家回答，“因为很幸运，这条纬线所经过的陆地很少。”

“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罢，”麦克那布斯说着，打开一张英国版的麦卡忒

(法兰德斯的地理学家) 投影法印制的地球平面图，整个的地形都呈现在大家面前。

地图是摆在海伦夫人面前的，大家凑拢来找合适的位置，听这位地理专家按图解释。

“ 我已给你们讲过了， ” 巴加内尔说：“ 37 度纬线穿过南美洲之后，就是透利斯探达昆雅群岛。我认为文件里没有一个字眼跟这个群岛的名字有联系的。 ”

大家经过仔细检查，不得不承认这位地理学家说得对，因而一致丢下这个群岛。

“ 再继续往下看， ” 巴加内尔又说，“ 出了大西洋，我们就到好望角，比 37 度低两度，然后我们就进入了印度洋。我们在路上只能碰上阿姆斯特丹群岛。我们再和透利斯探达昆雅群岛一样，在文件上检查一下罢。 ”

大家又仔细查寻一番。最后，把阿姆斯特丹群岛也放弃了。不论英文、法文和德文文件，不论是完整的或不完整的字样都与印度洋中这群岛屿无关。

“ 现在，我们到了大洋洲了， ” 地理学家又说，“ 37 度线穿过澳大利亚大陆，由百衣角进去，由吐福湾出来。我想你们和我一样，认为英文文件中的 *stra* 和法文文件中的 *austral*，很显然，都适合于澳大利亚 (*Australie*) 这个字。我用不着多说了。 ”

很快每个人都赞成地理学家的这个结论。把出事地点的可能性都集中在他这方面来了。

“ 再往前看， ” 麦克那布斯说。

“ 再往前看罢， ” 巴加内尔回答，“ 地图上旅行容易得很。离开吐福湾经过大洋洲东面的那片海峡是岛国新西兰。首先，我提醒大家注意，法文文件上的 *continent* 一词是指 ‘ 大陆 ’ 的意义。因为新西兰只是一个小岛，格兰特船长不可能逃到那上面去了。虽然如此，我们还要多多的研究，比较一番，反复审查每一个字，看看有没有是新西兰的可能。 ”

“ 绝不可能！ ” 船长立刻回答，“ 我把文件和地图仔细观察过了。 ”

“ 不可能， ” 别人都这样说，包括少校在内，“ 不可能，扯不上新西兰。 ”

“ 现在， ” 巴加内尔又说，“ 在新西兰岛和美洲海岸远隔万里的海洋之间，南纬 37 度线只穿过一个荒芜人烟的小岛了。 ”

“ 叫什么？ ” 麦克那布斯问道。

“ 你来看地图，叫玛丽亚—泰勒萨岛，我在这 3 个文件中找不到这个名字的任何痕迹。 ”

“ 是的，的确没有任何痕迹。 ” 爵士应声说。

“ 因此，朋友们，你们来商量一下，如果不能说有把握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在澳大利亚大陆上？ ”

“ 这很明显啊！ ” 全体乘客和船长一致赞同。

于是，爵士问：“ 门格尔，煤和石油是不是都够用的？ ”

“ 足够了，阁下，我在塔尔卡瓦诺大量补充过了，而且我们到好望角也容易补充燃料。 ”

“ 那么好，开船到…… ”

“ 我还有个意见， ” 麦克那布斯打断了爵士的命令。

“ 你说罢，少校先生。 ”

“不论大洋洲能如何保证我们成功，我们在透利斯探达昆雅和阿姆斯特丹都停留一天，不好吗？这两个群岛都在我们航行路线上，用不着拐弯，或许可以搜寻不列颠尼亚号在那里沉没的痕迹。”

“多疑的少校，你还在固执己见，”地理学家叫道。

22. 重踏征途

澳大利亚的百奴依角和美洲的哥连德之间，相差 196 个经度，如果游船沿赤道航行，要走 6350 公里。由于地球是圆的，他们的船沿南纬 37 度前进，航程减小到 5200 公里了。从美洲海岸到透利斯探达昆雅岛是 1140 公里，如果顺风的话，这段路，船长计划能在 10 天之内完成。果然，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当天傍晚，风势明显减弱，然后又转为西风，因而邓肯号在一片平静的海洋上充分展示了它的优越的性能。

乘客们坐在船上，很快恢复了往日的习惯，他们离开船仿佛不到一个月。离开太平洋的波涛之后，很快便进入了大西洋，除了细致分辨以外，所有的波涛都大致相仿。难以驯服的大海曾经那样严酷地考验过他们，现在却在配合起来帮他们的忙了。大洋是宁静的，风向正好，全部船帆都在西风的护送下，协助着那锅炉中永不疲倦的汽力。

航行进行顺利，既未发生枝节，更未遭逢意外。大家满怀信心地等待大洋洲海岸的出现，可能性渐渐变成现实。大家热烈地谈论着格兰特船长，就仿佛游船要开到商埠接他回来一样。他的房间及其伙伴的吊床也准备好了，尤其玛丽小姐特别高兴，亲手为父亲布置卧室，并加以美化。这卧室是奥比尔先生让出来的，他现在移到自己太太房间里去了。卧室的隔壁就是那位地理学者在苏格提亚号上预定的“六号房”。

这位博学的巴加内尔先生差不多经常躲在“六号房”中，他从早到晚写一部著作，叫做幡帕斯草原印象记。人们常听到他用激动的声音试读着他那铿锵有力的文句，读完之后，才在那笔记本的白纸上写下来；不只一次，他写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就向希腊神话中的史神克丽欧和诗神珈丽奥卜寻找灵感。

地理学者向希腊的那些司文艺的女神求灵感，并不瞒人。女神的首领阿波罗十分乐意那些处女们帮助我们的学者而离开她们的富丽堂皇的仙宫。海伦夫人也常常实心实意地庆贺他的成功。

麦克那布斯看他和希腊司文艺的女神交往，同样也赞美他。

“不过，”少校又时常补充道，“千万不要粗心大意了，我亲爱的学者，万一你要学英语的话，千万不要拿起一本中国语法书来读！”

船上的生活就是这样圆满。爵士和夫人留心着门格尔和玛丽小姐的举动。他们觉得两人的行动配合十分默契，并且，这位船长先生不肯说破这层关系，还是任其自然的好。

“将来格兰特船长对这事怎么想法呢？”爵士有一天问夫人。

“他一定认为门格尔配得上自己的女儿，我亲爱的爱德华，而他这样想真不错。”

这时候，游船一直驶向自己的目标，离哥连德角 5 天以后，即 11 月 16 日，好一场凉爽的西风刮了起来；非洲南端的是经常刮东南逆风的，要绕过好望角的船只要是遇上西风再顺利不过了。因而邓肯号拉起了全部的帆篷：主帆、纵帆、前帆、顶帆、樯头帆，各种辅帆和辅帆一齐张开，帆索扣在左舷上，以惊人的速度飞奔着。船首劈开向后飞逝的波澜，螺旋桨几乎都碰不到水，邓肯号仿佛在参加滑水竞赛一样。

第二天，洋面上漂满了长大的海藻，活象一个无边无际的青草池塘。人们简单以为是北大西洋那种由邻近大陆冲下来的残树断草聚集而成的“藻

海”被人搬到了此地。过去，莫利船长曾特别提醒要注意这种现象。那位地理学家拿阿根廷的草原来和这“藻海”相比，再恰当不过了。邓肯号在这种草原中滑行，速度稍慢了一点。

24小时后，天刚亮，了望的水手叫起来：“陆地！”

“在哪里？”正值班的奥斯丁问。

“迎风的方向！”水手用手指着。

这一声音把船上的客人都激动起来，甲板上站满了人。一会儿，一个大望远镜从顶楼先伸出来，后面紧跟着地理学家。巴加内尔把他的工具架起来，对指示的方向观察着，但看不出象陆地样的东西。

“看云里呀，”船长对学者说。

“果然，”巴加内尔回答，“仿佛是座山峰，几乎望不见。”

“那就是透利斯探达昆雅岛吗？”

“如果我记不错的话，”巴加内尔说，“我们相距不过68公里，因为此岛海拔2100米，在这样的距离内正可以看得见。”

“对的，”门格尔船长回答。

几小时过后，那群很高陡峭的岛屿在天边上清楚地看见了。透利斯探达昆雅岛的黑黝黝的圆锥形顶峰在旭日初升彩霞缤纷的晴空中显露出来。不一会儿，主岛便从那片石林中显出原形，岛群形成一个向东北倾斜的三角形，主岛在三角形的顶端。

透利斯探达昆雅群岛的中心位于南纬37度8分和西经10度44分，它的西南17公里为无路岛，东南8.5公里为莺岛，这两个小岛偎依着主岛，在这部分洋面上形成了一个渺小而孤悬的岛屿群。傍午时分，船上测定了两个主要地点作为认路标志，一个是无路岛的一角——活象一只帆船的岩石，一个是莺岛的北端——象一座残垒的两个小屿。午后3点钟，邓肯号向这个群岛的法尔默思湾里驶去。这个湾，由援助岬挡着西风，风平浪静，是个优良港口。

那里停着几只猎捕海豹和其他海兽的捕鲸船，因为这一带海岸上，有各式各样的海兽，不计其数。

船长忙着找个合适的停泊地点，因为这一带的港外碇泊场受西北风和北风的袭击，十分危险，英国双桅船裘里亚号就是在1829年沉没在这里。邓肯号驶到距岸半公里，在一个海底多暗礁、水深8米的地方停泊下来。乘客们立刻登上大艇，在一片细黑松软的沙地上着了陆。

透利斯探达昆雅群岛的人民生活在一个小小的村落里，它位于海湾深处，在一条水声潺潺的山溪的岸旁。村里约有50所左右的房屋，相当清洁，依照规则的几何图排列着，形成了英国式建筑的典范。在这座象模型似的小城后面展开着15平方公里的平原，平原的尽头是一片广阔的火成岩，火成岩层上矗立着那圆锥形的高峰，深入云霄2130米。

爵士受到当地总督的接待，这是一位受好望角英国殖民政府管辖的地方。哥利纳帆立刻向他查问哈利、格兰特和不列颠尼亚号的消息。但这两个名字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这个群岛不是交通要冲，所以船舶往来甚少。自从1821年白郎敦霍尔号在无路岛触礁失事之后，还有两只船曾在这个海湾沉没过：一只是1845年的卜利莫奎号，另一只是1857年的美国三桅船菲利德尔菲亚号。这群孤岛所记载的船舶失事只有这三起。

爵士并不希望得到什么确实的线索，他问问总督只不过内心稍安罢了。

他甚至派人划着船上的所有快艇绕岛巡视一周，这岛不过 15 平方公里，就是再大 3 倍，也不能把一个伦敦或一个巴黎装下去。

在爵士去向总督打听的时候，乘客就在村子里和附近海岸上散步。群岛上的总人口共 150 多人，都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在这里与当地及南非的黑种人通婚，这些妇女丑陋到了极点。

这些旅行者脚一踏入陆地，便感到十分快乐，他们散步一直散到毗连平原的海岸。平原上种着农作物，只是一部土地耕种过，其余的地方都是一连串的喷石悬崖，它们高峻而贫瘠，住着千千万万庞大的信天翁和呆头呆脑的企鹅。

参观的人们考察过这些火成岩之后，就向平原走去，山上的冰冻积雪融成活水，形成了许多溪流，到处是潺潺的水声；青葱的灌木丛点缀着地面，一眼望去，树丛中鸟儿和花儿一样多；只有一棵高 8 米的鼠李树和一些庞大的木本葎科植物——“屠色”草在那片青青牧场上挺立着；此外还有多蔓而结着辣果的巴西蔷薇，枝条坚壮、纤维纠结着狮子头草，常青的灌木，清香扑鼻、沁人心脾的灰灰菜，以及苔藓、野芹、凤尾草。这些都是当地特产植物，种类不多，却很茂盛。人们为有个永恒的春季把所有的温柔经常向这个得天独厚的孤岛倾泻。地理学者兴奋地赞美着，认为这就是法国文学家费纳龙所歌颂的著名仙岛奥吉吉。他劝海伦夫人在岛上找个仙洞住下，学习那可爱美丽的女神珈丽莎，来做岛上的主人，至于他自己，甘愿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做个服侍女神的小仙女罢了。

散步的人们赞赏着，谈笑着，直到傍晚才回到船上。村上的四周放牧着大群的牛羊；田地里种着最近 40 年才带上岛的麦子、玉米和蔬菜，这些植物长势喜人，从田里一直蔓延到都城的街道上来了。

当爵士回船的时候，邓肯号派出的巡查艇也回来了。它们只消几个钟头绕岛兜了一圈，在路上未找到格兰特船长的任何痕迹。因此，这次旅行结果，除了让人们把透利斯探昆雅群岛从寻访计划中删掉外，没有任何收获。

现在，邓肯号本可以离开这群大洋洲的岛屿向东继续进发，然而当晚并没有开船，因为爵士允许他的船员们猎一场海豹（这种动物有人叫它海牛，有人叫它海狮，有时又叫它海熊或海象）。这里的海豹委实太多了，把法尔默湾的沿岸海域塞得水泄不通。从前，这里还有许多北极鲸鱼，但是猎捕的人太多，赶的赶，叉的叉，以致于现在几乎绝迹了。相反地，那些两栖动物成群结队地随处可见。邓肯号上的船员们决定利用夜里时间大干一场，再利用次日白天把它们熬的油储备起来。

所以，邓肯号延迟了 3 天，即 11 月 20 日才启航。

吃晚饭的时候，地理学者讲了一点关于透利斯探各岛的历史，大家听了很感兴趣。他们知道了这些岛屿是 1506 年被葡萄牙人透利斯探·达·昆雅发现的，他是著名的葡萄牙探险家阿布奎基的随行者之一。这群岛被发现后，无人问津，认为它是风暴的巢穴，事实上这种看法也不是无道理的，它的名誉并不比古巴荒岛贝尔穆德斯更好。所以人家很少接近它，凡是在这里着陆的船只，大都因为被大西洋的飓风打得实在没办法才到这里来。

1697 年，东印度公司的三只荷兰船在这里停泊过，并测定了群岛方位，后来 1700 年英国天文家哈雷又校订了一番这个方位的计算数字。从 1712 到 1767 年，又有几个法国航海家问津，其中重要的一个是法国人拉白鲁斯，他在 1758 年的著名探险旅行中为研究而来这里的。

直到那时为止，岛上很少有人来过，所以始终无人居住，到了1882年，有美国人蓝拜尔做了开辟工作。他和两个同伴在正月里登陆，勇毅地着手垦荒。好望角的英国总督听说他们发达起来，建议给他们保护。他们便接受了，因而在自己的草棚上挂起英国国旗。这个小国中有两个臣民：一个是老意大利人，一个是葡萄牙的黑白混血儿。“国王”蓝拜尔似乎很容易把“小王国”和平地统治下去，不料有一天，他在巡视王国海岸时，竟不知是失足落水还是被人推到海里淹死了。到了1786年，拿破仑被囚在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上，英国为了监视他，派了一支部队驻防亚森森岛，一支部队驻防透利斯各岛，后者士兵是由好望角的一个炮兵连和一队霍吞脱族的士兵组成。他们一直驻防到拿破仑死于那个荒寂的岛上以后，才被调回好望角。

“后来只剩下一个欧洲人，”地理学者补充说，“他是个上尉，是苏格兰人……。”

“啊！是个苏格兰人！”麦克那布斯说。少校对于同胞总是特别关心。

“是的，他叫威廉·格拉斯，”地理学家回答说，“留在岛上的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个霍吞脱人。不久，又有两个英国人来到岛上和他们一起生活，一个是水手，一个是太晤士河上的渔夫，曾在阿根廷军队中当过骑兵。最后，在1891年白朗敦霍尔号沉没以后，一个脱险的旅客和他年轻的妻子又流落此地。当时，岛上只有六个男人，两个女人。1899年就有了7个男子，6个女人和4个小孩。1905年人口数达到40人，现在又增加了3倍了。”

“许多国家都是这样形成的呀，”爵士说。

“为了使透利斯探各岛的历史更完整起见，我还要补充一句，”地理学者嚷道，“我觉得此岛有点和南太平洋中的胡安斐岛一样，可称为鲁滨逊之岛。因为，如果胡安斐岛上曾有两名水手流落过，在这个群岛上也流落过两名学者。1793年我的同胞，博物学家瞿卜第·杜阿尔在岛上采集植物标本，采得兴奋极了，结果迷了路，直到船长起锚时才摸上船。1824年，我亲爱的阁下，你的同胞能干的画家依耳，被丢在岛上过了8个月。他的船长忘记了他还没有回船，便把船开往了好望角。”

“这个船长真粗心大意，”麦克那布斯应声说，“你们俩个一定是兄弟吧？”

“兄弟倒不是兄弟，少校先生，不过，他那样粗心大意是配当我弟弟的！”

地理学者的这个回答结束了这场谈话。

夜里，邓肯号的船员们打了一场好猎，50多只大海豹送了命。爵士既准许打猎，当然也让船员们获得丰收的喜悦。因此第二天大家把这些值钱的动物的皮剥掉熬油。自然，乘客们把空闲时间消磨在登陆游览上。爵士和少校都挎着枪，想打些野味助兴。他们一直步行到山脚下，那里遍地是岩石碎块，是黑色多孔的喷出岩，经过风化的残骸，是火山的遗迹。山脚是从无数摇摇欲坠的岩石乱堆里钻出来的。因此，那座圆锥形的高峰的形象，是不难想象的。英国船长卡尔氏认为这是一座死火山，他是有理由的。

我们的猎人看到几只野猪，一只被少校麦克那布斯打中击毙了。爵士仅仅打了几只黑竹鸡，带回去让厨师做了一道绝妙的好菜。远处还有几只山羊在高原的山顶上隐约可见。至于又英挺、又大胆、又敏捷，连狗看见都害怕的山猫，它们在岛上繁殖特别快，将来总有一天要变成了了不起的山大王。

晚上8点钟，大家都回船休息了。夜里，邓肯号就离开透利斯探达昆雅岛。

门格尔船长意思要在好望角上煤，因此，他不能不离开南纬 37 度线，向北走两度。邓肯号在信风区下面航行，遇到强大的西风为它送行。不到六天功夫，透利斯探岛和好望角之间的 700 公里便走完了。11 月 24 日，下午 3 点钟，在船上便望到了桌山。过了一会，船长就测定了信号山的方位，它是海湾入口处的标志。快到 8 点钟，船就开进了海湾，在开普敦港抛锚了。

巴加内尔既然是地理学会会员，自然知道好望角是 1486 年葡萄牙海军上将狄雅兹第一个发现的，1497 年葡萄牙著名航海家霍斯哥达伽马曾绕过这里。而且，喀孟斯的卢夏歌歌颂的正是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呀，巴加内尔这位赫赫有名的地理学家怎能不知道呢？关于这一点，他发表过一点意见：他说狄雅兹望见好望角是在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的前 6 年，如果狄雅兹当时绕过了好望角，美洲的发现可能无限期地推迟下去。因为欧洲与东印度之间的航线，绕过好望角而往前，是最短最佳路线。那位伟大的热那亚航海家之所以开着船往西寻找，就是想找到一条通往“香料之国”的捷径呀。因此，好望角一绕过，这条捷径就找到了，他往西探险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就不可能再做那无意义的探险旅行了。

开普敦位于开普湾深处，是 1652 年荷兰人凡·利百克建立起来的。它是英国重要的殖民地首府，这片殖民地在 1815 年签定条约后归属英国管理，邓肯号上的乘客利用停泊时间上岸去游览一番。

乘客们只有 12 小时可以游览，因为门格尔船长只需要一天时间上煤，他想要在 26 日清早开船。

开普敦全城并不大，游览并不需许多时间。城市分布象一个分成方格的大棋盘，在大棋盘上活动着 3 万人，有白人，有黑人，他们扮演着各种角色，国王、王后、骑兵、小卒，也许还有丑角。至少，那位地理学家是这样形容的。开普敦并没有什么名胜，无非看看东南角耸起的堡垒、总督衙门的花园、证券交易所、博物馆以及狄雅兹最早发现好望角时树立的一个十字架石碑罢了。人们看过这些之后，至多再品尝一下当地特产——“彭台”酒，除此而外，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我们的旅行家们也是这样做的，第二天一清早，他们就启航了。邓肯号拉起了触帆、三角帆、主帆、前帆，几个钟头之后就绕过了著名的“风暴角”，就是那乐观的葡萄牙国王续翰二世硬改名的地方，改为“好望角”。

海平风顺，从好望角到阿姆斯特丹共计 1600 公里，估计 10 天可以走完。旅行家们在海上比在幡帕斯草原上幸运的多，过去风和水在陆地上曾联合起来和他们作对，而现在却配合起来帮着他们前进，他们对自然界再也没有抱怨的理由了。

“啊！海洋啊！海洋！”那位地理学者不住地说，“海洋才是人类的用武之地啊！船只真正是文明的媒介啊！你们想想看，朋友们。如果地球上没有海洋，人们到 20 世纪还不能认识它的面积的千分之一！你们再看看罢：在西伯利亚的森林里，在中亚细亚的平原里，在非洲的沙漠里，在美洲的草原里，在大洋洲的矿山里，在两极严寒的冰区，这些地方，人们几乎不能钻进去冒险，最大胆的人也会退缩，最勇敢的人也会吓倒。总之，此路不通。交通工具的不够，炎热、疾病和土人的强悍又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11 公里的沙漠就使人们‘至老死不相往来’，它比 270 公里的海洋的阻力还要大些！在两个遥遥相对的海岸上，人们有‘天涯若比邻’之感。但是只要隔上一片森林，便彼此成为异类了！英国和澳大利亚相距甚远，却仿佛是疆界相连，

而埃及和塞内加尔则仿佛相去几百万公里，北京和彼得堡则仿佛各在天边。我们今天穿过一片汪洋大海比穿过非洲的撒哈拉沙漠容易的多，正如美国的莫利舰长所说，全世界各大陆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友好的关系，完全多亏了海洋啊！”

地理学家热情奔放地演说着，连麦克那布斯对这篇“海洋颂”也没批驳一句。是啊，如果为了寻找哈利·格兰特，人们要完全沿着37度纬线在陆地上前进，这种艰巨的工作根本不会有人尝试。幸亏地球上海洋，能把我们的航海家从一片陆地载到另一片陆地。12月6日，天刚亮，一座新的山峰从波涛的怀抱中涌现出来。

那就是阿姆斯特丹岛，它位于南纬37度47分和东经77度24分，天气晴朗时，圆锥形的高峰在25公里外可以看见。到了8点钟，高峰的轮廓还很模糊，望去和特内里夫峰十分相似。

“因此，”爵士说，“这高峰和透利斯岛相似。”

“你的推断完全正确，”那位地理学回答，“依据几何原理，若甲乙两岛同丙岛相似，那么甲乙两岛也相似。我还要补充一句，阿姆斯特丹岛也和透利斯岛一样，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富有海豹和鲁滨逊一类的人物。”

“鲁滨逊到处都有吗？”海伦夫人问。

“可不是吗，夫人，”地理学回答，“我所知道的岛屿中，很少没有类似的漂流事件的，在您那不朽的同胞狄福写鲁滨逊漂流记之前，早有类似的奇闻异事了。”

“巴加内尔先生，”玛丽小姐说，“我向你提一个问题行吗？”

“提两个都行，我亲爱的小姐，我保证答复你。”

“那么，”那少女又说：“假如你被流放到荒岛上，你怕吗？”

“我怕？”地理学家叫了起来。

“得了，我的朋友，”麦克那布斯说，“你总不会说被丢在荒岛上是你最热烈的期望吧？”

“这话我倒不会说，”巴加内尔说，“不过，真有这种遭遇，我并不讨厌。我就重新安排新的生活，靠捕鱼打猎为生，冬天住在山洞里，夏天住在树上。我会有仓库储备我的东西。总之，我能够自己开发孤岛的。”

“你一个人开发吗？”

“如果真有必要，我就一个人开发好了。不过在世界上，人真会有孤独的时候吗？他就不能在动物界找些朋友吗？比方，驯服一只小山羊，养一只会说话的鹦鹉或一只可爱的猴子。万一偶然再来一个伙伴，正如鲁滨逊遇到那忠实的礼拜五一样，你的生活不也很美满吗？两个朋友在一个孤岛上，这就是幸福啊！假定少校和我……”

“谢谢你，”麦克那布斯赶快说，“我可没有那么大劲头学鲁滨逊，而且我也学不象。”

“亲爱的巴加内尔先生，”海伦夫人发话了，“您又是被想象力送到云端里去了罢，现实和梦想毕竟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您只是说的想象中的鲁滨逊，先由人家给他选好一个孤岛，然后把他小心在意地运上去，大自然待他又和娇生惯养的孩子一样，您只是朝事物好的一方面想啊！”

“怎么！夫人，您以为人在荒岛上不快乐吗？”

“我不相信。人生来就是要过社会生活的，不是离开人群而过孤独生活的。孤寂使人只能产生绝望。在开始，一个人刚从海涛里爬出来，由于物质

生活的焦虑，生活安全的需要，或许他想不到别的地方去，眼前的困惑使他想不到未来的威胁。但是，当他一感到孤独一人看守荒岛，既无希望重回故国，又无希望重见亲人，他将感想如何呢？他是如何痛苦啊！他的孤岛就是他的世界，全人类只有他一人，死到临头的时候，仿佛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人在世界的末日里。这种在孤独生活中的死是骇人的啊！您还是相信我吧，巴加内尔先生，你还是不做这样的人好。”

这位地理学者不得不承认海伦夫人的话有一番道理，谈话依然在孤独生活上作文章，一直到邓肯号停在阿姆斯特丹岛距岸 1 公里的海面上才结束。

孤悬在大西洋上的这群岛屿由距 50 公里的两个岛屿组成 北边是阿姆斯特丹岛（或称圣彼得岛），南边是圣保罗岛。但是，这里我们应该提一句，这两个岛的名字常被地理学家和航海家弄颠倒。

这两个岛是 1796 年 12 月被荷兰人弗拉明发现的，后来丹特尔加斯陀，带着希望号和探求号寻找拉白鲁斯的时候又侦察过此岛。两岛名字的混淆便是从丹特尔加斯陀开始的。海员巴罗和波丹在地图里把两岛名字标错，以致后来霍斯保、品保通以及其他地理学家都一贯地把圣彼得岛说成圣保罗岛，把圣保罗岛说成圣彼得岛。1859 年奥地利军舰诺伐拉号作环球航行时，航员们才开始纠正了这个错误。这次巴加内尔又着重强调了一下。

圣保罗岛位于阿姆斯特丹岛之南，是个无人居住的小岛，是一座火山锥形的山构成，或许在远古时代是座火山。它的北面是阿姆斯特丹岛，岛的周围有 20 公里，生长着几个自愿离开家乡过孤独生活的人，他们已过惯了那种可怜的生活。他们是渔场的看守人，而渔场却归波旁岛上的商人奥陀凡先生所有。这位没有获得欧洲列强承认的岛主，每年获得年俸 7 万 5 千到 8 万法朗的厚利，因为他叫人在那里捕“唇指鱼”，捕着就腌起来，然后大批运出去卖。

应该提到，阿姆斯特丹岛天然属于法国的并长期归它所有。早先，它以最初占领权的关系，属于波旁岛圣德尼城的航主卡曼先生的；后来，按照某一国际条约规定划给了波兰人，波兰人用了马达加斯加岛的奴隶在这里垦殖。说是波兰人的就等于法国人的，所以结果这个岛又落在法国人手中。

1864 年 12 月 6 日邓肯号停泊在这个岛的海边时，岛上的人口只有 3 人；一个法国人和两个黑人，3 个人都是那位岛主兼行商所雇用的伙计。因此，地理学家有幸遇到可敬的维奥先生，又有机会和同胞握手了。维奥先生很老，这位“忠厚长者”很客气地招待了岛上的贵宾。他能够接待一些可爱的外宾，这对于他实在是一个幸福的日子。阿姆斯特丹岛只有捕海豹或极少的捕鲸人光临，这些人通常很粗鲁的，他们天天和鲨鱼打交道，不会有什么修养的。

维奥先生向客人介绍了他的臣民，就是上面提到的混血儿，他们就是岛上的全部人口。此外，还有几头躲在窝里的野猪和上千只呆头呆脑的企鹅。他们的住房位于西南部一个天然良港的深处，这个港口是由于山崩而形成的。

早在奥陀一世统治之前，阿姆斯特丹岛已有沉船的先例了。巴加内尔讲述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开头就说：“两个苏格兰人在阿姆斯特丹上的漂流记”，这个题目引起了听众极大的兴趣。

那是 1827 年。英国船巴米拉号打岛前经过，远远望见岛上有一股浓烟直冲云霄。船长发现了遇难者的求援信号。他派小艇接回来两个人：一个青年，叫贝纳，22 岁；另一个叫卜罗夫，四十八岁。这两个人已不成人样了。18

个月来，差不多没吃东西，没喝淡水，只靠蚌类维持生命。他们把随身带的钢针敲弯钓鱼，有时捉头小野猪，有时整整好几天点水未咽。他们用打火石生着一堆火，就和古罗马神庙里的词灯女神一样，经常守护着，生怕它熄灭，出去时也携带着火种，仿佛是个无价之宝。就这样，他们在艰苦与疲惫中煎熬着。他们俩是由一只捕海豹的帆船送上岛的，依照渔业中的习惯，他们应在岛上住一个月，捕海豹、剥皮、熬油，然后有人派船接回他们。但是，5个月过去了，来接他们的船始终没有出现。一天，一只到凡第门去的船希望号来岛靠岸，但船长不知为什么不讲义气，拒绝这两个苏格兰人的请求，把船开走了，连一块饼干或一口淡水都没留下。如果没有巴米拉号从这里经过，把这两个可怜虫救上船，他们必死无疑。

阿姆斯特丹的历史——如果一座荒岛也有历史的话——记载的另一个事件就是裴龙船长的遭遇。这是一个法国人，他的历险也和那两个苏格兰人一样开始，一样结束：先是自愿来此岛住些时候，接着，也是预先约定的船只没有按期接他们，过了40个月无人问津，最后一只外籍船被风吹到岛屿附近。不过，在裴龙流落期间发生了一幕流血斗争，有点象丹尼尔·狄福小说中的主人公鲁滨逊回岛时的经历。

裴龙带着4名水手——两个英国人和两个法国人，他们准备用15个月的时间打海狮。但是，15个月过去了，船还没有来，粮食渐渐没了，国际间的关系也不易维持了。两个英国人反叛偷袭法国人，要不是那两个法国人相助，裴龙一定遭毒手。从这时起，敌对双方日夜互相监视，时刻不离武器，彼此互有胜负，双方都度日如年，过着困苦而焦急的生活。一个无聊的国际问题把几个不幸的人在这座荒岛上分成势不两立的阵营，要不是——一条英国船将他们相救，“两虎相斗，必有一伤”。

以上就是岛上发生过的流落事件。阿姆斯特丹岛已经两度成为被遗弃的海员之家了，而这些海员又两度在这里被老天爷从苦难与死亡中解救出来。但是自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船只在这里失事了。如果有的话，总有点残余的东西打到沙滩上的，失事的船员们也许会逃到维奥先生的渔场里来的。然后，这位年事已高的老人，从来没有机会对海上遇难者表示一下好客的情怀。什么不列颠尼亚号，什么格兰特船长，他丝毫不知。显然，阿姆斯特丹和圣保罗岛都不是格兰特船长的出事地点。

爵士对那位老人的回答，既不惊讶，也不扫兴。他和他的旅伴们几次停泊的地方，都没有格兰特船长的踪影。不过，他们只是想证实一下格兰特船长确实不在南纬30度纬线上，如此而已。因此，门格尔船长决定第二天继续出发。

乘客在岛上一直游览到夜晚。岛上的风景引人入胜。但是岛上的动植物，就是最好写长篇大论的生物学家也难以写出一页纸来，寥寥无几。所谓兽类、禽类、鱼类、鲸类，也只是几只野猪，一些积雪鸡、信天翁、鲈鱼和海豹罢了。温泉和含铁质的矿泉到处从淡黑色的岩缝里冒出，在水面上升起浓浓的水烟，其中几处水温很高。船长拿温度计一试，竟达摄氏80度。从相距几步远的海里捕着鱼，拿到这种近乎沸点的温泉里，煮几分钟就变成美餐了。这样巴加内尔也就不敢跳进去洗澡了。

大家高高兴兴地游览一番。夜晚，爵士向那位忠厚长者维奥先生告辞。大家都向他祝福，祝他在岛上一切都称心如意。那老人也回谢他们，祝福他们一路平安，寻访成功。接着，他们就上邓肯号的小艇回船了。

第七章

23. 探求失踪范围

12月7日，早晨3点钟，邓肯号的锅炉隆隆响起了，水手转动辘轳，船锚随着吊起来，离开那小港的沙底，回到锚架上，螺旋桨开始转动，游船又入海了。8点钟，乘客们登上了甲板，阿姆斯特丹岛已经在天边的云雾中渐渐消失了。这是沿37度旅行的最后一次停泊，距大洋洲海岸还有1620公里了，只要西风能维持10天，只要在海上没有发生意外，邓肯号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

玛丽小姐和弟弟罗伯尔看到海上怒涛，心里不免有些感触，这些波涛或许是格兰特船在失事前几天冲破过的呀，也许就在这里，格兰特船被打坏了，船员失踪了，只有父亲自己和印度洋上的风暴作斗争，结果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拖向遥远的海岸。船长在海图上画出各股海流的流向给那少女看。其中一股——印度洋的横贯海流，势力强大，向大洋洲流去，方向是自西向东的。因此，也许不列颠尼亚号桅杆被打断了，舵失调了，也就是说，在海和天的暴力之前完全解除了武装，只有随着这海流向前面的海岸奔去，结果撞得“粉身碎骨”。

然而，这里有个问题。据商船日报记载，格兰特船长的最后消息是1862年5月30日自卡亚俄发出的，怎么不列颠尼亚号离开秘鲁海岸只8天，6月7日便进入印度洋了呢？巴加内尔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合理的答复，就是最好持相反观点的人也不可能反对。

那是12月12日的晚上，离开阿姆斯特丹岛已6天了。哥利纳帆夫妇、格兰特姐弟、少校、船长都在楼舱里闲扯。和往常一样，不列颠尼亚号是全体人员唯一的心事。正在谈的时候，提出了上述问题，这一提，大家仿佛往头上泼了一盆冰水。

巴加内尔猛不防爵士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立刻把头抬起来。然后，一声不响地去找那个文件。他回来的时候，只耸了耸肩，仿佛一个人被一个“无所谓的小问题”难住了似的。

“你耸肩，我亲爱的学者，那就是说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出现差错了，既然如此，你总得有个答复吧。”爵士说。

“不要急，”地理学家说，“我先向船长请教个问题。”

“你说吧，巴加内尔先生，”船长说。

“一只快艇能不能在一个月內穿过从美洲到大洋洲的太平洋？”

“可以的，如果以每天110公里的速度航行。”

“是最快速度吗？”

“不是，快帆船的速度比这还要快得多。”

“那么，好了！”地理学家又说，“文件上的‘6月7日’几个字空隙比较大，它是不是真的6月7日呢？！假如海水把‘7’字前面的一个字侵蚀掉了，原来是‘6月17日’或者‘6月27日’，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对呀！”海伦夫人回答，“从5月31日到6月27日……”

“不列颠尼亚号有足够的时间穿越太平洋到达印度洋上！”

大家都十分满意地接受了博学的地理学者的解释。

“又弄明白了一点！”爵士说，“还多亏了我们这位朋友的协助。现在，

我们只有到大洋洲，在西海岸上寻访格兰特船长的踪迹了。”

“是不是一定在西海岸呢？”门格尔问道。

“是呀，船长说的对，文件中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失事的船只在西海岸而不在东海岸。因此，我们寻访目标应放在 37 度纬线的大洋洲海岸的东西两端。”

“这样，不是又有问题了吗，爵士先生？”玛丽小姐问。

“啊，是没有的，小姐，”船长赶快回答。他的话解除了玛丽小姐的疑虑。“阁下请注意，假如不列颠尼亚号在大洋洲东岸停泊的话，他应该立刻会得到救援和帮助的。因为这一带几乎全是英国人，住的都是英国侨民。格兰特船长走不了 16 公里路就可以遇到同胞。”

“是的，门格尔船长，”巴加内尔说，“我同意你的看法。假如在东海岸的吐福湾，在艾登城，格兰特船长不但会在英国移民区找到一个栖身之地，而且也会找到交通工具返回欧洲的。”

“这样看来，”海伦夫人说，“我们假如到大洋洲的西海岸，遇难后船员不会找到同样的方便了？”

“是的，夫人，”地理学家回答，“那一带海岸荒漠没有一条路通往阿德雷得或墨尔本。如果格兰特船触礁失事了，它不会得到救援，就和在非洲那无情的海滩上失事一样。”

“那么，”玛丽小姐问，“我父亲两年来如何生活的呢？”

“我亲爱的小姐，”地理学家回答，“你总认为船只失事以后，你父亲在大洋洲登陆不成问题是不是？”

“是的，巴加内尔先生。”

“那么，一登陆以后，格兰特船长怎么办呢？我猜测有三种可能：或者和他的同伴们到了英国移民区；或者落到当地土人手中；或者在大洋洲中的沙漠中迷失……”巴加内尔讲了好长一会儿，突然停住了，看看人们的眼色是赞同抑或反对这种猜测。

“继续讲下去吧，先生，”爵士鼓励他。

“首先，”他继续讲下去，“我否定第一种推测。格兰特船长不可能跑到英国移民区。否则，他的安全不成问题，早该回到故乡和亲人团聚了。”

“可怜的父亲啊！”那少女自言自语地说，“他离开我们已有两年了。”

“让巴加内尔先生继续说呀，姐姐，”小罗伯尔说，“他最后会告诉我们……”

“唉，我的孩子！我不能告诉你们什么确实的情况。我所能断定的，只是你父亲落到大洋洲土人手中做了俘虏，或者……”

“这些土人会不会……？”海伦夫人着急了。

“您放心，夫人。”他知道海伦夫人将要说什么。“这些土人虽然未经开化，很愚笨，但是生性温和，不象他们的近邻新西兰岛上的土人那么好杀成性。如果遇难船员被他们俘虏过去了，他们绝不会有生命威胁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所有旅行家异口同声地肯定过：大洋洲土人最怕让人流血，有好几次，旅行家和他们联合起来，打退成群被流放的囚徒的袭击。他们很忠实可靠，而那些囚徒却惨无人道。”

“你听见巴加内尔说了吧？”海伦夫人对玛丽小姐说，“如果你父亲落入土人手中，我们会找到他的，而且那些文件也似乎告诉我们，他是落入土人手中的。”

“如果他在荒漠里迷失了呢？”那少女接上一句。询问的眼光盯着地理学家。

“迷失了，我们也会找到他，是不是，朋友们？”那位地理学家充满信心地回答她。

“毫无疑问，”爵士回答，他在扭转谈话的悲观趋势。“我不相信人类真的会迷失方向……”

“我也不相信，”地理学家又肯定了他的说法。

“那么，大洋洲大吗？”小罗伯尔问。

“大洋洲么，我的孩子，大约有 775 万平方公里，就是说相当于欧洲的五分之四那么大。”

“有那么大吗？”麦克那布斯反问道。

“确有那么大，少校先生，最多不过一码之差罢了。文件上写明了‘大陆’两字，你总该相信这片陆地有资格接受‘大陆’的称号吧？！”

“这么大，当然可以称之为‘大陆’了。”

“我还要补充一句，”巴加内尔又说：“旅行家在广漠地区迷失的先例并不多。我知道的只有雷沙德一人，现在下落不明。在我动身的前些时候，在地理学会上听说已经找到他的踪迹了。”

“难道澳大利亚大陆没有被完整勘探过吗？”海伦夫人问。

“还没有，夫人。还差得远呢！人们对这个大陆的内部情况不如非洲了解的多，然而，这并不是人类的过错，而是苍天不承认探险家。从 1606 年到 1862 年，在大陆内地或沿海从事勘探工作的不下于 50 人。”

“啊，50 多，”麦克那布斯带着怀疑的神气说。

“是的，少校先生，不相信吗？我是把冒险试航的船员和大陆探险的旅行者包括在一起的。”

“那 50 也太多了点吧？”少校反驳说。

“你说太多，我还嫌少哩！”地理学家总是这样，当人和他唱反调时，显得十分兴奋。

“那你说出来！”

“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马上说出他们中的 50 个人来。”

“啊！冷静点，地理专家，我们说话可要负责任啊！”

“少校，你敢拿你的马枪和我的望远镜打赌吗？”

“我有什么不敢，巴加内尔，如果你喜欢的话？！”

“好！一言为定！如果你输了，可就不能再用马枪打羚羊，打狐狸了。除非我借给你。不过，你要借，我还是会借的。”

“巴加内尔，鹿死谁手，还未可知，你也别抱多大希望胜我。”

“那么，我们开始吧，”那位地理学家提高嗓门，“女士们，先生们，请你们裁判。你，小罗伯尔，做计数员。”

哥利纳帆夫妇、玛丽、罗伯尔、少校和船长，都乐起来了，急等着这次争辩的结果。成为这次争辩中心的是大洋洲，正是邓肯号要去的地方，这时，来谈谈它的历史，再合适不过了。因此，大家请巴加内尔立刻开始显示他的记忆力。

“记忆之神尼母辛啊！”他开始高声叫道，“司文艺女神的母亲，给予我——你的忠实虔诚的崇拜者以灵感罢！在 250 年前，朋友们，谁不晓得有个大洋洲呢！从 17 世纪，在 1606 年开始，无数航海家和探险家踏上了这片

土地。在这一年，西班牙航海家奎罗斯发现了，给它取名叫‘圣灵的澳大利亚’。罗伯尔，记下这个航海家的名字，我讲第二个。”

“记下了，”罗伯尔说。

“同年，奎罗斯船队的副指挥托列斯一直往那些新陆地的南面去勘察。但是，重大发现要归功于荷兰人海托治。在他在西南南纬 25 度的地方登陆，把陆地命名为恩得拉。在他以后航海家就多了，什么齐申、厄代多尔、内兹、卡奔塔……等等。”巴加内尔连珠炮似地说了一大串。

他喝了口水，又接着说：“这就告一段落，我现在再说英国人。1680 年在美洲打野牛的浪人头子，横行在南太平洋上的丹别尔，他干了许多年苦乐参半，侥幸逃脱死亡的勾当之后，乘西内号跑到澳大利亚的西北部，他和土人交结上了，对土人的贫穷、风俗、智慧作了完整的描述。1699 年，当他回到海托治时，已不再是海盗了，而是皇家海军船长了。在这以后的 70 年中，没有一个航海家再来这里。直到 1700 年，库克船长在这片土地上出现了，自此，澳大利亚便打开大门迎接欧洲移民了。库克船长是个了不起的航海家，共进行过三次轰动一时的航行，既遇到奇闻异事，如在奥塔喜地观察了金星贯日的情景（即金星打日轮面前穿过的天文现象），也险些葬身海底，有一次，船触礁，几乎将要沉没，幸亏一块珊瑚嵌入漏水的裂口，堵住了水头。他的最大发现是找到了世界上最大的边缘海——珊瑚海，并且多次途经此地。但不幸的是，最后一次航行失事于散维齿群岛。”接着，他又例举了一批著名航海家，如腓力浦船长、巴斯上校、弗得林中尉等等，充分显示了他惊人的记忆力。

这时，巴加内尔已累得口干舌燥，嗓子直冒烟。他问罗伯尔多少个名字。

“56 了！”

“少校，我还可以让你听个够，因为我还没有提到居拜雷、波根维尔、罗兹以德、维亢姆……”

“够了，”少校被庞大的数目压倒了。

“我还没有提到裴鲁、阔衣，”巴加内尔又数下去，和快车开动一般，“还有贝尔纳、特里加，宁可汉……”

“饶了我吧！”

“就数到这里为止吧，”爵士代少校求情了，“该麦克那布斯倒霉，他开始逼人太甚，但现在已认输了。”

“他的马枪呢？”巴加内尔带着得胜的神气问。

“当然归你了，”麦克那布斯回答，“我自然舍不得它，但也无奈，你的记忆力好得很，就是一个枪械库你也能赢去！”

“对于澳大利亚的历史，”海伦夫人说，“要想有人比他记忆的还清楚详细，那是不可能的。甚至一个小小的地名或人名，一个最细微的事实……”

“噢！最细微的事实！”少校摇摇头，表示不相信。

“你不服？少校先生，”地理学家叫起来。

“我是说关于大洋洲的许多细微的事实，也许你并不是件件都知道。”

“岂有此理！”地理学家挺着胸脯说，表示十分自信。

“如果我举出一个事实你不知道，还肯还我马枪吗？”少校问。

“你说罢！”

“说话算数？”

“当然！”

“好。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澳大利亚不属于法国？”

“这个，我想是……”

“或者，至少能说出英国人对这件事提出什么理由也行。”

“我说不出，少校，”地理学家懊恼地回答。

“理由很简单呀，只是因为你那个并不胆怯的同胞——波尔船长在 1802 年听到大洋洲的青蛙呱呱叫的声音，就胆战心惊，拔锚而去，一去永不回头。”

“怎么！”巴加内尔大叫起来，“在英国，大家都这么说？这是个十足的恶作剧！”

“恶作剧，我承认，”麦克那布斯回答，“但在大英国这是历史事实。”

“无聊！无聊！”那富于爱国心的地理学家再也受不了，“现在人们真都这样说吗？！”

“真都这样说，我不得不告诉你实话。亲爱的地理博士，”爵士回答着，全场笑声一片，“但是，你怎么竟会对这个历史事实一点也不知道呢？”

“我一点也不知。但是，我要抗议！英国人通常称法国人为‘爱吃青蛙的人’。既吃青蛙，怎么又会怕它呢！无稽之谈！”

“道理尽管是道理，事实依然是事实。”麦克那布斯谦虚微笑着回答。

就是这样，那支夺来夺去的马枪依然在它主人麦克那布斯少校手中。

这次打赌的第三天，船长在中午测算了一下，就报告邓肯号已经到了东经 130 度 37 分的地方了。乘客们看着海图，知道和百奴衣角相距很近了，心里感到十分满意。在百奴衣角和丹特尔加斯陀岬之间，大洋洲海岸象弓背，而 37 度纬线却象弓弦。如果邓肯号向赤道方向走，它很快可以到达茶坦姆角。但是此刻正在被澳大利亚大陆挡住风浪的印度洋上向东航行。

人们估计四天之后百奴衣角便会出现在地平线上。

直到这时为止，都是西风助备。但是，最近几天，风力有减弱的趋势，现在正渐渐地落下去。12 月 13 日，一点风也没有了，船帆紧贴在桅杆上了。

邓肯号要不是装着有力的汽轮机，就会滞留在这无边无际的洋面上。

这种无风的问题可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晚上爵士和船长谈起了这个问题。那青年船长眼见船上的煤要用完了，显得对风力的减弱感到不安。他把船上所有的帆都张起来，连小帆、辅帆都拉上，希望再小的风力也用上。但是，正如水手所说的，连“装满一顶帽子”的风都没有。

“不管怎样，我们也不要抱怨老天爷了，”爵士说，“无风总比逆风好！”

“阁下说的对，”约翰船长回答，“不过，这种突然的平静正是表明天要变啊，所以我很焦急。我们在季风区域的边缘上航行，这种季风从 10 月到次年 4 月是东北风，只要它稍微刮起来，我的航行肯定要大大延期。”

“那有什么办法呢？！如果真的到这种情况，只好忍受着，最多不过耽搁几天罢了。”

“自然啦，如果逆风不带风暴的话。”

“你怕天要变吗？”爵士说着，一面观察着天空，天空万里无云。

“是的，我怕天要变，”船长回答，“这话只能告诉你阁下，我不愿意让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听到，惹她们惊慌。”

“你想得很周到，但有什么事情可怕的呢？”

“恐怕真的要来暴风雨。您不要相信天上的表面现象，因为表面现象往往靠不住。两天来，风雨表一直低得叫人担心，现在只有 0.73 米了。这种警报不能不注意，我在南印度洋上已尝试过风暴的滋味了。南极冰山区蒸气的

凝结产生极其猛烈的吸引力，由此就发生了极地风和赤道风的交战，造成旋风、飓风以及各种各样的风暴，船遇到了没有不吃亏的。”

“门格尔，”爵士说，“邓肯号是只坚固的船，船长又是能干的海员，让风暴来好了，我们会有办法对付它的！”

船长的忧虑畏惧是出于船员的本能。他是英国人所谓的“天气通”。风雨表老是下降使他在船上采取了一切防御措施。

他预料到将有一场猛烈的风暴来临。目前，天上固然看不出什么兆头，但那万无一失的风雨表不会欺骗他的。通常，天空的气流从高纬度流向低纬度，两地距离越近，水平梯度力越大，风速也就越快。

船长整夜待在甲板上。快到 11 点钟的时候，南边天空出现块块云斑。门格尔把全部水手都调上来，落下小帆，只保留主帆、纵帆、前帆和触帆。半夜，风大了，风力很强，每秒钟以 20 米的风速前进。桅杆的咯啦声，帆索的劈啪声，船仓的呜咽声，这一切使原来不知风暴的乘客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地理学家、爵士、少校、罗伯尔都上了甲板，有的为了好奇，有的准备出力。他们上床的时候，天空还万里无云，满天星斗，现在却乌云翻滚，狂风大作。

“是起飓风了吗？”爵士大声问门格尔。

“还不是，要来了。”

这时，船长命令卷起前帆的下收缩部。水手们爬上软梯，很费力地把前帆下收缩部卷起来，用帆索扎好，捆到拉低的帆架上。门格尔要尽可能地保留一些帆面，以便平衡游船，缓和左右摇摆的程度。

这个防备工作做过了，船长又命令奥斯丁和水手长，准备应付要袭来的飓风。系艇的绳子和板桅杆的缆绳都加粗成双料的了，炮的两边滑车也系牢了，横桅索和后支索也拉紧了，孔关严了。门格尔好象一个将军在大炮旁边一样，终不离挡风的那边船面，他从楼舱顶上凝神观察着风吼云腾的天色，仿佛要把天时的秘密钻探出来。

这时，风雨表已经低到 36 厘米了，这种低度在以往是少见的，同时，风暴镜的色彩也指示着风暴的来临。

正是早晨一点钟，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在房内感到颠簸得厉害，也冒险跑到甲板上。这时，风速已达每秒 28 米，极其猛烈地敲打着缆绳，仿佛在叩击着乐器的琴弦，发出急速的颤动声；轳轳也互相撞击着；绳索在粗糙的索槽里奔突着，发现尖锐的声响；帆布轰隆隆地向前后两边飘荡；浪头也高得骇人，冲打着游船，而游船象只翼鸟在白浪滔天的水花上前进着。

门格尔一瞥见那两位女客，很快走到她们面前，请她们回舱。已有几个浪头打到船上来了，甲板随时都有被冲坏的可能。风浪的怒吼声太大，海伦夫人几乎听不见船长的话。

“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她趁着浪涛稍微平静的当儿问道。

“没什么危险，夫人，请您们立刻回去！”

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无法抗拒这个近乎恳求式的命令，都回船舱去了。这时，正好一个大浪头在尾樯下面滚过，把她们周围护舱玻璃震得直颤。同时，风更猛烈了。桅杆受着帆的压力都弯下去，游船仿佛要从浪头上跳过去。

“卷起主帆！”门格尔叫，“你下前帆和触帆！”

水手们各自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吊帆索松了，卷帆索扭紧了，触帆用纤

绳拉下来，声音比风声还高。于是，邓肯号的烟卤喷着大股浓烟，蒸汽枪的叶子板轻一下重一下地拍着浪涛，有时叶子板直翘出水面。

格里那丹、少校、巴加内尔和罗伯尔看着邓肯号和波浪斗争的样子，既赞美又惊惧，他们紧紧扒住横栏杆，彼此不能交谈一句话。他们看着大群的海鸟在狂风中翱翔，这种风暴鸟，风浪越大飞得越起劲，叫人看了心惊肉跳。

忽然听到一片震耳欲聋“嗤嗤”的声音，比风暴的声音还高。蒸汽猛烈地喷射出来，报警的汽笛异乎寻常地狂叫。游船猛地一歪，倾斜得吓人，威尔逊正扶着舵盘，猛不防被舵杆打倒了。邓肯号横对着浪头，失去了控制力。

“怎么了？”门格尔叫着，奔到指挥台前。

“船睡倒了！”奥斯丁总那么幽默。

“舵打掉了吗？”

“快救机器！快救机器！”机械师的声音在叫。

门格尔又向机器间奔去，连跑带滚地下了梯子。一片汽雾充满了机器间：活塞在汽缸里一动不动；连杆器也推不动横轴了。这时机械师看连杆器失去作用，又怕汽缸爆炸，索性关掉汽门，让蒸汽从排气管泄出去。

“究竟怎么了？”门格尔问。

“蒸汽轮机扭弯或者嵌住了，”机械师回答，“它不能转动了。”

“怎么，嵌住就不能搞出来吗？”

“不可能。”

此刻不是抢修这意外损失的时候。蒸汽机不转动了，蒸汽从活门跑出，不再发生作用了。因此，船长只有利用船帆，从那成为自己危险敌人——风的方面找点帮助。

他又跑上甲板，简单向爵士汇报了情况。然后，请爵士带着其他三位回到船舱。哥利纳帆执意不肯。

“不能，阁下，”门格尔坚决地说，“我必须单独一个人带着船员在这里。进去！船有时可能埋在波浪里，但浪头无情，它会把你们扫进去。”

“但，我们也能帮点忙啊……”

“进去！进去！爵士，非进去不可！在某种程度上讲，船上由我作主！回舱去罢，我要求你们这样做。”

门格尔说得坚决果断，情况一定十分严重，爵士懂得他应该以身作则，首先服从。于是，他带着三个同伴离开甲板。他们到了那两位女士那里，这两位女乘客正在焦急万分，等着这场和风浪斗争的结果。

“门格尔真是勇敢坚强的男子汉！”爵士进入方厅说。

“是的！”地理学家附和道，“他使我想到伟大的莎士比亚所写的《暴风雨》一剧中的那位司锚官，他对乘坐军舰的国王嚷道：‘走开！不许出声！回舱去！如果你不能让这些风浪平息，就不要说话！莫挡着我的路，我告诉你！’”

这时候，门格尔没有浪费一秒钟，他尽力想方设法把船从险境中解脱出来。他决定用微帆航行法以免船被吹得偏离航线。因此，船上就得升起一些帆面，并且斜拉着，让它侧面受风。人们把前帆张起来，缩小帆脚，又在次要的桅杆上张起一面三角帆，舵柄对着下风舷。

那只游船本来就有很好的行驶性能，它给急风吹送得和快马加鞭一样快，听凭风吹浪打。船帆减得那样少，能支持得住吗？这些帆是上等的敦提帆布做成的；但是风力这样猛烈，有怎么样的好也挺不住啊！

这样用最小的帆面借风力斜进的好处，就是把船身最结实的部分对着浪头，并且维持了原有航向。然而，这样行驶也并不是没有危险，因为船可能落到两浪之间广阔的深槽里爬不起来。但是，门格尔此时无选择的余地，只好用微帆斜驶的方法，只要桅杆和船帆不被风打下来。船员们都在他的面前，随时准备着，哪里要人手就到哪里去。船长把自己用绳子绑在护桅索上，注视着狂怒的海洋。

夜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度过了。人们希望天亮时风暴会减弱下去。但是希望落空。快到早晨8点钟的时候，狂风比以前更猛烈，变成飓风了。

门格尔一声不响，但是心里在为船和船上所有人的安全担忧。邓肯号倾斜得厉害，甲板的支柱咯吱咯吱地响，有时浪头打到主桅上伸出的辅杆。有一阵子，全体船员都以为船爬不起来了呢！当帆被吹出帆框，象只大白鸥要飞掉似的，已经有些水手拿着斧头要砍断那大桅杆的护桅索了。

船居然又漂起来了，但贴不住浪，又没有方向，颠簸的很，桅杆几乎要折断。象这样驶法，不能再进行下去了，船体已经受不住了，只要边板一散，接缝一裂，波浪就会冲进来。

船长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扯起一个三角帆，任风吹。这片小帆不知扯了多少次，费了几个钟头的工夫才扯好。直到下午3点钟，那三角帆才拉在主桅的辅杆上，听风摆布了。

于是，邓肯号在一块小帆布的作用下被拖带起来，它开始以无法计算的速度飞驰着。就是这样，它向风暴赶着它去的东北方驶去。它必须保持最大速度，因为只有靠速度才能获得安全。有时，它越过巨浪，以那锋利的船尖划开浪条，象鲸鱼一样钻了进去，浪头从甲板扫过，由船头扫到船尾。有时，它的速度和浪头一样，舵已失去作用，因而左闪右闪，几乎把船闪翻掉。有时，在飓风的推动下，浪比它快，于是浪头跳得比船顶还高，以迅猛不可阻挡之势，从船头到船尾，扫过甲板。

12月15日一天一夜就在这样的险境中度过的，一会算作有点希望，一会儿又失望了。船长一会儿也没离开自己的岗位，一点东西也未吃，虽然表面上保持冷静，但是内心却惊慌失措，那双眼睛老盯着北方的朦胧雾影。

可不是吗，一切危险都是有可能的。邓肯号被打出了航线，以无法驾驭的速度向大洋洲海岸奔去。船长自然而然地感觉到有一种灾祸在威胁着他。他时刻怕触礁失事，碰得个粉身碎骨。他估计大洋洲海岸在风前距离不能少于10公里，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靠岸就是遇难，就是沉船。在无边无际的大海奔驰要比触礁好万倍，因为海浪虽急，总有法子自卫，至多听命它摆布罢了；若是风暴把船吹到岸边一撞，那可完蛋了。

门格尔找到爵士，和他作了一次特别谈话。他毫不掩饰，说明当前处境；他是个不怕牺牲的海员，将无比镇静地面对现实；最后，他说也许不得已而为之，让邓肯号向海岸撞去。

“为了救船上的人，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爵士说。

“海伦夫人怎么办？格兰特小姐怎么办？船长又说。

“我到最后关头会告诉她们的。船果真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你通知我一声。”

“我那时自然会通知您，阁下！”

爵士又回到女客们身边。女乘客也感觉到危险就要到来，但不知道危险到什么程度。她们也表现出很大勇气，至少不在男同胞之下。这时，地理学

家不合时宜地大讲大气环流理论，小罗伯尔直竖着耳朵听着。他给小罗伯尔讲述西非旋风、羊角飓风、直线台风之间的许多有趣的比较。至于麦克那布斯，带着宿命论观点哎声叹气，静候世界末日的降临。

快到 11 点钟的时候，风暴仿佛软了点，湿雾散开了。在迅速地明朗当中，船长看见了一片低地，在下风 3 公里远的光景。船正对着陆地奔去，前面浊浪滔天，高得出奇。门格尔立刻明白浪头遇到坚实的阻挡才会蹦得这样高。

“有暗礁，”他对奥斯丁说。

“我也是这样认为，”大副回答。

“我们的命是悬在上帝手中了，”船长又说，“如果暗礁有缺口能让邓肯号驶过去，如果上帝不能把船对准那缺口，那我们就完了。”

“此刻潮正高，也许我们能过去，船长。”

“你看那浪头跳得多高，奥斯丁，什么船能闯过去呢？只有祷告上帝来帮助我们罢，伙计！”

这时，邓肯号由于它的小三角帆让风推动着，正以骇人的速度急驶。不一会儿，它离暗滩只有 2 公里远了，水汽遮住了船长的眼睛。但是门格尔却还能看出满是泡沫的水面的那边有一片平静的水面。如果邓肯号能达到那里就比较安全了。但是，怎么能进去呢？

船长把所有乘客请到甲板上来，他不愿意到沉船之际，还让他们关在舱里。爵士和旅伴们看着那片滔天巨浪。玛丽小姐脸都吓白了。

“门格尔，”爵士轻声说，“我设法救我的妻子，救不成就一同死；你负责玛丽小姐吧。”

“就这样吧，阁下，”船长回答，拉着爵士的手贴在自己眼泪汪汪的眼睛上。

邓肯号离滩更近了。当时潮正高，本来船底有足够水时载它过暗滩是可以的。可是，浪太大了，把船向上一抛，又向下一放，必然使船体后部触礁。没法子使浪头低点，水流得平滑点吗？总之，能使这带狂澜平静点就行。

门格尔最后想到一个办法。

“油！”他大叫起来，“朋友们，倒油！倒油！”

这句话的含义船员们立刻明白了。这正是通往成功之路的计策：狂浪的上面如果盖上一层油，狂浪就会平息下去，这层油在水上漂着，可以使浪头润滑，因而减少激荡。这办法见效快，但效力消失得也快。在人为的平静海面上一条船过后，狂浪比以前涌得更厉害，有可能给后来船只以致命威胁。

装海豹油的许多大桶滚到船头，船员们在死里逃生的关头，气力仿佛增加百倍，他们用斧头砍破木桶，挂到左右舷的栏板外。

“准备好啦！”门格尔叫着，等候着合宜时机。

只有 20 秒，船就到了那条被咆哮的水浪拦住船可以驶进的缺口。现在是时候了。

“动手呀！”

船长一声令下，油桶一齐倾倒了，油滔滔地涌出木桶来。顿时那片油竟把那白浪滔天的海面压下去。邓肯号在压平的水面上一晃而过，一眨眼的工夫，驶进那片平静的水域。这时，船后面的洋面挣了油层的束缚，翻滚得更加汹涌澎湃了。

24. 驶出灾难角

门格尔船长的第一件事就是抛下两个锚，一边一个，把船稳稳地停下来。它是停在水深 5 米的地方。海底还好，是粗沙石，吃得住锚。因此，既不怕滑锚，又不怕搁浅。邓肯号在惊险中狂奔了许多小时，现在总算有个安乐窝了，这海湾被三面的尖峰环抱，挡住了从海上吹来的狂风。

爵士拉着门格尔的手，说：“谢谢你，船长！”这寥寥几字使门格尔感到无比欣慰。爵士把他刚才那份焦急心情永远保留在肚子里，海伦夫人、玛丽小姐、罗伯尔都想不到他们所死里逃生的环境有多么复杂。

现在就乘下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搞清楚了。邓肯号被这场风暴打到海岸的什么地方来了呢？怎样才能找到 37 度纬线呢？百奴衣角在它西南面相距多远呢？这几个基本问题等待船长回答。他立刻动手测算、一面观察、一面在海图作出标志。

测算结果，还好，邓肯号离开航线不太远：相差不到两个纬度。它此刻在东经 136 度 12 分和南纬 35 度 7 分的地方，地名叫灾难角，在澳大利亚的南端，距百奴依角 160 公里。

灾难角，顾名思义，发生灾难之地的含义。它和坎加鲁岛上的一个土岬形成的波大角遥遥相对。两角之间是一条探险家海峡，这条海峡通向两个深水海湾：北边的斯滨塞湾和南边的文生湾。南澳省的首府阿德雷得港就在圣文生湾的东岸，这座城市建于 1836 年，人口 4 万，资源相当丰富。但城市居民多从事耕作业，如种植葡萄、柑桔和其他农产品，很少兴办大规模的工业。城市中农业人口多于工人。总之，一般人不注重商业和手工业。

邓肯号能不能把损坏的部分修理好呢？这也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门格尔船长首先要知道哪些地方损坏了。他派人下水检查。潜水员回来报告。说蒸汽机的轮子扭歪了，顶住了龙尾骨：所以汽轮无法转动了。据此判断，损坏相当严重，甚至需要不少工具才能修理，而这些工具在阿德雷得是不可能找到的。

爵士和船长商量决定：邓肯号继续张帆前行，沿着大洋洲海岸寻访格兰特船长的踪迹，到百依奴角停下来，或许能得到一些重要线索，然后再次南行，直抵墨尔本；在墨尔本很容易修理损坏的船只的。蒸汽机一修好，邓肯号就沿着东海岸搜索，来完成这一连串的寻访工作。

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支持。门格尔决定风一顺便开船。他们等候不久，飓风完全熄落下去了，接着便是一场可利用的西南风。大家作好开船准备工作，新的帆又上了桅杆。早晨 4 点钟，水手们转动轳轳，船渐渐离港了。邓肯号撑起它的主帆、前帆、顶帆、辅帆、纵帆、樯帆急驶着，它尽量靠岸，帆索扣在右舷上，接着大洋洲海岸的风力。

两小时后，灾难角不见了，船正在横流探险家海峡。晚上，它绕过波大角，沿坎加鲁岛，在距岸几公里的海上航行。坎加鲁岛是大洋洲小岛中最大的一个，从欧洲流放到澳大利亚的囚徒，凡能逃出来的，都以此岛为栖身之地。岛的外观很美，岸上的岩石都披着无边绿茵。那里还和 1802 年初被发现时一样，人们还可以看见成群的袋鼠在树林里和平原上跳跃着。第二天，船上的小艇都放下去，一批人登陆后沿那彼岸查访。这时船在 36 度纬线上，爵士不愿在 36 度和 38 度之间留下没有查访到的空白点。

12 月 18 日一整天，游船都张着帆，紧贴遭遇湾前行，就和一般的轻快

帆船一样快。这是 1828 年旅行家司徒特发现澳大利亚最大河流——墨累河——后所到达的地方。它不再象坎加鲁岛的海岸那样青葱了，只是一些贫瘠光秃的丘陆偶然打破那一带低下而又支离破碎的海岸线的单调；此外也零零落落有个灰色的矾头，但表现出来的都是南北极地的那种荒凉景象。

在这次旅行，小艇帮了大忙。尽管驾驶小艇是件苦差事，但海员们并不抱怨。差不多每次哥利纳帆爵士和他形影不离的朋友那位地理学家和小罗伯尔 3 个都陪同他们前往。这 3 个人都没有亲眼见到不列颠尼亚号的一点遗物，但他们心中仍是充满希望的。他们在这一带寻访，格外小心，唯恐漏掉一个地方。每天夜里把船停下来，尽可能地不动，白天就到岸上仔细搜寻。

他们一边前进一边寻访，12 月 20 日到达百奴衣角，还没有找到一点沉船遗迹。不过，这并没有证明格兰特船长没到过这里呀。船只失事到目前已有两年了，它的残骸很可能，而且一定可能被海水冲散，腐蚀了，甚至早被海流冲得无影无踪了。而且，船只失事，土人很快知道，就和老鹰很远闻到尸体的臭味一样，他们一定会把船上的东西洗劫一空。此外，格兰特船长和他的伙伴被海水冲到海边，既被土人俘虏，当然毫无疑问会被带往大陆腹地。

但是，这样一来，博学的地理学家的推测站不住脚了。如果在阿根廷的领土上，他会有充分理由去阐述文件上的纬度是被拘留的地点，不是船只失事的地点。因为在幡帕斯草原上河流众多，可以把宝贵的文件送入海洋。而现在在澳大利亚，情况就不同了，南纬 37 度线横截的河流根本不多；再说，科罗拉多河和内格罗河是流经荒漠的、不能住人的沙滩而注入海洋的，而且往往断流。而其他大河，如墨累河、雅拉河等，它们的支流互相交错，入海口商船云集。因此，一个易碎的瓶子丢在这样船舶来往不绝的河流里能安全地漂流到印度洋里来，可能吗？

这是不可能的，普通人一看便知。因此，地理学家的推测——瓶是由内河流到海里的，在美洲说得过去，移到大洋洲来就不合逻辑了。关于这个问题，少校曾提出讨论过，巴加内尔也承认他的推测在这里不适用。因此，文件里的纬度数只能是指沉船的地方，也就是说，那瓶子是格兰特船长在大洋洲西海岸撞毁的地点丢下海去的，这已是很明显的道理了。

然而，正如爵士所说的，这种肯定的结论和格兰特被俘的假定并不矛盾。这一点，甚至门格尔也早已预料到了，他在文件里写着：“将被俘于野蛮的当地土人。”但是，这样以来，找那几名俘虏，只是沿着 37 度纬线找，而不涉及其他地方，是毫无道理的。

这个问题讨论了很多，最后得出结论：如果在百奴衣角找不到不列颠尼亚号的线索，爵士只好回欧洲了，他的寻访虽然没有成功，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这个决定免不了使乘客们十分丧气，尤其格兰特姐弟二人感到失望。他们两个跟着哥利纳帆夫妇、门格尔船长、麦克那布斯及巴加内尔等着小艇上岸时，心里都在想，父亲是否得救在此一举了。“在此一举”一字千金，深深地打印在他们心上。

“有希望！有希望！永远是有希望！”海伦夫人不断地鼓励她身边的那位少女。

距岸不到 200 米了。百奴衣角伸入海内 3 公里长，角的尖端是坡度缓和的山坡。小艇划到这个天然良港，是一群珊瑚礁围合而成。

邓肯号上的乘客顺利地登上了岸，陆地无比的荒凉。层层如带的陡岸沿海岸围成一条线，18米高，是条天然屏障，没有钩绳是爬不上去的。幸而，船长发现向南半英里远的地方有一个缺口，它是由于石灰岩受到海水侵蚀，山基不牢，从而造成山崩形成的。

哥利纳帆一行人钻过缺口，相当于爬一条软梯而上了岩顶。罗伯尔像小猫一样，在笔陡的斜坡上攀援，第一个到达顶峰，远远地把巴加内尔和少校甩到后面。巴加内尔几乎要气死了，而麦克那布斯不改常态，心平气和。

一会儿，这个小旅行队集合起来，观察了一下展现在眼前的平原。那是一片长着灌木丛和地衣植物，土壤贫瘠的荒郊，爵士说它象苏格兰的低地中的荒谷，巴加内尔说它象法国布列塔尼亚半岛的瘠地。虽然，这一带无人居住，但在远处，依稀可见一些建筑物，这显然是有人间烟火的迹象，并且据那些建筑物推断，这里不是野蛮人而是劳动人民居住。

“一个风磨！”罗伯尔叫。

果然，2公里外，一个风磨的翅膀在风中转动着。

“真是风磨，”地理学家用望远镜对准那东西之后回答说：“那是个小小的风磨，既实用，又朴实，一看上去就十分顺眼。”

“几乎象教堂的钟楼，”海伦夫人说。

“是的，夫人，风磨是磨肉体的粮食，教学是磨灵魂的粮食的，从这个观点看，二者也是相似的。”

“我们就到风磨那里瞧瞧！”爵士说。

大家上路了。走了半小时以后，经过人类劳动的土地呈现着新气象。由荒凉到生机勃勃的转变是突然的。那里不再是百草丛生，而是一座新开垦的活树篱笆围成的农庄。三三两两的牛和三三两两的马在草原上吃草，草场四周栽着高大的豆球花树。接着，到处都是金黄的麦穗和庞大的草堆，绕着新筑的围墙的果园，这果园仿佛是一座雅致实惠而又富有诗意的大花园，就连园林诗人霍拉斯见了也不得不赞叹。此外，还有草棚、脚屋，都配置得很合理。最后，一座简单而又舒适的住宅，在那尖屋脊的磨房俯瞰之下，被那喜气洋洋的风磨的大翅膀转动的影子慈祥地抚摸着。

这时，四只大狗吠叫起来，向主人报告客人的光临。一个50上下、面容和蔼的长者从堂屋里出来。后面紧跟着5个健壮的儿子和他的妻子。人们一望便知，这位长者是爱尔兰的海外移民。他在中国受够了苦难，所以远涉重洋，来此地谋生，求幸福。

爵士一伙人还没来得及说明来意及身份，已听到热诚欢迎他们的话了：

“外地客人，欢迎你们来奥摩尔家做客。”

“你是爱尔兰人吧？”爵士问，拉着那位长者伸出的手。

“我以前是，现在是澳大利亚人了，”奥摩尔回答说。“请进来，诸位，不必客气，宾至如归好了。”

这样恳挚地邀请只有不客气地接受了。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由奥摩尔太太领进屋里，同时，孩子们替他们卸下武器。

这所房子完全是木式结构，在屋子的楼下，是一间宽敞而明亮的大厅。几条长凳子，两个橡木橱，里面摆满白色瓷器和发亮的锡壶，一张八仙桌，20个人都可以坐得下，这就是大堂里的所有家俱。这家俱的房子异常结实，和那几个壮健的小伙子相称。

午餐摆好。中间是热气腾腾的火锅，两边是烤牛肉和羊腿，四周是一些

水果。主要菜肴在此，其中搭配的小吃自然不少。主人热情好客，桌上的摆设引人入胜，桌子宽大，菜肴丰盛，不坐上去实在不合适。农庄里的雇工和主人平等，他们已来和主人一块吃饭了，奥摩尔指着宴席。

“我早就恭候你们了，”他质仆地对爵士说话。

“你早就候着？”爵士吃了一惊。

“凡是来的人，我都恭候着，”那爱尔兰人说。

然后，全家主仆都肃立着，他用肃穆的声音做饭前祷告。海伦夫人爱看这淳朴的风俗，看了丈夫一眼，她知道他喜欢这古风。

大家吃得称心，便开始畅所欲言。苏格兰和爱尔兰近在咫尺，两个岛上的人一握手就是一家人。奥摩尔讲述了他的历史——一部所有移民被贫困驱赶出来的历史。有许多人跑到老远的地方去碰运气，结果还是找到了窘困的灾祸。他们只怪运气不好，但是忘记了怪自己不聪明，懒惰、有缺点。谁能节衣缩食，沉着冷静，善于生计，勇敢上进，必然获得成功。

奥摩尔过去是这样的人，现在仍是。他在本地几乎饿死，携带家眷来到澳大利亚。他在阿德雷得下了船，不愿做矿工，宁愿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两个月后，他开始经营农场，现在农场已飞黄腾达了。

这个澳大利亚的土地是成“份”（每份 80 英亩），由政府估计出售。一个勤劳的农民耕一“份”，除了维持生活外，还有节余。

奥摩尔靠他的农业经验，一面维持生活，一面节约，以第一“份”的盈利又买了几“份”土地。他的家庭兴旺，农场也兴旺，渐渐地变成农场主了。虽然，他经营不到两年，已经有了 500 亩土地和 500 头牛羊。过去曾在欧洲作奴隶的人，现在自己成了自己的主人，并享受着世界上最后自由的国家里的民主和待遇。

客人们听了奥摩尔的自述之后，都衷心祝贺他。他说完自己的历史，无疑地，等着对方开诚相见，但是他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很含蓄，总是表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已说过，我不便问你们是什么样的人。爵士呢？他急于要说的是，为了寻访不列颠尼亚号，他才不辞劳苦地到百奴衣角来。他是个开门见山的人，所以首先问有没有格兰特船长的消息。

奥摩尔的回答并未给人带来好消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两年来没有一只船在这里的海岸或百奴衣角出现过。不列颠尼亚号出事才两年啊，因此，他绝对有把握肯定遇难船员没有来西海岸。

“现在，爵士，”那爱尔兰移民又补充一句，“请问那失事的船只和你有什么关系。”

于是，爵士讲述了捕捞文件的经过，游船的旅程以及寻访船长而作出的种种尝试。他毫不隐讳地说，他满肚的希望由于听到主人那斩钉截铁的回答变成了泡沫。

这些话当然给在场的人一种痛苦的感受。罗伯尔和玛丽小姐在那里听着，泪眼汪汪。地理学家想用一句合适的话语来安慰他们。门格尔船长心中也不好受，无法排遣心中的烦闷。那些满载希望横渡大洋的慷慨的人们，心里已被绝望的毒汁浸入了。这时，他们忽然又听到一句话：

“爵士啊，感谢上帝吧。如果格兰特船长还活着的话，他一定生活在澳大利亚大陆上！”

25. 不列颠尼亚号上的遇难船员

这几句话引起全场上难以形容的惊愕。爵士一下子跳起，离开座位，叫道：

“谁这样说？”

“是我，”在桌子那端有个农场工人回答。

“你呀，艾尔通！”奥摩尔说，他的惊奇不亚于其他人。

“是我，”艾尔通兴奋而坚定地说。“我，和您一样，爵士，是苏格兰人，而且还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一个遇难船员。”

这一宣布，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玛丽小姐感到天晕地转，心里高兴地差点昏，不由自主地倒在海伦夫人的怀里。门格尔、罗伯尔、少校等也都围到艾尔通身边来。

艾尔通是个 45 岁的人，一副严酷的面孔，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深陷下去。他一定有非凡的气力，虽然很瘦。他浑身筋骨可见肥肉与他似乎无缘，中等身材，肩膀宽大，举动坚决，面容严酷，神色充满了智慧和毅力。这一切使人一看便产生了好感。他似乎最近还受过苦难，这苦难在他脸上烙下的印证更增加了他的同情心。他是一个不仅能吃苦，并且不怕吃苦，而且能战胜苦难的人。

爵士和他的朋友们一看便感觉出这一点，艾尔通这个人叫人家一接触，就不能不重视。爵士代表大家发言，提出许多问题，艾尔通一一回答了。他们两个在这种场合巧遇知音又是同胞，心里百感交集。

所以，爵士最初提出的问题是杂乱无章的，仿佛是不由自主地涌出来的。

“你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遇难船员？”他问。

“是的，爵士，我是那条船上的水手长。”

“是船只失事后和他们一起脱险的吗？”

“不是，爵士。在那可怕的当儿，我被甩出船帮，被海水打到海岸上来了。”

“你不是文件中说的那两个水手之一吗？”

“什么文件？我不知道这回事！”

“那么船长呢？”

“我原以为他淹死了，失踪了，沉到海底去了。我一直认为只有我一个脱险呢！”

“但是，你刚才说船长还活着呀！”

“不对，我刚才说，如果船长还活着的话……”

“你刚才又补充了一句，他一定活在澳大利亚大陆上啊！……”

“是呀！他只能在这片大陆上。”

“那么，你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吗？”

“不知道，爵士。我再重复一遍，我以为他葬身海底了，或者在岩石上撞死了。是您告诉我也许他还活着的呀。”

“那么，你还知道什么？”爵士问。

“我只知道一点，如果格兰特船长还活着，他就在澳大利亚大陆。”

“船究竟在哪儿出事的？”少校终于忍不住了。

这本该首先提出的问题，但被爵士和艾尔通之间空泛的谈话给耽搁了。

现在，谈话步入正规，比较有条理了，不一会儿，那段漆黑的历史情节开始明朗化了。

艾尔通对少校先生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下回答：

“当我正在船头接触帆时，突然被甩了出去，不列颠尼亚号正向大洋洲海岸驶去，那时它离岸不过两英里。因此，出事地点一定就在那儿。”

“在南纬 37 度线上吗？”门格尔问。

“是的！”艾尔通说。

“是不是在西海岸啊？”

“不是，在东海岸，”水手长纠正说。

“在什么时候？”

“1862 年 6 月 27 日夜晚。”

“对了，对极了，”爵士叫起来。

“您该明白了吧，爵士，”水手长又补充道，“如果格兰特真活着，就一定在大陆上能找到他，不能到别的地方去找。”

“我们一定去找，一定找到他们，把他们解救出来，朋友们！”地理学家叫起来。“啊！宝贵的文件啊，”他又天真地补充上一句，“不能不说你落到最聪明的人手里。”

无疑地，没有人听这位地理学家恭维的话语。哥利纳帆夫妇、玛丽和罗伯尔又再次涌向艾尔通身边。他们握着艾尔通的手，好象有了这个人在眼前，格兰特船长的安全就有了保证。既然水手能安全脱险，船长还不能逃出那场灾难吗？艾尔通也乐意地重复着格兰特应该和他在一起的话语。大家又问了他许多问题，他都一一作了解释。当他讲话的时候，玛丽小姐握着他的手。这是父亲的一个伙伴呀！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一个船员呀！他曾在格兰特船长身边生活过呀！他们共同漂洋过海，冒着共同的危险呀！玛丽小姐紧盯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激动地流出泪水。

直到这时为止，没有任何人再怀疑水手长的身份了。只有少校，或许门格尔也在内，他们心里想艾尔通的话是否能完全相信。这种意外的巧合可以引起若干怀疑的。当然，水手长举出许多事实以及许多彼此相符的日期，还举出许多动人的特殊细节。但是细节尽管正确，也不一定是真的，因为骗子的手段往往高明得多，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因此，少校保留态度，不肯立刻下断语。

至于门格尔船长呢，他的怀疑不久就被水手的话打消了。当他听见那水手对玛丽谈论她父亲时，他认为艾尔通真正是格兰特船长的伙伴了。艾尔通非常熟悉船长的孩子。当他们出发时，他还在格拉斯哥港见过他们。他说，那天船长向朋友告别，举行了宴会，两个孩子都来吃饭。那时，小罗伯尔还不到 10 岁，船长托水手狄克照看他，他却背地里爬到桅杆上的横木，虚惊一场！

“真是这样吗？”小罗伯尔笑着问。

水手长又随便讲了许多小事情，仿佛无足轻重，但船长却看得十分重要。他歇下来，玛丽就柔声请求他：

“再说呀，艾尔通先生，再给我们讲讲我们的父亲。”

水手长极力地满足他们的要求。爵士不愿打断他的话头，但是有更多的问题挤在脑子里，海伦夫人让他看玛丽那种快慰的情绪，不让他开口。

就在这段谈话中，艾尔通叙述了不列颠尼亚号的历史以及它在太平洋上

的航行。玛丽对那次航行也知道一部分，因为船只的消息一直到 1862 年 5 月才消失。这一年中，这艘船在大洋洲各主要陆地都曾靠岸，他们到过新几内亚、新西兰、新喀里多尼亚，这些陆地多是殖民地，所以他们到处受到英国当局的歧视。然后，他们居然在巴布亚西岸找到一个据点，觉得可以在那儿建个移民区，并可以保证它的繁荣。的确，在摩鹿加和菲律宾的船路中间如果有一个中途站，一定能吸引许多船只，特别是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经过好望角的航线就取消了。格兰特船长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他反对那些不顾国际共同利益的政治斗争。

不列颠尼亚号在勘察完巴布亚之后，就到卡拉俄去办粮食，1862 年 5 月 30 日离开卡亚俄港，准备由印度洋取道好望角回欧洲大陆。启程后三个星期，一场骇人的暴风雨把船打坏了。船几乎要翻了，非砍断桅杆不可。船底漏洞开始进水，怎么也堵不住。全体船员几天几夜未合眼，快累死了，他们一刻也离不开抽水机。轮船在风暴中颠簸了 8 天 8 夜，舱里水深 6 米了，船体渐渐下沉。而小艇又都在狂风暴雨中刮走了。大家只好在船上等死，而这时候，正如地理学家推测的那样，船望到了澳大利亚东海岸。不一会儿，船就撞岸沉没了。先是猛烈一碰，艾尔通被浪头卷进去，打到一个珊瑚礁上，晕了过去。苏醒过来以后，他已落到土人手中。当他被带往内陆后，再也没有听到不列颠尼亚号的消息。关于格兰特船长的叙述到这里结束。这段叙述引起不止一次的惊呼，少校再也不怀疑水手长所说的事实，否则，不免太不公正了。有了文件，再加上艾尔通的个人经历对于这次寻访就更具有现实意义，这一切充分证明格兰特船长及他的同伴没有葬身海底。人们很合理地推测到那三个人的遭遇。所以大家又请艾尔通叙述一下他在内陆的情形。这段叙述很简单，很通俗。

艾尔通成了土人的俘虏之后，就在大河流域一带劳动。他生活得很苦，因为那部落本身就是穷苦，但是他并不受到虐待。艰苦的奴隶般的生活过了两年，他的心中依然怀着恢复自由的希望。尽管逃跑会遇到很多危险，但他还是等待任何一个小机会以便逃脱。

1864 年 10 的一个夜晚，他趁土人防备不严，跑到原始森林里躲了起来。整整躲了一个月，他吃的是草根、树叶、树皮等，在广无人烟的地域来回徘徊。白天靠太阳，晚上靠星星辨别方向，他常常沦入绝望的境地。就这样，他越过沼泽、河流、高山，走过许多探险家都不敢到的地方。最后，他跑得精疲力尽，死去活来，已奄奄一息，才来到奥摩尔这个善良的人家里，以劳动换得幸福生活。

“艾尔通对我很感激，我对他也很满意，”那爱尔兰移民听完这段叙述之后说，“他是个聪明又勇敢的人，只要他愿意，这儿永远是他的家。”

水手长做了个手势，表示对爱尔兰人的感谢，他等候人们继续提出问题。这时他心里想他的听众问这问那是有充分理由的，应该满足他们。但是，现在他回答的问题有的提过好几遍，还有什么新问题呢？因此，爵士让大家展开讨论，根据目前情况，应该怎样制定下一步的寻访计划。少校转向水手长，问道：

“你说你是格兰特船长的部下，有什么证明吗？”

“这还用说，”艾尔通毫不迟疑地回答。

但是，他感觉到少校对他有点不信任，因而又补上一句。

“我有船上的服务证书。”

说着，立刻走出大厅去取那证书。他来去不过一分钟。奥摩尔趁这个当儿说了这样一句话：“爵士，我可以向您保证艾尔通是个诚实人。他在我这儿做了两个月的活，没有一点可责备的。我事先已知道他是个遇难的俘虏。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值得你信任。”

爵士正在向庄主解释他可从来没有怀疑过艾尔通的身份，而这时艾尔通已拿着证书走来。这证书是船主和格兰特船长共同签署的，玛丽认出是父亲的笔迹。证书上写着“兹派一级海员脱姆·艾尔通为格拉斯哥港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长。”关于对艾尔通的身份毫无怀疑的余地了。

“现在，”爵士说，“我征求大家的意见，今后将怎样做的问题。你的意见，艾尔通，是特有用的。如果你再给我提些建议，我们将十分感谢。”

水手长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谢谢阁下对我的信任，我也尽力不辜负您的希望。我对这儿的风土人情也了解一二，如果我能给诸位帮忙的话……”

“你当然能给我们帮上忙！”爵士说。

“我和大家想的一样，”水手长又说，“船长和那两个伙伴既然从那场惨祸中逃脱出来，没有跑到英国的属地，现在又无任何消息，就不得不怀疑和我遭遇一样，被土人掳去了。”

“你说的正是我所预料的情况，”地理学家附和说，“那几个遇难人明显做了土人的俘虏，他们在文件中也预料到了。但是我们能不能推测，他们所去的地方和你一样，在南纬 37 度线以北呢”。

“很有可能，先生，”水手长回答说：“那些歧视欧洲人的土人很少住在英国殖民区的。”

“这叫我们找起来困难多了，”爵士说着，心里没有主意，“这么一大片陆地，我们又怎么能在内陆找到俘虏的踪影呢？”

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海伦夫人用眼光探问全场的旅伴，但是得不到答复，就是那心直口快的地理学家也破例地哑口无言了，门格尔船长在大厅里踱来踱去，也感到有些为难。

“你有什么好主意呢，艾尔通先生？”海伦夫人终于问水手长了，“假如是你，将如何做法？”

“我要说的话，夫人，”艾尔通相当快地说，“不再回到邓肯号上，直接驶到出事地点去。到那儿再见机行事，这样，或许可以找到一点线索，然后再斟酌处理。”

“好倒好，”爵士说，“只是要等邓肯号修好了才成。”

“船坏了吗？”艾尔通问。

“是的，”船长回答。

“坏得厉害吗？”

“厉害倒不厉害，只是需要些修理工具。一个蒸汽轮的叶片扭坏了，只有到墨尔本才能修好。”

“不能张帆行走吗？”水手长又问。

“能是能，但是，稍微起了逆风，邓肯号到吐福湾太浪费时间了。不管如何，还是要到墨尔本去的。”

“那么，让它先去维修好了，”地理学家叫起来，“我们不坐船去吐福湾了。”

“步行去吗？”船长问。

“横贯澳大利亚和横贯亚美利加一样，我们沿着 37 度纬线走就行了。”

“但是邓肯号呢？”水手长问，显得格外关心。

“等邓肯号修好后，去接我们。有谁反对这个计划？少校怎样？”

“我不反对，”少校回答，“只要横贯澳大利亚是可行的话。”

“那没问题，”地理学家说，“我还建议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一块去呢！”

“你说的是真心话？巴加内尔？”爵士问。

“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亲爱的阁下。这只有 580 公里的路程，一天走 30 公里，不到一个月就走完了，和修好邓肯号所需时间差不多。啊！如果要在向北一点的纬线上行进，如果要在澳大利亚最宽的部分穿过它，如果要经过那些酷热的大沙漠，总之，如果要做许多最大胆的探险也没做过的事，那就不同了。这趟旅行，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坐轻快的马车，也可以坐土车，坐土车更有情调，等于从伦敦到爱尔兰去游览一番，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若是有猛兽呢？”爵士想把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都提出来。

“澳大利亚没有猛兽。”

“遇到未开化的土人呢？”

“这条纬线上没有土人。即使有，也不象新西兰的土人那么凶狠。”

“还有英国的流犯呢？”

“在澳大利亚南部各省没有流犯，只有东部殖民区才有。37 度纬线穿过的维多利亚省不仅拒绝流犯入境，而且还制定法律，连外省期满释放的流犯都不准入境。甚至今年维多利亚省政府还通知轮船公司，如有接受流犯的港口，禁止以后运煤，并停止对公司的补助。”

“是的，”奥摩尔肯定了巴加内尔的说法，“不仅维多利亚这样做，而且南澳、昆士兰、乃至塔斯马尼亚各省也纷纷效仿。

“就拿我说，我也不曾遇见过，”艾尔通附和道。

“你们该放心了吧，朋友们，”地理学家又说，“既没土人，又没猛兽，更没流犯，连欧洲也没有这样好的地区！现在，大家该同意这个计划了吧？”

“你的意思如何，夫人？”爵士问。

“我同意大家的意见，我亲爱的爱德华，”海伦夫人回答完，又把头转向大家说：“上路吧！朋友们！”

26. 向澳大利亚进发

爵士做事一贯雷厉风行，决不浪费时间。巴加内尔的建议一经接受，他就立刻吩咐做好旅行的一切准备，就在第二天出发了。

这次横贯澳大利亚大陆会有什么结果呢？既然格兰特船长在这片大陆上已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那么这次远征可能会有收获的，必然会有更多的机会找到线索。人们将沿南纬 37 度线进发，当然谁也不能肯定就在这条线上找到。但是这条线上或许有他的踪迹，并且这条线直接通到失事地点。这才是主要目标。

而且，艾尔通也同意和他们一起去，做为向导，引他们穿过维多利亚的森林，并直达东海岸，这又增加了成功的把握。爵士十分高兴能获得格兰特船长的水手的帮助，于是问那位农庄主，是不是艾尔通的离去会给他带来几多不便。

奥摩尔虽然舍不得失去一个好的帮工，但仍然同意了。

“那么，你呢，艾尔通，你肯和我们一块去找你的遇难伙伴吗？”

水手长没有立刻回答，犹豫了一下，然后一切考虑好了，就说：

“好吧，爵士，我和诸位前往。如果找不到船长的踪迹，我至少也会把你们领到出事地点的。”

“谢谢你，艾尔通，”爵士说。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爵士。”

“我们准备在什么地方同邓肯号会齐？”

“如果我们不需要把全程走完，就到墨尔本吧；如果直达东海岸，那就在那里会齐。”

“那么，邓肯号船长呢？”

“船长在墨尔本听候指示。”

“好了，爵士，你信任我就行了。”

“当然信任你。”

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长艾尔通受到全体船员的热烈欢迎，格兰特的儿女也不知向他表示了多少谢意。除那爱尔兰移民外，都对他的决定表示高兴。只有奥摩尔不大喜欢，因为艾尔通要走了，他失去了一位聪明而又忠实的帮手，但他知道这次远征非由他做向导不可，所以只好忍痛割爱了。爵士请求奥摩尔供给交通工具，说妥之后，乘客们回船了，并和艾尔通约定了会齐的时间和地点。

大家欢天喜地地回到船上，一切情况都转变了，任何顾虑也没有了，那些勇敢的访者不用在内陆瞎摸了，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获得信心的愉快。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两个月之后，或许邓肯号就能把格兰特船长送到苏格兰海岸登陆了！

当门格尔船长支持横贯大陆旅行建议时，他认为旅行队中一定少不了他。所以，在和爵士商量行动计划时，提出种种理由坚持要去。

“只有一个问题，不放心，”爵士说，“那就是你的大副可以信任吗？”

“绝对信任，”船长回答，“奥斯丁是个好海员。他一定能把邓肯号开往目的地，他心灵手巧会把船尽快修好的。而且他是个忠于职责的人，绝不会私自改计划或延缓执行的。因此，阁下信任他和信任我一样好了。”

“既然如此，好吧，你陪我一起去，”爵士又说，“我们找到玛丽的父

亲，你在场也好。”

“啊，阁下！……”门格尔含糊地应了一声。

他所说的只此而已，因为他非常激动。

第二天，船长带着木匠和几名水手，载着粮食，去农庄里了，他负责和奥摩尔商量组织交通工具的事。

庄主全家都在等候他们，准备他一吩咐，就动手工作。艾尔通也在此，不惜自己所积累的经验，提供了许多意见。

有一点，奥摩尔和门格尔意见是一致的：就是女客乘牛车，男客骑马。庄主可以提供车子和牛马。

那种牛车是长6米的大拖车，上面盖着大皮篷，底下4个板轮，轮上没有辐条和铁箍。车头离车尾很远，不能急转弯。车头上安着10米的车辕，准备六头牛成对地站在辕边。赶这样的牛车，非有技巧不可。艾尔通是赶车的能手，驾车的职务非他莫属了。

车上没有弹簧，颠簸得厉害，门格尔没有一点办法改造一下这粗糙的东西，只有车内布置得好一点了。首先，将车厢分成两段，中间隔层木板。后段装粮食、行李和行灶，前段乘坐女客。经过木匠加工，前段变成一个精致的小屋，地板上铺着地毯，里面装有盥洗设备，还为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准备了两张床铺。四周挂着皮帘，夜间放下来，可以挡住寒气。若是下起雨来，男客们可以躲进来避雨，但正常夜间，他们另搭帐篷居住。船长挖空心思要把这块狭小的地方变成一个安乐窝，他居然成功了。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在这流动的小屋里是不会留恋船上的客房了。

至于男客们就比较简单了：爵士、地理学家、罗伯尔、少校、船长和威尔逊、穆拉地这两名水手每人一匹马，这两位水手居然又能在陆地上“航行”了。艾尔通驾车，当然坐在车头。奥比尔先生不爱骑马，所以宁愿坐在行李厢里。

牛马都在庄园的草地上吃草，出发时很容易集合起来。

门格尔把一切安排停当，于是带着那爱尔兰移民一家来到船上。这一家要回拜爵士阁下的。艾尔通也觉得要和他们走一趟才对，于是，快四点钟的时候，船长和大批客人走进船舱。

他们受到热烈欢迎。爵士留他们在船上吃饭。盛情难却，他们欣然接受了。奥摩尔看到这一切都表示惊奇。房间里的家具、壁橱、船上的枫木和紫檀做成的装备，引得他赞口不绝。艾尔通则相反，他对于这些不必要的消费并不十分欣赏。

但是，这位水手长对这条游船从航行的角度作了一番考察。他一直参观到船腹，看了看机器，问了问机器的马力和耗煤量；他又去了煤舱和粮舱；他特别关心武器间，了解了大炮的性能和射程。门格尔听了他那些专业方面的谈论，知道艾尔通是个内行人。最后，他又检视了桅杆和船具，参观到此结束。

“您这条游船真漂亮，爵士，它是多少吨位？”他问。

“210吨位。”

“这船开足马力，一点钟可以从容地跑9公里，”艾尔通说，“我猜得差不多吧？”

“如果说10公里，”船长纠正说，“那你就猜对了。”

“10公里，”舵手叫起来，“那么没有一条战船可以追上它了。”

“是的，”船长自豪地回答，“邓肯号是只竞赛的游船，不论以任何方式航行，它都不会输的。”

“张帆航行也比别的船快吗？”

“没错。”门格尔又说。

“那么，爵士，还有你，船长，”水手长又说，“请接受我作为一个普通海员的祝贺吧！”

“好，艾尔通，”嚼士说，“只要你愿意，可以随时来这条船上做事。”

“将来我会考虑这个问题的，”水手长简单回答。

这时，奥比尔先生来报告，宴席已摆好，请大家入席。

“好一个聪明角色，这艾尔通。”地理学家对少校说。

“太聪明了！”少校含糊其辞地说。他总觉那水手长的面孔和举止不对劲，我们应该说，这也许由于偏见和嫉妒在作怪。

席间，水手长对他所熟悉的大陆作了许多有趣介绍。他问爵士带多少水手在大陆上旅行。他一听，只带穆拉地和威尔逊表示惊讶。他劝爵士再找几个。对这一点，他甚至一再坚持。这样的坚持，应该使少校对他的反感完全消除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爵士问，“途中没危险吧？”

“没有任何危险，”水手长回答。

“那么，尽量把水手留在船上好了，邓肯号张帆、修理正需要人手。特别要紧的是，将来还要指定地点和它会齐。因此，船上的人手还是不减的为好。”

艾尔通仿佛懂得了爵士的意思，不再相劝了。

天色已晚，乘客和爱尔兰人分手了。艾尔通和奥摩尔全家回到了他们的庄园。车马都应该为明天准备好，启程时间是明早八点钟。

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作好一切必要准备，花的时间并不长，带的东西远没有巴加内尔那么哆嗦。这个学者利用了半个夜晚拆下他那巨大的望远镜，擦了又擦，擦过了又装。所以，第2天天一亮，少校用雷鸣般的声音叫醒他时，他还在大睡哩。

行李派人送往农庄，一只小艇在下面等着，门格尔一行人跳上去，船长对大副奥斯丁作了最后一次吩咐。嘱他一定要在墨尔本等候命令，并且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得执行。

那位老海员叫船长尽管放心，代表全体海员祝福这次远征的成功。小艇离开了船，雷鸣般的“呜啦！”声响彻云霄。

只用10分钟，小艇靠岸了，一刻钟后，这一行人出现在奥摩尔庄园里。

一切准备就绪，海伦夫人看见为她准备的铺位，高兴极了。那辆巨大的原始的牛车，她也喜欢。那6头牛，一对对地排着，神气得象老家长一样，也合她的口味。艾尔通拿着牛鞭，在等候着新主人的命令。

“啊！这辆车好极了！”地理学家说，“它赛得过世界上所有的邮车。象江湖艺人一样，周游列国，没有比这种旅行方式更妙的了。一座流动的房子，能停，能走，来去自由，还有比这更好的吗？古代游牧民族萨马特人的幻想我们终于实现了。”

“巴加内尔先生，”海伦夫人说，“将来你可以光顾我的客厅了。”

“当然一定，夫人，”那学者回答，“那是我的荣幸，一定不会错过机会的。”

“我将天天等候你的到来，”海伦夫人说，“并且您是……”

“我是你朋友中最热诚的一个，是不是？”巴加内尔殷勤地对海伦笑着。

这一番社交辞令被 7 匹马打断了，马鞍备齐，长叫嘶鸣。爵士结完账目，付了一切购置费用，还说了许多感谢的话。那位爱尔兰移民觉得这话比金钱还珍贵。

启程信号一发，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上了“卧车”，艾尔通爬上御座，奥比尔钻进后车厢，其余的人都跨上马。奥摩尔叫了一声“上帝保佑你们！”全家人和着。随着牛马的嘶鸣，车轮滚动了，车厢板咯吱咯吱地响起来，不一会儿，路一转弯，那诚实好客的爱尔兰人的农庄不见了。

12 月的天气，在北半球已变得凄冷、潮湿而令人讨厌了。在南半球可不同，那正是炎热的夏季。出发那天，夏天已经到了两天，因为太阳在 12 月 21 日进入磨羯宫，它每天在地平线上的时间越往后越少。因此，哥利纳帆一行的远征几乎在和热带一般的太阳下进行。

这一带印度洋上英国各领地总称澳大利亚，它包括新荷兰、塔斯马尼亚、新西兰和四周若干小岛。至于澳大利亚大陆，被划成许多块大小贫富不均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区间的界线都是直的。英国人不顾地形、河流、气候和种族的区别，善于随心所欲地找出这样的界线。殖民地都是长方块，一个挨一个，彼此嵌合，和镶嵌的方格一般。在人家看来，直线和直角都是几何家们的把戏，而不是地理学家的手法。只有海岸线作种种迂回曲折，代表着大自然以生动可爱的参差向人为的整齐提出抗议。

这种棋盘式的分区常被巴加内尔笑话，这也难怪。如果澳大利亚属于法国的话，法国的地理学家决不会爱矩尺、爱画线笔到如此程度。

大洋洲这个大陆现在分为六个殖民地，只有海边住有移民。仅仅少数大胆的居民冒险向内陆 324 公里远的地方生活过，但后来死活不知。至于真正的腹地，差不多没有人知道它的内幕。

幸亏 37 度纬线不穿过这些荒无人烟的地方，在这些地方，许多科学家探险有去无回。爵士是不会冒险去的，现在，他所要过的澳大利亚南部地区，这一带包括：阿德雷得省的狭长部分，整个维多利亚省和新南威尔士的那个倒置三角形的尖端。

由庄园到维多利亚边境，不到 100 公里，两天可以走完。艾尔通打算第二天晚上到达维多利亚省最西边的阿斯人雷城里过夜。

旅行开始时，总是“鞍上人精神，鞍下马活跃”。人精神，无关紧要，马活跃要控制一点。“谁想走远路，就要惜马步”。因而，大家决定每天平均只走 40 里至 50 里，不多走。

而且，“老牛拉破车”，速度很慢，马车还要配合牛步。那辆大车，连同车上的人和粮食用具，成为护卫的核心，仿佛是个流动的堡垒。骑马人尽可能走在车子两边，趟趟路，但不能离车子太远。

人马的次序没有特殊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随便走走，善于打猎的人跑跑旷野，善于交际的人和女客们谈谈心，是哲学家的聚在一块辨辨哲理。巴加内尔样样都行，因此忙得不亦乐乎。

开始的这段路程没有什么引人入胜的。一连串的丘陵，不高却秃秃的。广阔的一片荒地，形成人们所说的“草莽区”；许多草原上盖着一片片灌木丛，这些植物带着咸味，叶子是尖尖的，羊类最爱吃，几公里路走过，看来看去，不外乎这些东西。有时还可以看到一种猪头羊身的动物——猪面盖，

在那一根根电线杆下吃草。

直到这里为止，这种平原和潘帕斯草原没有两样，平坦的绿茵，蓝蓝的天空，成群的野兽。少校硬要大家说，这仍在阿根廷，可地理学家却肯定地说地形不久就会变化。由于他这种保证，大家都期盼着新事物的出现。

快到3点钟了，车子走过一大片无树的旷野，俗名叫“蚊原”。这是名副其实的蚊子的世界，那讨厌的双翅昆虫不断地叮人，叮得那一行人和牛马都很苦恼。要想蚊子不来叮是不可能的，幸亏流动车子上有的是阿摩尼亚水，叮了就擦一擦，立刻止痒消痛，巴加内尔个子大，那些顽强的蚊子特别光顾他，他气得直骂娘。

傍晚时分，几处用豆花树编成的篱笆点缀着平原，疏疏落落地还有几棵白胶树，更远一点，有一条新压出的辙道，接着就是一些外来树种：橄榄树、柠檬树、青栎树，最后，是一些护园的栅栏。晚上八点钟，牛在鞭子的驱赶下，加紧了脚步，到达了红胶站。

所谓“站”，就是指草原上饲养牲畜的建筑物。我们知道，牲畜是澳大利亚草原上的主要财富。牧人都是些“坐地人”，就是坐在地上的人们。的确，远离故土的移民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游牧，累了时候，第一个动作就是往地上一坐。

红胶站是个不大的建筑，但爵士却受到了盛情款待。这些偏僻的人家，总是热情好客的。在澳大利亚移民区中，随处可见。

第二天，天一亮，旅行者们又行动起来。他们要在当晚赶到维多利亚省内。地面渐渐高低不平起来，小山蜿蜒起伏，一眼望不到尽头，山上覆盖着条红色的细沙，简直是一面被风吹皱了的大红旗。几棵直干白皮的杉树，伸出它们的枝条，用深绿的叶子庇荫着肥沃的草场，草原充满了活蹦乱跳的袋鼠。过了一段路，人们又看到大片荆棘和小胶树。不久，这些树丛渐渐由密而疏，一棵棵孤立的小树变成大树，开始呈现出原始森林的风貌。

然而，接近维多利亚边境时，景物又显著地变更着，行人们都感到脚下践踏着一片新的地面。他们始终沿着一条直线前进，即使遇到任何丘陵或湖泊等障碍也是如此。他们老是盯着几何学上那第一条定理，不折不扣地走着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的路程。什么疲乏，什么困难，都忘得一干二净。

他们的行进速度以牛行的速度为准，这些心平气和的牲口走得并不快，但是一步也没有停。

就这样，一口气走了100公里，分作两天，23日傍晚，到达阿斯人地区了，这是维多利亚境西部的第一个城市。

车子由艾尔通送进客栈，这个叫“王冠旅舍”的客栈，是全城最好的宾馆。晚上，清一色的羊肉上桌了，热气腾腾，各式各样，十分丰盛。

大家吃得多，谈得也多。每人都想知道澳大利亚大陆上的珍奇事物，所以都渴望那位地理学家打开话匣子。自然，巴加内尔不用去请，就以“幸福的澳大利亚”为话题在维多利亚省做起文章来。

“‘幸福’这两个字眼形容得不正确！”他说，“应该说‘富饶’二字，因为幸福和富饶并不能相提并论。澳大利亚有金矿，可是却被那些冒险家们所霸占。我们穿过金矿区，就可以看见。”

“维多利亚这个殖民地，历史很短吗？”海伦夫人问。

“是的，夫人，才30年历史。那是1835年6月6日，星期二……”

“晚上7点15分，”少校接上一句，他总爱和说出日子的地理学家开玩笑

笑。

“不对，是7点10分，”地理学家又一本正经地说，“巴特曼和法克纳两人在腓力浦港建立了一个据点，就在墨尔本城东面的海湾上。最初15年中，这块殖民地还算新南威尔士省的一部分，后来，宣布独立，叫维多利亚省。”

“独立后就繁荣了？”爵士问。

“你想想吧，我的高贵的朋友！”地理学家回答，“这里有一些最近统计数字，不管少校讨厌不讨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你说好了。”少校说。

“1836年，这块殖民地有244个人。今天，有50万人了。700万株葡萄树，每年生产12万1千加仑葡萄酒。1万3千匹马在平原上奔驰着，67万5千2百72头牛放牧在那一望无际的牧场上。”

“还有猪呢？”少校又问。

“对不起，我差点忘记。猪有79625头。”

“多少只羊呢，巴加内尔？”

“羊有7119943只，少校先生。”

“我们现在吃的这头计算在内吗？”

“不，不在内，这只羊我们吃掉四分之三了。”

“精彩！不亏是地理学家！”海伦夫人喝彩道，“必须承认，这位学者对这些问题太熟悉了，我的表兄麦克那布斯无论如何也难不倒他。”

“当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少校接上一句，故意引起他的兴头。

“你等一等吗，少校先生！”巴加内尔叫起来了，“我告诉你，我向你保证这地方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地方。这个大陆的形成、地形、物产、气候、乃至它将来的消失，没有一点不使世界上的全体学者惊讶的。这片大陆最初不是先从中心开始形成的，而是四周先耸立起来，就象个无穷大的圆环；那么它的中间就形成了一个内海，慢慢地干涸了。现在空气、土壤中没有一点潮气；树木每年脱一次皮，叶子从来不落，叶面是背向太阳，因此不遮阴；木材常常烧不着；石料淋雨后就溶化；树长得很低，而草长得很高；禽兽种类奇特，四足兽和长嘴鸟，如鸭嘴兽，使生物学家们不得不再为它们再添出一个“单孔动物”新门类；袋鼠用长短不齐的腿跳跃；山羊长着猪头；狐狸会飞；天鹅是黑的；老鼠会筑巢；‘抱窝鸟’会迎接客人的到来；鸟类各式各样的鸣啭和姿态叫你想也想不出来，有的象时钟报时，有的象马鞭抽响，有的发出磨刀霍霍声，有的响着“滴达、滴达”的钟摆声，有的在早晨日出时鸣叫，有的在傍晚日落时哭啼！啊！真是个稀奇古怪，不合逻辑的地方！真是个不近世间人情，不合自然规律的乡土！”

巴加内尔一篇宏论，说得得意忘形，仿佛喋喋不休。他老是往上说，指手划脚，叉子在空中飞舞，坐在他身边的人很危险。最后，还是一片雷鸣般的喝彩声把他的话说下去了。他总算沉默了。

当然，他说的天方夜谭的故事，人们已经满足了，不想他要再去补充了。然而，少校却又冷言相激，问他：

“你说完了吗，博学的专家？”

“完了？还早着呢！”地理学家顶了他一句，又来了劲头。

“怎么？”海伦夫人又无意中挑逗他一句，“难道还有比这更奇的事情吗？”

“当然，夫人，就气候来说吧，它比动植物还奇怪哩！”

“举个例子吧！”有人叫。

“且不说澳大利亚在卫生条件上如何优势，这里的氧气丰富，氮气不多；没有湿风，很多疾病从来没在这里发生过，从伤寒、天花到各种慢性病，这里都没有。”

“然而，这也是一个不小的优点呀！”嚼士说。

“当然是个优点，但并不显著，”地理学家回答，“我单讲气候的某一点，说出来仿佛是假的。”

“说出来，试试看。”船长急着问。

“你们永远不会相信我的。”

“我们相信，快说啊！”听众忍耐不住了。

“说吗，它有……”

“有什么？”

“有教化功能！”

“教化功能？”

“是的！”那地理学家充满信心地说，“这里的金属不生锈，人也不会生锈。这里有纯洁干燥的空气，会很快洗净一切的，从衣服到灵魂！在英国，流犯们被送往此地来教化，早就注意到了这里的气候的功效了。”

“怎么！会有这种影响吗？”海伦夫人问。

“是的，夫人，对人对兽，一样起作用。”

“你不是说笑话吧，巴加内尔先生？”

“当然不是！你们看吧，这里的马群和羊群被驯良到万分了。”

“不可能的事！”

“但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凡是做坏事的人，一运到这种充满活力、适合卫生的空气里来，几年就变好了。这种功能，慈善家们早知道了。在澳大利亚大陆，人类的一切天性在变好。”

“那么，你呢，巴加内尔先生，”海伦夫人说，“你已经这样好了，再来这得天独厚的陆地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将来变得刮刮叫，夫人，”地理学家笑得前仰后合，“刮刮叫，没有旁的可说！”

第八章

27. 一片神奇的土地

第二天，天一亮就动身。天气已经相当热了，但是还受得了，路很平坦，马跑起来不费劲。那一队人马经过一片新生林，树木相当稀疏。他们走了一整天，夜晚宿营在白湖岸边，这里的湖水盐分高，不能喝。

在那儿，那位地理学家不得不承认这白湖并不白，正如黑海不黑，红海不红，黄海不黄，蓝山不蓝一样。然而，为维护地理学的名誉起见，他还是为这命名辩护了很久，但所提出的理由没有一个能成立的。

奥比尔按规律准备好了晚饭。饭后，旅客们有的在车子里，有的在帐篷里，不久就睡了，虽然外面的狼狗不断地嚎叫着。

在白湖的对岸，展开了一片美丽的平原，上面开满五颜六色的菊花。第二天，旅客们一醒便看到这美丽的风景，很想玩赏一番。然而，他们还是按时启程了。除了远处的几座秃丘以外，一眼望不到边都是草原和花朵，好一片明媚的春光。蓝色的细叶麻和本区特产的朱红色的爵床罩相映成趣。多种样式的爱尔莫菲拉树点缀着这片草地。含盐分的地面盖满了灰、甜菜等胭脂类植物，有的是青绿色，有的是淡红色，这些植物都是有用的工业原料，把它们烧成灰可以提炼出极好的碱来。巴加内尔遇到花草又变成植物学家了，他对那些陌生的花草都能叫出名字，同时，对数字仍有浓厚的兴趣，免不了要说，澳大利亚植物已发现了 120 类，共分 4200 种。

16 公里过后，牛车开始在高大的树丛中钻行。那些树是豆球花树、木本含羞草、白胶树等，它们争芳斗艳，姿态万千。这片多泉眼的平原里的植物并没有辜负阳光的恩赐，接受的阳光多，散发的香气也就浓郁，呈现的色彩也就缤纷。

至于动物界，出产的就吝啬了。几只食火鸡在平原上蹦跳着，无法接近它们。这时，少校却够灵巧，居然一枪打了一只这近于绝种的怪鸟。那怪鸟叫“霞碧鹭”，英国移民又叫它“巨鹤”。它高 1.5 米，长 0.6 米，黑嘴，下部宽大，末端甚尖，呈圆锥形。头上的朱红色和颈上的油绿色、胸部的白色、两只脚上的鲜红色相互辉映着。大自然仿佛要把调色板上的色彩都用在这奇禽怪鸟身上了。

大家都赞美这鸟。如果不是走了几里路小罗伯尔也勇敢地打了一只怪兽的话，那么，这一天的功劳全归麦克那布斯了。罗伯尔打死的怪兽，一半象刺猬，一半象食蚊兽，可以说是一种四不象的动物，正如创世纪中所说的那些十不象的爬虫。它可以伸出带有粘液的长舌头垂在圆筒般的嘴外面，捕捉蚂蚁吃。蚂蚁是它的主要食粮。

“这是只针鼹鼠！”巴加内尔叫这怪兽的名字，“你们可曾见过？”

“难看极了，”爵士答非所问。

“难看是难看，却是珍奇动物，”地理学家又说，“而且，只有澳大利亚大陆才有。”

巴加内尔本想把这只针鼹鼠带走，将来可作为单孔动物的标本，但遭到奥比尔的极力反对，所以只好放弃。

这天，旅行队已到东经 141 度 30 分的地方。到这里为止，他们很少看见移民和“坐地人”了。那地方似乎无人居住，连土人的影也不见一个。因为

那未开化的民族都在大令河和墨累河支流的尽头那片人迹罕至的广大地区中游荡。

但是，一个很少见的壮观场面使旅行者兴奋起来。大陆上有些大胆的投机商人贩运牲口，从东部的山区到维多利亚及南澳等省来。他们有机会看见这庞大的阵容。

快到下午4点钟，船长指出前面3公里的地方，一股漫长的尘埃带从地平线上长起。这现象怎么发生的呀？大家很难理解。还得请博学的地理学家解释。但是，没等巴加内尔开口，艾尔通的一句话打断了他的沉思。艾尔通说那是牲畜走过时扬起的灰尘。

水手长并未判断错。那片烟渐渐飘近，里面传出羊咩、马嘶、牛哞的合奏曲，在这牧区交响曲中，还夹杂着人的叫喊、吹口哨和叫骂声。

有一个人从喧嚣的烟云里出现了，他象是这支大军的总指挥。爵士迎上去，不拘小节地交谈起来。这位总指挥，或者称为“牧守”，他的名字叫山姆·马彻尔，果然来自东部，跑到泡特兰去。

这些牲畜是从蓝山那带平原上买来的，买时很瘦，现在要把它们赶到南澳那些丰美的草地上，等养肥了，再高价出售，净赚利润不少，总计可得5万法郎。但是，要有多大的耐性、多大的毅力才能把这群不听话的牲畜赶到目的地啊！路上要吃多少苦啊！生意人赚钱也并不容易啊！

牧群在继续沿含羞草丛缓缓前行，马彻尔开始叙述他的经历了。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及骑士们都来到大树下，听那“牧守”说话。

马彻尔出来已经7个月了，每天约走25公里路，他那漫长的旅途还得3个月才得走完。在这次生意中，给他帮忙的有20只狗，30个人，其中五个黑人很善于寻找走失的牲口。六辆大车跟在这支走兽大军后面，赶牧群的人手拿皮鞭在牧群中走来走去，维持着固定好的次序，那群狗则组成轻骑兵团在两侧巡逻。

旅客们都赞美这庞大的军队的秩序。种类不同的牲口不能在一起行走，因为野生的牛和羊总不能和睦相处。凡是羊走过的地方，牛绝不愿在那里吃草。所以必须让牛先行，把它们分成两营作先锋；接着是五个团的羊，由20个人指挥；最后是一个连的马作后卫。

马彻尔还提醒大家注意：这支兽军的“领导”并不是狗，也不是人，而是牛，牛是聪明的“首领”，全体牲畜都拥护它们。它们十分庄严地在前挺进，本能地选择好路，深信有权力享受别人的另眼看待。因此人们也十分拉拢它们。它们要停，随它们停好了；如果歇一下之后，它们不发动身信号，你想法子叫它们走也不成的。

这支兽军的远征，虽不是古希腊名将色诺芬亲自指挥，却也值得编入历史。那“牧守”对远征的细节又作了若干补充。他说，只要这支大军在平原走，一切不成问题。牲畜白天在沿路吃草，在小沟里喝水，夜时睡觉，狗一叫，全体马上集合起来，都很听话。但是到了大森林里，穿过那些桉树和木含羞草丛，困难就多。这时，牧畜混杂起来，或者跑散了，要费好长时间整顿好秩序。万一不幸，一个首领走失，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找回来，否则它们就有溃散的危险。万一天下大雨，更糟糕，懒的牲畜不肯前进，要是遇到大风暴，牲畜吓得发狂，整个牧群纷纷乱窜。

然而，由于那“牧守”的机智和勇敢，他居然克服了这些困难。他老是往前走，一公里一公里地挪动着，把许多平原、树林、山丘都抛到后面去了。

但是，除了机智、勇敢以外，还需要一种更高贵的品质，就是耐性——这种耐性过河时特别需要。一到河边，“牧守”就发愁，不是渡不过去，而是牲畜不肯过。牛一嗅到水，就往回跑。羊也不能下水，到处乱窜。等到夜里，把公羊硬拖下河，母羊不愿意跟，也不成。让它们喝水熟悉一下环境，它们宁肯不喝水，尽管小羊咩咩叫，“母亲”依然不动。这样有时会耽搁个把月。“牧守”对这群咩着、嘶着、哞着的家伙毫无办法。后来，突然有一天，凭一时高兴，有一小队牲畜过河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困难，人们无法使这么多的牲畜有秩序地过河。于是，队伍一乱，淹死不少牲畜。

以上就是马彻尔补充的细节。在他叙说的时候，牧群已井然有序地走过好长一段路。这时，他该赶上队伍的前头，选择最好的牧场了。所以，他向爵士告辞，跨上了土产良马，热诚地向大家拱手告别。不一会儿，消失在一团灰尘之中。

接着，旅行者们背朝牧群继续前进了。一直到晚上，才在塔尔坡山脚下停下来。

这时，地理学家郑重其事地提醒大家说，今天是12月25日，圣诞节到了。这个重大节日，司务长并未忘记，因而一席美味可口的晚餐上桌了。大家都赞美奥比尔先生的手艺，这晚饭做得太好了。这一餐的内容有：鹿火腿、腌牛肉、熏鲑鱼，大麦粉和荞麦做成的蛋糕，还有中国名茶，任大家喝，还有大量的威士忌和几瓶保尔多葡萄酒。大家吃着，简直以为是在夫人家中的玛考姆府的大餐厅里呢！

当然，这丰盛的晚筵什么也不缺。然而，地理学家还要加点水果，他把那长在野橘树上的果子摘下来。这种树，土人叫“毛卡梨”，果子毫无滋味，但核子咬碎后和蕃椒一样辣。那地理学家为表示热爱科学，硬着头皮将果子放在口中，结果嘴都辣麻了。少校接着问内陆沙漠的特点，他连话也说出来了。

第二天，无事可述。他们过了诺通河的肥沃地带，后来又经过半干涸的麦根齐河。天气还算晴朗，也不太热，风从南面吹来，把空气调节得很凉爽，就和北风调节北半球气候一样，巴加内尔给他的小学生罗伯尔解释道：

“这算我们的运气好，因为平均而言，南半球比北半球热些。”

“为什么南半球比北半球热呢？”那小孩问。

“你没听说过地球在冬天离太阳近吗？”

“听说过，先生！”

“没听说过冬天冷是由于太阳光斜射的缘故吗？”

“也知道呀！”

“我的孩子，南半球热就是这个原因呀！”

“我不懂！”罗伯尔眨了眨眼。

“你想想看，”地理学家又解释道，“我们在欧洲过冬的时候，澳大利亚在地球的另一面，是什么季节？”

“夏季呀！”罗伯尔说。

“那好，正是这时候，地球最接近太阳……你懂了吗？”

“我懂了……”

“南半球夏天热正因为南半球比北半球在夏季距太阳近些。”

“果真如此，巴加内尔先生。”

“因此，人家说地球‘在冬天’距我们近些，就是指北半球的人而言。”

“这一点，我从来没想到过。”罗伯尔回答。

“现在晓得了，以后别再忘记了。”

罗伯尔很满意这堂天文地理课，最后，还知道了维多利亚省平均气温摄氏 23 度左右。

晚上，旅行队在离龙斯达湖五公里的地方宿营，两边是山：北边高耸着德朗蒙山，南边是德利登山。

第二天 11 点钟的光景，牛车到了维买拉河河岸。这条河有半英里宽，河水较浅，中间长着胶树和豆球花树，另外还有几棵高大的桃金娘科植物，叫作“美特罗西德罗·斯沛笑沙”。它的长枝可达 4.5 米高，枝上点缀着红花。成千上万只鸟在那青葱的枝叶间跳来跳去。下面碧波上，一对黑天鹅在羞答答地戏水，这对江河中的“珍禽”不一会儿钻入水中不见了。这条维买拉河河湾很多，流水曲折迂回在这片引人入胜的原野上。

这时，车停在这片地毯似的草地上，草地边缘长满蓬草，在水中倒映着它们的倩影。河上没有木伐和桥，只好找片浅滩，趟水而过。在上游四分之一公里的地方，河水较浅，准备在此渡河。再三探测，河水只有 3 米，因此，牛车从这带高河底上走过，不至于有什么危险。

“没有别的法子吗？”爵士问艾尔通。

“是的，”水手长回答，“但是我觉得这里并不危险。我们可以过去！”

“那么，夫人和玛丽小姐要下车了。”

“没有必要！牛走得很稳，我保证叫它们走在平坦的水路上。”

“好罢，艾尔通，我信任你。”

骑马人围住那牛车，果断地下河了。通常，车子由浅滩过河，四周都浮有一连串空桶。但是爵士一行人没有这种“救生圈”，只好摸水过河了。艾尔通坐在御座上牵着牛，指挥着。少校和两个水手在前面挡住激流，爵士和船长在车子两旁，准备随时护驾那两位女客。地理学家和小罗伯尔作后卫。

到了河中心，水深了，直淹到轮轴。牛走出浅滩，如果脚探不到底，可能连车也会拖下去的。因此，艾尔通勇敢地效劳，自己下水把住牛角，终于把牛车带到了正路上来。

就在这时，没想到车子忽然一碰，咯啦一声，车身歪得厉害。水淹到女客们的脚跟。爵士和船长抓住车档用力拉，车子终于漂了起来。这是最惊险的一瞬间。

幸亏，艾尔通抓住牛轭，使劲一扳，又把车子向反面扭转过来。前面河底是个缓坡，牛马脚渐渐高起来了。过了一会儿，终于安全过了河。大家虽然温得透心凉，但心里还是满意的。

不过，车子的车厢碰坏了一点，爵士的马的前蹄铁掌也丢了。

这种意外的损失急需修理，大家面面相觑，十分为难。艾尔通这时又自告奋勇，愿意去数公里外的黑点站找到钉马掌的铁匠来。

“好，那就拜托你了，艾尔通，”爵士说，“你来回需多久？”

“大概需几个钟头，但不会更多了。”

“你去吧，快去快回。我们就在维买拉河岸上宿营。”

几分钟后，那水手长艾尔通骑了快马，在一排茂密的木本含羞草后面消失了。

这一天的空闲时间都消磨在闲谈和散步之中，旅客们游览着维买拉河边的风景，谈着笑着。许多灰鹭和红鹤等他们走近“扑楞楞”地飞去了。缎光

鸟藏在无花果树的高枝上，黄鹂、斑鸠、翘翘鸟在肥大的百合花枝中飞来飞去，悲翠鸟不再捕鱼了，比较文明的鸚鵡，依然在开花的胶树上发出令人耳聾的鸣叫。

散步的人们就这样欣赏了一整天美丽的大自然，他们有的来到潺潺的水边，有的躺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有的在木本含羞草丛中溜达。黄昏时间很短，天一会儿就黑了。他们看着星宿的方位走回来——因为南半球是没有北斗星的，只好把地平线与天顶中间闪耀着的南极十字座作为他们的指向标。

奥比尔先生已在帐篷里摆下晚饭了。大家很快入了席。晚饭甚丰，是一盆烩鸚鵡，这鸚鵡是威尔逊用技巧打的，经司务长的妙手做成的。

晚饭后，大家想找个话题谈谈，迟点去睡，以免辜负了美好的月色。人群中自然少不了巴加内尔，海伦夫人要求他讲些来大洋洲探险家的故事，大家一致赞成。

要地理学家把话匣子打开，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听的人躺在一棵茂盛的“盘杉”树下，雪茄冒出一缕缕轻烟直升到那消失在黑暗里的枝叶里。巴加内尔马上不加思索地讲起来：

“你们也许还记得，朋友们。我在船上讲过许多旅行家的名字，他们都深入腹地，做了由南到北或由北到南的探险。其中有名的几人是柏克、马金莱、兰兹博罗和斯图亚特。关于马金莱和兰兹博罗我不多说了。他们两个人是澳大利亚委员会派去寻找柏克的，因为柏克从那次旅行后，一直没有回来。”

“柏克和斯图亚特是两位大胆的探险家，我现在要说的是他俩位的探险史。闲话少叙，言归正传。”

“1860年8月20日，在墨尔本皇家学会的鼓励下，一位爱尔兰的军官出发了，他就是罗伯尔·柏克。和他一起去的共11人：有出色的天文学家威尔斯，植物学家白克莱尔博士，有格来，有印度青年军官金格，有蓝尔，有白拉赫，还有几名印度兵。此外，还有载有行李和18个月的粮食的25匹马和25匹骆驼。这个探险队预定先沿柯伯河走，直到北岸的卡奔塔利亚湾。他们顺利地越过墨累河和大令河流域，到达殖民地边界的梅宁驿站。”

“到了那里，他们认为行李多了太累赘。由于这种困难，再加上柏克脾气不好，探险队内部不和。指挥骆驼的蓝代尔，带着几名仆人逃离探险队。柏克照旧前进，他朝着柯伯河的方向走下去，他有时走过水草丰美的牧场，有时走过沿途缺少水源的石子路。到11月，离出发点已3个月了，他们在柯伯河岸上建立起第一个储粮站。”

“那些旅行家在那里停留了一些时候，突破了一系列的困难，后来在威尔斯堡建立了一个中途据点。柏克把探险队分成两个小队。一个小队由白拉赫领导，在威尔斯堡留守3个月，或3个月以上，如果粮食不缺的话，一直到另一个小队回来。另一个小队只包括柏克、金格、格来和威尔斯4个人。他们带去六匹骆驼，还有3个月的粮食，包括150斤的面粉、50斤大米、50斤荞麦粉、50公斤干马肉、100斤咸猪肉和腊肉、30斤饼干，这一切都是途中所用的。”

“这四个人出发了。艰难地穿过一片荒芜的地区，最后到达埃尔河上。自此，他们尽可能地循着东经140度线，一直往北走。”

“1月7日，他们走过南回归线，太阳热得和火一样。这一带常常出现海市蜃楼的奇景，往往找不到水喝，有时遇到激烈的暴风雨时，也能凉爽一

些，有时还会遇到游荡的几个土人，土人倒没有为难他们。总之，沿途没有什么河流，或高山阻挡，路上困难不大。

“1月12日，北面出现了一些砂岩质的丘陵。到了山脚，走路就辛苦了。人还可以勉强向前走，牲口却不肯动，俗话说‘老是在山里转！骆驼怕得出了汗！’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以极大的毅力达到脱纳河河岸，后来到了佛林德河上游，它是在棕树和桉树的帘幕下流入卡奔塔利亚湾的一条河流。

“接着是一连串的滩地，这说明离海洋不远了。这时，不幸的是死了只骆驼，其余的骆驼都不肯再向前走了。金格和格来只好留下来陪它们了。柏克和威尔斯继续步行往北，他们所遇到的困难难以述说，他们的日记中说得一清二楚。之后，他们到达了一个被海潮淹没的滩地，但并没有看到大洋。”

“这样说，他们就不再前行了？”爵士问。

“当然不能前行了，”地理学家回答，“滩地走上去就往下陷，他们只好回威尔斯堡和他们的旅伴会齐。回来又谈何容易！柏克和同伴已累得精力尽，只是一步一步地移到格莱和金格两人这里。然后又继续回归。”

“回来路上又碰到种种意外、危险和艰苦，我们知道得不清楚了，因为他们没有留下记录，但是想来一定是十分危险的。

“的确，他们4个月到达柯伯河的时候，4个人只剩3个人了。格莱因劳累过度而病死，6匹骆驼也先后死了4匹。然而，柏克只要到达威尔斯堡，那里就有白拉赫留的存贮粮等候着他，他和同伴就会得救。因此，又打起最后的精神，一步步地挨着向前走。4月21日，终于到达威尔斯堡！……谁知道，就在这一天，白拉赫因为等了5个月不见来人，已独自一人走了。”

“走了！”小罗伯尔惊叫起来。

“没错，走了！你说，气人不气人！白拉赫当然也追不上他了。这3个被遗弃的人吃了点余粮，体力也稍微恢复了一下。但是，交通工具难以解决，距大令河还有150公里呢！”

“就在这时，柏克提出去离这里较为靠近绝望山的澳洲殖民站去。3个人就这样又出发了。剩下的两匹骆驼，一匹死在柯伯河泥泞的支流中，另一匹也一步不动了，只好杀掉充当干粮。因为那时干粮已吃得尽光。接着，他们只好吃一种叫“纳儿豆”的水生植物。沿途的两侧没有水，他们又没有盛水的工具，因此，不得不沿着柯伯河岸行走。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火灾又把他们的草棚子和所用的衣物烧掉了。他们真的一切都玩完了！只好等死！”

“柏克把金格叫到身边说：‘我快要死了，这是我的表和笔记本，留下做个纪念；你把手枪放在我右手中，死时怎样摆就怎么摆，不用去管它，不用掩埋我。’说完这几句话后，柏克就不再开口，第二天早晨8点就气绝身亡。”

“金格惊恐得很，不知如何办才好，跑去找土人帮忙。但当他回来了，威尔斯也死去了。至于金格本人，总算被土人收留。到了9月份，皇家学会派出探险队来寻找他们，终于在土人群居的地方找到金格。就这样，那次纵贯大陆的4个探险家，只有一个活着归来。”

巴加内尔的叙述给听众在脑海中留下悲惨的印象。大家想起格兰特船长，不知他在何方，也许会 and 柏克的命运一样。这种联想自然而然生，所以玛丽小姐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

“我的父亲！我可怜的父亲啊！”她自言自语地叫着。

“玛丽小姐，你冷静点，”船长赶快说，“人家受那些困难，是因冒险而行。格兰特船长会和金格一样，在土人那里生活得很好，会活着回来的！你父亲并未遭受那种险恶的环境啊！”

“他的安全绝对没问题！”巴加内尔又补充了一句，“我再重复一遍，小姐，大洋洲土人都是热诚好客的！”

“但愿上帝保佑他！”那少女含泪说。

“还有斯图亚特呢？”爵士问，他想改变一下悲观的氛围。

“斯图亚特么？”地理学家接着讲，“他幸运多了，他的名字已载入史册。从1848年，斯图亚特就开始旅行，先后进行两次，都未成功。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气馁的人。1867年元旦，他又带了11个有耐性的伙伴，离开了堪布斯河，一直到距卡奔塔利湾六十法里的地方为止，但由于粮食吃尽，所以又半途而废。然后，他还要冒险尝试，又组织了第四次旅行，这次居然获得了巨大成功！”

“南澳议会为支持他这次探险，拨款2000英镑。斯图亚特根据自己的经验，作了充分准备。他的朋友伍佛德、奥德等一共10人加入这个探险队。他们带了20只大皮桶，每只有七加仑容量。1862年4月5日，正式出发，他的计划路线沿东经131度前进，因此比柏克的路线偏西7度。”

“斯图亚特在贺勿滩扎下帐篷，作为第一个宿营地。然后向东走，在多草的平原中遇到达利溪，又顺流向上走了50公里路程。”

“这一带是个好地方，那些丰盛的牧场，若有‘草地人’在此放牧，一定会牛肥马壮，桉树长得特别高。斯图亚特又惊又喜，继续前行，又遇到了罗伯氏河。这两条河都在名副其实的热带大棕树林中流过，沿岸居住着土人，他对探险家们招待得很好。”

“从这里，旅行队又向西北挺进，穿过大片砾石沙滩，找到了阿德雷得河源。于是，他们穿过安亨地区，阿德雷得河渐渐变宽了，两岸都是沼泽，海应该不远了。”

“7月21日，星期二，他们歇在凉水滩，因为前面有多条小溪拦住了去路，不好走。第二天，他们有时绕过无法渡过的河汊，有时在泥沼中前进，最后他们终于走上铺满浅草的高地，这里生长着许多胶树和树皮多纤维的杉木，飞翔着各种水鸟，都非常凶猛，至于土人，很少见。只见远远地有几处野营冒着烟。”

“7月24日，他们出发已有9个月了。这天早晨8点20分再向北走，当天就可以到达海边。渐渐地，斯图亚特听到了海涛拍岸的声音，但他并未说出来。接着，他们又钻进一片野葡萄园中。”

“斯图亚特又走了几步，就踏上了印度洋海岸！‘海啊！海啊！’斯林叫了起来，其他人也跟上来，三声激动的感叹声久久回荡在大海的上空。”

“这片陆地终于在第4次纵贯旅行完成了！”

“正如出发之际，南澳总督所说，斯图亚特洗净手脸，回到那带谷地，在一棵树上刻下自己名字的缩写‘约·斯’两个字，以示纪念这伟大的探险事件。”

“次日，斯图亚特又去勘察，看看能不能由西南方向到阿德雷得河口，但是尽是沼泽地，不宜于马走，只好放弃计划。”

“于是斯图亚特爬上一棵树，在树顶插上澳大利亚的旗帜。树干上又刻有这样一行字：‘向南一尺掘下去’。”

“如果有旅行家按照图示所取，就会发现一个白铁盒子，里面装有一个文件，内容我还清楚记得是：

由南而北纵贯澳大利亚的
伟大的探险旅行

以约翰·斯图亚特为首的探险家们于1862年7月25日到达此地，他们纵贯了澳大利亚，由南海直抵印度洋海岸，途经大陆中心。他们于1861年10月12日离开阿德雷得城，向北挺进。为纪念这次的成功，他们在树上留下旗帜，留下探险队长的姓名。一切经过良好。愿上帝保佑女王！”

“下面是探险家们的签名。”

“那次轰动世界的大事就是这样。”

“这些勇敢的人们都回到故土了吗？”海伦夫人问。

“是的，夫人，他们都回来了，但吃了不少苦。尤其斯图亚特，在回来的途中，患了败血病，严重地损害了身体健康。九月初病况加重，大家以为他活不了多少时间了，他居然又奇迹般地活下来。当然，路上几次折腾都是死去活来。终于在12月10日那天回到阿德雷得城，全城居民热烈欢迎他的归来。但是，他的身体老是不好，在接受了地理学会的奖金之后，乘印度号回祖国苏格兰去了。最后，于1866年死在那诺丁罕山他的小房子里。

“这人真有毅力，”爵士说，“他的毅力比体力都重要，它可以使人完成未竟的事业。苏格兰有这样的好儿子，应该值得骄傲和自豪！”

“斯图亚特以后，还有人去冒过险吗？”海伦夫人问道。

“还有，夫人，”地理学家回答，“我常对您说得雷沙得，他先后两次探险，最后献身于他酷爱的事业。去年，著名植物学家穆勒博士发起了一次募捐，作为一次探险的经费。最后，一队勇敢的‘坐地人’由勇敢胆大的音太尔带领，于1864年6月21日出发。在我和您谈话的时候，也许他们正在陆地上艰难跋涉着呢！祝他们成功罢！也祝我们和他们一样，也会马到成功！”

那地理学家到此叙述完毕。时间已不早了，大家回去睡觉了。在这寂静的深夜，只有时钟鸟藏在白胶树的密叶里规则地一秒一秒地报着时辰。

28. 火车开进墨累河原野

少校看见艾尔通离开宿营地，好长时间没回来，心里颇有点儿忐忑不安。不过，这种内心的恐惧丝毫没有表现出来，他只是注意着河流周围的环境。这片和平的土地，始终保持着宁静，几个钟头的黑夜又过去了，太阳露出了笑脸。

爵士害怕艾尔通一人回来。假如没有铁匠来修理，车子还是无法上路呀。这样一来，行程也许会耽误好几天，而爵士急于求成，恨不得立刻达到目的地，决不容许时间再往后。

好歹艾尔通准时回来了，铁匠也找到了。这位铁匠是个身材高大，健壮有力的家伙，但是满脸横肉，一脸贱相，叫人讨厌。不过问题无关紧要，只要他内行就行。而且他说话不多，是个不随便浪费口舌的人。

“这铁匠行不行？”船长问。

“我也拿不准，”艾尔通说，“让他试试再说吧。”

那铁匠动手了，做活很熟练，气力也不凡。麦克那布斯见他的两只手腕上的肉都削掉一圈，血涨成紫黑色，仿佛带了一副手镯。这显然是一种新近的伤疤，那件破旧的毛线衫并没有遮掩住这块疤痕。少校问起铁匠，这伤痛不痛？但铁匠毫不理会，只是埋头作事。

两小时过后，车子修好了。

至于爵士的马，也很快钉上马蹄铁。钉上的马蹄铁很特别，它呈三叶状，上端剃成叶子的轮廓。少校拿那马蹄铁给艾尔通看看。

“这是黑点站的标志，”水手长回答。“为了便于寻找丢失的马，不致于和其他站上的马蹄印分不清。”

钉完之后，铁匠要了工钱就走了，总共说了没有四句话。

稍歇一会儿，旅行队又上路了。走过一片木本含羞草丛，又是一片名副其实的“露天平原”。许多硅石和铁矿石都散布在平原上。再走几英里，进入湖滩地带，牛车的辙迹压得很深。许多不规则的小溪隐现在高大的芦苇丛中，响着潺潺的流水声。再远些，就是大片大片的碱地，走这段路并不困难，而且也不寂寞。

海伦夫人把骑士们轮流请到车上来，每个人都有机会不骑马休息一下。能同和蔼的夫人聊聊天，并有美丽的玛丽小姐陪着，是一件很荣耀的事。而且还会受到夫人的殷勤招待。当然门格尔船长也有份，他那略带庄重的谈话并不讨厌，相反地，却使人听了开心。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斜穿过由克劳兰到霍尔商的邮路，这条路灰尘很大，步行的人很少。旅行队在穿过塔尔坡区的尖端时，又掠过几个不高的丘陵，夜晚，宿在离玛丽博罗5里远的地方。这时，天下着蒙蒙细雨，在别的国度里，也许地面会变得潮湿起来。但是，这里的空气有奇妙的吸潮能力，所以野外宿营一点也无影响。

第二天，由于山路太多，大家走得稍微慢了一点。这一带一连串的小山丘简直是整个瑞士的缩影。沿途高低不平，上下颠簸，一点也不好走。骑士们下马步行，反倒觉得舒服。

11点钟，他们到达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城市卡尔斯白鲁克。艾尔通主张绕过这个城市，不进去以便节省时间。对于好新鲜的巴加内尔是件难办的事。人们只好让他自便，牛车继续缓缓前行。

那位地理学家和往常一样。总爱带着小罗伯尔玩。他们在城里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在很短的时间内游览已经足够使他对澳大利亚的城市有个大体概念了。城里一个银行、一个法院、一个市场、一个学校、一座教堂、百来座房子，都是砖砌的，样子整齐划一。全部的建筑构成一个四边形，里面的街道都是平行的，完全是英国式的。太简单无味了，城市如果扩建的话，把街道延长一下就成了，就和小孩长高之后把裤腿放长一点一样的道理，原来的对称一点也不会变。

卡尔斯白鲁克充满了活跃的气氛，这是一座新兴城市。许多人在忙忙碌碌地跑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搬运金子的人往运输站直涌，这些贵重货币是在当地警察的护送下从奔地哥和亚历山大的各石区运来的。这些生意人只想牟利，一心盯在生意上，很少注意外路人的举止。

巴加内尔和罗伯尔花了一个钟头在这座城市里走了一趟，随后穿过一片耕地回到旅行队伍中。耕地过去，又是一片辽阔的草原，上面有无数的羊群和牧人的棚舍。再往前走，立刻就是荒漠区了，这种突变是澳大利亚大自然所特有的现象。

然而，直到这时为止，还没有碰见一个过着原始生活的土人。爵士已经在怀疑，是不是和阿根廷的幡帕斯一样，没有印地安人，澳大利亚大陆上无澳大利亚土人吗？但地理学家说，在这条纬线上，土人主要地是在墨累河那带平原上，那带平原由此向东还有 320 里远呢。

“我们快到出产金子的地方了，”巴加内尔说，“1852 年来这里开采金矿的人象蝗虫一样遮天盖地而来。过去，这里是土人的聚居地，现在他们逃到荒山野林去了，这里变成了文明区域。今天天黑之前，我们就能穿过连接墨累河和海岸的铁路了。不瞒你说，朋友们，澳大利亚竟会有铁路，我觉得还真是件怪事！”

“为什么是怪事呢？”爵士问。

“因为这太不协调了。啊，我晓得了，你们英国人在海外殖民地架电线，开万国博览会，在澳大利亚建铁路，在你们看来，这再自然不过了！但对于我这样的一个法国人来说，一筑铁路就把原来澳大利亚的观念完全搅乱了。”

“那是因为你只看过去，不看现在和将来啊！先生。”

“我承认这话，”地理学家回答说，“但是火车头在这荒芜人烟的地区奔驰着，大团的蒸汽绕着天空，单孔兽、食火鸡等小动物在前面逃亡，未开化的土人呆立在一旁瞅着这怪物。这一切，除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外，任何人看了都会惊讶的。你们的铁路一建成，荒原的诗意全没有了。”

“诗意没有了有什么关系，只要文明带进荒原就行了！”少校反驳道。

这时，响亮的汽笛打断了他们之间的辩论。旅行队离铁路很近了。由南至北的一列火车低速行驶，恰好停在铁路和公路的交叉口的地方。这条铁路正是巴加内尔刚才所说的那一条，它联系着维多利亚省的省会和澳大利亚最大河流墨累河。它经过的都是富庶肥沃的地区，沿线“坐地人”的牧畜站一天天多起来。有了这条铁路，到墨尔本的交通便利多了。

这条铁路已修成 180 公里，在墨尔本和散达斯特之间，有肯顿和卡斯尔门两个大站。正在修建中的还有 150 公里，到达厄秋卡，就是在这一年在墨累河上新建立起来的殖民地物林的首府。

南纬 37 度在离卡斯尔门站几英里处有一座铁路桥，叫做康登桥，架在墨累河的一条支流吕顿河上。

艾尔通赶着牛车朝康登桥走着，骑士们跑在牛车前面，想尽快赶到康登桥，以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

原来有一大群人都在向这座桥奔去。附近居民和正在牧羊的人都一齐围到铁路旁边来了。人们可以听到重复着这样的一个呼声：

“到铁路上去！到铁路上去！”

一定发生什么交通事故了，才引起这样的骚动，也许会是场惨祸。

爵士催着马，其他人在后面跟着，不消几分钟，就赶到了康登桥。到了桥边才知道骚动的原因。

原来这里真的发生一起悲惨的车祸，不是撞车，是火车脱轨落到河中。这情况使人联想到美国最为严重的火车交通事故。铁路穿过的小河被火车头和车厢塞满了。也许是由于车子太重，把桥压断了，也许因为车轮脱轨，6节车厢中有5节钻到河底，只有最后一节，不知铰链怎么断开了，奇迹般地保留下来，距深渊只有一米多远，好险啊！河水中的惨景目不忍睹，车轮扭坏了，车厢撞散了，铁轨压弯了，枕木烧焦了。汽锅被撞裂炸裂了，大块的碎片满地皆是。在这堆乱七八糟的废物堆中，还冒着缕缕青烟。车子掉下河固然惨，接着又一场大火更是雪上加霜！大片大片的血迹，东一处西一处的残骸断肢，烧成焦炭的躯体，遍地可见。谁也不忍心去数数共有多少血肉模糊的遇难者。

爵士、地理学家、少校和船长夹杂在人丛中，听着大家说长论短。除了打救的人在忙碌外，其余的人在寻思着出事的原因。

“是断桥造成的，”一个人说。

“哪里是断桥呢！”另一个人接着说，“桥本来是好好的呀。是车子到了的时候，没有把桥接上才出事的。”

原来这是一座转桥。平时可以转开让轮船通行。是不是守桥员失职，忘记把桥转过来，接上铁轨呢？结果车子冲过来，落了空，唏哩哗啦地翻进吕顿河里。这种推测似乎有理，因为桥虽然有一半压在车头和车厢下面，而另一半仍在另一边铁索上吊着，铁索并没有损坏。因此，无可怀疑，守桥员失职才惹起这场大祸。

这件事发生在夜里，是37次快车，晚上11点45分从墨尔本开出。失事时间为早晨3点15分，一出事，最后一节车厢上的列车员立刻求援。但是电线杆子都倒在地上，电报、电话都不通了。因此卡斯尔门主管当局在三个钟头之后才赶到出事地点。当地殖民总监米彻尔先生和一名警官率领一队警士把打救工作组织起来的时候，已是早晨六点钟了。许多“坐地人”也赶来帮忙。那时，正是火烧得最炽热的时刻，于是，他们首先灭火。

几具尸体，面目模糊得辨认不清，躺在路基的斜坡上。想在那团火海中拖出个活人来，为时已晚。整个一堆车厢一会儿烧个精光。全车旅客共有多少，还不知道。只有10个人在最后一节车厢中，虎口脱险。铁路当局已派救护车送他们去医院了。

这时，爵士向总监说明了身份，就和那位警官攀谈起来。这警官又高又瘦，镇定万分，机智能干。他在这场惨祸的面前，就和一个数学家面对着一道算术题一样，他没法解决这道难题的未知数。所以，当爵士叫道：“真是一场惨祸啊！”他却冷冷地回答道：

“不止是惨祸，爵士！”

“不止是惨祸！”爵士惊叫一声，“还有什么呢！”

“而且是一个罪行！”那警官安然地回答。

爵士不追究这种不适当的措辞，回头望望米彻尔先生，看他反应如何。

“是的，爵士，我也认为这里面肯定有文章。最后一节车厢的行李曾遭到抢劫，未遇难的5~6个还受了暴徒袭击。转桥是被人转开的，而不是疏忽大意；再说守桥员也失踪了，或许他和罪犯是一伙的。”

警官对总监的武断只是摇头。

“你同意我的意见吗？”米彻尔先生问他。

“关于桥员串通罪犯这一点，我不同意。”

“然而，”总监辩解，“要不是串通的话，我想，游荡在草原上的土人不会懂得转桥的机关的。”

“你这话或许是对的，”警官说。

“那么，”米彻尔先生又说，“还有个证明，昨晚10点40分有一只船过了康登桥，据船夫说，船一走过，桥又按规则关好了。”

“这也可靠。”

“因此，不是守桥员，桥就转不开，我觉得守桥员和土人串通一气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那警官沉思着，一直在摇头。

“那么，先生，你认为这罪行不是出自土人之手了？”

“绝对不是。”

“不是土人又是谁呢？”

正在这时，一片相当大的喧哗声从上游半公里外的地方传来。人围成一团，围得水泄不通。人群中抬出一具尸体。这尸体正是守桥员，已经冰凉了，心口被捅了一刀。凶手把尸体拖得远远地，一定是想割断侦破线索。现在尸体发现了，充分证明警官的怀疑是正确的。这案子绝对没有土人的事了。

“干这手的，”警官说，“使用这玩意一定很熟悉了。”

不久，他又补充了一句，指着明晃晃的手铐说：“我一定要把这副‘手铐’送给他们作新年礼物。”

“那么，干这事的人你疑心是……？”

“是那些‘乘英王陛下的船不用付钱’的家伙。”

“怎么，会是流犯。”巴加内尔惊叫起来，他懂得澳大利亚殖民地里的这句俗话。

“我原以为流犯是不准在维多利亚省逗留的！”爵士试探着说。

“呸！”那警官说，“法律顶屁用！他们会偷渡过来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帮家伙一定是从伯斯来的。果真如此，他们还要回伯斯去，我以我的身份保证。”

米彻尔点头，表示同意这项意见。这时，牛车已经到了铁路和公路的交叉点。爵士不愿让女客看到那目不忍睹的惨象。于是，和总监打了个招呼，便告辞了。他向旅伴们招招手，叫他们也随着走了。

“这件事不能耽误了我们的路程，”他说。

到了牛车旁，爵士对两位女客只说一列火车出了事，并没有告诉她们事情的原因和那惨象。他准备以后个别时告诉艾尔通。小旅行队在离桥头几十公里的地方越过铁路，照旧向东前进着。

车子不久钻进一片狭隘而曲折的山坳里，山坳尽头展开了一片胜景，许多美丽的树木，不是连成一片，而是一丛一丛隔离开来，长得和热带树木一

样茂盛。其中最可爱的是“卡苏琳娜”树，它有和橡树一样的躯干，结着和豆球花一样的香荚，那略带青绿色的叶子和松树叶子一样粗糙。在“卡苏琳娜”树交错的枝条中夹杂着一些“盘杉”的奇特和圆锥形树顶，这种“盘杉”虽然很瘦，但非常英挺。树丛中还有许多灌木，细枝倒垂下来，象水盘中流下的绿色水流。这片自然风景，实在美妙，真叫人不知欣赏哪一点才好。

小旅行队遵照海伦夫人的命令在此停了下来。大车的木轮不在咯吱咯吱地响了。树丛下面铺着一层绿色的地毯，整齐的把地毯划分成相当明显的方格子，象个大棋盘。

这一片为长眠在地下的人而安排的幽静之地，是多么富有诗意啊！不过，现在墓地大都被荒草埋没，行路人很不容易看见。

“这是一片庇阴墓地的树林，”巴加内尔对大家说。

果然，这是一块土人的墓地。不过，呈现在你眼前的是，那么浓密的树荫，和一群那么快乐的飞鸟，一切都那么引人入胜，一点忧郁的感觉也没有。人家简直称这风水宝地为“伊甸园”了，死神早已被逐出人间。这片幽静仿佛在为活人而安排的。要不是白人的侵入，土人也不会被赶离他们祖先长眠的乡土。接着，土人的圣土便被殖民者所带来的牛羊践踏了，墓地上的树林已变得疏疏落落。久而久之，坟地也被漠不关心的行人踏平了。

这时候，地理学家和小罗伯尔沿墓冢间的荫凉小路走着，边走边谈，彼此交换知识，因为他们俩很谈得来。但是他们走不了几百米的路，爵士看见他们停住了，也下了马，低头向地上看。看他们的表情和姿态，仿佛在观察一个稀奇的东西。

艾尔通催促牛车，一会儿也赶到他们那儿。大家立刻就知道了他们所以停下来和惊讶的原因了。原来那里有个小土人，是个8岁男孩，穿欧洲服装，正在一棵茂密的大树下酣睡。一见他的外表，就知是哪个种族的：鬈曲的头发，近乎棕黑的皮肤，塌鼻子，厚嘴唇，两臂特长，是典型的棕色人种。但是，一副聪明的面孔又显得和本地土人不同，无疑，他多少受过一点文化教育。

海伦夫人一看见这孩子，就特别关心，马上下了车。全体队员也马上围了过来，而孩子依然酣睡。

“可怜的孩子，”玛丽小姐说，“是不是他在荒郊迷了路了。”

“我想，”海伦夫人说，“可能是从远处跑来扫墓的，或许这里埋葬着他的亲人！”

“我们不能丢开他呀！”罗伯尔说，“他孤零零一个人，而且……”

罗伯尔的这句话没说完，那小土人翻了个身，却没有醒，大家在他背上看见了个小牌，上面写道：

陶林内
到厄秋卡去
由服务员史密斯负责照料
车资已付

大家看后十分惊讶。

“这是英国人干的把戏，”巴加内尔叫起来，“他们送孩子回家就和寄包裹一样，付过‘邮资’就不用管了。我早就听人家说过，先前我还不相信呢！”

“可怜的小孩！”海伦夫人唠叨着，“他是不是乘的那辆出轨的火车呀，

也许他的父母都出事了，只留下他一个了。”

“我想，不会的！夫人，”船长回答，“这块牌子不就说明了他独自一人来的吗？”

“他醒了，”玛丽小姐说。

果然，孩子醒了。眼睛慢慢张开，因为阳光太强，又立刻闭上。海伦夫人拉着他的手，他站起来，惊讶地望着这些人，脸色吓白了。后来，慢慢地安静下来。

“小朋友，你懂英语吗？”夫人问。

“懂点！”那孩子用英语回答，但外乡音很浓。

“你叫什么名字，”夫人又问。

“我叫陶林内，”那小土人说。

“啊！陶林内，”巴加内尔插话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的名字用澳洲话来说，就是‘树皮’之义，是不是？”

陶林内点点头，又把目光转向女客。

“你从哪里来，小朋友？”夫人接着问。

“从墨尔本来，乘的到散达斯特的火车。”

“你乘的是在康登桥出车祸的那列车吗？”爵士问。

“是的，先生！”

“你独自一人旅行吗？”

“不是旅行，我在回家。巴克斯顿牧师把我交给史密斯先生照顾，谁知那可怜的服务员摔死了。”

“在火车上，你还有认识的人吗？”

“没有，先生！”

但是，在这荒芜人烟的地区，又没有人家，他为什么要来这儿呢？他为什么要离开康登桥？关于这一点，夫人又问。

原来他要回故乡拉克兰，回去看看家里人。

“你家里有妈妈爸爸吗？”小罗伯尔问。

“有！阿哥。”陶林内说完和小罗伯尔握手。小罗伯尔听见叫他“阿哥”，十分高兴，抱住小土人吻了吻。他们两个便成了好朋友。

这时，所有的旅客都对陶林内的谈话发生了兴趣。太阳已经西沉，这地方休息似乎也不坏，趁天黑赶几里路也没有多大意思，于是在此安营扎寨。艾尔通把牛安顿好了，帐篷也支起来了。奥比尔把晚饭准备好了，大家邀请陶林内一起共进晚餐，陶林内虽然肚子饿了，还是客气了一番。大家一同入席，两个小男孩坐在一起。罗伯尔老是往陶林内碗中夹好菜，陶林内一边接受一边道谢，那种有点胆怯，却又十分文雅的样子十分讨人喜欢。

大家虽然在吃饭，谈话未中止。个个都很关心陶林内，问这问那。其实他的历史很简单。他和许多小土人的命运一样，小时候被送到殖民地里的慈善机构里去了。澳大利亚土人性情温和，对外来人从不仇视。人们在大城市里经常见到他们。他们穿着相当原始的服装，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卖手工业品，如渔具、猎具、武器等，有些部落酋长，为了省几个钱，很愿让他们的孩子去受英国式的教育。

陶林内的父母是这样做的。那孩子在墨尔本待了5年，一直未见到过一个亲人。然而，思乡之情不会泯灭的，一直在那孩子心中活跃着。他不顾沿途的艰苦，坚决要回家看看，哪怕是看看那已流散的部落和已死掉的家庭也

好。

“你看了父母之后还回去吗？”夫人问。

“回去，夫人。”陶林内用一种诚恳的目光望着海伦。

“你将来要做什么呢？”

“我要把我的同胞从穷困和愚昧中解救出来！给他们以生活的自由！”

一个8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激动人心的话，只有轻浮的爱嘲笑打击别人的人听了才会发笑的。但是，在他面前的苏格兰人都被小陶林内的这种勇气所感动，对他更加尊重了。地理学家从心里受到感动，对这位小英雄开始有了同情心。

老实说吧，直到现在为止，他还不喜欢穿欧洲服装的小土人。因为他来澳大利亚并不是想看这种遍地皆是的欧洲服式，而是希望望见都是赤身裸体，身上刻有花纹的土人。这种“彬彬有礼”的服式不是他的愿望。但经过陶林内的一番谈话，他的态度完全变了。他对小土人服得五体投地。从此，他也成了陶林内的好朋友。

当夫人问陶林内在哪里读书时，陶林内说在墨尔本师范学校，巴斯顿牧师是校长。

“你们学校都开什么课？”海伦夫人问。

“有圣经、数学、地理……”

“啊！地理！”地理学家叫起来，正说到他心坎上。

“是的，先生，”陶林内回答，“在放寒假之前，我地理课考试得了一等奖。”

“地理课得过奖，不简单！”

“这是我的奖品，”小土人从衣袋里掏出一本32开本的圣经，第一页写道：“墨尔本师范学校，地理课第一名，奖给陶林内，拉克兰人。”

地理学家再也按耐不住了，对于一个澳大利亚的土人，精于地理学，真叫他难以置信。他抱起陶林内，又是亲又是吻。陶林内对于他这种爱抚一点也搞不懂出于何故。海伦夫人解释说，巴加内尔是位著名地理学家，如果他站上讲台，一定是一位有名的教授。

“一位地理学教授！”那小土人说，“先生，你考考我吧？”

“考考你，我正求之不得呢！我倒看看墨尔本师范里的地理课教得怎样！”

“陶林内会叫你开开眼界的，小心点，巴加内尔先生！”少校话中带刺。

“岂有此理！叫堂堂的地理学会的秘书开眼界！”

他说着，用手指顶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和教授一样，带着庄严的语调，开始发问。

“学生陶林内，站起来！”他说。

陶林内本来就站着，正恭恭敬敬地等巴加内尔的问题。

“世界有哪五大洲？”巴加内尔问，那时，连地理学家也不知道还有个南极洲。

“有亚洲、非洲、美洲、欧洲、大洋洲，”那小土人顺口而出。

“对极了。我再问你，大洋洲划分几部分。”

“主要分成玻里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主要岛屿有：澳大利亚，属于英国；新西兰，属于英国；塔斯马尼亚，属于英国；茶坦姆、奥克兰、马加利、马金、马拉基等，都属于英国人。”

“好了，好了！怎么几乎整个大洋洲都在大不列颠的保护之下吗？！”
巴加内尔叫起来，“我觉得，正相反，法国……”

“什么法国？”那小土人惊讶地问。

“难道你们墨尔本师范就教你们这些吗？”

“是呀，先生，教得不好吗？”

“好，好极了！整个大洋洲都教成他们的了。我再接下去问你。”

地理学家那副表情，半懊恼，半惊讶。少校看了心里直乐。

问答继续进行。

“谈谈亚洲吧，”地理学家有气无力地说。

“亚洲是个大洲，”陶林内回答说，“都城加尔各答。主要城市孟买、马德拉斯、亚丁、马六甲、新加坡、曼谷、斜伦坡；岛屿有辣喀代夫群岛、马尔代夫群岛、查哥斯群岛等等，都属于英国人。”

“好人，好了，我的好学生，谈谈非洲吧！”

“非洲包括两个主要殖民地：南边是好望角殖民地，都城开普敦；西边是些英国居留地，主要城市是塞拉·勒窝内。”

“答得好！”地理学家这次稍微松了口气，开始认定这种英国狂的地理学了，“教得不错！至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埃及……都从英国版图上剔出去了，现在，我倒想让你谈谈美洲！”

“至于美洲吗！分为南美和北美。北美属于英国，其中包括加拿大，新不伦瑞克，新苏格兰，还有北美合众国，约翰逊任当地总督。”

“约翰逊总督”巴加内尔叫了起来，“就是林肯总统的继承人啊！你了解的还真不多哩！至于南美，象圭亚那、佐治亚、牙买加、特立尼达等地属于英国的成为不可辨驳的事实，我已知道，不必说了。不知你们老师对欧洲怎么说法？”

“欧洲？”陶林内不懂地理学家为什么那么激动。

“是呀，欧洲，它属于谁的？”

“自然属于英国，”那孩子很自信地回答。

“我早就料到了，你说说看。”

“因为欧洲有英格兰、苏格兰、马尔他岛、泽西岛、格恩西岛，设得兰群岛，它们都是英国人的。”

“好，还有别的国家吗，孩子？”

“别的国家？恐怕没有了。”

“还有奥地利、西班牙，俄罗斯、法兰西呢？”

“这些都是省份，不是国家。”

“岂有此理！”地理学家把眼镜一摘。

“不对吗？西班牙的省会是布罗陀。”

“妙，妙极了，妙不可言！还有法兰西呢？法兰西也是英国的一个行省？”

“是的，先生，它的省会是加莱。”

“加莱也属于英国？”

“自然是。”

地理学家听到这里，哈哈大笑，把陶林内弄得莫名其妙。人家问陶林内问题，他尽力回答，而答得那么离奇古怪。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会答得那样荒诞。虽然大家在笑，他却似乎不惊慌，庄重地等着这莫名其妙的笑声结束。

“怎么样，地理学家，叫你开眼界了吧？”麦克那布斯说。

“你说得对，少校。”巴加内尔回答，“你看墨尔本的教师教得多好！把整个世界划归他们的版图。这样巧妙的教育，地方土人只好驯服了。啊，孩子，还有月球，月球也属于英国吗？”

“月球将来会属于英国的”那小土人一本正经地回答。

地理学家一听，站起来。他在原来的位置再也呆不住了，非找个地方笑个够不可。因而，他跑到宿营地以外的地方大笑一场。

这时，爵士从自己的书籍里找出一本书。那是理查逊著的《地理学简论》。这本书很受英国人重视，比小土人的教师说得科学性强。

“啊，孩子！”他对陶林内说，“这本书你拿去留着做个纪念吧，并且也可以纠正一下你在地理学上所犯的错误。”

陶林内接过书，不回答，他看了看书中的插图，带着不相信的神情，不肯放进衣袋里。

这时天色已晚，为了明天提前赶路，不得不休息了。罗伯尔请那小土人和他同床而睡，小土人接受了。

过了一会儿，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也回车上去了，男客们都在帐篷里躺下。这时，巴加内尔仍在那里哈哈大笑，他的笑声和喜鹊的歌唱声混成一片。

但是，第二天早晨6点钟，当一片鸟鸣惊醒沉睡的行人时，那个澳大利亚的小土人不见了。他是想早点回到故乡呢？还是那地理学家的狂笑得罪了他呢？谁也不知道。

但是，海伦夫人醒来的时候，发现旁边放着一束新鲜的单叶含羞草，巴加内尔在衣袋里摸到了那本理查逊著的《地理学简论》。

29. 黄金之乡

1814年，现今的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会长莫其逊先生，研究澳大利亚南海岸不远的由北而南的那条山脉，它的地质构造和乌拉尔山有许多相似点。我们知道，乌拉尔山是一条产金子的山脉。因此，这位地理学家就推想：澳大利亚的这条山脉是不是也含有这贵重的金属呢？是的，他的推断不错。

果然，两年以后，有人从新南威尔士寄了两块金矿标本给他。他就决定劳务输出，送一批工人去新荷兰的金矿区。

在南澳最初发现金沙的是杜通先生。在新南威尔士最初发现金矿床的是佛白和斯密士先生。

这一轰动，世界各个角落的掘金人都来了，形成了“淘金热”。尤其是奥菲尔城产金最多，发展最为迅速，真不愧《圣经》里那个金国同名。

直到那时为止，知道维多利亚省有金矿的人并不多。在1851年，在这个省才掘出金沙，不久，在四个地方同时开采。这四个地方是巴拉刺、奥文河、奔地哥和亚历山大，这些地方含金量很丰富。但是，当时开采条件不够，前三个地方开采量不大。而亚历山大，矿石质量高，分布均匀，具备开采条件。当时，它所产生的金子价格是每斤1411法郎，达到全世界市场价格的最高记录。

现在，由南纬37度引导这个小旅行队正走向这个金矿区，这是一个不知有多少人破产又有多少人发财的地方。

12月31日，他们在崎岖不平、牛马难行的路上走了一整天之后，终于望见了亚历山大的许多圆圆的山顶了。他们当晚就在一个山坳里宿营，系好牛马，任他们随意在旁边吃点草。第二天，也就是1866年元旦，牛车又走在黄金之乡的道路上。

地理学家和其他人走过这座著名的金山，都感到十分欣幸。这山名用澳大利亚土语说，叫“吉坡儿”，不知有多少冒险家跑过这里，有强盗，有良民，有要人家命的，也有自己送命的。特别是1851年，在这个黄金年中，“黄金热”变成了流行病，象瘟疫一样蔓延着，不知有多少人以为得到了发财的机会，结果反而客死他乡。大家都说，上帝慷慨地撒下了千百万黄金的种子，现在正是收获的季节，于是，那些应运而生的收获人便来收金了。真是“万般皆下品，惟有掘金高。”累死的人固然多，可是一锄头发财的也不少。看见倒楣的，大家都不说；看见发财的，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五湖四海。不久，各种野心家便纷纷涌向澳大利亚大陆。单说墨尔本这个城市，就来了5万4千名移民，他们是支无组织无纪律的大军，是无恶不作的抢劫者。

在黄金狂的年代里，地方上的秩序混乱得无法形容。然而，英国当局以他们那种惯有的沉着，居然控制了这种局势。那些警察和士兵都不干抢劫的勾当了，并改邪归正。所以，爵士此时路过，不会再碰到当年那残暴的情景了。13年过去了，现在，金矿开采得井井有条，按严格制度控制着。

而且，年复一年的开采，这金矿被凿得“千疮百孔”，象是白蚂蚁钻得遍地皆是洞眼，矿层渐渐地快采完了。

快到11点钟的时候，旅客们到了矿区中心。那是一座新兴的“城市”，有工厂、有别墅、也有教堂、有银行和报馆；旅馆、农庄和游乐场也有；甚至还有剧场，那时正上演一部描绘本地风光的剧本，演得很好。这剧本叫幸运的掘金人，主角在剧末时满怀着失望的情绪掘下了最后一锄，而这锄挖出

了一鸣惊人的大金块。

爵士好奇心也特别强，想参观一下亚历山大的采金区，他让艾尔通赶车先走，一会儿他就跟上去。这措施正和巴加内尔的意，和往常一样，自告奋勇地充当向导和解说员。

大家由他带领向银行走去。马路很宽，用碎石铺成，洒水车刚刚洒过水。什么“黄金有限公司”，“掘金人总办事处”，“块金总汇”等等的大招牌到处引人注目。劳动力和资本联合起来已代替了过去的单干形式了，到处听见机器的隆隆声。

再往前走，一眼望去，地面上都是洞眼，不计其数。工人们抡着铁锄，在阳光下亮闪闪的，好象天空不断打闪一般。这些工人，各国都有，他们彼此并不争吵，一声不响地劳动着。

这时，巴加内尔说：“我们不要以为在大陆上就没增手空拳的财迷跑来单干找金子的。我们知道，大部分工人都是由公司雇佣的，因为他们非这样做不可，矿区是由政府出卖或出租的，没有钱就没有下锄的地方。但是一些既买不起，又不愿出卖劳动力的人，就不得不冒险单干了。

“他们用什么方法发横财呢？”

“就是‘跳坑’法”，巴加内尔回答说，“比方，我们这帮人，无权在矿床上开采，然而，只要运气好，一样可以发大财。”

“怎样发财呢？”少校问。

“‘跳坑’呀！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怎么跳法呢？”少校又问。

“‘跳坑’吗！这里有个风俗，常引起凶杀和骚乱，但主管当局无法取消。”

“快说呀！真吊人家的胃口！”

“我现在说着呢！这里大家公认的，任何一个采矿区，除重大节日外，只要24小时无人开采，就变成公地了。若是上帝保佑你，谁占据了谁可以随便开采。因此，小罗伯尔，你若运气好，找这样的一个矿床，它的所有权就归你了。”

“先生，不要教我弟弟有这样的坏念头。”玛丽小姐不高兴了。

“小姐，别生气，我是和他开玩笑的。他会做掘金人吗？永远不会的！掘地、翻地、播种施肥、最后收获，这才是正经人干的事情。和地老鼠一样在土里乱扒、瞎钻，想找点金子，这是走投无路的人干的勾当！小罗伯尔不会去做的。”

他们参观了主要矿场，又踏过一段细沙铺成的马路，然后到了银行。银行是座高大的建筑物，屋顶上竖着国旗。爵士一行人得到银行总监的接待，并请到里面参观。

银行里存放着很多下面各公司搜集的金子。银行总监指出金子的许多奇异标本，并说明各种采金法的详情。这种生金大抵是两种形状：卷金和分解金。它们都是矿石块，金子和泥土混在一起，或者包在硅石的外皮里面。所以，开采时要以土质的不同使用地面开采法或深度开采法。

若是卷金的话，它常分布在急流山谷和干沟深处，根据体积大小，分成层次，上面是金粒，下面是金片，最下面是薄片。

若是分解金的话，它的外部石皮被分解掉了，就集中起来，形成一个“金团”。有时，一个金团，便是一个富翁的家资。

在亚历山大，金子往往分布在粘土层中，和青石片层的各层夹缝中。幸运的人往往能在这种地方找到大片的金块层，这里是“金窝窝”。

参观完各种生金标本之后，他们又来到矿物陈列馆。澳大利亚的土壤所赖以构成的各种矿物质都分类陈列着。澳大利亚富有的并不只是金子，澳大利亚大陆象个巨大的聚宝盆，所有的珍宝都在陈列馆里体现。在玻璃橱中有闪闪发光的白色黄玉，足已与巴西的黄玉媲美，有宝贵的石榴石，有鲜绿的石帘石，有玫瑰色的红宝石，此外，还有亮晶晶的金红石，还有投龙河两岸产的小粒金刚钻。总之，各种各样的宝石琳琅满目，品种齐全，不需外求。这里什么也不缺，就差把它们作成首饰了，一旦做成，准保珠光宝气，抢购一空。

爵士谢了总监的招待，告辞出来，又去参观矿床。

巴加内尔是个把发财置之度外之人，然而，他每走一步总要往地上看看，好象要找什么宝贝似的。旅伴们和他开玩笑，他也不在乎。他时而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头，研究一番，又带着鄙视的神气丢掉。整个参观中都是如此。

“啊！地理学家，你丢什么东西了！”少校取笑他说道。

“可不是吗！在这生产黄金石的地方，我总感觉到丢掉什么东西似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总想找块金子带走，最好重一点。”

“要是你找到了，怎么办，我的巴加内尔先生？”爵士问。

“啊！要是找到了，我就把它献给祖国呀！存到法兰西银行里。”

“银行会接受吗！”

“当然会接受，就说作为建设铁路的公共基金。”

大家对巴加内尔的爱国热情大加赞美，海伦夫人祝愿他找到世界上最大的金块。

他们一面开玩笑，一面逛着周围的矿区。到处都是工人在规则地、机械地工作着，但并没有劳动热情。

游览完毕，他们来到一家小酒馆坐坐，等着和牛车会齐。既坐酒馆，当然不得不吃点东西，因此，巴加内尔叫老板来点当地饮料。

侍者送来了一杯“诺白勒”。所谓“诺白勒”，就是英国那种水酒，不过酒多了水少了，里面又加些糖而已。这里喝法太澳大利亚式，欧洲人受不了。所以旅客接过酒杯，又兑了一瓶水，因此，“诺白勒”又变成英国水酒，酒馆老板看了很惊讶。

喝了酒之后，大家又谈那些掘金人，否则，就没有谈话的机会了。

巴加内尔对所见到的一切都很满意，但他又遗憾，如果是当年亚历山大采金的时代来参观，或许更有趣些。

“那时候，”地理学家说，“地面被挖成一个一个小洞，遍地是挖洞的蚂蚁，那是些很厉害的蚂蚁，到处疯狂地挖洞。但是没有远见，他们过着糜烂的生活，挣来的钱不是吃掉了，就是喝掉了，我们坐的这个酒馆就是当年人家说的“地狱”。掷骰子时有时也动起刀子，警察无法制止时，只好由军队来镇压。毕竟，军队把这帮人征服了，规矩多了，每个人也开始纳税了。当然征收不困难，但社会秩序比加利福尼亚还要混乱。”

“采金这一行，谁都可以干吗？”海伦夫人问。

“是的，夫人，干这行不需大学文凭，只要健壮有力就行。一些被贫困逼得背井离乡的人，大都身无分文，有钱的带把锄头，无钱的带把刀，但不论有钱无钱，都带着那种做正经之事的人决不会有的狂热。于是金矿区出现

一种怪现象了，普遍地是帐篷、船篷、草棚，还有泥土、木板、树叶搭成的小屋。正中间是总督府的雕檐大厦，上面竖着英国国旗，还有各种公务人员住的蓝布帐篷，换金小贩，收金坐商的各种店铺。那些商贩都赚得是巨富和穷人的血汗钱，真正发财的还是这帮人。那帮长胡子穿红羊毛衫的掘金人，整天在水里泥里生活，漫天是不断的锄头声，遍地是死尸的腐臭味。一团令人窒息的灰尘，象云雾一般笼罩着那些可怜的人们，他们的生命很短，要不是澳大利亚气候好些，来一场伤寒病准保使他们10个死掉9个半。那些冒险家拚着命，辛苦大半辈子，发财的只是少数，一二百万人却在绝望中死去。

“你能不能把采金子的方法讲讲，巴加内尔？”爵士问。

“法子再简单不过了，”巴加内尔说，“初期的采金人只是淘金，现在，不同了。开发公司直接找到金脉，到那里去采金片、金叶、金块。但是，淘金人只会淘金，所谓沙里淘金，如此而已。他们先掘地，把认为是出金的土层挖起来，然后用水冲洗，把金子和沙子分开。这种冲洗工作有一种美国传来的工具，叫做‘克拉得尔’，就是一种摇床。形状象一个2米长的盒子，一种无盖的棺材，里面分成两层。上层是一面粗铁丝网，接着又是几层细铁纱网。第二层下部分很窄。淘金的时候把含金的沙土放在第一层上，用水冲洗，用手搅动。石块留在粗纱上，碎金和细纱，依体积大小，分别留在各层细纱网上，土则变成泥水，冲到第二层的末端了。这就是普遍用的淘金机。”

“虽然简单，但毕竟是一种工具。”船长说。

“为了便宜，都购买二手货，”地理学家回答，“真正没有，也可以不要。”

“不要，又用什么代替呢？”玛丽小姐问。

“就拿个大盘子代替，用盘子簸土和簸箕一样。不过，簸出来的不是麦粒，却是金粒。起初采金的第一年，许多采金人没花什么本钱就发了财，还是捷足先登有福气，那时遍地是黄金。就在地面，多极了。溪水就在矿床上流着。几乎墨尔本的街道上都有金子，铺路都用金沫子。所以，在1852年的一个月，从亚历山大运到墨尔本的黄金就价值8百23万法郎。”

“差不多等于俄罗斯皇帝的年俸啊，”爵士说。

“那这皇帝也太可怜了！”少校补充一句。

“有没有一下便发财的？”海伦夫人问。

“也有几次，夫人。”

“你说得出来吗？”爵士说。

“1858年，在巴拉刺，人家找到一块金子重573两；在吉普斯兰有一块重782两；1861年又有一块重834两。最后，在这里，一个采金人发现一块金子重65公斤，以722法郎半斤计算的话，这一块就值22万3千8百60法郎！一掘头掘出11000法郎的年金，数量相当可观了！”

“这些金矿一发现，世界黄金产量增加多少呢？”船长问。

“增加太多了，十九世纪初叶每年世界的黄金产量不过4千7百万法郎，现在，估计产量上升到9万万多，近乎10亿了。”

“因此，在我们脚底下，也许会有许多的金子吧？”小罗伯尔说。

“有啊！孩子，也许有几百两。不过，我们之所以把它踩在脚底，因为我们并不看重金钱。”

“那么，澳大利亚可算是‘得天独厚’的地方了。”

“并不是，出金子的地方绝不是得天独厚的地方。因为这地方养活了一

批游手好闲的人，他们过着富丽堂皇、骄奢淫逸的生活。我的孩子，最好的地方不是出产金子，而是出产铁，因为铁可以制造生产工具用来劳动生产，不断地锻炼着人民的身体和能力。”

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旅客们跨出了产金区，同时，也就走出了塔几坡区的边境。现在，马蹄正在达尔零西区的多灰尘的路上，几小时之后，路程已走了一半了。这样顺利的旅行，再有半月就可以到达吐福湾的海滨了。

目前，大家身体还吃得消，牛马也不觉苦。地理学家说澳大利亚的气候特别“养人”，这话总算兑现了。潮气少得很，甚至没有，天气也不算太炎热。

不过，自康登桥惨案以来，旅行队的戒备严了许多，以前的预防措施根本不用了。现在规定：首先，打猎的人不得跑得太远，不要看不见牛车。其次，夜晚宿营轮流看守车子。早晚枪上都装上子弹。显然有伙强人在荒野中出没，已搅得他们心中不安宁了。

不用说，这些戒备的措施没让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知道，因为爵士不愿让她们担心。

这种戒备自然必要，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出大乱子。而且也不只哥利纳帆一行人顾虑到这一点，一些城市居民和牧畜站上的“坐地人”也时刻提防流手偷袭。天一晚，家家闭户，狗拴在院子里，稍有动静便狂吠起来。牧人们傍晚集合牛羊群时，没有一个不佩带枪的。这种戒备并不过分，那件血案的发生，使人们不得不如此。甚至有些平时开窗睡觉的平民，一旦夜幕降临，便把门窗紧闭了。

就是地方当局也很小心谨慎，许多宪兵队被派往乡下，特别要保护邮车。以前邮车在大路上奔驰，尽管放心。就在这一天，爵士一行人穿过公路时，看到一辆邮车急驰而过，后面扬起大片灰尘。虽然和闪电一般，一晃而过，可爵士还是看见车子上坐着警察，马枪闪闪发光。当年黄金热的时候，欧洲的社会渣滓都被倾泻到澳大利亚大陆上来，现在这种戒备的情况仿佛又回到了那种混乱的时代了。

走过基莫公路一公里之后，牛车钻进一片桉树丛林。这片丛林大得跨好几个经纬度，旅客们钻这种丛林，自百奴衣角出发以来，还是第一次。

大家看到这些60米高，臃肿的树皮有15厘米厚的大桉树，不禁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树杆很粗，约有6米，上面还流着有香味的树脂，它一直挺到离地45米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下，没有枝杈和随便生出的芽蘖，甚至没有一个疙瘩破坏这些树杆的侧影，就是木匠用刨子也难刮这么光净。

这些大树，一连就是几百棵，和排柱一样，粗细均匀。柱顶到了极高的高度才开始分杈，但枝杈左右对称，枝头都是互生叶。叶子里垂下一朵朵大花，花托好象覆盖着的孟钵。

在树林中，空气自然对流，吹起来的风把土地上的潮气吸收尽了。树和树间，是等间距，空隙也不小，牛群、马群可以通行无阻。这片桉树林不象原始森林一样，树枝密集，荆棘横生，甚至有许多倒下的树干，到处是纠缠不清的藤条，开发的人要进去，非得用火、用刀不可。而这一行人所踏的地面是浅草平铺，树顶翠绿，在地与天之间是疏疏落落的“撑天柱”，一眼望不到尽头。树荫不算多，因此也不凉爽，但是林子里有一种特殊光亮，就仿佛隔了层轻纱透过来的。树影很规则，地面上的闪光也很明晰。这一切构成了一种仙境，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澳大利亚的森林和欧洲大陆上的森林

就是不一样，土人把这种树叫“塔拉”，属于种类繁多的桃金娘科——澳大利亚植物界代表。

在这翠色的苍穹下，树荫之所以不密，暗影之所以不深，是由于叶子生长得出奇的缘故。没有一片叶子是平面向着太阳的，都是刀口式的叶边侧身向着太阳。眼睛迎着太阳光望去，只能看到奇特的树叶侧面。所以，太阳光线透过叶丛能达到地面，就和透过百叶窗子一样。

大家注意到这一点，都感到稀奇。当然，只有地理学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立刻回答说：

“这里使我奇怪的倒不是树叶子的离奇，大自然造物，自有道理。而植物学家命名就莫名其妙了，他们把这种树叫‘有加利’。”

“‘有加利’是什么意思？”玛丽小姐问。

“这是桉树的学名，来自希腊文，原意是‘有庇荫之利’。那些植物学家故意拿希腊文骗人，叫人不免发现这个错误，其实很明显地‘有加利’树毫无庇荫之利。”

“先生，这一点我们都同意，不用说了，”爵士说道，“请你快告诉我们叶子为什么这么长吧。”

“由于地理学和植物学的原因，”地理学家解释道，“你们一定看出，这一带空气干燥，降雨量又少，土壤晒干了，树木体内的汁液也不会太多。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就得设法避开阳光，保卫自己，防止蒸发过胜。所以，它们侧面对着太阳，不让正面晒着。没有比树叶子再聪明的了。”

“也没有比这些树叶再自私的了！”麦克那布斯反驳说，“这些叶子只顾自己，也不替行人考虑一下。”

人人都赞成少校的说法，只有巴加内尔不赞成，他抹着额上的汗珠，却还认为在没有阴凉的树林走路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机会。尽管如此，桉树叶子这样的生长，毕竟得不到人们的好感。如果穿过这片林子需很长时间，烈日当空，毫无庇荫，行人自然难以吃消。

牛车在这无边无际的桉树林中挪动着，没有碰到一只野兽，一个土人。只有树上的几只鸚鵡与他们为伴，在枝头为他们唱进行曲。有时一群鸚鵡穿过远处的树隙，五色斑斓地一闪而过。总之，在这座其大无比的翠色庙宇中，到处是死一样的沉寂，只有马蹄声，轻轻的人语声，辘辘的车轮声和艾尔通赶牛的喝吆声搅着这片无边的幽静。

天色已晚，爵士一行人就在几棵被火烧过不久的桉树下支篷宿营。这几棵桉树象工厂里的大烟囱，树干被火已烧空，从脚一直通到树顶，外面只剩一层树皮，而树还仍然活着。虽然如此，“坐地人”和土人这种烧树的坏习惯终久会毁灭这片森林的。奥比尔得地理学家的建议，就在一棵空心树干里生火做饭了。刚点了一点火，火苗就往上窜，烟一直冲到树顶的叶丛中。夜里由艾尔通、穆拉地、威尔逊和船长轮流值班，直守到日出的时候。

1月3日，人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漫长的路径，好象永远走不完。然而，傍晚时分，树丛渐渐稀疏了，再走几公里，在小片平原上出现了一族整齐的房屋。

“是塞木尔！”地理学家叫，“一过这个小镇，我们就出维多利亚省的边境了。”

“地位显赫吗？”夫人问。

“只不过是简单的村子，正在变成一个市镇。”

“我们可以在那里找个象样的旅馆吗？”爵士问。

“我想没问题。”

“那么，我们快去吧，我们要让女客们今晚住得舒服些，我想，她们不会反对吧？”

“当然不会，我和玛丽都喜欢。但有个条件，不要离路线太远，免得耽误了行程。”

“一点也不远。我们也疲乏了，该休息一下，而且，我们明天天一亮便启程。”爵士说。

晚上9点钟，月亮已从东方升起，透过一片雾气，倾射出万丈光芒。天渐渐黑下来。全队人马走在塞木尔镇的马路上，巴加内尔在前面领路，他好象对未见过面的东西都很熟悉。这或许是他的本能，他一直领大伙到了康倍尔旅馆。

牛马和车子安排下来，旅客们被领到相当舒适的房间里歇息。10点钟，大家吃晚饭，奥比尔以总管家的身份对晚饭检查一番。地理学家和小罗伯尔已去镇上跑了一趟了。他们只三言两语说了一下夜游的印象。实际上他们并没看到多少东西。

然而，如果一个细心的人，一定会注意到塞尔木街上有某种程度的骚动：一簇一簇的人群不知在谈论什么，你一言，我两语，显得紧张不安，有人在高声读着当天的报纸，并加以推敲、讨论。这种迹象，没有逃脱少校的眼睛。他跑得不远，甚至没出旅馆大门时，便觉得街上的气氛不对头。他和那健谈的旅馆经理狄克逊谈了十分钟话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但是他一声不响。等吃完晚饭，两位女客回房休息了，他留下其他人，说：

“大家知道康登桥血案的凶手了。”

“抓到了吗？”艾尔通赶忙问。

“没有。”少校说，并没有显出那水手长焦急的情绪。

“太可惜了！”艾尔通又补充了一句。

“那么，那血案是谁作的呢？”爵士接着问。

“你看报纸好了，”少校说着，递给哥利纳帆一张报纸，是昨天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报。你看了日报就知道那警官猜得不错。”

哥利纳帆于是高声读着下面的新闻：

1866年1月2日，悉尼消息——大家还记得，12月29日夜，在康登桥上曾发生一起特大铁路事故。火车11点45分过吕顿河时，康登桥居然是开着的。

失事的搜劫以及距康登桥半公里守桥员尸体的发现，证明了这惨案是由一个罪恶的预谋造成的！

果然，据调查结果得知，6个月前西澳伯斯的拘留营准备将一批流犯移送诺福克岛，途中这批流犯逃脱。康登桥惨案是他们所为。

这批流犯共29人，为首的叫彭·觉斯，他是最狡猾的匪徒，在几个月前，不知乘什么船到达澳大利亚，虽然官厅通缉他，却一直未抓获。

希望城市居民、乡野移民及牧民们各自提防，并协助缉捕，将有关消息随时报告本殖民地总监！

殖民地总监米彻尔

爵士读完这个通告后，少校转向地理学家，对他说：

“巴加内尔，这次相信了吧，澳大利亚可能有流犯。”

“越狱流犯，自然难免，”巴加内尔辨解说，“但正式收容的流犯的确没有呀！”

“无论如何，这里有了流犯已成为事实，”爵士发表意见，“不过，我想，不一定有了流犯，就得改变我们的旅行计划，你说是吧，船长先生？”

船长没有立刻回答。一方面他怕中止旅行会使格兰特兄弟难过；另一方面又怕继续前行会出差错。所以他犹豫不决。

“如果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不和我们在一起的话，我倒不在乎这些亡命之徒。”

爵士听懂这话的含义，接着说：

“当然我们不是说不去找格兰特船长了。不过，因为与女客们同行，不太方便，我们先到墨尔本，回到邓肯号上，然后再乘船去东海岸寻访失踪船员的踪迹也许稳当些。你的意思呢，少校？”

“我在发表意见之前，想听听艾尔通的看法。”

水手长被指点发言，只好从命了。

“我想，”他说，“我们距墨尔本 320 里，如果有危险的话，向东和向南一样。两条路上都是人迹罕至，一片荒凉。而且，我不相信 30 来个强人，我们这群手中有武器的男子汉就对付不了。因此，要是我，除非有更好的计划，否则继续前行。”

“说得对，艾尔通，”地理学家附和说，“我们继续前进，或许能找到格兰特船长的影子。若是转过头来向南，我们就背离格兰特的踪迹，越走越远了。再说，一批伯斯来的逃犯，有勇气的人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的。”

这样一说，不变的原定计划举行表决，全场无异议通过了。

“我还有一点建议，爵士，”艾尔通又说。

“说吧！”

“派人送个命令给邓肯号，叫它开到东海岸是不是可以？”

“恐怕不合适吧，”船长回答，“我们到了吐福湾，再发命令也不迟。要是发早，万一出现意外迫使我们回墨尔本，我们会后悔找不到邓肯号了。而且，船坏得不轻，此时也修不好。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等等再发命令为好。”

“也好，”艾尔通回答，他并未坚持他的意见。

第二天，旅行队离开塞尔木镇。大家全副武装起来，准备应付外来事故。半小时后，大家又进了向东延伸着的桉树林。哥利纳帆宁愿在旷野里旅行，因为旷野比树丛中好，强盗不易隐藏埋伏。但是现在，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老牛拉破车”，只好在单调的林中小路上走了。晚上，沿安格尔塞区北境走了一程之后，牛车就过了东经 146 度线。大家就在墨累县边境上宿了营。

30. 澳大利亚土人

第二天，1月5日，早晨，大家踏进了那广大的墨累区域。这片荒芜人烟的地区一直延伸到大洋洲的阿尔卑斯山的那一带巍峨的山脉为止。现代文明还没有传播到那一带，这是维多利亚省人迹罕至、情况不明的区域。不过，将来有一天它的森林会在伐木人的利斧下消失，它的草场会成为牧畜的绝好饲料。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一块处女地，无人开发，一片荒芜。

这片荒区在英国地图上叫“黑人区”，即为黑人的保留地之义。英国移民粗暴地把土人驱逐到此地来，土人的种族逐渐地在这偏僻的荒原上和钻不进去的森林里消亡了。凡是白种人，不论是移民、浪人、“坐地人”或伐木人，都可以自由地走进这被划定的区域，而当地黑人却不准走出来。

地理学家一面骑着马，一面谈着当代的种族歧视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结论：就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制度要征服弱小种族，要把它们消灭在它故乡。这种惨酷的趋向随处可见，只不过澳大利亚日见明显罢了。

在殖民初期，从流犯到移民都把黑人当作野兽看待。他们大肆驱逐土人，抢杀土人。他们屠杀土人，需要法学家的论据，因而振振有辞地说：大洋洲的人民是“化外顽民”，杀死这些贱货不算犯罪。悉尼的报纸甚至建议过消灭土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大规模地毒死他们。

由此可见，英国人开拓他们的殖民事业是通过屠杀土人的手段来实现的，他们的残暴是惨绝人寰的。在印度，消灭500万印度人；在好望角，100万霍吞脱人口剩下1万。他们在澳大利亚的作法，并没有改善，大批的土人不是被虐待死掉了，就是因为饮酒过度而丧命。诚然，英国当局也发布过通告，制止几个杀人成性的伐木人的行动。但是他们规定：一个白种人如果割掉一个黑人的鼻子或耳朵，或者截下黑人的小拇指做“烟杆”，会受鞭责处分的。然而，这点威严并未吓倒刽子手，他们反而更大规模地干起杀人生意，有时甚至灭绝整个部落。只举凡第门岛为例吧，八世纪初岛上有五千土人，到了1863年只剩下7人了！最近《火星报》居然还报道了一条消息，说最后一个塔斯马尼亚人逃到哈巴特。

地理学家的一番说话，并没有受到爵士、少校和船长半个字的反驳。纵然他们是苏格兰人，他们也无法辩护。因为这一切都众人皆知的事实，是无可否认的铁证。

“若是在50年前，”地理学家接下去说，“或许我们会碰上很多土人，可是现在连一个土人的影子也见不到。一个世纪后，土生土长的黑人恐怕将要绝迹了。”

是啊！所谓的“黑人区”并没有黑人，甚至连他们的宿营或草棚遗迹也没有。太可怜了。荒野过后是树林，树林过后又是荒野，越走越荒凉，越走越冷寂。甚至连个生物，就是一头牛或一匹马也好，都仿佛不到这僻远的区域里来。然而，这时候小罗伯尔却在一丛桉树之前停住了，叫道：

“看！一只猴子！”

他一面叫，一面用手指着那小动物，那动物在树枝上跳来跳去，矫健惊人，一会儿在这棵树顶上，忽而又窜到那棵树顶上，仿佛生出翅膀会飞似的。难道这地方的猴子也会飞？和传说中狐狸长出一支蝙蝠翅膀一样吗？

这时牛车停下，大家还没有看清怎么回事，那动物在桉树尽头消失了。一会儿，它又象闪电一般跳下来，在地上跑着，一扭一拐，伸出长胳膊抓住

大胶树的光树干。这树干又高又直，而且光滑，抱也抱不上去，只见那猴子拿出一种象斧子一样的东西，先在树干上砍出许多小凹坑来，然后，借着等距离的小凹坑爬上树顶的枝杈。几秒钟后又钻到密叶中了。

“奇怪！这是什么猴子呢？”麦克那布斯自言自语。

“这是猴子么，”巴加内尔回答他，“这就是澳大利亚土人啊！”

大家还没来得及耸肩对伟大的地理学家的话表示质疑，忽听到不远处响起一片叫声。旅客以为发生意外，快马加鞭，走出约100米远，他们出乎意料地到达了一座土人的宿营地。

多么凄惨的景象啊！那十来间用大块树皮做屋顶的草房，当地人叫“骨尼窝”。他们在穷困的压迫下，简直不成人样子了，叫人看了作呕。那里共有30来人，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小孩，披着破烂的袋鼠皮。牛车一到，他们想逃。幸亏，艾尔通用了几句莫名其妙的土话，他们似乎放心了。他们半信半疑地围了过来，仿佛牲畜见了家人给它们东西吃的样子。

这些土人，身材矮小，皮肤晦暗，并不黝黑，却象被煤烟熏过一样，头发乱得一团糟，胳膊长得很长，肚子挺出，满身的毫毛和纹身，有的人身上还留有丧礼中割掉肉而形成的伤痕。那副嘴脸，也不知造物主怎么刻画的他们的肖像？真是难看到极点了。

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下了车，向这些可怜的人伸出手，散东西给他们吃。这些土人狼吞虎咽，和饿死鬼脱生的一般。这样一来，土人把这些旅客当作神灵看待了，因为澳大利亚土人信奉迷信，说白人本来都是黑人，只是死后升入天堂，才变成了白人的。

在这些土人之中，两位女客特别对妇女感到怜悯。大洋洲女子的处境，真是苦得不能再苦了。大自然就象后母一样虐待她们，甚至都不给她们一点妩媚的风姿，她们只是被人用暴力抢来的奴隶，结婚的礼物只是换她们主子经常握在手里的那根“华狄”的一顿毒打。所谓“华狄”的一顿毒打，也就是大洋洲人用的战棒。结婚之后，马上变成了少年老太婆，流浪生活中的一切苦事都是她们做，她们一面抱着裹在蒲包里的孩子，一面背着打鱼和打猎的工具，同时还要带着织网用的原料——“蜜翁”草筋。她们要供给一家的粮食，这“蜜翁”乃是一种似麻的野草，除此之外，还要捕蜥蜴，捕袋鼠，捕蛇，直追到树顶上去捕；她们还要去砍木柴，去剥下盖棚子用的树皮；她们和牛马一样，从来没尝过休息的滋味，吃呢，只是在主子吃完之后，吃一点主子剩下的不吃的东西。

这时，有几个可怜的女人，看样子很久没有吃东西了，正在用谷粒诱捕小鸟。

她们能躺在滚烫的地面上，一点也不动，和死人一般，等了几个钟头，总希望有一只愚蠢的鸟来到她们手边？她们的一套诡计不过如此，也只有澳大利亚的鸟才肯上这样的当。

那些土人被旅客们的一片好意感动了，全部跑来围住旅客，因此大家又不能不提防他们会有抢劫的可能。他们在嘶嘶地说着话，舌头不住地在嘴里打翻，就和野兽一样。然而他们的声音很婉转，很温柔。他们不断地说：“诺吉，诺吉，”一面做着手势，因此不难理解：“诺吉”就是“给我”的意思。不管看见旅客们的什么东西，他们都这样说。奥比尔先生费尽心力保卫着他那节行李车厢，尤其是对那些供旅途上食用的干粮他更是留神保护。

那些饿瘪了肚子的可怜虫看看车上的东西，眼光贪馋得可怕，同时龇出

锐利的牙齿，这种牙齿可能都是嚼过人肉的。

自然，大部分的澳大利亚土人在平时都是不吃人的，但是在扭打的时候，要是打败了仇人，而不吃仇人的肉，那就很少了。

这时，爵士同意海伦夫人的提议，叫人散点东西给他们吃。那些土人立刻懂得了他的意思，做出种种表情来，就算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这些表情所感动的。他们一边做表情，一边大叫，和兽见到人开笼子给它们喂食时发出的咆哮差不多。他们尽管不能同意麦克那布斯的话，但也不能否认这个未开化的种族离兽类实在也不远。

奥比尔先生是一个熟悉社交习惯的人，他觉得散东西应该是从女人散起。但是那些不幸的女人却不敢在她们的可怕的主子面前吃。那些主子一齐向饼干和干肉扑来，就象饿虎扑向羊群一样。

玛丽小姐一想到她的父亲被这样粗野的土人俘去的时候，不由得眼泪汪汪的。她仿佛看到了一个象格兰特船长那样的人在这种流浪民族里做奴隶、吃苦，挨饿，受虐待。门格尔船长十分不安地看着她，猜到了她的心事，因而不等她开口就向那不列颠尼亚号的水手问：

“艾尔通，你是不是就从这样的野人手里逃出来的呢？”

“是的，船长，”艾尔通回答，“内地的土人都差不多。不过，这里您看到的只是一小撮可怜虫罢了。在大令河两岸有许多大部落，头目的权威十分可怕的。”

“那么，在这些土人部落里，一个欧洲人有什么事可做呢？”

“就做我以前所做的事呀，”艾尔通回答，“和他们一起打猎、捕鱼，也和他们在一起打仗，我上次对你们说过，看你做事的成绩确定对你的待遇，只要你是个聪明人，勇敢人，你就可以在部落里受到敬重。”

“但是那还是俘虏呀？”玛丽问。

“是的，仍然被严密监视着，”艾尔通说，“不管白天黑夜，都逃不了。”

“虽然这样，艾尔通，你还是逃出来了。”少校插嘴说。

“是的，麦克那布斯先生，我趁着那部落和邻近部落打仗的机会，总算逃出来了。既然逃出来了，我自然也不懊悔。但是，如果叫我再逃一次的话，我相信，我宁愿一辈子做奴隶，也不愿意再穿过内地的荒区，吃那种苦头了。但愿上帝保佑格兰特船长不要冒险作这种逃脱的打算！”

“是呀，当然罗。”门格尔回答，“玛丽小姐，我们但愿您父亲还是被拘在土人的手里，这样，如果他不是在大陆上的森林里乱跑，我们找他也比较容易了。”

“您始终认为还有希望吗？”那少女问。

“我始终认为有希望，玛丽小姐，有希望看到您在上帝帮助下有幸福的一天！”

玛丽小姐眼泪汪汪的，感谢那青年船长。

当他们谈话的时候，那些土人突然骚动起来，他们高声叫喊，向四面八方乱跑，他们都拿起他们的武器，仿佛个个都发疯了似的。

爵士正在莫名其妙哩，这时麦克那布斯叫来艾尔通问道：

“你既在澳大利亚土人中间生活了许久，你一定能听得懂他们的话了？”

“只能听得懂一点，”那水手回答，“因为每个部落都有他们的土话。但是，我相信，这些土人的意思我可以猜到，他们为了感谢阁下，要表演一

场战斗给阁下看。”

果然，这一阵骚动正为了这个。那些土人没有任何开场白一类的仪式就直接交起手来。他们打得怒气冲天，装得逼真。要不是预先知道是表演，人们简直要以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搏斗。据许多旅行家报道，澳大利亚土人是绝妙的哑剧演员，这时他们果然表现出了他们的惊人技艺。

他们用来攻击和防卫的武器只是一些大木棒，这些木棒相当重，就是最厚的脑壳也能打碎。还有一种斧头叫作“托玛好克”，是用极硬的石块磨成，夹在两根棍子中间的。斧柄有3米长。这斧头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也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因为它既可以砍人头，又可以砍树枝，既可以劈人，又可以劈树，在什么情况下就当什么用。

这许多土人手里疯狂地舞动武器，嘴里还发出一片叫骂声；战斗员互相冲击着：一部分人倒下来和死了一样，另一部分人就发出胜利的欢呼。那种样子，叫人看了确有点儿惊心动魄，就是真的战斗也不过如此。海伦夫人时时怕他们打过来，弄假成真。还有小孩子也混在里面打，并且是真打。这里面有男孩子，有女孩子，特别是女孩子，火气更大，一巴掌来一巴掌去，打得又起劲，又凶猛。

这样的一幕武戏足足演了10分钟，这时突然所有的打手都停下来，武器都从手里丢下去。土人教师站着不动，维持着他们最后的姿势，就和画里面的人物一样。人们简直要以为他们一下子都变成化石了。

这变化的原因何在呢？他们为什么突然象化石一样动也不动呢？大家很快就明白了。

原来，这时飞来了一群大鸚鵡，在橡胶树顶上翱翔着。漫天都是咿咿呀呀的叫声，它们的羽毛五颜六色的，好象一条飞动的彩虹。就是因为有这彩云般的鸟群的出现，才中止了他们的战斗。打猎总比打仗来得好呀，所以他们都不打仗而来打猎了。

有一个土人抓起一件染成红色，构造特殊的東西，离开了他的伙伴们，而伙伴们始终还是在原位置上站着不动，他从大树与灌木丛之间向那群鸚鵡走去。他爬着走，一点声响也没有，既不碰到一片树叶，也不扰动一个石子，简直就是一个影子在向前滑动。

一走到适当的距离，那土人就把手里拿着的那东西平抛出去，那东西就距地面半米高，跟地面平行地向前飞去，约莫飞了四丈远，并没有落地，突然就一直向空中升上去，升到10米高的地方，打死了10多只鸟，又成抛物回到猎人的脚边落下。爵士和他的朋友看得呆了，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

“那东西叫‘飞去来’。”艾尔通说。

“‘飞去来’！”巴加内尔叫起来，“就是澳大利亚人用的‘飞去来’吗？”

他说着，就和小孩子一样，跑过去把那神奇的玩意儿拾起来，要看看里面的究竟。

是的，一般人都会以为“飞去来”里面藏着什么机关，以为里面有一种弹簧，弹簧一开动，它就在空中拐弯了。其实不然。

这“飞去来”只是一块弯弯的硬木1米多长。中间大的有10厘米厚，两头尖尖的。凹进去的一面深度大约有7~8分，凸出来的一面突起两条锋利的边缘。构造就是这么简单，真是让人难以相信。

“这原来就是人家常说的‘飞去来’呀。”巴加内尔看了看那怪东西说，

“就是一块木头，什么也没有。怎么会横飞出去，会突然蹦起来，又会落回到抛的人手里呢？许多学者和旅行家都解释不出道理来。”

“是不是象抛铁环一样，用某种手法抛出去，又能回到出发点来呢？”门格尔问。

“也许是一种回力作用，”哥利纳帆爵士补充说，“就和在弹子台上打弹子一样，打着弹子上某一点，它就转个圈儿退回来？”

“都不是，”巴加内尔回答，“抛铁环也好，打弹子也好，都有个着力点来决定他的反作用，抛铁环有地面做作用点，打弹子有台子做作用点。‘飞过去’却根本没有作用点，它根本不碰地面呀？怎么一蹦蹦得那么高呢？”

“那么，您怎么解释这现象呢，巴加内尔先生？”海伦夫人问。

“我解释不出，夫人，不过我可以再一次肯定，这种现象显然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扔的手法很巧妙。一个是‘飞过去’的构造特殊。但是，这种扔的手法，却正是澳大利亚人的秘诀。”

“不管怎样，无疑这是他们的智慧……怎能把他们比做猴子。”海伦夫人看着少校补充一句，而他还是不服气，这是直摇着头。

大家说着，辩论着，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爵士觉得不应该多耽误时间，应该继续向东前进。他正要请女客们上车，忽然有一个土人跑过来，很兴奋地说了几句话。

“啊！”艾尔通说，“他们看见了几只鸸鹋！”

“嗯？还要打猎吗？”爵士说。

“我们必须得看看，”巴加内尔叫道。“一定是又很精彩！还要用‘飞过去’哩。”

“你觉得怎样，艾尔通？”

“时间不会长，爵士。”那水手回答。

那些土人没浪费一点时间，他们赶快布置起来了。打鸸鹋是他们难得的大喜事呀，打到一只鸸鹋就够叫全部落吃好几天。所以他们拿出全部的技巧来捕捉这种大猎物。但是那样一只大鸟，跑得又那么快，没有枪怎么能打着它呢？没有猎犬怎么能追上它呢？巴加内尔要求看这场打猎正是要看看他们有趣的打法。

这种鸸鹋也叫作没有鸡冠的食人鸡，土人叫它“木佬克”，在澳大利亚的平原上现在渐渐变得稀少了。这种大鸟有0.76米高，肉是白色的，头上有一片角质的硬甲，眼睛是淡淡的棕色，嘴壳黑色，向下弯着，趾上有利爪，强健有力，翅膀只是两个短翅，不能飞，羽毛颜色较深。虽然，它们飞不起来，跑起来连马也赶不上。因此，要捉它们，只能用计，而且需用妙计。

所以，那人一叫，十几个土人象冲锋队一样散开了。在这片可爱的田野上，野生的蓝草正盛开着蓝花，把地面染成一片蓝色。旅客们走到一丛木本含羞草的旁边停了下来。

当土人走近之时，十几只鸸鹋站起来逃走了，逃到一公里之外的地区藏起来了。那位猎手侦察好地形，做了个手势，叫同伴不要动。伙伴们立刻躺在地上。猎手从网兜里取出两张缝得很巧妙的鸸鹋皮，登时就披在在身上。然后伸了右臂，抬起头，摹仿鸸鹋觅食的样子。

猎手摹仿得极象，向那群鸟类走去。有时他停一停，仿佛啄食；有时用脚扬起灰尘，周围是一团云雾。他还频频发出叫声，鸸鹋绝对听不出是假的。果然，鸸鹋上当了。那群毫不提防的动物到了土人身边。这时，他挥起木槌，

六只鹇鹇一下子被打倒了 5 只。

猎人的狩猎获得了丰收，这场围猎也就结束了。

于是爵士、两位女客和其他队员向土人告别了。

第九章

31. 两位青年“坐地人”

在东经 146 度 15 分的地方，旅行队安静地度过黑夜。第二天早晨 7 点钟，又继续赶路。他们一直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挺进，他们的足迹在平原上划下了一条直线。他们的足迹和“坐地人”的足迹几乎没有不同，只不过爵士的那匹马在尘土上留下了叶形马蹄印，这是黑点站的标志。

平原有时出现一些曲折的河流，河边是黄杨树，河水有时满涨，有时干涸。这些河流都发源于山岭成串的野牛山，它在地平线上呈波浪起伏状，景象秀丽。

大家决定当夜就宿在这山脚下。艾尔通赶着牛，加快脚步，这一天已走了 55 公里，牛已显得疲劳了。天黑了，他们终于按时到达此地。帐篷支在大树底下，晚饭也匆匆了事。疲惫已使他们感到睡觉比吃饭还要迫切。

这晚轮到地理学家值班。他没有睡，打着马枪在四周来回走动，巡视外面的动静。天空虽然没有月亮，但星光闪烁，夜色几乎是明亮的。那学者欣赏着天空的星座，好象天空便是一张大星图，谁读得懂，谁就能体味到其中的乐趣。

沉睡的大自然默默无声，只有马脚上的绊索哗啦哗啦地响着，打破这幽静。

因此，巴加内尔沉入了玄妙的幻想中。他的心正在天上，不在人间。这时忽然传来悦耳的钢琴声，把他从幻想中拉回来。

他仔细听着音乐，有的节奏弹得高亢，宏亮的浑厚声波震动着他的耳膜。

“在这荒山野地怎么会有琴声？”他非常诧异，“我一辈子也不会相信。”

果然，这事的确有点离奇。地理学家想，是不是这里有种怪鸟能学卜勒耶尔或厄拉尔（两位是法国著名钢琴制造家）钢琴的音调，就象有些鸟会学敲钟和磨刀的声音一样呢？

但是，这时又传来清脆的歌声。一个钢琴手再加上一位歌手！地理学家听着，还不敢相信会有这种怪事。然而，他听得出来这是一支非常出名的曲子，是歌剧《唐璜》中的一段。

“真够奇怪的啊！”地理学家又想，“就算澳大利亚大陆上的鸟会唱歌，也不会唱出莫扎特的名曲啊？！”

他把这达到登峰造极的杰作一口气听完。这种美妙的音乐，再加上这样的夜景，演奏效果之好，只能会意，不可言传。地理学家久久陶醉在那种难以描绘的仙境里。一会儿，歌声停止，一切又恢复了寂静。

当威尔逊来接班时，他还是那副如醉如痴的神情。但是巴加内尔并没有把这一点告诉这位水手，他准备明天再把这怪事讲给大家听。因此，他交了班便回帐篷睡觉了。

第二天，一阵犬吠声把旅客们吵醒。爵士立刻爬起来，有几条凶猛的猎犬——英国最好的品种——在小树林旁边站着。旅客们一走近，它们又缩了回去，叫得更厉害了。

“这荒凉的地方难道也有‘坐地人’？”爵士说，“既然有猎犬，肯定会有猎人了。”

地理学家正要开口说昨天的事，这时两个青年猎人骑着骠悍的良种马出

现了。

只见他们绅士模样，穿着标致的猎服，一看那支流浪人一样的旅行队，就停下了。看样子，他们在想，怎么会有这么一帮全副武装的流浪人出现在这里。正这时，两位女客下了车。

两位猎人，立刻下马，摘下帽子，向女客们走来。

爵士也迎了上去。因为他们是外路来的生人，便先通报了姓名和身份。那两位青年人鞠躬致敬，年纪稍大的开始说：

“爵士，夫人如不闲弃，请寒舍休息片刻好吗？”

“你们二位是……”爵士问。

“噢，我是米歇尔，他是桑迪。我们是霍坦站的主人，既来到贱地总该到舍下坐会吧？”那年长的青年说。

“你们太客气了，我们实在不敢打扰……”

“爵士，如果肯接受邀请的话，”米歇尔说，“我们太感谢了，因为我们都是漂零者，诸位能光临寒舍，也是我们的荣幸了。”

爵士只好点头应允了。

“先生，”地理学家发话了，“如果你不嫌冒昧的话，请问昨天唱莫扎特名曲的人是不是你？”

“是我，先生，”米歇尔回答，“伴奏的是我堂弟桑迪。”

“你唱得太好听了，请接受我由衷地赞美。”地理学家伸出手来，那青年绅士十分文雅地握了握。然后，米歇尔指着右边的路，带头开路，大家动身了。他们一面谈着，一面欣赏路边风景，向霍坦站走去。

那是一座美丽的庄园，布置得和英国公园一样整齐。灰色的栅栏把一望无际的草地圈成一块一块的，上万头牛羊在吃草，许多牧人和牧犬守卫着这支嘈杂的大军：牛吼声、羊咩声和犬吠声，以及鞭策声响成一片。

向东望去是一片树林，树林那边耸立霍坦山，它巍峨雄伟，高达 5000 多米。常绿树排成队列，显然经过人工的雕凿。到处是一丛丛的“草树”，其实它是一种低矮灌木，样子象棕榈，整个树身隐没在和头发一样细长的树叶之中。空气中流动着一种薄荷桂的香味，因为这些树正开着白花，散发着清雅的香气。

“万绿丛中一点红”，在这片绿树丛中，还点缀着许多欧洲移来的果树：桃树、梨树、苹果树、无花果树、柑桔树，甚至橡栎树也有，旅客们看了欢呼起来。他们走在故乡的果树下并不感到过分惊奇，真正使之惊奇的是枝头唱歌的鸟雀；有羽毛如绸缎般的“缎鸟”，有羽毛一半金黄、一半象鸟绒的“丝光鸟”。

在这些鸟儿中间，“麦尼儿”他们第一次见到。这种鸟又叫琴鸟，尾巴象奥尔斐（古希腊神话中的乐圣）弹的那种雅致的古琴。它在木本凤尾草中穿来穿去，但是当它尾巴触动树枝之间时，却听不到安飞翁（希腊神话中的乐神）为重建白城而演奏的那悦耳的音律。地理学家恨不得抓只麦尼儿，亲自在鸟尾上弹一弹。

他们边走边谈，庄屋在一条两边栽着“卡苏琳娜”树的甬道尽头出现了。

那是一座用木材和砖石建造起来的漂亮房子，它深藏在“爱尔莫菲拉”树丛里。造形美观，是座瑞士式的别墅，墙外环绕着一圈回廓，廓檐下挂着中国式的灯笼，就象罗马古代建筑的前庭。窗外是五颜六色的鲜花。没有比这座建筑物再舒适，再漂亮了。在外面的草坪上隔不多远就有一根铜灯柱，

柱顶上装着雅致的灯球，夜里，整个花围照得如同白昼，煤气是从在“米亚尔”树和凤尾草树下面的木棚藏着的一座小型煤气机里输送出来的。

而且，住宅四周看不见脚屋、马房和厂棚，没有任何迹象说明这是一座农庄。所有这样的房屋一共有 20 来座，都座落在半公里路外的山谷里，形成一个小小村落。住宅之间都装上电话，而且可以随时通话。这种住宅仿佛隐蔽在一片异国风光的丛林中，听不到一点尘世的喧嚣。

不一会儿，走完了那绿荫道，接着是一座小巧玲珑的铁桥，跨过潺潺的流水，另一端通过住宅外边的花园。过了小桥，红光满面的管家先生出来迎接。霍坦站的外宾们走进华丽的大厅，豪华的家具及摆设映入了大伙的眼帘。

来宾们看出了主人的艺术生活和时髦生活很丰富。先看前厅，里面挂满了各种精美的取材骑马射猎的艺术品。对着前厅的是一间开着窗子的大客厅，里面有架钢琴，钢琴上摆着一堆乐谱，各个时期的都有。几只画架上摊着画稿；有个像座，座上放着大理石人像；墙上还挂着西欧名画，脚下铺着柔软的华贵地毯，壁毯上绣着美女图，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古铜吊灯。此外，还有许多珍奇古玩。一所澳大利亚的住宅中居然有这些名贵物品，任何人见了都不免感到惊奇，这一切充分说明主人会欣赏艺术和懂得生活。总之，凡是在飘零生活中能使人消遣解闷的东西，能使人回忆起故乡的东西都布置在客厅中。人们到了这里，简直到了英国或法国的高级别墅一样。

柔和的光线透过纱窗射进来，海伦夫人走近窗口，连声赞叹外面的景色。原来住宅下面是一片宽广谷地，一直延伸到东边山脚下。连绵的草地和树林，疏疏落落的空地，高低起伏的冈峦，崎岖不平的地势，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精美的山水画。而这幅山水画是活的，它随着太阳的偏爱而时刻起变化。任何人，即使想象力再丰富，也难以勾勒出这幅山水画，这片明媚的自然风光会让人一饱眼福。

这时，桑迪早已吩咐厨师把早饭预备好了。不到一刻钟，大家便都入席了。酒菜之佳自不必细说，客人们毫无拘束，畅所欲言。最喜悦的还是那两个青年人，他们认为能在自己家中款待一次佳宾，非常荣幸。

主人很快知道了旅行队此行的目的，他们对队员们那种无所畏惧的寻访精神极为感动。他们对格兰特的儿女也说了一番安慰话。

“格兰特船长，”米歇尔说，“既然他不在沿海各殖民地中，一定落到土人手中了。文件证明他准确知道他所在方位，可见他一上岸，便被土人掳去了。”

“他的水手艾尔通就是落入了土人手中，又逃出虎口的。”门格尔船长说。

“你们二位有没有听说过不列颠尼亚号失事的消息？”夫人问主人说。

“从来未听说过。”

“据你们看来，格兰特船长做了俘虏之后，会受到非人的待遇吗？”

“本地土人不残酷，夫人，”青年“坐地人”回答，“你们尽管放心，他们性情温和。以前很多欧洲人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从来未受过虐待。”

为证明这一点，巴加内尔说：“柏克探险队中唯一生还的金格就是一例。”

“不只是那位大胆的探险家，还有个英国兵叫布克莱，”桑迪说，“1803 年脱险到了腓力浦港，被土人收容了，一过就是 33 年。”

“还有，最近以来，澳大利亚杂志上刊登，有个叫毛利尔的人，”米歇尔也说，“过了 16 年的奴隶般的生活，目前终于回到故乡。格兰特船长的经

历或许和毛利尔一样。我想，你们完全有希望找到格兰特船长的。”

这些话证实了过去地理学家和艾尔通说过的那些话是对的，因此，大家听了很喜悦。

后来，女客离席之后，其余的人又谈到康登桥惨案。两个“坐地人”也听说了此事，可是这并没有引起他们的不安。他们的牧畜站有一百来人，这帮匪徒绝对不敢下手的。而且，在墨累河这片荒凉的土地上，无东西可抢，他们不会冒险来这里的。再说在新南威尔士那边戒备森严，他们也难以过来。艾尔通的看法也是如此。

两位主人热情好客，爵士盛情难却，只好在霍坦站呆一天。这 12 小时变成了他们的休闲时间，牛马也好趁此恢复一下体力。因此，主客两方说好，提出了一个消磨时光的好计划。大家都接受了。

中午，七匹雄壮的猎马奔出院门，女客们乘坐的轻快马车也出发了，后面跟着打猎的仆人。猎人都背着标准猎枪。同时，一群猎犬也在快乐地狂吠着，跑在最前面。

四小时之内，猎人骑马踏遍了那片林园的大路和小径。这片园林象德意志的一个小土邦，尽管居民少得可怜，山羊却多得数不清。至于可供打猎的鸟兽，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可是不会有很多跳到枪口前白送命的。所以，一旦枪声一响，安居在林里和平原里的小动物都不安起来。小罗伯尔在少校身边，特别兴奋，生龙活虎。不管他姐姐怎样嘱咐他小心，他总是一马光先，第一个开枪射击。好在门格尔船长负责照顾他，玛丽小姐也就放心了。

这场围猎的猎物，最引人注意的是本地特产动物——袋熊和袋鼬。

袋鼬是袋兽的一种，其狡猾超过狐狸，偷的工夫可以做狐狸的师傅。不过，它长得相当难看，只有 1.5 米长。巴加内尔一枪打死一个，由于这位猎人的虚荣心特别强，所以，仍觉这种兽十分可爱。“好个漂亮的小兽啊！”他说。

小罗伯尔也灵巧地打了不少猎物，其中有一只袋狐，这是一种小狐，黑毛，有自然斑点，皮和貂皮一样宝贵。此外，还打了一对在树洞口休息的小松鼠。

但是，这次围猎中最令人惊心动魄的莫过于追捕大袋鼠那一幕了。下午四钟不到，猎狗惊起一群这种稀奇的袋兽。幼鼠很快钻到母亲的袋囊中，大袋鼠一个接一个地奔逃。这跳远世界冠军，后腿比前腿长两倍，一屈一伸，跳得远极了，象装了弹簧一般。带头逃的那只雄袋鼠，有 1.4 米高，是最美的一个，当地人叫它“老头子”。

紧张的追逐使那群袋鼠毫不疲乏，而猎犬又不敢接近它们，因为它们有锋利的后爪，实在可怕。但是追逐到最后，它们还是精疲力竭，再也跑不动了，那“老头子”躲在树后，转眼间，那猎犬被蹬到空中，掉下来时，肚子被抓开了。很明显，这一群猎犬一齐上去，也难以对付那群袋鼠。非开枪不可，只有子弹可以征服它们。

也就在这个时候，小罗伯尔几乎送了命。他本想把枪瞄准些，于是走得更近些，哪知袋鼠一跃而起，冲了上来。

罗伯尔大叫一声，倒下了。玛丽小姐在马车上吓得目瞪口呆。这时，谁也不敢开枪，因为怕伤了孩子。

还是船长机智灵敏，只见他冒着生命危险，拔出猎刀，扑向大袋鼠，当胸一刀，结果了它的性命。罗伯尔还好，没受伤。爬起来后，姐弟俩拥抱着

一起。

“谢谢您，门格尔先生！”玛丽小姐紧握着船长的手说。

“我是应该负责保护他的，这是我的工作义务。”

这场意外事件结束了这次的打猎活动。“群龙无首”，那群袋鼠自然作鸟兽散了。被打死的大袋鼠成为大家的战利品。晚宴上，按照土法泡制的大袋鼠尾汤最“畅销”。

饭吃完后，又喝了点冰淇淋和果子露，大家聚在大客厅中，仔细品味着音乐会。海伦夫人是个好钢琴手，特意为大家庆功。米歇尔和桑迪又善歌，他们唱了法国名作曲家古诺、马色·达维德的名曲中的一些段子，又唱了天才作曲家德国人瓦格纳的名曲。

曲终人散，大家又吃了点澳大利亚名茶。而地理学家非要品味一下当地土茶，人家就给了他一杯黑得象墨水一样的饮料——那是一升水，半斤茶叶，熬了4个小时的结果。巴加内尔虽然喝得呲嘴，但还是称这是绝顶的好茶。

夜深了，客人们入睡了，但好梦中还延续着白天的快乐场面。

天一亮，爵士一行人告辞了那两位青年“坐地人”。彼此客套一番，他们相约在欧洲的玛考姆府再见。之后，车轮滚动，绕过山麓，那座豪华住宅便和幻影一般，消失了。走了8里路，马车没有迈出霍坦站地界。

到了上午9点钟，才走出那牧畜站的最后一道栅栏，旅行者们又钻进了维多利亚省的那片连名字也不知的地区了。

在东南方一排屏障横挡住去路，这就是澳大利亚的阿尔卑斯山脉。这山脉仿佛是一个伟大的防御工程，绵延2200公里，那陡的悬崖，阻止着空中的流云。

天空布满阴云，炎热得叫你喘不过气来。这还不说，崎岖不平的路面，更增加了行进的困难。平原上的山丘遍布，到处都是稀稀疏疏的小胶树。稍远一点，丘陵耸得越来越高，形成了阿尔卑斯山脉的最初几个阶梯。人们显然越走越高，这很容易看出来的，因为牛拉得十分吃力，车轭被牛拖得咯吱咯吱地作响，牛累得直喘粗气，腿上的牛筋暴露。艾尔通虽是赶车能手，但有时，也不可避免意外的碰撞，撞得车板唉声叹气。车上的女客们倒没有什么怨言。

船长和另外两名水手在前面开路，他们尽力挑好路走。这里几乎没有路，高低不平的地面和海边的礁石一般，牛车就象一只船在礁石缝寻找航道一样。大家仿佛就是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着。

这段路程相当艰苦，而且很危险。遇到深密的棘丛，威尔逊不得不用斧头开路。湿漉漉的粘地面，脚一踩就往下陷。路程似乎特别长，因为障碍太多，象高耸的花岗岩，深邃的山谷，深不可测的河滩，非绕道而行不可。所以，他们的效率并不高。傍晚时分，他们就在山脚下的高本白拉河露宿了。这里有块小平原，平原上尽是长满淡红色叶子的灌木，高1米左右。

“我们的苦还在后面呢？”这时爵士说，“阿尔卑斯！这个名字已经够叫你想想了。”

“这个名字要打个折扣，”地理学家回答，“这是一个雷同的名字，正如澳大利亚和欧洲一样，都有格兰比安山脉，有比利牛斯山脉、有阿尔卑斯山脉，也有蓝山山脉，但都是缩小的模型。这名副实的情况只能说明地理学家想象力有限，想不出新名词，或者词汇太贫乏了。”

“据你的说法来看，这条阿尔卑斯山脉是……”夫人问。

“是袖珍山脉，”地理学家回答，“我们走过了不觉得有什么？”

“只有象你这样粗枝大叶的人走过一座大山不觉得似翻山，”少校反驳说，“你这是替自己现身说法吧！”

“你怎么还说我粗枝大叶呢？”地理学家不高兴了，“我早就不粗枝大叶了，叫二位女士评评，我说得对否？你们能找出我的错误来吗？”

“对了，一个错也找不出，巴加内尔先生，”玛丽小姐说，“你成为十全十美的人了。”

“太十全十美了，也不好，”海伦夫人又补充了一句，“你最好和以前一样，最合适不过了。”

“真的吗？夫人，”地理学家回答，“我要是不犯点小毛病，就和普通人一样了。因此，我希望平时出点小错误逗你们笑笑。我要是不犯错误，仿佛没尽到职责。”

第二天，1月9日，不管乐观的巴加内尔怎样保证，困难并未后退，相反，困难更多了。没有现成的路，要到处乱找，有时钻到又窄又深的山坳里，结果很可能“此路不通”。

走了一小时许，艾尔通感到进退两难之际，无意中发现山路旁有小旅馆——一个不象样的酒店。

“在这儿怎么会有酒店？老板在这儿难说发财。”巴加内尔叫起来。

“不过，它起到了给你们指引路线的作用，”爵士说，“我们进去坐坐吧。”

爵士和艾尔通一前一后跨进小店门槛。这酒店叫“绿林旅舍”，老板是条莽汉，一脸横肉。店里卖烧酒、白兰地、威士忌，他自己也是主要的顾客。没有顾客时，他自斟自饮。有时也可以看到几个过往的“坐地人”或赶牧群的人。

爵士问了酒店老板几个问题。根据他那不高兴的答话，搞清楚了路途的方向。爵士给了老板小费。当他们出门时，猛地看见了墙上贴着一张告示。

这是一张殖民地警察局的一个通告。通告上说，伯斯有一批流犯潜逃，现在通缉首犯彭·觉斯，如有人将该犯捕获，送交当局，赏金100镑。

“这个大坏蛋，真该把他绞死！”爵士说。

“首先抓住他才行！”水手长回答，“一百镑黄金！可不是小数目，其实那家伙不值这么多。”

“这个老板，我看，也不象好人，”爵士又说。

“我看也不象好人，”水手长附和道。

艾尔通套上牛车又继续赶路了。他们向卢克诺大路的尽头走去。那里蜿蜒着一条羊肠小道，斜贯山腰。大家开始又要爬山路了。

这条山路坡度大，不只一次马上和车上的人不得不下来步行。上坡时，车子太重，人要帮着推；下坡时，车速太快，人又要在车后拉着；转急弯时，车辕太长，拐不过弯来，又得把牛解下来。有时，上坡难度太大，不得不请那几匹已经疲惫不堪的马也来帮一下忙。

这一天，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不知是疲劳过度，还是由于生病，穆地拉骑的马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

水手长检查了一下那死去的伙伴，并没有看出什么明堂。

“这牲口一定是某条血管破裂而死，”爵士说。

“可能是这样，”水手长回答。

哥利纳帆把自己的马让给了穆拉地，他跟夫人坐车去了。这行人又继续前行，那匹死马只好不管它了，成了老鹰的一顿美餐。

澳大利亚的这座山脉并不高，宽度不过 5 公里，如果选择山路正确的话，翻越此山在 48 小时内可以完成。到山那边以后，路途就不再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了。

1 月 10 号那天，行人终于到达山峰，海拔大约 600 米。“远看是山，近看成川”，用这句话形容阿尔卑斯山的山顶再恰当不过了。地势坦荡，四周没有什么障碍物，一眼望得很远。北边是奥美奥湖，湖面波光粼粼，水鸟漂浮在上面。湖的那边就是低平的墨累河流域的冲积平原。南边展开着象绿色地毯般的草场，那里的地层含金丰富，有茂密的原始森林。那里的物产、河流和动植物，到目前为止，大自然仍是它们的主人，尚未受到人为的破坏。耸立着的阿尔卑斯山脉就是“文明区”和“原始区”的分界线。这时，太阳西斜，几道阳光穿过西边天空的彩霞，把大地照得鲜艳夺目。相反，在山脉北阴的一面，显得一片苍茫，只有阴影在晃动，仿佛山南的夜幕拉开得特别早。不一会，整个山南面便沉沦在夜影之中。行人们处在两种境地的分界线上，很生动地看到光明与黑暗的对比。他们放眼望去，看看那茫茫的几乎全陌生的地面，心中不免又引起一种愁丝。

当晚，他们露宿山顶。第二天一早，开始下山。下山路走得快，但是，半路遇到一场来势凶猛的冰雹，逼得他们退缩在一块大岩石下面。那不是一般的小雪珠，有冰砖那么大，从乌云中直冲下来，就是石炮所发出的石块也没有那么急。巴加内尔头上被打了两个大包，车篷也被打了好几个洞，那种尖棱棱的冰块，有时竟嵌到树皮里面。要想不被打得头破血流，非等冰雹停了再走不可。一个小时过后，冰雹终于停了。旅行队又在倾斜的岩石上缓缓地移动起来，地面湿漉漉地，岩石溜滑。

老牛破车一路上摇摇晃晃，吱吱哑哑地叫着，有几处已脱了榫，不过整个车身还算结实。傍晚，他们下了阿尔卑斯山的最后几个阶梯，来到一棵棵孤立的杉树林中。前面的路一直通到吉普斯兰平原。阿尔卑斯山脉总算平安翻越，晚上照例宿营。

一夜无事，第二天又上路了，大家都兴高采烈，精神焕发，都恨不得一下子找到目标，和格兰特船长团聚。只有到达太平洋海岸，才有可能找到失事船员们的踪迹，在吉普斯兰这块平原上找，是无济于事的。所以，水手长艾尔通催促爵士下命令给邓肯号，叫它开往太平洋沿岸来，以便于寻访。因为这里有条卢克诺能往墨尔本的大路，交通便利，依他的意思，现在就派人。

水手长的话似乎有道理。地理学家也劝爵士接受此条建议。他认为叫游船开来，的确有帮助的，他并且补充说，过了此地，就难说再有通往墨尔本的大路了。

爵士犹豫不决，要不是少校持反对意思，或许他就接受了。但是麦克那布斯说，旅行少了艾尔通，靠近海岸的路途他最熟悉；万一发现寻防线索，要追踪寻找，非有水手长在内不可。而且他还能指出不列颠尼亚号的失事地点。

因此，少校的建议也有道理，船长同意这种意见，并支持他。门格尔的理由是：从吐福湾派人要从这里近得多，不必穿越 320 里的荒野。最后，大家决定到吐福湾再作打算。艾尔通仿佛有些失望，麦克那布斯瞟了一眼，但并未说什么，他习惯把看到的一切放在肚子里。

吉普斯兰平原地势平坦，由东往西微有点倾斜。一眼望去，遍地稀疏的木本含羞草、桉树，各种胶树，打破了景色的单调。大花胃豆头的灌木，开着鲜艳的花朵；几条不那么引人注意的小溪中长满了蒲草，河水两岸开满兰花。河水淙淙，很浅，人们徒涉浅滩而过，成群的鸨鸟和鹈鹕在远处看见人就逃，树林中的袋鼠，蹦蹦跳跳的就象动画片中的小木偶。这时，旅行队员们并没有心思打猎，因为他们的马匹吃不消，已瘦得皮包骨头。

而且，天气闷热，人畜难以忍受。他们什么也不想，只想快点前进。有时艾尔通对牛的喝吆声打破这片沉寂。

从中午到下午2点，他们穿过一片奇怪的凤尾草丛。虽然好影犹在，他们却无心观赏。这是一种象树一样的草本植物，足有3米高，正开着花。人马都在那柔软的细枝下走过。在这些固定的大伞的荫底下，行人还是比较满意的。特别是地理学家喜形于色。老是发现赞叹声，没想到惊起大群的鸨哥和鸨鹕，顿时耳边响起震耳欲聋的啧啧声。

巴加内尔正在得意之时，忽然从马上摇摇晃晃，和门板一样倒下来了。难道是由于天热，他头晕了吗？大家都奔来相救。

“巴加内尔！巴加内尔，怎么啦？”爵士叫着。

“没什么，朋友们，我没有马骑了，”地理学家笑笑说，把脚从马蹬上褪出来。

“难道你的马也死了？”

“没错，说死就死了，和穆拉地的马一样。”

这时，爵士、船长、少校都来检查这匹马的死因，仍毫无结果，它已经咽气了。

“这事真怪，”门格尔说。

“是呀，怎么回事呢？”少校也叽哩咕噜。

这次意外事故的发生，开始使这一行人不安起来。因为在这荒芜人烟的地方想要补充马匹是不可能的。要是这些马都得了马瘟，他们就无法继续前进了。

真是祸不单行，这天还没到傍晚，威尔逊的马也死掉了，并且这次更严重的是倒下了3头牛。“马瘟”似乎也已成为事实。这样一来，拉车的和人骑的牲口乘下3头牛和4匹马了。

问题很快严重起来。骑马的人，没了马还可以步行，许多“坐地人”就曾步行穿过这带荒区。但是没有了车，两位女同胞怎么办呢？这时离吐福湾还有200公里路呢，她们能走得过去吗？

船长和爵士很着急，他们检查了一遍剩下的牲口，想法防止再发生意外。但没有发现任何不良迹象，甚至一点细微的毛病也没有。每个牲口都是好好的，他们还可以经受长途跋涉的辛劳。但愿那离奇可怕的瘟疫到此为止，牛马不要再倒下了。

虽然，大家被这种怪现象弄得莫名其妙，但又开始前进了。没马的人走累了就轮流地坐会牛车。这天行动缓慢，共走了16公里路。晚上，停止行军的信号一发，大家都马上睡下了。这一夜在高大的凤尾草丛中度过，没有什么麻烦，庞大的蝙蝠在草丛中飞来飞去，当地称它们为“飞狐”。

1月13日，一天平安无事。牲口倒毙事件没有再发生，大家总算松了口气。牛马各做各的事，精神也很好。海伦夫人的客厅里最为热闹，因为来坐的人多了。30度的气温热得大家感到有喝冷饮的必要，所以司务长奥比尔忙

个不休。在这个时候，苏格兰啤酒最为畅销。大家都赞扬巴克来酒厂的老板是大不列颠最伟大的人物，甚至比英国名将威灵顿还要伟大，因为威灵顿再伟大，也造不出这样的好酒来。地理学家喝的酒多，话也多，谈论古今洋酒酒喋喋不休。

这一天一开始就很顺利，看样子必然会顺利到底的。大家一口气走过一片高低不平的红土地带，足足有 25 公里的路。他们计划在傍晚赶到那条在维多利亚南部流入太平洋的斯诺威河，在它的河边宿营。不久，牛车就走在黑土层的平原上，路的一边是荒草，另一边是长满花胃豆的田野。天晚了，天边出现了一道雾气，那里奔流着的斯诺威河。大家快马加鞭，就在一个土丘后面，大路的转弯处露出一片森林。艾尔通赶着牛车穿过那参天古林，在离斯诺威河不过半公里的路上，忽然牛车掉到沼泽中，一直陷到车轴。

“后面的人当心！”艾尔通赶快回头说。

“当心什么？”后面的人问。

“牛车陷到沼泽中了。”他一边抽动鞭子，凭那几头牛的力气，车子纹丝不动，而且越陷越深。

“我们就在这里宿营，等到明天，再把车子拉出来吧！”水手长回头说。

爵士同意了。

黄昏时间很短，夜幕迫近，但炎热依旧。空中充满水汽，闷得人喘不过气来，一道道闪电把天边照得通亮，好象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大家很快在大树下布置好营房，只要不下雨，就能在此安静地过一夜。

若是下雨，车更难弄出沼泽了。所以艾尔通连夜费了不少劲才把 3 头牛和牛车从沼泽中拉出来。泥巴一直糊到牛肚子上。水手把它们和马牵到一块，细心照料。这天晚上，爵士更是百般周到，很感激这不会说话，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因为现在没有比它们再重要不过的了。

旅客们简单地吃了点晚饭。他们又热又吃不下去，最需要不是吃饭而是休息。夫人和玛丽道了声晚安，回她们的安乐窝了。至于男客们有的钻进帐篷，有的索性躺在芳草地上，在这种气候下，露宿到没有什么害处。

大家睡熟了，天空的乌云在移动着，夜在乌云的笼罩之下，越发阴暗了。夜深人静，连一丝风也没有，有时可以听到猫头鹰的叫声，唱着小三度低调，和欧洲的那种多愁善感的杜鹃鸟一样，叫得十分凄凉。

快到 11 点钟的时候，少校一觉醒来，半睁半闭着眼睛，由于过度疲惫，不愿起来。忽然看见一片隐隐约约的亮光在树林中流动着。象一幅白缎子，又象阳光下的湖面闪闪发光，起初少校以为是鬼火在野地烧起来了。

他爬起来向树林走去，仔细一看，马上大为惊讶。原来这是一种奇特的自然现象，发磷光是许多菌类植物。这种植物的孢子囊在黑暗可以发射出高强度的光线。

少校是个大公无私的人，他正要去叫巴加内尔，也让这地理学家也饱饱眼福，看一下这奇景。不料这时发生意外了。

那磷光照亮的树林面积并不大，少校借着光亮隐约看见在树林边缘几个人影迅速走过。这是真的呢？这是一种幻觉呢？

少校伏在地上仔细地观察着，他看清了几个人在忽起忽伏，似乎在地球上寻找什么。

这些人在干什么呢？我一定要弄明白。少校毫不犹豫，并没有带上旅伴，独自一人在地上匍匐前进，象个草原上的土人，躲到草丛中去了。

32. 旅行队中的内奸

“天有不测风云”，夜里两点钟，天空中乌云翻滚，电闪雷鸣，下起了滂沱大雨。帐篷挡不住雨水，男客们只好躲到牛车中来了。大家都不能睡，只好随便谈论点家常琐事，唯有少校默默无言，静静地听着。大雨老是下个没完，这场暴雨也许能引起斯诺威河的河水泛滥。地面松软，车轮已深深地陷在稀泥中，河水再一泛滥就更糟了。所以穆地拉、艾尔通、船长频频跑去看水位，回来时衣服都淋透了。

天亮雨停，但太阳并没有探出云头。遍地是大滩的浑浊黄水，象个烂池塘。热雾腾腾地从潮湿的地面上冒出来，空气中的湿度已达到保和点，潮得叫人难受。

爵士最关心的是车子，把车子弄出烂泥坑是当务之急。他们去看了看那笨重的车子，稀泥粘到半个车轮，要想弄出来真不容易，牛马和人的力量都加上去，也不算多。

“无论如何，须赶快动手，这种泥坑越陷越深，”门格尔说。

“那就动手吧。”艾尔通应声说。

于是，爵士、他的两名水手、船长和艾尔通都钻进树林中去了，去领昨夜拴好的牛马。

那是一片景象凄凉的胶树林。林中都是参天枯木，老远一棵，树皮剥落了似乎近百年了，就和欧洲软木树在收获的季节剥掉皮一样。它们约有 20 米高，树枝光秃秃的，稀疏地向空中伸展开。没有一只鸟肯在这空中的骷髅上做窝，也没有一片叶子在这叮 响的枯骨上摆动。整个树林象得了瘟疫死去了般，这在澳大利亚并不罕见，至于什么原因，谁也说不出来。最老的土人，甚至他们埋葬在地下的祖先，也没有看见这片林子发过青。

爵士一边走，一边看着灰蒙蒙的天空，胶树的细枝条清晰地映衬在天空上，象精致的剪影似的。艾尔通跑到昨天牛马吃草的地方，没有了牛马的影子，顿时大吃一惊。这些牲口都拴着缰绳的，不会跑很远的。

于是，大家分头去找，结果一无所获。艾尔通慌慌张张地从那条长满木本含羞草的斯诺威河河岸上走回来。他发出了牛听惯的呼唤声，但并没有牛回答他。这位水手长十分不安，旅伴们也面面相觑，显出失望的神情。

一个钟头过去了，爵士正从离车子一公里远的地方往回去，突然听到了一声咕鸣，同时，又听到了牛叫声。

“牲口在这里！”船长喊道，直向那丛胃豆草丛钻去，草丛旺盛，一群牛马藏在里面准保看不见。

不一会儿，大家跑过去，顿时目瞪口呆。原来两头牛三匹马躺在地上，没气了，尸体已僵冷了。一群黑老鸱在树上呱呱地叫，窥伺着即将到口的美餐。爵士和旅伴们相对无言，只有威尔逊忍不住破口大骂。

“骂又有什么用了，威尔逊！”爵士说，其实他自己也有点按耐不住了，“事到如今，只好把剩下的一头牛、一匹马牵回吧，以后的日子全靠它们应付了。”“要是牛车不陷在稀泥中，就好了！”船长说，“不管怎么，先把那可恶的车子弄出来再说。”

“我们回去吧，出来太久了，女客们一定会等急了。”

艾尔通解开牛缰绳，穆地拉解开马缰绳，大家沿着弯弯曲曲的河岸走了回来。半小时后，女客们也知道了这不幸的事情。

“艾尔通，真可惜，如果我们过维买拉河时，把我们的牲口都钉上黑点站的马蹄铁，就好了。”麦克那布斯对水手说。

“为什么，少校先生？”

“因为所有马中，唯有钉了三角形马蹄铁的没死，其余都死光了。”

“是呀，”船长说，“可真巧啊！”

“这不过是偶然碰巧罢了，”水手长回答，眼睛瞟了少校了一眼。

少校咬咬嘴唇，仿佛有话要说，但又咽下去。大家等着少校说下去，但是他反住了口，向艾尔通那边走去。这时，艾尔通正在检修车子。

“他说那话什么意思？”爵士问门格尔。

“谁晓得呢？”青年船长回答，“不过，少校那个人倒很少没根据地乱说。”

“可能少校对艾尔通有点怀疑。”海伦夫人猜测说。

“怀疑？”地理学家反问，耸了耸膀子。

“怀疑什么呢？”爵士问道，“难道艾尔通会毒死牛马？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不和我们是一条心？”

“也许，我的话错了。从开始旅行起，艾尔通对我们表现得很忠诚。”海伦夫人纠正说。

“但是，既然如此，少校说那句话肯定有他的理由，我一定要问个明白。”船长说。

“是不是他认为水手长和流犯是穿一条裤子的呢？”正直口快的地理学家说道。

“什么流犯？”玛丽小姐问。

“巴加内尔说错了，”船长赶快补充说，“大家都知道在维多利亚省是没有流犯的呀！”

“啊！对了，我怎么弄糊涂了，谁听说维多利亚有流犯。即使有的话，这里的卫生气候也会使他们改邪归正……”

这可怜的学者说错了一句话，拼命地想收回，结果适得其反，欲盖弥章，就象那辆牛车一样越陷越深。海伦夫人看着他，看得他发怵。为了不愿使他过分紧张，夫人带着玛丽小姐到了帐篷的另一边。奥比尔先生正在按部就班地准备早饭呢。

“我真该把自己当作流犯押出边境才好。”地理学家后悔地说。

“我想也是！”爵士回答。

爵士的话似乎是郑重其事地说的。这越发使可敬的地理学家心里难受了。但是爵士一说完就和船长到牛车那边去了。

这时，艾尔通和那两名水手正设法在稀泥中怎么把牛车拉出来。把牛和马套在一起，用尽气力拉，皮条几乎拉断；威尔逊和穆拉地在旁边推车轮，但是，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粘泥渐渐干了，咬住了车轮，就仿佛水泥铸钢筋一般。

船长叫人向车轮底下泼水，以减小它的粘性，但也是徒劳无益。人和牛马又用劲拉了一阵，渐渐疲惫了，不得不停下。除非把车子的部件一点一点地拆下来，否则，是没有希望的。然而，拆车的工具又没有，要拆也没办法。

这时，艾尔通一心想把牛车拖出泥坑，又鞭策牛马再来尝试一次。爵士却制止住了他。

“够了，别拉了，”他说，“这是我们仅有的两头牲口了，如果继续赶

路，一个驮两位女客，一个驮行李，还是大有用处的。”

“那也好！”艾尔通不甘心地解下了累得有气无力的牲口。

“现在，朋友们，我们都回帐篷，研究讨论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吧！”爵士说。

过了一会儿，旅伴们吃完早饭，恢复一下精神，便开始讨论了。

首先，要测定一下宿营地点的准确方位。这任务自然非巴加内尔莫属。他仔细计算了一下，报告说，现在旅行队在南纬 37 度东经 147 度 53 分的地方，在斯诺威河岸。

“吐福湾海岸的准确经度是多少？”爵士问。

“150 度。”

“那儿，两地相差 2 度 7 分，合多少公里？”

“合 120 公里。”

“离墨尔本呢？”

“至少 320 公里。”

“好了，现在位置、距离已搞清楚，我们该怎么办才好？”

大家一致主张，立刻向海岸出发。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保证每天走 8 公里路，她们面对现实，并未胆怯。

“海伦，你真不愧为旅行家中的英雄豪杰，”爵士对夫人说，“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把握一到吐福湾就可以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呢？”

“毫无疑问，沿途方便得很，”地理学家回答。“艾登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那里与墨尔本交通很便利。还有，我们再走 50 公里，到维多利亚边境上的德勒吉特城，可以在此购买粮食，并且可以找到交通工具。”

“爵士，邓肯号怎么办呢？”艾尔通问。

“现在命令它开到吐福湾，不正是时候吗？”

“你觉得怎样，门格尔？”哥利纳帆问。

“我觉得不应该急着叫邓肯号启航，”门格尔想了想，回答说。“将来会有时间通知大副奥斯丁的。”

“是的，很显然是来得及的。”地理学家又补充一句。

“而且，不要忘记，4~5 天之后，我们就可以到达艾登城。”船长又说。

“4~5 天！你可不要将来后悔失言，就是 15 天或 20 天到了，便不错了。”艾尔通摇头接他的话。

“走 120 公里要 15 天或 20 天吗？”爵士问道。

“至少是这样，前面是维多利亚最难走的路，是一片荒郊，据‘坐地人’讲，什么也没有，荆棘遍布，根本不可能在那里建立牧站。要过去，非得拿斧头或火炬开路，请你相信我，欲速则不达。”

艾尔通说得顺理成章。斩钉截铁。大家望望地理学家，他似乎同意水手长的说法。

“就算有这么多困难，”船长说，“15 天后，我们再给邓肯号发命令也不迟啊！”

“但是，主要障碍并不在路上，而是过斯诺威河，很可能还要等河里的水落下去，”艾尔通又补充一句。

“非要等水落吗？难道我们就找不到一个浅滩？”

“船长先生，很难找到。”艾尔通回答，“都赖我们运气不好，在这个时期，遇到这样急的河水，很少有的事。”

“这条斯诺河很宽吗？”海伦夫人问。

“又宽又深，夫人，”艾尔通回答，“宽大约 16 公里，水流湍急。最好的游泳健将也难说能安全过河。”

“我们砍棵树，刳一刳，做个小船，漂过去，不成了吗？”小罗伯特毫不怀疑有什么问题地说。

“你真行，不愧为格兰特的儿子！”巴加内尔夸奖两句。

“小罗伯特说得不错，我们最后的‘看家本领’只有这一样了。我觉得用不着再浪费时间作无意义的讨论了，”船长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你觉得如何？”爵士问艾尔通。

“要是没人来帮忙的话，一个月后我们还是留在河边。”

“那么，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门格尔问，脸气得通红。

“有，只有邓肯号离开墨尔本到东海岸来！”

“你老是叫邓肯号启航，难道它到了吐福湾，我们就没有困难了吗？”

艾尔通并未立刻回答，想了一会儿，支吾其辞地说：“我并不是坚持我的主张，而是我的主张对大家都有利。如果阁下下了命令要走，我随时准备出发。”

他说完交叉着胳膊，看大家的反应如何。

“你怎么这样说？”爵士说，“有意见，你尽管提，我们可以讨论。你主张怎么办？”

艾尔通以镇静而满怀信心的语调说了下面一番话：

“我们现在既然毫无办法，也不想去斯诺威河那边冒险，那么我们就应该等人家来帮助，而帮助我们的人只有向邓肯号上找人。因此，我们暂住此地，幸好粮食还充足，派一个人去给大副奥斯丁送信，叫他把船开到吐福湾来。”

大家对这突如其来的建议，都十分惊讶。船长显然不同意。

“在派人去送信的时候，”水手长接着说，“万一斯诺威河水势减小，我们可以找个浅滩过去，万一要坐船过去，我们也有时间做木船。以上是我的建议，请诸位考虑。”

“好的，你的意见的确值得好好考虑一下，”爵士说，“这个计划最大毛病就是要耽搁我们的行程，不过它可以使我们休养生息，避免一些可能会发生的危险。大家意下如何？”

“请你也说说，少校先生，”海伦夫人这时插嘴说。“你怎么变得沉默寡言了。”

“你既然点名叫我，”麦克那布斯回答，“我坦诚地说，我觉得艾尔通是个又聪明又谨慎的人，我完全同意他的建议。”

大家没有料到少校为什么这样爽快，以前他总是反对艾尔通的计划。就连艾尔通这时也感觉到有点奇怪。本来其他人都准备支持水手长的建议的，经少校一说，他们自然毫不犹豫地赞成了。因此，爵士在原则上采用了艾尔通的建议。

“为稳妥起见，我们应该暂时停留一下等人家送交通工具来吗？”爵士又补充一句。

“我觉得这样比较稳妥，”船长回答，“如果我们过不去这条河，送信人也过不去啊！”

大家又看看艾尔通，他象有绝对把握似的微笑了一下。

“自然会有办法！”艾尔通说。

“有什么法子？”船长问。

“只要回到由卢克诺通往墨尔本的那条大路上不就成了吗？！”

“徒步 400 公里吗？”门格尔叫起来。

“当然不会，还有一匹健康的马哩。这段路跑不过两天，再加上邓肯号由墨尔本开到吐福湾需要 4 天，24 小时后由吐福湾可以到此地，总计一星期后，我们就可以得救了。”

麦克那布斯不断地点头赞同艾尔通的话，这使船长很诧异。但大家既然都觉得这方法行之有效，也只有照此而行。

“目前的任务，”爵士说，“就是派谁去最合适。这趟差使责任重大，极其辛苦，而且危险。谁肯担当此任？”

威尔逊、穆拉地、门格尔、巴加内尔、乃至小罗伯尔都立刻挺身而出。门格尔要求特别坚决，愿意前往。艾尔通一直未说话，现在终于开口了：

“阁下，如果信任我的话，还是我走一趟吧。我在这一带跑惯了，路途熟，比这困难的地方我都跑过，别人过不去的地方也能设法过去。因此，我能担当此任。只要有封信交给大副，使他相信我，我保证六天后把邓肯号开到吐福湾。”

“真不亏是格兰特船长的部下，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任务。”

显然，执行这项困难任务，比水手长再合适的人没有了，因此，大家都不争了。但是门格尔提出最后一项反对意见，他说艾尔通留在这里或许能帮忙找到格兰特船长的线索。但少校说，在这样形势下，要寻访根本不可能，因此，暂时走开也无妨。

“那么，艾尔通，你就去吧，”爵士说，“越快越好，别让我们久等。”

水手长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他赶快转过头，但是无论他转得再快，还是被船长瞥见了。因此，门格尔船长对他更不信任了。

艾尔通积极准备出发，两个水手帮着他备马和装干粮。这时候，爵士忙着给奥斯丁写信。

他命令大副火速启航去吐福湾，并且告诉大副艾尔通是个可靠的人。他叫奥斯丁一到东海岸就派一队水手前来救援……

少校看着爵士写信，当署艾尔通名字的时候，他突然问艾尔通的名字如何写法。

“照音写啊，”爵士回答。

“你弄错了，”麦克那布斯镇定地回答，“读音是读成艾尔通，可是写出来却要写做彭·觉斯！”

33. 揭穿假面具

彭·觉斯这个名字一说破，顿时如晴天霹雳。艾尔通一不怕，二不羞，挺起身，举起手枪，砰地一声，爵士应声倒地。外面这时也响起枪声。

门格尔船长和两名水手起初愣住了，这时正想扑过去抓彭·觉斯，但是，为时已晚，那胆大包天的流犯已经跑到胶树林中与那伙土匪会合了。

爵士伤势不重，就地爬起来。帐篷挡不住枪弹，非退却不可。

“快进牛车，快进牛车？”船长一边喊，一边拉着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跑。这时，在厚厚的车厢里可以获得安全。

随后，船长、少校、巴加内尔，两名水手都抓起马枪，准备还击。爵士和罗伯尔也钻到女客的车厢里，同时事务长奥比尔也从车厢里跑出来，准备和大家一起自卫。

事变发展得如此迅速，使人难以想象。彭·觉斯躲进树林以后，枪声立刻停止，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几团白烟在胶树枝上缭绕着，一片片茂密的胃豆草纹丝不动，好象原来的那一幕都是幻觉。

麦克那布斯和门格尔跑到大树底下仔细搜寻了一番，匪徒已经弃阵逃跑了，地面上留下了他们的脚印，还有冒烟的导火索。少校十分谨慎，把导火索踩灭了。在这样的枯林里，“星星之火，可以造成燎原之势”，由此可能带来巨大的苦果。

“那些可恶的家伙跑掉了么？”船长问。

“是的，”麦克那布斯回答，“不过，这一走叫人更担心。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人家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随时可能遭到袭击，以后，我们要格外警惕。”

麦克那布斯和门格尔在周围搜索了一番，始终未见流犯的踪影。这帮匪徒仿佛是群害鸟飞走一般，逃走的这么突然，未免太蹊跷了，因此大家未免有点胆怯。那辆牛车，就象一座嵌在泥里的堡垒，因而就变成了防御中心，每两人一班，一小时一换，轮流守卫着。

海伦夫人在爵士被彭·觉斯一枪打倒之时，她吓坏了，直扑到丈夫的身边。不一会儿，这勇敢的妇人立刻清醒过来，赶快扶丈夫上车。到了车上，撕开衣服，露口伤口，让麦克那布斯检查了一番。少校说只是点外伤，没碰到筋骨。尽管流血很多，爵士还是勉强抬起带伤的胳膊，摆摆手，表示伤势不太重，叫朋友们放心。伤口一经包扎好，他便叫人谈谈事情的发展经过。

麦克那布斯首先发言，所有的旅伴，除威尔逊和穆拉地在外面站岗外，都静静地听着。

少校在末言归正传之前，把海伦夫人还不知道的一段经过，即：伯斯的一伙流犯潜逃，在维多利亚境内流窜，在铁路上做了血案等等，先叙述了一遍。随后，少校把从塞木尔买的那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报递给海伦夫人，又补充道：彭·觉斯是个惯犯，罪行累累，他的恶名世知，警察当局正悬赏捉拿他呢！

但是大家最关心的是少校怎么知道艾尔通就是彭·觉斯的。这一点，对于其他旅伴来说，是个谜。少校作了如下解释：

“艾尔通给少校的第一印象就不佳。使少校本能地警觉起来。那些几乎无所谓的小事，例如在维买拉河这位水手长和那铁匠彼此递眼色；艾尔通穿过每座城镇时，总有些迟疑；又如屡次要求把邓肯号调到东海岸来；又如，

在他手里的牲口先后死得离奇；还有，他的语言，态度总是含含糊糊，模棱两可。这一切迹象，足以引起一个细心人的怀疑。

然而，要是昨天夜里发生那场惊变，少校也不敢直接断定艾尔通就是匪徒们的头。

少校在那天夜里钻进那片高的小树丛里之后，偷偷摸到那几个引起他注意的可疑的人影身旁。那些菌类植物发出微弱的光，起到照亮作用。

只见三个人影在察看地上的脚印和马牛蹄印，其中一个，正是黑点站钉马蹄铁的铁匠，“就是他们”，一个人说道。“是的，没错，”另一个人回答，“三叶形马蹄印在这里。”“从维买拉河到这里，一直如此。”“他们的马都死光了，那毒草还真起作用。”“这胃豆草效力大着呢，就是一个骑兵队的马也可以给他报销掉。”

“那三个后来不说话了，”少校又接着叙述，“我向前跟了他们一段路，后来他们又谈起来：‘彭·觉斯真能干，’那铁匠说，‘他把格兰特船长的故事编得天衣无缝，活龙活现，真不愧是个水手！要是这场成功了，我们就发大财了！’‘还是叫他彭·觉斯吧，这名字多响亮呀！’说到这里，这三个坏蛋就离开了胶树林。我回到帐篷，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心想澳大利亚的流犯并未象地理学家所说的那样都已改邪归正了啊！我说这话，请巴加内尔先生不要见怪！”

少校不说话了。

他的旅伴们在静静地思考着事情的原委。

“啊！好个艾尔通！”爵士的脸气得熬白，“原来把我引到这里，就是要抢劫我，杀害我们啊！”

“没错！”少校作了十分肯定的回答。

“那么说，从维买拉河起，他的同党就在跟踪我们，找机会对我们下手，是不是？”

“是的！”

“那这个可恶的艾尔通，一定不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了？并且他的服务证书也是盗窃的？”

大家用焦急的眼光望着少校，他们也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

“这笔糊涂帐，我们完全可以理清头绪，”麦克那布斯说，他始终是那么镇定，“我是这样想的，这人的真名字倒是艾尔通。所谓彭·觉斯，是他落草为寇的译名，并且不可否认，他认识格兰特船长，作过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否则，他不可能对我们所说的那些细节知道的一清二楚。并且，他的同伙的谈话也可以作为旁证。我们可以肯定：彭·觉斯就是艾尔通，正如艾尔通就是彭·觉斯一样，也就是说，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做了个流犯团伙的头目。”

少校的这番解释，大家异口同声的认为是正确的。

“现在，”爵士说，“你还可以解释一下，格兰特船长的部下怎么并且为什么来澳大利亚的吗？”

“怎样来到澳大利亚，我可不知道，”少校回答，“这问题警察当局也不一定知道，至于为什么，更解释不了了。不过，这个谜总有一天会揭开的。”

“难道警察当局连艾尔通和彭·觉斯是一个人也不知道吗？”爵士又问。

“是的！”少校说，“如果当局知道了这个重大事故，就会帮助我们找出线索来。”

“这样看来，”海伦夫人说，“那有伙人混入奥摩尔先生的庄园，一定想作案了？”

“毫无疑问，”少校回答，“他一定想在那爱尔兰人身上下手，正好遇到一个良好机会，他改变了计划，开始打我们的主意。那家伙听到爵士一番原原本本的叙述，又听到船舶失事的消息，正好借此机会发一笔大财。横跨澳大利亚的旅行决定以后，便和我们出发了。就是在维买拉河，他和他的同伙——黑点站的铁匠串通一气，在马蹄铁上作了手脚。从此，他的同伙成了我们甩不掉的尾巴。艾尔通，这个狠心的家伙，用毒草毒死我们的马，我们的牛。最后，看到时机成熟，又骗我们到斯诺威河边，让他手下的无赖来摆布我们。”

麦克那布斯拼凑的事实概括了彭·觉斯的全部历史事实，他的罪行也暴露的差不多了。现在大家都看出那家伙的真面孔：他原来是个胆大包天、穷凶极恶的流犯。他加入旅行队的意图既已被揭穿，爵士不得不保持警惕。好歹，一个揭穿了假面具的人比一个隐藏在内部的奸细，危险性要小些。

情况不说明白还好，一说明必须产生负的影响。当人们在谈论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时，玛丽小姐却在独自思考着未来。门格尔船长看见她脸色发白，愁容满面，一点笑容也没有，显得十分绝望。他知道此时玛丽小姐在想什么。

“玛丽小姐！玛丽小姐！你怎么哭了？”门格尔连忙叫她。

“我的孩子，好好的哭什么？”海伦夫人说。

“我的父亲啊！夫人，我父亲，他……”玛丽说不下去了。但是，这一提，大家明白她要说什么了。从她那晶莹的泪花中，可以看出此时她的心有多么的沉重，他父亲的名字直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艾尔通的阴谋一被揭穿，一切希望如五彩缤纷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其实不列颠尼亚号根本没在吐福湾触礁，格兰特船长压根儿也没有踏上澳大利亚这片土地，是流犯胡诌把爵士一行人骗到内地来的。

就这样，文件的不正确解释再次把寻访工作误入歧途。

大家看着那两个愁眉不展的格兰特姐弟二人，也都闷闷不响。这时，谁还能找出带有希望的话来安慰他们呢？罗伯尔在姐姐怀中哭了。

“遇到这不成全文的文件，真倒霉，让我们快绞尽脑汁了。”那可敬的地理学家好象真对自己生起气来，用手拍着脑袋，恨不得一下子拍塌下去。

这时，爵士出去走到外面站岗的穆拉地和威尔逊身边，平原上一片沉寂，大块的乌云聚集在天空。在这种沉闷得和麻木了一般的气氛中，地下落根针也会听见，静得叫人难受。那帮流犯已远走高飞了。大群的飞鸟落到树林的低枝上，几只袋鼠安闲地吃草，还有一对风鸟在放心大胆地从灌木丛中伸出头来。这一切表明了没有人在那里扰乱那种宁静。

“这个钟头，你们看见异常情况了吗？”爵士问那两名水手。

“没有，阁下，”威尔逊回答。“流犯现在大概离这儿很远了。”

“也许彭·觉斯跑到阿尔卑斯山脚下去了，”穆拉地接着说，“为了增强他们的力量，他们会找些流窜的山贼作帮凶的。”

“很有可能，”爵士回答，“这帮混蛋都是坏种。他们害怕我们的精良武器，也许在夜里再来偷袭我们。天一黑，我们更要加倍警惕才是。要是我们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走到东海岸，那就好了！只可惜河水泛滥，截断我们的去路。或者要是能买个木筏帮我们渡河的话，多花点钱我都不在乎。”

“为什么我们不就地取材，做个木筏呢？”威尔逊说，“此地就有树木

啊！”

“不行，威尔逊，这条河流非同寻常，是一条急流，渡不过去的。”

这时，船长、少校和地理学家到了爵士跟前。他们是来观察斯诺威河水势的。由于刚下过大雨不久，河水暴涨，水流湍急。湍急的惊涛骇浪，冲击着、旋转着，形成了许多无底的漩涡，想到里面力挽狂澜是不可能的。

“这河是过不去了，”船长说，“不过，我们站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现在，更需要去做艾尔通翻脸之前要做的事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爵士问。

“我是说，我们得赶紧求援，不能到吐福湾，就得派人到墨尔本。还剩下最后一匹马，请阁下把它交给我，派我去求援。”

“但是，这样太危险了，”爵士说，“这一带常有强盗出没，而且大小路口都有彭·觉斯的人把守。”

“这一点，我已考虑到了。但是目前情况紧急。不能再往后拖了。我争取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跑一趟，阁下，您看如何？”

“在爵士作出决定以前，我提点小小要求，”地理学家插嘴说，“派人去墨尔本，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门格尔万万去不得，因为他是一船之长，群龙之首，不可以轻易去冒险。还是我代他去吧。”

“你说得很对，巴加内尔先生，”麦克那布斯又插嘴道，“但是为什么偏偏你去？”

“我们两个可以前往墨尔本。”威尔逊和穆拉地异口同声地说。

“你们以为我怕骑马一口气跑这 320 公里吗？我去更合适！”少校接着说。

“安静，安静，朋友们！”爵士大声喊道：“我们中间必须派一个人去，但不知派谁最好，还是抽签决定吧。巴加内尔，把我们的名字都写在纸上……”

“阁下，您的名字不能写！”船长赶快说。

“为什么呢？”

“您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离不开海伦夫人的照料。”

“是的！爵士，”巴加内尔也附合说，“你是不能离开旅行队的。”

“爵士，您的责任是守在这里，指挥大家，您不能走开，”少校也这么说。

“这一趟困难和危险不少，”爵士说，“我也应当分担一份，怎能把我的一份推给别人呢？都别说了，写名字吧！并且我希望第一个抽出来的是我！”大家看爵士这样坚决，只好依他了。把他的名字和大家的名字摆在一块，然后抽签；结果抽到了穆拉地，穆拉地高兴地跳了起来。

“爵士，我这就准备动身，”他说。

爵士紧紧地握住穆拉地的手表示祝贺。然后大家回到车里，只留下少校和船长二人站岗放哨。海伦夫人立刻知道了派人去墨尔本的决定和抽签的结果。她对穆拉地也勉励了一番，使那水手十分感动。因为大家都了解穆拉地，他勇敢、聪明、强壮，能吃苦耐劳，所以都说他担任此项任务最合适不过了。穆拉地决定在晚上八点，黄昏时分过后立刻动身。威尔逊替他备马，他考虑到了那三角形马蹄铁的危险性，便和昨夜死去的马蹄上的马蹄铁随便交换了一下。这样，流犯就难以认出这是旅行队的马的足迹了，而且他们又没有马，追穆拉地也无用。

当威尔逊备好马之后，爵士准备写信给大副奥斯丁。但是，由于胳膊受了伤，不能动，只好请地理学家代写。此时，这位学者正在走神，他并未注意到周围的事物，仍专注地思考那个文件。他把文件上的字翻来复去地想，希望找出一个新的头绪来，因此，心里左解释，右解释，怎么也想不通，仿佛沉溺在难解的题海中了。爵士请巴加内尔写信，他未听见，哥利纳帆只好重复一遍，他这时才清醒过来：

“啊！好，我替您写！”

他一面说着，一面机械地准备好一张白纸，然后手拿铅笔，听爵士念。哥利纳帆念道：

“汤姆·奥斯丁，速即启航，将邓肯号开到……”

地理学家写完这个“到”字，眼睛偶然瞅见地上的那张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报（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报纸是折叠的，报名只露出“aland”这个单词。巴加内尔停下笔，仿佛忘记了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你怎么了，巴加内尔先生？”

“啊！”巴加内尔叫了起来。

“你有什么心事？”麦克那布斯问。

“没什么，没什么！”

然后，巴加内尔放低声音，连声念道：“阿兰（aland）阿兰，阿兰！”他已经站起来，手中拿着报纸，来回摇晃着，仿佛有许多话要说，但他却硬咽住了。两位女客、小罗伯尔、爵士搞不清，他为什么会这样的莫名其妙、惊魂不定。这位地理学者突然象发疯似的，但不一会儿，又渐渐地镇定下来，原先眼中流露出来的得意光芒，现在没有了。他又坐下来，安详地说：

“继续念，爵士！”

爵士又念下去，指示的全文如下：

“汤姆·奥斯丁，速即启航，将邓肯号开到南纬 37 度线横穿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地方……”

“澳大利亚吗？”巴加内尔自言自语，“啊！是的，是澳大利亚！”

他一口气把信写完，递给爵士签名。哥利纳帆刚受伤。胳膊痛得厉害，潦潦草草地签了一下。信口封好后，由于巴加内尔心情激动，手还在颤抖，他用抖动的手在信封上写下姓名和地址：

“墨尔本，邓肯号

汤姆·奥斯丁大副手启”

之后，巴加内尔离开了牛车，边走边指手划脚地念着那几个莫名其妙的字：

“阿兰！阿兰！西兰（Zealand）！”

自写信之后，这一天都平安无事。穆拉地的行装已经准备齐全，这个诚实勇敢的水手觉得能有机会对他的爵士表示忠诚，心里十分庆幸。

地理学家恢复了他的镇定和常态了。从他的眼光里看得出他有一桩极犯愁的心事，但他似乎又下决心不说出来，无疑地，不说来自会有他的理由，因为麦克那布斯听见他一直嘟嘟囔囔，好象自己在生闷气，不自觉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不，不！说了他们也不会怕的！而且，现在又有什么用呢？已经太迟了！”

过了一会儿，地理学家开始向穆拉地解释有关到墨尔本的途中所必备的

一些知识，他把地图摊开，用手指划着应走的路线。草地上各条小路都通到克诺大路。这条大路一直向南到了海岸之后，来一个急转弯，转向墨尔本。沿这条大路走的时候，千万不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为了图方便而抄近路。

因此，路线再简单不过了，穆拉地决不会迷路的。至于危险，只是离营地几公里路以内一定有彭·觉斯和他的同党埋伏着，过了这段路以后就没有什么危险了。穆拉地保证，一穿过匪徒的埋伏区，就能很快地把这帮流犯丢得远远的，尽快地完成任务。

6点钟，又下起了倾盆大雨。帐篷挡不住雨，大家只好都到牛车里来吃晚饭。这牛车实在牢靠得很，它深深地陷在泥土中，牢固得和堡垒建筑在石基上一般。至于武器，他们有7枝马枪和7枝手枪，弹药和粮食也很充足，抵抗几天是没问题的。而邓肯号不到6天可以开到吐福湾来了。再过24小时，船员们也许就能到达斯诺威河的那一岸，即使他们不能渡过河来，至少，流犯看见我们得到了强大的增援，也就不得不退却了。但是，这一切的实现都得靠穆拉地的冒险成功。

8点钟，夜色已浓，正是动身的时候了。给穆拉地牵过马，为谨慎起见，在马蹄上都缠上布，这样，马走起路来一点声响也没有。出发之前，马似乎很疲乏了，但是全体旅行者的希望都寄托在它那跑得平稳而矫健的四条腿上啊。

麦克那布斯劝穆拉地一旦突破流犯们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就要爱惜马力。宁可迟半天，不可半途而废，务必到达目的地。

船长交给他的水手一枝手枪，里面已装好了6发子弹。一个沉着勇敢的人，拿着这样强有力的武器，几秒钟就能全部打出去，即使遇到强人抢劫，也准确一扫而光。

爵士、海伦夫人、玛丽小姐和穆拉地握了握手，穆拉地跨上了马鞍。哥利纳帆对他再三叮嘱：“这封信一定要交给汤姆·奥斯丁，叫他一刻不许耽搁，立刻开船到吐福湾。如果那时在吐福湾碰不到我们，那说明我们还没有能够渡过斯诺威河，请火速前来救援！现在，你去吧，我的好水手，上帝保佑你！”

就这样，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踏上充满危险的道路，穿过那无边的荒野，要不是这水手的意志坚强，任何别的人都会心酸的。那水手并没有多说些告别的话语，只说了句：“再会！爵士！”不一会儿，便消失在沿树林边的小路上。

这时，风声更紧了，吹得桉树枝在黑暗里发出阴沉的咯吱咯吱声。有时，人们还可以听见一些枯枝落在湿地上的声音，那些高大的树木早已干枯，不过一直挺立着，现在有几棵被狂风刮倒了。风在怒吼，树林在哗啦哗啦地作响，河水在咆哮，这一切混成了一片喧嚣。大片的乌云被风向东赶着，直贴到地面上来，仿佛是一块一块的烟雾。阴森森的黑暗更增加了这风雨交加的深夜的恐怖。

穆拉地走后，旅客们又回到牛车内，空间窄小，只好挤在一起蜷伏着。海伦夫人，玛丽小姐、爵士和地理学家在前厢，门窗关得很紧；奥比尔、威尔逊、罗伯尔在后厢挤在一块。麦克那布斯和船长在门外站岗。这种提防是必要的，因为流犯有随时进行偷袭的可能性。

黑夜向两位忠实的哨兵脸上喷着阵阵冷风，但他们还是耐心忍受着。因为敌人最容易在黑暗中捣鬼，他们俩尽量把眼睛瞪得圆圆的，把眼光透进那

片夜影之中，风在怒号，树枝在撞击，树干在折裂，狂澜在澎湃，在这一片风暴声中，耳朵什么也听不见。

然而，有时片刻的宁静也会打断那激怒的狂风，风好象吹累了，要停下来喘口气似的。只有斯诺威河在静静的芦苇丛和胶树林里不断地呻吟着，这种突然的平息使黑夜显得额外阴森恐怖。麦克那布斯和门格尔船长更加细心地听着周围的动静。

就在这时，一声尖锐的叫声传到他们的耳朵里，门格尔走到少校面前，问道：

“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是人叫还是野兽叫？”

“象似人在叫，”船长回答。

接着，两人又忽然听到那不可理解的叫声，同时，好象还有枪声，但听不清楚。正在这时，狂风又起，他们彼此说话也听不清了。所以，他们跑到车子的下风向外站着。

在车内的旅伴们也听到了那凶多吉少的叫声和枪声，爵士揭开帘幕，走到站岗的那两旅伴身边。

“枪声从何方而来？”他问。

“从那边，”船长说，用手同时指着穆拉地出发所走的那条阴森小路。

“有多远？”

“风力，传声快，不过，至少也有5公里左右。”

“我们去看看！”爵士说着，提起马枪就要走。

“不能去！”麦克那布斯说，“这也许是‘调虎离山计’，骗我们离开牛车。”

“如果穆拉地被那帮匪徒打死怎么办？”爵士又说，抓住少校的手。

“我们明天会知道结果的，”麦克那布斯冷静地回答，坚决制止爵士去作无益的冒险。

“您不可离开，我一个人去看看吧！”门格尔说。

“你也不能去！”少校十分坚决地说，“你想让人家白白打死，逐渐削弱我们的力量吗？那样，等于我们自取灭亡。如果，我们的好水手牺牲了，自然是不幸，但不能在不幸之后再来个不幸了！他的死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他是抽签去的，如果我和他一样，我决不要什么求救。”

不论怎么说，麦克那布斯留住爵士和船长是对的。如果他们果真去的话，生还的可能性不大。在这样的夜里，想找到水手那里，向埋伏在树丛中的流犯跑去，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本来这旅行队剩下的人不多了，经不起再牺牲了。

然而爵士仿佛不愿意听这些理由，他紧握着马枪，绕着车子转来转去，稍微有点声，他便侧耳细听。他拼命地把眼光穿过那凶多吉少的黑暗，他仿佛看见了自己的部下被别人打得死去活来，甚至还听到了效忠自己的人的求救声，而流犯们极其残恶地伤害那水手，拿杀人取乐，想到这里，心如刀割一般。少校这时简直没有主意，不晓得能不能挽留住哥利纳帆，生怕他一时感情冲动，跑到敌人的枪口上送死。

“爵士，”少校说，“你要冷静点，听一下朋友的忠告吧。你要想想身在虎潭中的海伦夫人、玛丽小姐和其他旅伴啊！而且，你往哪里去呢？你知道穆拉地在何方吗？他也许被伏击在两公里之外的路途中，究竟在哪条路上

呢？你知道你应该走哪条路吗？……”

少校说到这里，又传来一声呼救声，不过，声音很微弱。

“你听吧！”爵士说。

这呼救声正是从枪声那边来的，还不到半公里路远。爵士这时不顾一切地推开少校，奔向那条小路。这时忽然又听到断断续续的声音：“救——命啊！救——命啊！”这声音极其悲惨，充满了绝望的情绪。船长和少校也跟着跑了过去。过了一会儿，他们望见一个人影，沿着林间小道，连滚带爬地跑过来，哼着，呻吟着。

来人正是穆拉地，他受了伤，已经半死不活了。当旅伴们把他抬回牛车时，弄得满身都是血迹。

雨下得更大了，风刮得更疯狂了。他们一到，车厢内的人顿时惊呆了。清醒之后，大家迅速让开位置，把穆拉地安顿好。少校把那水手的上衣脱掉，衣服上的血水、雨水一起往下滴答。他找到了伤口，那是一个被别人在右肋下捅了一刀的伤口。

少校立刻动手，很熟练地包扎好。至于这一刀伤到要害没有，麦克那布斯也不敢断定。穆拉地的生死全掌握在上帝的手中，鲜红的血一阵一阵地从伤口里涌出，穆拉地脸色苍白，眼睛紧闭，奄奄一息，那样子伤势的确不轻。麦克那布斯先把伤口洗了洗，敷上一层厚厚的火绒，然后再盖上几层纱布，包扎起来。血终于止住了，大家这才松了口气。穆拉地斜躺着，左肋朝下，头和胸都肿得高高的，海伦夫人喂了他几口水。

一刻钟过后，穆拉地抽搐了一下，接着，眼睛慢慢睁开，嘴里喃喃地说着话，但听不清。少校把耳朵凑近他的嘴边，听他老是说：

“爵士，……信，……彭觉斯……”

麦克那布斯把话照样重复了一遍，望望他的旅伴们。穆拉地的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彭觉斯拦击我们的水手，要我们讨救兵么？还有那封信……

爵士连忙摸了摸那水手的衣袋，大惊失色，原来给大副汤姆奥斯丁的信不见了。这一夜就在不安与忧郁中过去了，大家此刻最担心的是穆拉地的生命，他此刻在发高烧。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成了最热心的护士，她们那两双仁慈的手忙个不停，从来没有一个病人受过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

天亮了，雨停了。浓乌云仍在空中滚动，地面上落满枯枝，道路泥泞得很，车子陷得更深了。上下车都变得困难了，不过，车子已经陷到底了，不会再深了。船长、少校、爵士天一亮，就跑到营地周围侦察地形，他们沿着那条粘满血迹的小路走，但始终没有发现彭觉斯及其党羽的痕迹。他们一直走到昨晚发事地点，两具尸体躺在那里，是穆拉地打死的，其中一个就是黑点站的铁匠。他死后，脸色铁青，整个脸都变了形，样子吓死人了。

为了谨慎起见，绝不能跑得太远。于是，他们不再往前搜索，又顺原路返回，情况的严重性使他们陷入沉思之中。

“现在是不是再派个人去墨尔本？”爵士终于打破了沉默的气氛。

“人是非派不可的！”船长回答，“我的水手没有完成任务，由我来接替吧！”

“不能这样做，门格尔。要知道，跑300公里路，连匹马也没有怎么行呢？”

穆拉地骑走的那匹马，始终没有出现。它是打死了呢？还是在荒野中跑掉了呢？还是被流犯夺去了呢？要是找到它，就好了。

“不管怎样，”爵士又说，“我们不能再分开了。等8天也好，15天也行，等到斯诺威河里的水落下去，我们再慢慢到吐福湾吧！然后，再想到妥善的办法给邓肯号送信，叫它开到东海岸来。”

“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地理学家说。

“因此，各位朋友们，”爵士又说，“我们不要再走开了。单身一人在这匪徒的伏击圈中乱跑，危险性太大。现在，愿上帝保佑我们的那可怜的水手能够活下来，并保佑大家平安无事！”

爵士的话包含两个要点，都是对的：第一，不要让任何一个人再去闯“鬼门关”；第二，在河岸上耐心等待，直到河水落下去，能够渡过为止。他们过了河，离南威尔士省的边境城市德勤吉特不过22公里，在那里就不难找到去吐福湾的交通工具了。而且，在吐福湾可以拍电报到墨尔本直接给邓肯号下命令了。

这种做法是聪明的，只可惜现在才决定。如果爵士不派穆拉地去求援，他也就不会遭毒手了，这不幸的事件也不会发生了，他们回到营地后，看见旅伴脸上愁云稍微散开了一点，感到穆拉地可能有希望得救了。

“他好些了，他好些了！”小罗伯尔迎上去对他们说。

“穆拉地好些了吗？……”

“是的！”海伦夫人回答，“病势减轻了，少校也放心了，他不至于有生命危险了。”

“少校往哪里去了？”爵士问道。

“在水手身边。穆拉地拼命地要和他说话，不要人去打搅他们。”

这时，穆拉地已清醒过来，烧也退了。但是他神志一清醒，一能够说话，第一件事就是找爵士或者上校。麦克那布斯看他那有气无力的样子，想尽量避免和他谈话，但穆拉地再三坚持，少校只好听着。

谈话进行了好几分钟，爵士才回来，只好由少校来传达了。

少校把哥利纳帆叫到车外，走到支帐篷的那棵胶树下和朋友们合在一起。少校此刻心情特别沉重，不象往常那样轻松了。他的眼睛一落到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身上，便显出极度的不安。

爵士问少校究竟发生什么事，少校把刚才的谈话简单地讲了下：

“我们的那位水手离开营地后，一直沿巴加内尔给他指示的那条小路走。他迅速地往前赶路，至少是用黑夜所能容许的速度。大约走了有3公里路的时候，迎面来了一群人，马受惊了，打起立站起来。穆拉地抓起枪来就打，两个人应声倒下。在枪的闪光中。他认出了彭·觉斯。毕竟是人少吃亏，到此时为止，他枪里的子弹还未打完，右肋下已挨了一刀，便摔下马来。”

“然而他还没有昏过去，凶手们却认为他死掉了。他感觉到有人在他身上搜东西，然后又听到几句话，‘那封信我找到了，’一个流犯说。‘拿来！’彭觉斯回答，‘有了信，邓肯号就落到我们的手中了。’”

少校讲到这里，爵士不由地大吃一惊，浑身直冒冷汗。

少校又接着往下讲：

“现在，你们快把马追回来给我，彭觉斯又说，‘两天后我便可登上邓肯号，6天到吐福湾。我们大家就在吐福湾会齐。哥利纳帆一行人那时还在泥里傻等呢！你们赶快到打眼卜尔别桥去过河，到东海去，在哪里等我。我自然有办法让你们上船。你们上船后，让船上的人去喂王八，我们得到邓肯号，便可以在洋上称王了。‘哇！伟大的彭觉斯！拥护彭·觉斯！’流犯们

都叫起来。穆拉地的马很快追回来，彭觉斯翻身上马，朝克诺的大路飞奔而去，不一会儿，就不见了。同时，他的同党也向东南方向走去，显然去渡斯诺威河了。穆拉地虽然身负重伤，但仍坚持连滚带爬地跑回去，报告这一重大情况，直到离营 300 米的地方，几乎昏死过去了，我们便把他抬了回来。以上就是穆拉地对我说的一切经过，”少校总结一句，“你们现在应该明白那勇敢的水手为什么坚决要求说话了吧！”

内幕终于揭开了，大家没有一个不惊慌失措的。

“海盗！原来是海盗啊！”爵士破口大骂，“我的船员都会送命的，我的邓肯号将会落到他们手里呀！”

“可不是么！彭觉斯的目的就是要抢劫那只船！”少校回答，“然后……”

“那么！我们必须在匪徒们之前赶到海边！”没等少校说完，地理学家插嘴说。

“我们又怎么能过斯诺威河呢？”威尔逊问。

“我们抬他走，轮流着抬他；只要有办法，我们就得尽力而为，总不能让我们的同伴在敌人手中白白送命吧？”

由根卜尔别桥过斯诺威河，这办法是可行的，但是也得冒险，因为流犯可能守在桥头，不让通行。果真如此，他们至少会用 30 个人来对付 7 个人的，但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能闯过去就得闯，闯不过去也要闯！

“爵士，在冒险走最后一步棋之前，”门格尔说，“还是先去侦察一下更稳当些。我负责去吧。”

“我陪你去，门格尔，”地理学家应声说。

爵士同意了 this 建议，船长和巴加内尔立刻动身。他们朝斯诺威河走去，沿着河岸，一直走到彭觉斯的那个地方。为了不让流犯们发现，他们在河边高大的芦苇丛中曲曲折折地站着。

这两位全副武装的勇敢的伙伴，天色很晚了，还没有看见他们的影子。大家都焦急万分地等待着。

最后，将近深夜 11 点钟了，威尔逊报告说他们回来了。巴加内尔和船长来回跑了 16 里路，累得疲惫不堪。

“找到桥了没有？”爵士迎上去就问。

“找到了，一座藤条扎的桥，”船长说，“流犯们已从桥上过去了，只是……”

“只是什么？”爵士着急地问，预料到肯定又有新的不幸发生。

“他们把桥给烧断了！”地理学家失望地回答。

34. 强渡斯诺威河

现在还不是泄气的时候，而是积极行动的时候。尽管根卜尔别桥被烧断了，但无论如何斯诺威河总要过去，并且要在匪徒之前赶到吐福湾才行。所以大家不能光怨天忧人，这是没有用的。第二天，船长和爵士又跑到河边看水势，想方设法渡河。

雨后的潮水还没有落下去，波涛滚滚，汹涌澎湃。要和这样的洪水作斗争等于找死。爵士交叉着胳膊，低头不语，纹丝不动。

“我先游过去行吗，爵士？”船长问。

“不！门格尔，我们还是等等吧，”爵士回答，一面用手抓住大胆的青年，生怕他跳入河水似的。

说着，两人又走向营地。这一天就是在这种焦急万分的情况下度过的。爵士到河边跑了不知多少次，总想找个冒险渡河的办法，结果一无所获。这条河好象和他们作对似的，水势一直未减，就是火山的熔岩在里面流着，也没有那么难渡。

最近几天，由于海伦夫人精心照料，那水手感觉好多了，已经脱离了危险。到现在，少校才断定那一刀未伤到要害。当时病人奄奄一息，只是流血过多造成的。伤口一扎好，血就止住了。只要好好养几天，很快会复元的。海伦夫人一直让穆拉地住在前车厢，他感觉不好意思。最使他感到不安的是怕耽误了其他旅伴的行程。所以，他要求只要他们能设法过河，尽管前往东海岸，只留威尔逊照顾他就可以了。

可惜，一连好几天，这条可恶的河总不能驯服。近来，爵士的脾气烦躁极了。夫人和少校尽管劝他不要动火，要忍耐一下，但终归无效。彭觉斯这时也许已登上邓肯号，他能忍耐吗！当邓肯号——他心爱的游船，张满帆，开足马力向东海岸自投罗网的时候，当伙伴们一小时比一小时更接近死亡的时候，还能忍耐吗！

作为船长的门格尔，此时心里也不好受，每想到那可怕的即将发生的一幕，也感到焦急。

他想不惜一切代价克服当前困难，因此学澳大利亚人一样，用大块的胶树皮造成了一只小艇。胶树皮很轻，用木棍子夹起来，便构成了一只轻巧的渡船。

1月18日，门格尔和威尔逊试用了一下那只不太坚固的小船。他们使用了浑身的解数，但无济于事，小船一到急流处就翻掉了，他们几乎连性命都搭上了。小船被卷进漩涡，不见了，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海岸。因为最近一下雨，再加上高山积雪融化，涨水更大了，此刻河面有一公里宽，而他们二人离开河岸连3米都没有。

1月19日和20日又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过去了。少校和爵士沿河岸走，走了8公里路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趟水过去的浅滩。处处是汹涌的波涛，处处是湍急的洪流，仿佛整个山区的雨水都汇集到这条河流中来了。

现在，援救邓肯号的希望只好放弃了。邓肯号只好听天由命吧。彭觉斯走了已经5天了，游船大概已开到了东海岸，也许已落到匪徒手中。

然而，总不能这样闲呆着啊！洪水毕竟不会长久持续下去，它来得快，退得也快。果然，21日早晨，地理学家观测水位开始下降了，连忙报告爵士。

“水位下降了，还有什么用，一切都太迟了。”爵士唉声叹气地说。

“但我们总不能长期呆下去吧？”麦克那布斯反驳道。

“或许明天我们就可以渡过去！”门格尔也说。

“渡过去，还能救那几个可怜的船员吗？”

“阁下，您听我说，”船长又说，“大副奥斯丁的为人，我知道。他一定严格执行命令，能开船的时候一定会开的。但是谁敢保证在彭觉斯到达的时候，船已经修好了呢？万一船推迟一两天出海呢！”

“你说得对，门格尔！但愿如此！我们还得尽快赶往吐福湾。现在，我们离德勒吉特只有 55 公里了。”

“我们到了那个城镇，就可以找到交通工具了，”地理学家说，“然后尽快赶往东海岸，或许还来得及防止这场灾祸的发生！”

“好，我们这就开始准备！”爵士命令道。

于是，船长和威尔逊又开始忙着造船了。上次的失败已证明胶树皮抵抗不了洪水的冲击。因此，他们锯掉了几棵大胶树，准备造一个又大又牢的木筏。这工作很费时间，到了第二天才完工。

这时，水位已显著下降了。但是斯诺威河仍旧颜未改，水流依然湍急。然而，这并没有多大关系，只要顺着水势斜走，在适当范围内控制水势，是可以达到对岸的。

正午时分，大家把两天路程所需干粮搬到木筏上，其余的如牛车、帐篷一律丢掉。这时，穆拉地的伤势已经好转，身体恢复得很快，翻翻身，已没有事了。

下午 1 点钟，大家上了木筏。船长在右边安上一支长桨交给威尔逊掌管，目的是在于防止木筏被急流冲去，被浪头打出航路的距离。至于门格尔，他站在木筏尾上，用一根粗制的橹掌握着航向。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坐在正中间，靠近穆拉地，爵士、少校和地理学家则围住他们，准备救护。

“准备妥当了吗，威尔逊？”船长问。

“妥当了！”威尔逊用粗大的手握紧着桨回答。

“途中要当心，防止浪头把我们冲掉！”

门格尔船长解开系筏的绳索，一下子就顺水漂去，开始的 5 米还好，威尔逊一直能够控制木筏。但是不一会儿，木筏被裹进漩涡。只在里面打转，怎么也不出来，这时桨和橹已失去作用了。只好等待漩涡过去。木筏转得飞快，把人转得眼花缭乱。门格尔船长站在那里，脸色灰白，咬紧牙关，眼睛直盯着水转形成的无数漩涡。

木筏随漩涡和推进，好大一会儿，转到河中心，这时，离出发点才走了半公里路。这里的水力极猛，漩涡便不易形成，所以木筏稍微平稳些。

船长和威尔逊又用起他们的橹和桨，沿一条斜线在水中前进了。最后，经过一番艰辛终于快到岸时，威尔逊手中的桨突然折断，木筏失去平衡，又被急流冲去。船长不能再断橹了，尽力抵抗着。威尔逊满手血迹，也来帮忙。

最后，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木筏在河中折腾了半个小时，终于到达对岸的一个陡峭岩石上，谁知这一撞，惯性太大，木筏被撞散了。

现在，这支旅行队几乎一无所有了。他们离德勒吉特还有 50 里，在这无人到过的荒野中，很难遇到移民和“坐地人”，因为这一带除了凶恶的强盗和杀人不眨眼的山贼外，根本无人居住。

大家决定不再耽搁，立刻出发。穆拉地深知自己是个累赘，他要求独自一人留下，然后，等他们派人来接他。

爵士不愿意失去一个可爱的伙伴，死活不肯。他预计至少要走3天至达德勒吉特，再走5天到东海岸。而那时邓肯号也许早已开到东海岸了，反正是迟了，再迟几个钟头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愿丢掉任何朋友，”爵士说，“我们做个软兜，轮流抬也要把你抬走！”

软兜用带叶的桉树枝很快地编好了，不问三七二十一，便把那受伤的水手放了上去。爵士是第一个抬他的人，爵士抬软兜的一端，威尔逊抬另一端，跟着大家一齐出发了。

开始是如此满意的旅行，谁知结局竟如此不幸，变得如此狼狈啊！现在不再是寻找格兰特船长的问题了，格兰特并不在这片大陆上，甚至根本未来过这片大陆，而这片大陆几乎葬送了寻访他的人。当他那勇敢的同胞到达澳大利亚东海岸的时候，也许连载他们回国的那只游船也被匪徒抢走了！

这一天是在沉默与痛苦中度过的。每隔十分钟，抬穆拉地的人就换一次。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下，走路已经很累，抬人更是苦不堪言，但旅伴们没有一个叫苦的。

走了8公里路之后，天黑下来，他们就在胶树林里宿营了。晚饭只有从木筏上抢救下来的一点干粮，这时，马枪简直无用武之地，明天的吃饭还没着落呢。“天公不作美”，夜里偏偏下起雨来。好容易盼到天明，雨过天晴，又出发了。但是这种倒楣的地方比沙漠还荒凉，人迹罕至，所以少校连个打猎的机会也没有。

幸亏小罗伯尔眼尖，发现了一个鸟巢，里面有十几只鸟蛋。奥比尔拿来用热水煮熟，再加上从水洼中挖来的一些马齿苋，便形成22日的午餐。

路上充满了蒺藜，开始难走起来，这种草又叫作“箭猎”，墨尔本人都习惯这样叫。走路不小心，它可以撕破你的裤腿，刺得你的脚鲜血淋漓。然而两位勇敢的女客并未叫一声苦，她们义不返顾地前行，给其他伙伴做出榜样，而且常常用表情或语言来互相鼓励。

当天，他们夜宿在布拉山脚下的容加拉河岸上。晚饭多亏了少校打了一只大老鼠，不然，晚饭都会成问题。这种老鼠又叫“坎地道鼠”，它的肉味美，如果它有山羊那么大就好了。不一会儿，奥比尔把它烤熟了，然而它的肉毕竟有限，大家只好把骨头啃个尽光。

23日，旅伴们虽已精疲力尽，但仍坚决地上路了。从山脚下绕过去之后，是一片广阔的荒草原，草长得如鲸须一般，象箭林，又象刀山，根茎错杂，时而用斧劈，时而用火烧，才开出一条路来。

这天早晨，司务长虽巧，“难为无米之炊”，他们走在贫瘠的散乱砾石中，不仅饥饿，而且口渴，天气燥热得很。要是这样一直无吃无喝地走下去，他们会倒在地上的。

运气终于来了，他们看见了许多“颅形”，它象满贮甘露的瓢，充满了水，挂在一种珊瑚状灌木的树枝上。大家一口气喝了个饱，感到精神又恢复了。

吃的东西，也有了。就是土人在虫蛇鸟兽都吃光了之后所赖以生存的那种植物，叫做“纳儿豆”，地理学家以前听同行提到过。这种植物是草类里面的隐花植物，叶子象苜蓿，叶下长着牙胞。牙胞有扁豆大，采下来用石头一砸便成了“面粉”。用这种“面粉”作成的粗面包，对于生命濒于垂危的人，吃起来也是格外地香甜。这种果实多得很，奥比尔贮藏了很多，以后几

天的粮食不用发愁了。

第二天，穆拉地能够自己走路了，他的伤口完全愈合。离德勒吉特不过16公里了，当晚歇在新南威尔士的边境上，恰好是东经149度。

一连又下了几个小时的细雨，大伙的衣服都淋透了。船长好不容易发现一座锯木人留下的破烂不堪的木棚，大家进去避避雨。威尔逊想生火烤“纳儿豆”粉面包，便出去拾枯枝了，但是，拾来的干柴怎么也点不着，里面含大量的矾质，根本不能充作燃料。博学的地理学家在以前讲澳大利亚奇闻时已说过这类事情。

因此，火没点着，干冷的面包自然无人吃，都穿着湿漉漉的衣服睡觉了。只有高枝上的笑鸟在叫着，仿佛在讥笑这伙不幸的寻访者。

女人毕竟与男人不同，那两位女客虽然装作雄赳赳的样子，但她们的体力已一天不如一天了。她们已经不是在走了，而是连拖带爬了。

然而，路总有尽头的。第二天，天一亮就动身，11点钟到达了德勒吉特城在上威斯的一个小镇，距吐福湾80公里。

在德勒吉特城，他们很快备好交通工具。此时，爵士心中又燃起一股希望的火苗。如果邓肯号稍许耽误一下，我们24小时之内，便可到达吐福湾，邓肯号还有救。

中午，大伙好好美餐一顿之后，便坐上一辆邮车，离开这个城镇。5匹壮马拉得邮车飞快地向前急驶着。

车夫听说快了多给酒钱，更是快马加鞭，马不停蹄。每16公里一小时，每站不过停两分钟。爵士此时此刻恨不得变成一只小鸟迅速飞到东海岸去。

第二天，太阳初升的时候，隐约的海水声预告着目的地即将达到。邮车绕过海湾到达30度线的海岸，也就是命令奥斯丁把船开来的地方。

海一出现，大家极目远望，极力地搜寻着邓肯号的影子能不能出现一个奇迹，邓肯号在海中游来游去，和一个日前在阿根廷的哥连德角外一样呢？但是水天一色，在广阔无垠的海面上没有一只帆船的影子。

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可能风太大，船在港外抛锚不了，于是开到吐福湾的内港——艾登城去了。

所以，爵士又命令邮车向右转，向离此地9里的艾登城进发了。

车夫在离那标志港口的固定信号灯不远处停下来。在码头上停着几只船，可是玛考姆府的旗号没有。

爵士、船长和地理学家一齐下了车，来到海关，询问了海员，查了近几天的船舶进口登记簿，结果一星期以来，没有一只船进过吐福湾。

“是不是邓肯号推迟时间启航呢！也许我们赶在他们前面了！”爵士叫着说，人总是不愿朝绝望的方面想，于是又转到这个念头上来。

船长门格尔摇摇头，他深知奥斯丁决不会拖延时间执行命令的。

“是吉是凶，我们总要知道个结果，总不能这样半信半疑吧！”哥利纳帆说。

一刻钟后，给墨尔本船舶保险经理人联合会拍了一个电报。然后，大伙坐上邮车，到了维多利亚旅馆里歇歇脚。下午两点钟，爵士收到电报，电文如下：

吐福湾艾登城哥利纳帆爵士
邓肯号本月18日启航去向不明
船舶保险经理人安德路

电报象一页纸一样从爵士手中飘落到地上。

毫无疑问！那只正派的苏格兰游船已变成一只海盗船了，而匪徒头目彭·觉斯成了它的主人！

横贯澳大利亚大陆的旅行曾那样乐观地开始，现在就这样绝望地结束了！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受难船员的踪迹似乎再也不能找到了，这次失败如此惨重，赔上了整个船队的性命，而且爵士也被弄得精疲力尽，束手无策。这位英勇的寻访人，在幡帕斯草原的天灾没有征服他，现在澳大利亚大陆上的人祸却把他制服了。

第十章

35. 不列颠尼亚号依然是个谜

如果说寻找格兰特船长的人们是注定要绝望的，现在，他们弄得走投无路了，不也正是该绝望了吗？大地茫茫，到哪儿去再作一次探险旅行？又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这样的旅行呢？邓肯号没有了，连想立刻回国都不可能！那些好心肠的苏格兰人的这番壮举就这样遭到了失败。失败，对于有点毅力的人来说是听不入耳的，然而爵士被恶运捉弄够了，他不能不承认，再继续这种救人的事业，他再也无能为力了。

小姐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不再提起她的父亲，尽管她很不情愿，她悲痛地想起了那一队不幸的船员。过去是海伦夫人安慰她，现在轮到她安慰海伦夫人了！她第一个建议回苏格兰去，船长看她这样刚强，坚忍，心里很是佩服，他想提一提寻找格兰特船长，但被玛丽用眼光制止了。她对他说：“不能再找我父亲了！门格尔先生，我们要为这些仗义而来的人着想。爵士自然应当回欧洲！”

“对，玛丽小姐，”爵士说，“他现在理当回去，邓肯号的遭遇要让英国政府知道。不过你不要因此而失望。”门格尔说：“我们既已出来找格兰特船长，不能半途而废，不如让我一个人找下去！找不到，我决不罢休！”

玛丽小姐接受了船长这个誓言，把手伸给那青年人，感激他的所为。

当天讨论决定回欧洲。而且尽快到墨尔本。第二天，船长去打听开往墨尔本的船期。他认为艾登和维多利亚省之间来往船很多，实是并非如此。这地方一共就3~4只，都停在吐福湾里。没一只前往墨尔本，或悉尼、威尔士角的。爵士要回欧洲只有到这三个地方搭船，这三个地方有英国本土之间半岛邮船公司的一条正规航线。

经过一再考虑和磋商之后，哥利纳帆爵士想到要沿着海岸公路到悉尼，地理学家却提出了令大家想不到的建议。

原来他去过吐福湾。知道三只船中有一只是到新西兰北岛都城奥克兰的，他想先包下这条船，再搭半岛邮船公司船回欧洲。

大家都在考虑。地理学家没有举出大套理由，只说明一个事实，程路最多花费5~6天时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相距千把公里罢了。

真巧，奥克兰又正好在他们盯住不放的那条37度线上。这条建议本身是一个机会。可以在新西兰沿海再搜索一番！

不过新西兰只是一个岛，而不是格兰特船长逃往的“大陆”。所以，地理学家并没有挑明可以再去寻找格兰特船长。

船长很支持巴加内尔的建议。不过，上船之前总应该先去看看哪只船。因而哥利纳帆，少校，巴加内尔，罗伯尔和他自己都一齐坐上一只小划子，靠近距岸两链远的那只小船。

那是只250吨的双桅帆船，叫麦加利号。它专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口岸间作短程航行。船主态度相当粗野。一看就知没受过教育，哥利纳帆的态度谦和。船上水手与船主差不多。船主面孔红胖，手厚大，塌鼻子，独眼，嘴唇上满是烟油，加上暴躁的神气，威尔·哈莱船主成了一个可憎的形象。而现在只有搭他的船了。

“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他见生客上了甲板就问。

“你是船长吗？”门格尔回答。

“就是，”哈莱说，“怎么样？”

“麦加利号要装货到奥克尔去吗？”

“是的。怎么样？”

“装什么货？”

“好买好卖的货。”

“什么时候开船？”

“明天，趁午潮，怎么样。”

“搭不搭客。”

“看是什么客，只要他们吃得惯船上的大锅饭。”

“自备伙食。”

“多少人？”

“10位，两位女客。”

“我没有房舱。”

“你把甲板上的便舱让出来就成了。”

“这个吗？”

“你到底答应不答应！”门格尔。

“那要看……”麦加利号船主兜了一两个圈子，钉了铁掌的皮靴在甲板上踏得笃笃响，然后往门格尔面前一站。

“肯给多少钱？”他说。

“你要多少？”门格尔反问。

“50镑。”

哥利纳帆点点头，表示可以。

“好，就50镑。”门格尔回答。

“这单是船费！”船主补充了一句。

“行，单是船费。”

“伙食在外。”

“就在外。”

“好，就算说定了。怎么样？”哈莱伸出手。

“什么？”

“定钱呢？”

“这是25镑，先付一半，”门格尔说着数钱给他。哈莱接过钱往腰包一塞。

“明天上船，”他说。“午前来，到时候不管你们到不到我们都要开船。”

“午前准到。”

回答完毕，哥利纳帆一伙都离开船。

“好个老粗！”门格尔说。

“呃！他到对我的劲儿，”地理学家说，“是只不折不扣的海狼！”

“是只不折不扣的狗熊！”少校纠正。

“我还敢说，”门格尔补了一句，“这只狗熊当年一定做过人肉买卖。”

“管他哩！”哥利纳帆回答，“只要他是麦加利号船长，只要麦加利号到奥克兰去。从吐福湾到奥克兰，我们只见他几面，过了奥克兰就永远不会再见他了。”

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知道行期就在明天都很高兴。爵士向她们说明：麦

加利号没有邓肯号那么舒服。但她们不在乎。奥比尔先生去购买粮食。他常哭他老婆。然而这时，奥比尔以一贯的热诚去执行任务。只消几个钟头就办齐了，那些粮食都是双桅船上没有的。

与此同时，少校找到了一个钱庄，兑换了爵士汇到墨尔本联合银行的几张汇票。他需要的是现金、武器和弹药，于是补充了一些。地理学家找到了爱丁堡约翰斯顿出版社的一张精制新西兰地图。

穆拉地的健康情况很好，差点要他送命的伤势现在就要好了。

威尔逊被派到麦加利号上去布置旅客们的舱位。一阵洗刷，舱完全变了样。哈莱看他干得起劲，走开了。哈莱不在乎他们是男是女，叫什么名字。他舱里塞满了 200 吨皮革。

这一天剩下的空闲，哥利纳帆还想到 37 度线穿过的那地方去一次。他这样做有两个动机。

他要把那假沉船的地方再考虑一番。事实上，艾尔通确是不列颠尼亚号的水手，不列颠尼亚号可能真是在澳大利亚这一带海岸附近沉没的，既不在西海岸，那就该在东海岸。这地方以后不再来了，不能轻易放过。

而且，即使不列颠尼亚号不是在这里失事，至少邓肯号是在这里落到流犯们手里。也许当时还有过一场恶斗呢！

爵士由他忠实的门格尔陪着，进行这双重目的的侦察。维多利亚旅馆主人给他们备了两匹马，他们就走了向北绕着吐福湾的那条路。

痛心的搜索，他们闷声骑马。看着海水侵蚀的岩石，彼此不说话。

以门格尔的热诚和聪敏，可以肯定每一块地方都搜索到了。照理说，那些海滨会有一些沉船遗物被冲上来。然而一无所获。

不列颠尼亚号的失事，依然是一个迷。

至于邓肯号，也一样。

然而，门格尔却在岸边一丛“米亚尔”树下发现了几滩烧过篝火的痕迹，显然，最近有人在这里露营。是不是游牧队呢？不是。另一迹象无可辩驳地告诉他流犯们到过这一带。

这个迹象，就是一件灰黄两色的粗毛衣，旧的，打过补丁，令人作呕，丢在一棵树下。毛衣上还有伯斯大牢的号码。不知是哪一位犯人穿过的。

“你看！”爵士说，“那些流犯到这里来过了！我们邓肯号上那些可怜的伙伴……”

“是啊！”门格尔压低嗓子，“无疑，他们没上岸，他们都死在……”

“那些混蛋啊！”爵士叫起来。“如果有一天他们落到我手里，我一定要替我的船员们报仇！……”

悲痛使哥利纳帆面孔铁青。盯着大海看了许久，接着不声不响地打马，奔回艾登。

还有一项要办的事：把最近发生的事情报告当地警察局。班克斯警官做笔录时喜形于色。他听说彭·觉斯跟他那伙强人走开了，心上仿佛揭掉了块大石头。全城人都松了口气。消息立刻用电报告知墨尔本和悉尼行政当局。

爵士回到旅馆。旅客们都闷闷不乐地渡过了这个晚上。他们回想到在百奴衣角时的希望，联想到现在的失望。

至于地理学家，他烦躁不安。

这天晚上，船长把他请到自己房间里，问他为什么这样神经紧张。

“约翰，我的朋友，不，我和平时一样！”

“巴加内尔先生，”门格尔说，“您一定有个什么秘密梗在心里。”

“嗯！有什么法子呢？”地理学家指手划脚，“我也是不由自主！”

“什么事？”

“又是开心，又是失望。”

“您是又开心又失望？”

“是的，”

“您是不是有了一点眉目？”门格尔逼问，“您又找到了什么线索吗？”

“没有啊！到了新西兰就回不来了，不过，究竟……哎！你晓得，人总是这样！只要还有一口气，总是不肯死心！俗语说得好，‘气不断，心不死！’这句话要算是世界上最好的格言了！”

36. 吃人的海岸

第二天，即 1 月 27 日，麦加利号的乘客上了船，住在狭小的船舱里。船主没有把它的房间让给女客，那房间也不干净。

12 点整，船借退潮起锚了。刮着不大的西南风，帆拉起来了。威尔逊想帮助五位船员，但哈莱拒绝了他。

既然船主有了这样的表示，他也只好不去多事了。

这时，五位船员在船主叫骂声中升好了帆。麦加利号摆足了远洋的架子，低帆，前帆，顶帆，纵帆，触帆。又加上许多小帆和插帆。它那臃肿的船头，宽宽的船底和笨重的船尾就注定它是典型“老鸭式”的慢船。

船尽管如此，不出意外至多六天就可以驶进奥克兰港口。

晚上 7 点钟，澳大利亚海岸和艾登港口的固定灯塔都望不见了。海浪相当大，船走得很慢；颠簸得厉害，旅客们规规矩矩守在舱里，和坐牢一样。

每个人都在想心事。很少有人说话。哥利纳帆坐不住，走来走去，而少校呆在那儿一动不动。门格尔不时到甲板上来观察风浪。罗伯尔在后面跟着。至于地理学家，他一个人在角落里叽哩咕噜，不知说什么。

他在想什么呢？他在想命运支配他去的新西兰。他想起了新西兰的历史。

在新西兰的历史里，有没有把新西兰这两个岛当做大陆呢？他在想着文件的解释。

“contin, contin,”他老是这样说，“这个字就是大陆(continent)呀！”

他想了那些航海家发现这两个大岛的经过来。

那是 1642 年 12 月 13 日，荷兰人塔斯曼在发现凡第门阵地之后，17 日，船驶进一个大海湾，其尽头是一条海峡，夹在两岛之间。

北岛“依卡那马威”，这是土语，意为“马威之鱼”。南岛名“玛海普那木”，意为“产绿玉的鲸鱼”。

塔斯曼派了几只小艇登陆，带回来两只独木舟，上面坐着一些吵吵嚷嚷的土人。都是中等身材，棕色皮肤，瘦骨嶙嶙，语音生硬，黑发，头发盘于头顶，上插一根又大又长的白羽毛。

欧洲人和土人的第一次会见似乎可以建立长久的友谊。但第二天，塔斯曼的一只小艇去探索附近海岸有没有停泊地点的时候，7 只满载土人的独木舟猛烈攻击了这只小船。水手长喉咙上挨了一枪跳海逃命。其余 6 人 4 人被杀死，剩下 2 人与水手长逃了回来。

这之后，塔斯曼报复了几枪就赶快开船。该海湾现在还叫屠杀湾。塔斯曼沿屠杀湾西岸向北行驶，1 月 5 日泊在北角附近。这里浪猛人凶，不允许他上岸上淡水；他决定离开这片陆地，取名叫斯塔腾兰，意译“三民地”，为纪念当时的“三民会议”而取的。

他还以为他在南美洲的南部发现了一个“大陆”哩。

“但是，”地理学家想，“17 世纪的一个海员可能会把新西兰误认为‘大陆’，但 19 世纪的海员决不会这样了！要说格兰特船长犯了错误，想不通！”

塔斯曼以后的 100 年间，新西兰仿佛又不存在了，后来，一个法国航海家徐尔威在南纬 35 度 37 分的地方又发现了这片陆地。徐尔威的小艇被偷了，而他放火把一座村庄统统烧光了。

1769年10月6日著名的库克船长利用小恩小惠收买土著人，并用开花炮使他们老老实实。

1773年那伟大的海员又一次来霍克湾，这次他亲眼看到吃人肉的事。

1827年3月，阿斯特罗拉伯号船长，那著名的居蒙居威尔居然不带武器在陆上和土人过了好几夜，他不但没有受到伤害，并且和土人交换了礼物，学会了土人歌曲，测量了有用的地图。

从上述的矛盾中，从土人的那忽而和善忽而野蛮的表现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新西兰人的残酷行为大都是报复性质的。他们待人好坏，要看船长为人好坏而定。一个英国人，名叫依耳，他环游全世界也不知有多少次，是流浪科学家。他到了这两个岛上，看到他们吃人肉，看到新西兰人互相吞食。

1831年拉卜斯船长在群岛湾也见到这种土人吃土人的惨象。土人的战斗厉害得多了，那些野蛮人已经会使用火器，并且使用十分准确。有些部落整个消灭掉了。

新西兰人能抵抗，能自卫，他们恨侵略者，驱使着他们和英国移民作斗争。

巴加内尔就这样把新西兰的全部历史回忆了一番，他的脑子越想越沸腾。但是，全部历史没有一点能容许他把这片两个岛构成的地方加上“大陆”的名字，但 *contin* 这个字却顽强地堵住他的思路，叫他始终想不出一个新的解释。

1月31日，从开船到现在已经4天了，麦加利号在澳洲和新西兰之间的那片狭窄的洋面上还没有走到三分之二的路程。船主哈莱很少问船上的事：他任凭水手们搞。这粗鲁的家伙天天不是大麦烧就是白兰地，喝得醉醺醺的，水手们也跟他学，麦加利号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这种失职，使门格尔不得不留心照料了。不只一次，船一闪，几乎船翻了，穆拉地和威尔逊抢着把舵把扶正。船主有时干涉，甚至破口大骂。他们只好忍耐着。他们要求把醉鬼捆起来丢到舵底去，门格尔阻止了他们。

虽然如此，门格尔对该船的处境仍是提心吊胆的；不过，为不叫哥利纳帆烦神，他只是背地里对少校和巴加内尔提一提。麦克那布斯给他出的主意和穆拉地，威尔逊两人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措词不同。

“如果你觉得这样做有好处的话，约翰，”麦克那布斯说，“你就该毫不迟疑地来担负起这只船的指挥责任，或者，如果你不愿担起‘指挥’的名义，你就负责驾驶这只船好了。那个醉鬼，等我们在奥克兰下了船之后，再让他照旧做他的船主，到那时他爱翻船就尽管让他翻去。”

“当然罗，麦克那布斯先生，”约翰回答，“真到万不得已时，我只好照您的话去做。目前，我们照料一下也就是了。”

“你自己就不能领港吗？”巴加内尔问。

“很困难，”约翰回答。“船上连一张航海地图都没有！”

“真的吗？”

“真的。哈莱这家伙在这一带跑得太熟了，他根本不需要测算航路。”

“他一定以为，”巴加内尔说，“他的船自己认路，不要人辨向。”

“呵，呵，如果哈莱在靠近陆地时还不醒，他就真叫我们为难。”

“希望他到时能醒，”巴加内尔说。

“既这样说，”麦克那布斯问，“你不能在必要的时候把麦加利号开到

奥克兰吗？”

“没有那带海岸的地图就不可能。礁石都在水下几米，一只船不论怎样结实，只要龙骨一碰上就完蛋了。”

“船一完蛋，船上的人只有往岸上爬，没有其他的办法可想吗？”少校问。

“您是说海岸上那些毛利人的厉害，是不是，巴加内尔先生？”门格尔问。

“是，我的朋友，毛利人聪明，好杀，专喜欢吃人肉。”

“照这样说，”少校问，“如果格兰特船长是在新西兰海岸附近沉了船的话，你就劝人家不必去找了？”

“沿着海岸找是可以的，”巴加内尔说，“愿上帝保佑我们永远不要落到这些残酷的土人手里！”

毛利人的风俗，受了侮辱就要用血来洗刷干净，这才算是荣誉。在这样的国度里，塔古力自然不能忘记上次他的部落受的耻辱。他耐性地等待着欧洲船来报仇，他竟然实现了他这个报仇计划。

他先对法国人装作畏惧的样子，到处土人都不带武器跑来欢迎他们，企图骗取他们的绝对信任。

马利荣船长把船停泊在群岛湾里，想给卡特利号换桅杆，因为最近起了几场风暴，有些桅杆受到了严重的损坏。因此，他回内地去寻找木材，5月22日，在离海岸2公里远的地方，他发现了一片树林，那里都是高大的柏树，树林附近有个小湾，离他们的船只有1公里。

建立起一个作场。三分之二的船员都被派到那里，带着斧头和工具，一边砍树，一面开一条通向小湾的路。另外选了两个据点在港中心的毛突阿罗小岛上，船上的病员，铁匠，箍桶匠都在那儿，另一个据点在陆上，大洋的岸边，离船1公里半。许多身强力壮，和颜悦色的土人帮水兵工作。

到此为止。马利荣舰长并没有完全忽略戒备。土人没武器，而船派大划子上岸去经常武装齐全的。土人的表现迷惑了他们，他们解除了武装，克劳采舰长曾劝马利荣收回成命，但遭到了拒绝。

从此，新西兰人更加殷勤，他们与船上的官员相处得十分亲密。马利荣到陆上正式访问时，全体土人尊他为大酋长，在他头发上插上四支白羽毛，表示崇敬。

33天了。造桅工作很好；舰上的水库在毛实阿罗岛上的淡水上着水。

6月12日下午2时，马利荣小艇准备好了。要按预定计划到塔古力的村子脚下去打鱼。他坐上船，随身带了两名军官佛德利古和勒吾，一个自愿兵，还有教练员和12名水兵。塔古力和另外五个酋长陪着他。

小船划向陆地。

晚上，马利荣舰长没回来。

第二天，卡特利号到毛突罗岛上去装淡水。它没有遇到意外，照旧划了回来。9点钟，马斯加兰号值岗水兵救起了一个一点气力没有的人。

原来这人是屠尔内，马利荣舰长带去的一名水兵。他腰部被铁矛戮了两下，负了伤，在17人中，只他一个逃了回来。

那不幸的小艇是早晨7点钟停在村边的。土人都欢天喜地来迎客人，土人把客人背上了岸。之后，法国人各自散开了。

立刻，许多土人都带着长枪，木棒，向他们奔来，十个打一个，他们全

死了。只有水兵屠尔内，腰下被刺两枪，从敌人手里逃掉，躲在矮树丛里。乘土人不提防，跑到海里。

这个事变使两艘船员都惊骇万分。一片报仇的呼声响起来。但必须先把岸上三个据点的人救回来。

克劳采舰长昨天在木工场过的夜。还没回来，首席军官居克来莫尔代他采取了紧急措施。马斯加兰号的大划子被派出去，载着一名军官一队士兵。去援救木工场的人们。他们沿海前进发现了马利荣舰长的船，就在那儿上了岸。

克劳采舰长，正如前面所说，当时不在兵舰上，对大屠杀一无所知。到下午2点，忽然看见一队士兵，他当即感到出了事。他向前迎去，才知道真实情况。为了不使伙伴惊惶。他禁止把消息吐露给他们。

当时，蛮人占领了所有高地。克劳采舰长命令把工具拆卸下来，次要的埋掉，工棚烧掉，带着60人退却。

土人们在后面追，喊着：“塔古力杀了马利荣了！”水兵要去报仇，被克劳采制止了。在他们到达海岸和登划子时，有1000左右士兵坐在地上，一动不动。大划子一驶到海里；石头象雨点打来，4名水兵向岸上开枪，打死了土人们的酋长。

克劳采舰长上了马斯加兰号，立刻派一只大划子到毛突阿罗岛上去，一队兵驻在岛上去过夜，病员都回了兵舰。

第二天，又有一队兵来到了岛上增防。法国人进攻了这个村子，6个酋长都被杀了。淡水继续补充。

最后，一切工作都完成了。还剩下要做的是侦察一下16人中是否还有活着的，并为死者报仇。于是一只大划子载着许多士兵到了塔古力的村庄。那阴毒胆小的酋长逃走了。肩上还披着马利荣舰长的大衣。在塔古力屋里搜出刚烧过的脑盖骨，上面还有牙啃的印子；还有一条人腿用木串子穿着；又一件硬领衬衫，糊满了血，是马利荣的；此外还有一些衣服，佛德利古的手枪，小艇上的质形徽章和一些破烂的布条。在另一个村里，又搜到许多人肠子，都洗得干干净净的，煮熟了。

收集完了杀人与吃人的证据，那些遗骸也都恭恭敬敬地掩埋了；然后一把火烧了村子。1772年7月14日，两只兵舰离开了这惨痛的淡海地区。

新西兰人一向不讲信义，喜欢吃人。库克在1773年第二次来新西兰旅行时证实了这一点。

库克的经历是这样的：12月17日在他率领下的由佛诺舰长指挥的一只船昌号，放了一只大划子去登陆，目的是要采集一些野草。这只划子一去就不见回来了。上陆去的是一个候补少尉和九名海员。佛诺舰长很不放心，就派薄内中尉去找他们。薄内到了那划子着陆的地方。据薄内报告，“发现一幅屠杀与野蛮的惨象，讲起来叫人毛骨悚然；我们好几个同伴的头，肠子，肺都零散地丢在沙滩上，旁边还有几只狗在吞食。”

在结束这一连串血腥纪录之前，我们还应该提一提1815年兄弟号被新西兰人攻击和1820年桑普生指挥的波以德号上全体船员被杀的事。最后，在1892年3月1日，瓦吉他地方的酋长艾那拉罗抢劫了悉尼的英国双桅船霍斯号，他手上的那群土人杀害了好几名水手，并且把尸体都煮熟吃掉了。

新西兰这吃人的海岸，正是那由醉鬼指挥由笨蛋驾驶的麦加利号所要到达的地方呀！

37. 倒楣的麦加利号

叫人劳累的航程老是走不完。2月2日麦加利号自开船已经6天了，还望不见奥克兰的边岸。风倒是顺的，一直是西南风，但海流是逆着的，船不倒就算好事。浪凶，船落到浪槽里勉强爬起来，船每摆动一次，桅杆就激烈地摇晃一次。

幸亏哈莱是个慢性子人，他不要求船走得快，也没有把帆拉得太紧，否则全船桅杆不可避免地都要倒下来。门格尔希望这副坏船架子都这样应付到目的地，不要出什么岔子。

天不断地下着雨，海伦夫人和玛丽只好在船舱里，然而她们都叫不出苦来。她们有时也到船甲板上。

女客们一回到舱里，大家就想办法给她们解闷。巴加内尔本想讲故事给大家消遣，但效果不好。大家对归国的旅途灰心丧气。最可怜的要数哥利纳帆爵士了。不管雨淋浪打，都得呆在甲板上。只要风一停，他就拿起望远镜固执地搜索着天边，他仿佛在向那默默无言的大海问话。他总是沉不住气，面部流露出痛苦不安的神情。一切都感到力不从心了！

门格尔不管风吹雨打，寸步不离跟着他。这一天，哥利纳帆了望了天边，比平时更加殷切，特别是在海雾偶然打开了一个缺口时。约翰走近他，问道：

“阁下，在找陆地吗？”

哥利纳帆摇摇头。

“我想你也该急着要离开这只双桅船了，”那青年船长又说。“照规矩，我们在36小时前就应该看到奥克兰的信号灯火了。”

哥利纳帆不回答。他老是望着，望着，并把望远镜对准上风那边的地平线上望了一分钟多。

“陆地不是在那边，”约翰·门格尔说。“请阁下向右舷望去。”

“为什么向右舷望去呢，约翰？”哥利纳帆回答。“我不是在找陆地呀！”

“你找什么，爵士？”

“找我的游船呀！找我的邓肯号呀！”哥利纳帆气哼哼地回答，“它一定是在那里，在那一带海面上冲着海上的波澜，干着海盗的罪恶勾当！它是在那一带，我告诉你，约翰，就是在那条船上，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我猜想我们一定会遇到它！”

“愿上帝保佑我们不要遇到它罢，爵士！”

“为什么呢，约翰？”

“阁下忘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了！如果邓肯号来追捕我们，我们怎么办呢？连逃都无法逃呀！”

“逃，约翰？”

“当然要逃呀，爵士！不过逃也是逃不掉的，我们一定会被俘去，听凭那些匪徒摆布的，要知道彭·觉斯这个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们死倒不在乎！我们一定要自卫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我们死了又怎样呢？你要想到哥利纳帆夫人呀，爵士，还要想到玛丽小姐！”

“可怜的女人啊！”哥利纳帆自言自语，“约翰，我的心已经碎了，有时我感到失望侵袭到我的心里来。我觉得仿佛还有个什么新的不幸在等着我们，仿佛天在和我们作对！我非常害怕！”

“您吗，爵士？”

“不是为我自己而害怕，我是为了我爱的人们，也是为了你爱的人们。”

“您放心，爵士，”青年船长说，“现在不要害怕了，我负责麦加利号，你指望邓肯号，只是为要躲开它！”

门格尔说得对。一遇到邓肯号就该麦加利号倒楣；而在这一带海盗可以横行无忌在狭窄的海面上，这种遭遇是很可能的。然而，至少，这一天，那只游船并没有出现，当天的夜里——自吐福湾出发的第6夜——约翰·门格尔所担心的事也并没有发生。

但是，这一夜天气却变得可怕极了。天空突然黑下来，样子十分可怕。哈莱和海员一下子从沉醉清醒过来。他走出船舱，揉揉未睁开的睡眼，摇摇又肥又大的头。然后深吸两口清新的空气，仿佛喝一杯定神剂一样，这才看看桅杆。风力更猛了，同时又偏转了风向，由西往东，直把那条船往新西兰海岸上吹。

船长哈莱连叫带骂地唤来几个水手，叫他们快点落下顶帆，扯起夜航帆。门格尔赞成这个办法，没说话。他不愿和这位粗俗的海员交谈。但是，为安全起见，他和爵士都不离开甲板。两小时后，大风刮起来了。哈莱偏把前帆收小。因为麦加利号象美国船那样有两层帆架。这工作5个人做起来并不困难。有了两层帆，只要把上层帆落下来，就可以把前帆缩小到最小面积了。

风浪继续加大，麦加利号的底部震动得厉害，就象撞到岩石上一般。那笨重的船壳不容易爬上浪头来，所以浪头打来，大量海水冲到甲板上，悬挂在左舷边竿上的小艇早被冲得不见踪影了。

门格尔不安起来。浪头不算很大，换别的船，还可以随浪浮动，不必在意。而这只破船很可能一直往下沉。因为它每下降一次，就是甲板上溅得海水因排水口来不及排泄，很可能装满船舱。为了防止万一。门格尔建议用斧头砍破舷板，让水容易流出。而哈莱拒绝这样做。

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在等待着他们。那是快到11点半钟的时候，门格尔和威尔逊正站在甲板下风向，忽然听到异常的声响。他们本能地警觉起来。门格尔对那水手说：

“回澜！”

“不错，是浪触到礁石打回来的！”

“至少400米远吧？”

“至多400米！就是陆地！”

门格尔把身子探出舷外，观测着那幽暗的波澜，高声叫道：“威尔逊！测水！”

哈莱守在船头，一直未觉察到自己所处的险境。威尔逊抓起测水锤奔到前桅的桅盘。他抛下铅锤，绳子从指缝中溜下去，但只溜了三段，铅锤就停止了。

“只有3英寻！”威尔逊报告说。

“哈莱！我们走到礁石丛里了，”门格尔对那船主说。

哈莱耸耸肩，奔到船舵那里，把舵把扭动，对着下风的船舷。此时，极其危险了，只见威尔逊丢开测水锤，用劲拉着前桅的调帆索，让船帆兜着风转过去。船主被猛力推到一边，还不知为什么要推他呢！

“尽力让风吹！放松！放松扣帆索！”门格尔一面喊着，一面忙着掉转船头使船避开礁石。

半分钟之后，一场虚惊过去了。船沿着礁石缝穿行，天色虽黑，但可以

看见一条汹涌的白线离船只有 4 英里远。

这时，哈莱才感到大祸临头，惊慌起来。他说话驴唇不对马嘴，命令相互矛盾，充分说明这蠢猪般的醉鬼已经失掉镇定力了。他一直认为陆地还有 20~30 公里，一切平安无事；谁知近陆的险滩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原来的海流已把他打出了他惯走的路线，可恶而又可怜的经验主义弄得惊慌失措了。

其实，他还不知道，这时门格尔采取紧急措施已把船驶离险滩了。难办的是不知道方位，也许船在礁石圈里。风正向东吹着，船颠簸得前仰后翻，船头或船尾每下落一次，都有触礁的可能。

果然，不出所料。不一会儿，暗礁在下面越来越多。现在必然来个忽转弯，逆风而行回到没有暗礁的水面上。象这样一条不平衡的船，帆面缩得很小，要它急转弯，不一定办得到。不过，也非得尝试一下不可。

“船舵完全转向下风船舷！”门格尔向威尔逊大叫。

麦加利号开始接近暗礁了。不一会儿，就看见浪打到水下的石岩，飞起沫来。泡沫在浪头上发着白光，简直是一片磷光突然照彻了那些浪头。大海咆哮着，仿佛是希腊神话里所说的那些老岩精在怒吼。

威尔逊和穆拉地伏在舵盘上，舵把已转到底，再也转不动了。就在这惊险万分的一刹那，突然，砰地一声。麦加利号碰到岩石上，触桅的支索撞断，因而前桅也就不稳定了。只受了这一点损坏，船是不是还可以转过来呢？

不可能了，因为忽然一个高浪，把船捧起来，送到暗礁上面，然后猛地一放下来，麦加利号重重地摔在礁石上，一动也不动了。

船舱的玻璃震烂了。旅客们都跑到甲板上来。但是海浪冲洗着甲板，也有危险。门格尔知道船已深深地陷在沙里了。因此请他们再回便舱。

“你实话实说，船到底怎样了？”爵士问门格尔。

“沉是不会沉的，海浪会不会把船打散了，那就不可知了。好在我们还来得及想想办法。”

“不能放小艇下海吗？”

“天太黑，浪又大，而且不知向哪边着陆。等天亮再说吧。”

这时候，哈莱和疯子一样在甲板上跑来跑去。他的部下，惊慌一阵之后，又开始用酒精来麻醉自己。门格尔料到他们喝醉了会出乱子的。靠船长制止他们是不行的，那个可怜虫正抓耳挠腮，计算着他损失的货物，是否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呢！

门格尔也不去打扰他。他叫旅伴都武装起来，随时准备打退这伙坏东西的骚扰。那些水手喝得烂醉，喊爹骂娘。

“你们这些混蛋哪一个敢跑到便舱里，”少校十分镇定地说，“我象打死一条狗一样地打死他。”

那些水手看清了这阵势，知道不好惹，一溜烟地跑了，至此，门格尔不再担心醉鬼来闹事了，只是急等天亮。

风息了，海也渐渐平静了，船完全不动了。门格尔打算太阳一出来，就去探探陆地——如果有什么方便的地方可以上陆。船上只剩下唯一的交通工具——吊在右舷上的小划子。不过划子很小，一次只坐 4 个人，来回要 3 趟。

门格尔伏在舱篷上，极力想透过黑色的夜影去发现些什么。他心里盘算着，如果这里离海岸稍微远一点，那只单薄的小划子禁得起来回折腾吗？

门格尔在外面这样想着，希望东方早点露出鱼肚白。这时，女客们很信任他的话，都在铺位上睡了。其他男同胞听不见醉鬼的叫嚣，也睡了一下恢

复精神。船上静悄悄的，仿佛这船在沙滩上也睡着了。

早晨 4 点钟，东方终于发亮了。门格尔上了甲板等着。大地渐渐泛白，天边出现一片云，晨幕在这广阔的大自然的舞台上慢慢升起。还有一个发光点象一座灯塔在一个山峰上闪耀着，那山峰正遮住视线，所以还看不见初升的太阳。陆地就在那里了，不到 15 公里远。

“看见陆地了！”门格尔叫起来。

旅伴们被叫声惊醒，都奔到甲板上来，望着天边出现的海岸。不管岸上居民是和善还是凶恶，毕竟那是他们逃难的地方啊。

“哈莱哪里去了？”爵士问。

“不知道，爵士，他和他的水手都不见了。”门格尔回答。

“去找找他们，不能把他们丢在船上。”哥利纳帆一向是仁慈的。大家找遍了水手间、中舱、下舱都没有他们的影子。

“也许掉到海里了。”巴加内尔说。

“完全可能！”门格尔回答，心里十分担忧。

他说完之后向船尾走去。

“找找划子去。”门格尔说。

威尔逊和穆拉地跟着他，准备把划子放下海。谁知，划子却早不见踪影了。

38. 第一计划失败

原来哈莱和他的水手趁着黑夜，放下船上仅剩下的一只小划子逃走了。这是无可怀疑的。

“这群混蛋跑掉了，也好”，门格尔安慰爵士说，“省掉我们不少麻烦。”

“我也是这样想，”哥利纳帆说：“而且，船上还有这么多勇敢的朋友，今后，门格尔就是麦加利号上的临时船长了，我们做你的临时水手，听从你的指挥。”

这段话引得旅伴都笑了。那青年船长对大海扫了一眼，又看看残缺不全的船桅，然后说：“目前，我们有两个办法可以脱险：一个把船搞出来，往海上开；另一个是做个木筏划上岸。”

“如果把船能搞出来的话，这是个最好的办法。”哥利纳帆说。

“船损坏得怎样？”海伦夫人问。

“我想，夫人，它不会损害得太厉害。我们在船头安个临时桅杆，代替前桅。这样，虽然是慢了，但也同样能达到目的地。”

“我们还是检查一下船损坏的部位吧，”麦克那布斯务实地说。

哥利纳帆、约翰和穆拉地忙乎了3个钟头，才把货舱里的皮革移动开，其中一部分扔到海里，以便减轻船体重量。检查船底时，发现左边靠腰板的地方有两个接缝开了口。幸亏麦加利号向右倾斜，开口对着天空，没有流入海水。威尔逊赶快塞进一些麻线，又钉上一块铜片把接缝补好了。

底舱里灌进去的水很浅，抽水机很容易抽干，这样又可以减轻一些重量。

检查船壳时，门格尔发现它并没有因搁浅受到很大的损坏。可能副龙骨有一部分嵌在沙里，但是可以有办法搞出来。

威尔逊检查完内部之后，又泅到船底，确定一下船搁在高滩上的部位。

现在剩下要做的只是想个什么办法把船搞出来。太平洋的潮涨得并不太高，虽然如此，门格尔还想靠涨潮的浪头把麦加利号冲起来。可是作个临时桅杆需好长一段时间，并且有一定困难。当午时刻涨潮时，已经来不及了。那只好观察一下水势对船头的作用如何，等到下一次再试一试。

现在，大家动手准备。门格尔首先叫人把桅杆上剩下的帆都放下卷起来。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先后落下主帆、副帆和顶帆。小罗伯尔和猫一样敏捷地爬上桅杆，胆大得和见习水手一样，在工作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再做的工作就是抛锚了。在船的后面，朝龙骨方向，抛下一个或两个锚，以便船尾在涨潮时抬起头。要是小划子在，就好了。现在，只好用前桅断料和空酒桶扎个木筏，作为运锚的工具。锚一抛，只要吃得住底，麦加利号浮起来就有希望了。

于是造筏工作开始了。每个人都参加劳动。人们用斧头砍断还系着索的前桅，让那残桅倒下来。前桅折断在下截接头处，所以桅盘很容易下来。门格尔用桅盘筏，下面用空桶托着，以更增大浮力，筏上安上一个橹，以便操纵。

造筏的工作才完成一半，太阳已接近正中天了。门格尔让哥利纳帆领导造筏工作，自己去测算方位了。

门格尔在哈莱房间里找到一本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年鉴和一个六分仪。我们知道，要透过六分仪上的望远镜看到真地平线，即水天相接的那条线才可以测算。不料北面有块陆地伸入海洋，正好把真地平线挡住，根本无法测算。

既然如此，就必须拿一种人工地平线来代替它。通常用一个大盘，装满水银，水银没有，用流质柏油也行，就在这个平盘上测量。门格尔已经知道新西兰西岸的经度了，现在所要测的是纬度，于是，开始了测纬工作。

首先，利用六分仪测定太阳在子午线上距地平线的高度，其结果为 68 分 30 秒。由此可知太阳距天心是 21 分 30 秒。因为两数之和为 90 度。再查格林威治年鉴，得出所求纬度 38 度。因此，确定了麦加利号的方位是东经 171 度 13 秒和南纬 38 度。

门格尔看了一下地图，发现麦加利号被吹到偏南方向，偏离航线一个纬度。必须向北航行一个纬度才能达到新西兰的都城。

方位测定完，正是 12 点 1 刻了，大家站在甲板上，焦急地观察着麦加利号的动静，他们多么希望它会自己浮起来啊！但是船下嘎啦嘎啦地响了几声，这是船底颤抖的声音，船身却一点没有移动。

下午 2 点钟的时候，木筏造好了，锚被摆到筏上，门格尔和威尔逊在船尾上系了一条细铁链之后，便登筏抛锚了。落潮正好把他们漂到船后，在距船 100 米，水深 10 英寸的地方把锚抛下去了。锚吃住海底很紧。同样，他们又运去主锚，抛在水深 12 英寸的地方。

完成这些任务，就等着涨潮了。门格尔十分高兴，嘉奖了水手几句，并向巴加内尔表示如果他好好干，后将会提升为水手长的。

这时，奥比尔正当其时地准备好了饭，全体船员补充了能量，也为未来的工作恢复了精神，饭后，门格尔又作了最后的检查，因为搞起一条搁浅的船的确不容易，不可粗心大意。稍有不妥，便会前功尽弃。

为了减轻船上的重量，门格尔叫人把大部分货物扔到海里去了。剩下的皮捆子、重的松段、备用的帆架和几吨生铁，一律搬到后部，以便压住船尾，帮助船头翘出沙坑。同对，还有许多酒桶滚到船后部去，然后装满水，以便加强前部的上浮力。

这些事做完，已是半夜，全体船员都疲惫不堪。大风在衰弱，海员们观察着云层的颜色和排列方式，发现风有转向的趋势。门格尔把这个情况报告爵士，并建议把起船工作延迟到第二天再做。

门格尔说：“我的理由是：首先，我们疲乏了，没有力气是不行的；此外，既似船浮起来，在黑夜中也难以在暗礁中穿行；再说，明天，如果刮西北风，苍天就可以助我一臂之力。我们把桅杆上的各种帆都张起来，逆着风，帆力就会帮着搞起这条船。”

门格尔的理由毫无疑问，连船上最性急的两个人——爵士和地理学家也只好同意这项建议。夜里过得很好。大家轮流值班，特别看护船锚。

果然不出所料。天一亮，刮起西北风，而且越刮越大。全体船员集合起来。准备张帆。并且利用满潮还没有到达，在船头装了个便桅，来代替前桅，这样，船一漂上来，就可以驶离这一带险海。

大大小小的帆都升上去后，潮水开始上涨了。漫长的小浪一条接一条地滚起来，礁石渐渐消失，象许多海怪先后回到它们的海底老巢中一般。尝试那艰巨工作的时间快到了，狂热般的急躁充满了每个人的心灵，大家都在过度地紧张着，谁也不说话，都在等候着命令。门格尔聚精会神地观察着潮势，他对那两条伸得又长，拉得又紧的粗铁链不放心地看了一眼。一点钟，潮水涨到了最大高度，此时正是潮水已涨未落的那一刹那。这时，得赶快动手，不能再迟了。大帆主帆一齐拉起来，兜住风力，鼓起在桅杆上。

“转绞盘！”门格尔叫道。

那个绞盘上面装有转动用的杠杆，大家拼命转动杠杆。两条铁链在绞盘的强力转动下拉得笔直。锚在海底吃得很紧，丝毫不滑一下，要成功就得快，风吹得更猛了，胀起帆腹，贴住桅杆，把船往外推。人们感到几次船壳在颤动，似乎正要浮起来。这时也许再加个人手就可以把船拔出沙滩了。

“海伦！玛丽！”爵士叫起来，“来帮忙啊！”

那两位女客也跑来，帮旅伴们一齐用力。

绞盘轮子上的掣子最后又响了一下。

但是，自此以后，绞盘再也转不动了，那只双桅船还是不动，全部努力归于失败。潮水已经开始下降，显然，就是风力再加上潮势，靠这批人，船还是浮不起来。

既然第一种脱险的办法失败了，应该立即执行第二种方案。麦加利号浮不起来，这是很明显的，目前唯一可行的就是丢掉这只船。若是等那不可知的救命船来到出事地点，未免显得太没有远见，太傻了。因为那时，也许麦加利号早已被打成碎片了。只要来一次风暴或者海浪稍微大一点，就会把船打得在沙滩直摆，一摆就破，一破就散，散了以后，连渣子也会没有。这样看来，船破是不可避免的事，因此，门格尔决定要在船破之前登陆。

门格尔建议造一个木筏，或者用海员术语说，扎个“浮台”，一个足够结实的“浮台”，把乘客和足够的粮食装上新西兰的海岸。

这事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说了就得立即执行。到了晚上，造筏工程完成差不多了，只是天黑下来不得不停止了。

晚饭过后，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回舱休息了，地理学家和其他朋友在甲板上走来走去，谈着某些严重问题。小罗伯特也没有离开，这个勇敢的孩子聚精会神地听着，都准备在今后的危险中为大家服务，为大家出力。

地理学家问门格尔，能不能在附近着陆，沿着海岸走到奥克兰去。门格尔回答说，这样落后的交通工具，很难几乎不能到达奥克兰。

“用木筏不行，用这双桅船上的小划子会成功吗？”巴加内尔又问。

“可以成功，但必须在白天航行。”

“既然如此，那些可恶的家伙是有意扔下我们，独自去奥克兰了。”

“别提他们了！那些喝得烂醉的家伙，背信弃义，十有八九会掉在海里喂鱼的。”

“活该！他们划走的小划子对我们有多大用处啊！”

“再提这些陈谷子烂芝麻有什么用啊！”爵士问，“不久，我们要坐木筏上岸了。”

“我们所要避免的正是就近上岸，”巴加内尔反对说。

“怎么，走30来公里路就怕辛苦了？”

“哪里的话，爵士！我并不怀疑我们的勇气，也不怀疑两位女宾的毅力。30公里路，在别的地方，小菜一碟，但在新西兰就不同了。你们千万不要认为我胆小啊！我们穿越美洲，穿越澳大利亚大陆，都是我第一个建议。可是，在这里，我不得不重申一遍，任何事都好办，可千万别就近登陆。”

“新西兰有什么可怕的？”爵士问。

“最可怕的是土人！”地理学家回答。

“土人就那么可怕？我们武装齐全，可以自卫，几个坏蛋的进攻又算什么呢？”

“不是几个土人的问题，”地理学家摇摇头，说，“新西兰结成了可怕的部落，反抗英国的统治，和侵略者的斗争，他们常常战胜侵略者，然后把敌人打死吃下去的！”

“原来这里的土人吃人啊！”小罗伯尔惊叫起来。

接着人们又听见那孩子自言自语念着两个人的名字：

“姐姐呀！海伦夫人呀！我好害怕！”

“不要怕，好孩子，”爵士对他说，想安慰一下那孩子的心，“巴加内尔，我的朋友，也许你说得太过火了。”

“并不过火，爵士！罗伯尔已显得是个大人，我们不应该瞒他，应该讲实情。”

“你以为所有新西兰人都以慈悲为怀吗？”地理学家义正严辞地说下去，“去年，一个英国人瓦克纳就给惨不忍睹地弄死了，地点在奥波地基，距奥克兰只有几公里，可以说就在英国官方的眼皮底下发生的。”

“得了罢！”麦克那布斯说，“这些叙述往往靠不住，旅行家往往喜欢把到过的地方描写成惊险万状，恨不得说是从土人肚里逃出来的呢！”

“我也知道，有的话是有水份的。但是，有许多可靠人士说过，如牧师肯达尔、马得逊，船长狄龙、居威、拉卜拉斯等，我们不能不相信他们的话。毛利人的酋长死了，他们就杀人祭天。他们认为用人作供品，可以平息死者的怒气；否则，死人的怒气就会发泄在生人的头上。同时，他们还认为杀人祭奠死者就是给死者送仆役！但是，他们往往把杀死后作仆役的人吃掉了，由此看来，他们实际上迷信的成份少，好吃的成份多。”

地理学家说得对，吃人的风气，在新西兰、斐济岛或者托列斯海峡，已经变成一种风俗了。当然，这骇人的风俗里，有点迷信的成份，但是，人之所以吃人，是因为猎品缺乏，肚子填不饱，未开化的人为充饥不得不进行吃人了。后来，祭师们又把这种反常的习俗定为教规，赋予神圣的意义了。吃人由充饥而变成礼仪，这就是吃人风俗的演变经过。

而且，在毛利人看来，人吃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此外，新西兰土人还认为，敌人死了，吃下去，可以继承他的灵魂、力量和勇气。而这些东西主要贮藏在大脑中，所以宴会时，人脑是主肴，是上等菜。

地理学家又不无理由地认为新西兰的土人之所以吃人主要由于饥饿，不但大洋洲的未开化的野人如此，欧洲也有过。他补充道：

“吃人的风俗在最文明的民族的祖先中也存在过，而且并不只几个特殊人有这癖好，特别是在苏格兰人的祖先中。”

“真的吗，巴加内尔先生，”少校说。

“这还有错。你读读圣·哲罗姆描写苏格兰阿提考利人的文章吧，你会清楚你的祖先是什么样的人！并且用不着去远古时代找，就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当莎士比亚创造夏洛克（话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主角）的时候，不是有个苏格兰土匪叫作索内·宾的吗？因为吃人肉而被处死刑了。什么思想驱使他吃人肉的呢？是宗教吗？不，是饥饿。

“真的是饥饿？”门格尔问。

“是的！”巴加内尔回答，“因为在这冷酷无情的地方，飞鸟走兽很少，他们没有别的动物可吃，只好以人肉为食。甚至这里还有吃人的季节，正如文明国家有打猎的季节一样。在吃人的季节里就来一次打猎，打一大胜仗，战败部落就变成了胜利者菜肴了。”

“依你看来，巴加内尔，”爵士说，“吃人的习惯只有等到新西兰草场充满了牛、羊、猪等牲畜，才能彻底灭绝。”

“当然啦，爵士！”

“他们如何吃人的？”麦克那布斯问，“是生吃还是熟吃？”

“少校先生，你问这个干什么？”小罗伯尔又有点惊慌地问。

“为什么不问问呢？孩子，若我真地被吃的话，我宁愿被他们煮熟了吃！”

“为什么！”

“为了不被他们生吞活剥呀！”

“你想得倒不错，少校，”地理学家又开口了，“把你放在锅里煮烂，不一样受罪吗？”

“唉，反正是死，在活剥和活煮之间，我就不去选择了。”

“我实话告诉你，少校，”巴加内尔说，“新西兰土人吃人肉，一定煮熟或者烤熟了再吃。他们都是行家，懂得烹饪技术。不过，就我个人而言，一想到被人家吃掉，心中总不自在。把命送到一个未开化人的肚子里，真有点委屈！”

“总而言之，”门格尔说，“大家都不想落到土人手里，是不是？”

39. 成为殖民地后的新西兰

地理学家的叙述是无可争辩的了，新西兰土人的残无人性也无可怀疑了。因此，就近上陆可能会有危险。但是，麦加利号不久也许会被风浪打坏，非赶快离开不可。等过往船只救援恐怕来不及了，而且也是幻想。

麦加利号目前根本不在船只来往的路上。所有来新西兰找地方靠岸的船，不是在奥克兰上一点，就是在新普利默斯下一点，而麦加利号在两者之间搁浅，在依卡那马威海岸最荒僻的地段。这带海岸坏得很，危险得很，是个野人窝。所以一切船只都逃避它，万一被风吹到这里，也要设法走开，越快越好。

“我们什么时候动身？”爵士问。

“明早 10 点钟，”门格尔说，“那时潮水上涨，会把我们带上岸的。”

第二天，木筏造好了。这是全体船员的心血啊！可是太小了，装载不下全部乘客和粮食。所以必须另造一个，既能经得起风浪的拍打，又能便于操纵的运载工具。造筏原料自然只有桅杆了。

说干就干，支桅索齐帆脚那里砍断了，大桅不一会也倒下来，从右舷栏杆上倒下海去，打得栏杆嘎啦一响。大桅砍倒之后，麦加利号船面上光秃秃的和趸船一样了。

大桅被锯成三段，木筏的骨干也就形成了。又把前桅的断料跟大桅凑在一起，所有这些松段都结实地互相联系起来。门格尔很细心，他在木料之间夹上六只空桶，以便增加木筏的浮力。

在这紧扎起来的下层基础上，威尔逊又铺了一层用舱口格子框制成的漏孔地板。这样，浪头尽可能地从木筏上滚过，水不会停留在木筏上了。而且，还用挡水板紧钉在木筏四周，阻止海水溅到筏面上。

这天早晨，风势很顺。门格尔看到可以利用风作动力，又叫架起一个桅杆，四周用支桅索拉牢，桅上挂起一片便帆。木筏后部安一个宽掌舵，以便风力大时操纵航向。

这样，一个新型的运载工具便造成了。9 点钟，开始装食物了。先装上足够到奥克兰的粮食；接着是贮藏室的粗粮、劣质饼干和两桶咸鱼也拿来凑数。东西太差了。连司务长都感到难为情了。

食物被装在木箱里，钉好木箱，既防潮又不透水。枪械和弹药也放在安全的地方。幸运的是他们的短枪还有。

另外，还装上一个便锚，防止一次涨潮不能把木筏送到岸边，只好在海中停泊的情况。10 点钟，潮水开始上涨了，风轻轻地从西北方吹来，微小的浪花在海面上滚动着。

“都预备好了吗？”门格尔问。

“是的，船长。”威尔逊说。

“上船！”门格尔喊道。

大家迅速地爬上木筏，穆拉地砍断缆绳，帆张开了，木筏在风力与潮势的推送下向陆地进发了。

离岸不远，只有 5 公里。如果是个划子，3 个小时足以到达。但木筏就难说了。如果风不息，一次涨潮或者可以把人们顺利带上岸；但是如果风息潮落，非泊下来等第二次潮不可。当然，大家都希望一次成功。

风渐渐加强，木筏航行起初很顺利。礁石的黑头和沙滩的黄毯子在波涛

中渐渐消失。为了避免触礁，掌握易出偏差的木筏的航向，非得注意力高度集中并且有高超的技术不可。

中午，距海岸还有 2.8 公里了。天色晴朗，人们可以看见陆地的轮廓了。东北部耸立着一座 800 米的高峰，它离奇地出现在天边，侧影象一只啮牙咧嘴，仰着脖子的猴子的头。那就是有名的比龙山，按地图，在南纬 38 度线上。

12 点钟的时候，地理学家叫大家看看，所有的礁石都在高潮下消失了。

“还有一个礁石没有消失呢？”海伦夫人说。

“在哪里？”地理学家问。

“在哪里，”说着，海伦夫人用手指着前面一海里远的一个小黑点。

“果然如此，”巴加内尔说，“我们要记住它的方位，一会儿，潮水淹没了它，我们看不见了，很容易触礁。”

“威尔逊，它正对着那座山的北边尖棱，离它远一点划过去。”门格尔叫道。

威尔逊全力压住木筏后面的木柁，来控制方向。奇怪的是，走了半公里了，那黑点老是浮在波涛上。

门格尔用望远镜观察一下说，“那不是礁石，不知什么东西浮在水面上。”

“是不是船上的桅杆？”海伦夫人问。

“不会的，船上的断料不会漂这么远。”

“等一等！”门格尔叫起来，“我看出来了，那是个小划子！”

“不就是双桅船上的小划子吗？”爵士问。

“是的！那小划子底都朝天了！”

“多么不幸啊！也许上面的人都死了，”海伦夫人说。

“天黑浪大，在暗滩之间穿行，不是睁眼找死吗！”门格尔说。

“愿上帝可怜他们吧，”玛丽小姐喃喃地说。

大家静默了一会儿，离小划子越来越远，很明显地，它是在距陆地 2 公里远的海面上翻掉的，坐在划子上的人，无疑地，一个也不曾逃出来。

“靠近小划子，它或许对我们有用，”爵士说道。

穆拉地站在木筏头上，挡住划子，不让它撞到木筏上，那翻了的划子在吹拂的风力下漂了过来。

“是空的吗？”门格尔问。

“是的，船长，”那水手回答，“划子是空的，舷都裂开了，我们不能用了。”

“难道一点也无法用了吗？”少校问。

“是的，成了一堆废料，只好当柴烧，”门格尔回答。

“真可惜，若是小划子不破的话，能把我们载到奥克兰的。”地理学家唉声叹气。

“将就着点吧，而且，浪这么大，坐小划子还没有坐木筏安全呢！它轻轻一撞就会粉碎的！因此，爵士，我们用不着在这里停留了吧？”

“你看着办吧！”

“威尔逊，沿着海岸继续前进。”

潮还要涨一个钟头，木筏又趁潮势走了 1 公里。但是这时风几乎完全息了，并且好象有点逆风在吹，木筏不动了。过一会儿，甚至落潮会拖着木筏又后退了。门格尔一秒钟也不敢迟疑，命令停泊。

穆拉地早准备执行这个命令了，即时把锚抛下，落到海底五英寸深。木

筏倒退了4米，把锚缆拉着相当紧。那块倒帆也卷起来了，人们作好种种措施，准备停泊一段时间。

陆地近在眼前，已不到2公里远了，可望而不可及。海潮会在晚上9点钟以前再涨起来，门格尔既然不打算在夜间航行，就必须停到早晨5点钟为止。

海水涌得厉害，掀起许多浪头，一浪接一浪地涌上海岸。爵士问门格尔为什么不利用这种浪头继续前行，到达海岸呢？

“阁下，您被一种光学上的幻学迷惑了，”青年船长回答，“虽然表面上浪头在运动，其实它并未走。那只不过是流动的分子在摆动吧了。您把一块木板丢在海里试试就知道了，它会停在海面不动的。因此，我们只有耐心等待了。”

“先吃了晚饭再说吧，”麦克那布斯对船长说。

奥比尔拿出几块干肉和10块大饼干。司务长让旅伴们吃这种伙食，臊得脸发红。但大家吃得很香，连女客也如此，虽然海浪颠簸得使人作呕。又急又凌乱的浪头，颠来扑去，木筏动荡不安，有的人简直认为木筏触礁了。缆绳拉得十分吃力，每隔半小时，门格尔叫人放长一英寸，让它松松劲，唯恐绳索拉断，木筏顺海流漂走。所以门格尔十分焦急，无论是缆绳断了，还是锚滑了，都不得了。

夜快到了，太阳连着倒影，一片鲜红，在地平线后面下沉了。渺渺的水波在西方炫耀着，闪烁着，象铺着流动的银片。一眼望去，只有一个黑点在茫茫中显出来，那就是麦加利号的残骸，搁浅在沙滩上，一动也不动。

从短暂的黄昏到夜幕的形成，只几分钟的时间。不一会儿，那片横亘在东面和北面的陆地就在夜影沉沉中溶化了。

这些受难人挤在这个狭小的木筏上，真是愁苦万分！他们有的睡了，迷迷糊糊，又焦又急，作着恶梦，有的根本一夜未合眼。天亮时，大家起来活动一下筋骨，个个疲惫不堪。

随着海潮的回涨，风又从海上吹来。正是早晨6点钟，时机紧迫。门格尔赶快布置启航，命令起锚。不巧，又出了点问题，因为锚嵌在沙里太深了，尽管木筏装有滑车，怎么也拔不起来。

门格尔急于启航，索性叫人砍断了缆绳，牺牲了锚，让它永沉海底了。但是，若是这次涨潮不能把木筏送到岸边的话，中间就不能再停泊了。

帆又张起来了，木筏慢慢向陆地浮去。远处浅灰色的黑影，在晨曦照耀下出现在天空。途中有许多礁石，都很巧妙地避开或绕过了。但目前海风不稳，要想靠岸似乎不那么容易。

在9点钟的时候，距陆地不到一公里了。岸的外圈到处是沙滩，滩边很陡，必须在沙滩中找个靠岸的地方才成。风又渐渐衰弱，后来又停息了。帆面瘪瘪的，拍着桅杆，反成了木筏的累赘。门格尔叫人把它落下来。现在，只有靠涨潮把木筏送到岸边了。而且，方向无法控制，大面积的海藻又阻挡着前进。

10点钟，门格尔看见木筏差不多不动了。这时，离岸近在咫尺了，想停泊吧，又没有锚。但又恐怕落潮，木筏又被拖回大海里去。门格尔急得团团转，举手无措。

幸运的是，忽然一撞，木筏停住了，原来搁浅在一个离岸只有25英寸的沙滩上。

几位男客跳到水里，把木筏用缆索牢固地系到旁边的礁石上。两位女客由大家高高举起，递送上岸，连个衣角都没湿。不一会儿。这支旅行队连同武器、粮食都上了新西兰那骇人的滨海地区了。

爵士很想一会儿也不耽搁就沿着海岸向奥克兰前进，但是，从早晨起，天空布满了乌云，下了木筏之后，开始下起雨来。因此，上路是行不通的，必须找地方避一下雨。

正好，威尔逊在海边找到一个被海水侵蚀而成的溶岩洞。大家带着粮食和武器钻了进去，他们把以前被海水打进来的成堆的干海燥，作为天然床铺，将就着躺下休息。洞口有几块干木材，点着火，大家烤干了衣服。

门格尔船长原以为雨来得快，停得也快，谁知一下就是几个钟头，风猛烈地吹着，大家只好耐心等待着。没有交通工具在风雨里跑，只有疯子才做得出来。而且毕竟离奥克兰不算太远，不过几天路程，只要土人不扰乱，迟个一天半天的没什么关系。

大家在休息的过程中，谈起了新西兰的战事。但是为了了解并正确估计这些遇难者所面临的严重局势，必须先知道这次北岛上流血斗争的经过。

自从 1642 年塔斯曼到达库克海峡以来，新西兰人虽然常和欧洲船只来往，却始终在岛上过着自由生活。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想占领分布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后来，一些传教士，特别是英国的，引诱新西兰的酋长们伸着脖子接受英帝国的枷锁。被蒙骗了的酋长签署了一封信，给维多利亚女王，要求她的保护。但眼光长远的酋长感觉此事不妙，其中一个，曾预言说：“我们丢掉我们的土地了；从此，这地方不再属于我们。不久，外国人要来占领它，我们将变成他们的奴隶。”

不错，在 1840 年，军舰先驱号开到依卡那马威岛北部的群岛湾。舰长霍伯逊下船到了科罗拉勤卡村。全村村民被唤到耶稣教堂开会，会上宣读了英国女王的委任状。

第 2 年 1 月，新西兰一些主要酋长来派亚村英国外交人员的住宅里开会，霍伯逊想降服他们，说他们现在权利得到了保护，又拥有了自由，土地应该卖给英王了。起初，酋长们意见分歧很大。但这些头脑简单的酋长经不起花言巧语和金钱的诱惑，领地最终还是被承认了。从 1840 年起，到邓肯号离开克莱德湾那天止，这段时间的局势，没有巴加内尔不知道的，他打算毫不保留地讲给旅伴们听。

“以前，我曾说过，新西兰人是勇敢的，虽然他们作了短时期的让步，但在以后的抵抗的过程中显出了他们的奋斗不息的精神。毛利族各部落都是一个大家族，他们推选一位酋长，对他们绝对的服从和尊敬。这个民族的人身材高大，头发平滑，骁勇善战。曾经有过一个著名酋长，叫作奚昔，赛过法兰西古代的名将魏森杰托利。现在，在依卡那马威岛战争一直未间断过，由威廉·桑普逊在率领部民们作保卫乡土的斗争。

“英国人不是已控制了新西兰的各主要据点了吗？”门格尔问。

“当然控制住了，”地理学家回答，“自从霍伯逊舰长实行占领以后，做了岛上的总督，先后在地理条件较好的地区先后建立九个殖民区。总人口共计十八万三千四十六人，许多重要的商业城市也在各地出现。在北岛上有新普利默斯、阿呼普利、惠灵顿等城市，都很繁荣，常有船舶往来。在南岛上，有号称新西兰的花园、赛过法国蒙伯烈的纳尔逊，有库克海峡上的皮克敦，有克赖特彻奇、英佛加尔给尔、都内丁。所有这些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

使你无法评判他的优劣。而且，这些城市并不是几个木棚凑成的，也不是土人的村落，而是现代文明城市，有码头，有教堂，有银行，有船坞，有植物园，有风土研究所，有报馆，有医院，有慈善社团，有神学院，有帮会组织，有俱乐部，有合唱团，有剧院，有万国展览馆，和伦敦和巴黎没什么两样。今年，全世界的工业品都送到这吃人的国度里来展览，也许此刻展览已经开幕了！”

“怎么，跟土人打仗的时候还会开展览会吗？”海伦夫人惊奇地问。

“英国人才不在乎战争呢！”地理学家又说，“打仗并不使他们恐慌，他们一面打仗，一面开展览会。甚至他们有时在新西兰人的枪口底下修铁路。”

“他们之间的斗争现在如何了？”门格尔问。

“我们离开欧洲已有六个月了，出发后的事情很少知道了，不过，穿过澳大利亚时，从报纸上读到一点消息，说北岛上打得仍很激烈。”

“这场战争究竟从何时打起的呢？”玛丽小姐问。

“土人第一次起义是在 1845 年，这次战争起于 1863 年底。但是，在这以前，毛利人早就想摆脱英国人的殖民枷锁了。部落把老巴塔陀捧出来做国王，把他在隈卡陀江和隈帕河之间住的村子作为新王国的京城。不过这个国王是一个刁猾而胆小怕事的老头，他手下有个首相，却精明强干。这个首相就是威廉·桑普逊，他已成为这场战争的中心人物。他的才能表现在组织军队的能力上，在他的建议下，一个塔腊基省的酋长把许多零散的部落在统一口号下集中起来；另一个隈卡陀的酋长组织了一个保障公众利益的组织——土地大同盟，目的在于阻止土人把土地卖给英国政府。英国政府报纸刊摘了这令人震惊的消息，政府对此表示极为忧虑，同时，土人的战斗水平也提高了，双方矛盾尖锐起来了，一触即发。”

“那么，又是如何触发的呢？”爵士问。

“说来话长了，一个土人在新普利默斯附近有 5000 亩土地，卖给了英国政府。但是，经纪人来丈量时，酋长金吉提出抗议，不卖了。并在土地上安营扎寨，日夜守卫。几天后，高尔德上校带兵硬占领此地。于是，一场民族自卫战争打响了。”

“毛利部落士兵多吗？”门格尔问。

“近百年来，毛利族人口大大减少，现在两岛合起来也不过 9 万人，其中 3 万名战士还可以和他们的对手周旋一阵子。”

“他们这样抵抗，后来胜利了没有？”海伦夫人接着问。

“胜利了，夫人。他们英勇善战，连英国人都不得不叹服。新西兰人善打游击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专抢移民财产。卡莫龙将军率领部队在丛林中搜索，很感棘手，1863 年，毛利人在一次战斗中，居然占领了隈卡陀江上游的一座要塞。这要塞地势险要，建筑在一个陡峭的山头上，外面有三道防线。毛利族的许多酋长号召人们保卫家乡，并预言将来一定会消灭那些‘白皑卡’（白种人的代称）。卡莫龙将军 3000 部下，个个残无人性，杀气腾腾，俘虏没有一个生存下来的。威廉·桑普逊指挥 2500 名战士。后来增加到 8000。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妇女也加入进来。不过这支队伍终于失陷了，但是，已成一片焦土。在战斗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有一次，400 个毛利人守在俄拉干堡垒里，被卡来将军带着 1000 人包围了。他们既无吃的，又无喝的，但绝不投降。最后，他们杀出一条血路，逃往沼

泽地带去了。”

“英国人占领隈卡陀县，”孟格问，“是不是该结束这场战争了？”

“怎么会呢？英国人不驯服新西兰土人，不会甘心的。这次离开巴黎时，听说总督接受了塔兰伽各部落的投诚，允许他们保留四分之三的土地。又传说起义领袖威廉·桑普逊也想投降。这纯粹是一派胡言，事实正相反，可能这正义的圣战会更激烈地更有组织地进行着。”

“照你的说法，这场战争将在塔腊纳基省和奥克兰省展开吗？”爵士问。

“我想是这样。”

“这不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吗？”

“没错，我们登陆的地方离科依亚港几公里远，港上一定高悬着毛利人的国旗。”

“那么，我们往北走妥当些。”

“我也这样认为，新西兰恨欧洲人，特别恨英国人，我们要避免和他们相遇。”

“如果幸运的话，我们也许会碰见欧洲军队。”海伦夫人说。

“也许，但希望不大。田野上任何一丛树林中，也会藏有游击队员，小队的士兵不敢单独下乡搜索的。因此，我们并不指望欧洲军队来救驾。我们沿西海岸走，走一站歇一会儿，会顺利抵达奥克兰的。甚至，我还想走上郝支特脱先生沿隈卡陀江所走的那条路。”

“这位先生是旅行家吗？”小罗伯尔问。

“是的，孩子。他是一位科学委员会委员，在1858年作环球航行时曾来过这里。”

“巴加内尔先生，来新西兰的也有和柏克、斯图亚特一样出名的旅行家吗？”小罗伯尔又问。他一听到旅行家探险的故事，总是特别兴奋。

“有几个，比方胡克博士、白利萨士教授、博物学家狄芬巴和哈斯特。虽然他们把性命都牺牲在冒险的热情上了，但终究没有去澳大利亚和非洲探险的旅行家知名度高。……”

“你知道他们的历史吗？”

“这还用问，我这就讲给你听。不过，我的故事并不太长。因为新西兰并不太大，没有多少值得去探索奇闻异事。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人物不能算作旅行家，只是些游览者，他们虽然牺牲了，也只是在无所谓的小事中送了命。”

“这些人都有谁呢？”海伦夫人也在听。

“有几何学家卫公伯和霍维特。其中霍维特，就是曾经讲过在探险中找到柏克遗体的那个人。他们二人都在1863年上半年从克赖斯特彻奇出发的，他们要穿越埃特伯里省北部的高山。卫公伯有个旅伴叫鲁卜，他曾在《里特尔顿太晤士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叙述了那次探险的经历。根据我的回忆，在1863年4月22日，他们到达拉卡亚河发源的冰山脚下，然后爬到了海拔1300米高的山顶。他们又累又冷，不能前进了，只好在冰天雪地宿营。他们在山里转悠了7天，才在山谷底找到路。他们有时没火取暖，有时无东西吃，衣服经常淋湿，带的糖都化成了膏子，饼干化成涝粉团子，浑身满是伤痕。最后，他们找到了一座马利人的草棚，在菜园中又弄到了几块马铃薯，两个朋友分享了最后一顿美餐。晚上，到达了海边，靠近塔拉马考河入海处。只有渡过去，才能向北走到格来河。但河水又宽又深，最后找到两只破划子，

他们尽快地维修了一下，就上船了。”

“但是，到了河中心，小划子不知怎么搞的漏水了。卫公伯赶快跳进河，鲁卜不会游泳，只好抓住划子不放。不过，这样倒救了鲁卜的命。最阴森的夜晚降临了，下起了瓢泼大雨。鲁卜在风浪中跌打了几个小时，最后被冲到岸边，已失去了知觉。第二天，天一亮，他苏醒过来，向一股清泉边爬去。不久，在附近发现卫公伯的头和身体都陷在泥中，已经死了。鲁卜用手扒了个坑，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两天以后，他饿得不成人样，被好心的毛利人收留。在毛利人中间也有好人。5月4日，他回到了白伦纳湖霍维特的宿营地，不过，这位可怜的旅行家过了6个星期也死掉了。”

“真是祸不单行了，好象有条生命线把这些旅行家拴在一起了，只要绳子一断，都得去死，”门格尔中间插了这么一句话。

“你说得对，门格尔先生。我也这样想，有什么样的联带性规律使霍维特也要几乎在同样的环境中死掉呢？谁也说不上来。他受工程局主任卫德的委托，要从胡怒尼原到塔马马考河口探出一条可以骑马的通行路线。他在出发时，带了5个人。他以无比的智慧执行工作，开始65公里的路很顺利，但到了塔拉马河边再也走不过去了。于是，他回到了出发地点，带着许多粮食和用品又继续工作了，虽快要到寒冬了，仍又回到了原来的宿营地。就是收容了鲁卜以后，便带领两个部下去渡过白伦纳湖，从此，便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他所乘的那只单薄的小艇搁浅在水边，找了9个星期，毫无结果。那几个不幸者，不会游泳，也许落入水中，淹死了。”

“为什么不假定他们生活在新西兰某一个土人部落中呢？至少他们是生死不明啊！”海伦夫人说。

“夫人，不能这样说，”地理学家回答，“出事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死不见尸，活不见人……在新西兰这小地方，一年内无消息的话，”他又自言自语地说，“那就是没希望了，完命了！”

40. 到达隈卡陀

2月7日，早晨6点钟，爵士发出了启程的信号。夜雨已经停了，但天空仍是乌云密布，太阳光线不能透过一缕。气候并不算太热，白天赶路还受得了。

地理学家拿出地图，计算了一下，认为沿曲曲折折的海岸走，不如先到50公里外的隈帕河和隈卡陀江汇合的地方——加那瓦夏村。那里有“陆上邮路”经过，可以乘坐马车去奥克兰。于是，行人各自背着自己用的干粮，开始绕着奥地湾的岸边前进。为谨慎起见，他们离得不太远，并且本能地准备好马枪，注意着高低起伏的草原上的动静。地理学家手里拿着精制的地图，用艺术欣赏家的眼光赞美着地图标注的正确性。

在这一天中，他们经过了一段铺满蚌和乌贼鱼头骨的沙滩，沙里夹杂着大量的过氧化铁和一氧化铁。只要磁石一近地面，就会立刻吸到一层明亮的结晶体。

一些喜欢在海水中游泳的海生动物被潮水抚弄着，它们见了人也不逃跑。许多海豹，圆圆的头，宽而隆起的额，富于表情的眼睛，呈现出一副和善以至于多情的面孔。无怪乎古代神话都把海生动物诗化了，尽管海豹叫得那样难听，而诗人们还是把它说成会唱歌的美人鱼。人们捕猎这些海兽是为了要它们的油和皮毛，它们聚集在海岸上，是一宗很大的买卖。

在海豹中间还有3~4只海象，灰蓝色的皮，有7~8米，特别引起行人的注意。它们懒洋洋地躺在厚厚的沙滩上，挺起可软可硬的长鼻子，做鬼脸地摇着长而卷曲的硬髭毛，这种髭毛一绺一绺的活象公子哥的胡子。小罗伯尔正细心地看着这些有趣的动物，忽然十分惊奇地叫起来：

“怎么，这些海豹吃石子了！”

果真，几只海豹大口地吞着岸上的石子。

“事实，是千真万确的，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巴加内尔应声说。

“它们的饲料也太特殊了，这些东西可不容易消化啊！”小罗伯尔说。

“孩子，它们吃石头不是为了填饱肚皮，而是增加身体的重量，容易沉入水底罢了。不信，它们回到岸上，你会看到它们还会吐出这些石头。”

“果然，不一会儿，半打海豹有了足够的重量之后，就大肚便便地沿着岸边爬去，钻到水里去了。但是爵士不能浪费宝贵时间等海豹回来，再看它们吐石子了。他催促行人前进，巴加内尔只好带着遗憾的心情离开。

10点钟，大家停在许多雪花岩的脚下吃早饭。这些岩石纵横撑架着，仿佛古代克勒特人（上古欧洲中部及西部居民）在海岸上支起的大石梁。一片蛙壳滩中有大量新海淡菜，这种淡菜很小，味不好。但是，经过奥比尔的精心加工，在炭火上炙熟了吃，大家还是都吃得香甜可口。

歇过之后，又沿海湾的岸边前进了。在齿形岸石和峭壁上，他们看见了许多海鸟，有军舰鸟，有超鸥，还有庞大的信天翁呆在岩石尖上一动不动。到下午4点钟，已行了15公里路了，并不辛苦，也不疲乏。女客们要求继续走到晚上。这时，路转了方向，绕过北面那几座山的山脚，便进入隈帕河流域了。

那片葱郁的地面似乎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地势平坦，路似乎好走，但到了边缘地带就大失所望了。草地的尽头是一片开着小白花的树丛，中间夹杂着高大而繁多的凤尾草。人们想要在小树丛中开辟一条路很难。晚上8点

钟，那带哈卡利华塔连山的最初几个山丘总算绕过去了，人们就地宿了营。

夜里，当然不能放松警惕，他们荷枪实弹地轮流站岗。直到太阳出来为止。夜间一点火也没有点。在新西兰，既无老虎，又无狮子，又无铭熊，没有任何猛兽，而有吃人的土人，他们简直是两只脚的黑斑虎，点了火反会引他们出来。总之，夜里过得去，只是有只大胆的野鼠跑来啃干粮，还有几只沙蝇——土语叫“嘎姆”，螫着人很难受。

第二天，地理学家一爬起来就比以前放心多了。他对这个新地方不再那么恐惧了。他所害怕的毛利人并未出现，甚至在梦中也没来威吓过他。他对此十分满意，并把这种心情告诉给爵士。

“我想，”他对哥利纳帆说，“这次轻松的散步可以顺利完成了，不会有什么麻烦的。今天晚上我估计可以走到那条河流交汇的地方，上了奥克兰大路，遇到土人的机会就不多了。”

“离两河相汇处还有多远？”爵士问。

“25公里，和昨天走的路程差不多。”

“但是，树丛是我们的拦路虎，我们走得太慢了。”

“以后不会了，我们沿隈帕河边走，路好走些。”

“那我们动身吧。”

起初几个小时的行程，阻力仍不小。新西兰这个地方，在穿过它的丛林开开车路之前，只能容许步行的旅客。那些种类繁多的凤尾草和毛利人一样坚强地捍卫着国土。但是，接近中午，他们到了隈帕河边，从这里沿河岸向北，就没有什么障碍了。

这里是一片引人入胜的“风景区”，小港纵横，港里的水又清又凉，在灌木丛中活泼地流着，根据植物学家胡克的调查，新西兰已发现了2000种植物，其中五百种是本地特有的。花的种类不多，色彩比较单调，一年生植物几乎没有，但羊齿类、禾本类和伞形类却十分旺盛。

青葱的地面上，稀稀落落地耸立着一些高树；有开朱红色花朵的“美特罗西得罗”树，有诺福克松树，有枝条密集向上直挺的罗汉柏，还有一种叫作“利木”的柏树，样子和欧洲的柏树相差无几。所有这些树干都被多种多样的凤尾草包围住了。

在树枝中间，在灌木丛上面，则是鸚鵡的王国，它们飞翔着，喧闹着。一种叫作“卡加利吉”，绿毛，项下有一条红带；另一种只一般大，叫“南国老人”，棕红色的羽毛，翅膀下面的颜色特别鲜艳。

麦克那布斯和小罗伯特居然在行军时也不误打猎，几只鸚鸟和竹鸡成了他们的战利品。奥比尔一边走，一边拔毛，以免停下来会耽搁路程。

对于地理学家来说，好奇心压倒旅伴的贪馋，他倒不在乎野味的营养价值，很想捉一只新西兰的特产鸟。他突然想起一种叫“突衣”的鸟，那种鸟生活习惯离奇得很，人们有时叫它“嘲笑专家”，因为它们不断嘲笑；有时又叫它“司铎”，因为它的黑羽毛带有一条白领子服装。

“这种‘突衣鸟’，”巴加内尔对麦克那布斯说，“冬天长得特别肥，胖得飞不动了，于是自己开胸破肚，把肚子中的脂肪啄出来，以减轻体重。这种做法太奇妙了！”

“因为太奇妙了，所以你刚才讲过的话，我一点也不相信！”麦克那布斯说。

地理学家恨不得捉一只这样的鸟，把它胸前鲜血淋漓的伤痕给那死也不

肯相信的少校看看，可惜他办不到。

但是，他却幸运地遇到了一对另外一种怪鸟，这种怪鸟叫“几维”，生物学家叫它“鹬鸵”。它没有翅膀，没有尾巴，每只脚上有四个趾，长着鹬鸟的长嘴壳披着一身的白羽毛和头发一般，样子十分奇特。它随便什么都吃，蛹子、昆虫、蠕虫、种籽，它都吃。这种鸟为了逃避人和猫狗的追捕，才跑到这荒僻的区域中来，渐渐地趋向绝种了。它那种不成形的躯体和可笑的动作，经常引起旅行家的注意。在阿斯罗拉伯号和色勒号来大洋洲探险的时候，法国科学院特请居蒙威尔带这样一只怪鸟回去作标本。但是居氏虽然许给土人种种重酬，却始终没有得到一只活的“几维”鸟。

巴加内尔运气真好，他居然有幸把两只“几维”鸟逮住，将来送到巴黎动物园，鸟笼子上挂着“雅克·巴加内尔先生赠”的牌子，好好满足一下他的好胜心。

这时，这支旅行队正在精神抖擞地沿着隈帕河岸往下走。这地方荒无人烟，没有留下人行的痕迹，河水在草丛中或沙滩上流淌。行人可以一直望到东面封锁河谷的那带小山，小山奇形怪状，侧影浸在朦胧的雾气里，仿佛是很多巨兽，和生活在洪水前期的那些怪兽差不多，简直可以说是一群长鲸，突然变成了化石。看着这些高低不平的山峦，就可知道这是一片火山岩地质构造。本来，新西兰南北二岛就是火山喷发形成。现在，地火在它的脏腑里奔腾着，使它震动、颤抖，并且有时会从火山口和间歇的沸泉口里冒出来。下午4点钟时，大家已顺利地走了15公里路了，离两河汇合处不到8公里了，到了那里就上奥克兰大路了，并且计划在那里宿营。至于那里到京城，2~3天便可；而且还通邮车，往来于霍克湾和奥克兰之间，半日一次，方便极了。

“因此，”爵士说，“我们今晚还得露宿一次。”

“但愿是最后一次！”地理学家说。

“要是那样就好了。露营实在是一个艰苦的考验。”

“巴加内尔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两河汇合的地方有一个村落，我们找个旅馆，在那里休息一夜，好吗？”门格尔船长问。

“是的，有个加那瓦夏村，但在毛利人的这种村子，连个客栈，小酒店也难以找到，只有一些土人住的茅棚子罢了。我们不但不能在那里过夜，还要小心地避开它才对。”

“你老是那么怕毛利人，巴加内尔先生！”爵士说。

“我亲爱的爵士，对毛利人还是提防着点好。现在毛利人和英国人关系紧张，象我们这样的人，他们只愁抓不到，我可不愿尝试他们盛情款待。因此，我觉得我们还是老实些避开加那瓦夏村，避免和土人碰头为妙。我们一到德鲁里，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休息，恢复旅途的疲劳了。”

大家很赞成巴加内尔的意见。海伦夫人宁愿在露天过最后一夜，也不愿去做无畏的冒险。玛丽小姐和她都不要中途停歇，她们继续沿河岸走去。

两小时后，黄昏笼罩了大地，太阳向西边的地平线上沉下去之前，还利用云层忽然开朗的机会，射出最后的光芒。东边那遥远的山峰被夕阳的光辉染成了一片红色。这仿佛是对旅客们行着一个匆匆的敬礼。

爵士一行人加紧了脚步，他们知道，在这高纬地带，黄昏是短促的，黑夜很快就要降临，他们要在天黑之前赶到两河汇合的地方。这时，地面上升起了一片浓雾，路已辨别不清了。

视觉虽然被暗影蒙蔽，听觉还算灵敏。不久，愈走愈响的流水声告诉大

家目的地已接近了。8点钟时，旅行队到了两河汇合处，那里，自然免不了有惊涛的轰鸣声。

“啊！隈卡陀江终于到了，”地理学家叫道，“到奥克兰的路就在这条江的右岸向上。”

“我们今夜就在此宿营吧，”少校说，“前面有片阴影，大概是片丛林，正是掩蔽我们的好地方。我们吃完晚饭就休息吧！”

“今天的晚饭只有饼干和干肉了，不要生火。我们飘然而来，明早飘然而去。真幸运，这片雾叫人家看不见我们，”地理学家说。

大家到了小树林中，听从了巴加内尔的话，静悄悄地吃了晚饭。由于路途跋涉，个个都疲倦得很，不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

41. 落入“啃骨魔”之手

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江面上弥漫着一片浓雾。空气中饱和的水汽遇冷凝结，给水面盖上一层厚厚的云。不久，太阳出来，云雾很快消散了。河岸的景色从浓雾中显露出来，隈卡陀江在晨光中呈现出它美丽的倩影。

一个狭长的半岛，伸在两河之间，上面长满灌木，愈远愈尖，终于在汇流的地方消失。

隈帕河水流湍急，在和隈卡陀江合流处之前的四分之一公里的地方就挡住了隈卡陀江水的去路。但是强大而镇静的江水终于制服了猖狂的河水，并且平平稳稳地拖带着它流入太平洋。

一只船在隈卡陀江中逆流而上，只见它 20 米长，2 米宽，1 米深，船头高高翘起和威尼斯的交通船一样。这条船是用一棵“卡希卡提”树的树干剥出来的，船底上铺着一层干的凤尾草。八只桨把船划得象在水面上飞一般，船尾坐着一个人，手里拿一只长桨操纵着船的航向。

这人是大大个子土人，约有 40~50 岁，宽胸，四肢筋肉突起，手脚强劲。凸出而横布着粗皱纹的额头，恶狠狠的眼光，满脸的凶相，样子十分可怕。

那是一个毛利族的酋长，地位很高，从他满身满脸刻着又细又密的纹身便知道这一点。两条黑色的螺旋线从他的鹰勾鼻子的两边起，分别绕过嵌着黄眼珠的眼眶，在额头上交叉起来，然后延伸到浓密的头发丛中消失了。他那长着白牙的嘴和他的下巴都埋藏在规则的彩色图案里，图案上雅致的涡云纹相互缠绕着，一直延伸到挺挺的胸脯为止。

刺花，新西兰人又叫“墨刻”，是一种尊荣的最高标志，只有参加过几场战斗的勇士才有权利刺佩这种光荣的花纹，奴隶和平民是没有资格刺的。著名的酋长，身上常常刺着动物的图象，只要一看花纹的性质和精细程度，便知道他们的身份。有些酋长忍受这种疼痛的“墨刻”达 5 次之多。在新西兰这个国度里，地位越高的人，身上的纹身越刺得重重叠叠。

据说，居蒙居威尔对这种刺花的风俗曾介绍过许多有趣的故事。他形象地把这种“墨刻”比成欧洲许多世家大族所引以自豪的那种族徽。只不过这两种标志之间有一点不同罢了。欧洲人的族徽通常只能表明本人所建立的功勋，至于子袭用就毫无表功的意义了；而新西兰人的墨刻则是个人的随身标记，谁想有权佩戴这种徽记必须曾经表现过非凡的勇武，毫无假冒沿袭的可能。

此外，纹身除了显示个人的尊贵以外，还有一个实际用途：它可以使皮肤加厚，抵御天气的变化和蚊虫的螫咬。

至于驾小船的那位酋长，毛利族的花匠用刺花的信天翁的尖骨针在他脸上已刺过 5 遍又密又深的线条了。他显出副骄矜的神态。

他身披一件弗密翁麻织成的宽衫，衫上还缀着狗皮，腰间围着一条短裙，裙上还保留着最近战斗中染上的血迹。耳垂上挂着绿玉的耳环，颈上抖动着几重“普那木”珠圈，普那木是一种神圣的玉石，晶莹光亮。他身上还挂有一支英国造的长枪，和一把两面口“巴士巴士”斧头，长 40 公分，翠绿色。

他身边还有 9 位级别较低的战士，但都配带武器，样子凶狠，其中几名在不久前受过伤，他们披着弗密翁麻的大衣，待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们脚边还趴着 3 只恶狗。船前部的八位水手仿佛是酋长的奴仆，他们用力地划桨，小船逆流而上的速度很快。

在这只小船上，还有 10 个欧洲俘虏紧紧地挤在一块，脚被拴住，动弹不得，他们就是爵士一行人。

原来昨夜里，旅伴们竟鬼使神差地钻进土人窝里宿营了。半夜，他们在睡梦中被抓到小船上，但未受虐待，他们也打算抵抗，因为抵抗也无用，武器弹药全落入土人手中。倘若一抵抗，保管自己得先完命。

由于土人讲话中也夹杂着英文，不一会儿，他们就得知这帮人是残兵败将，死了十有八九，正向隈卡陀江上游撤退。这种酋长的部下大部分被英军第 42 旅屠杀完了，他回来准备沿江招募士兵，再去和威廉·桑普逊会师，准备再战。这位毛利族酋长，有一个十分可怕的名字，叫“啃骨魔”，用土语讲就是“啃敌人四肢的人”。他勇猛，胆大，一般的敌人到了他手里就没有获得怜悯的希望了。他的名字，英国兵都知道。最近，新西兰的总督要悬赏捉拿他。

渴望之久的奥克兰既在眼前了，但又不幸地被掠上了贼船，这对旅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然而，爵士的脸色从容不迫，他每到大难临头时，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觉得自己身为丈夫，又是旅行队的队长，应该为大家树立一个榜样，必要的时候，应该第一个去牺牲。他受宗教的影响很深，他认为神圣的举动总会感动上帝出来主持公道的。尽管旅途困难重重，他从未后悔过那慷慨的热情把他引到这野蛮的地方来。

旅伴们同样没有辜负爵士的期望，别人看了他们那种宁静、自豪的气度，简直不相信他们大难临头。他们在土人面前装出一种傲慢的挺不在乎的样子，叫那些未开化的土人肃然起敬。一般来说，土人也有很强的自尊心。谁能以沉着和勇敢赢得别人的尊重，他们就会尊重谁。爵士知道他这样的做法可以使旅伴和自己免受一些无谓的虐待。

那些土人本生就不爱说话，从离开营地到现在，他们彼此几乎没说上几句话。爵士心中焦急万分，决定问问酋长准备怎样处置他们。

他对着啃骨魔，用毫不畏惧的语调对他说：

“你把我们带到哪里去，酋长？”

啃骨魔阴冷地瞅了他一眼，不回答。

“你打算拿我们怎么办？”爵士又问。

酋长的眼睛象闪电一般发着光，用粗暴的声音回答：

“如果你们那边的人要你，我们就去交换；否则，我们就杀掉你们。”

爵士心中有了底就不再继续问下去了。肯定地，毛利人的首领也有落到英国人手中的，他们想以交换的方式领回他们。因此，旅伴们还有活命的可能，并未完全绝望。

小船在江上飞快地向上游划着。地理学家的心情忽然开朗起来，他想他们不用费吹灰之力，毛利人就会送他们到英国人的防地，真是占了个大便宜。因此，他安然地埋头看着地图，目光循着隈卡陀江流，穿过这一省的平原和谷地。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抑制着心中的恐慌，低声和爵士说着话，连最灵敏的相面人也看不出她们内心的焦急。

隈卡陀是新西兰的民族之江，毛利人以此自豪，就和德国人对于莱茵河，斯拉夫人对于多瑙河一样。这条江总长 320 公里，灌溉着北岛上最肥美的土地。两岸的部落都以江为名，叫做隈卡陀部落。这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任何人都没有使他们屈服过，现在，他们正纷纷起来抵抗侵略者的入侵。

这条江几乎没有别国船舶航行过，只有本岛船只只在里面劈涛斩浪。即使

有个把大胆的冒险家来这条神圣的江水中冒险，也是极其偶然的事情。隈卡陀江的上游似乎不允许外人进入似的。

地理学家知道当地土人对这条大动脉是如何的崇敬。但对于啃鬼魔这伙人究竟会把他们带往何地？他无法猜测。然后，在酋长和士兵的谈话中，他听到了“道波”这个名字，立即引起他的注意。

他查看了一下地图，知道“道波”是新西兰一个有名的湖泊，位于北岛奥克兰省南端的多山地带，隈卡陀江流经此湖。由流入的水口到出口，共计70公里许。

地理学家用法语对门格尔讲话，让他估计一下船速。门格尔说大约每小时2公里。

“那么，”地理学家说，“如果只白天行进，到道波湖约4天时间。”

“重要的是英国人的防地在哪里呢？”爵士问。

“谁知道呢！”巴加内尔回答，“不过，战事照理说现在已蔓延到塔腊纳省了，很可能英国军队就在山后面沿湖边驻扎着，因为那儿是游击区。”

“但愿如此！”海伦夫人说。

爵士一想到年轻的爱妻和玛丽小姐被送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区域，而且还任凭土人的摆布心中就难过。但是，他发觉啃骨魔在注视着他，所以他尽力抑制伤感，用漠不关心的神情了望着两岸。

巴塔陀王的故居在汇流口上游半公里的地方，小船从故居前经过，却没有停留。江上除了这只小船再没有什么船只了。两岸几幢茅棚，彼此相距甚远，支离破碎，不成样子了。江边的田地抛荒，岸上没有一个人影。几只不同类的水鸟给凄凉的大地带来一点生气。有时一只“塔巴伦巴”鸟拖着长腿在跑，它是一种黑翅膀，白肚皮，红嘴色的涉水鸟。有时灰色的“麻突姑”和白毛、黄嘴、黑脚的壮大的“可突姑”悠闲地看着土人的小船飞过。在那倾斜的江岸边水有相当深度的地方，翡翠鸟，毛利人叫作“可塔勒”，捕食着鳗鱼，这种鳗鱼成群结对地在水中游动着。在江中冒出的一个小岛上，有许多气宇轩昂的田凫，秧鸡和苏丹鸡，在柔和阳光下梳理着晨妆。这些小精灵们安静地享受着生活的乐趣，没有任何人打扰他们，因为两岸的居民在这场战争中，已经逃的逃，亡的亡了。

隈卡陀江最初的一段，江面很宽，在辽阔的平原上平缓地流淌。但是愈走地势就愈显高低不平，先是丘陵，接着是高山，最后流经谷地，变得窄小极了。在离河流交汇处6公里远的地方，江的左边，巴加内尔地图上标有几利罗亚高岸。啃骨魔在这险峻之地停船，叫人把从旅伴那里抢来的食物拿给他们吃。至于他的兵士以及划船的奴仆，则吃土人自己的食物：即烤熟的凤尾草根，生物学家把这种凤尾草叫作“可食的羊齿蕨”；还有“卡帕那”，这是一种在新西兰到处都有的马铃薯。他们不习惯吃肉类食物，俘虏们吃的干肉丝毫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3点钟的时候，途经江水右岸的几座高山，象一排毁坏的堡垒，这就是波卡罗亚连山，在一些峭壁上还屹立着一些残留下来的城堡，这些都是当年毛利人中的工程师凭天险筑起来的防御工事，人们简直要说这是一些庞大的鹰窝。

夕阳西下，这时小船触到一带河岸，岸上堆满了轻巧多孔的浮石——一种水中的火山岩石，因为隈卡陀江发源于火山地带，所以，这些浮石也随急流冲了出来，冲得沿江到处都是。河岸上有几棵树，正好在树下宿营。酋长

叫俘虏们下了船，男绑了手，女的手没有绑。爵士一行人被押在营地中心，营前烧着烈火，构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在酋长没有告诉旅伴们说要他们去交换俘虏之前，爵士和船长曾经商讨过恢复自由的办法。那就是在趁这帮败兵晚上宿营时，悄悄地溜走。

但是自从爵士和啃骨魔谈了话以后，大家觉得这个办法不妥。最稳当的办法，就是忍耐下去，让土人拿自己交换俘虏，这样生还的希望还比较大。因为在这陌生的地方逃跑，而且自己又丢掉了武器，无法自卫，冒险性太大了。当然，也许会发生意外、事故延缓或者阻碍了交换的进行，不过，那种可能性毕竟不大。否则，10来个手无寸铁的人对付30个武装齐全的人，是难以获胜的。其实，爵士的推测是对的。啃骨魔部落里有一个重要首领被俘虏了，他们特别想把他换回来。

第二天，船继续向上游开去，速度比以前更快了。10点钟，在波海文那河口停了一下，它是从右岸的平原里曲折折地流到江中的支流。

在河口，又有一只小船，10个土人乘坐着。这条船和酋长的船相遇后，战士们彼此打了招呼，说了句：“阿依勒·梅拉”——这就是说“你太平平地到这里来了”。接着，两只小船并排前进。这些新来的人也是残兵败将，衣服破烂不堪，武器上粘着血迹，有的人伤口还流着血，但他们是沉默寡言的人。他们带有未开化民族固有的那种无所谓的神情，丝毫不留心那些欧洲俘虏们。

中午，蒙加陀塔利山的许多山头在西边出现了，河谷开始变得狭小了。猛烈的江水在山峡里流速很急，溅起一层层浪花。土人一边划桨，一边唱歌，歌声和桨声应和着，他们的歌声优美，力量倍增，船在雪白的浪头上飞奔。急流过去之后，每隔一英里路就拐一个弯，江水变得温驯而平静了，缓缓地向前流淌。

傍晚，啃骨魔把船停泊在山脚下，这带山的最初几个旁峰直落到窄狭的河岸上，形成了一排壁陡的悬岩。在那里有20个土人，也是乘船而来，正安排着过夜生活。大堆的篝火在树底下燃烧着。一个和啃骨魔地位相等的首领稳重地走过来，互相拥抱吻了一下，并亲切地打了招呼，说了声：“见吉。”他们仍是把俘虏放在营地中心，派人严密坚守着。

第二天早晨，仍是逆流而上，从隈卡陀江的支流里又钻出来许多小船来。大约有60~70名战士，他们是吃了英国士兵的苦头，从前线退下来，准备回山区去的。有时一阵歌声从那边一连串的小船上响起来。一个土人高唱着毛利人的那种神秘的爱国歌曲：

巴巴拉提瓦提提敌
依东伽内.....

这是号召毛利人献身于独立战争的国歌，唱歌人的歌声清晰而响亮，引起了山里的回声，他唱歌时，土人们都嘭嘭地象打鼓一样拍打着胸膛，齐声和着那支雄壮的战歌。这样，水手们划得更起劲了。小船破浪飞奔。

在这一天的航行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吸引了那些俘虏。在下午4点钟的时候，酋长控制着小船，若无其事地钻进一条狭窄小道。波澜疯狂地冲击着江中的小岛，小岛数量之多，令人惊叹，极容易翻船。而在这段旅途中，又特别不能翻船。否则，无路可逃，谁踏上江边滚烫的泥滩就会没有命的。

原来，这段江水来源于地下有名的沸泉，这些沸泉一向引起探险家们的惊奇。铁锈已把两岸的淤泥染成鲜红色，连一片净土也难以找到。空气中充

满着刺鼻的硫磺味。土缝里发出的那种臭味和泥泡胀后冒出的那种煤气，土人已习以为常，而俘虏们却实在难以忍受。尽管他们的鼻子闻不惯这种蒸发的的气味，眼睛却不能不领略这番奇景。

那几只小船在蒸汽云雾里乱钻着。这浓浓的迷雾朦朦胧胧，在江面上形成一座大穹窿。江两边是数不清的沸泉，有的冒着大团大团的蒸汽，有的喷着一根一根的水柱，参差不齐，象人工特意在此布置的喷泉和瀑布，人们简直以为有机械师在任意地调节着这些泉水，使它们或喷或止，此起彼落。水和蒸汽在空中混成一片，在太阳光下发出五颜六色的虹光。

这里之所以有奇特的景观，与这里的特殊地质构造有关。由于火山活动频繁，地火在不断地燃烧，因此河水在不停地沸腾。离这里不远，在罗托鲁阿湖那边，靠东面，还有许多温泉和罗托玛哈那和特塔拉塔两个热水瀑布，据说，以前有几个大胆的旅行家曾在那里作了最初的探险工作。这里的沸泉、喷水口和硫气坑实在太多了。目前，新西兰有加里罗和瓦长利两座活火山，因为这两个泄气活塞是不够排泄地下热力的，因此，过多的煤气在那两座火山口找不到出路，只好在此发泄了。

土人的几只小船在足有 3 公里长的热汽层中穿行着，一会儿，硫磺烟忽然消散了，急速的气流送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人们气喘吁吁的胸膛感到一阵凉爽，沸水区终于走过了。

天黑之前，土人们使劲地划桨，又过了希巴巴士阿和塔玛特珂两道急流。他们至此，已走了 100 多公里的路了。晚上，仍按以前的规矩宿了营。

第二天，地理学家巴加内尔先生看了地图，知道右岸耸入云霄的高山叫托巴拉山，海拔 1000 米。

中午，所有小船向东一样，再转弯向南，便驶进了道波湖。湖边有一座茅棚子，棚顶上随风飘扬着一块布，土人都举手向它致敬。这就是他们的国旗。

42. 毛利人部落

有历史记载以前，在岛中心的一片火山岩中间有一些窟窿塌了，因而形成了一个长 40 公里，宽 30 公里，深不可测的大坑。四周山顶上的泉水都汇入其中，变成了现今的道波湖。

这奇特的湖泊，海拔是 300 多米，四周是 800 米的高山环抱着。西面是高大的悬崖峭壁；北面远远地有几座山峰，峰顶上长满小树；东面是一片广袤无垠的湖滨平原，在枝条纵横杂错的灌木丛中有一条小径，小径上点缀着许多闪闪发光的浮石；南面是一片森林，森林那边是一些圆锥形的火山头。这一切都环绕着那片碧水，气势壮丽，湖面上奔腾呼啸的风暴不亚于太平洋上的飓风。

这片地区是一口无穷大的沸水锅，锅下有燃烧着的火苗，地面被地火烧得滚烫，不断地抖动。有许多地方地壳龟裂，和烤过的烧饼一样，缝隙中渗出腾腾的热雾。显然，如果地心的热气不是在 20 公里外的同加里罗火山口找到出路的话，这片高原必然会陷落到一个炽热的熔炉里。

从湖边向北望去，同加里罗火山高耸在许多喷火的小山头当中，山顶上喷着烟云和火焰，就象人头上装饰的羽毛。它和一条相当错综复杂的山系相连着。在这座火山后面，有一座孤立在平原上的鲁阿胡峰，峰顶消失在 3000 多米的云雾里，从来无人问津过这座无路可通的圆锥形火山，也从来无人探测过那火山口的秘密。至于同加里罗火山，则不同了，它比较容易爬上去。20 年来，已有比维尔，狄逊和最近的郝支特脱先后 3 次来测量过了。

要是在另一种环境，另一种氛围中，博学的地理学家一定会给旅伴们讲有关这些火山的传说。他一定会讲到：同加里罗山和塔腊纳基山从前是近邻，又是好朋友，两者相处和睦。但是，有一天为了争一个女人，两者吵了架。那时，同加里罗和所有火山一样，火气大，以至于大发脾气，动手打了塔腊纳基。塔腊纳基挨打后，无地自容，从王嘎尼河谷里悄悄逃走了，沿途还丢下两个小山头，它一直逃到东海海滨，孤寂地耸立在那里，从此更名为厄格蒙山。

当然，地理学家此时没有兴趣讲故事；就是讲了，旅伴们也没有心思听。他们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只好听天由命。他们默默地望着道波湖的东北岸。

毛利族的酋长驶出隈卡陀江，又钻进一条小河，这条河仿佛是隈卡陀江的一个漏斗。他们又绕过一个尖岬，靠着湖东面的沙滩，在海拔 600 米的芝加山的最初几个冈的脚下停住了。那里生长着一大片弗密翁草，土人都叫作“哈拉克基”，它是新西兰土人的宝贵布料。这种有用的植物浑身是宝，它的花是上等的蜜源；它的茎有一种胶质，可以代替蜡或浆粉的用途；它的叶子更可爱，新鲜的可以当纸用，干的可以用作引火绒，撕裂了的可以搓绳子，造缆索，织鱼网，分成纤维还可以编成被褥、大衣、席子或麻布，尤其是这种麻布，染成红色或黑色可以给最高贵的毛利人做衣服。

这种宝贵的弗密翁草，在新西兰南北二岛上，随处可见，无论是海边、江边或湖边。在俘虏到达的这片地区，野生的弗密翁草郁郁葱葱。它们的花呈棕红色，有些形状象龙舌兰，从叶子丛中到处伸出来。叶子狭长而锋利，层层密密地形成了一片剑林。许多可爱的小鸟，是弗密翁的老主顾了，它们都在辛勤地采蜜，成群成队地飞着，竞相吮吸着花心的甜汁。

一大群鸭子在湖水中搜索着食物，这些鸭子羽毛淡黑色，中间夹杂着灰绿色的花纹，它们原来都是野生的，现在已是家畜了。

又走了约四分之一公里的路程，前面出现一座城堡，它修建在一个峻峭的悬岩上，是凭天险而建的毛利人的城寨，俘虏被押下了船，手脚并没有绑。通向城寨的小路穿过许多弗密翁田和茂密的树丛，树丛中有长着常青叶子和红色浆果的“桔卡茶”树，土人叫“弗树”，鲜嫩的果实赛过欧洲的千年蕉。还有可以当黑色染料的“胡油”树，许多闪着金属光泽的大鸨、灰色的圆嘴鸨以及无数长着红肉冠的棕鸟在土人走近时都飞起来了。

爵士、海伦夫人和其他旅伴绕了一个大弯之后，终于到达了城堡内部，城的外墙是一道坚固的栅栏，有5米之高。第一道防线是一排木桩，接着是一圈柳条墙，上面都凿有枪眼，再往内就是内城了。内城地势平坦，矗立着许多毛利式的建筑物，和40来座排列得很整齐的草棚。

俘虏们进入内城，看见外面木桩上挂有很多骷髅，都不禁毛骨悚然。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转过脸去，她们并不是胆小，而是实在不忍看。这些骷髅都是土人的战利品——敌方首领的头颅，至于敌人的身子，早已成了战胜者的酒肴了。

啃骨魔的府第位于城堡深处，夹在一些简陋的茅屋中间。府第后面是一个露天广场，是用来集会和习武用的。他的房屋的墙壁是用木桩和树枝编排起来的，墙里面蒙着弗密翁草席，用来取暖。他的府第不算很大，约有1000平方米，对于这样一个酋长，已经足够了。

房子面朝南开了个缺口，上面挂着一块厚厚的草帘子，可以前后掀动，算是房门。屋顶向外延伸出来，象古罗马人住宅的飞檐。椽子用各种图形花纹装饰着，在门外的墙上，就是现代所谓“迎门墙”，还雕有许多奇特的花卉人物供来宾欣赏，其中有树木，有奇禽异兽，有缭绕的连环花纹，密密麻麻的一片，都是出于毛利族的能工巧匠之手。

在矮屋里，地面很平整，高出地面5公分。一张矮床，上面铺有一张芦席，芦席上又盖有一张长长的软软的香蒲叶子编成的垫子。中间有个石洞，这就是炉灶。房顶上有个缺口，算是烟囱。因为烟只有到够浓的时候才会从烟囱里冒出来，所以墙壁熏得乌黑发亮。

啃骨魔的府第旁还有一个仓库，贮藏着酋长的粮食和用品，有他收获的弗密翁草、山芋、水芋、凤尾草根以及炉灶。更远一点有几所院子，养着一些猪羊，这些家畜是当年库克船长移植过来的，现在繁殖得并不多。此外，还有一些到处乱跑找食吃的狗。总之，可供毛利人食用的牲畜养得都不十分好。

爵士一行正等待着酋长的发落，同时还忍受着一群老妇人的辱骂。这群恶婆娘指手划脚，伸出拳头，从她们嘴里挤出的几个英文单词能时而听清，很显然，她们要为死去的亲人报仇。

在辱骂与威吓的包围当中，旅伴们反应不一。海伦夫人表面安闲，装出镇静的模样，其实内心非常恐慌。她拼命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好安慰一下自己的丈夫。那可怜的玛丽小姐吓得几乎昏过去了，幸亏门格尔船长扶着她，准备全力保卫她。少校面对泼粪般的辱骂，并不在乎。地理学家则不然，气得咬牙切齿。

哥利纳帆怕那群泼妇对妻子大打出手，于是走到啃骨魔的面前，指着那群丑八怪，要求酋长制止她们的无礼行为。

酋长盯了他一眼，并未回答，只是挥挥手，那样丑婆娘乖乖地走开了。爵士点点头，表示感谢，然后又回到旅伴中间。

这时，有百把人聚集在“习武场”上，有老头，有小孩，有青年人，有男人，有女人，其中一些人闷声不响，满脸愁容，等待首领发布命令，另一些人痛哭流涕，在哀悼最近死去的亲人或朋友们。

原来，所有响应桑普逊号召反抗英国侵略的酋长中，只有啃骨魔生还归来。他首先给他的人民报告了起义在隈卡陀江下游平原地带失利经过。他的部下去卫国的士兵有二百多人，大部分未回来，其中一部分作了俘虏，但多数在战场上牺牲了，永远不可能回到自己的故土了。

这就是啃骨魔一到，为什么部民们这么伤心的原因。本来这次吃败仗没人知道的，这时，不幸的消息迅速传开了。

新西兰土人，在亲友阵亡后，内心的哀痛总要在肉体上体现的，尤其是女人，他们用锋利的贝壳划破脸皮和肩膀，伤口愈深，表示越悲痛难支。血和眼泪同时在流淌，是令人窒息的一种场面。尤其那些不幸的妇女，鲜血淋漓，象疯子一样，令人可怕。

更使土人们伤感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对此看得很重。他们所哭的亲人不但死了，并且连骨头都未收回来埋在自家祖坟里。毛利人是相当迷信的，他们认为遗体的保存关系到来世的命运。他们要保存的自然不是腐烂的肌肉，而是骨头。他们小心地收集起来骨头，加以洗刷，刮磨，甚至涂上一层漆，最后放入“乌斗巴”里，土语就是“光荣之屋”的意思。这种“乌斗巴”装饰上死者的木头像，像上照样画有死者生前在身上刺的花纹。现在，这些烈士们战死他乡，墓穴只好空着，应有的宗教仪式也无法举行。烈士的骨头纵然不被野狗吃掉，也会“白骨露于野”了。

一想到这里，土人就气愤不休。女人们对爵士一行人的辱骂刚刚过去，男人们又凶狠地怒骂起来，挥动胳膊，很可能叫着要对旅伴动手了。

酋长唯恐控制不住那些过激分子的行为，所以叫人把俘虏押送到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在城堡的另一端，有一个供神的木棚，土人叫“华勒都”。

俘虏们总算暂时避开了那紧张的局面，大家就躺在弗密翁草席上休息了。海伦夫人实在疲惫不堪了，体力和精神都难以支持了，不由自主地倒在丈夫的怀里。

爵士紧紧地拥抱着她，不断地说：

“鼓起勇气来，我亲爱的海伦！”

罗伯尔刚一关进棚子，就站在威尔逊的肩上，将头从墙头与屋檐之间的隙缝里探出。他可以望见城堡的全景，一眼就看见了酋长的府第。

“他们在围着啃骨魔开会……”小罗伯尔低声说，“他们指手划脚……他们在叫骂着，……酋长要说话了……”

沉默片刻，罗伯尔又说：

“野蛮人现在安静下来了……他们都在听酋长讲话……”

“显然，”麦克那布斯说，“酋长之所以保护我们，就是去拿我们换回他的首领们！不知道他的部下同意这样做吗？”

“看样子，同意了……”，罗伯尔说，“现在，他的部下有的回自己棚子里了，……有的离开了城堡……”

“真的吗？”少校问。

“千真万确！”罗伯尔回答，“现在，只有押送我们的几个人呆在酋长

的房间里。……啊！有一个人朝我们这里来了。”

“快下来，罗伯尔！”爵士说。

这时，海伦夫人站起来，紧张地抓住丈夫的手。

“爱德华，玛丽和我都不能落入土人手中啊！”海伦夫人胆怯地说。

海伦夫人说完这句话，递给了丈夫一支装好子弹的手枪。

“你怎么还有武器！”爵士吃惊了，眼中露出一丝光亮。

“我随身带来的，因为毛利人不搜女俘虏身体的。万一不行了，这支枪是留给我自己用并不是打他们的……”

“爵士！”少校说，“快把枪收起来，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不能暴露……”

哥利纳帆把枪刚藏好，挡着棚门的草帘掀开了，进来一个战士。

他打了一下手势俘虏跟他走。旅伴们互相递了一下眼色，穿过城堡中的小径，到了酋长面前。

啃骨魔身边聚集着他的部下，在波海文那河口驾着小船和他会合的那位酋长也在其中。那位酋长40上下，体格健壮，相貌凶狠，名字叫卡拉特特，土语就是“好发脾气”之义。他脸上刺着细致的花纹，一看就知他在部落中的地位很高。但是啃骨魔对他相当敷衍。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一看就猜出他们之间肯定存在矛盾。的确，卡拉特特的权势叫啃骨魔忌嫉，他们共同指挥隈卡陀区的部落，彼此力量相当。所以，在两人谈话时，虽然嘴角也勉强地流露出笑意，心里却暗藏敌意。

啃骨魔开始问爵士问题了。

“你是英国人吗？”他问。

“是英国人！”哥利纳帆果断地回答，他深知这个国籍可以使俘虏交换工作进行顺利。

“你的旅伴呢？”

“我的旅伴和我一样。我们是旅行家，沉了船后，流落此岛，我们并未参加战争，我们是清白无辜的。”

“谁知道你参加了没有？”卡拉特特粗暴地吼道，“凡是英国人都是我们的敌人！你们侵占了我们的家乡！你们烧毁了我们的村落！”

“他们做得不对！”哥利纳帆庄重地说，“说实话，我心里也十分难过，但并不是因为我此刻落入你们手中才这样说。”

“听我说，”啃骨魔说，“我们的‘脱洪伽’——奴衣·阿头的大祭师，落入你的兄弟们手中，他成了你们欧洲人的俘虏，他叫我们把他赎回来。要不是他吩咐过，我本想剜出你们的心，以告慰死者的神灵，然后把你们的头永远地挂在栅栏的木桩上！”

啃骨魔本来很镇静的，说到这里气得直发抖，满脸怒气。

接着，又冷静了一会儿说：

“你相信，你们英国兵肯拿我们的‘脱洪伽’交换吗？”

哥利纳帆迟疑了一下，注意观察那酋长的脸色。

“不知道！”爵士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

“我看，你这条命可以抵得上我的祭师的命！”

“抵不上，我在这群人中，既不是首领，又不是祭师！”

地理学家听了这个回答，愣住了，用极其惊异的眼光望着哥利纳帆。

“那么说，你是没把握了？”酋长又问。

“是的！”

“难道英国人不肯和我们的‘脱洪伽’调换了？”

“拿我一个人去换，不成。要换，拿我们一齐去换。”

“我们毛利人是一个换一个！”

“要不，你先拿那两位女人换吧！”哥利纳帆说着，用手指着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

海伦夫人真想奔到丈夫跟前，少校一把拉住了她。

“这两位女人，”爵士又说，并向她们很恭敬优雅地鞠了一躬，“在英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酋长冷静地观察着每个俘虏，嘴角泛起险恶的微笑，突然，笑容僵住了，用怒不可遏的声音说：

“你这该死的欧洲人，想用假话来骗我啃骨魔吗？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心思么？”

说到这里，用手指着海伦夫人。

“她就是你老婆！”他说。

“不是他的，是我的，”卡拉特特淫笑着叫起来。

接着，卡拉特特推开男俘虏，把手搭在海伦夫人肩上，海伦夫人一触到他的手，脸吓得发白。

“爱德华啊！”不幸的少妇惊慌地叫起来。

哥利纳帆气得七窍生烟，举起手枪，“砰”的一声，卡拉特特倒地死了。

这声枪响，惊动了整个城堡，土人象潮水一般涌出家门。“习武场”上挤满了人，他们举手高呼，要求严惩凶手。哥利纳帆的手枪当然被夺去了。

啃骨魔用离奇的眼光斜乜了爵士一眼，然后，用一只手掩护杀死那位酋长的凶手的身体，另一只手挡住激怒的跑来的人们。

最后，他用庄严的声音终于压下去那片喧嚣：

“神禁！神禁！”他叫着。

土人们听到这句话，都在俘虏面前停住了。他们总算在酋长那种超人权威的 protection 下，没吃眼前亏。

不一会儿，俘虏们又被押回临时牢狱。但是小罗伯尔和那地理学家不见了。

43. 骇人的丧礼

啃骨魔是部落的酋长同时又是祭师，这种事例在新西兰本来是很多的。他有祭师的权威。他就根据这个权威可以对一些人或物用那种迷信的“神禁”来保护。

所谓“神禁”，是这里土人中通行的一种风俗，一个人或一件东西一旦被“神禁”，就不许任何人接触或使用。按照毛利族的教规，谁伸出亵渎神的手触及到“神禁”的人或物，就会触犯神怒，被神处死。而且，即使对这种亵渎行为迟迟不报复，祭师们也会很快执行的。

“神禁”，除掉在若干日常生活的场合有了固定的习惯之外，一般都由酋长根据政治的目的随时宣布。一个土人在许多的情况下都可以受到好几天的“神禁”，比方说，在剪发的时候，在绣花的时候，在造独木船的时候，在造房屋的时候，在他患重病时或死的时候。假使河里捕鱼的人太多了，鱼养不起来，或者地里种的甜芋刚成熟时怕人践踏，为了经济上的目的，这些东西也可以用“神禁”来保护。一个酋长若是想防止闲人来搔乱他的住宅，他就把住宅“神禁”起来，如果他想垄断一外来船舶的贸易，他还是用“神禁”来隔离这只船；一个欧洲商人惹恼了他，他就“神禁”这个商人。在这些场合下，“神禁”的禁止作用就有些象欧洲古代皇帝的“否认权”。

一个东西被“神禁”了，任何人也不能摸一下，否则必受惩罚。一个土人受了“神禁”的时候，在一定时期内有些食物是不准吃的。过了这种严格的禁食期，他们手还不能摸食物，如果他是富人，他就叫奴隶帮忙，把食物送到他的嘴里；如果他是穷人，他就只好用嘴咬着吃：“神禁”使他变成一只牲畜了。

总之，这种神奇的风俗在约束着、操纵着新西兰人的最细小的行动。这也是神对社会生活不断干涉的表现。它具有法律的力量，这种频繁的“神禁”简直可以说是土人全部法令的概括，它是无可辩驳而且也是无人辩驳的。

至于关在“华勒部”里的那几名俘虏，是那酋长随机应变地发出了一个“神禁”的命令，把他们从土人的狂怒中拯救出来的。当时有几个土人，啃骨魔的亲信，一听到他们的首领叫“神禁”就立刻住了手，反过来保护那几名囚徒。

然而，哥利纳帆并不因为如此就妄想免除他的处罚。他只要一死才能抵偿一个酋长的生命。我们知道，在土人中间，一个人在死之前还要受到许许多多的苦刑的，决不是痛快地一下就死。哥利纳帆自然也知道他这次激于义愤而杀人的行为，免不了要忍受最残酷的报复，他心里早就有了准备，不过他希望啃骨魔的愤怒只对他一个人发泄，不要牵连到别人。

他和他的旅伴们度过的这一夜是多么难过的一夜啊！谁能描写得出他们的焦急，谁能揣测得出他们的痛苦呢？那可可怜的罗伯尔，豪迈的巴加内尔都不见了。他们的遭遇怎样呢？他们是不是已经做了土人报复的第一批牺牲品呢？关于他们俩，谁也不再存在任何希望了，连那不轻易绝望的少校，也都死了心了。玛丽没了弟弟，闷着一肚子的悲伤，门格尔看到玛丽的样子，也急得发痴。哥利纳帆老是想着海伦夫人那可怕的要求，她要求丈夫把她打死以免将来受苦刑或做奴隶。他有没有这种惊人的勇气亲手打死自己的爱妻呢？

“还有玛丽呢？我又有什么权利亲手打死她呢？”门格尔也这样想着，

万箭穿心，悲伤极了。

至于想逃脱，很明显，根本不可能。10个战士，都是全副武装，守住门口呀！

到了2月13日早晨。因为“神禁”的关系，土人与俘虏之间没有任何接触。棚子里虽有一些吃的东西，但是他们连摸都没有摸。心里太悲伤，肚子也不觉得饿了。一整天就这样地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也没有带来任何希望。无疑地，死者的葬礼和凶手的处刑是要同时举行的了。

哥利纳帆认为啃骨魔已经打消了交换俘虏的意图，然而，少校对于这一点却还怀着一丝希望。

“谁又能断定呢？”他老是这样说着，叫爵士回想一下卡拉特特被打死时啃骨魔脸的表情，“谁又能断定啃骨魔的内心里不存在感谢呢？”

但是，尽管少校这样解释，哥利纳帆并不抱有任何希望。第二天，整个的一天又过去了，处刑的准备仪式仍然没有进行。

延迟的理由原来是这样。

毛利人相信，一个人在死后的3天内，灵魂还没有离开死者身躯，因此要经过3个24小时尸体才能埋葬。这种风俗是要严格遵守的。直到2月15日，全堡都静悄悄的，看不见一个人。门格尔常常站到威尔逊的肩上看外面的动静。外面一个土人也没有。只有站岗的战士在“华勒都”门口严密地监守着，轮流值班。

但是到了第3天，各棚子的门都开了。那里野蛮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好几百毛利人聚集到堡上来了，个个都静悄悄的，不声不响。

啃骨魔从他的屋里出来了，后面拥着一些部落里的主要首领，他们走到城堡中央，上了一个2米多高的土墩。土人群众在土墩后面几米的地方排成一个半圆形。全场保持着绝对的沉默。

啃骨魔做了个手势，一个战士就向“华勒都”走来了。

“别忘记我的要求！”海伦夫人对她丈夫说。

爵士一把把他的妻子抱到胸前。这时，玛丽也走近了门格尔。

“爵士和夫人会认为，”她说，“如果一个为妻的不愿忍辱偷生可以要求她的丈夫亲手打死她，那末一个未婚妻为了同样的目的，一定也可以向她的未婚夫提出同样的要求。约翰，到现在这个生死关头，我可以说了，在您的内心深处，我不早就是您的未婚妻了吗？我能不能，亲爱的约翰，我能不能指望您，和海伦夫人指望爵士一样？”

“玛丽！”门格尔欣喜若狂地叫起来，“啊！亲爱的玛丽啊！……”

他还没说完这句话，草帘一掀，俘虏们就被押到啃骨魔那里去了。两个女的已经认定了她们的死法，显得十分安静，男的心里却如刀割，但是表面上还装出十分镇静，显得他们毅力非凡。

他们走到了那新西兰酋长的面前，这酋长立刻宣布他的判决：

“你杀了卡拉特特，是吧？”他对哥利纳帆说。

“是我杀了他。”爵士回答。

“明天，太阳一上山，你就要死。”

“我一个人死吧？”爵士问，心在猛烈地跳动。

“啊，如果不是我们‘脱洪伽’的生命比你们的生命还要宝贵些啊！”啃骨魔叫起来，眼睛里射出一种恶毒的懊恨！

这时，土人的人群忽然骚动起来，哥利纳帆迅速地向四周看了看一眼。

一会儿，人群分开了，一个战士跑出来，满头大汗，疲惫不堪。

啃骨魔一看到那战士就用英文对他说，显然是想让这些俘虏们听懂：

“你是从‘白皑卡’阵地里来的吗？”

“是的。”那战士回答。

“你看见了那个俘虏——我们‘脱洪伽’了吗？”

“看见了。”

“他还活着吗？”

“他死了，英国人把他枪毙了！”

“脱洪伽”被枪毙了，哥利纳帆和他的同伴们的生命也就完了！

“都得死！”啃骨魔叫着，“你们明天太阳上山的时候一个个都给我死！”

就这样判决了，所有这些不幸者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起服刑。海伦夫人和玛丽望着天空，表示无限的感谢。

俘虏们没有再押回“华勒都”。他们这天也应该参加酋长的葬礼和随着葬礼举行的血祭。一队土人把他们押到一棵大“苦棣”树的脚边，看守的人和他們待在一起，眼睛不断地瞅着他们。那毛利部落的其他人都沉浸在一种哀悼中，仿佛把自己忘掉了。

从卡拉特特死的时候起，按规矩不能动尸的3天已经过去了。死者的灵魂想必离开了他的臭皮囊。丧礼开始了。

尸体停在堡中心的一个小土墩上，穿着华丽的寿衣，外面裹着一层漂亮的草席，头上插着羽毛，戴着一圈绿叶。面孔、胳膊和胸脯都擦着油，一点看不出腐烂的样子。

亲友们都走到土墩脚下来了。忽然，仿佛有个乐队指挥打着丧歌的拍子一样，响起了一片哭泣声，号哭声和呜咽声的交响曲，铿铿锵锵地响彻了云霄。大家都以怨痛的韵调和沉重的节奏，哭着死者。死者的近亲捶着自己的头；远亲的抓破自己的脸，表现出为死者流的血比流的泪更多。那些可怜的女人把这种野蛮的道义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就是这样的场面也还不够抚慰死者的灵魂，死者的怒气还要找到本部落的生人的头上来发泄。他的战士们觉得：他们既不能使死者复生，就要设法使死者在阴间也不缺乏人世的享乐。卡拉特特的妻子决不能就把丈夫一人丢在坟墓里。而且那不幸的女人自己也不愿意独自一个人活下去。这是风俗，同时也是职责，这种殉夫的事例在新西兰历史上是常有的。

卡拉特特的妻子出场了。她还很年轻。她的头发散乱地披在肩上，又号哭，又哽咽，哀声震天。她一面啼哭，一面声诉，模模糊糊的话音、缠缠绵绵的悼念，断断续续的语句都在颂扬着死者的品德。哀痛到极点时，她躺到土墩脚下，把头在地上直撞。

这时，啃骨魔走到了她的眼前。可怜的她一下子又爬了起来，酋长手里舞动着可怕的大木槌，一下子又把她打到下去。她死了。

立刻一片骇人的叫声又响起来。无数的拳头威胁着看得心惊肉跳的哥利纳帆他们。他们一个也不敢走动，因为丧礼还没有完。

卡拉特特的老婆和她的丈夫黄泉相见了。两具尸体并排躺着。但是在那永恒的生活里，死者只有贤妻作伴还是不够的。如果他们的奴隶不跟着一起死，他们由谁来伺候呢？

六个可怜的奴隶又被带到主子的尸体前面了。那都是依照残酷的战争法规沦为奴隶的几名俘虏。奴隶主在世的时候，他们受尽了冻饿，受尽了虐待，

从来没有吃饱过肚子，干的是畜牲的劳动，现在按照毛利人的原教习惯，他们还要到阴间继续这种没完没了的奴隶生活。

这几个可怜虫仿佛都安于他们的命运。他们早就料到要殉葬，所以并不感到惊骇。他们的手并没有被缚住，证明他们是心甘情愿去陪葬的。

好在这种死法很快，到反给他们解除了长期的痛苦。毛利人的酷刑只是为这几名欧洲凶手准备着的。他们在 20 步远的地方挤在一团，眼睛转过一边，不敢看这种层出不穷的惨象。

6 名精壮的战士高举着 6 个大木槌，一齐打下去，顿时 6 个牺牲品都倒在血泊中了。于是一声信号，吃人肉的一幕开始了。

奴隶的尸体不和主子的一样，它们是没有受“神禁”的，因此它们属于全部落的人所有。分赏给哭丧的人的一种酒钱。所以祭礼一完，所有的土人，首领、战士、老人、妇女、儿童，不分年龄，不分性别，都象发了人肉狂一样，扑到那六名奴隶的尸体上来。

哥利纳帆和旅伴们害怕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尽量遮住可怜的海伦和玛丽，不让她们看见这骇人的情景。他们这时也意识到明天太阳上山时有个什么样的死法在等候着他们，并且，在这样惨死之前不知道还要受到些什么酷刑呢！他们惊的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接着，丧礼的舞蹈节目开始了。一种用“极品椒”酿成的烈性酒，更增强了那些土人的狂醉。他们已经没有一点人性了。他们会不会忘掉酋长的“神禁”，来向惊昏了的哥利纳帆他们下手呢？幸好啃骨魔在众人狂醉时还保持着他的清醒。他给一个钟头的时间，让大家吃喝个痛快，过足了人肉瘾之后，再依习惯的仪式继续进行朝礼的最后一幕。

卡拉特特夫妇的尸体被抬起来了，依照新西兰的风俗，手脚都弯过来，贴着肚子。现在要埋葬了，不是永远就这样埋着，只是埋到土地把皮肉烂完只剩下骨头的时候。

墓地的地点，是选在堡外 3 公里远的一个小山顶上，这小山叫作蒙加那木山，在湖的右岸。

尸体就要往那里抬。有人抬来 2 只很原始的轿子，那是两个软兜，摆在土墩脚下。尸体蜷曲着，用藤箍支着，他们的手脚放到软兜上。4 个战士把轿子扛上肩，全部落的人又嚎着丧歌，排成队伍，跟在轿子后面，直送到墓地。

哥利纳帆他们始终被监视着，看着送殡的队伍离开了堡的外城，然后，歌声和哭声就渐渐地低了下去了。

有半个钟头光景，送殡的人们钻进了山谷的深处，看不见了。接着又看见他们出来了，在山路上蠕动着。远远望去，这队漫长曲折的队伍，一起一伏地，活象一行鬼影。

全部落的人在 250 米高的地方停住了，就是说停在蒙加那木同山顶上预先为埋葬卡拉特特准备好了的地方。

一个普通毛利人的坟墓只是一个坑和一堆石头。但是一个有权有势的酋长将来一定是要成为神灵的，本部落的人为他造了一座和他生前的名誉地位相称的大坟墓。

这个墓地外面围着一道栅栏，在墓穴旁边还有许多桩，桩上刻着人物，涂得鲜红。死者的亲人们并没有忘记，死者的灵魂和他生前是一样的，是要吃东西的，所以墓穴里放了许多粮食，和死者的武器、衣服摆在一块。

墓里一切享用的东西都布置齐全了，于是把尸体放下去，并排躺着。接着，又哭了一阵，就用土和草把尸体掩埋起来。

到此，送殡的队伍沉默地下了山。从此以后任何人也不能再上到这座山上了，谁要是上去就要死，因为它是受了“神禁”的，就和同加里罗山一样，那里也埋着一名酋长，是 1846 年地震时被压死的。

44. 越狱成功

当太阳在道波湖边屠哈华山峰和普克塔普山峰后面沉下的时候。哥利纳帆他们又被押回到牢狱里了。在华希提连山的各山顶升起曙光之前，他们一定不会离开这所牢狱的。

他们还有一夜的时间去作临死的准备。虽然在悲痛的重压下，虽然恐怖还没有消失，但是他们仍然一同吃了一顿饭。

“我们在死亡面前不要垂头丧气，我们要叫那些野人看看欧洲人是怎样地不怕死。”爵士曾经这样说过。

吃完饭，海伦夫人高声地诵着晚祷。她的全体旅伴都脱下帽子和她一同祷告。

有谁在死亡之前不想到上帝啊？

晚课做完了，大家互相拥抱了一下。

玛丽和海伦夫人退到棚子的一角，就在一张草席上躺下去了。那是忘记忧愁、阻止痛苦的睡眠，一会儿就合上了她们的眼睛，她们俩互相抱着入睡了。因为疲劳和连夜的失眠使她们实在不能再熬下去了。这时，哥利纳帆把旅伴们拉到一边。对他们说：

“亲爱的伙伴们，我们和这两个可怜的妇女的生命都掌握在上帝手里了。如果我们明天的死是出于天意，我相信我们都会不愧为基督教徒。勇敢地去死，去受上帝的最后审判。上帝会看透人们的心灵的，他知道我们追求的是一个高尚的目标。如果结果不是成功，而只是一死，那也是上帝的安排。不论他的旨意是如何的严酷，我都不抱怨他。不过，到这地方来死，并不是一死了之，还有苦刑，也许还有奇耻大辱，而这两个妇女啊……”

爵士的声音一直是坚定的，说到这里却颤抖起来了。他停了停，以便抑制他的感情。他沉默了一下：

“约翰，你符合了玛丽象我对待海伦夫人一样地去对待她，你究竟决定怎样做呢？”

“我答应她的事，我相信，在上帝的垂鉴之下，我是能够做到的。”

“是啊，约翰！但是我们没有武器怎么办呢？”

“这里还有一件武器。”门格尔回答着，拿出一把短刀，“当卡拉特特倒在您脚下时，我把这把刀从那野人的手里夺了过来。爵士，我们俩谁后死谁就履行海伦夫人和玛丽的请求。”

在这段对话之后，棚子里是一阵深沉的寂静。最后，少校打破了这一阵沉默，说：

“朋友们，非等到最后几分钟不要采取这最后的手段。我始终不相信已经到了毫无挽救的余地了。”

“我不是就我们这方面说呀。”爵士回答，“不问是怎样个死法，我们都会冒着死去干的，如果只有我们这几个男人的话，我早就会喊：朋友们，冲出去！杀死那班混蛋！但是还有她们俩呀！她们俩呀！……”

门格尔在这个时候开了门帘。数了数“华勒都”门前看守的土人，共有25个。那里烧着一堆旺火，惨淡的红光射在堡里高低不平的建筑物上。那些土人，有的躺在火的周围，有的站着不动，在火帘的背景上清晰地映出他们的黑影。但是他们不管是躺着的、站着的，都常常转过身来看着他们看守的这座棚子。

人们一般都说，在看牢的人与想逃脱的犯人之间，还是犯人成功的机会多些。因为一个是有心，一个是无意。看守的人可能忘记了他是在看守。而犯人却不会忘记人家在看着他。犯人时刻在想逃脱，而看守人并不时刻在想着防备。

正因为如此，所以常有囚犯越狱的事情发生，并且逃得妙不可言。

但是，在我们所叙述的这种场合下，看守的人不是一个漠不关心的狱卒，却是一些充满仇恨心、报复心的土人。如果说俘虏们没有被捆起来的话，那是因为不需要捆绑，25个人看着“华勒都”唯一的一道门，还要捆绑吗？

这座棚子，背靠着城寨尽头的一座石岩，前面只有一条狭长的泥路通到堡中心的那片平地上。棚子的两边都是陡削的悬崖，底下是30多米的深坑。因此，溜下去是办不到的。想挖通牢里的地面也没办法，因为地面就是大石壳。唯一可通的出路就是通向堡中心的那条象一座吊桥似的泥路，但是被毛利人守住了。因此，怎样逃脱都是不可能的，哥利纳帆在他的牢狱的墙壁上也不知试过了多少次，终于不能不承认没有任何逃脱的方法。

然而，这令人焦急万分的一夜，时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过去了。沉沉的夜影笼罩了全山。既无月色，又无星光，一片深幽的黑暗，几阵狂风在堡的周围狂奔着，吹得棚子的木桩呜呜作响，土人烧的火堆经这阵狂风一吹，忽然旺盛起来了，火焰的红光直射到牢里来，闪了几闪。里面的人被照亮了一下。这班可怜虫都沉浸在他们最后的沉思中。棚子里是死一般的沉寂。

应该是早晨4点钟光景了，这时一个轻微的响声引起了少校的关注，这响声仿佛是从棚基的木桩后面发出来的，在靠着石岩的那边墙壁里。开始，少校并没有留意这个声音，后来觉得它还在继续着，就细心听听。这响声老是不停，他心里奇怪起来，就把耳朵贴到地上，仔细分辨。他觉得是有人在扒土，在外面挖洞。

少校心里有了把握之后，就溜到爵士和门格尔耳边。打断他们痛苦的沉思，引他们到了棚子的深处。

“你们听听。”他低声说着，用手势叫他们弯下身子。

扒土的响声渐渐地听得清楚了。他们竟能听出小石子在一种尖的东西的钻挖下吱吱地响，并且向外面掉下去。

“是野兽在它的洞里动。”门格尔说。

爵士拍拍自己的额头：

“谁敢断定啊！”他说，“要是一个人在扒呢？……”

“管它是人是兽，我们一会儿就知道究竟了！”少校回答。

威尔逊、奥比内也跑到一块儿来了，大家一齐动手挖墙壁，门格尔用他的短刀，其余的人用从地上拔起的石头或者就用手指甲，这时穆拉地趴在地上从门帘缝隙里注意着那群土人的动静。

这些土人都围在火边不动，一点也没想到离他们20步远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

那一块地面外层的硬土是凝灰岩构成的，松动而易碎。所以虽然没有工具，却挖得很快。不一会儿大家就明显地断定是有一人或者几个人扒在堡的腰部，从棚壁的外面挖地道。这些挖地道的人目的何在呢？他们知道棚里有俘虏？还是他们另有企图，偶然碰到这里来做这件仿佛就要完成的工作呢？

大家又加紧努力，他们的手都扒破了，出血了，但是还不断地在扒。扒

了半个钟头，扒出的洞达到1米深了。他们听到外面的响声渐渐地高起来了，就知道双方相距不过一层薄土了，再把这层薄土扒掉，内外就通了。

又过了几分钟，忽然少校的手被一个刀尖扎破了，往回一缩，几乎叫出来，却又忍住了。

门格尔就把他的短刀伸出去，挡住在外面钻动的那把刀，一摸就摸到拿刀的那只手。

是一只小手！女人的或小孩的，是一只欧洲人的手！

双方都一言不发。很明显，双方都不敢声张。

“是不是罗伯尔？”爵士自言自语地说。

但是，不管他说得怎样低，玛丽早被惊醒了，溜到爵士身边，抓住那只满糊着泥土的小手就吻。

“是你呀！是你呀！”玛丽肯定地说，“是你呀，我的罗伯尔啊！”

“是我，姐姐，我来了，我来了，来救大家！但是，不要声张！”

“好孩子啊！”爵士频频地嗟叹。

“看住外面的土人哪。”罗伯尔又说。

穆拉地听到这孩子的出现，稍微离开了一下，现在又赶快回到监视的岗位上来。

“外面没有什么，现在只有4个人在看守。其余的都睡着了。”他说。

“好好地再扒！”威尔逊应声说。

一会儿洞扒大了，罗伯尔从他姐姐的怀里又倒到海伦夫人的怀里。他身上还捆着一条弗密翁草的长绳子。

“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啊！”夫人低声说，“那些土人还没有把你杀掉呀！”

“没有，夫人。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我乘那一阵纷乱就逃过那些土人的眼睛。我爬出了栅栏，在树丛后面躲了两天。夜里我就到处跑，我想找到你们。在全部落的人忙着给那酋长办丧事的时候，我跑到牢狱这边的寨脚下观察了一下，发现我可以爬得到你们这里来。我跑到一所无人的棚子里偷了这把刀和这根绳子。我就把峭壁上的草丛和树枝当作软梯，攀着往上爬。无意中又发现这棚子靠着这座高岩中间有一个洞。从那个洞到这个棚子只隔着几尺厚的松土，我就把土扒通就进来了。”

许多无声的热吻作为罗伯尔所能得到的唯一的回答。

“就动身吧！”他用坚决的语气说。

“巴加内尔在底下吗？”爵士问。

“巴加内尔先生吗？”那罗伯尔听到这一问，很惊讶。

“是呀，他在下面等着我们吗？”

“没有呀，爵士。怎么，巴加内尔先生不在这里？”

“他不在这里呀，罗伯尔。”玛丽回答。

“什么话？你没有看见他吗？”爵士问，“在那阵纷乱的时候，你们俩没有碰到吗？你们不是一同逃走的吗？”

“没有呀，爵士。”罗伯尔答，听到他的朋友巴加内尔不见了，非常吃惊。

“我们就走吧，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不管巴加内尔是在哪里，他总比我们在这里好些。我们赶快走！”少校说。

是的，时间是宝贵的。现在非逃不可了。这次逃脱，如果不是洞外有一

段几乎是垂直的峭壁，就可以说是没有多大困难，好在这段峭壁只有7米左右高。下了这段峭壁，就是一个斜坡，一直到山脚下，并不太陡。从山脚下，俘虏们就可以很快地钻进山谷。到那里，如果毛利人发觉他们逃跑了，一定要绕个大弯子才能赶到这里，因为他们不知道牢狱与外面斜坡之间挖了一条地道啊。

逃脱开始了。为了保证逃脱成功，一切都先作了准备。大家先一个一个地爬出了那窄狭的地道，到了山洞里。约翰·门格尔在离开棚子之前，把扒出的土先弄掉，然后溜进地道口，顺手把棚里草席盖到口上。因此，地道完全掩藏起来了。

现在要从那段峭壁下到那条斜坡上去了，如果不是罗伯尔带来一条绳子，那峭壁就无法下去。

人们赶快解开那条绳子，把它的一端拴在岩石上，向外面拖着。

这绳子是用弗密翁叶筋绞成的，门格尔先试了试，他觉得绳子不大结实。我们要知道，这个险是不能随便去冒的，因为摔下去很可能就摔死了。

“这条绳子，只能吊得住两个人。因此我们要按绳子的力量去做。让爵士和夫人先下去，他们到了坡上，就拉着绳子摇3下，招呼我们再接着下去。”

“我先下去，我在坡子下端看到一个深坑，先下去的人可以在里面躲着，等候后面的人。”罗伯尔应声说。

“好，你就下去吧，我的孩子。”爵士说着，握了握他的手。

罗伯尔出了洞就不见了。一分钟后，绳子抖了3下表示他已经顺利地到达地面了。

立刻，爵士和夫人也就冒险走到洞外。黑夜还是很深沉的，但是耸立在东边的山峰已经微微露出一片淡灰的色彩了。

清晨刺人的寒气振奋了夫人，她感到精力增加了，于是开始她那危险的逃脱。

爵士先抓住绳子，海伦夫人也跟着抓着绳子，两个人沿着绳子一溜，就到了峭壁搭到坡顶的地方。然后，爵士走在妻子的前面，抵着她，开始倒退着往下走。他找着草根和小树作她的落脚点。他先试一试，然后把海伦夫人的脚放上去。有几只鸟被惊醒了，轻轻地叫着飞起来，还有个石子被踢出了土窝，哗啦啦地滚到山脚下，两个人吓得胆颤心惊。

他们在坡上走了一半，忽然听到洞里有人叫喊。

“停住！”门格尔轻轻地喊。

哥利纳帆一手抓住一丛方茎草，一手拉住妻子，等在那里，气都不敢出。

原来威尔逊发出一个警号。他听到牢狱外面有点声响，赶快回到棚子里，托起门帘，看看那些毛利人。他招呼了一下，所以门格尔叫住了哥利纳帆。

果然，看守的土人中有一个听到一点异样的响声，爬起来了，走近牢狱，他在离棚两步远的地方站着，低着头，仔细听。他在那里待了一分钟——久得象一个钟头的一分钟，侧着耳朵，盯住眼睛。然后，觉得自己听错了，摇摇头，又回到他的伙伴们那里，抱上一捆枯柴，扔到半熄的火堆上，火焰又旺起来了。他的面孔被火照得红亮，不再表现出任何不放心的神情了。他看了看天边上那最初的一点晨光，又躺到火边烤他那冻透了的手脚。

“外面没什么了。”威尔逊说。

门格尔又发出信号，叫爵士继续往下走。

爵士顺势往坡子下一溜，一会儿海伦夫人和他都在罗伯尔等着他们的那

条小路上站住了。

绳子又摇了三下，接着就是门格尔引着玛丽走上了那条危险的途径。他的冒险成功了。他到达了罗伯尔所说的那个深坑，和爵士夫妇会合在一起。

5 分钟后，全体旅伴都顺利地逃出了牢狱，离开了那临时藏身的土坑了。他们避开了有人住的那带湖岸，沿着许多狭窄的小路，钻进了最深的山谷里。

他们很快地走着，尽量防止人家望到他们。他们都不说话，在许多小树从中间走着，就和鬼影一般。他们到哪里去呢？不知道，只是乱跑，但是他们是自由了。

快到 5 点的时候，天开始发白了。云堆的高处，渐渐显出一片淡蓝色。朦胧的山峰开始从晨雾中露出头角。太阳不久就要上山了，而这片晨曦已经不是刑杀的信号，却相反地将要揭露囚犯的逃亡。

因此，在这必然到来的追捕之前，逃亡的人们必须逃出土人的圈子，跑得远远地，使他们不容易找到踪迹。但是他们走不快，因为那些小路都很陡。海伦夫人爬坡时由哥利纳帆扶着，玛丽则由门格尔搀着。罗伯尔满心是成功的喜悦，欣喜地，胜利地，跑在前面开路，两个水手走在后面断后。

再过半个钟头，旭日就要从天边的云雾中升起来了。

逃亡的人们又乱跑了半个钟头。巴加内尔已经不在这里给他们引路了，这巴加内尔，大家都在为他担忧，他的下落不明在大家成功的喜悦中构成了片阴影。然而，大家尽可能地朝着东方跑，迎着辉煌的晨曦走去。一会儿他们就到达了离道波湖面 150 米高的高度了。清晨的寒气在这样的高空中更冷得厉害，严酷地刺着他们的肌肤。许多高山和丘陵的模糊的影子一层层地叠在他们的面前。但是哥利纳帆此时正是入山惟恐不深：他想先钻进那片万山重垒的迷宫里，然后再慢慢地设法摸出去。最后，太阳出来了，它迎着逃亡者放射出它最初的光芒。

突然，一片骇人的咆哮声，是成百的呼叫声混合而成的，在空中爆发起来了。它是从堡垒里出来的，但是现在堡垒是在什么地方呢？哥利纳帆一时辨不清楚。而且一片浓雾，和帘幕一般地展开在他的脚底下，不容许他看清下面的那些低谷。

但是，无可怀疑，他们的逃脱已经被土人发觉了。他们能不能逃避土人的追捕呢？他们是否已被土人看见了呢？他们沿途留下的踪迹会不会指明他们的去向呢？

这时，下面的雾气都升上来了，把他们包围在一片湿云里，他们看见了脚底下 100 米远的地方那疯狂的人群。

他们看见了人家，人家也自然看见了他们。又是一片咆哮声爆发起来，还有犬吠声夹在里面。全部落的人都出来了，他们想先爬上牢狱那座悬崖，爬不上去，就转过头来涌向栅栏外面，抄小路追赶着这班逃避报复的囚徒。

45. 得以安生的墓穴

距离山顶还有 30 米左右。这群逃亡者要躲过毛利人的耳目，最好是爬上山顶，然后转到山那边去。他们希望到那边有个山脊能把他们渡到邻近的山峰上去，那些山峰是混杂在一个庞大的山系里面的，假使那可怜的巴加内尔还和他们在一起的话，一定会摸清那一带复杂盘旋的山势啊。

因此，他们赶紧往上爬，后面的叫骂声越来越近。那个突袭过来的土人群已经到了山脚下了。

“打起精神来！朋友们，鼓起勇气来！”哥利纳帆不断地叫着，一面叫，一面用手势鼓励着他的旅伴们。

不到 5 分钟，他们到达山顶了，他们又从那里回头看看，一面想判断一下当时的形势，一面想找出一个方向躲避那些毛利人。

从这个高度上，他们的眼光可以望到整个的那一片向西展开的道波湖，湖的四周有许多山环抱着，风景十分优美。北边是比龙甲山的群峰。南边是同加里罗山的那个熊熊的喷火口。但是向东望去，视线就被那些和华希提连山相连的一大排层峦叠嶂挡住了，这条华希提连山是一条大山脉，一连串的峰岭起伏着，由库克湾直到东角，斜贯北岛全境。因此逃亡的人必须从山那边再跑下去，钻到许多狭隘的山坳里，很可能钻来钻去都找不到出路。

哥利纳帆惊慌地向四周看了一眼，因为雾已经在太阳的照耀下消散了，他可看清下面最小的一个山凹。毛利人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出他的视线。

那山头是个平顶，平顶上还托着一个孤立的圆锥形山尖，当他们到达那片山顶时，土人离他们不到 150 多米了。

这时候哥利纳帆当然是一步也不能停留。不管累不累，都得继续逃跑，否则就会被包围。

“我们赶快下去！”他叫着，“趁着路还没有被截断的时候！”

但是，当那两个可怜的妇女正以最后的努力爬着站起来时，少校止住了她们，说：

“用不着跑了，哥利纳帆，你看。”

果然，大家都看到毛利人的行动已经起了一个不可理解的变化。

他们的追赶突然中止了。他们原来要攻到山顶上，现在又不攻了，仿佛接到一道严厉的禁令。那群土人捺住他们的性子，一下子就停在那里，仿佛波浪碰到一个不可逾越的岩石一般。

所有那些发了人肉瘾的土人，现在在山脚下一字儿排着，叫嚣咆哮，指手划脚，挥着枪，舞着斧头，但是一步也不敢向前。他们的狗也和他们一样停在那里，仿佛就地生了根，疯狂地叫着。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制止了那些土人呢？这群逃亡者瞪着眼睛看着，莫名其妙，唯恐控制啃骨魔部落的那种魔力一旦失效，他们又要追上来。

忽然，门格尔叫了一声，同伴们都回过头来。他举手指着那圆锥形山尖上筑起的一座小碉堡给他们看。

“那是卡拉特特的坟墓呀！”罗伯尔叫起来。

“你不会说错吧，罗伯尔？”爵士问。

“不会，爵士，就是那坟墓，我认得！”

罗伯尔确实没有弄错。再上去 15 米，在山尖的顶端上，有许多新涂上红

色的木桩，围成了一道栅栏。哥利纳帆也认出那是新西兰酋长的坟墓了。原来是仓惶逃窜中，竟无意中逃到了蒙加那木山的山顶上。

爵士在前，旅伴们在后，他们又爬上了通到圆锥形山尖上的那段斜坡，一直爬到那坟墓的脚下才停住。那坟墓前面有个大缺口，用草席盖着，从那里可以走进墓室。哥利纳帆正要往那墓室走去，却忽然又往后一退：

“有个土人在里面！”

“这墓室里会有土人？”少校问。

“是呀，麦克那布斯。”

“不管他！我们进去。”

爵士、少校、罗伯尔和门格尔一齐钻进了墓室。果然那里有个毛利人，披着一件弗密翁麻的外衣，墓室里面阴暗，看不清他的面孔。那毛利人仿佛很安静，他正在安闲自得地吃早饭哩。哥利纳帆正待和他说话，那个土人却已经开口了，他用和蔼可亲的口吻，操着流利的英语对他说：

“请坐，我亲爱的爵士，早饭在等着您呢。”

原来就是巴加内尔！大家一听见他的声音，都奔了进来，个个都被这位绝妙的地理学家用长胳膊拥抱了一番。巴加内尔又找到了！有了他，大家就有了保障了！大家正要开口问他，他是怎样并且为什么会到这里来的。但是爵士的一句话把这些不合时宜的问题堵了回去。

“山上都围着土人呀！”他说。

“土人？我根本不在乎那些家伙！”

“他们就不会……”

“他们，那班笨蛋！你们等着看好了！”

大家都跟着巴加内尔走出了墓室。那些土人还在原地方，围着这座山峰，发出骇人的咆哮。

“你们叫吧！吼吧！喊破嗓子吧，愚蠢的人们！”巴加内尔说，“看你们敢不敢爬上这座山！”

“为什么不敢呢？”哥利纳帆问。

“因为那酋长在这里埋着呀，因为这坟墓保护着我们呀，因为这座山被‘神禁’了呀！”

“‘神禁’了？”

“是呀，朋友们！所以我就逃到这里来，就和欧洲中世纪不幸的人们逃到不可侵犯的圣地一样。”

“谢谢上帝保佑！”海伦夫人叫起来，举起双手向着天。

是啊，这山是一座禁山，由于它做了酋长的坟墓，所以它就免除了那些迷信的土人的侵袭。

逃亡的人们到了这里还不能算是脱了险，只能说是苟安一时，但是这种苟安一时的机会是大可以设法利用的。哥利纳帆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他呆在那里默默无言，少校也直是摇头，脸上带着十分庆幸的神色。

“现在，朋友们，如果那些蠢货想把我们老是这样围困起来，他们就是作梦。不出两天，我们就可以逃出他们的掌握了。”巴加内尔说。

“我们自然还要逃啊！但是又怎样个逃法呢？”爵士说。

“我也还不知道，但是我们总归是会逃掉的。”巴加内尔回答。

这时，每个人都要知道巴加内尔遭遇的经过了。但是奇怪极了，本来一个好说话的人现在却又沉默寡言起来，简直要人家逼着他，他才说出句把话

来，平时一谈起故事总是兴高彩烈的他，现在，朋友们提出问题，他只支支吾吾地应付几句就完了。

“人家把我们的巴加内尔换了另一个了。”少校在想。

果然，那可敬的学者连仪表也跟以前不同了。他严谨地用他那件罩衫裹住自己，仿佛避免大家太仔细地看他。一谈到他自己，谁都看得出他那种尴尬的样子，不过大家总觉得不便追问，只好装着没有注意到他这一点，好在只要不是谈到他自己，他依然是眉飞色舞的，和往常一样。

至于他的遭遇，当大家都到墓室外的栅栏脚下围着他坐下的时候，他就选择了一些可以说的，说给旅伴们听。他说的经过是这样：

在卡拉特特被刺之后，他和罗伯尔一样，乘着土人的那一阵纷乱，逃出了堡寨的外城。但是，他没有罗伯尔那么幸运，他一跑就跑到另一群毛利人的营地里去了。在那里，指挥毛利人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酋长，样子很聪明，一望就知道他的地位要比本部落的所有战士都高。这酋长说得一口好英语，他用鼻尖磨着巴加内尔的鼻子，向他表示欢迎。

巴加内尔心里警惕着，他是不是就从此又变成俘虏了呢？但是他一看他每走动一下，那酋长就殷勤地陪着他，寸步不离，他很快地就知道他那时是什么身份了。

这酋长的名字叫作“希夷”，意思就是“太阳之光”，他倒不是一个恶人。巴加内尔的大眼镜子和大望远镜似乎使他对于他有了很高的估价，他努力使他成为自己身边的人，他一面用小恩小惠笼络人，但另一方面却用弗密翁麻的绳子扣着他。特别是在夜里。

这种新的处境整整地继续了3天。在这3天里，巴加内尔受的是优待还是虐待呢？“又是优待，又是虐待，”他说，并不作详细的解释。总之，他被俘虏了，除了没有那种死在眼前的恐怖之外，他的生活状况不比那些不幸的同伴好多少。

幸好一天夜里他居然咬断了绳子逃掉了。他曾远远地望见卡拉特特的葬礼，他知道酋长是葬在蒙加那木山顶上，因此这座山必然是要被“神禁”的。他决计逃到这座禁山上来，因为他的旅伴们还囚禁在这个地区里，他不愿意丢开他们独自逃跑。他这种冒险的尝试总算成功了。昨天夜里他就到达了卡拉特特的墓室里面。在这里，他一面“休养精神”，一面等着机会把他的朋友们解救出来。

以上就是巴加内尔叙述的经过。他是不是有意把他在土人家里过的那段生活抹煞掉若干细节呢？不只一次他那吞吞吐吐要说不说的态度使人感觉到他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是不论如何，他总算逃出来了，大家一致庆贺他，过去既已说明，大家又谈到现在了。

当前的处境还是极端严重的。土人们虽然不敢往山上爬，却打算围困他们，使他们熬不过饥饿和干渴最后自动地跑下山来。那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土人有的是耐性。

当时处境的困窘哥利纳帆并没有估计错，他是决计等待机会，必要时，制造机会。

首先，哥利纳帆要仔细侦察一下蒙加木山的地形，就是说他那座临时碉堡的地形，他的目的不在防卫这座碉堡，因为土人们是不会攻上来的，他的目的是在如何走出这座碉堡。少校、门格尔、巴加内尔和他自己都一同去察看这座山，想要知道个究竟。他们观察着各条山路的方向，到达点和坡度。

把蒙加那木山连接到华希提连山的那条山岭，有一公里路长，向着平原低下去。岭上的山脊又窄，又无规则地起伏着，如果可能逃脱的话，这是唯一可走的途径。若是逃脱的人们是乘着黑夜在山脊上跑，使人家看不见他们，他们也许就可以钻进那条连山的深谷里，使那些毛利人无法追踪他们。但是这条路也有许多危险。在山脊降低的地方枪弹是打得到的。土人守在山腰里打枪，可以在那段山脊上构成一道火网，任何人也不能安全闯过。

哥利纳帆和他的朋友们冒着险向前，竟走到那段危险的山脊上去了，迎面就是一阵弹丸，象冰雹般地飞来，幸而没有打到他们。有几个包火药的纸团子被风刮到他们跟前了。纸团子是印刷的字纸做成的，巴加内尔纯粹为了好奇心，捡起一个来看看，他好不容易才认清了上面的字迹。

“好啊！你们知道吗，朋友们，那班畜性用什么东西做枪弹？”

“不知道，巴加内尔。”爵士回答。

“用《圣经》上撕下来的纸呀！如果那些神圣语言是专作这种用途的话，我真要为那些传教士们叫屈，他们白费心血了！他们想要在毛利人这儿建立起几所图书馆该是多么困难啊！”

哥利纳帆和他的同伴又爬上那圆锥形山顶上的陡坡路了，他们走向那座墓室，想再检查一下墓室的内部。

他们正在走着的时候，突然感到地面似乎一阵紧接着一阵地在动弹，很是惊讶。那不是一种摇动，却是象锅边被沸水冲着一样，继续不断地在颤动。很明显，地下的火烧起来了，许多强烈的蒸汽蕴蓄在这座山底下，被山封住了，不能喷出来。

他们都是从隈卡陀的沸泉中钻过来的人，这种特殊现象当然不会使他们认为神奇莫测。他们知道这个依卡那马威岛的中部基本上是火山质的。那真正象是一个筛子，无数筛孔让地下的蒸汽以沸泉或硫气坑的形式泄漏出来。

巴加内尔早已观察到这一点了，因而他叫他的朋友们注意到：他们所在的这座山就是火山质。它不过是林立在北岛中部的许多圆锥形山顶之一，就是说它将来也是要变成一座火山的。这山的内壳都是淡白色的凝灰岩，最轻微的一个震动就可以在这山壳上造成一个大喷火口。

“你说得倒是，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比靠在邓肯号锅炉旁边更危险呀。这里的地壳倒是一层坚固可靠的钢板！”爵士说。

“我也同意你的话，但是一个锅炉，哪怕再结实些，用久了总会有一天要炸破的。”少校说。

“少校，我并不想老待在这个圆锥形的山顶上呀。只要老天给我指出一条可走的路，我立刻就要走了。”巴加内尔说。

“啊！为什么这座山不能载着我们走呢！”门格尔接上去说，“它的肚子里装着这么多的汽呀！也许我们的脚底下就有几百万匹马力，可惜都没用，白费掉了！我们的邓肯号只要有这马力的千分之一，就可以把我们一个个送到天的尽头啊！”

经门格尔这么一提，邓肯号又引起了哥利纳帆的无限感触。因为这位爵士，不论他自己的处境是如何地危险，有时他竟然忘却了自己，只去为他的船队的命运而吁嗟。

他还在沉思哩，这时，他已经走上山尖，和他的那些难友在一起了。

海伦夫人一望见他就迎了上去。

“我亲爱的爱德华，我们的地形你侦察好了吗？有希望呢？还是没希望

呢？”

“有希望，我亲爱的海伦，土人不敢越过这山界一步，我们不愁没有时间去计划逃脱。”

“现在，回到墓室里去吧！”巴加内尔兴致勃勃地叫着，“这是我们的堡垒，我们的府第，我们的饭厅，我们的研究室，谁也不会来打扰我们！夫人们，请容许我在这座优美的住宅里招待诸位。”

大家都跟着可爱的巴加内尔走。那些土人看见这班逃犯又要亵渎这个被“神禁”的墓室，立刻又爆发出一阵枪声和骇人的咆哮声，他们的咆哮声响得和枪声一样高。但是，很侥幸，枪弹不能打到和叫嚣声一样远，飞到山腰就落下去了，辱骂声则一直冲到天空里才慢慢地消散掉。

海伦夫人、玛丽和她们的旅伴们看见毛利人的迷信远远超过他们的愤怒，都完全放下心来了，一个个地都钻进了墓室。

这座新西兰酋长的墓室是许多涂红的木桩排成的栅栏。许多象征的图形——简直可以说是木刻的绣花纹——表现着死者的高贵和功绩。还有许多成串的避邪的物品，贝壳制的或石头雕的，在柱与柱之间悬挂着，摇摇摆摆地。内部的土面完全被一层绿树叶子象地毯般地铺起来了。正中心，土面稍微高出一点，显出是新挖成的一个坟墓。

酋长的武器都摆在那里：他的枪械，都装好了子弹和火药线，他的长矛，他那把漂亮的绿玉斧头，还有大量的弹药，足够死者在阴间打猎用上无数年。

“这是一所军械库呀，我们收来可以拿来作一番更好的用场哩。土人死了还要武器到阴曹去，这正帮了我们，他们想得可真妙极了！”巴加内尔说。

“呃！怎么一回事呀！都还是英国造的枪呢！”少校说。

“当然啦，把枪当作礼物送给这班土人，真是其蠢无比！他们拿到这些枪就用来打击侵略者，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做得十分对，无论如何，这些枪对于我们是有用的！”爵士说。

“但是，更有用的倒还是为卡拉特特备下的这些粮食和饮水呀。”巴加内尔说。

果然，死者的亲友为死者准备的实在是太周到了。这说明了他们对死者品德的崇敬。这里堆放的粮食足够十个人吃半个月，或者更正确地说，足够死者吃到无穷。这些粮食都是植物，有凤尾草根，有土人叫作“旋花芋”的甘薯，有欧洲很早就移植过来的马铃薯。几口大缸装着新西兰人吃饭时惯喝的清水，还有十几个篮子，编得很巧妙，里面装着许多不知作什么用的一种绿树胶做成的长方块。

因此，大家可以不愁饥渴了。他们毫不客气地先吃他一顿。

哥利纳帆拿出足够大家吃饱的一份，交给奥比内去加工。这位司务长一向是一个讲究形式的人，就是在严重的关头也不宁愿把伙食做得不象个样子，因此他觉得这些吃的东西都不够资格。而且他又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些草根弄熟，他根本没有火呀。

还是巴加内尔有办法，他叫他把那些凤尾草根和甘薯塞到土里去，不必管它。

是啊，这里地壳外层温度很高，如果有个温度表插到土里去，一定可测出六十到六十五度。奥比内几乎把手都烫伤了，他在扒坑烤草根的时候，一股热汽冒上来，嗤嗤地喷到两米高，把他吓得摔了一个大跟斗。

“关起水龙头呀！”少校叫着，那两个水手立刻跑来帮忙，用碎石块把

那坑堵起来。这时巴加内尔却在呆呆地看着这现象，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自言自语地说：

“嗨！嘻！嘻！怎么不可以呢？”

“你没有烫伤吧？”少校问奥比内。

“没有，少校先生，我真没有料到……”

“没有料到老天待我们这样周到，是吧？！”

巴加内尔得意地叫起来。“有了卡拉特特的饮水和粮食，还有地火来烧！哈！这座山真是天堂呀！我建议我们就在这里建立一个殖民地，在这里耕种，在这里住一辈子！我们就做这山上的鲁滨逊好了！真的，在这座舒适的园山尖上，我简直想不出还缺少什么东西！”

“倒真是什么都不缺，要是地壳硬一点，那就好了。”门格尔回答。

“你愁这地壳！它不是昨天才形成的呀！它抵抗地心的火力已经很长时间了，在我们走开之前，他还是支持得住的。”巴加内尔说。

“早饭准备好了。”奥比内报告着，严肃得和他在玛考姆府伺候主人一样。

立刻，大家都到栅栏旁边，吃着他们近来常吃的救命伙食。

吃的只有两种东西，大家也没有什么可挑精拣肥的了，但是关于凤尾草根的味道，各人意见不一致。有人觉得很甜，很好吃，有人觉得滑腻无味，硬角角的。至于热土里烤熟的甘薯，却真是呱呱叫。巴加内尔发表他的感想说：卡拉特特有这样的好东西吃，葬在这里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接着，大家吃饱了，哥利纳帆就建议立即商议逃脱的计划。

“就想走了吗？象这样好的地方，急什么呢？”巴加内尔说，带着真正舍不得的语气。

“但是，巴加内尔先生，就算我们此刻处在舒适安全的地方，我们也不能沉迷在这里啊！”海伦夫人回答。

“夫人，我怎么敢违抗尊命！既然您要商议，就商议吧。”

“首先，我觉得，我们要赶紧逃，不要等到东西吃完了再逃。我们现在的精力都很充足，我们要趁这精力充足的时候走开。今天夜里，我们要设法跑到东边山谷里去，乘着黑暗穿过土人的包围圈。”哥利纳帆说。

“这样办好极了，如果毛利人让我们过去的话。”巴加内尔回答。

“若是他们不让我们过去呢？”门格尔问。

“那么，我们就拿出妙法来。”巴加内尔回答。

“原来你有妙法吗？”少校问。

“妙到使人莫名其妙！”他答了一句，就不再解释下去了。

现在只有等着，等天黑悄悄溜过土人的防线。

那些土人一直没有离开原地方。人数仿佛还增加了些，大概是以后又来了不少人。山脚下烧着一堆一堆的篝火，形成一个火圈子。当夜幕笼罩四周山谷的时候，蒙加那木山好象是从一个大火坑里冒出来的，而山顶却消失在深沉的黑暗中。人们可以听到 200 米以下的敌人营寨里在骚动，在叫器，在喧哗。

9 点钟，夜十分黑，哥利纳帆和门格尔决定在带领旅伴们从那条危险的路上逃跑之前，再去侦察一下。他们悄悄地跑了下去，走了大约 10 分钟，到了那条窄山脊上，这山脊正穿过土人包围圈，高出敌营 17 米。

直到那时，一切都很顺利。毛利人躺在火旁边，仿佛没有看见他两个人

在逃跑，因此他俩又多走了几步。突然，山脊的左右两边，枪声同时响了起来。

“ 往回跑！那些匪徒的眼睛跟猫一样，枪又打得准！”哥利纳帆说。

立刻，他俩又爬上山顶的陡坡了，赶快回来安慰那些被枪声惊扰的旅伴们。哥利纳帆的帽子中了两颗子弹。有了这次经验，就知道这条漫长的山脊，两边都是散兵线，是绝对不能上去冒险的了。

“ 明天再说吧，既然这些土人监视得很严，我们逃不过去，你们总可以让我给他们来一手了！”

气候相当冷。幸好卡拉特特把他最好的睡衣、很厚的被褥都带到墓室里来了，各人都毫不客气地拿了几件，裹在身上，不一会儿他们就在土人的迷信的保护下安然睡了，外面有栅栏挡着，下面是温暖的地面，被地下滚热的蒸汽振得抖颤颤的。

46. “制造”一次火山爆发

第二天，2月17日，旭日用它晨光唤醒了蒙加那木山上的睡眠者。毛利人一直在山脚下来回跑动，始终不离开他们那条监视线。那几名欧洲人一从那被亵渎的圣地里走出来，山脚下就是一片疯狂的叫嚣声迎接他们。

大家向四周望了望，看着前后左右的山峰，看看还沉浸在晨雾中的深谷，看看被晨风吹皱的道波湖。

大家急于要知道巴加内尔的新计划，都围到他身边来，用眼光向他打探。

巴加内尔立刻满足了旅伴们惊慌不安的好奇心。

“朋友们，我的计划有这么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它不产生我所预期的效果，即使它完全失败了，我们的处境也不会变得更坏。不过我这计划应该成功，一定能成功！”

“你的计划是……？”少校问。

“我的计划是这样，土人的迷信使这座山成了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就再利用这种迷信逃出这座山。如果我能使啃骨魔相信我们因为亵渎这圣地而受了惩罚，相信苍天的恼怒落到了我们的头上，总之，相信我们遭到一场天祸死掉了，你们想想，他是不是就可以丢下这座山回到他的村子去呢？”

“那是毫无疑问的。”爵士说。

“你是要我们怎样遭非命呢？”海伦夫人问。

“就象亵污圣灵的人们那样地被天火烧死呀，朋友们，替天行道的烈火就在我们的脚下，我们把这火放出来好了。”巴加内尔回答。

“怎么？你想造出一座火山来吗？”门格尔惊叫起来。

“是呀，造出一个人工的火山，一个临时的火山，我们可以控制火势的火山！这底下的蒸汽和地火时刻想冒出来，我们用人工叫它们喷射出来，帮我们个忙。”

“这个主意很好，想得妙，巴加内尔。”少校说。

“你们懂得吧，我们假装着被新西兰的火神放火把我们烧死了，实际上却巧妙地隐藏到了卡拉特特的墓室里去……”

“在那里等上个三天，四天，必要时等个五天，就是说，等到那些土人深信我们是死了从而放弃围困的行动的时候。”

“但是，如果他要证实一下我们受天罚的情形呢？”玛丽说，“万一他们爬上山来看看呢？”

“不会的，我亲爱的玛丽，他们决不会这样做。这山是受了‘神禁’的，它既然自动烧死了犯‘神禁’的人，它的‘神禁’自然就更加严格了！”

“这办法真是再好不过，不过，就怕那土人老钉在山脚下不走，而我们山上的粮食又吃光了。不过这个可能性很小，尤其是我们做得真象的话，他们不会不走的。”

“我们这最后一招，什么时候动手试试呢？”海伦夫人问。

“就今天晚上动手，在夜最深沉的时候。”巴加内尔回答。

“就这样，巴加内尔，你是个大天才，平时我从不盲目乐观，这次我却保证你能成功。那班坏蛋！我们来给他们表演一幕奇迹，叫他们的迷信继续滞留一百年，不能改为信奉基督教！这也是出于不得已，传教士可不要怪我们啊！”

巴加内尔的计划就这样通过了，真正地，以毛利人那样的迷信，这计划

是可以并且是应该成功的。剩下的就是怎样做的问题了。主题的确很好，做起来却很困难。这火山会不会把那些大胆扒开喷火口的人们也吞下去呢？蒸汽、火焰、熔岩一冒出来，人能不能够控制呢，操纵呢？这座圆锥形山顶会不会整个地都要沉到火海里去呢？喷射地火，本来是大自然的一个绝对特权，现在人居然伸手来捉摸这个现象了。

巴加内尔已经预料到了这些困难，但是他打算小心谨慎地去做，不要做得太过火。只要做出一个喷火的样子骗骗毛利人就够了，又不能真弄出火山爆发那可怖的事情来。

这一天大家等得多么着急啊！老是等不到夜晚！各人都在数着钟点，每个钟点好象老是走不完。逃走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完成了。墓室里的粮食都分成了份儿，打成不太笨重的小包裹。还有几张草席、武器，都是从墓室里拿出来的，足以构成人们轻便的行装。当然，用不着说，这些准备工作都是躲在栅栏里面做的，没有让土人知道。

六点钟，奥比内做好了一顿算是丰盛的晚饭。在这个地区的深谷中逃亡，到什么地方、到什么时候才能再吃饭呢？谁也不能预料。因此，大家为了预防将来的饥饿，都尽量吃饱。中间的一盘大菜，是威尔逊捉到的几只大老鼠，隔水蒸熟了的。这是新西兰的名贵野味，海伦夫人和玛丽却死也不肯吃，而男客们则和毛利人一样，大啖大嚼着。这肉的味道确实不错，可以说是美味。那几只小动物一下子就被吃光了，只剩下骨头了。

黄昏到了。太阳躲到一片乌云后面。云势是突起风暴的样子，天边电光闪闪，云海深处哼着隐隐的雷声。

巴加内尔非常欢迎这场风暴，它正好来协助他的计划，帮助他导演这一场好戏。土人对自然界的这种剧变是十分迷信和恐怖的。新西兰人认为雷是大神奴衣·阿头愤怒的吼声，电是大神愤怒的眼光。因此，雷电交加就表示神要亲自来惩罚这些亵渎“神禁”的人了。8点钟的时候，山尖已经埋在阴惨惨的黑暗中了。天空拉起了一层黑幕，准备衬托着巴加内尔将要放射出来的那片熊熊的火光。毛利人看不见他们的俘虏。这正好是动手的时候。

这事要做得快。爵士、巴加内尔、少校、罗伯尔、奥比内和两个水手一齐干起来。

喷火口的地点选在离卡拉特特幕室三十步远的地方。是啊，这座墓室一定不能让它喷火喷出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墓室一旦烧毁，这座山的“神禁”也就随着消灭了。巴加内尔在一个地方看到一块巨大岩石，四周冒出相当浓厚的热汽。这块大岩石一定是盖着这圈山顶上自然形成的一个小喷火口，只因为这石头太重，压住地火喷不出来。如果能把这块大岩石掀起来，喷火口就等于拔掉了塞子，蒸汽和熔岩就会喷出来了。

那些开火山的劳动者就在墓室里拔起几根本桩来当杠杆，用力撬那块大石头。在他们的协同努力之下，岩石一会儿就活动了。他们又为这块岩石在山坡上挖出了一条小壕沟，以便它沿着这斜坡滚下去。他们把岩石撬得越活动，石下的土面也就颤动得越激烈。

隐隐地火焰奔腾声和热汽沸腾声在那块变薄了的地壳底下，到处流窜着。那几个大胆的劳动者，真和神话里那些操纵地火的神一般，不声不响地继续工作着。不一会儿，岩石下的几条裂缝以及冒出的几股热气就预告着他们那地方已经是很危险了。他们拚命一下就把那岩石翻起来，在那斜坡上滚得不见影儿。

立刻，那层薄地壳迸裂了。一条炽热的气柱直冲天空，哗啦啦响得惊人，同时沸泉和熔岩奔流着直向毛利人的露营和山下的各条坑谷里滚去。

那座圆锥形的山尖全盘地都在颤抖，人们简直要以为它在向一个无底的深渊里隐落了。哥利纳帆和他的伙伴们险些儿没逃出喷射力所能波及的范围。他们赶紧躲到墓室里，连奔带跑还免不了溅到几滴热到九十四度的喷水。这股水，开始只有点蒸锅气，不一会就发出浓厚的硫磺味。

这时，泥土、熔岩和火山碎块混成了炽热的一团。许多火的奔流在山腰上划出了一条条的火路。附近的山峰都被这片喷火照得红亮，深谷里也闪着强烈的返光。

所有的土人都爬起来，熔浆在他们的营地里沸腾着，溅到他们身上，烫得他们鬼哭狼号。没有被那火流烫到的都在拼命地逃，往四周的丘陵上飞奔。然后，魂飞魄散地回过头来望望，看着那骇人的现象，看着那张开大嘴的火山，看着他们的大神愤怒地把那些亵渎圣山的人吞噬下去。有时，喷射的哗啦声偶然降低一下，人们就可以听到他们在吼着他们的咒语：

“‘神禁’啊！‘神禁’啊！‘神禁’啊！”

这时大量的蒸汽、烧红的石块和熔岩从喷火口里冒出来。那已经不是一股简单的沸泉了，而是一座实实在在的火山了，直到那时为止，地火喷射得极其猛烈。

这火山出现后一个钟头，就有许多条白热的熔浆在山腰上流着。人们可以看到大群的老鼠从它们的洞里跑出来，离开这片烧焦的土地。

整夜，天空刮着狂风，泻着暴雨，这座圆山顶一直在喷射着地火，越来越猛，这不免使哥利纳帆担忧起来。喷出的火头不断地啮蚀着喷火口的边缘。

俘虏们躲在栅栏后面注意地望着那火热骇人的进发。

早晨到了。火山的狂怒还不见减低。大股浓厚的淡黄色的蒸汽跟火焰掺杂在一起，溶浆到处奔流着。

哥利纳帆不断地用眼睛瞟着，心头不断地跳，扒在每个栅栏缝里，观察着土人的动静。

那些土人都已经逃到附近的高地上去了，离开了火山喷射的范围。有几具尸体躺在火山下，烧成焦炭。更远的一点，靠城堡那边，熔岩烧毁了二十来座栅子，现在还在冒烟。新西兰人东一群西一群的，对那烟火腾腾的山尖仰望着，表现出一种迷信的恐怖。

啃骨魔跑到战士们中间来了，哥利纳帆看清楚了他。那酋长从无火的山那边一直走到山脚下来，但是不走上山坡一步。

在那里，他张着两只胳膊，和巫师念咒一样，对这座山做了几次比划，他这样做鬼脸的意义，大家是不难猜到的。果然不出巴加内尔所料，啃骨魔对这座替天行道的神山又在增加一重更严厉的“神禁”了。

一会儿之后，土人就排成一行一行的，向那些曲折的小径走下去，回到他们的城堡里去了。

“他们都走了，他们放弃了他们的岗位了！感谢上帝！我们的计谋成功了！我亲爱的海伦啊，我勇敢的旅伴们啊，我们算是死过了，埋过了，但是今天晚上在黑夜里，我们就要复活，我们就要离开我们的坟墓，我们就要逃出这野蛮的部落了！”

当时墓室里弥漫着的喜悦情绪真是很难想象得到的。每个人的心里恢复了希望。这些坚毅的旅行者忘掉了过去，忘掉了将来，完全沉醉在当时的成

功里。事实上，要从这荒凉的地方走到欧洲人住的地方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他们一骗走了啃骨魔，就以为逃掉了所有的新西兰的土人了！

至少少校，他毫不隐瞒地流露出他对这班毛利人的极端的鄙视，并且把他所有的骂人名词都来形容毛利人。巴加内尔的骂人本领也不比他差。他们俩不休止地大骂毛利人。

还要等一整天才能真正离开这个险境。大家就利用这一天的时间来商议逃走计划。巴加内尔曾经把他的那张新西兰地图当作宝贝儿一般地保留下来，因而他此刻可以在地图上找出最安全的途径。

这些逃亡的人们经过讨论之后决定向东边的巴伦特湾走。那是要经过一些陌生的地区的，但是这些地区看来很象没有人居住。我们的这群旅行者对于应付自然界的困难，避免天然的障碍，都已经成了老手了，他们现在只怕遇到毛利人，所以他们一心只想避开他们，去到那东海岸。在东海岸，传教士们曾经建有几个传教站。而且，直到现在，北岛的那一部分还没有受过战争的蹂躏，土人的流动部队也不会到那里去搜索。

至于从道波湖到巴伦特湾的距离，估计有 160 公里，每天走 16 公里要走 10 天。这条路是难免不吃苦的。但是这个勇敢的旅行队里，却没有一个人爱惜脚步。一走到传教站，旅客们就可以在那里好好休息一下，再等机会到奥克兰，因为他们始终是想到奥克兰的。

以上各点决定之后，大家还继续观察着土人的动静，一直到晚上，山脚下一个土人也没有了，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没有任何营火显示着那座圆顶山下还有毛利人的踪迹。路现在是通行无阻了。

9 点钟的时候，乘着黑夜，爵士发出启程的信号。他的旅伴们和他都拿了卡拉特特的东西，装备着武器和粮食，开始走下一重重的山坡。门格尔和威尔逊领头，一面走，一面听着，看着。一有细微的响声，他们就停下来，一有细微的亮光，他们也要侦察一下。每人都可以说是顺着山坡的地势往下溜，这样可以避免被人发现。

在离山顶 70 米的地方，门格尔和威尔逊到达了土人坚守的那段最危险的山脊了。万一不幸，毛利人比逃亡的人还狡猾，假装着退却来引他们上圈套，万一不幸毛利人没有被火山爆发的那一幕欺骗过去，那么，他们就会在这里突然出现的。哥利纳帆尽管是有信心，不管巴加内尔如何嘲笑，他总是不自在地浑身发抖。过这一段山脊需要 10 分钟，他那整个旅行队的安全要在这 10 分钟内决定啊。海伦夫人紧抓住他的胳膊，他感到她的心也在跳动。

可是他绝对不想到退缩。门格尔也没有这个想头。这个青年船长领着全体人员，在夜幕的掩护下，在狭窄的山脊上爬着，有时一块石头给碰动了，直滚到山脚下，他就停下来。如果土人还埋伏在山脚下的话，这些异样的响声一定会引起两面猛烈的射击。

这时，逃亡的人们在倾斜狭窄的山脊上象蛇一样地爬着，当然是走得不快的。门格尔走到山脊的最低点时，离昨晚土人盘踞的那个平山顶已不到 8 米远了。过了这里，山脊就要高起来，坡子相当陡，向上走四分之一公里就是一片矮树林。

这最低的一段山脊总算走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旅客们开始悄悄地往上爬。那片小树林是看不见的，但知道是在那里，只要那里没有埋伏，哥利纳帆认为到了树林就算到了安全地带了。然而，他又注意到，从这时起，他们已经出了“神禁”的范围。上升的那段山脊不属于蒙加那木山，却属于

耸立在道波湖东面的那个大山系。因此在这里不但要防土人枪击，还要防他们扑到身边来搏斗。

足有 10 分钟，这支小旅行队轻轻地向前面的平岭爬着。门格尔还看不见那幽暗的矮树林，不过据估计，树林应该就在前面不到 70 米远了。忽然他停了下来，几乎是往后一退。他仿佛听到在前面的阴影里有什么声响。他这一迟疑使全体的旅伴都跟着停下来。

他待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使后面的人非常吃惊。大家等着，那是在多么惶恐的情绪中等着啊！我们是无法用笔墨形容的。可不是又要往回跑，再回到原来的山尖上去？

然而，门格尔没听到响声再起来，又开始沿着那山脊的窄路往上爬了。

不一会儿，那片矮树林在黑暗中模糊可见了。又走了几步，就到达了那片矮树林，所有的逃亡者都聚栖到那树叶的浓荫下面蹲下来。

47. 前有狼，后有虎

黑夜，是逃走的有利条件。因此必须趁着黑夜离开道波湖的这一带凶险的地方。巴加内尔走在前头担负着向导的任务，在这次翻山越岭的艰苦长征中，他又一次表现出他那奇妙的旅行家的本能。他在黑暗中敏捷地钻过去，转过来，选择着几乎看不出的小路，经常保持着一个固定的方向，一点也不会走错。我们应该说，他那天赋的夜视眼也帮了他很大的忙，他那双猫眼在那深沉的黑暗中连最细微的东西也看得见。

大家在山的东面那斜坡上一连走了3个钟头。巴加内尔稍微折向东南方向以便走到开马那瓦山脉和华希提连山之间的那条狭道，那条狭道是奥克兰到霍克湾的大路所经过的。他打算过了那个山坳就离开大路，借着高山的掩护，穿过那无人居住的地区，向海岸走去。

到了早上9点钟的时候，12个钟头走了20公里路。不能要求那位坚毅的女客走得更快了。而且，这地方似乎很适合于宿营，因为他们已经到达了那两大山脉之间的小道。右边是向南奔去的奥伯兰大路。巴加内尔手里拿着地图，向东北拐了个弯，到了10点钟，这一行人走到一个峻峭的山口子。大家从袋里拿出干粮，大吃了一顿。玛丽和少校虽然一直不喜欢吃那凤尾草根，但是现在也张口大嚼了。这次一直休息到下午2点钟，然后，又向正东方向走去，晚上，旅客们就在离山12公里的地方歇下了。他们在露天下睡下去了。

第二天，路上碰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他们要穿过一片奇特的地区，这里到处是火山湖，沸泉和硫气坑。眼福倒不浅，腿可有些吃不消。每隔四分之一公里路就有许多弯环，许多障碍，许多曲折，无疑地，走起来都很累人。然而风景却是多么奇伟啊！大自然的面貌又有着多么无穷的变化啊！

在这50平方公里的广阔空间，地下的热力采取多种不同的形式喷泄出来。许多透明晶亮的咸水泉从一丛丛茶树中流出，泉上有无数的昆虫在飞舞。泉眼发出刺鼻的火药味，并在土面上留下一层沉淀，雪白得耀眼。它们的清水热得沸腾；而附近的许多其他的泉眼却涌出冰冷彻骨的水流。高大的凤尾草在泉眼的旁边，在适合古代生物生长的条件下生长着。

四面八方都是从地下喷出来的水头，就和公园里的喷泉一样，水头的四周，缭绕着大团的蒸气。这些水头有的喷射不停，有的此起彼伏，仿佛有个任性的火神在随意地操纵着。水头一层层地从天然的平台流下来，平台上象是装着现代化的水盘。水头浇下来，在一团一团的白烟下慢慢混成一片，侵蚀着平台的半透明的阶梯，象沸腾的瀑布似地注入洼地，形成大片湖泊。更远点，在那些纷乱的喷泉的尽头，接着就是许多硫气坑。地面上仿佛起了许多大脓泡。那都是半着半熄的喷火口，留下的许多大裂缝，冒出各种不同的气体。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亚硫酸气。硫磺凝成了大片的硬壳或结晶块，铺满了地面。那里有无数的富源，千百年来就是这样的地堆着积着，没人理会，将来有一天西西里岛的硫磺矿采完了的时候，工业要找原料必然要找到新西兰的这片不出名的区域里来的。

旅客们穿越这片障碍重重的地区，疲劳的程度当然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宿营是艰苦的，猎人的马枪也遇不到一只值得奥比内亲手来炮制的鸟。所以在大部分时间里，大家都只好吃凤尾草根和甘薯。这种伙食实在是不能恢复他们的体力的。因此大家都赶着要走完这片一无所有的荒地。

然而，要迂回绕过这片不易通行的土地，至少要花费4天的工夫。到2

月 23 日，离蒙加那木已经 80 公里了，哥利纳帆等人就在一个小山脚下宿了营，这座山巴加内尔的地图上有，但没有注上名字。眼前是一片灌木丛生的平原，天边却现出一片森林。

这是一个好兆头，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些适宜居住的地区可不要有太多的居民。直到此时为止，旅客们倒真是连一个人影子也不曾遇到。

这天，少校和罗伯尔打到了三只几维鸟，这三只鸟都光荣地摆到餐桌上来了，但是老实说一句，摆了不久，不消几分钟它们就从嘴到脚爪都被抢着吃光了。

后来，在吃甜薯和马铃薯时，巴加内尔提出一个临时建议，这建议登时被热烈地鼓掌通过了。

他建议把这座高入云霄，还没起名字的山峰叫做哥利纳帆峰，并且他很细心地在他那幅地图上把爵士的名字写上去。

从此以后，旅途上许多单调而又枯燥的细节，我们就不去说它了。从这带湖泊区到太平洋海岸的这一段旅途里，只有两三件事稍微重要一点。

一行人整天在树林里和平原上走着。门格尔根据太阳和星辰的位置测定方向。幸好老天帮忙，温度不太高，天又不下雨。不过这些历尽千辛万苦的旅行者却越来越觉得累；越累越走得慢，而他们又急于要赶到传教站。他们依然边走边说话，但已经不是聚在一起谈了。他们已经分成几组，分组不是由于情感的亲密，而是由于个人思想的比较接近。

大部分时间里，爵士独自一人走着，他越接近海岸，就越想起邓肯号和船上的船员。他在抵达奥克兰之前还可能会碰到许多危险，但是他把这些危险都丢到脑后去了，只想到船上那些被惨杀的水手们。这幅可怕的面面老是离不开他。

大家也不再谈哈利·格兰特了。现在既无法再去营救他，谈了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他的名字还有人在叫着，那只是在他的女儿和门格尔两人的谈话中间。

门格尔没有向玛丽重新提到过她在牢狱里的最后一夜对他所说的那番话。由于他的笃实，他不愿把生死关头上一句话就当作正式的诺言。

他谈到哈利·格兰特的时候，他仍然还提起关于今后寻访的计划。他向玛丽保证：哥利纳帆将来还会继续这次中途失败的事业的。他的论点是：文件的正确性绝对毫无怀疑。因此，格兰特船长一定还在人间。因此，即使要找遍全球，也必须把他找到。听到这些话，玛丽完全陶醉了。他俩本就被同样的思想联系着，现在又在同一的希望中融为一体了。海伦夫人也常常参加他们的谈话。但是她绝不抱那么多的幻想，然而，她也不愿意对这一对天真的男女说什么扫兴的话，使他们失望。

同时，少校、罗伯尔、威尔逊和穆拉地四个人在一块打着猎，但并不离开小旅行队太远。他们每人都打到了若干野味。巴加内尔呢，他老是用他那件弗密翁外衫裹着，独自走在一旁，闷声不吃地好象在思考什么。

不过——这句话需要交代明白——虽然根据自然规律，人在苦难中，危险中，疲乏中，困窘中，就是最温和的性格也会变得抑郁或烦躁起来，但是我们这班患难朋友却始终是精诚团结的，为了互相援助，是不惜牺牲生命的。

2 月 25 日，有一条河挡住了去路，那应该是巴加内尔地图上记着的隈卡利河。大家找到了浅滩，徒步走过去了。

从此，两天之中，都是一片接着一片的灌木平原。道波湖和海岸之间的

路程已经走了一半了，大家虽然走得很累，却没有遭到意外。

现在，开始出现了一望无际的大森林，这些森林很象大洋洲的森林，不过这里不是桉树而是“高立”松。虽然四个月的旅行已经大大地消磨了他们的欣赏心情。但是他们一见到这些足以与里班古柏和加利福尼亚“巨树”相媲美的参天古桦依然是叹赏不已。这种“高立”松，学名叫“脂胶松”，在分枝下面的树干有三十多米高。它们都是一丛一丛地长着的，丛与丛之间不相连，因此森林不是单由扬树组成的，而是无数的树丛组成的，树顶上撑起绿色的大伞，伸到天空里有 300 尺高。

这些松树有几棵年龄还很轻，只不过百十来岁，它们很象欧洲某些地方的红松。它们都戴着深绿色圆锥形的王冠。它们的前辈正相反，都是些五、六百岁的老树，顶上形成其大无比的绿色华盖，无数交叉的枝丫在下面支撑着。那些新西兰森林的族长——最大的树，有 17 米粗，全体旅客张开胳膊连起来也合抱不过来。

小旅行队就在这些又高又大的树丛中钻了三天，踏着从来没有人走的粘土地面。这里没有人死过，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因为有许多地方在“高立”松的脚下堆积着厚厚的一层松脂，这些松脂假使当作土产输出的话，多少年也运不完。

那几个猎人遇到大群的几维鸟，这种怪鸟在毛利人常到的地区里很少见到，原来它们都被他们的猎狗驱逐到这些人迹罕见的森林里来避难了。它们给旅客们提供了既丰富又有营养的食物。

巴加内尔甚至还远远地望见了在密茂的树林里有一对极大的飞禽。他的博学家的本能立刻警觉起来。他叫他的旅伴们赶快来，于是少校、罗伯尔和他自己，三个人早忘记了劳累，都跟着那对鸟的踪迹追上去。

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巴加内尔忽然动了这样强烈的好奇心，那是因为他认出了，或者自以为认出了这两只鸟就是莫滑鸟，属于恐禽类，有些博物学家认为这种鸟早已绝迹了。只有郝支特脱先生和一些旅行家还肯定这种没有翅膀的鸟今天在新西兰还有。他们这次看到这种鸟，正好证实了郝支特脱先生和那旅行家的见解。

巴加内尔追赶的那两只莫滑鸟是和大懒兽、翼手龙同时代的生物的后代。它们的身材足有 6 米高。这是一种其大无比的驼鸟，但是胆子很小，逃得极快。跑的时候，就是枪弹也不能使它们停下来！大家追击了几分钟后，那两只捉不到的莫滑鸟竟在许多大树后面消失了，猎人白费了许多弹药，白跑了许多路。

3 月 1 日这天晚上，哥利纳帆一行人终于走出那片“高立”松的森林了，在那座 2000 米高的伊基兰吉山脚下，他们宿了营。这时，从蒙加那木山到这里已经走了 160 公里路了，还有 50 公里就到海岸。门格尔原希望这段路在十天内可以走完，他当时竟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困难啊。

可不是吗，他们沿途走了许多弯路，遇到许多障碍，再加上测算得不准确，这样，实际路程要比估计的多五分之一，并且不幸的是，旅客们走到这山脚下时已经是精疲力尽了。

还要走两整天才能到达海岸，而现在大家特别需要打起精神，提高警惕，因为又走到土人常到的地区了。因此，大家也顾不上疲劳，第二天太阳一上山，又上路了。

右边伊基兰吉山给抛在后头了，左边又有 1200 米高的哈代山挺立在前

头，在这两山之间，走路是十分艰苦的。那里有一片平原，绵延十来公里，上面满是熊柳，这种植物的枝条很柔软，人们把它叫作“窒息藤，”真是名副其实。每走一步路，手膀子和腿都被缠住了。这些枝条简直是些长蛇，弯弯曲曲地裹住你的身躯。两天之中，大家都在一边开路，一边前进，一面走，一面和那万头怪“蛇”做斗争，这种缠人的藤蔓十分坚韧，巴加内尔几乎要把它们列入“植虫科”。

在这片平原上，打猎是不可能的，所以，猎人们原先每日都有成绩，现在却没有用武之地了。携带的粮食快吃光了，又无法补充，水又缺乏，大家越累，嘴就越渴得厉害，又找不到东西止渴。

这时，哥利纳帆一行真正到了苦不堪言的地步了。自从出发以来，他们还是第一次显得这样狼狈呢。

他们现在不是在走路，而是一步一步地往前挨，他们仿佛失去了灵魂，只剩下了躯壳，他们失掉了五官的感觉，就只靠着那仅有的求生本能来带领他们前进。最后，他们终于挨到了乐亭尖，总算到达太平洋的海岸了。

这地方有几个空着的草棚，还看得出这是最近遭受战争破坏的一个村落，还有一些田地，也都荒芜了，到处是劫掠和焚烧的痕迹。就在这里，那不如人愿的命运还安排了一个新的可怕的考验在等待这些不幸的人们。

他们正在沿着海岸彷徨的时候，忽然，在离海岸1公里的地方出现了一队土人，他们挥舞着武器，向这一行人奔来。哥利纳帆等人已经是在海边上，没有地方可逃了，只好拿出最后的一点力量来和敌人拚一拚，这时候，门格尔忽然叫起来：

“一只小艇！那里有只小艇！”

果然，相距不到20步远的地方，有一只独木舟搁在沙滩下，船上还有六把桨。说时迟，那时快，旅客们立刻把那独木舟推进水里，跳上去，划了就逃。门格尔、少校、威尔逊、穆拉地划桨，哥利纳帆掌舵，两个女客、奥比内、罗伯尔都躺在他的身边。

只消十分钟，独木舟就在海面上走了四分之一海里了。海面是平静的。逃难的人们也都默默无言。

然而，门格尔不愿离开海岸太远，他打算叫大家沿着海岸划去，但是正在这时候，他手里的桨却突然停下来了。

原来他看见三只独木舟从乐亭头那里划出来了，很明显，是来追赶他们的。

“往大海里划！往大海里划！我们宁可沉在波浪里！”他叫着。

四个桨一齐努力，独木舟又转向海中心去了。有半个钟头光景，逃的船和追的船一直保持着原有的距离。但是，过了不久，他们几个人终于划得精疲力尽，速度慢下来，眼看着后面追来的三只独木舟比他们划得快。现在他们距离后面的船已不到2公里了。因此逃避土人的攻击是绝对不可能的了，土人都带着枪，他们就要开火了。

这时哥利纳帆在干什么呢？他在艇子尾部站着，向天边东张西望，他还痴想找到一点援助呢。他在期待着什么呢？他还想找到什么呢？他是不是有什么预感呢？

突然，他的眼睛闪出光来，他伸出手，指着远处的一点。

“一条海船！朋友们，那里有只海船！划呀！拚命划呀！”

四个桨手没有一个转头看那条令人喜出望外的船，因为他们在紧张地划

着，一下也不能放松。只有巴加内尔爬起来，拉开望远镜对准那个黑点看了看。

“果真是一条海船！”他说，“还是一只汽船哩！它开足马力在跑！它对着我们开来啦，快划呀，伙伴们！”

逃难的人们又加了一把劲，约莫有半个钟头，四只桨把艇子划得飞快，和追来的小船又保持了原有的距离。那只汽船渐渐可以看得见了。它那两根落了帆的桅杆和那大团的黑烟，清清楚楚地看得出，哥利纳帆把舵丢给罗伯尔，抓起地理学家的望远镜，仔细地看那条船的动静。

突然，他神情紧张起来，脸色苍白，大望远镜也从手里掉下来了。门格尔和伙伴们看见了，都莫名其妙。他为什么又忽然这样地绝望呢？爵士一句话就解释明白了：“是邓肯号！是邓肯号和那批流犯啊！”

“是邓肯号？！”门格尔也叫起来，丢下桨，立刻站起来。

“是啊！我们前后都是死路一条！”哥利纳帆自言自语地说着，焦急万分。

果然，就是那条游船，谁也不会看错，就是那游船和那批匪徒！少校不由自主地对着天空骂了一声。怎么会倒霉到这种地步呢？！

这时，谁也不划那独木舟，让它自己漂去了。还想往哪里划呢？还有什么地方可逃的呢？前面是盗匪，后面是土人，还能逃得掉吗？

突然，“砰”地一枪，从追得最后的那只土人的独木舟上打来一枪，枪弹正打到威尔逊的那只桨上，立刻桨又划了几下，逃亡者的艇子更接近了邓肯号。

那游船开足了马力行驶着，相距已经不到半海里了。约翰·门格尔前后受敌，已经不知道怎样操纵艇子，也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逃走。两个可怜的女客吓得魂不附体，跪在那里祷告。

土人的枪连珠般地放着，枪弹象雨点般地落到艇子的周围。这时轰地一声炮响，游船上的一个炮弹从他们的头上飞了过去。他们被枪炮前后夹攻着，只好在邓肯号和土人的艇子之间束手待毙了。

门格尔急得发狂，抓起他那把斧头，他正要把小艇砍个洞以便连人带艇一齐沉到海底去，却被罗伯尔一声大叫阻住了。

“汤姆·奥斯丁哪！是汤姆·奥斯丁！”他不住地嚷着，“他在那船上！我看见他了！他知道是我们！他还挥着帽子给我们打招呼呢！”

斧头就在门格尔手里高举着。

第二颗炮弹又从他们头上飞过去了，把追他们的那三只独木舟中的头一只打成两段，同时邓肯号上响起了一片“乌拉！”声，那些土人吓慌了，扭头就逃，向海岸划去。

“快来救我们呀！快来救我们哪，汤姆！”门格尔大声叫着。

接着，霎那间工夫，这十名逃亡者就这样突然莫名其妙地回到邓肯号上了。

48. 邓肯号又出现了

古老的苏格兰的歌声，在哥利纳帆和朋友们的耳朵里响起来了，他们这时心头的感触，我们是无法描绘的。他们一踏上邓肯号的甲板，那风笛手就吹起他的风笛，奏着玛考姆府传统的族歌，船员们以热烈的欢呼声迎接着船主的回来。

哥利纳帆、门格尔、巴加内尔、罗伯尔、甚至少校都激动得流出眼泪来，大家互相拥抱。首先是一番庆幸，后是一阵狂欢。那地理学家简直是乐疯了。他乱跳乱蹦，拿起他那寸步不离的大望远镜，当作枪，瞄准着，对着那向海岸逃去的两只独木舟。

但是，船上的人员，一看到爵士和他的旅伴们都是衣衫褴褛，面目熏黑，显然是受过难吃过苦，就立刻停止了欢呼声。三个月前怀着希望去寻找遇难船员的胆气豪壮的这班旅行者，现在个个都象鬼一样，仿佛是死后的游魂跑进了游船。对这只游船，他们早已死了心了，不打算再见到了，而现在居然又回到了这只船上，这完全是偶然，碰巧的事啊！而大家回船的时候又是多么狼狈，多么憔悴，真是一副九死一生的样子呀！

这时，疲劳和饥渴早就丢到一边了，爵士首先要问问汤姆·奥斯丁，他怎么会跑到这一带海面上来。

邓肯号怎么竟出现在新西兰的东海岸外面呢？怎么它没有落到彭·觉斯的手里呢？老天爷又怎样把它指引到逃亡者的面前来的呢？

为什么？怎么会？根据什么理由？大家都是用这几个字眼开头，纷纷向奥斯丁提出问题。这位老海员也不知道先听谁的好。因此，他决定只听爵士一人的问话，回答他一个人的问题。

“那么，那些流犯呢？”爵士问，“你把那班流犯怎么对付过去的？”

“流犯吗？……”奥斯丁回答着，语调显得丝毫不懂对方提出的问题的意思。

“是呀！劫游船的那些混蛋！”

“劫什么游船呀？劫您的游船吗？”

“当然啦！汤姆！就是这邓肯号呀，到船上来的那个彭·觉斯呢？”

“我不知道什么彭·觉斯呀，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呀。”奥斯丁回答。

“从来没有！”爵士叫起来，他被这老海员的回答越弄越糊涂了，“那么，汤姆，告诉我，为什么邓肯号要到新西兰东海岸的外面来呢？”

奥斯丁惊诧地样子，已经把爵士、海伦夫人、玛丽、巴加内尔、少校、罗伯尔、门格尔、奥比内、穆拉地、威尔逊都弄得莫名其妙了，等到汤姆·奥斯丁用安静的声音回答出下面一句话时，大家更是惊愕万分。

“就是遵照您的命令，邓肯号才到这里来的呀。”

“遵照我的命令？”

“是呀，爵士。我只是遵照您的1月14日的信上所嘱咐的一切去做的。”

“快把信拿来给我看！快把信拿来给我看！”爵士叫着说。

这时，十个回船的旅行者都围住奥斯丁，眼巴巴地望着他。原来从斯诺威河写的那封信是送到了邓肯号上了！

“怎么一回事呀，我们快点说个明白吧，我真以为在作梦哩，你的确是收到了信吗，汤姆？”

“是的，收到了您的一封信。”

“在墨尔本收到的？”

“在墨尔本收到的，正是我们把船修好了的时候。”

“那封信呢？”

“信不是您亲手写的，爵士，但是是您亲笔签的名。”

“正是，正是。我那封信是一个叫彭·觉斯的流犯送给你的吗？”

“不是，是一个水手，叫艾尔通，曾在不列颠尼亚号船上当过水手长，信是他送给我的。”

“对了！艾尔通，彭·觉斯，都是一个人。再说吧，我那封信里写了什么呢？”

“您命令我立即离开墨尔本，并且把船开出来，在……”

“不是叫在澳大利亚东海岸吗？”爵士急躁地叫着，使奥斯丁有些吃惊。

“怎么是在澳大利亚东海岸啊！不是呀！是在新西兰东岸呀！”他说着，瞪着两个大眼睛。

“是说在澳大利亚东海岸呀！汤姆！写的是澳大利亚东海岸呀！”旅伴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着。

这时，奥斯丁眼睛一花，几乎昏过去了。哥利纳帆说得那么肯定，他倒怕是他自己看错了信了。他本是个忠实的，说一不二的老水手，怎么会犯这样一个大错误呢？他脸红了，心里慌了。

“你不要着慌，汤姆，”海伦夫人说，“是天意要……”

“不对啊，夫人，请您原谅我！不对！绝对不可能！我没有看错信！艾尔通看信上的话也和我看见的一样呀，是他，相反地，倒是他要把我领到澳大利亚东海岸去呀！”

“是艾尔通要去吗？”爵士叫起来。

“是他要去呀！他对我固执地说，信里是写错了的，他硬说你是要我到吐福湾去和你们会合！”

“你那封信还在不在，汤姆？”少校问，他也被弄得十分地糊里糊涂了。

“还在，少校先生，我就去拿来。”

奥斯丁立刻跑到前甲板上他的房间里去了。在他走开的那一分钟内，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相顾默默无言，只有少校用眼睛盯住巴加内尔，把两只胳膊往胸前一叉，对他说：

“哼哼！巴加内尔，不能不承认，错误可有点犯得太大了！”

“嗯？”巴加内尔莫名其妙，弯着腰，低着头，额上戴着大眼镜儿，活象一个又长又大的问号。

奥斯丁回来了。手里拿着巴加内尔代笔爵士署名的那封信。

“请您看。”奥斯丁说。

哥利纳帆接过那封信就读：

“令汤姆·奥斯丁速速立即启航，将邓肯号开到南纬 37 度线横截新西兰东海岸的地方！……”

“新西兰东海岸吗？！”巴加内尔叫起来。

他把那封信从爵士手里夺过来，揉了揉眼睛，又把他的眼镜拉到鼻梁上，要自己亲眼看一看。

“真写了新西兰！”他说，那种语调真是无法形容，同时，信也从他的手指缝中滑下去了。

这时，他感到有一只手搭到他的肩上。他猛地一抬头，正和少校打个照

面。

“算了，我的好巴加内尔，还算侥幸，你没有把邓肯号送到印度支那去！”少校带着庄重的神情说。

这个玩笑开得叫那可怜的地理学家受不了了。游船上的全体船员起了一阵哄笑，笑得前仰后合。巴加内尔就和疯了了一样，走来走去，两手抱着头，抓头发。他在做什么，他不知道；他想做什么，他也不知道！他机械地跑下楼梯梯子，大踏步地在中甲板上走着，摇摇晃晃地，一直向前走去，没有任何目标，接着又爬上前甲板。在前甲板上，脚绊在一捆缆索上。不是两只手很快地抓住一根绳子，他几乎都要跌倒了。

突然，轰地一声，震得吓坏人。前甲板上的那尊炮放响了。开花的霰弹打得那处片平静的海面翻腾起来，象滚沸了一般，原来那倒霉的巴加内尔正抓住了炮上的绳子，炮是装了弹药的，绳子一动，扳机就触到火药引子了。所以才来了这样一个晴天霹雳。那地理学家一震就从前甲板的梯子上滚了下来，由中舱护板上直滚到水手间里，不见了。

那一声炮响惊起了一片喊叫声。大家都以为又出了什么事啦。十名水手奔到中甲板下面，把巴加内尔抬上来，屁股朝下，头和脚并到一块。仿佛折成了两段。

那地理学家不说话了。

人们把那条长长的身躯扛到楼梯里摊着。那诚实的法国人，所有的伙伴都为他着了慌。少校每逢严重关头就变成了医生，所以他立刻准备给那不幸的巴加内尔脱衣报，以便为他裹伤。但是他刚一伸手来解他的衣服，那半死不活的人就象触了电似地突然坐起来了。

“不能脱！绝对不能脱！”他嚷着。接着他就把他那套破衣服又拉回到他那瘦瘦的身体上，扣起来，急得有点出奇。

“衣裳是要脱的呀，巴加内尔！”少校说。

“我说不能脱！”

“我要检查一下……”

“不要你检查！”

“也许摔断了……”少校又说。

“摔断了吗？摔断了，叫木匠一修就好！”他回答着，两条长腿一蹦就站起来了。

“叫木匠修什么呀？”

“修中舱的支柱呀，我一摔把那支柱摔断了！”

大家一听这句话又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比刚才更厉害。这一回答叫所有的朋友都放心了，原来那可敬的巴加内尔在触炮摔交的那一幕中一点也没有受伤。

“虽然如此，这地理学家也未免太害臊了，害臊得出奇！”少校心里想。

“现在，巴加内尔，请你坦白地回答我。我承认你那种粗心大意都是老天在驱使着。毫无疑问地，要不是你，邓肯号一定落到那些流犯者的手里了，要不是你，我们一定又被毛利人抓去了，但是，看在上帝面上，请你告诉我，你是由于什么样的一个离奇的联想，由于怎么样的一种神差鬼使的精神错乱，竟把‘澳大利亚’写成了‘新西兰’？”

“哎！那不是很简单吗！”巴加内尔叫着，“那是……”

但是说到这里，他的眼睛看看罗伯尔，又看看玛丽，一下子就不说了。

接着，又回答说：

“有什么办法呢？我亲爱的哥利纳帆？我本是个神魂颠倒的人呀，我是个糊涂虫，是个一辈子改不了的荒唐鬼，我死了脱去皮来还要留着那副粗心大意的面目呢……”

“除非把你那张皮剥掉就好了，”少校凑上一句。

“把我的皮剥掉！”巴加内尔忽然气势汹汹地叫起来，“你这句话有所指吧？……”

“有所指？指什么呀，巴加内尔？”少校反问一句，语调还是那样平静。

插曲就这样没有下文了。

现在，邓肯号为什么到了新西兰东海岸，这哑迷总算弄清了。那几位仿佛遇到奇迹一般得救的旅客不再想到别的了，只想到各回房间去舒服一下，并且要吃饭了。

这时，爵士和约翰·门格尔等海伦夫人、玛丽、少校、巴加内尔、罗伯特等进了楼舱之后，却把汤姆·奥斯丁单独留下来。他闪还要问他。

“现在，我的老汤姆，请你回答我。你接到命令，叫你到新西兰海岸附近来，你不觉得奇怪吗？”爵士问。

“怎么不觉得奇怪呢，爵士，我当时很诧异，但是我对接到的命令从来没有评长论短的习惯，因而我就照命令办理了。我又怎么能不照命令办理呢？万一我自作主张，不照命令的明文行事，出了岔子，岂不是我的不是了吗？您假使处在我的位置，不也是这样做吗？船长？”

“当然啦，汤姆。”门格尔回答。

“那么，当时你心里是怎样猜想的呢？”爵士又问。

“我怎样猜想么，爵士？我当时想，总是为了找哈利·格兰特才要到您所指定的地方去。我想您一定有了一种布置，另有海船把您载到新西兰去了，所以要我到新西兰的东海岸来等您。而且，在离开墨尔本时，我对游船要到达的目的地一直严守秘密，等到船开到大海里，大洋洲的陆地都望不见了，我才向全体船员宣布。那时船上还起了一场小风波哩，我一时很感到为难。”

“你说什么小风波呀，汤姆？”爵士问。

“我是说，”奥斯丁回答，“开船的第二天，那艾尔通一知道了邓肯号的目的地……”

“艾尔通！他在船上吗？”爵士叫起来。

“还在船上，爵士。”

“艾尔通还在这里！”爵士又说一遍，眼睛望着门格尔。

“真是老天有眼啊！”门格尔说。

只消一会儿工夫，和闪电般地迅速，艾尔通的所作所为，他长期准备的奸谋，哥利纳帆的受伤，穆拉地的被狙击，旅行队在斯诺威河那带沼泽地区里所受的困苦，总之，那坏蛋过去的一切行为都呈现在爵士和船长两人的眼前了。现在，由于事态不可思议的演变，那流犯竟又落到了他们的手里！

“他现在在哪里？”爵士急着问。

“在前甲板下面的一个房间里，有人严密地监视着他。”

“为什么把他这样关起来呢？”

“因为他一看见船是向新西兰航行，就大发脾气，他威逼我改变航向，他威吓我，最后，他还鼓动船员反叛。我知道他是个危险的家伙了，所以我不能不对他采取防备措施。”

“那以后呢？”

“从那以后，他一直呆在他的房间里，自己也不想出来了。”

“好，汤姆。”

这时，哥利纳帆和门格尔被请到楼舱里去了。他们迫切需要的早饭已经准备好了，他们俩坐上方厅的餐桌，一点不提到艾尔通。

但是，饭一吃完，当大家肚子都吃饱了，恢复了精神，又聚集在甲板上的时候，哥利纳帆就把艾尔通还扣在船上的消息告诉了大家。同时，他说他要把艾尔通唤到大家面前来审问。

“我可以免掉参加这次审问吗？”海伦夫人问，“我坦白地对你说，我亲爱的爱德华，我一看见那个坏蛋，心里就难过。”

“这是一场对质，海伦，你还是留下来吧，我要求你。我一定要彭·觉斯看到他自己又面对面地站在全体受害人的面前。”

海伦夫人接受了这个意见。玛丽和她就坐在爵士的身边。哥利纳帆的两旁是少校、巴加内尔、约翰、门格尔、罗伯尔、威尔逊、穆拉地、奥斯内——所有被那流犯陷害得几乎丢掉性命的人们。游船上的全体船员还不懂得这一幕的严重意义呢，他们都保持着深沉的静默。

“把艾尔通带来！”爵士说。

49. 审讯流犯艾尔通

艾尔通出来了，他稳步穿过了中甲板，爬上楼舱的梯子。他的眼睛暗淡无光，牙齿咬得紧紧的，痉挛地握着拳头，他即没有骄傲的神情，也没有屈辱的样子。他一到哥利纳帆爵士面前，就叉着胳膊，一声不响，显得安闲自在，等着人家的问话。

“艾尔通，”哥利纳帆说，“我们又见面了，就在你想送到彭·觉斯那班流犯手里的这只邓肯号上，你和我们又见面了！”

艾尔通听到这句话，嘴唇稍微颤动了一下。他那没有表情的脸上泛起了一阵飞红。这阵飞红不是由于忏悔，却是由于劫船没有成功的耻辱。他原想做这条船的主人，现在却在这条船上做了囚犯了，而他的命运不久也就要在这条船上决定了。

然而，他不回答。哥利纳帆耐心地等待着，但是他却固执地一句话也不说。

“说话呀，艾尔通，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哥利纳帆又问。

艾尔通迟疑了一下，他额头上的皱纹又深深地皱了一下，然后，以从容的声调回答说：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爵士，我自己做得不周密，被人家抓起来，您爱怎么就怎么办好了。”

回答了这句话之后。他就把眼睛转过去望着展开在西边的那带海岸，对他四周所发生的一切，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看他那副神情仿佛他对那次事件完全是个局外人。但是哥利纳帆决心忍耐着。有一个极大的利害关系促使他要详细知道艾尔通的神秘历史，特别是有关哈利·格兰特和不列颠尼亚号的那一段。因此，他又继续审问下去，尽力压住心头的怒火，极度温和地说着话。

“艾尔通，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你总不会拒绝回答我吧。首先，我应该叫你艾尔通呢，还是应该叫你彭·觉斯呢？你究竟是不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

艾尔通依然不动声色，望着海岸，对一切问题只当作没听见。

哥利纳帆继续问那水手，眼睛渐渐发出光来。

“你肯告诉我吗？你是怎样离开了不列颠尼亚号的，为什么跑到大洋洲来？”

对方依然是沉默，面部没有一点表情。

“你好好地听我说，艾尔通，你还是说的好。只有坦白，才是你唯一的出路。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愿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艾尔通转头来对着哥利纳帆，眼睛盯着他眼睛：

“爵士，我没有什么可回答的。应该由法院来证明我有罪，我不能自己证明自己无罪。”

“要证明你有罪，太容易了！”哥利纳帆回答。

“容易！爵士？”艾尔通带着讥讽的口吻说，“我觉得阁下说得太早了。我么，我敢断定，就是伦敦最精明的法官也拿我没有办法！既然格兰特船长已经不在这里作证了，谁又能说出我为什么到大洋洲来？既然警察当局从来没有抓到过我，而我的伙伴也都还是自由的，谁又能证明我就是警察当局在缉拿的那个彭·觉斯？除掉您，谁又能指出，不用说一个罪案吧，就是一个

可谴责的行为，谁能指出是我做的？谁又能肯定地说我想劫取这只船，把它交给流犯？没有任何人啊，您听清楚了，没有任何人！您对我怀疑，好，但是，定一个人的罪，是要有确凿的证据的呀，而您却又没有确凿证据。因此，在提出反证之前，我始终是艾尔通，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

艾尔通说话时很兴奋，一会儿他又恢复了原来那个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一定以为他那一番话就可以结束这场审问。但是哥利纳帆还是要问下去的，他说：

“艾尔通，我不是负责调查你的罪证的执法官，那不是我的事。我们双方的立场必须说个明白。我不想要你说出任何足以构成你的罪行的一句话。这，法庭会问你。但是，你也知道我是在找人，只要你说一句话，你就可以把我找错了的路线纠正过来。你愿意说吗？”

艾尔通摇着头，显出决心不说的样子。

“你愿意告诉我格兰特船长在哪里吗？”哥利纳帆问。

“不，爵士。”

“你愿意给我指出不列颠尼亚号失事的地点吗？”

“也不。”

“艾尔通，”哥利纳帆又说，几乎是用恳求的口吻，“如果你知道哈利·格兰特在哪里，至少你总肯告诉他那两个可怜的孩子一下吧？那两个孩子只等着你嘴里的一句话呀？”

艾尔通迟疑了一下。脸上抽动了一阵。但是，低声地：“我不能够啊，爵士。”他含糊地说。

接着，他立刻又暴躁地补上一句，仿佛他在责备自己不该一时心软：“不！我不说！你尽管叫人吊死我好了！”

“吊死！”哥利纳帆忽然怒不可遏地叫起来。

之后，他又控制住自己，用庄重的声音回答说：“艾尔通，这里既没有法官，又没有刽子手。船到了前面是码头，我就把你交给英国官厅。”

“这正是我所要求的！”他说。

然后，他就安闲地走回到作为临时拘留他的那个房间，两名水手守在他的门外，负责着监视他的每个最小的动作。所有参加这场审问的人都感到愤慨和失望。

哥利纳帆没有办法软化艾尔通，另外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呢？很明显，只有按照先前在艾登定的那个计划，回欧洲去了。这次弄得毫无成果的寻访工作，除非以后再继续去做了，因此，照此刻的形势看，不列颠尼亚号的踪迹仿佛是永远消失了，文件不能再有任何其他解释了，甚至于三十七度线上再也没有其他任何陆地了，因此邓肯号只有开回欧洲再说。

可哥利纳帆和朋友们商量了一下之后，又特别和门格尔谈一谈回航的问题。门格尔去看了看煤仓，存下的煤至多还可以烧半个月，因此，必然在最近的一个中途站补充燃料。

门格尔向爵士建议把船开到塔尔卡瓦诺湾，上足了煤，再开始作环球旅行。由这里到塔尔卡瓦诺湾是直航，又正在37度线上。到了塔尔瓦诺湾，游船大量补充了必需品之后，就可南行绕过合恩角，由大西洋的航线开回苏格兰。

这计划被采纳了，立刻命令机械师加大气压。半小时后，船头就指向塔尔卡瓦诺湾，海面“太平”无事，恰符合太平洋的称号。晚上6点钟，新西

兰最后的山峰已经在天边的热雾中消失了。

这也就是说归航开始了。对那些勇敢的寻访者来说，回到格拉斯哥港而没有把哈利·格兰特带回来，该是多么扫兴的一次航行啊！所以，全体船员，出发时都是那样地快乐，开始时都是那样满怀信心，现在要重返欧洲，都觉得打了败仗回来，一个个垂头丧气。没有一个人想到重见故乡而感到兴奋，为了找回格兰特船长，谁都愿意再去冒一番海洋的风险，哪怕时间拖得再长些。

所以，在欢迎哥利纳帆回船的那一阵“乌拉！”声之后，接着就是满船垂头丧气的情绪。旅客们不再频繁往来了，以前在征途上充满乐趣的那些谈笑现在也没有了。各人都跑到一边去，孤零零地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很难得有个把人走到甲板上来。

其中有一人，常反映着船上或忧或喜的情绪都要比别人夸大几分的，那就是巴加内尔，他平时在必要的场合，会从没有希望中找出一线希望，现在就连他也是愁眉苦脸的，默默无言了。人们很少见到他。他生来那种好说话的习惯，那种法国人特有的活泼，现在也变得沉默和沮丧。看起来，他甚至于比他的旅伴们还要伤心。哥利纳帆一谈到再去寻访，他就摇摇头，好象完全绝望的样子，好象他已经把不列颠尼亚号上遇难船员们的命运算得清清楚楚。人们感觉到他深信那几名遇难船员都一定是完蛋了。

然而，船上还有一个人，他能说出不列颠尼亚号失事的究竟，可是迟迟不肯说。那就是艾尔通。无可怀疑，那个大坏蛋虽不一定知道格兰特船长目前的情况，至少知道船只失事的地点。不过，很明显地，格兰特一找到了，他就多了一个见证人，这对他是不利的。所以他固执不肯说话。因此，船上的人，特别是水手们，对他表示十分愤怒，恨不得要打死他。

好几次，哥利纳帆还想从他的嘴里套出几句话来。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没用。总之，艾尔通实在是太固执了，固执得莫名其妙，以至于少校竟以为他真的一点也不知道不列颠尼亚号和格兰特船长的遇难情形。而且少校的这种看法，也正和巴加内尔一样，因为这种看法正好印证了那地理学家个人的哈利·格兰特命运的悲观揣测。

然而，如果艾尔通真的一点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坦白地承认他一点也不知道呢？他不知道，对他并没有妨碍的呀。而他竟死也不肯开口，这就增加了制订新计划的困难了。由于艾尔通出现在大洋洲，人们就能推断哈利·格兰特也在大洋洲吗？关于这个问题，非要想尽一切办法促使艾尔通说话不可。

海伦夫人看见她丈夫失败了，就要求允许她去和那水手的固执作斗争。男人不能成功的事，也许女人用她温和的影响是可以成功的。当太阳和狂风竞赛，看谁能使一个行路人脱下大衣的时候，狂风越刮，那行路人把大衣裹得越紧，太阳稍微放出一点柔和的光芒，那人就立刻把大衣脱下来了，这不是古今流传的一个故事吗？哥利纳帆知道他年轻的妻子十分聪慧，因而让她去自由行事。

这天，3月5日，艾尔通被带到海伦夫人的房间里来了。玛丽也被请来参加会谈，因为这少女的影响可能是很大的，而海伦夫人不愿忽视掉任何一点有帮助成功的因素。

两位女客和那个不列颠尼亚号的水手关在房间里谈了一个钟头，但谈话的情形一点没有透露出来。她们说了些什么呢？她们用了些什么理由从他嘴

里套出一点秘密呢？总之，这场盘问的详情始终没有人知道。但是到她们和艾尔通分手时，她们显出不成功的样子，她们甚至表现出一种真正的沮丧的神色。

所以，当艾尔通被带回他自己的房间时，水手们拦在路上给了他许多暴力的威胁。而他呢，只耸耸肩，睬也不睬，这更增加了水手们对他的恼怒，直到门格尔和哥利纳帆亲自出面干涉才把这场公愤制止下去。

但是海伦夫人并不就此自认失败了。她要 and 那个毫无心肝的人斗争到底，第二天她亲自跑到艾尔通的房间里去，以免他从甲板上经过时又引起大家的愤慨。

仁慈又温柔的海伦夫人独自一人，面对面地和那个流犯头子谈判，整整谈了两个钟头。哥利纳帆象热锅上的蚂蚁，一直在那个房间旁边踱来踱去，有时下决心再把一切可以帮助成功的办法都尝试到底，有时又想叫妻子出来，不要白受那种谈判的痛苦。

但是，海伦夫人这一次出来时，脸上显得有点把握了。她是不是套出了那个秘密呢？是不是感动了那坏蛋的最后的一点恻隐之心呢？

少校看出来，不自主地表现出一种很自然的不相信的态度。

然而消息立刻传播到全体船员里，说那流犯被海伦夫人说动了，这就和通了电流一般。所有的水手都聚到甲板上来，比奥斯丁吹哨子召集他们来做工还要快。

哥利纳帆赶快迎上他的妻子：

“他说了吗？”

“说是没有说，但是，他对我的请求让步，他想见见你。”

“啊！亲爱的海伦，你成功了！”

“我希望能有一点成就，爱德华。”

“你有没有许过他什么诺言，需要我再向他保证一下吗？”

“我只许了一个诺言，亲爱的，那就是我答应叫你尽你的一切可能减轻那坏蛋必不可免的处罚。”

“好得很，我亲爱的海伦。让艾尔通立刻来见我吧。”

海伦夫人由玛丽陪着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那水手又被带到方厅里来，哥利纳帆在方厅里等着他。

50. 艾尔通的交换条件

那水手一到爵士的面前，押送的人就退出去了。

“你想跟我说话吗，艾尔通？”哥利纳帆说。

“是的，爵士。”

“跟我一个人说吗？”

“是的，不过，我想，如果少校和巴加内尔先生都在场的话，也许更好点。”

“对于谁更好点呢？”

“对于我。”

艾尔通镇定地说着。哥利纳帆把眼睛盯住他看了看，然后就叫人通知少校和巴加内尔，他们俩立刻应邀来到了。

“现在我们都听着你说。”哥利纳帆说，当他的两个朋友一到方厅就在餐桌旁坐下的时候。

艾尔通定了定神，开口说：

“爵士，一般惯例，双方订合同或谈条件，都有证人在合同上署名。我要求请巴加内尔和少校二先生来，道理就在这里。因为，严格地说，我来向你提出的是一个交换条件的谈判。”

哥利纳帆对艾尔通这种不识高低的态度也忍受惯了，所以他连眉头也不皱一下，虽然心里觉得这样一个人居然来要求和他谈判交换条件，实在有点离谱。

“交换什么条件呢？”他问。

“条件是这样，您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些您有用的事实，我想从您那里得到某些好处。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爵士，您究意愿不愿意？”

“你能说些什么事实？”巴加内尔问。

“我不问什么事实，我先问你想得到什么好处。”哥利纳帆纠正说。

艾尔通点点头，表示他理解哥利纳帆这句话的含意。

“我想得到的好处是这样，您不是要想把我交到英国官厅的手里吗？爵士？”

“是的，艾尔通，这是再公平不过的事了。”

“我并不是说不公平，”艾尔通安静地回答，“因此，如果我要求您把我就这样放掉，您是不肯的了？”

对这样开门见山的问题，在回答之前，哥利纳帆迟疑了一下。哈利·格兰特的命运就靠他这次回答的一句话呀！然而，他觉得他应该对法律负责，这种责任感终于战胜了他，因此他说：

“我是不肯的，艾尔通，我不能把你就这样放掉。”

“我也不要求您把我就这样放掉。”他很自豪地回答。

“那么，你想得到什么好处呢？”

“我想得到一个折衷的办法，爵士，一边是吊架在等着我，要吊死我。另一边是恢复我的自由，而您又不肯。办法就在这二者之间。”

“什么办法呢？……”

“把我放到太平洋上的一个荒岛上去，再给我最必要的一点东西。我将尽力在荒岛上生活下去，如果时间允许，我将在那里忏悔我的行为！”

哥利纳帆冷不防他会来这么一个建议，看看他的两个朋友，他俩也都默

不作声。他想了一会儿，回答说：

“艾尔通，如果我答应你的要求，你就把我所要知道的一切告诉我吗？”

“是的，爵士，也就是说，把我关于格兰特船长和不列颠尼亚号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您。”

“全部事实都说出来？”

“全部都说出来。”

“有谁能担保呢？……”

“啊！我看您对我不放心，爵士，你应该相信我的人格呀，相信一个坏人的人格，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事实上，我只有用人格担保。肯不肯由您。”

“我就相信你吧，艾尔通。”哥利纳帆直截了当地说。

“您这样是不会错的，爵士。而且，如果我骗了您，您总归是有办法报复我的呀。”

“有什么办法报复你呢？”

“我在荒岛上又逃不掉，您再来把我抓去好了。”

艾尔通对答如流。对方的困难，不用对方说，他先提出来，并且替对方设想对付他自己的办法，叫人无可反驳。他做出用绝对诚意来和人家“谈条件”的样子，对方还能不完全信任他吗？然而，他还有更进一步的办法获得对方的信任。

“爵士和二位先生听着，我请诸位要衷心相信这一个事实：就是说，我把一切都摊在桌面上来谈。我一点也不想欺骗你们，并且在这次谈判中我要向您提供一个新的证据来证明我的诚实。我说得坦白，因为我自己也需要你们表示真诚。”

“你就说吧，艾尔通。”哥利纳帆回答。

“爵士，我还没有得到您一句话来表示同意我的建议哩，然而，我还可以毫不迟疑地预先告诉您，关于哈利·格兰特，我知道的事实并不多。是的，爵士，我可以提供给您一些细节是关于我自己方面的，都是关于我本身的情形，对于您寻找的线索是帮不了大忙的。”

一副十分失望的神情在哥利纳帆和少校脸上露了出来。他们原以为艾尔通保有重大的秘密，而他现在却预先承认他所能提供的材料将会是几乎无益于寻访的。至于巴加内尔，始终不动神色。

无论如何，艾尔通的话尽管没有人保证，但他这样坦白的态度已经使听的人十分感动了，尤其是他又这样补了一句作为总结：

“因此，我预先说明了，爵士，我们这次交换条件，对您有利的较少，对我有利的较多。”

“不管它，我接受你的建议，艾尔通。我答应把你放到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去。”

“好，爵士。”

艾尔通对于这个决定是不是感到庆幸呢？很难说。因为他那毫无表情的面孔并没有显出一点消息来，仿佛他是在替别人谈条件。

“我现在准备回答问题了。”他说。

“我们没有什么问题可提了，把你所知道的告诉我们好了，艾尔通，先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各位先生，我确实是汤姆·艾尔通，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长。我是1861年3月12日乘哈利·格兰特的船离开格拉斯哥的。我们一同在太平洋

上跑了 14 个月，想找个有利的地点，建立一个苏格兰移民区。哈利·格兰特是个干大事业的人，但是我们俩之间常会有激烈的争辩。他的性情跟我合不来。我又不肯迁就他。爵士，要知道，哈利·格兰特那个人，他一决定要做一件事，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他的。那个人简直是钢铁铸成的，对自己是钢铁对别人也是钢铁。但是，虽然如此，我还敢叛变。我想让船员们和我一齐叛变，夺取那只船。我该不该这么做，是另一个问题。我错也好，对也好，哈利·格兰特毫不迟疑，1862 年 4 月 8 日就在大洋洲西海岸把我赶下船了。”

“是在大洋洲。”少校打断了他的话头说，“因此你在不列颠尼亚号到卡亚俄停泊之前就离开船了？它到了卡亚俄以后还没有消失啦。”

“是的，因为我在船上的时候，不列颠尼亚号没有在卡亚俄停泊过。我在帕第·奥摩尔农庄里谈到卡亚俄是因为你们先告诉了我它在卡亚俄停泊的事实。”

“你往下说吧。”哥利纳帆说。

“我说，我被丢到了一个差不多荒无人烟的海岸上去了，但是离西澳省省会伯斯的流犯拘留所只有 30 公里远。我在海滨一带彷徨的时候，遇到了一批流犯，刚从牢里逃出来。我就入了伙。爵士，我那两年半的生活请您不要追问了。我只要告诉您，我后来化名为彭·觉斯，做了流犯的头子。1864 年 9 月，我到了那爱尔兰人的农庄里。我以艾尔通的真名字受雇为佣工。我就在那里等待时机，想劫到一只船。这是我的最大目的。2 个月后，邓肯号来了。当你们来到农庄时，您，爵士，您把格兰特船长的历史说得清清楚楚。因而我知道了我所不知道的许多事实，不列颠尼亚号在卡亚俄的停泊，它 1862 年 6 月——我离开船的 2 个月——发出的最后消息，怎样发现了那文件，船只是在 37 度线上失事的，以及您要穿过大洋洲大陆去找哈利·格兰特的许多可靠的理由，等等。我当时毫不迟疑。我决计要把邓肯号弄到手，这是一只极好的海船，连英国最快的兵舰也赶不上呀。但是船受了严重的损坏，需要修理。因此我就让它开到墨尔本去，我自己就以水手的真正的身份跟着您，引你们到大洋洲东海岸我所假想的船舶失事地点。就这样，我引着您们穿过维多利亚省，我那伙流犯有时远远地在后面跟着，有时抄到前面。我手下的人在康登桥做了一个案子，那真是没必要的，因为邓肯号一到了东海岸就逃不出我的手心，我有了这只船，就是海上大王，为什么还要做那些小案子呢？我就这样勤勤恳恳地把你们引到了斯诺威河。牛马被我用胃豆草毒死得差不多了。我就把牛车引到斯诺威沼泽区的泥淖里，由于我恳切的建议……但是以后的事您都知道了，爵士，不用说了，您可以相信，要不是巴加内尔先生粗心大意写错了字，现在这邓肯号已在我指挥之下了。以上就是我的历史，诸位先生，很可惜，我的陈述并不能给你们一些线索。你们该可以看到，和我交换条件是你们吃亏了。”

艾尔通不说话了，习惯地交叉着膀子在那里等着。哥利纳帆和他的两个朋友都保持沉默。他们感觉到全部事实，这坏蛋都已经讲了。邓肯号之所以没有被劫到手只是由于他万想不到的一个原因。他的帮手都已经到过吐福湾的海边，哥利纳帆发现的那件囚衣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他们曾经忠实于头子的命令，在那里等候着邓肯号，后来久等不到，一定又跑到新南威尔士省的乡里去干他们抢劫放火的勾当去了。少校第一个又继续盘问，以便确定有关不列颠尼亚号的一些日期。

“这样说来，你在大洋洲西海岸被赶下船，确实是在 1862 年 4 月 8 日

了。”他问。

“绝对确实。”艾尔通回答。

“那时候哈利·格兰特有什么计划，你知道吗？”

“只隐隐约约地知道一点。”

“你说说看，艾尔通，只要稍微有点迹象，也许会使我们找到线索的。”

“我所能告诉您的是这样，爵士，格兰特船长想到新西兰去看看。他这部分计划在我在船上的时期并没有实行。因此，不列颠尼亚号在离开卡亚俄以后跑到新西兰附近的许多陆地来侦察侦察，并不是不可能的。这与文件上所说的那只三桅船失事的日子——1862年6月27日倒很符合。”

“当然符合呀。”巴加内尔说。

“不过，文件上的字迹并没有一个象‘新西兰’的字样啊。”

“关于这一点，我是无法回答的。”艾尔通说。

“好了，艾尔通，你实践了你的诺言，我也要实践我的诺言。我们要去商量一下要把你丢到太平洋上哪个岛屿上去。”

“啊！随便哪个岛好了，爵士。”艾尔通回答。

“你回房间去吧，等我们的决定。”

艾尔通在两名水手的看守下退了出去。

“这个大坏蛋本来可以做个人。”少校说。

“是呀，秉性又坚强，又聪明：这样好的材料怎么竟用到作恶上去了呢？”哥利纳帆回答。

“哈利·格兰特怎么样了？”

“恐怕是完了！可怜的是两个孩子，谁能告诉他们的父亲在什么地方呀？”

“我能告诉呀！”巴加内尔接着就答上去，“是的！我能告诉他们。”

我们一定已经注意到了！这位地理学家平时那么好说话，那么没耐性，这次盘问艾尔通时，他却几乎是一言不发。他只听着，不开口，但是他这一句话却是一鸣惊人，首先就把哥利纳帆惊了一跳。“你！你，巴加内尔，你知道格兰特船长在哪儿？”

“是的，同别人知道的一样。”

“从谁那里知道的？”

“还是从那个老文件。”

“啊！”少校以绝对不相信的口吻表示了一下。

“你先听我说呀，少校，然后你再耸你的肩膀好了。我早没有说出来，正因为怕你不相信。而且，就是说了，也毫无益处。今天我决心说出来，是因为艾尔通的意思正好证实了我的见解。”

“那么，新西兰怎么样呢？”哥利纳帆说。

“先听我说，你们再判断。我写错了一个字救了大家的命，那个字不是没有理由写错，或者宁可说不是没有‘一个理由’。哥利纳帆述说由我代笔写那封信的时候，‘西兰’这个名词正在搅着我的脑筋。原因是这样：你们还记得我们当时奔到牛车里避开流犯那一幕吗？少校刚对海伦夫人说完流犯的那段事实。他把登载康登桥惨案的那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报递给了她。当我正在写信的时候，那份报纸掉在地上，折起一半，刚好把报名的后一半露了出来。这后半正是aland。我心里仿佛突然一亮！aland正是英文文件上写的aland呀，我们一向认为这字是‘上陆’，实际上应该是‘西兰（zealand）’”

这字的残余。”

“嗯！”哥利纳帆哼了一声。

“是呀，”巴加内尔又说，怀着坚定的信心，“这个解释我一直没有想到，你们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法文文件比较完整些，我自然就钉住法文文件找了，而这个重要的字恰好在法文文件上又没有。”

“呵！呵！你太主观臆断了，巴加内尔，你有点轻易地忘掉了你原先的两次解释了。”少校说。

“你反驳吧，少校，我准备答辨。”

“你这样一来，那 austral 又作什么解释呢？”

“这是最初的解释呀。只是指‘南半球’(australes)的地区。”

“好吧。那 indi 呢？你先认为是‘印第安人’(indiens)，后来又解释成为‘当地土人’(indigens)？”

“这个字么，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解释成为‘绝地之人’(indigence)！”巴加内尔回答。

“还有 contin 这个字呢！”少校叫起来，“总还是‘大陆’(continent)吧？”

“既然新西兰只是个岛，那就不是‘大陆’了。”

“那又是什么呢？”哥利纳帆问。

“我亲爱的爵士，我把文件解释的全文念给你听听，然后你再判断好了。我只想提起你们两点注意：第一，尽量忘记原先的那两种解脱，把你们的脑筋从一切先入为主的成见里解释出来。第二，有某些地方你们会觉得牵强一点，可能我没有解释得好，但是这些地方都是无关紧要的，其中尤其是‘gonie’，我解释为‘风涛险恶’，心里总觉得不妥，但是又想不出其他的解释来。而且，我的解释是以法文文件为基础的，你们不要忘记写文件的是个英国人，他可能对法语运用得不很娴熟。这一点交代了之后，我就开始读我的解释了。”

接着，巴加内尔就慢腾腾地一字一音地读出了下列的内容：

“1862年6月27日，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籍隶格拉斯哥港，沉没于风涛险恶的南半球海上，靠近新西兰——这就是英文文件上的‘上陆。’两水手和船长格兰特到达于此岛。不幸长此变成为蛮荒绝地之人。兹特抛下此文件于经……及纬 $37^{\circ}11'$ 处。请速予救援，否则必死于此。”

巴加内尔念完了。他这个解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还因为这次解释和前两次的，仿佛都是同样的正确，因此也就很可能和前两次的是同样错误了。所以，哥利纳帆和少校都不想拿来讨论。然而，既然不列颠尼亚号的踪迹在37度线，巴塔戈尼亚海岸的地方和澳大利亚海岸的地方都没有找到，新西兰的机会就比较多些了。巴加内尔提出了这一点，特别引起了他的两个朋友的注意。

“巴加内尔，你为什么把这个新解释一直保密了近两个月呢？你现在总该可以把原因告诉我了吧？”

“因为我不愿意再给你们一场空欢喜啊。而且我们那时正是要到奥克兰，正是文件上37度线所指的那一点呀。”

“但是后来我们被拖出到达奥克兰的路线了，为什么你还不说呢？”

“那是因为文件尽管解释得正确，也无益于格兰特船长的安全啊。”

“那又是为什么呢，巴加内尔？”

“因为，若是哈利·格兰特还在新西兰沉船的假设成立了，两年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不是死于沉船就死于新西兰人手里了。”

“因此，你的看法是……？”哥利纳帆问。

“我的看法是：沉船的痕迹还可能找到一些，不列颠尼亚号上受难的人一定是完蛋了！”

“这一切都暂且不要说破，朋友们！让我找个适当的机会来把这个惨痛的消息告诉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吧！”哥利纳帆说。

51. 玛丽亚泰勒萨岛

全船的人不久都知道了艾尔通的招供没有能对格兰特船长的处境有所说明。船上的气氛是很沉重的，因为大家原都等艾尔通说出秘密来，而他却不知道任何一点足以使邓肯号可以找到不列颠尼亚号的事实！

因此游船仍然保持着走原来的路。剩下来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个荒岛把艾尔通丢下去了。

巴加内尔和门格尔看看船上的地图。正好，在这条 37 度线上画着一个孤岛，名字是玛丽亚泰勒萨，那是一片峭岩，孤悬在太平洋中间，离美洲海岸 1900 公里，离新西兰 810 公里。在北边，靠近的陆地是法国的保持地帕乌摩图群岛。在南边，一直走到南极冰区都一无所有。没有一只船跑到这荒僻的小岛上来勘察过。世界上任何声息也传不到这个小岛上来。只有喜爱风暴的鸟类在长距离的跨海飞行中跑到这个岛上来歇一歇脚。有许多地图对这片被太平洋波涛冲击的岸石连名字也不肯写上去。

如果地面上真有绝对孤僻的地方，那只有在这个远离一切航线的小岛上来找了。人们就把小岛的位置告诉了艾尔通。他同意就到那个小岛上过远离人群的生活。因而邓肯号的船头就指向玛丽泰勒萨岛。这时，邓肯号可以走一条绝对的直线，经过这个小岛，直达卡尔塔瓦诺湾。

2 天后，在下午 2 点钟，了望的水手报告在天边望见了陆地。那就是玛丽亚泰勒萨，低低的，长长的，勉强浮出在波浪上面，仿佛一条大鲸鱼。它距游船还有 16 公里，游船时里正以每小时 9 公里的速度前进着。

小岛的侧影显示在水平面上，渐渐清楚了。太阳正向西沉下去，把它那曲曲折折的侧影用强光照映出来。几座不高的山疏疏落落地耸立着，倒插在太阳的光海里。

5 点钟时候，门格尔仿佛看到了一股轻烟向天上飘去。

“那不是一座火山呢？”他对正拿着望远镜观察的巴加内尔问。

“我不敢说，这个岛人们还不很了解。然而，如果它的形成是由于海底突起的结果，就是说，它是个火山喷起来的岛屿的话，我们也不必惊讶。”

“那么，”哥利纳帆说，“如果是火山一喷应当把它喷了出来，火山再一喷不会又把它喷了下去吗？”

“可能性很小，人们知道这个岛的存在已经有好几百年了，这就是一个保证。以前，尤里亚岛从地中海里冒出来，在海面上保存并不久，几个月就不见了。”巴加内尔回答。

“好吧，你想我们可以在天黑之前着陆吗，约翰？”哥利纳帆说。

“不成，爵士。我不能让邓肯号在黑暗中冒着险往陌生的海岸边开。我要减低马力，慢慢地荡着，明天，天一亮，我们放只小艇子着陆。”约翰·门格尔说。

晚上 8 点钟，玛丽亚泰勒萨岛虽然只在 3 公里的地方，已经只剩下一条长长的影子，几乎看不见了。邓肯号还是慢慢地向它荡去。

9 点钟的时候，一片相当强的红光，一团火在黑暗中亮起来。它是不动的，并且是连续不断的。

“这就证明是火山了。”巴加内尔说，仔细地观察着。

“然而，火山喷射总是有巨响的，在这样短的距离，我们应该听得到响声来，而且东风正从那边吹来，为什么一点声息也传不到我们的耳朵呢？”

门格尔说。

“对呀，这火山只发光，不说话。而且，还似乎亮一亮又停一停，和间歇灯塔一般。”巴加内尔说。

“您说得对，”门格尔回答，“然而我们不是在有灯塔的海岸附近呀。啊！”他忽然叫起来，“另外又有个火光出来了！在海滩上，这次！您看！火还在晃动哩！并且还在换地方！”

门格尔没有看错，又是一把火出现了，有时仿佛灭掉了，忽然又点起来。

“因此这岛上是有住的了？”哥利纳帆说。

“住的都是土人，一定的。”巴加内尔回答。

“那么，我们就不能将艾尔通丢在这里了。”

“不能，就是把他送给土人吃，也是个太坏的礼物。”少校说。

“我们另找一个没有人住的荒岛吧，”哥利纳帆说，不自主地微笑着，觉得少校在替土人“讲究”胃口。“我已经答应给他以生命的安全，我说话不能不算数。”

“无论如何，我们要小心提防才是，新西兰人有种野蛮的习惯，摇着火光，欺骗过往的船人，就和从前康瓦尔的居民一样。现在这岛上的土人很可能是知道这种引诱船只的办法的。”巴加内尔补充说。

“转头横向，明天，太阳一出来，我们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门格尔对掌舵的水手叫喊着。

11点钟了。乘客和门格尔都各回房间了。船头上只有值班的几个水手在甲板上散步。船尾上只有舵工在守着舵把。

这时，玛丽·格兰特和罗伯尔到楼舱顶上来了。

格兰特船长的这两个孩子伏在扶栏上，凄然地望着闪光的海面和邓肯号后面发亮的浪槽。玛丽考虑着弟弟的前途。罗伯尔考虑着姐姐的出路。两人都想着他们的父亲。他，亲爱的父亲到底还在不在人世呢？就此放弃寻找他的工作了吗？不能呀！没有父亲，怎么能活下去呢？没有父亲，他们怎么办呢？不要说没有父亲了，就是他们没有哥利纳帆爵士和海伦夫人，他们早已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

罗伯尔已经在患难中磨炼得成熟了，他猜到了他姐姐的心事。他抓住玛丽的手放在自己的手里。

“玛丽，永远不要失望。记住父亲给我们的教训，‘在世界上勇气可以代替一切’。那种百折不回的勇气，那种使他能战胜一切的勇气，我们也应该有。一直到现在，姐姐，你都是为我操劳，现在轮到我来为你操劳了。”

“亲爱的弟弟啊！”玛丽回答。

“我有句话要告诉你，你不生气吧，姐姐？”

“我怎么会生气呢，我的小弟弟？”

“你肯让我也去做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玛丽问，心里不安起来。

“姐姐！我要做海员去……”

“你要离开我了吗？”玛丽叫起来，紧握着弟弟的手。

“是的，姐姐！我将要和父亲一样，成为一个海员，要和约翰船长一样，成为一个海员！玛丽，我亲爱的玛丽！约翰船长并没有完全失望呀，他！他那侠义，你一定和我一样，都信得过他！他答应过我，他将来要把我培养成一名优秀的、伟大的海员，他一面培养我，一面和我一起去找我们的父亲！”

姐姐，你说，你说愿意！要是我们跑丢了，我们的父亲一定要走遍天涯海角去把我们找回来，现在他不见了，我们的责任，至少，我的责任就是要走遍天涯海角去把他找回来呀！我的生命有个目标，我应该拿全部的生命为这个目标而奋斗：这目标就是寻找——永远寻找那永远不会抛弃我们的人！亲爱的姐姐，他太好了，我们的父亲！”

“又高尚又慷慨！我可知道，弟弟，父亲早已是我们祖国的光荣了，若不是运气不好没让他完成他的事业的话，他应该已经是我们祖国的伟人之一了！”

“我怎么会不知道啊？！”罗伯尔说。

玛丽一把把弟弟搂到胸前，那小孩感到热泪往他的额上直滴。

“姐姐！姐姐！”他叫着，“他们尽管那么说，我们的朋友们，他们尽管有话不敢说，我还是抱有希望的，并且我永远抱有希望的！象父亲那样的一个人，在事业未成功之前是不会死去的！”

玛丽只是抽抽噎噎地啼哭，说不出话来。她一想到将来还会设法去找他的父亲，一想到门格尔船长那样侠义的心肠，便有千万种情怀在她的心里奔突着。

“约翰先生还在希望着吗？”她问。

“还在希望。”罗伯尔回答，“他是个大哥哥，永远不会抛弃我们的。我也做海员去，好吗，姐姐？做海员，和他一块去找我们的父亲，你愿意吗？”

“有什么不愿意啊！不过，我们姐弟俩得分开了！”

“你也不会是孤零零的呀，姐姐，我知道，船长对我说过了，海伦夫人不肯让你离开她。你是个女孩子呀，你，你可以，你应该接受她的这番好意。你不接受倒反而是对她忘恩负义了！但是，我是个男孩子呀，‘男儿当自强’，这句话父亲也不知道对我说过多少遍了。”

“我们敦提的老家，我们那亲爱的，充满回忆的老家怎么办呢？”

“我们还保留着呀，姐姐！这些，我们的朋友约翰船长，还有爵士，都早已决定了，并且很周到地决定了。爵士要把你留在玛考姆府，当作亲生女儿，爵士曾亲口告诉我的好朋友约翰，他又告诉了我！你在那里和在在家里一样，有人和你谈我们的父亲，一面等着约翰和我，总有一天我们会把父亲找回来和你相见的！那一天该是多么快活呀！”罗伯尔说着，叫起来，额头上发着兴奋的光彩。

“我的小弟弟，我的好孩子。”玛丽回答，“如果我们的父亲能听到你说的这番话，他该是多么高兴啊！你真象父亲，我亲爱的弟弟，你真象我们那可爱的父亲，看来你长大成了人，就和父亲一模一样！”

“但愿如此，姐姐。”罗伯尔说着，一种神圣而充满孝心的骄傲使他的脸孔红起来。

“但是哥利纳帆爵士和夫人的恩情，我们怎么能报答呢？”玛丽又说。

“啊！这个说来不难！”罗伯尔带着孩子气天真地叫道，“我们爱他们，尊敬他们，我们老是对他们这样说，多吻吻他们，有一天，机会到了，我就为他们死！”

“不要为他们死，要为他们活着呀！”玛丽叫起来，狂吻着弟弟的额头，“他们宁愿你为他们活着——我也宁愿你这样！”

接着，这两个孩子又沉入到无穷的梦想中了，他们在模糊的夜影中彼此对看着。然而，他们嘴里虽然不说话了，心里却还在谈着，互相发问，互相

回答。平静的海面轻轻地滚起长长的浪条，悠悠地一起一伏，螺旋桨在黑暗中搅动着闪光的波澜。就在这时候，却有一件奇事，一件真正神乎其神的奇事发生了。他们姐弟俩，就象有一种磁力神秘地联系着他们两个心灵，他们同时并且一下子感到了一个同样的幻觉。从那些忽明忽暗的波浪中心，玛丽和罗伯尔都仿佛听到一个人的呼声，声调沉郁凄惨，使两个人的心弦都整个地弹动起来。

“救我呀！救我呀！”那声音叫。

“姐姐，你可听见了？你听见了吧？”罗伯尔说。

两个人迅速地往栏杆上一扒，俯下身子，在夜色深沉中寻找着。

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有一片黑暗展示在他们的眼前。

“罗伯尔”，玛丽说，脸色感动得发白，“我仿佛……是呀，我和你一样仿佛听到的……我们俩都在作梦啊，我的弟弟！”

但是，又是一声呼救声传到他们的耳朵里来了，这次那种幻觉太真切了，以致两个人的心里同时迸出了一样的呼声：

“父亲啊！父亲啊！……”

玛丽受不住了。她刺激过度，晕倒在罗伯尔的怀里。

“救人啊！”罗伯尔喊，“我姐姐啊！我父亲啊！救人啊！”

掌舵的人奔来把玛丽扶起来。值班的水手们也跑来了，接着，门格尔，海伦夫人和爵士也都突然被惊醒，跑来了。

“我姐姐要死了，我的父亲在那儿！”罗伯尔叫着，一面指着波浪。人们听了都莫名其妙。

“是的呀，”他又叫，“我父亲在那儿啊！我听到父亲的声音了！姐姐也和我一样，听到了！”

这时，玛丽醒过来了，她睁着眼睛，和疯子一般，也在叫：

“我的父亲啊！我的父亲在那儿啊！”

那可怜的少女往上一爬，扒上栏杆，把身子弯出去，要投到海里。

“爵士啊！夫人啊！”她拱着手直叫，“我说我父亲是在那里呀！我向你们保证，我听到了他的声音，从波浪里传出来，就和哀号一样，和临死时告别一样啊！”

这时，这可怜的孩子又浑身抽搐，全身痉挛起来。她发抖不休。大家不得不马上把她抬到她的房间里去了，海伦夫人也跟着进了她的房间，去照顾她，而罗伯尔还是在那里叫：

“我父亲啊！我父亲在那儿啊！我没有搞错，爵士！”

在这一幕凄惨的情景面前，人们都以为这两个孩子是被一种幻觉迷住了。但是迷到了这样的程度，又怎样能解释得开呢？

但是哥利纳帆却要尝试一下，两次牵着罗伯尔的手，对他说：

“你听到你父亲的声音吗，孩子？”

“是呀，爵士，在那儿，波浪中间！他喊：‘救我啊！救我啊！’”

“你听清了是你父亲的声音吗？”

“怎么没听清呢，爵士！啊！我听得非常清楚，我可以发誓！我姐姐也听到了，她也和我一样听清了是我父亲的声音！您想想，我们怎么能同时都弄错了呢？爵士啊，我们救救我父亲去吧！放只艇子！放只艇子下来！”

爵士知道这孩子迷得太厉害了，一时解释不过来了。然而他还想作一次最后的努力，他把那掌舵的水手叫来。

“霍金斯，”他问他，“玛丽小姐突然晕倒时，你是在那里掌着舵吗？”

“是的，爵士。”

“你没有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吗？”

“什么也没有。”

“是这样吧，罗伯尔。”

“如果是霍金斯的父亲在叫，”罗伯尔以不可否定的坚毅，回答着说，“霍金斯就不会说他什么也没有听到了。那是我的父亲啊！爵士！我父亲啊！我父亲啊！……”

罗伯尔的喉咙被哭声塞住了。他脸色惨白，一声不响，继他姐姐之后，也昏了过去。哥利纳帆叫人把他抬到他的床上，那孩子受了过度的刺激，进入深沉的昏睡状态中了。

“两个可怜的孤儿啊！”门格尔说，“上帝对待他们也太残酷了！”

“是呀，他们伤心过度，所以两人同时产生了同样的幻觉。”爵士说。

“两人同时！”巴加内尔自言自语地说，“太奇怪了！从科学上说完全不能有这种事！”

然后，巴加内尔自己也俯下身子对着海面，侧着耳朵，摇摇手叫别人别作声，仔细地听着。处处是深沉的静寂。巴加内尔又大声地喊了喊，没有任何回音。

“真是怪极了！”他老是这样说着，一面走向房间，“想念与痛苦的内心交集不够解释一个客观的现象啊！”

第二天，3月8日，早晨5点钟，天刚亮，船上的乘客，罗伯尔兄弟也在内——因为谁也没办法把他们留在房里——都聚到甲板上来了。一个个都要看看昨晚只勉强望到的那片陆地。

所有的望远镜都贪婪地对着岛上的主要地点寻来寻去。游船离岛只有1公里远，沿着岸慢慢开行。人们的视力可以看清岸上的最细微的情况了。忽然，罗伯尔一声大叫，说他看见了有三个人在岸上跑着，挥着胳膊，同时还有一个人在摇着一面旗子。

“是英国国旗。”门格尔把他的望远镜抓过来后也叫起来。

“是真的！”巴加内尔也叫起来，立刻回头看着罗伯尔。

“爵士啊！”罗伯尔说，声音激动得发抖，“爵士，如果您不愿意让我游水游到岛上去，就请您放下一只小艇。爵士！我求您，让我第一个登陆！”

船上谁也不敢说话。怎么回事呀！在37度线穿过的这个小岛上，居然有三个人，三个遇难的人，三个英国人！于是每个人都加想到昨夜的那一幕了，想到夜晚罗伯尔和玛丽听到的那个呼声！……这两个孩子也许只有一点弄错了：可能是有个呼声传到他们的耳朵里来，但是那呼声怎么能就是他们的父亲的呢？不可能呀！唉！无论如何，这是不可能的呀！于是每个人都想到：又会有个大失望在等待着他们，生怕他们的体力禁不起这再度的打击了。但是又有什么法子能阻止他们，不让他们上岸呢！爵士没有勇气阻止他们。

“放艇子下去！”他叫。

只消一分钟，艇子放到海上了。格兰特船长的两个儿女、爵士、门格尔、巴加内尔都涌上了艇子，艇子由六名水手拚命划着，很快就离开了大船。

离岸还有20米远的光景，玛丽惊惨地叫一声：

“我父亲啊！”

真是有一个人，站在岸上，夹在两个人中间。他那高大而强壮的身材，

温和又大胆的面容，十足地显示出是把玛丽和罗伯尔两人的体貌融和在一起。那正是两个孩子不断描述的那个人啊！他们的心灵并没有欺骗他们：那果然是他们的父亲，是格兰特船长！

船长听见了玛丽的呼唤，张开双臂，象给雷击了一般地倒在沙滩上了。

52. 相聚在小岛

人是从来不会因为快活而死掉的。父子三人在人家还没把他们载回游船就转过气来了。这一幕，我们怎么能描写得出来啊？我们的文笔太逊色了。全体船员看见他们父子三人默默无言地紧抱在一起，个个都流下了眼泪。

格兰特船长一登上游船的甲板，就转回头向着海伦夫人、爵士和他的伙伴们，以感动得忽断忽续的声音感谢他们的援救。原来两个孩子在由孤岛回到游船的时候，已经简单地把邓肯号环球寻找他的全部经过都告诉了他。

对于这位豪迈的妇人，对于他所有的伙伴，他负下了多么大的一个人情债啊！从爵士起，直到水手止，不都是为了他作了多少努力，吃了多少苦头吗？哈利·格兰特把他心头无限的感激之情表现得又简单诚挚，又高尚豪爽，他那英气勃勃的面颊反映出一种又真诚又温柔的情绪，以致全体船员都觉得已经得到了报酬，并且这报酬远远超过他们所吃过的千辛万苦。就是那生性冷淡的少校也没有法子不热泪盈眶。至于巴加内尔，他象个孩子一样，流着眼泪，放声大哭。

哈利·格兰特看着他的女儿。他觉得她是多么漂亮，多么妩媚呀！他直接就把他的感觉对她说，并且还高声地一再说，并且还请海伦夫人评评，仿佛要证实一下他并不是被疼爱子女的心情蒙蔽了他的眼睛。然后，他又转头向着他的儿子：

“他长得多高啊！简直是个大人了！”他乐不可支地叫着说。

然后他又抱起他那无限喜爱的两个孩子，把两年离别中心头积蓄着的所有热吻都一下子给了他们。

罗伯尔给父亲一一介绍了他所有的好朋友，这孩子居然能用不同的辞令来介绍不同的人，虽然他对每一个人都只有同样的一样事说！就是说：他们大家，每一个人，对于这两个孤儿都太好了。介绍到约翰·门格尔的时候，这青年船长反而红着脸像女孩子一样，他给玛丽的父亲回话时声音都在发抖。

到这时候，海伦夫人就把他们旅行的经过情形说给格兰特船长听了，船长为他有这样的儿子和女儿而感到自豪。

哈利·格兰特知道了罗伯尔历次建立的奇功，知道了这孩子怎样已经为父亲向哥利纳帆爵士偿还了一部分人情债。然后，又轮到约翰·门格尔来谈玛丽，他说的太好了，以至于哈利·格兰特听到海伦夫人插进的几句话之后，就把他女儿的手拉着放到英俊的青年船长的手里，并回头向着哥利纳帆爵士和夫人：

“爵士，夫人，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祝福吧！”

当那一切的一切说了又说，说了千万遍之后，哥利纳帆把艾尔通的事也告诉了哈利·格兰特。格兰特船长证实了他的供词，那个坏蛋确是在大洋洲岸被赶下船的。

“这人又聪明，又敢作敢为。”他又补充着说，“是贪欲把他引向罪恶方向去的。但愿他能反省，忏悔，回头做个好人吧！”

但是在未把艾尔通送到岛上之前，哈利·格兰特要在他的荒居里招待一次他的许多新朋友。他请他们去参观一下他的板屋，坐到他海上鲁滨逊的桌上吃一顿饭。哥利纳帆和他的旅伴们都欣然地接受了。罗伯尔和玛丽就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着要看看父亲住过的地方，在这地方，格兰特船长想念

他的儿女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啊！

又是一只艇子下海了，他们父子三人，哥利纳帆夫妇、少校、门格尔和巴加内尔等一会儿就在岛上登陆了。

不到几个钟头，就走遍了格兰特船长的领土。真正说来，那小岛只是海底一座大山的山顶，只是山顶上一小片平地，布满着雪花岩的岩石和火山的残余物。在地壳形成时代，这个山峰在地下火的燃烧影响下，从太平洋的深处挺起来了。然后形成了物化土。植物类占领了这个新地盘。过往的捕鲸船又把若干牲畜如羊、猪等载到这岛上，猪羊就在野生状态下繁殖着。从此，大自然就在这太平洋中心孤悬的小岛上出现了动物、植物、矿物三界。

当不列颠尼亚号的遇难船员逃到这里来以后，就有了人类的劳动，那片大自然的活力就规则化了。两年半之中，哈利·格兰特和他们两名水手使他们的小岛完全改观了。好几亩地被仔细地耕种着，长出了很好的蔬菜。

参观的人走到住宅了，这住宅是在绿油油的胶树荫下。窗下前面就是大海，太阳照着闪闪发光。哈利·格兰特叫人把桌子摆到那些茂树荫下，大家都就了座。一只山羊腿、一些纳儿豆粉的面包、几碗奶、2~3棵野菊苣、一些清凉的水，这些就构成了这一桌简单的筵席，真不愧世外桃源的风味。

巴加内尔开心极了。他的鲁滨逊老思想又涌上心头了。

“艾尔通那个坏蛋丢到这里来太便宜他了！”他在兴致勃勃地嚷着，“这个小岛简直是天堂呀！”

“倒真是个天堂，”哈利·格兰特回答说，“三个可怜的受难者被老天救到这里来，真够好运气了！不过我恨这岛太小了一点，不是广大肥沃的岛屿，它只有一条小溪，不是一条大河，只有一个海浪冲击的小缺口，不是一个大港湾。”

“又为什么恨呢，船长？”哥利纳帆问。

“因为如果是个大岛，我就可以建立一些基础，让苏格兰在太平洋上有块移民区呀！”

“啊！船长，您还没有放弃您那个念头吗？您那个念头使您在我们的祖国里太著名了！”

“我没有放弃它，爵士，上帝借您的手把我救出来，就是要我完成这个事业的。我古老的苏格兰的可怜的同胞们，所有苦难的人们，都应该有一片新的陆地，好让他们逃避穷困！我们亲爱的祖国必须在这带海洋上有自己的一块移民区，完全属于自己的，让它享受它在欧洲所享受不到的独立和幸福！”

“啊！您说得真好，格兰特船长，”海伦夫人说，“这真是个好计划呀，没有伟大的思想想不出来的！但是这个岛就……”

“这个岛不成，夫人，这只是一片岩石，至多只能养活几个人，而我们向南非要的却是一大片富有各种原始资源的陆地呀。”

“那么，好，船长，”哥利纳帆叫起来，“前途是属于我们的，您的那大片的陆地，我们一同去找！”

哈利·格兰特和哥利纳帆的手热烈地紧握起来，仿佛是为了肯定这一诺言。

然后，就在这小岛上，就在这座小屋里，大家都想听一听不列颠尼亚号的那三名遇难者在这漫长的两年中是怎样生活的。哈利·格兰特立刻满足了他的新朋友们的这个愿望。

“我的故事，也就是所有被打到荒岛上的来的鲁滨逊的故事，我们到了这里，没有人可以依靠，只有依靠上帝，依靠自己，我们感到我们只有去向自然界斗争，去争取生存！”

“那是1862年6月26到27日的夜里，不列颠尼亚号被6天的大风暴打坏了，跑来触毁在这个岛的岩石上。这岛3公里宽，8公里长，内部大约有30棵树，还有几块草场和一个清水泉源，这泉源幸好是四季不涸的。我一人带着我的两名水手，在这种天涯海角里，并不失望。我的两个患难朋友包伯和乔蔼发挥着最大的毅力来帮助我。

“我们一开始，就和我们的榜样——笛福作品中的鲁滨逊一样，把船上的残物收集一些来：一些工具，一点火药，一些枪械，一袋宝贵的种籽。头几天是很困苦的，但是不久，打猎和打鱼可以供给我们稳定的粮食了。因为在岛的内部野羊极多，沿岸又满是水生动物，慢慢地，我们的生活就规则起来了。

“我从船上抢救出我的测量工具，因此我可以正确地知道这个小岛的方位。我一测量，就发现我们是在任何航线以外，不会有任何船来搭救我们了。除非遇到意外的机会。我一面想着我亲爱的人，不敢希望能再见到他们的面，一面却还勇敢地接受着这个考验。

“这时我们坚决地从事劳动。不久，几亩熟地就播上了不列颠尼亚号上的菜种，马铃薯，菊苣，酸模等开始调剂我们日常的食物了。后来还有许多其他的蔬菜。我们又捕到了几只野羊，它们很快就养驯了。我们又有了羊奶，奶油。干河沟里长出的纳儿豆又供给我们一种很有营养的面包，因而在物质生活上，我们从此就丝毫不用担忧了。

“我们又利用不列颠尼亚号的旧料建筑了一座小屋，屋顶是帆布盖成的，并且仔细地涂上了柏油，在这样结实的掩蔽下，我们幸运地度过了雨季。我们在这小屋里讨论过许多计划，许多梦想，最好的梦想还是此刻实现的这一个。

“我愿想用破船板造一只小艇到海上去冒险，但是最近的陆地，就是帕乌摩图群岛离这里也有800公里。这样长的一个航程，任何小艇也是禁不起的。所以我放弃了这个计划，只能等着机会有人来救我们了。

“啊！我可怜的孩子啊！我不知有多少次站在岸边岩石顶上守候着过往的船只！在我们沦落的整个时期里，只有2~3只帆船在天边出现过，但是一下子又没了踪影！2年半就这样地过去了。我们已经觉得希望不大了，不过我们还不失望。

“最后的就是昨天，我正爬到岛的最高峰上，忽然望到一缕轻烟在岛的西南。烟渐渐地大起来。一会儿，一只船到了我的视野里，我看见了，它仿佛正向我们这边驶来。

“但是这小岛没有可停泊的地方，它会不会又要避开小岛呢？”

“唉！那是多么焦急的一天啊！我的心差点没把我的胸膛胀破！我们两个难友在岛的另一座山峰上点起了一把火。到了，但是这游船还没有发出任何回答的信号！然而，希望就在眼前哪！难道我们就眼看着它错过了吗？”

“我不再迟疑了。夜影逐渐加深。船可能在夜里绕过这个岛。我就扑下海，往船那边游。满怀的希望增添了我的精力。我以超人的力量与波涛作斗争。我渐渐接近游船了，哪知道相距不到30米的时候，船偏偏掉过头去了！”

“于是我发出了失望的呼声，只有我这两个孩子听到了，那并不是他们

的一种幻觉。

“后来，我只好又回到海岸，浑身都瘫软了，焦急的情绪和游泳的劳累弄得我精疲力竭。我的两个水手把我拉了起来，我已经是半死了。我们在岛上过的这最后的一夜又是多么难熬的一夜啊！我们以为永远被抛弃了，幸亏天一亮我就看见游船减低了马力，沿着岛，荡了过来。你们的艇子下海了……我们得救了，而且，老天啊！我的两个孩子，我的两个亲爱的孩子就在眼前，还向我伸着胳膊呢！”

哈利·格兰特的叙述在玛丽和罗伯尔的狂吻与抚摸中结束了。到了这时，船长才知道他这次之所以得救，还是亏了这个文件。他遇难8天后装到瓶里任海浪漂流的那个文件。但是，当格兰特船长在叙述他的经过时，巴加内尔在想什么呢？这可敬的地理学家在脑子里把那文件上的字迹翻来复去地想了千百遍！他把原有的3种解释都想了想，全解释错了！这玛丽亚泰勒萨岛在那海水腐蚀的几张纸上是怎样写的呢？他按捺不住了，他抓住哈利·格兰特的手，叫起来：

“船长，您现在可不可以告诉我，您那张文件里写的是什么话？”

巴加内尔一提出这个问题，每个人的好奇心都紧绷起来，因为9个月来猜不出的哑谜就要揭开谜底了！

“怎么样，船长？您那文件上的字句您还正确地记得吗？”巴加内尔问。

“准确地记得呀，我没有一天不想到它，那是我们的唯一希望啊！”

“那几句话是什么，船长？请您说说看，因为我们猜来猜去都猜不到，实在太不服气了。”哥利纳帆也问。

“我马上来满足各位的要求，”格兰特船长回答，“但是你们知道，为了增加求得援救的机会，我在瓶子里装了3个文件，是用3种文字写成的。诸位要知道哪一个文件呢？”

“3个文件难道不是一样的吗？”巴加内尔叫起来。

“是一样的呀，只有一个地名不同。”

“那么，好吧，请读一读法文文件，那法文文件保存得最好，我们每次解释都拿它做基础。”哥利纳帆说。

“爵士，法文文件的字句是这样，”哈利·格兰特回答：

“1862年6月27日，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籍隶格拉斯哥港，沉没在离巴戈尼亚800公里的南半球海面。因急求上陆，两水手船长格兰特爬到了达抱岛上。”

“嗯！”巴加内尔哼了一声。

“不幸”，船长接着读，“长远变成为蛮荒绝地之人。兹特抛下此文件于经153°纬37°11'处。务乞速予救援，否则必死于此！”

巴加内尔听到“达抱岛”这个名字就突然站起来，然而，他真的忍不住了，就大叫道：“怎么是达抱岛呀？不是玛丽亚泰勒萨岛？”

“是呀，巴加内尔先生，英国的地图上都写着玛丽亚泰勒萨岛，但是法国地图上却写着达抱岛呀！”

这时，忽然，狠狠的一个拳头打到巴加内尔的肩膀上，打得他的背往下一弯。原来少校敬了他这一下，少校生性的习惯老是那样的庄重，这次可破例了。

“好个地理学家呀！”少校轻蔑地说。

但是巴加内尔连少校那一拳也没有感受到。他在地理学上受到的打击正

使他的头抬不起哩，那一拳算得了什么呢！

原来他对那件文件，正如他对可靠的格兰特船长所说的那样，已经快猜到原文了！那些残缺模糊的字迹，他已经差不多完全摸清楚了！巴塔戈尼亚、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名字虽先后一个一个站到他的脑子里来，都仿佛是正确的无误的。其他字都差不多找到原义了，就剩下 abor 一词，这把他弄糊涂了！他把它解释为“达于”（aborder），而实际上却是法文地名“达抱岛”（tabor），正是不列颠尼亚号受难者逃难的地方呀！这个错误实在是在所难免的，因为邓肯号上的地图都载称为“玛丽亚泰勒萨岛”。

“虽然如此，”巴加内尔抓着头发叫着，“我也不应该忘记这个一岛两名的事实呀！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过失，是一个不配称地理学会的秘书的人才会犯的 error 呀！我的面子丢尽了！”

“但是，巴加内尔先生，您也不必这么难过啊！”海伦夫人说。

“不成，夫人，不成！我简直是蠢驴了！”

“而且还比不上一匹玩杂技的驴子呢！”少校接上去替他再骂一句，作为给他的安慰。

吃完饭了，格兰特船长把那小屋里的东西布置好了。他什么也不带走，因为他要让那个恶人能享受到善良人所创造的财富。

大家回船了。哥利纳帆打算当即开船，于是发命令叫人把那水手送下去。艾尔通被带到楼舱里来了，就站在格兰特船长的面前。

“是我，艾尔通。”船长说。

“是您呀，船长。”艾尔通回答，并不因为又见到船长而表示出丝毫的惊讶，“很好，看见您安然无恙，我也很高兴。”

“艾尔通，我把你赶到一个有人住的陆地上去，倒似乎反而害了你。”

“似乎是的，船长。”

“你要去替我住在这个没人住的荒岛了，愿老天叫你忏悔吧！”

“但愿如此！”艾尔通回答，语调十分安闲。

哥利纳帆看着那水手，对他说：“你还坚持丢到荒岛上的那个决定吗，艾尔通？”

“还坚持，爵士。”

“你觉得达抱岛合你的意吗？”

“十分合意。”

“现在，艾尔通，听我最后一句话吧。你在这里离任何陆地都很远，你想和你的手下有任何联系都是不可能的。奇迹毕竟很少，邓肯号把你放到这孤岛上，你是逃不掉的。但是你将不会和格兰特船长的过去两年一样，不会既没有人救援，又没有人知道的。虽然你不配叫人家纪念你，人家却还会纪念你。我知道你在什么地方，艾尔通，我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你，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上帝保佑您！”艾尔通简单回答。

这就是哥利纳帆和艾尔通最后交谈的几句话。小艇已经准备好了，艾尔通就下船。

门格尔在事先就已经派人送去了几箱干粮、一些工具、一些武器和若干弹药到了岛上了。

因此艾尔通是可以用劳动来改造自己的，他什么也不缺乏，连书籍都有。分别的时候到了，全体船员和乘客都站到甲板上来，不止一个人心里感

到难过，玛丽和海伦夫人都控制不住她们的情绪。

“一定要这样做吗？”夫人问她的丈夫，“一定要把那坏蛋丢掉吗？”

“一定要这样，海伦，这是叫他改过自新呀！”

这时，小艇在门格斯的指挥下离开了大船。艾尔通在艇子上站着，始终不动神色，脱下帽子，庄重地行了个礼。

哥利纳帆也脱下帽子，全体船员也跟着脱下帽子，和平常对一个临死的人一样，这时候，小艇在一片沉默之中走开了。

艾尔通一见陆地，就跳上沙滩，小艇就划回了大船。

这时是下午4点钟，乘客们在楼舱顶上还可以望见他，他交叉着膀子，一动也不动，就象一座石像站立在岩石上似的，看着游船。

“我们走吧，爵士？”门格斯问。

“走吧，约翰，”哥利纳帆急促地回答，脸上不愿有所表现，而心里十分感动。

“开船！”门格斯对机械师喊叫。

蒸汽在汽管里响起来，螺旋桨打着波浪，到了晚上8点钟，达抱岛上的最后几个山峰都在夜幕中消失了。

53. 胜利返航

邓肯号离岛 11 天后，也就是 3 月 18 日，就望见美洲海岸了，第二天它就停泊在塔尔卡瓦落湾里。

它航行了 5 个月回来了，在这 5 个月当中，它严格地循着南纬 37 度线，环绕地球一周。这次值得纪念的旅行，在英国旅行社的编年史上还是空前的一次呢，船上的乘客穿过了智利、判帕区、阿根廷共和国，经过了大西洋、达昆雅群岛，经过了印度洋、阿姆斯特丹群岛、澳大利亚、达抱岛，还穿过了太平洋。他们的努力绝对没有白费，他们把不列颠尼亚号的遇难船员载回祖国了。

一点查人数，凡是响应爵士的那些诚笃的苏格兰人，一个也不缺，全体都回到他们古老的苏格兰来了，这次远征正好象古代史上所说的那种“无泪战争”。

邓肯号燃料和其他供养补充完毕，就沿着巴塔戈尼亚的海岸，绕过合恩角，驶进大西洋，顺利前进。

没有比这一段航程更顺利的了。游船满载着幸福。船上不再有什么秘密了，就连门格尔对玛丽的爱慕也成了公开的事了。

然而，还有一件神秘的事叫少校百思不解。为什么巴加内尔老是把衣服裹得那么紧紧的，领带打得那么严严的，围巾也围到耳根呢？少校心里一直是痒痒的，要知道个究竟。但是，不论他怎样盘问，怎样旁敲侧击，怎样猜测怀疑，巴加内尔总是不肯卖他的帐。

他真是死也不肯卖帐，邓肯号穿过赤道线，甲板在 50 度的高温下晒得火热时，他也不解开一个扣子。

“他真是太粗心大意了，他还以为在严寒的圣彼得堡呢！”少校看他裹着一件大衣，仿佛水银在温度计里冻结了一样，就这样说。

最后，5 月 9 日，在离开塔卡瓦诺湾的 50 天后，门格尔了望到克利尔角的灯火了。游船驶进了圣乔治海峡，穿过爱尔兰海，转过克莱德湾。11 点钟它就停泊在丹巴顿。下午 2 点钟，船上的乘客就在高地人的欢呼声中进入玛考姆府了。

我们读到这里，一定会感受到：哈利·格兰特和他的两名水手终于得救，是早就注定了的！门格尔和玛丽在那古老的圣孟哥教堂里结婚，由 9 个月前曾为哈利·格兰特祈祷的那们摩尔顿牧师，现在再来给他的女儿和他的救命恩人祝福，也是早就注定了的！将来罗伯尔会和哈利一样做海员，和门格尔一样做海员，并且在哥利纳帆爵士的大力支持下，继续着格兰特船长的伟大的事业计划，也是早就注定了的了！

但是，巴加内尔不能一辈子做光棍呀，这是否也是早就注定了的呢？也很可能早就注定了的。

果然，这位渊博的地理学家，干了这番英雄事业，免不了要轰动一时，可他那些粗心大意的笑话在苏格兰的社交场中到处传为美谈。谁都想见他，你邀请，我邀请，他招待，种种应酬把他忙得不可开交。

就在这时候，恰巧有一位 30 岁的可爱的小姐，就是麦克那布斯少校的表妹，也有点怪里怪气的，但是性情和善，面目秀丽，她竟爱上了这位地理学家的古怪脾气，愿意和他结婚。她还有一百万法郎的陪嫁呢，但女方却避开不谈这一点。

巴加内尔对于阿若贝拉小姐的垂青，并不是无动于衷，但不敢有所表示。于是少校出面，在这天生一对两颗心之间尽力撮合。他甚至告诉巴加内尔：他所能做的“最后一次的粗心大意”就是结婚了。

这使巴加内尔很为难，说来真奇怪，他老是迟疑不决，说不出一个“肯”字。

“是不是你看不上阿若贝拉小姐呢？”少校问她。

“啊！少校，她实在是可爱呀！”巴加内尔叫起来，“她是太可爱了，如果要我说真话，我倒宁愿她不是这样可爱，我倒希望她有点缺陷。”

“这个，你尽管放心，她是有缺陷的，并且还不是一个。哪怕再完美的女人，都有一份缺陷的呀。因此，巴加内尔，你算决定了吗？”

“我不敢。”

“怎么一回事呀，我博学的朋友！为什么你老是这样迟疑呢？”

“我配不上阿若拉贝小姐啊！”巴加内尔回答，并且多次都是这样回答。但是为什么配不上呢，我就不说下去了。

有一天，巴加内尔被死命盯住他不放的少校逼得走投无路，终于在绝对严守秘密的保证下，把身体上的一个特点告诉了少校，这个特点真是“特”得厉害，如果警察局要捉拿他的话，根据这特点一找就找到了。

“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吗？”少校叫起来。

“确是为了这个原因呀！”巴加内尔又肯定了一句。

“这有什么关系呢，我可敬的朋友？”

“你倒觉得没有关系吗？”

“不但没有关系，相反地，你有了这特点更是妙不可言呀！这反而给你增加了一个优点呀！这样一来，你倒真成了阿若贝拉小姐所梦想的那个盖世无双的妙人了！”

少校老是那么一本正经地说着，一点也不笑，而巴加内尔心里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少校跑去见阿若贝拉小姐了，只谈了一会儿工夫。

15天后，玛考姆府的小教堂里热热闹闹地举行了一个结婚典礼。新郎巴加内尔打扮得英姿勃勃，只是衣裳上的钮扣却扣得严严实实，新娘阿若贝拉小姐打扮得象天仙一般。

巴加内尔的秘密本来应当是一辈子也不会有人知道的，却不料，少校告诉了哥利纳帆，哥利纳帆又告诉了海伦夫人，海伦夫人又在门格尔太太——玛丽的面前露了一句。最后，秘密一传到奥比内太太的耳朵里就张扬开了。

原来，巴加内尔在毛利人家里做了3天俘虏，被毛利人刺过花了，不是刺了一点点花纹，而是从脚跟直刺到肩膀，他胸前刺了一只大几维鸟，张着两只翅膀，在啄他的心。

这是巴加内尔在那次伟大的旅行中遇到的唯一伤心的事，他永远无法自慰，永远不能原谅新西兰。也正因为这个，虽然大家屡次劝他，他自己也怀念祖国，但他不肯再回法国了。他生怕地理学会回来了一个被刺过花的秘书，马上就成为漫画家和报纸的关心对象，连学会都受他的连累而变成笑柄了。

至于格兰特船长重回祖国后，全苏格兰人都庆祝他，仿佛是全民族的一件大喜事，哈利·格兰特船长成了苏格兰无人不晓的人物了。他的儿子罗伯尔后来果真和他一样，也和门格尔船长一样，做了海员，并且在哥利纳帆爵士的支持下，为实现在太平洋建立一个苏格兰移民区的计划而努力。

